紫金陈推理之王套装三册

《无证之罪》《坏小孩》《长夜难明》



浦睿文化
INSIGHT MEDIA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紫金陈推理之王套装三册

《无证之罪》《坏小孩》《长夜难明》



浦睿文化
INSIGHT MEDIA

总目录

无证之罪
坏小孩
长夜难明

无证之罪

推理之王 1

紫金陈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目录

楔子

Part 1　请来抓我

Part 2　逻辑专家的悲剧

Part 3　无证之罪

Part 4　天才设计的不在场证明

Part 5　无解的方程组

Part 6　反证法

Part 7　必须踩进去的圈套

Part 8　真相的吸引力

Part 9　天才的殊途同归

返回总目录

楔子

曾经的宁市公安局刑技处处长、省公安厅刑侦专家组成员骆闻，在一次出差回来后，发现妻女离奇失踪，多年来，他一直苦苦寻找妻女失踪的真相。

三年来，杭市连发多起命案，凶手每次杀人后，都在地上留下“请来抓我”四个大字，这个公然挑衅公安机关的大案顿时激起警方高层震怒，省厅领导拍桌下令缉凶，可是，专案组成立四次解散四次，始终未能破案。

在杭市打工的朱慧如长期受一当地小流氓骚扰，一次意外中，她和朋友郭羽失手将他杀死。正当两个平凡的普通人对突发状况束手无策，对是否去自首犹豫不决时，一位中年大叔出现在他们面前，告诉他们，也许可以有另一种解决方式。

一起原本看似简单的小流氓被杀案，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渐渐发现，这次遇到的对手，恐怕不简单，并且，这起案子似乎与三年来不断上演的连环命案存在着某种关联。

就在警方的破案工作日渐陷入僵局时，全省闻名的犯罪逻辑学专家严良介入了调查。可当他抽丝剥茧，逐步接近真相时，他却发现，凶手的真正犯罪动机，让他不寒而栗。

Part 1　请来抓我

1

现场都是人，五辆警车好不容易找到位置停下。

杭市刑侦支队长赵铁民刚打开车门，探出脑袋准备下车，面前突然伸过一根黑漆漆的棍状物把他顶了回去。

“搞什么！”他叫了声，懊恼地按住被戳痛的额头重新站出来，面前立刻冒出了一排长柄话筒，把他拦住，后面跟着一堆摄像机，还没等他找出用话筒戳他的“肇事者”，话筒另一端的记者们就开始七嘴八舌地提问：“听说这是第五起命案了，警方这次有把握抓住凶手吗？”“凶手再次留下‘请来抓我’的字条，公安局怎么看？”“关于这起案件，能否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

赵铁民抿了抿嘴，脸上透着几分不悦，刚出了这大案子，他正急着进现场查看，这帮记者实在烦人。

如果换做他刚当警察那会儿，面对这些人，他一定是不耐烦地嚷道：“我都没到过现场，我知道个屁啊！”那样做的结果就是当晚的新闻节目上会出现“警察对命案线索一无所知”“命案现场突现警方咆哮帝”诸如此类的标题。

现在的他自然不会这么做，作为市刑侦支队长，现场警方级别最高的领导，保持形象很重要。

赵铁民用力咳嗽一声，拍拍手，大声道：“各位，关于案件的具体情况，请大家联系市公安局的宣传部门。其他信息，无可奉告。”

他懒得跟记者纠缠，挥挥手，手下一群警察立刻上去驱散人群，层层叠叠的围观者像摩西开海般被分到两边，赵铁民带着十多个刑警快速穿过警戒线，守在里面的区公安分局的刑警连忙迎上来打招呼。

赵铁民面无表情地朝他点点头，问了句：“老陈到了吗？”

“早来了，陈法医在里面验尸。”

“嗯，”他挥下手，“那么你们的人跟我的人做一下工作交接，这案子由市局直接处理，你们分局不用管了。”

赵铁民抬眼望着四周，这里是文一西路旁的一块宽幅绿地，绿地后面是一处水泥空地，空地正中架着一个临时遮阳帐篷，里面隐约躺着一个人。帐篷旁还有几个警察在勘查。

赵铁民走到帐篷前，里面躺着一个胖子。胖子身上贴了很多测量标签。

胖子双目圆睁突出，布满血丝，意味着眼部的毛细血管全部破裂。他的上半身赤裸，胸口和手臂上有文身，显示此人大概是个“混社会”的家伙。此外，他的舌头微微向外吐出，肥厚的嘴唇中间，插着一根香烟。

“查怎么样了？”赵铁民瞧了眼蹲在尸体旁的陈法医。

陈法医用戴着手套的手，抬起尸体的下巴，指着脖子上的一条瘀青，道：“这是勒痕，结合尸体眼部、舌头外吐等特征，可以判断是被人用绳子勒死的。凶手从背后勒住死者，勒痕显示凶手左手力量更大，是个左撇子。死亡时间大概在昨晚11点到1点间，回去做解剖能更精确些。不过时间得抓紧了。”他抬头看了眼天空，九月的烈日正照得厉害，“这气温，现在就开始臭了。”

赵铁民摸了下鼻子，今年夏天特别热，尸体死亡时间才八九个钟头，就隐隐散发出一股臭味。

接着，陈法医伸手拿过一只透明物证袋，小心地取下插在尸体嘴上的那根香烟。

赵铁民皱眉道：“又是……”

“对，又是利群牌香烟，”陈法医苦笑着摇摇头，“所有情况和前四起案子几乎一样。离这里五六百米的草丛里，找到了凶器，一条绳子，依

旧是学生体育课常用的跳绳，两头有木柄，木柄上有凶手留下的指纹。凶手用这种绳子从死者身后袭击，勒死对方。杀死对方后，拿出一支利群烟，插入死者口中。随后留下一张打印出来的A4纸，印着‘请来抓我’。相关物证都已经装好了。”

赵铁民抿抿嘴，默不作声。

通常命案发生后，都是属地的公安分局负责的。

之所以这案子第一时间就从分局转给市局，并由赵铁民这个级别的领导亲自督办，是因为分局的警察一到现场，看到了尸体旁有张印着“请来抓我”的打印纸，又发现尸体嘴里插着根利群烟，马上想到了这是那个三年未破的连环命案的第五起，连忙报到市局，市局和省厅的领导紧急电话沟通后，决定让赵铁民负责这次的案子。

这个连环命案非常出名，影响极其恶劣。

早在两年多前，第一起命案发生时，由于现场留下了“请来抓我”这光明正大挑衅警察的字条，瞬时引发轩然大波，媒体一度大量报道，引起省、市两级领导的震怒，省厅领导拍桌下令必须抓到凶手。

随后，省、市两级立刻成立联合专案组进行调查，结果半年后，由于案件侦破毫无进展，专案组只能解散。

谁知专案组刚解散不久，又出了第二起，除了死者和犯罪地点不同外，几乎完全重复了第一起案子的情节，同样，第二次的专案组最后也解散了。

就这样，专案组成立四次，解散四次，累计投入了几千人次的警力进行侦查，至今连凶手的基本轮廓都没有。当初领导拍桌查案也不了了之，到最后，也没领导敢拍桌了。

而到今天的第五次命案发生，赵铁民成了专案组组长。

这连环命案凶手的犯罪过程基本相同，都是用一根学生用的跳绳，从背后勒死死者，随后在现场附近随手丢弃了绳子，绳子的木把手上都

采集到了凶手的指纹。

几次办案中，警方对周边居民大量采集了指纹进行比对，始终未找到凶手。而案发地都处郊区，附近监控本就少，监控的排查中，尽管发现了几个“可疑人员”，但经调查均排除了犯罪可能。

此外，最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凶手每次杀完人后，都会在死者嘴里插上一根没抽过的利群烟。

凶手为什么每次杀完人后都朝死者嘴里塞上一根利群烟？

这个举动有什么意义？

是凶手想传达吸烟有害健康，还是凶手是利群公司的形象代言人？

这个问题以往专案组讨论过无数次，始终没有结论。

陈法医看着赵铁民的表情，知道他心里正在烦恼，前四次专案组同样声势浩大，却都未能破案，这次轮到他就一定能破吗？

陈法医咳嗽一声，提醒道：“这次的案子和前四次还是有几点不同的。”

“是什么？”赵铁民睁大了眼睛。

2

陈法医指了指死者右手边的地面。

赵铁民顺着指示望去，意外道："地上有字？凶手写的？"

陈法医摇头："看情形应该是死者生前最后挣扎的时刻写下的，我翻开死者右手时，看到他手里握着一块小石子，随后发现地上划的字。"

赵铁民皱着眉，凝神看了一阵，缓缓道："木……土……也，这是什么意思？"

陈法医道："不是木土也，一共是三个字，这三个字写的时候重叠在一起了。我估计当时情况是凶手用绳子勒住死者，死者拼命挣扎，最后感觉逃脱不了，于是随手抓起一块石子，靠着感觉留下这最后三个字。三个字应该是'本地人'。"

"本地人？"赵铁民又看了一阵，连连点头，"没错，是'本地人'三个字叠一起了。既然是死者留下的，莫非是说凶手是杭市本地人？"

陈法医道："我也是这么想的。从死者身上找到的身份证显示，死者名叫孙红运，是山东人，具体身份还有待调查。既然死者不是这里人，那么本地人这三个字显然是指凶手身份了。"

赵铁民思索片刻，道："相比前四次的线索，这次如果能确认凶手是本地人，那么排查的范围也能缩小不少。"

杭市是省会大城市，外来人口比例很大，如果能明确凶手是本地人，那么调查范围就能小一半。

陈法医道："另外，我认为，这条线索暴露了凶手很可能与死者认识。"

赵铁民摇摇头，道："未必，从前四次命案的调查结果看，凶手和死者是熟人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死者留下本地人这三个字，有两种可能。一是死者确实和凶手认识，但关系很浅，连名字都叫不出，只知道

对方是本地人，否则他大可以写下对方名字，而不是写本地人。二是死者和凶手不认识，凶手杀人过程中，说了杭市本地的方言，所以死者才知道他是本地人。”

陈法医继续道：“除了死者留下字外，还有个地方和前四次案子不同。现在死者躺的这个位置，并不是凶手一开始下手的地方。”

赵铁民眼中露出兴奋的光芒，道：“你是说，凶手杀人后再移尸到这里？”

如果是杀人后再移尸，整个犯罪包括了杀人和移动尸体两个过程，那样调查下来的线索会比单纯原地杀人多得多，案子自然也更容易破。

陈法医摇摇头，道：“人就是在这个位置被杀的，这点错不了，因为死者快死前在这里写字了嘛。根据现场情况，我大约还原了一下昨晚的案发经过。昨晚11点到凌晨1点间，死者走在外面的马路上，当他来到绿化带旁边时，死者开始小便，此时，凶手突然从背后用绳子套住死者，把他往这里拉，一直拖到此处，才把人勒死。前面的绿化带旁发现了尿液残留，是不是死者的尿，回去验一下就知道了。死者的拉链处于拉开状态，说明他还没拉完，就被袭击了。但这里还有个问题，凶手从绿化带把人拖到这里，中间穿过了整个绿化带草地，大约有十米，绿地上的拖行痕迹一目了然，不过很古怪，绿地上只有死者的脚印，居然找不到一个凶手的脚印。”

“什么！”赵铁民睁大眼睛叫了起来，“你没开玩笑？凶手把人拖过绿地，居然地上没他脚印？”

陈法医略显无奈地点点头：“我也觉得很怪，可是找来找去，只找到死者被拖过来的过程中，一路上挣扎留下的脚印，半个凶手的脚印都没找到。”

赵铁民倒抽了一口冷气，凶手把人拖了几十米，居然不留脚印，难道凶手走路可以脚不沾地？难道他会飞？

他感觉浑身一阵不自在。

3

八月已经过去，酷暑丝毫未减。

晚上7点，天光依旧大亮。

郭羽疲倦地下了公交车，往租住的小区走去。他戴着一副略显沉重的黑框眼镜，面色黯淡，身形清瘦，一看就是长期加班的苦命人。

自从大学毕业后，他到了一家私企成为一名程序员，一干就是三年。

他不是技术牛人，只是底层的小程序员。每天工作繁重，经常加班，唯一值得他欣慰的一点，每个月银行卡里会打进六千多的工资。

在这个城市生存并不容易。尽管他租的只是一套市郊的三四十平小房子，但每月依旧要为此付出一千五，此外，他还要拿出几千给农村的父母。当初他考上了一所三本大学，家里为了供他读书，借了几万。去年父亲干活出了意外，也花了好几万。他还有个残疾的妹妹在家需要照顾。

什么都要钱，每个月的工资总是捉襟见肘，他也想过以后在这个城市买房买车，安身立命，可是每次想了一阵，他都苦笑一番，那纯粹是做梦。

有些人生来就可以衣食无忧，有些人注定了一出生就背负了诸多压力。

所以他很珍惜手里的这份工作，他太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了，尽管加班很辛苦，可是他能力有限，想要跳槽去大公司几乎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从公交车站穿过一条街后，是小区侧门的一条路。

不远处，两个二十岁左右的当地小流氓用铁丝系住了一条土狗，那狗就四五个月大，脖子被铁丝缠住，铁丝上连着电线，两个小流氓拉着

电线的另一头，开始拖着狗跑来跑去，肆意地笑着。

而那条狗，嘴巴和四肢很快就磨出了血，发出刺耳的哀叫，眼中充满惊恐。

很快，两人的行径引来了不少人的围观，众人纷纷斥责："喂，你们干吗，这样弄狗干吗，快把狗放了啊！"

那个头上一撮染黄的小流氓不屑地回应："这是我自己家的狗，爱怎么着怎么着，谁他妈规定我不能弄自己家的狗了！"

郭羽经常见到这两个小流氓，据说都是本地人，原是附近农民，前几年拆迁，家里都分了几套房，从此更是游手好闲，经常在周边惹是生非，派出所也带去过几次，但因他们没犯大事，最多只是治安处罚。

郭羽出身农村，从小家里就养狗，他也很喜欢狗，若是手里有吃的，常会分一些给流浪狗。对于这两个流氓残忍地拖行小狗，他心中泛起一阵怒火，可是他是个内向胆怯的人，从不多管闲事，又身在异乡，更不敢当出头鸟，所以他也只是暗自愤慨，站在人群中，当一个旁观者。

这时，一位当地的老大爷实在看不下去了，大声呵斥："你们两个干吗！有这样弄狗的嘛！你是不是张家的小子？你再弄叫你爸来了！"

两个小流氓尽管已二十出头，但都没工作，生活尚靠父母，所以对父母仍有些忌惮，见更多人围拢过来，不敢惹众怒，遂放下绳子，末了还踢了狗一脚，强撑面子骂骂咧咧几句，慢慢走开。

人群中马上跑出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姑娘，冲到躺地奄奄一息的小狗旁，抱起狗并解开铁丝，查看伤口情况，其他路过的好心人也纷纷上前帮忙。

郭羽认得这个小姑娘，她和她哥哥在小区门口开了家面馆，郭羽几乎每天都去她店里吃，能看到她的身影，是郭羽每天最期待的事，只是他从来不曾向她吐露过喜欢之类的话，因为他认为现在的自己不能给女生带来依靠。他只是把这一份感情静悄悄地放在心里。每天看到她，偶

尔说上几句话，就足够了。

站在不远处的那个黄毛小流氓对同伴道：“这小婊子多管闲事，等下再去她店里找她！”

同伴揶揄地笑着：“你想干吗？上了她？”

他歪嘴邪笑：“早晚的事，上次要睡她，她居然不肯。哼，这小婊子长得确实挺性感的，老子肯定要睡了她！”

4

夏季的白天总是格外长，晚上7点，日头恋恋不舍地抛下最后一片余晖，一天的燥热正在慢慢冷却。

城西的一条河边，此刻，几个老人正坐在小板凳上纳凉闲话。前面，一对年轻夫妇牵着一条贵宾犬，慢吞吞地闲逛。旁边有个四五岁的小女孩看到小狗，想跑过去逗玩，被她严肃的母亲喝止住了。再往前，公交车站旁有对大学生情侣似乎正在闹矛盾。

整个城市的生活因夜的到来而放慢了节奏。

骆闻斜挂着一个挎包，不紧不慢地按着他固有的节奏低头往前走，散步的行人擦肩而过，他一次都没抬头，穿着超短裙、露出坚实秀美大腿的年轻女人在旁边谈笑风生，他同样视若无睹，仿佛一切事都惊不起他情绪上的一点波澜。

不远处是一个安置小区，也就是通常说的城中村，这里租金相对便宜，很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都会选择租在这里。

小区外的一排沿街店面大都开着各种餐馆和水果店。

骆闻和平时一样，走到一家名叫“重庆面馆”的店里坐下，叫了一碗片儿川。

面馆是一对来自重庆的兄妹开的，哥哥叫朱福来，个子瘦小，还是个瘸子，平时不太说话，只负责做面点。妹妹叫朱慧如，人如其名，一个聪慧开朗的女生，帮着店里招呼客人、送外卖、做些杂活。

等吃面的时候，骆闻掏出口袋里的钱包，翻开，里面夹着一张三口之家的照片。照片里的男人自然是骆闻，不过比现在的骆闻看上去年轻多了，还有一个算不上漂亮可他深爱着的妻子，两人中间，有个四岁的小女孩耷拉着脸，似乎一点都不想拍照。

看着女儿的古怪表情，骆闻不禁莞尔一笑，但很快笑容就收敛了，只剩下不可捉摸的一脸阴郁。

他把钱包收回口袋，微微皱着嘴抬头看向空中。

算起来她们失踪已经整整八年多了，现在到底还活着吗？如果女儿还在人世，此刻都已经上小学六年级了。

为了寻找妻女，八年来他一直苦苦追寻着点滴线索，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他放弃了工作和事业，放弃了宁市公安局刑技处长的身份，放弃了法医和物鉴两个部门双料主管的职务，放弃了省公安厅刑侦专家的头衔，只为寻找那一个答案。

沿着妻女失踪那些支离破碎的线索，他从宁市一路追查到了杭市。在杭市一住就是三年，他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要过多久。反正，即便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他也要追查下去。

可是如果没有希望了呢？他略显无奈地苦笑一下。

这时，他背后传来一个声音：“哥，我捡来一条小狗。”

朱慧如神色慌张地抱着一条浑身是血的黄色小土狗跑进店里。小土狗眼神布满惊慌，身体瑟瑟发抖。

朱福来站在厨房里向外张望了一眼，埋怨道：“脏死了，你抱这样的狗回来干吗呀，快扔掉。”

“不行！”朱慧如似乎早料到她哥一定会这么说，道，“那几个流氓用铁丝缠着小狗拖来拖去，小狗差点被他们弄死了。”

“哪个流氓？你可别去惹事啊。”朱福来担忧地看着她。

“就是住小区里的那两个，可坏透了！”

“那两个？”朱福来皱眉道，“你干吗去招惹他们啊。”

朱慧如生气地分辩：“不是我去招惹他们，他们要把小狗弄死了，很多人都看不下去！”

这时，郭羽也来到店里，叫了一碗面，他听见兄妹两人的争吵，偷偷抬眼瞧着朱慧如，并没说话。

朱福来从厨房里端出一碗面，拿给骆闻，随后转头打量了几眼小狗，皱眉坚决地道：“你快点把狗扔了，以后别去惹那几个人！”

朱慧如不满道：“我哪里会去惹他们啊！再说了，这狗我也没想一直养着，看到了总不能见死不救吧？现在小狗这样了，扔了它肯定要死的，等把它养大点再送人吧。”

“别人怎么不抱回家，就你多事！”

“那总得有人管的吧。”

“你管不着！”朱福来生气地转过身，回到厨房继续下面。

朱慧如气呼呼地把小狗放在地上，小狗艰难地想站起来，却马上倒下趴在地上，然后又费力地朝骆闻的桌子下爬了几步，缩在角落，恐惧地打量着周围。

骆闻低下头，瞧了眼狗，那条狗的目光也正好对向了他。这是条很普通的小土狗，灰黄的毛，两个眼睛中间有撮白毛，像是三只眼。

骆闻愣了一下，随即，汹涌的回忆向他袭来。

八年前，他下班回家，看到家里多了条小土狗，女儿正在逗狗玩。他不是个动物爱好者，就把女儿拉到一旁，说狗很脏，不要玩，要把狗扔出去。女儿急得哇哇大哭，妻子也阻止了他，说这条狗是刚刚路边捡来的，只有几个月大，大概被车撞了，站不起来，所以先抱回家。从来没近距离接触过小动物的女儿显然对小狗非常喜欢，一定要把狗留下来。骆闻只好无奈答应，又发挥了他医生的才能，帮小狗治好了伤。

可是几个月后妻女失踪时，连那条狗也一并消失了。

他记得很清楚，那条狗也是黄色的毛，眼睛中间有一撮白毛，像极了这条狗。

对视着小狗的眼神，骆闻不禁心中一颤，夹起碗里的一片肉，弯下腰递到小狗嘴前，小狗犹豫了一下，马上把肉吃了。

骆闻笑了一下，转头对朱慧如道：“能把小狗给我吗？”

朱慧如认得他是店里的常客，只是向来只吃面，从没说过话，她犹豫地道：“你要养着它吗？”

骆闻点点头：“我会把它治好伤，养起来的。”

还没等朱慧如回答，里头的朱福来连忙答应：“那好啊，慧如，你给找个箱子，方便这位老板带回去。”

朱慧如想了一下，还是点了点头，毕竟店里确实不适合养狗。

做完这个决定后，骆闻突然又开始后悔刚刚的举动了，现在应该专注做自己的事，哪有精力管狗呢？可是低头看到缩在角落的小狗的眼神，他又笑了笑，如果女儿在旁边，她一定也会这么做的。

结账后，骆闻正要抱起纸盒子离开，店里闯进了那两个小流氓，带头的黄毛瞪着朱慧如道：“喂，你把我的狗拿哪去了？”随即他看到了地上纸盒子里的狗，冷笑道，“原来在这里啊！”

他正要去抱起纸盒子，骆闻伸出脚把盒子往自己这边一勾。

小流氓怒道：“你要干吗？”

骆闻平静地问：“狗是你的？”

“当然，快还我！”

“哦，原来是你的。那么，卖给我好了。”

“卖给你？”小流氓看着对方是个中年人，也不敢太放肆，想了想，道，“好啊，三百块行吗？这是我家母狗生的，已经养了好几个月，喂得很壮——”

还没等他把优点夸完，骆闻打断道：“没问题，三百是吧？”说着就拿出钱包，干脆地掏给他三百。

小流氓看着对方爽快地掏出三百买了条土狗，颇为惊讶，接过钱后

才后悔应该多要点，估计开口要五百，这傻瓜也会给的。平白得了一个傻瓜的三百块，两人得意地往旁边桌上一坐，张口叫道：“来两碗爆鳝面！”

朱慧如生气地道：“不煮，你们前几次的都没付钱！”

“我操——”

朱福来害怕妹妹生事，连忙瘸着腿跑出来道：“没事的，没事的，慧如，你到里面去！——我马上煮，你们稍等啊。”

“哥！不要煮！”朱慧如怒道，“干吗让他们白吃！这都好几次了！上次我送外卖，他不但没给钱，还……还对我……”

“对你怎么样啊？不就摸了几下嘛，哈哈，别说你没被男人碰过哟。”黄毛马上露出了无赖的嘴脸。

朱福来流露出疼惜又无奈的眼神，可是他是个瘸子，从小到大都受同龄人欺负，已经习惯了忍气吞声，他只能咬咬牙，轻轻拉着妹妹的手臂，阻止她和对方继续起冲突。

这时，听到朱慧如受辱，在旁边桌子吃面的郭羽再也忍不住了，一把放下筷子，拍在桌上，紧鼓着嘴，愤怒地瞪着这两个流氓。

听到声响，黄毛转过头去，发现郭羽瞪着他们，立马站起身：“看什么看，小子！”他径直走上去，指着郭羽的鼻子问：“你他妈想出头吗？”

郭羽抿抿嘴，他只是一时激动而已，怯弱的他马上被对方吓住了，慌忙把头低下。

“没种就别他妈乱瞪眼，知道吗？”那流氓瞧着他的模样，就知道好欺负，更是重重地拍了一下郭羽后脑勺，随后趾高气扬地坐回位子上。

“你……你没事吧？”朱慧如跑过去，关切地问，同时怨恨地瞪着流氓，流氓丝毫不以为意。

郭羽憋红着脸，低头道：“没……没关系。”

骆闻坐在位子上，一言不发地看着整场冲突的开始和落幕，随后，盯着那小流氓看了几秒，摇头笑了下，抱起纸盒子离开了。

5

市公安局的一间办公室里，坐着本次专案组的核心成员。

侦查员杨学军正向众人说明最新调查结果：“案发时间经陈法医确认，是在昨晚11点到12点间。被害人孙红运，45岁，山东人，曾有多次犯罪前科，三次服刑记录。19岁时因盗窃罪在老家判了四年，25岁因故意伤害罪在老家判了七年。出狱后第二年来到杭州，一待十多年，据说起先贩卖些赃物等，这几年纠集了一批人，在城西一带经营货运，通过威胁等非法手段垄断了一个钢材市场的物流，前年因纠纷把一名货车司机打成重伤，今年刚出狱。据说为人很凶狠。他在这里有两个姘头，我们通过初步的侦查，两人均对他昨日的情况不知情。调查了他手下多人，说他平时作息时间不固定，昨晚与朋友在城西一条街上吃完夜宵后回来，到文一西路上与众人分手，独自回家。走到那块绿化带旁时，他开始小便，此时被凶手从背后袭击，一路拖行至绿化带后的水泥地中间勒死。绿化带上的尿液经过鉴定，是他本人的。而昨晚和他在一块儿的人，均未发现有异常表现，我们接下来还会逐个调查，确认是否有犯罪嫌疑。”

赵铁民吸了口气，道：“他昨晚回家独自走文一西路，有没有人事先知道？”

杨学军摇头：“我们问了昨晚和他一起吃夜宵的朋友，说吃夜宵是临时提议的，事先并无安排，几点吃完、他是否会独自回家，以及会走哪条路，这些都无法预料。”

赵铁民点点头：“那意味着凶手是一路尾随跟踪了他，而不是事先就在绿化带附近蹲点守候的。”

杨学军道：“我想也是如此，但据其他人回忆，当时均未感觉到有人跟踪，看来凶手跟踪时很小心。这路段监控探头不是很多，我已经跟交警调了监控，正在查，看看能否发现可疑人员。”

赵铁民道：“前四次案子里，监控都没发现可疑对象，这次路段的几

个监控都是拍马路的，人行道和绿化带等区域存在大量死角，我个人对监控的结果不太乐观。不过嘛，监控还是要查的。”

赵铁民转向陈法医，道：“老陈，现场都查过了，还是没找到凶手脚印？”

“水泥地本来就不太容易保存脚印，而且还存在凶手故意破坏部分现场的情况。绿化带上的足迹倒是保存很完整，可居然没有凶手的。”

赵铁民抿抿嘴，看向其他人：“凶手把死者拖行几十米，却没留下脚印，大家怎么看？”

众人也是面面相觑，因为这按常理，根本是不可能发生的，除非凶手会飞。

赵铁民摸了摸下巴，众人对这问题的沉默，也在他意料之中，他也想不明白凶手是怎么做到的。

沉吟半晌，他对大家道：“这个细节，大家一定要保密，每个人都跟手下人员通知一遍，除了专案组成员，这细节不要对任何人提起，包括非专案组的其他警务人员。”

他看着众人脸上的表情写着不解，解释道：“这件事如果传出去，凶手把死者拖行几十米却不留下脚印，又加上这连环命案我们查了三年，到现在都对凶手情况一无所知，恐怕社会上会出现类似‘凶手不是人，会飞’等谣言，尤其一经某些媒体渲染，很容易造成恐慌情绪，对我们办案也会增加很大的舆论压力。”

大家纷纷点头，这里开会的都是老刑警，他们都是唯物论者，知道凶手肯定不会飞，是个正常人，一定是用了某种手段而已。但社会上的普通人不一定会这么理性，各种传言一散播，会给警方接下来的工作带来各种麻烦——当然，最主要还是案子传得越玄，上级领导对限期破案的要求自然越强烈，他们的办案压力也更大了。

赵铁民已经是支队长了，手下直接管着几百号人，这案子即使破不了，他不过是面上无光，倒不至于受处分，不过他一直想进省公安厅的

领导岗位，案子尽快告破的话，能为他的将来加分不少。所以在案子没明朗前，他不想舆论方面压力太大。

赵铁民接着道：“这件事暂且放到一边，大家回去都想想，看看有哪些办法能做到不留脚印。现在我们先综合分析一下五起案子的共同点。首先，加上今天这个，五名被害人均为刑释人员，而且犯的罪都不轻，有强奸的，有盗窃的，有故意伤害的。”

一名老刑警道：“赵队，你的意思是……凶手是法外制裁犯人？”

赵铁民道：“通常命案的犯罪动机，无非是过失杀人、劫财、仇杀。这五起案子显然不是过失杀人。而所有死者身上财物完好，自然也不是劫财。看样子似乎就剩下仇杀了。可是根据之前的调查，几名死者间完全互不相识，也找不出有任何可疑人员跟他们全都结仇的。所以仇杀的动机也站不住脚。排除这三个常规犯罪动机，再结合五名被害人均是刑释人员，所以我认为凶手想替天行道，法外制裁的可能性很大。”

杨学军道：“可是我看过五名被害人的资料，他们当初犯罪被抓判刑时，量刑基本合理，并没有被轻判啊。”

赵铁民道：“也许在凶手看来，他们所犯的罪应该判死刑。”

一名犯罪心理学的专家点头认同：“从犯罪心理学的意义上说，这凶手自认为是正义的化身，想要替天行道。他不屑法律的判决，而是依照自己心目中的量刑标准。”

另一老刑警不以为然道：“可是其中有名被害人只是个盗窃犯。盗个窃也该被判死刑，凶手是不是疯了？”

赵铁民思索了下，觉得他说的也有几分道理，便道：“那个杀人动机这个问题权且先放一边，犯罪动机的分析对这次的案情帮助不大，光凭动机我们无法勾画出凶手的具体特征。先说说五起案件的第二个共同点，凶手每次犯罪后均在现场不远处丢弃了作案工具，而且每次都用绳子。凶手为什么每次都用绳，而不用刀具等？用刀具杀人更快吧，而用绳勒死对方，如果被害人反抗能力强，凶手很可能会失败。”

手下均摇摇头，表示不解。如果成心要谋杀，用刀具是最快捷、成功率最高的手段，干吗每次都把人勒死？

赵铁民继续道：“第三，每次的绳子都是用了两头带木柄的体育课跳绳，均在上面找到了凶手的指纹。难道凶手不怕指纹对自己构成威胁？”

杨学军道：“要么此人并未意识到留下指纹是对他的威胁。”

“不，”赵铁民坚决地摇摇头，“从五起案件看，我们到现在对凶手的基本轮廓都没掌握，可见此人一定具备了相当的反侦查意识，不会没想到指纹对他的威胁。”

另一人道：“我想此人第一次犯罪中，经验不足，杀人后慌乱丢弃了犯罪工具。此后犯罪中，他知道警方已经掌握了他的指纹，继续掩饰也没有必要，所以索性每次犯罪后都丢弃工具，把指纹给我们看。这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挑衅，和他留字条的行为一致。”

赵铁民道：“这倒是有可能，只是我们以往几次办案中，都采集了附近大量居民的指纹进行比对，始终找不出凶手。”

那人道：“比对没办法把所有人的指纹都采集到，肯定有漏网之鱼，而且凶手是否住在附近也不好说。”

赵铁民道：“我想凶手应该是住在城西附近的，因为五起命案均发生在城西一带，也都发生在晚上。如果凶手住在其他区域，总是晚上过来踩点、伺机袭击，太费周折了。”

那名警察有些无奈：“可现在人员流动太大，如果凶手有心避开警察上门采集指纹，也是很容易做到的。”

赵铁民点点头，继续道：“第四，凶手犯罪完成后，都在现场留下‘请来抓我’的字条，足见挑衅我们警方的意思。而他五次都把一根利群烟插进死者嘴里，这就更想不明白了。”

杨学军道：“或许是凶手故意想留点莫名其妙的线索，误导我们的侦查方向呢。”

其他人也点头认同，道：“只能这么解释了，否则留根香烟毫无意义。”

杨学军又道：“那我们现在该怎么查下去？”

赵铁民道：“接下去的侦查分几个方向同时进行。第一，学军，你的人负责调查监控和被害人的人际关系走访；第二，宋队，你安排人拿着凶器绳子，调查城西一带的文具店，看看能否找出来源。另外‘请来抓我’这张字条，让省厅的物鉴专家鉴定油墨和纸张，看看能否有所发现；第三，多派几队人马对文一西路一带的居民进行大量走访，询问昨晚是否见过异常人或事，包括近期出现在附近的可疑人员。希望这三项工作能够有好消息，否则的话，只能用最后一招，广泛采集指纹比对了。这次死者留下了‘本地人’三个字，大家要重点留意的是本地居民。”

散会后，赵铁民刚回办公室，一名手下跑进来，道：“刚得到一条重要线索。”

昨天半夜城西当地派出所接到一名女性报案，说她从酒吧下班回家时，被一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挟持，拉进附近的绿化带中进行猥亵。猥亵的时间与命案的发生时间重合。而猥亵的地点，就在案发点旁，离案发的那块水泥空地仅五六十米，中间隔了片景观绿地和几排树。

赵铁民顿时睁亮眼睛：“难道昨晚猥亵女性的家伙就是凶手？”

他眯了下眼，看来有必要先对昨晚的猥亵案调查一番了。

6

一早，赵铁民刚到单位，杨学军就找上他：“分局拿来了猥亵案的资料。据说这名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过去几个月多次在半夜挟持猥亵女性，每次都是半夜把独自回家的女性强行拉进绿化带，持刀威胁，随后进行猥亵。猥亵完成后，还嚣张地威胁几句，然后大摇大摆地走了。新闻也多次报道过。”

赵铁民瞪眼道：“那怎么还没抓住？”

“那家伙都是在没人的路段蹲点等待夜晚独自回家的落单女性，伺机下手，所以一直没被当场抓获。分局一开始虽然立了案，但也不是很重视，毕竟那家伙仅仅猥亵女性，并未直接强奸或造成其他的人身伤害，也没有抢劫女性的财物，性质不算太严重。近几个星期那家伙作案频率明显增加了，平均每两三天就犯罪一次，立案在册的已有八名女受害人，所以分局加大了夜间的巡查力度，也通过周边监控查找嫌疑人。但此人通常戴帽子，拍不到正面脸部特征，沿路监控调查后，还发现他有个怪癖。”

赵铁民瞧着杨学军脸有异色，奇怪地问：“什么怪癖？”

杨学军歪歪嘴，道：“沿路监控几次追踪到他半夜跑进一些小区，在小区的电梯里拉屎。”

赵铁民摸了摸额头，抬起眼皮道：“跑进电梯里拉屎？单纯只是拉屎？”

杨学军点点头：“是啊，每次他都是戴个帽子，走进电梯里，然后当着电梯监控的面，脱下裤子拉屎，还不擦屁股，拉完后又离开小区。”

这是什么心理？

赵铁民心里泛出一股怪怪的味道。

看样子是个变态，这变态会是连环命案的凶手吗？他无法确定。

赵铁民接过分局的卷宗，浏览一遍，想了想，道：“联系过前晚报案的女性了吗？”

“约过了，我准备等下就过去跟她详细了解情况。”

“好，她家住哪？”

“就在文一西路往北，位于浙大西南面的一个小区。”

“浙大？”赵铁民凝神站在原地，提到浙大，他想到了一位老朋友，那家伙应该有办法解释凶手为何不留下脚印的问题。他顿了顿，道：“好，待会儿我跟你一起过去。”

“你要亲自过去？”杨学军显得有些意外。

以往这种基础调查工作，几乎都是杨学军这些普通侦查员负责的，赵铁民是刑侦支队长，相当于分局的正局长，这级别的警官，很少亲自参与破案，大部分时间都是给予一些“理论指导”，做些“批示”，更不可能亲自去做基础调查了。

赵铁民点点头：“对，一起去。”

一个小时后，到了女孩家。

女孩姓刘，北方人，租在城西这套出租房里。

赵铁民看她长相，尽管早上未化妆，但也算是美女，身材很棒。

女孩自称在酒吧当服务员，所以基本上白天休息，晚上出去上班，通常半夜回家，回家时间多在12点。由于前晚受了惊吓，请假了一天，昨晚并未去上班。

对于女孩的基本情况，赵铁民就简单问了这么多，至于女孩是否单纯只是酒吧的服务员，还是另外有兼职的生意做，与案情无关，他自然没好奇心探究。

了解大概情况后，赵铁民道：“刘女士，关于前晚的情况，能否请你再详细地跟我们复述一遍？”

“真能抓到那个变态佬吗？”女孩回忆起前晚的场景，眉目中露出厌恶的神色。

杨学军愣了一下，对于是否一定能抓到嫌疑人，任何一个警察都不敢打包票，他正想着怎么应付，赵铁民直截了当地回答她：“一定能。不过我们需要了解更详细，派出所你报案的这份笔录还不够详尽。”

“好吧。”女孩点点头，“前晚大概12点不到，我从公交车上下来，当时文一西路上我没看到什么人，往前走了一些。”

“大概走了多少米？”赵铁民问。

“就是从公交车站往前走到那块地方嘛，就一二百米。”

“嗯，好的，你接着说。”赵铁民在本子上记了一笔。

“这时迎面走来一个戴眼镜的四十多岁的男人，长得……嗯……脸就是普通的脸，有点偏长，脸上没什么皱纹，头发不长不短吧，看起来还挺干净的一个人。”

赵铁民又打断道：“他戴帽子吗？”

女孩摇头：“没有，不过背着一个单肩包，好像……好像是个古驰的大皮包，总之，那人看起来挺有钱的样子，不是那种民工，当时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会做那种事。后来我听派出所警察说那人监控里拍到戴帽子，我想应该是他把帽子藏包里了吧，如果他当时大晚上就戴个帽子出现我面前，我可能还会有所防备。”

赵铁民点点头，大晚上四周没人，如果一个戴帽子的人向你走来，这副标准的坏蛋装扮，无疑会让被害人提高警惕。而对方没戴帽子，装扮很正常，看起来也挺干净，甚至还有其他被害人回忆起来，此人手上戴了串翡翠手链，整体印象看起来挺有钱的样子，谁都想不到如此文质彬彬的一个中年男子，转头就会把被害人拖进绿化带进行猥亵。

女孩脸上露出惊恐的神色，继续道：“我跟他刚擦肩而过，走了几步，突然听到背后很快脚步声跑来，我还没反应过来，这畜生就把我头

发拉住，他手里还拿了把刀，把我往绿化带里拖，还叫着如果我喊出来，他马上杀了我。”

尽管已经过了一天多，女孩想到当时的场景，依然会吓得瑟瑟发抖。

“你在派出所登记的情况，他猥亵你的方式是……”赵铁民咳嗽一声，还是把下面的话说了出来，“他猥亵的方式是让你帮他打飞机？”

女孩皱了皱眉，露出恶心的表情，低头道：“不是，是他用刀逼着我，对着我打飞机。”

“不是你给他打飞机，而是他自己打飞机？”

“嗯。”女孩厌恶地点点头。

“持续了多久？”

“一下子就射了嘛，”说完，女孩顿觉不妥，瞥了眼警察，两人表情很认真，她忙补充一句，含蓄且温婉地解释，“一两分钟的事。”

赵铁民神色尴尬，他觉得两名男警察当面问女受害人对方的猥亵细节很不妥，但为了办案，还是坚持问下去：“然后他就走了吗？”

“是啊，他……他弄完，显得很慌张的样子，马上逃走了，其实我更害怕，等他走了过了好一会儿才敢站起来，一直逃到小区门口，叫了保安，再报警，可是没能抓到他。”

赵铁民听了她的描述，隐隐感觉其中哪里不对，可一时偏偏想不出她的描述中到底哪里有问题。随后又确认了一遍犯罪地点，离命案现场仅隔了五六十米，中间隔了些树和绿地。

调查完后，赵铁民让杨学军把警车开到了浙大，他决定找一位老朋友聊一聊。

Part 2　逻辑专家的悲剧

7

高温依旧在肆虐。

今天是浙大新学期上课的第一天，数学系老师严良站在教学楼下的电梯口，按下电梯。

烈日射进走廊，把他的背影钉在墙壁上，严良热得头皮发痒，只想赶快到教室吹空调。

“叮！”左侧的电梯门开了，严良急着跨进去。

“耶—？”就在脚即将落地的一刹那，严良本能地把脚往更远处伸过去，因为他余光发现脚下有堆东西。

等他叉着两条腿，看清楚时，顿时倒抽了一口冷气，在他两腿中间的居然是坨大便！

他瞬时跳起来退出电梯，抬起脚反复确认，呼，没踩到，他劫后余生般庆幸，因为他穿的是凉鞋，这一脚要是下去了，不光鞋子毁了不说，这只脚都可以锯掉了。

这是什么情况？居然有人在电梯里拉了一坨屎！

光天化日之下，电梯里居然出现了一坨屎？

这不只是惊讶了，他头顶上方隐约浮现出一个惊叹号。

他摇头叹息现在人的心理，一边继续按着电梯，想从右边的电梯进去。可右边电梯数字一直显示停在6楼，他每按一下，左边这个有大便的电梯便自动开门。如果上面楼层没人下来，按电梯的程序设置，右边门是永远不会开了。

烈日照得他浑身冒汗，教室在6楼，这天气他可不想爬楼梯，反正忍一下就到了。他只好捂着鼻子走进左侧电梯，按了数字6。

很快，电梯升到6楼，随着一声“叮”，可是意外发生了，电梯门并

没有随之开启。

他再次按开门，门晃了晃，还是没动。他连按开门键，结果，所有数字全亮，电梯却再也不动了。

要命，严良心里咒骂着，开学第一天就被关电梯里，又是大热天，里面还有坨散发恶臭的大便，要窒息了。

他按住电梯里的报警按钮，对讲机响了很久，没人接听。

混蛋，学校这帮管后勤的在搞什么！

足足等了几分钟，情况没有一点好转，他热得受不了，拉起衬衫猛扇。

必须想其他办法，他掏出手机，拨了班上学生的电话，让他们到门外开门，结果还是开不了，学生们转而去找保安，直到上课铃响过后，保安总算赶到，打开了应急开关，让他重见天日。

严良挥动手臂，大步走出电梯，用力吸了一口外面的新鲜空气，看着保安和七八个学生，表示了一番感谢，叹息道："这是一段痛苦的经历，不过好在出来了，啊，憋死我了，上课铃响过了吧？我们先去上课。"

他招呼学生去上课，可他向前迈出几步后却发现身旁的学生们都驻足不动，他停下步伐，奇怪地回头看，学生们的表情出奇一致，张圆了嘴，目光直盯着电梯门内的那坨大便。

严良愣了一下，瞬时反应过来，大声道："等一下，这个——我能解释一下吗？"

下一秒，周围空气在一片死寂中重新流动起来，保安显得很机智，连忙替他解围："没关系没关系，老师你先去上课吧，等下我让清洁工处理一下就好。"

学生们也是颇为理解："老师放心，我们不会说出去的。"

“对，人之常情。关了这么久，换我也憋不住。”

“嗯，老师也是人嘛。”

……

“这根本不是说不说出去的问题，我刚刚说‘憋死我了’，不是指这个意思——”

学生们纷纷安慰他：“没关系的，谁都有意外情况嘛，我们绝对理解，一定保密！”说着，学生们竟然全都当什么也没发生，集体往教室走去。临走时有个女生还塞了包纸巾到目瞪口呆的严良手里——因为电梯里没纸巾，学生理所当然认为严良还没擦屁股。

严良夸张地瞪着两眼，愣在原地，看着自己摊在外面皱褶的衬衫和松垮的裤带，现在就算他全身长满嘴也没法解释了。

第一天上课就遭遇这种事，严良的心情被破坏殆尽。

原本开学第一堂课，他照例准备了一番题外话，通过他风趣诙谐的风格，来表达“数学是一切学科的爸爸”这个主题。

现在呢，不需要题外话了，学生们已经觉得他很幽默了。

他兴致全无，只能干瘪枯燥地上了两节数理逻辑，总算熬到下课，只想快点离开。

一名男学生一边整理书包准备走，一边看着手机读着：“今天的杭市新闻说，城西一带近期出现一变态男子，多次半夜将独自回家的年轻女性挟持，拉进绿化带中进行猥亵。据受害人描述，此人四十多岁，头发较短，戴一副眼镜，外表看似斯文。记者从西湖区公安分局了解到，警方已经掌握了此人的更多特征，通过周边监控排查，此人多次半夜在附近小区的电梯里拉屎，行为怪异，警方正在抓紧搜捕工作，同时也会加强附近区域夜间的巡防力度……”

读着读着，所有学生的目光都开始看向了严良。

四十多岁，头发较短，戴眼镜，外表斯文，最重点是——电梯里拉屎……不会吧，完全一样？

严良正收拾着讲义，突觉气氛异常，他眼睛余光瞥到学生们的异样，脸上忍不住变得滚烫，更显窘迫，天哪，今天真有这么倒霉吗？

可是，没有很倒霉，只有更倒霉。

这时，一个本已离开教室的女生又跑了回来，喊道："严老师，外面……外面有警察找你。"

所有学生都看向了教室门口，那里站着两个警察，赵铁民鼓嘴瞪着眼，一脸严肃地看着严良，似乎不耐烦地喊了句："快点吧，找你很久了。"

学生们的目光又回到严良脸上，各自表情写满了充满震惊的"真相大白"。思绪中纷纷涌现严良被戴上手铐拉走的场景。

严良瞬时像被冰冻住了，他看了一眼赵铁民，把最后一张讲义狠狠塞进了皮包，随后紧闭着嘴，更显做贼心虚地低头朝门口走去。

8

严良紧咬着牙关，走到门口，瞪了赵铁民，低声怒斥：“你穿警服跑学校来干吗！”他瞥到教学楼下停着一辆PTU机动警车，抓捕犯人常开这种车，他更是吐血，“耶，居然还开PTU车子来，我一身清白算是毁于一旦了！”

赵铁民满脸无辜：“什么清白毁于一旦？我刚去办案了，就在文一西路上，没来得及换衣服，想到你了，就顺道过来。”

“好吧好吧，有什么事吗？工作上的事不要找我，请我吃饭的话，改天等你换身衣服再来吧。”他快步向前走，一点都不想和这个警察接触。

赵铁民跟在他身后，微微笑道：“行，那就一起去吃饭，我去车里换件衣服。”

严良转身道：“老兄，你到底找我什么事？你不像单纯找我吃饭的样子。”

赵铁民抿抿嘴，低声道：“其实是有个案子。”

严良面无表情道：“那没必要谈下去了，我五年前就辞职了，早就不是警察，我现在只是个老师，不想和警察有任何瓜葛。”

“嗯……我知道你的想法。不过你也肯定想得到，普通的案子我根本不会来找你。只是这次案子有点棘手，昨天文一西路刚出的命案你听说了吗？”

“没听过，也不关心。”

“咳咳，”赵铁民干嗽一声，“以前媒体也报道过，城西一带这三年来发生了多起命案，每次案发现场凶手都留下‘请来抓我’的字，这你总听说过吧？”

严良看着他：“第五起了？”他冷笑一声，幸灾乐祸地看着他，“不过，这又关我什么事呢？”

“你以前毕竟当过刑警，还是省厅的专家组成员。”

“不要跟我提以前。如果没其他事的话，我先走了，你办案忙，也别在我这边浪费时间。”严良转头就走。

赵铁民拉住他，凑过来道：“不谈案子也行，我就问你一件事。如果凶手把另一个人在泥地上拖了几十米，凶手有没有办法不留下他自己的脚印？”

“泥地上不留下脚印？这倒从未见过嘛。”严良好奇地皱起了眉头，不过马上又恢复刚刚的冷漠，道，“破案是你们警察的事，与我无关。”

赵铁民道：“你可以暂时不把我当警察，仅作为我们私下的聊天。”

严良想了想，道：“你就这一个问题吗？”

赵铁民点头道：“对，就问你这一个问题。”

“告诉你答案你就走，不再骚扰我？”

赵铁民笑着回答道：“行，不再骚扰你。”

严良道：“可我有个条件。”

“尽管提。”赵铁民很爽快。

严良道：“你是大领导，有话语权。我希望你能给西湖分局施加压力，让他们花点力气，早点抓到城西的一个变态佬。”

赵铁民瞬时脸色一变，肃然道：“你是指新闻里说的那个？”

“对。”

赵铁民严肃道：“你有什么线索？”

严良指着电梯，道：“左边这部电梯里，早上有坨屎，我看新闻里说的，可能是那个变态佬拉的吧。”

赵铁民连忙转身叫过杨学军，对他吩咐了一阵，让他去学校保安部

门调电梯监控回来查。随后对严良道：“你放心吧，这家伙我一定很快抓出来。这个变态佬的案子从昨天开始已经不归分局管了，直接由我处理。”

严良颇显意外道：“你负责这种小案子？”

赵铁民很认真地点点头，道：“因为我们怀疑这个变态男子和杀害五人案件的凶手是同一个人。”

严良一声冷笑：“哈哈，是吗？”

“现在还不确信，前晚变态佬猥亵女性的地方就在命案现场旁，而且时间很接近，所以抓住变态佬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唔，不过我挺好奇的，你怎么对这个案子这么关心？”

严良面露窘态，含糊道：“没什么，早上我进了左边这部电梯，出来时刚好遇着人，发生了点误会。”他连忙补充道，“仅是一点点误会，你别想太多，我早就解释清楚了，你瞧，我怎么看也不像那种人对吧，我是去上课，怎么可能会……”

赵铁民第一次见到说话这么啰唆的严良，他强忍着心中的大笑，拉过他来，道：“好吧，我不会想太多，我们先去吃个饭。”

9

“时间过得真够快的，一晃你去学校教书都五年了。先是你，后来是宁市的刑技处长骆闻，都走了。这几年新出来的人，我始终觉得比不上你们两个。”赵铁民喝了口水，看着严良。

严良微眯了一下眼：“你是说骆闻不当警察了？”

赵铁民略显惊讶：“你不知道吗？哦，对，你比骆闻更早辞职，看来你果真对警察的事不闻不问了。”

“骆闻去哪了？”

赵铁民摇摇头：“不清楚，我听宁市的朋友说，他辞职去做生意了，算起来也有三年多了吧。”

“他都会辞职去做生意？”

“是啊，现在个个都想着多赚钱，听说当时他打辞职报告后，他们市局的领导各种挽留，还给他申请了高级别的人才房，结果他还是去意已决。好像说他手里有几项专利，又有几项专家级的职称，辞职出去，光是拿职称和专利挂靠给别人，就能赚好多钱。”

严良叹息一声，点点头：“他大部分专利都是单位名义的，不过他保留了几项微测量的个人专利，嗯……不过我一直以为他是个淡泊名利的人，他选择当法医是出于对这份工作的热爱，我想他辞职应该还有其他原因吧——也许就像我。算起来，自从我离开省厅后，就再没和他见过面了。他辞职了，嗯，可惜……真可惜。”

赵铁民接口道：“是，大好的专业知识，不用来解决实际问题，却窝在学校里教书，实在可惜了。”

严良瞧了他一眼，笑起来：“你都学会挖苦人了？”

“认识你这么久，多少也学会一点，”赵铁民拍了下手，道，“好吧，言归正传，你提的抓变态佬的要求，我答应了。现在你帮我想想凶手是

怎么样不留下脚印的。”随即，他把现场的细节逐一告诉严良。

听完，严良沉默了很久，终于抬起头，看着赵铁民，道：“没想到你会遇上这样的对手。”

赵铁民微微皱眉：“怎么？”

“专案组成立四次解散四次，投入这么多警力查了快三年，到现在连凶手的基本轮廓都没有，这家伙的反侦查能力不是一般强。”

“是的，要不然我也用不着找你了。”

“可是他却偏偏留下一张‘请来抓我’的字条挑衅警方。”

“很嚣张。”

严良摇摇头：“我认为仅仅定义凶手嚣张，是片面的。凶手犯罪用了很多反侦查手段，显然是不想被警方抓住。一起谋杀案中，如果凶手不想被抓，通常他的犯罪手段越低调越好。他如果不留下这张字条，恐怕也只是普通的命案，不会惊动到省市两级警察，也不会由像你这个级别的领导负责督办，投入的警力规格自然也少，对凶手本人自然也更安全。”

赵铁民点点头：“如果不是那张‘请来抓我’的字条，这案子大概就放区分局负责，不会专门成立省市两级联合专案组。”

“他用很多反侦查手段，显然不想被抓。可他留下这张字条，引起警方重视，显然又会增加他被抓的概率。这不是矛盾的吗？”

赵铁民思索片刻，道：“你有什么看法？”

严良道：“我不知道，现有的线索无法进行推理，只能猜测，而猜测不是我的强项。总之，警方如此高规格的阵容，三年时间抓不到他，显然他是个高明的对手。高明的对手犯罪中的每个动作，一定有他的用意。”

赵铁民摸了摸下巴，道：“先不管他的用意了，我需要先弄清楚他怎

么把人拖过绿化带不留脚印的。”

严良道：“把人拖行几十米不留下脚印，倒不是没有办法，只不过，我想不明白凶手为什么非要把事情变得这么复杂。”

“你有什么办法？”

“现场的限制条件很多。首先，凶手是人，不会飞。其次，绿化带是泥地，只要踩上，必然会留下脚印。凶手拖行尸体的办法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凶手确实从绿化带上走了；二是，凶手并没从绿化带中经过。”

“没从绿化带经过，这怎么可能？”赵铁民摇摇头。

严良道：“如果凶手勒住死者后，再拿一条长绳系住，然后把长绳的另一端扔到绿化带对面，然后他绕着绿化带走到对面，捡起长绳把人拖过来，这是可行的。但这样做有两个问题，一是死者当时还没死，如果凶手这么做，被害人会逃跑；二是他绕绿化带跑到后面，要浪费很多时间，如果刚巧此时有车辆经过，那么犯罪就会当场被发现。”

赵铁民想了想，道：“如果凶手是两个人呢？一个人控制死者，另一个人在绿化带另一面拉人。”

严良果断地摇头：“不可能。你说这案子不为钱财，也不是仇杀。而团伙犯罪要么是为财，要么有共同仇人，否则缺乏团伙犯罪必备的共同利益基础，团伙犯罪的前提不存在。并且你们五次命案调查，得到的线索都有限，指纹也是同一个人的，而团伙犯罪，通常会留下更多的证据。另外，即便团伙两个人，也没必要搞这套。”

赵铁民点点头，道：“那么你说的另一种可能，凶手确实走过了绿化带，可是没留脚印，这是怎么做到的？”

“很简单，凶手穿了死者的鞋子。拖行痕迹上不是有死者的脚印吗？你们认为是死者被人拖着，挣扎中留下的，也许这脚印压根不是死者的，而是凶手的。凶手不但穿了死者的鞋子，而且在拖行过程中，模仿死者挣扎留下的那种脚印特征。”

赵铁民道：“可是如果那样，凶手穿了被害人的鞋子，被害人是赤脚挣扎，也会留下赤脚的脚印啊。”

严良目光微微一收缩，道：“如果死者当时已经死了呢？”

“可是死者后来还在水泥地上写了字，说明之前还没死。”

“你们确定字是死者留下的吗？”

赵铁民想了想，道：“这还得回去做更细致的调查。不过如果字是凶手留的，他留下字有什么意义？”

严良摇摇头：“这我就不清楚了，该是你们警察思考的事。总之，根据你提供的线索，不管采用哪种拖行方法，我能得出的结果只有一条，就是孙红运在绿化带旁时，就已经死了，而不是被拖到水泥地后才杀死的，水泥地上的字，一定是凶手留的。我建议你一是回去核对水泥地上字的笔迹鉴定。二是找省厅的足迹鉴定专家看看，留在地上的脚印到底是谁的。”

严良表现出对自己的判断很确定。

赵铁民缓缓点头：“好！”

严良又道：“可是凶手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个大问题。”

“什么意思？”

严良解释道：“对于凶手来说，最干脆的做法，他在绿化带旁袭击死者时，直接把他杀死，随后往绿化带树丛里一扔，走人。这才是对凶手来说最安全的做法。他何必要把人拖到水泥地上，费这么大周折，还制造出一场不留脚印的犯罪。他一定有他的犯罪逻辑，只不过我想不明白。所以呀，赵领导，”他抿抿嘴，“三年时间，专案组成立四次解散四次，不是单纯因为警方运气不好，一直没抓到，而是这凶手绝对不简单，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赵铁民吸了口气，神色更显凝重。

严良笑了笑，缓和下气氛，道：“对了，你之前说变态佬涉嫌这场连环命案？”

赵铁民恢复了平常神色，点头道：“没错。”

“关于变态佬有哪些线索？”

“我们掌握的直接线索和新闻里的差不多。这男人四十多岁，戴眼镜，身高体型都中等，嗯……就像你这样。”他瞧着严良脸上的苦色，笑了笑，继续道，“近几个月来，此人多次在城西一带半夜挟持独自回家的年轻女性，拉到附近的草丛等角落进行猥亵。犯罪时通常戴个帽子，所以监控并没有拍到他的真实长相。受害人的事后回忆也只能得到个大概轮廓，五官并无大的辨别特征。此人多次作案后，派出所调取了附近的沿线监控，结果意外发现此人还好几次半夜跑到附近小区的电梯里拉大便。真是个标准的变态男。”

“你说猥亵是指……哪种程度？”

赵铁民皱皱眉，道：“就是掏出生殖器，当着女人的面，打飞机。”

“强迫受害人替他打飞机？”

“不，他自己打飞机，只是当着受害人的面，最后射到了受害人身上，除此外，他没有对受害人进行性侵，也没拿走受害人财物。”

严良啧啧嘴：“真是心理够奇怪的。不过，凭什么认为他和命案有关？”

“前天晚上12点不到，城西一个辖区的派出所接到一名女性报案，说她被人猥亵。那名女性在酒吧上班，当晚下班回家，末班公交车到站后，她独自一人沿着马路向前走，前面走来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子。那男子一开始没瞧出异常，等快靠近时，男子突然向她冲过来，掏出一把刀，把她拉进了绿化带，随后进行猥亵。而我们的命案现场，离前晚的报案地点仅隔了几十米，法医尸检结果判断的死亡时间和猥亵发生的时间接近，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命案是那个变态男干的。”

严良笑了笑，道：“我个人认为，可能性接近于零。”

赵铁民张嘴问：“为什么这么说？”

“我听你说，凶手前四次犯罪中，你们调查了监控，都没发现他。也就是说，凶手把犯罪地点周边的监控都避开了？”

“对，尽管监控有很多盲区，但每次犯罪把所有监控都避开，显然凶手在犯罪前做足了功课。”

严良道：“命案的凶手是个高水平的家伙，神出鬼没，没人见过他。而那个变态男，没被抓住纯粹是因为他运气好，如果猥亵女性时刚好遇到路人，说不定此刻已经在公安局里了。尽管他犯罪时戴了帽子，但连电梯大便的事都被你们查到了，显然这家伙并没有多少的反侦查意识。这两个人的水平差太多了。”

“你说的有道理，”赵铁民抿抿嘴，“那你说该怎么查？”

“具体的细节我不想过问，但既然你说死者的死亡时间和变态男的猥亵时间相近，我想，抓住变态男或许是个突破口。目前的情况看，似乎也只能这样了。”

赵铁民笑了笑，望着他说：“谢谢你。”

严良道：“今天我谈了这么多我本职工作外的话题，单纯因为你答应抓变态佬。仅此一次，下不为例，我希望我们下次见面是纯粹的吃饭，我不想再谈案件的话题了。”

赵铁民叹息一声，不过还是点点头，尊重严良的选择。

他今天回去多了两件事，一是让人核对笔迹，看看“本地人”三个字是否确实是孙红运本人写的；二是拖行痕迹中的孙红运的脚印，做一下身高、体重的鉴定，如果一致，那么脚印确实是孙红运的，如果不一致，那意味着是凶手穿了孙红运的鞋子留下的，也就是严良判断的那样。

Part 3　无证之罪

10

今天一直加班到晚上9点多，郭羽才下班。

他拖着疲倦的身子上了公交车，坐了半个多小时下站，向前走了一段是片大排档。

此时，昨天的那个黄毛和几个混混模样的年轻人围着一张露天桌子坐着，吃着烧烤，喝着啤酒。

郭羽看到他们，就侧头往边上走，他可不想惹上这些人，昨天被狠狠打了一记后脑勺犹记在心，说实话，当时他很害怕，怕被那两个流氓群殴。

几个小流氓今天倒没注意到他，因为黄毛的视线被走过的一个漂亮女生吸引住了。那姑娘穿着黑色的超短裙，大腿纤长，上半身穿着一件职业装的白色短袖小衬衣，看着应该是个公司的销售人员。

在酒精的刺激下，黄毛不管女孩旁边还有个男朋友模样的人，肆无忌惮地对同伴大声笑道：“身材真好，屁股又圆又大，摸起来肯定很舒服啊！”同伴大笑起来，对着那陌生女生吹口哨。

女生厌恶地瞪他们一眼，咒骂了句：“神经病！”

“哈哈，嘴巴好泼辣，我喜欢。”小混混叫着。

旁边的男朋友对她道：“走吧，别理这些傻逼。”

正当两人要走，谁知刚刚男朋友说的话稍响了些，传入了这群流氓的耳朵里。黄毛当即站起来，喝道：“你妈逼，你他妈骂谁傻逼？”

她男朋友并非想惹事，看着对方人多又来势汹汹，先自胆怯了，但在公开场合，又在女朋友面前，不想丢了面子，低声朝向空气说了句：“我又没说你。”

“那你他妈的嘴里嘀咕个鸡巴？”黄毛冲到他面前，点着他的鼻子质

问。

女孩连忙拉过男朋友，嘴里冷哼一声，转头就快步走。

“没种就别他妈跩！”黄毛见对方退了，以胜利者的口吻叫嚣一句，顺道又拍了一下那男人的后脑勺。

男人当即回过身，道：“你干吗？”

黄毛见对方居然还敢回过来，于是走上两步继续指着那男的，道：“你他妈再多说一句？你他妈再多说一句试试看？”黄毛的同伙也纷纷站起身，走到了他们周围。

周围人见起了纠纷，也都聚拢过来，口中劝着：“算了算了，没事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双方都消消气。”

男人面对对方五六个混混模样的人，有些胆怯，不知所措。女朋友也害怕了，赶紧拉他：“算了，快走吧。”

男人冷哼了声，转头走了。

谁知，黄毛突然飞起一脚踹到男的腰部：“你他妈跟谁哼呢！”

同伴见对方怯了，本来准备坐回去继续喝啤酒，不想黄毛这么忍不住气，对方都要走了，还扑上去踹一脚，怕闹出事。毕竟杭市城西一带的治安一向管得很严，连忙上去拉住他，口中也劝着算了，继续喝酒等。

男人在女朋友害怕的哭声中爬起来，什么话也不敢说，低着头，和女朋友两人快速走开。

一旁看着的郭羽叹口气，这种流氓简直是社会的垃圾，但他对此什么也做不了，只能多叮嘱自己几句，下回遇到这几个，更小心点，千万不要招惹。万一惹了这种人，他把你暴揍一顿，就算派出所抓了他，也只能按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关个一两天，出来后还会找你麻烦。

这时，突然有人走到他身旁问了句：“这几个家伙一直都这么坏

吗？”

郭羽转头一看，是昨天面馆里那个收养小狗的中年大叔，他点点头，语气显得有几分无奈：“这一片他们算是出名的。那个人，”他示意黄毛，“好像叫小太保，算是他们的头了，经常这样。”

“哦。”骆闻点点头，朝他微笑了一下，转身离去。

“对了，师傅，你昨天拿回去的狗怎么样了？”

骆闻转回身，道：“我看了下似乎都是皮外伤，应该过几天就能恢复过来了。不过我想大概是受了惊吓，反正到现在都缩窝里，基本不太动，给它买了牛肉条，好像也不太喜欢吃，水也没喝过，唔……真有点麻烦。”骆闻淡淡笑了下。

“你以前养过狗吗？”

“以前？”骆闻想起了八年前那条狗，不过那时他和那条狗接触的时间很短，他点点头，道：“养过几个月，后来狗丢了。”

郭羽道：“狗不吃不喝，我觉得应该是到了陌生环境害怕，以前我养狗都是这样的，到新家头几天都胆子很小，过个三四天，狗习惯了就会又吃又喝，而且你这条有点像土狗杂交的，以后食量可大得很了。”

“哈哈，是吗，我养狗经验少，以后还要向你请教。”

“我也很喜欢狗，只是现在住这里不方便养，下回等狗伤好了，你把狗拉出来玩玩吧，我会教狗一些起立、坐下、叼东西的动作，训好后可有趣了。”

骆闻在杭市三年，除了单位里，很少跟其他人接触，也没有什么朋友。听郭羽这么说，他感到一份温馨的感觉，朝他笑了笑：“好的，如果真能那样，就太感谢了。”随后，骆闻转过身，扫了一眼那个黄毛，面无表情地走了。

11

郭羽和往常一样，来到“重庆面馆”，看时间已经晚上10点，店里没其他客人，朱家兄妹正在收拾店面准备打烊。

郭羽正要离开，朱慧如看见了他，跑过来招呼道：“你要吃面吗？”

“呃……你们关门的话就算了。”他微微侧过头，面对朱慧如，他总是害羞不敢直视。

“没关系，不差这么一会儿。”朱慧如很热情。

“嗯，那请给我来一碗馄饨面。”

朱福来进厨房烧面，朱慧如坐到了他面前，好奇地问道：“你今天怎么这么晚？好像经常挺晚的？”

郭羽感觉自己的脸有些红，他略低着头，像是面对老板的表情，老实地回答着：“公司有时候要加班，没办法。”

“你做什么工作的？”

“开发，唔，就是程序员，电脑里编程序写代码的。”

朱慧如拿出手机，把玩着道：“像手机里的游戏，就是用代码写出来的？”

“嗯，不过我不是做手机这块的，我做的是网页上的一些程序，就是你电脑上网时会用到的。”

“哇，好厉害，我就是以前不会读书，觉得读书好难，你肯定学了很多才这么厉害的。”

第一次有人夸自己“厉害”，郭羽笑着低下头。

两人聊了一阵，很快面做好了。朱慧如一直坐在他对面，他吃得很忐忑，似乎生怕大口吃，难看的吃相落入她的眼里。他感觉这一刻很温

馨，也许……也许她对自己也有好感？可是他始终不敢吐露自己的真实想法，因为现在的他，养活自己尚且紧凑，对于未来，他没有太多的想法。

这时，黄毛独自走到了他们店口，朝朱慧如道："喂，美女，弄个蛋炒饭，待会儿你送到河边公园那儿来。"

朱慧如看到这家伙，当即皱起眉头，表示出了厌恶："我们店关门了，今天不做了。"

黄毛瞪着眼指着郭羽："这不刚做了吗，怎么轮到我就不做了，什么意思啊？"

"今天饭没了，没法做蛋炒饭。"

"饭没了面也行，赶快送来。"

"面也没了。"朱慧如显然不想做他这单经常不付钱的生意。

黄毛怒道："你什么意思啊你！"

朱福来闻声连忙跛着脚从里屋跑出来，连声道："有的有的，您稍等，我去做。"

"哥！"朱慧如重重叫了声。

黄毛抛下一句："美女，我有事先走，等下你给我送到河边的公园来，一定要你送来。放心，不会少你钱，顺便把前几次的钱一起付了。"说着，他掏出一张一百块，放在桌上，又道，"多的零头下次吃面时算。"说完就走了。

朱慧如不情愿地站起身，拿过一百块，放进抽屉里，抱怨道："哥，这神经病烦死了！"

朱福来劝慰着："哎，没办法，做生意只能多忍着点。你要不愿送，等下我送过去吧。"

"算了算了，你腿脚—"朱慧如看着哥哥的瘸腿，道，"你还是留店里

整理一下吧，我送去好了。”

郭羽凝神了片刻，小心地低声问：“他为什么要你把外卖送到河边的公园那里？”

“谁知道搞什么鬼。”朱慧如嘀咕一声，想起前几次送外卖，这黄毛对自己动手动脚的，送到河边，万一他想……应该不至于吧，这流氓是本地人，不会这么大胆吧？还是以防万一的好，朱慧如系上腰包，然后走到抽屉那儿，为了不让哥哥担心，她偷偷地拿出一把水果刀，放进了腰包里。

很快，蛋炒饭做好，朱慧如熟练地打包好，拿着外卖往西面一条河旁的公园处走去。

郭羽心中担忧她一个女生送外卖到这么偏僻处给一个流氓，他不放心，可是他又能保护得了她吗？想了一阵，还是鼓起勇气，把面钱留在桌上，也往河边的公园快速走去。

12

面馆门前这条路往西走到底，七八百米左右的路程，是条景观河，河两边都是草地和人工种植的树木。那个所谓的公园其实只是社区架了一些铁质的健身器材，供市民锻炼。冬天来这里玩的人比较多，夏天的河边，蚊虫很多，尤其晚上更甚，所以很少有人来。此刻已夜深，这里更是寂无人声。

朱慧如独自提着外卖，走到公园处，看到黄毛正踩在扭腰器上左右晃着，她没好气地叫道："喂，外卖给你送来了。"她放下塑料袋就准备走。

黄毛叫道："别呀，美女。"他一手握着一听啤酒，一手拎着一个塑料袋走过来，"今天难得凉爽，咱们一起喝喝酒，聊聊天好不好？"

朱慧如懒得搭理他："我没空，要回去睡觉了。"

"别这么不给面子嘛，就聊一小时好啦，你看得出，我很喜欢你的。"黄毛腆着脸，一副油腔滑调的样子。

"我真的走了。"朱慧如皱眉抛下一句，她一点都不想跟这流氓纠缠。

"哎呀，你这么不给面子吗？"他走上来，拉着她手臂，"一起喝点酒，你看我买了一袋啤酒，就是想跟你多聊聊。"

"放开我！"朱慧如叫着，开始挣脱。

黄毛咯咯笑着，把她往里面的草地上拉。

朱慧如被他一路拖到河边，用力地拍打他的手："放开！放开！你这样我报警了！"

黄毛手被她拍得发痛，又加上酒精刺激，恼怒道："我跟你说了这么多遍，一起喝酒聊聊怎么了！你别这么拽我告诉你！你坐下！"

朱慧如用力扭动手臂，挣脱开，正要逃，黄毛抛下啤酒，两只手一起抓住她："今天老子非亲亲你不可！"说着，嘴巴就往她脸上凑。

"你放手！你放手！"朱慧如用尽全身力气挣扎，拉开腰包，掏出水果刀，顶到他胸前，"你再弄！你再弄我捅过来了！"

黄毛退后一步，浑身散发着酒气，冷笑地看着她："有性格，漂亮！"说着，又开始向前逼近，想要把刀夺过来。

朱慧如慢慢后退，和他保持距离，眼中充满惊恐："你……你再过来，我真不客气了。"

黄毛依旧嬉皮笑脸："你这样是想谋杀亲夫吗，哈哈，把刀给我吧，坐下来一起喝酒，哥哥会很疼你的。"

"别过来，你别过来。"

突然这时，黄毛猛地向前冲，朱慧如因为害怕而本能地闭上眼睛，拿着水果刀向前乱刺。下一秒，她感觉手上有一股热流，睁开眼，赫然看到黄毛的胸口和肚子上有三个血窟窿，其中胸口的那个血洞正一股股往外喷血，甚至溅了她一身。

朱慧如"啊"一声叫，慌忙推了黄毛一下，颤抖地往后逃几步，黄毛整个身体竟直直向后仰面躺下，只发出几声沉闷的呻吟。他倒下后，出现在朱慧如面前的，是郭羽瞪大的眼睛，他手里还举着一块石头，看到黄毛倒在血泊中，郭羽瞬时吓得面无人色。

"怎么……怎么会这样？"郭羽颤抖的眼神望着躺地扭动着的黄毛。

他做梦也没想到，他眼见朱慧如受辱，想冲上去帮忙，可他从小到大没打过架，他是个怯弱的人，他不敢跟黄毛对打，他鼓足了所有勇气，抛开了黄毛日后找他麻烦、报复打他的可怕想法，捡起一块石头从旁跳出来冲上去砸黄毛的头。

可这一砸，使得黄毛向前冲去，朱慧如以为黄毛要强行夺刀，本能地凭空乱刺，结果把黄毛扎出了三个血洞。

这一秒，空气中安静得能听见蚊子的叫声，两人都愣在原地，完全不知所措地看着面前发生的一切。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心中没有一点预期和准备。

他俩都想着快点摆脱黄毛，谁也没想到会酿成如此惨剧。

黄毛会死吗？即便不死，以后的日子他肯定会报复呀。而且，这……这要赔多少钱？

可就在两人瞪大眼睛，头脑一片空白之际，朱慧如瞥见了草地前此刻正站着一个人，她瞬间吓呆了。

那人在原地停留了片刻，随即朝他们笔直地走过来。

13

骆闻站在草地前停留了片刻，随即快步跑了上来，看到躺在地上满身是血、手脚尚在一阵阵抽搐着的小流氓，愣了几秒，转头对这对早已吓傻的男女厉声叫道：“你们都做了什么啊！”

朱慧如一言不发，脸色惨白，瞪大了眼睛。

郭羽抽动着嘴巴，颤声道：“快……快送医院。”

骆闻蹲下身，看了几眼小流氓，叹口气：“心脏破了，救不活了。”

“救不活了……”郭羽重复着这句话，看着小流氓手脚渐渐停止不动，忍不住眼泪直流下来。

骆闻看着他们两人低头哭泣，抿抿嘴，道：“你们还是快点报警自首吧。”

“报警自首……”郭羽愣了一下，随即站立不稳，一把跌倒，“是……是他先要来非礼她的，这个应该算正当防卫吧？这样……这样要坐牢吗？要……要赔多少钱？”他显得头脑混乱，彻底不知所措。

骆闻认真地看着他：“你想听真话吗？”

他痴呆地点点头。

“我看到尸体头上有破口，身上被扎了三刀，并且一刀扎破肋骨，刺入心脏。通常情况下，肋骨很坚硬，很不容易被刺穿。死者头上被砸，身上又刺了三刀，甚至刺破肋骨，有这样的正当防卫吗？恐怕连过失杀人都算不上了。”

郭羽痛苦地叫道：“可是……可是事实就是这样啊，就是他先非礼她的，这怎么不是正当防卫啊！”

骆闻无情地摇摇头：“警察是看证据的，在尸体的直接证据面前，是否会采信你的单方面口供，不好说。”

“这！”郭羽感觉想呕吐，他紧紧闭上了嘴，感觉整个世界一片灰暗。他想起他微薄的收入，他想起他在农村的父母，他想起他那个残疾在家、需要人照顾的妹妹。他感觉人生突然失去了颜色。

骆闻看着两人，暗自叹息一声，撇着嘴摇摇头。

突然这时，郭羽睁亮眼睛，望着骆闻，道：“人是我杀的，我看到他要非礼她，就跑去砸了他的头，又捅了他几刀，不关她的事！”

这句话说完，骆闻大吃一惊，因为他看到此刻刀还在朱慧如手里，朱慧如手上和衣服上都是血，而郭羽身上手上没有半点血。他要替她扛罪吗？

朱慧如同为惊讶地看着郭羽：“你……你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说？”

“没……没为什么，就是我干的，不关你的事，你要好好生活。”他慌张地低着头，手里摸出手机，“我……我现在就报警，我……我现在就自首。”

“不不，这根本不是这样的！人明明是我杀的，不是你杀的！”朱慧如连忙叫道，同时，脸上更是泪如雨下。

“小伙子，等一下，”骆闻冷静地叫住他，“你说人是你杀的，刀为什么在她那儿，她身上为什么都是血，而你身上没有？”

“这……”郭羽一下子愣住，反应过来，即便自己这么说，警察也不会相信的。

这时，朱慧如突然停下哭泣，缓缓道：“人是我杀的，大叔也看见了，可以作证，刀在我手里，我身上全是血，不关你的事，你走吧。”

骆闻再次大吃一惊，尽管他刚刚并没有看见他们杀人的那一刻，不过以他的专业眼光看得出，小流氓被杀与两个人都有关系，并不是某一个人单方面杀的。

他看向两人：“你们都想包庇对方？”

两人都闭嘴没回答。

“你们是男女朋友关系？”

郭羽微红着脸，摇摇头：“不是。”朱慧如也同样予以否认。

骆闻看着郭羽：“那么，你很喜欢她？”

郭羽一愣，随即低下头，然后，极缓慢地点了一下头。

朱慧如惊讶地看着他：“你喜欢我？为什么你没告诉过我？”

“我……”郭羽说不出话。

“我明白了。”骆闻叹口气，“人是你们两人一起杀的，尽管是场意外，对吗？但我实话实说，这样的现场不可能让警察认为是正当防卫，不过早点报警自首，把当时的情况向警方说清楚，也许可以被判过失杀人，或许……应该会减免一些刑责。我需要提醒你们，不要想着替对方揽罪，那纯属徒劳，而且如果那样一来，即使你们之后再把当时情况说出来，警方也会怀疑真实性的。”说完，他转过身，迈着沉重的脚步离开，他不想多惹事。

走出几步后，他听到郭羽低声痛苦地念叨着：“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是这样！”他回头，看到两人呆坐在原地，眼中充满了绝望，他唏嘘了一下，又继续向前走，再走出几步后，回头看，两人依旧如此，他又咬咬牙，再向前走出几步回头看，两人还是如此，他的心突然重重收缩了一下。

两个年轻人的人生轨迹，就因这个晚上的一场意外，就因一个小流氓的惹是生非，而彻底改写了吗？

即便轻判，关个七八年，可是他们这年纪，这个最珍贵的青春，就因此蹉跎，出来后的日子，该如何度过呢？

他心中突然有一种莫名的冲动，纠结了几下后，终于这一次，冲动战胜了理智，他骤然转过身，快步走到两个人面前，停顿了一下，还是开口道：“如果，如果还有其他的挽回办法，你们想尝试吗？”

说完这句，骆闻自己心中也咯噔了一下。

曾经省厅刑侦专家组成员，宁市公安局的刑技处长，四十多岁就荣获公安部物鉴学科研进步一等奖的天才，法医和物鉴两项业务的双料全能专家，这一次，决定用自己的能力，改写两个年轻人无助的命运，他准备制造一场无证之罪，一个永远破不了的案。

14

“什么挽救办法？”郭羽急迫地问。

“嗯，”骆闻犹豫了一下，还是说出口，“比如，对现场处理一下，来证明这个人的死和你们俩没有关系，你们可以继续过你们的生活。”

“这个……真的可以吗？”一瞬间，郭羽心中害怕、犹豫、茫然、憧憬，各种情绪交织在了一起。他想到在农村的父母还有残疾的妹妹，如果他入狱，家中不但没有了主要收入来源，以后出狱后，他也完全无法胜任程序员的工作，到时还能怎么赚钱？回家种田吗？更何况，他看新闻知道，出了这种事，民事赔偿对他来说恐怕也是个天文数字，一辈子都看不到头的天文数字。如果……如果真的可以不用承担责任……他真希望这几分钟的时光可以倒流一遍。

朱慧如睁大了眼睛：“您是说，我们逃走躲起来？”

骆闻摇摇头：“不是逃走，而是把现场与你们有关的一切因素处理一下，而知道你们杀人的，只有你们俩和我，如果三个人都不说，警察就查不出来了。”

郭羽还在权衡着，不置可否：“如果最后警察还是查出来，那我们本来是过失杀人，不就变成故意杀人了？到时再也说不清了。”

骆闻点头道：“没错，确实是这样。但警察最后查出是你们杀人的唯一可能就是，你们俩自己告诉警察了。”他看了眼两人，两人都全神贯注地看着他，他继续道，“只要你们俩坚决保密，那么这个案子警察将永远查不出。”

郭羽吞吐道：“你……你为什么这么肯定？”

骆闻很认真地道：“因为我曾是一名法医，我对警察怎么查案一清二楚，我有能力改变案发现场。”

郭羽和朱慧如面面相觑，两人都拿不定主意。郭羽心中想着如果自首，至少要做七八年牢，还有对他而言天文数字般的民事赔偿，这辈子

看不到生活的希望了，再糟糕还能怎样？不如一试？可是他心里又有个疑问，这个陌生的中年大叔仅和自己说过几句话而已，为什么要帮我们。便问：“你为什么要帮我们？”

骆闻平静地笑了下，道：“我觉得你们不该遭受这种磨难。”他又看了眼朱慧如，“谢谢你送的小狗。”

郭羽还在犹豫不决，朱慧如突然抬头道：“请告诉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

骆闻严肃地道：“在你们下决定之前，我请你们最后再考虑清楚一个问题。如果未来警察找到你们，你们敢不敢对着警察撒谎？”

“对警察撒谎？”郭羽结巴地重复他的话，他从没接触过警察，在他的概念里，警察是天神般英明的存在，对警察撒谎都会被识破的。

朱慧如却毫不犹豫地直接问：“怎么撒谎？”

骆闻道：“怎么撒谎是技术层面的考虑，我自有安排。关键问题是你们敢不敢撒谎。如果不敢，或者觉得自己到时一定会怯场，请忘掉我们刚才的对话，去自首吧。因为我并不想做一场无用功，否则唯一的结果是，你们俩判得更重，我也会被拖累进去。我们三个，都会被判刑。”

两人都沉默了片刻，朱慧如坚定地看着骆闻，道：“我敢！”她瞧向了郭羽。

郭羽咬咬牙，道：“我也敢。”

“决定了？”

“决定了。”两人异口同声地回答。倘若现在自首，这辈子的人生已经毁了。如果冒险一试，说不定会有转机。再糟糕也无非是多坐几年牢的问题。人生只能活一次，年纪轻轻就将未来的大门全部关上，那么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可言？两个年轻人都不想自己的人生因此而突然画上句号。

“好！”骆闻看了眼手表，“我们的对话已经浪费了四分钟，幸好这四

分钟里没行人走进这里。接下来马上动手，我需要你们完全听我的指挥。”

15

骆闻问清了两人名字，从挎包里拿出一副黑色的胶皮手套，套在自己手上，随后道：“我把尸体拖到旁边的树丛里，避免尸体过早被人发现。”

郭羽忙问：“我帮你一起抬吧？”

“不，一起抬就会出问题了。”他解释道，“因为现在尸体死的位置，地上流了很多血，案发地点是无法改变的，如果两人一起抬到树丛里，从案发点到树丛，没有拖行痕迹，警察会发现是两个人一起抬的尸体，有理由判断此案有同伙。而我一个人拖过去，故意留下明显的拖尸体痕迹，就能避开这一点。”

郭羽和朱慧如连连点头，此刻郭羽心里才逐渐相信这人比他们“专业”。

骆闻又道：“郭羽，你找块石头，把地上有血的草地先翻过来，不要让人一眼就看到这里流了很多血。”

“这是为什么？警察最后还是会发现这里的血的吧？”郭羽不解。

“你们知道太多细节的话，在将来面对警方问询时，可能吐露出你们不该知道的信息，所以我不打算告诉你们。”

朱慧如道：“那我做什么？”

骆闻道：“你手上有不少血，不要碰任何东西，你先到河边洗干净。”

“我身上的衣服怎么办？”朱慧如的紫色小衬衣上，也有不少血，尽管晚上看不太出，但近看会很清楚。

“不急，等下我自有办法。快，你们两人必须争取时间。”

骆闻刚准备把尸体拖起来，朝树丛方向拉，郭羽关切地道：“您……

这样直接走进去，会留下您的脚印的吧？”

骆闻边拖边回答：“你不用管，我有额外的处理办法。”

时间争分夺秒进行着，骆闻还在树丛里检查尸体，朱慧如洗完手跑了过来，道：“我手洗好了。”

骆闻从尸体口袋中找出一只手机，低头专注地看着，嘴里道：“我记得外边的草地上有盒外卖，是你送来的吧，你去把外卖拿过来，还有这家伙的一袋啤酒和地上的一个空啤酒罐。你走到草地外围时小心点，如果外面路上有人经过，就先不要过去，等人走了再过去拿。”

朱慧如连忙按吩咐照做。她拿了那袋没动过的外卖后，又捡起一袋啤酒，把地上的那个空啤酒罐扔进袋子里，拿着跑过来，结果因树丛距路边太远，路灯根本照不到，几乎完全漆黑，朱慧如又因太过紧张，快到骆闻跟前时，脚上绊了一跤，摔倒了。那袋啤酒全部滚了出来，朱慧如连忙伸手捡。

骆闻道：“不要捡。”

朱慧如立即停下来，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她的手已经碰过了好几个啤酒罐。

骆闻道：“也没关系。你碰过啤酒罐，会留指纹，等下我会抹干净的，不必担心。”

“我记不清摸过哪几个了。”

“我会把每个都处理的。”

可是有一个啤酒罐滚到了一棵树后面。

这时，郭羽道：“我处理好了。”

骆闻停下看手机，站起身，快步走出树丛，看了一下地面，基本差不多，道：“那把水果刀交给我处理。”

朱慧如把刀交给了他。

骆闻又道：“从刚刚意外发生到现在，大概十分钟了，你们的时间很紧张，必须抓紧，一些该让你们知道的信息暂时不解释了。你们来这里是走哪条路，面馆门前的这条路？”

“对。”两人都点点头。

“这段路就中间的一个十字路口有个监控，我不清楚监控的具体视线范围，但要做好最坏打算，监控把你们过来的情景拍下来了。你们回去如果绕监控避开了，反而会显得可疑，还是如正常的路线回去为好。朱慧如衣服上有血，尽管晚上远看看不出，但仍需防路过的人注意到。所以郭羽你背朱慧如回去，这样她胸口上的血就看不到了。你背她的理由是她的腿受伤了，为防警察调查，必须假戏真做。朱慧如，现在我需要把你腿弄伤，请你准备好。”

“啊，一定要这样吗？”郭羽脸上露出了痛惜的神情。

反而是朱慧如微微皱了下眉后，马上点点头坚强道：“没关系，我忍着。”

“好，得罪了。”骆闻很果断地捡起地上一块石片，直接朝她膝盖上重重刮了过去。瞬时，一层皮刮破，血快速渗了出来。接着，他又拿起块石头狠狠地在朱慧如脚腕处敲击了一下。朱慧如闷哼了一声，不过坚强地忍住了痛。

骆闻把割破皮的石片交给郭羽，道：“你们走到草地外围时，寻个容易摔跤的坡地，把石头放坡地上，不管谁问，都说是在那个地方摔的。现在，郭羽你背起朱慧如，按原路走回去。对了，朱慧如，到家时你要避开你哥，先去换好衣服，不要让你哥知道这件事。一方面他会担心，一方面多一个人知道多一分危险。有办法做到吗？”

朱慧如道：“可以，我先给我哥打个电话，说我摔了一跤，先不去店里，直接回家换衣服。”

“嗯，那样最好。到家后，郭羽你去小区侧门的那家24小时便利店，给她买点基本的药品包扎下，记住，一定要去那家便利店，最好多说几句话，让营业员对你印象深刻。”

郭羽忐忑道："这样……这样就完了？"

"当然没有，我这里还需要再处理，你们先回去。你们俩都住小区里的吧？"

"对。"两人异口同声回答。

骆闻道："你们各自住几幢几单元告诉我，今晚2点整，我会开车来接你们去我家，告诉你们如何应付接下来的调查。你们下楼不要惊动任何人，可以吗？"

两人都把住址留给了骆闻，心中虽然还有不少的疑虑，但看到这位中年大叔让人充满信赖的眼神和眉宇间隐隐的一份自信，他们也安心了不少。

但愿这一切能如大叔说的那样吧。

两人走后，骆闻抿了抿嘴，对于现场的处理，他有十足的把握，唯独担心两人太嫩，在接下去面对警察的调查中，会露出马脚。那样一来，连他自己都会牵涉进去。自己的那个做了多年的计划也会面临破产。

帮助这对无关的陌生男女，是否太多事了？

骆闻心中也感觉一阵莫名和怅然，也许是觉得他们的遭遇其实是自己的错？也许是因为自己犯罪太多，所以想做件好事吧？可是这件所谓的"好事"，也是一种犯罪。

算了，反正帮都帮了，那就帮到底吧，给他们换一个崭新的未来。

16

晚上2点，骆闻开着他的奥迪越野车，依次载了郭羽和朱慧如，离开他们的小区，绕开监控，开往自己所住的小区。

“这奥迪Q7，要一百多万吧？”郭羽坐上车后，左顾右盼。

“嗯。”骆闻应了声。

“这……这是你的车？”郭羽很惊讶这个帮助他们的中年大叔居然这么有钱。

“嗯。”

“真有钱。”郭羽显得有些自卑地低下头。

骆闻苦笑一下，没说什么。

他向来是个对物质利益看得很淡的人，不在乎开什么车，住什么房子。以前他还是个法医时，由于他有高级技术职称，属于技术性人才，收入远比普通警察高得多，还有公安部和省厅的特殊津贴，可他生活一直都平平淡淡，从来不去想怎么花钱。按他的级别，单位可以给他配辆高级车，他谢绝了，因为他不会开车。单位领导甚至说给他单独配个司机，他也谢绝了，因为他不想招摇。直到三年前辞职后，他才特地去学了车，又买了这辆车。

很快，车子开进了一个当地有名的高档小区，在地下车库停好车后，骆闻道：“下车后，你们跟着我走，必须跟在我身后。因为地下车库里有几个监控，我知道监控位置，带你们走会绕开监控。待会儿我坐电梯，你们不要坐电梯，我家在七楼，你们俩从楼梯走上来。同样，电梯里也有监控，为的是不能让监控拍到你们。尽管警方最后查到这里的监控的可能性极小，但如果出现万一的可能，查到我们三人半夜在一起会无法解释。所以，谨慎起见，还是多费些功夫吧。”

“您为什么对哪里有监控都一清二楚？”郭羽问道，他想起之前骆闻说面馆门口那条路上，只有十字路口有唯一一个监控，叮嘱他一定要背

着朱慧如走过去。

骆闻敷衍地笑了下："大概职业病吧。"

郭羽和朱慧如渐渐愈发感觉面前是个深不可测的人，他想到的事，他们根本想都没想过，便不再有疑惑，完全按照骆闻的指示做。

郭羽和朱慧如从楼梯走到了七楼，坐电梯上来的骆闻已经打开了门，伸手示意请两人进去。

房子很大，显然要花不少钱，不过装修简单得几乎可以用寒碜来形容。地上铺着常见的廉价白色大瓷砖，墙面是最简单的白色涂料粉刷的，没有贴过墙纸，连通常的背景墙、张贴画都没挂，网线、电视线随意铺在地上，沙发等家具也都是很普通的布艺材料，窗帘用的是办公室里常见的单调的遮光帘，卧室的门敞开着，里面只有一张床和两个床头柜，连个电视机也不放，床上只有一条被子，客厅里倒有台电视机和电脑。

郭羽看了一圈，好奇道："这房子您刚买的吗？"

"也不算吧，买了好几年了。"

"那……那怎么不装修一下？"

骆闻尴尬道："这不是装修过了吗？"

"这个……"两个人都有点无语，这装修和他们出租房的差不多，甚至比出租房的还差。

骆闻挠挠头笑道："我不太懂这些，反正我一个人住，能住就行了。"

朱慧如打量着房子，她很快注意到了墙上的唯一一件装饰物，是个很简单的相框，里面塞着一张小照片，照片上是一家三口的合影，里面的男人是这大叔年轻十岁的模样。朱慧如示意照片道："这……这是您太太和女儿吧，她们怎么不在家？"

她刚问完又觉后悔，她看到卧室床上只有一条被，其他房间都空着，就说明他太太和孩子并不在这房子里住。也许是离婚了吧，这样问难免有探听他人隐私的嫌疑。

听到谈及妻女，骆闻目光黯淡了一下，道："我老婆和女儿多年前失踪了，到现在也没找到。"他背过身，吸了口气，随即又道："不聊这些了，我给你们倒杯水，等下还有重要事情要说。"

他走进厨房，随即传来他惊慌失措的声音："哎呀！"郭羽和朱慧如都大惊，忙一起跑过去看。

骆闻一脸苦涩地望着地面："这……这小狗，怎么又到处乱拉？"

那条小土狗，此刻正缩在一角，紧张地望着三个人，地上到处是东一摊、西一块的大小便。

骆闻不知所措地站在一旁，似乎他只会处理犯罪现场，对动物的"犯罪现场"，他压根束手无策。

郭羽和朱慧如都笑了起来，朱慧如马上找来纸巾，帮着打扫，郭羽则说了小狗崽的脾性以及如何训练定点大小便的问题。骆闻连声谢谢，在两人的帮助下处理完毕后，才算恢复了平日里的骆闻，引两人到客厅坐下后，开始了今晚的主题。

17

骆闻先看向朱慧如道："那把水果刀哪来的？"

"店……店里的。"思绪回到今晚的事后，朱慧如难免再次惶恐不安。

骆闻很平静地道："我看这把刀好像挺新的，什么时候在哪里买的知道吗？"

朱慧如回忆了下，道："大概一个月前，我哥在店对面的小超市买的。"

"一共买了几把？"

"就这一把，买来削水果的，没用过几次。"

"这把刀通常放在外面，还是放在抽屉里？"

"抽屉里。"

"你哥平时用这把刀吗？"

"没怎么用过。"

"今晚你带刀他知道吗？"

"他应该没看到。"

"那他知道这把刀放在抽屉里吗？"

"知道，不过我想他不太注意这些小事的。"

"哦。"骆闻点了点头，便不再问水果刀的事，接着，他又让两人把今晚事情的前后经过详细说了一遍，思索片刻，道："那时小流氓是一个人来到店里，叫你送一份外卖到河边？"

"是的。"朱慧如点点头。

“情况似乎比我预期的要更好些，照此情况来看，知道小流氓要你送外卖这件事的人，除了我们三个，还有一个你哥，”他抿抿嘴，继续道，“不过不能抱以侥幸。郭羽，你说之前你看到他和另几个人一起在吃夜宵？”

“对。”

“那么也有可能，实际上他和几个朋友吃夜宵时，曾说过待会儿要来找你。这样情况的话，如果警察问起，你说昨晚没见过这人，就很容易引起怀疑并揭穿了。所以，如果警察问起，你完全一五一十地照实说。”

“完全照实说？”朱慧如微微张着嘴。

“对，如果警察将来调查到你们两人，所有的事全部照实说，唯一要撒谎的，仅仅是杀人这个片段。郭羽，你喜欢她吧？”骆闻看向郭羽。

郭羽红着脸，低下头，一言不发。今晚之前，他从来没有向朱慧如表示过半分好感，现在这大叔却这么直白地问。

骆闻笑了下，道：“对，就是这个状态，警察如果问了，你也最好是这个状态，心里喜欢，却害羞，说不出口。”

朱慧如忍不住笑了起来。

骆闻很认真地道：“如果你直接承认，就不符合你的性格了，有经验的警察会通过调查你的周围人，了解你的性格习惯，你表现不正常，就会引起怀疑。所以，你们两人，所有的说话，包括撒谎的话，都要保持平时的状态，不要故意添油加醋。”

两人都点点头。

骆闻继续道：“我先把整件事的基本经过讲一遍，稍后我会把每一处的细节，包括警方可能问到的所有问题全部告诉你们，教你们该如何回答，不光是内容，还有回答时的语气。这些都很重要，虽然很烦琐，但是必需的。我看得出你们两个都是脑子灵活的人，脑子很死的那种人，教一千遍一万遍也不会明白的。”

两人都笑了起来。朱慧如想着他哥应该算是大叔口中的永远教不会的那种人吧。

骆闻道：“晚上10点多，那个小流氓到你们面馆，要你送一份外卖到河边。你虽不情愿，但为了不惹麻烦，还是去了。此时在吃面的郭羽，由于他心里偷偷喜欢你，听到了小流氓的话，担心你出意外，所以在你走后，他想了一阵，决定跟过去看看。你把外卖送到河边后，小流氓想非礼你，你挣扎逃脱，结果摔了一跤，此时郭羽路过，小流氓看到有人来了，就逃回河边去了。你的腿摔破了一层皮，并且扭到筋了，很痛，试了很久，发现根本没法走路，郭羽只好把你背回去，后来又去便利店买了药水和纱布。整件事就是这样。”

“这样就好了？”郭羽显得有些不可思议。

“这只是基本上的大致情况。具体细节和各种可能问题的应答，我稍后再教你们，”骆闻拍了下头，道，“对了，差点忘了一件事。”

他戴上一副胶皮手套，返身拉开单肩包，从里面拿出两叠半的百元大钞，又拿出两双崭新的胶皮手套，看了眼完全不解的郭羽和朱慧如，道：“这里一共是两万五千元，你们两人帮忙，戴上手套，把每张钱折成一个桃心。我不会折纸，我想你们应该会。这是很重要的一环，你们不需要知道为什么，只需照做就行。戴上手套是为了钱上不留你们的指纹，一张人民币上有很多人的指纹，但为了最大限度地不留瑕疵，一个指纹不留才最安全。”

他们俩面面相觑，根本不明白骆闻的用意。

骆闻解释道：“这是有关犯罪现场的处理，不过我并不打算告诉你们原因。如果你们知道了太多的细节，当面对警察问询时，透露出你们不该知道的信息，那样将非常危险。你们两人只需要知道我告诉你们的这段撒谎的话，以及与之有关的各种问题的回答，你们不要试图去探听案情。尤其明天尸体被人发现后，附近一定有许多人在谈。你们只需记着街头巷尾议论中的故事版本，而不要去想着真相。”

他进一步解释道：“大凡任何一起命案，警方要查出真相，无外乎三

要素，人证、物证、口供。所谓的完美犯罪，通常情况下属于零人证、零物证、零嫌疑人的口供。今晚的事，人证，只有我，只要我不说，就没有第二个人证。物证，我已经完全消灭了，只剩把钱折成桃心一项。所以，最大的风险还是在于口供。”

“倘若将来某一天，警察亲自向你们两人进行问询，有经验的警察会各种套话，把你们两人各自说的话汇总起来，看看是否有矛盾的地方。有同伙的共同犯罪中，通常情况下，伪造的串供很容易被警察发现。”

郭羽和朱慧如都脸色一变，充满了紧张。

骆闻笑了笑，道：“我们稍加反向思考一下，为什么伪造的串供很容易被警察发现，把原因堵上，不就可以了吗？一种情况下，你们两人各自的口供合并到一处，有逻辑漏洞，比如两人回忆出来的事情发生的先后时间、顺序不一样。这点我给你们的口供不存在这个问题，只要你们事发前的经过完全按照实际情况描述，事发阶段的口供完全按我提供给你们的，不要自己添油加醋，也不要自己发挥任何想象，记住，不要有任何的添加想象，所有的想象都是多余的，只会带来麻烦。不知道就回答不知道，和你所知情况不同的时候，不要试图替警察思考。警察问一条，你答一条，千万不要警察问一条，你答上三条，话多了很危险。第二种，警方通常会说同伙已经招了，此时，心理素质不好的犯罪者，往往就会心理瓦解，在警方的一番‘早点交代可以从宽处理’的开导下，很快露出了马脚。我之所以选择帮助你们两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你们两人都有为对方替罪的心。不像其他共同犯罪者，当警方欺骗一人说对方已经招了，并且说对了几处犯罪细节后，他就心理崩溃，相互拆台交代了。记住，你们两人既然都想保护对方，那么无论警方怎么问，你们都不能坦白。即使他说对方已经交代，甚至很多犯罪细节也说对了，你们依旧不要相信。你们要相信彼此，对方一定会坚决不说的，你只有不说才能保护对方。否则，一个人交代，我们三个都完蛋。”

骆闻极其郑重地看着他们，他们两人也认真地点点头。骆闻知道，这一环，是最危险的一环。只要这一环过去了，两人都将平安无事。

郭羽问道：“警察什么时候会找到我们？”

骆闻笑了笑，道：“也许会找，也许不会找，也许即便找到你们，也是当成普通周边群众了解一下有没有线索，而不会把你们当成嫌疑人。”

“如果……如果其他人知道我给那个流氓送了外卖，警察……会不会很严重怀疑我？”朱慧如有点忐忑不安。

骆闻道：“一开始有可能会，但很快就会放弃——如果他们是合格的警察的话。”

“为什么？”朱慧如很好奇。

骆闻神秘地笑了笑：“如果他们业务素质够专业，会发现你们俩有不在场证明的，以及你们根本没有足够的犯罪时间。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们根本不会把你们当成嫌疑人。”

“什么！”两人都睁大了眼睛。两人明明去了现场，而且骆闻说他们俩被监控拍进去了，怎么还会有不在场证明？

Part 4　天才设计的不在场证明

18

早上9点，河边公园外的人行道上，站了不少围观群众。

区公安分局刑侦二中队的队长林奇带人穿过警戒线，一到现场，他就对先来的手下吼了起来：“搞什么！你们怎么保护现场的啊！”

整片草地上，到处是烟头，还有各种各样的脚印，甚至石头都被翻起来了，还有不少旁边树上折断的枝条。

侦查员小宋无奈道：“我们来的时候就这样啦，各种乱七八糟的人都跑进来了，连乞丐都来了走了好几拨，地上踩得一团糟，脚印根本没办法提取。”

“该不会这帮白痴的老百姓连尸体都动过了吧？”

小宋道：“那倒没有，我问了现场的目击者，尸体这块区域只有两个人走进去了，看到有具尸体连忙跑出来报警了，其他人没进去过。这些人他们都是来捡钱的。”

“捡钱的？”林奇茫然不解地瞪着眼睛。

小宋摊手道：“是啊，最开始是早上4点40分，清洁工在附近扫地，地上捡到了一个用一百块折起来的桃心，后来又接连捡到好几个，再后来发现这片草地上散落着很多用一百块折起来的桃心，还有一些硬币、五块十块的散钱，周围早锻炼的、上班的、路过的人全都跑过来捡，有些钱是扔在树上，还有的是塞在石头下面的，所以这片草地都快被他们翻个遍了。再后来有两个走到树林里的人弄开地上的落叶时，发现了下面盖着的尸体，连忙吓得跑出来报警了。”

“尸体是这样被发现的？”林奇有些瞠目结舌，他早上刚上班去单位，中途接到电话，直接赶现场来了，对发现尸体的细节并不清楚。

“是啊，地上这么多散落的钱也许和案子有关系。钱全部折成桃心，或许是求爱表达用的，也许是这男的出轨了，女方杀了他，把当初的定情信物当场抛掉了。”小宋充分发挥了言情剧的想象力，把现场的线

索“完美”地串联在一起。

如果骆闻听到这话，想必也会很吃惊，他压根没想过这套剧情，之所以要把钱折成桃心，散落在四周，是想让路人找得吃力些，人一多，乱翻乱走，就把现场彻底破坏了。如果直接是整张的百元大钞，不经折叠，说不定第一个见到的清洁工很快就把所有钱都找到捡走了，现场也只多了清洁工一人的脚印，破坏很不彻底。那样，这两万五千块就真打水漂了。为了保险起见，他不但把一些钱扔树上，塞草丛石头里，还扔了些他的散钱，这样一来，想把所有钱都捡完，就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了。并且地上有白捡的钞票，没有什么事能比这更能让早起的路人、早锻炼的大妈大爷疯狂了，一人捡钱，马上就会引来一大波人。

郭羽和朱慧如做梦都想不到，骆闻竟然会用两万五千块的真金白银为他们两个陌生人伪造现场。

林奇瞪了他一眼，小宋是个新警察，没接触过几次大案，想法莫名其妙也不足为奇。他冷哼了声，领着法医到了树林前。法医拿出专业设备，对地上附近的各种信息做了拍照，确认了一遍，没有遗漏信息，两人一起走了进去。

尸体旁有两名警员在看护，现在是夏季，只过了一夜，尸体已经发出一阵难闻的恶臭。当然，林奇这些老刑警对此早有了免疫力，司空见惯了。可是走到尸体旁，林奇仍然忍不住打了个寒战：“好凶狠，这得多大的仇啊！”

尸体的无袖衫被割破，扔在了一旁，凶手心脏处有个破口，大量血渍在周边凝固，腹部还有两个刺口，能隐约看得见肠子。可这还远远不够，尸体整个腹部、胸口，以及两条手臂上，是用利刃割出的一圈圈血条，所有血条的间距几乎相等，很匀称。远看仿佛尸体穿了一件条纹状的衣服。

法医看了眼林奇，哈了下嘴，似乎有些幸灾乐祸的样子：“林队，今天你摊上大案咯。”

林奇皱皱眉，表情颇有几分无奈。如果单纯是发现了一具尸体，那

是普通的凶杀案。而现在尸体上一圈圈的血条，很明显，是凶手杀人后，费了好大劲慢慢在尸体身上割出来的，这是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的恐怖凶杀案，容易引发人民群众的恐慌心理，案件性质恶劣得多，也意味着破案压力大得多。

法医接着检查，一边道："死亡时间是昨晚，具体时间要解剖比较靠谱，现在气温太高了，光看不太好判断。嗯……死者手机钱包都在呀，呵呵，林队，是仇杀，钱包里有死者信息，待会儿你让手下去查吧。"

法医又抬起死者的手臂检查，啧啧嘴道："怎么指甲里全是泥？……唔，现在全身检查过了，身上这些血条嘛，刻得很均匀，显然是人死了才刻的，从血迹看，是死后不久就开始刻的，如果死后的时间隔得长了，血液凝固，刻出的血条不是这样的。致命伤是心脏这块，看着像匕首刺的，回去解剖了整理出凶器的横截面图像。肚子上的两刀都不致命。此外死者后脑有被钝器敲打过的痕迹，具体现场能还原到什么程度，我还要等下再查看周围的信息。不过不太乐观哦，你看现场都被破坏成这样了。"

林奇无奈地撇撇嘴："反正你看着办呗。"这时，他注意到尸体旁的几个啤酒罐，道："老古，你看看这地上的易拉罐。"

这位姓古的法医脱掉粘血渍的手套，重新换了一双，捡起地上的一个易拉罐，放避光处用专门的放大镜检查了一遍，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怎么？"林奇发现了他眼神中的不对劲。

古法医郑重地抬起头，看着他，道："林队，这案子可能比我刚想的还要复杂。本来我以为是普通的凶杀案，凶手和死者结了很大仇，所以不但杀人，还要割尸体，那样的话，即便我这边工作帮助不大，你手下通过死者的人际关系网，相信也能很快发现嫌犯。但这个易拉罐却……却被明显擦过了，没有半个指纹。"

林奇不以为意道："现在的凶手刑侦节目看得多了，犯罪分子都知道不留指纹，像现在的小偷，撬门时手上还包块毛巾……"他话说到一半，停住了，愣了一下，随即道："这不是凶杀案，是谋杀案！如果嫌犯通过

人际关系网就能找出来，他压根没必要去清理指纹。结合刚刚，刚刚地上都是钱……如果这钱是凶手留下的，而他的目的根本是让无关的路人踩进现场，破坏现场，那么……”他倒抽一口冷气。

“地上撒钱故意引无关的人进来破坏现场的凶手你见过吗？”古法医很严肃地问。

林奇瞪着眼缓缓摇头：“没有，从来没有。从来没凶手会这样想，会这样做。”

古法医吸口气，点点头，道：“但愿我们把凶手想得太高端了吧，应该不至于这么聪明。”

林奇也是点头安慰自己，因为从警十多年接触过大大小小几十起命案，基本上的凶手都是些文化程度比较低的人，尽管也有些看电视学杀人手法的，但电视里那一套在警方眼里压根弱智得很。

随后，古法医和其他工作人员把现场一个个易拉罐装进物证袋里，他以为装完时，手下一人道：“古老师，那里还有个。”

古法医这才注意到树丛一棵和易拉罐同样粗的树干后，还躺着一个罐子。他趴着伸手探进去摸出易拉罐，本以为和其他罐子一样，上面没有指纹，随便看了眼，却叫了出来：“这个有指纹！”

19

傍晚，林奇坐在办公室里，两名侦查员提着工具箱走进来，一人道："林队，我们在附近走访了一遍，死者大致情况弄清楚了。死者叫徐添丁，是旁边一个农民房小区的拆迁户，他妈听到消息昏过去了，给他爸做了基本的笔录，另外通过他的亲友和附近居民了解到，这家伙是个有名的混混，绰号小太保，从初中开始到现在，派出所不知进了多少次了。过去他常去旁边学校收学生保护费，这几年打击严了，据说偷偷收，更多时候在附近瞎混，打架斗殴是家常便饭。他在外结交了很多小混混，和他关系最好的是个从小玩到大的小流氓，叫张兵。据张兵说，昨晚他们俩以及另三个小流氓一起吃了夜宵，吃完后大约10点，他说他再去旁边逛逛，就一个人走了。后经案发地附近的一家小超市了解到，徐添丁在10点多的时间来买了六听啤酒，就是案发地留下的那些。其中一听他喝了大部分，还有五听他没动过。"

林奇思索片刻，道："他一个人买这么多酒干吗？找人一起喝？"

侦查员摇头道："不清楚，问了昨天几个同伙，均说他没提起过喝酒原因，在小超市买酒时，他也没说。"

林奇皱眉道："从现场迹象看，凶手对死者有极大的仇恨，肯定是仇杀。他的人际关系中，结仇的情况怎么样？"

侦查员笑道："和他结仇的，整条街都是。附近居民都表示这家伙就是个人渣，像旁边开店的多是外地人，他常常赊账不付钱，外地人做点小生意不愿惹地头蛇，再说欠的钱不是很多，所以也都忍着。此外，他行为不端，有时外地打工妹走过，他也要去戏弄一下。打架更是家常便饭，昨晚就因为一个女人差点跟人打了一架。"

"昨天晚上？"

"对。"侦查员将昨天徐添丁调戏那名美女，又揍她男朋友的事说了一遍。

林奇冷笑一声，显得几分无奈道："结仇这么多，仇杀这块人际调查

的可疑对象估计得列好几页了。”

“好几页也未必列得完，能知道的都是他和其他混混一起干坏事惹的人，谁知道他一个人走在外面时还欺负过谁呢。”

“好吧，”林奇想了想，道，“明天你们再继续走访周边群众，看看有哪些可疑程度高些的嫌疑人，昨天被打的那对男女重点查一下。另外，旁边有监控吗？”

“河边这条路上没有，离此过去半条街的十字路口上有一个。”

“行，那把监控调过来看看。嗯，我先去找古法医问问情况。”林奇转到法医实验室，古法医正在吃面条，旁边垃圾桶里还扔着带血的手套。林奇咽了下唾沫，道：“老古，查怎么样了？”

古法医拍拍手站起来，笑着揶揄道：“徐添丁胃里有不少东西，有没有兴趣看看？”

林奇咳嗽一声，他和古法医认识好多年了，最受不了他的这种幽默，皱眉道：“免了，我刚吃了饭，可没你这么好胃口，你直接说吧。”他看了眼面条，又看到垃圾桶里的血手套，连忙转过身去。他心理素质也不算差，毕竟当刑警这么多年，尸体见得多了，只不过他从来没有在尸体旁吃饭的经历，也不想有。

古法医哈哈一笑，接着道：“这家伙可真能吃，别看这么瘦，十足一个大胃王。他肚子里除了没消化掉的烤肉外，还有很多啤酒，另外，还有不少蛋炒饭。不过蛋炒饭只有部分在胃里，另有部分还在他的食道上，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呕吐，没吐出来。吐的原因也有两种，一种是他酒喝多了吐，一种是他被凶手袭击时由于后脑被石头敲了下，造成植物神经紊乱而呕吐。另一种不是他呕吐，而是他在吃蛋炒饭时，被凶手袭击了，所以饭还没来得及完全咽下去。不过随便哪种可能都和案件没大关系，重点是，胃里留下的饭基本未消化，显示他吃蛋炒饭与被害时间非常接近。”

“蛋炒饭？”林奇道，“蛋炒饭他从哪里买的？”

“我从他胃里发现蛋炒饭后，专门让人去案发地找，在树丛外的草地上发现了一个外卖盒，里面还有大半碗蛋炒饭。另外树林里并不是直接案发现场，案发现场是在外面的草地上，也就是蛋炒饭外卖盒的旁边。那里的泥土下发现了大量血迹，但泥土是被人翻过掩盖起来的。案发点到尸体发现的树丛这段几十米的路，尽管早上被很多路人踩到过了，但依然能看得出一条明显的拖行痕迹。也就是说，凶手在草地上把人杀死后，拖到树丛里暂时藏起来。不过凶手的脚印，由于现场脚印太混乱，已经完全没办法看清楚了。尤其树丛里的地方，凶手显然还破坏了地面。”

“这是为什么？”林奇微微不解。

“我认为，凶手用地上撒钱引路人踩乱现场，目的自然是破坏现场痕迹，包括他的脚印。但他肯定也想过，树丛中未必有很多人走进来，所以树丛里的那块区域，他自己破坏了地面，使脚印保留不下来。”

“案发时间呢？”

“从了解到昨晚吃夜宵的时间和解剖结果两方面综合判断，死亡时间是在昨晚10点到11点半间。但我们通过他的手机找到了一条通话记录。徐添丁在10点50分，打了一个电话给张兵，我让小宋去问了张兵，张兵说当时徐添丁就说了一句，‘明天一起吃午饭吧’，随后突然传来一声‘啊啊’的叫声，不知道出了什么事，随即电话挂断。张兵再打过去没人接，然后很快就关机了。张兵并没想到徐添丁会被害，所以当时也没当回事。看来案发时间就是在10点50分徐添丁打电话的时候了。”

林奇点点头，案发时间已经能够精确到分钟了，这对接下来的侦查有很大帮助。接着道：“老古，你看凶手会不会是徐添丁的熟人？”

“熟人？为什么这么判断？”

林奇道：“昨晚徐添丁在旁边小超市买了六听啤酒，他一个人显然喝不完，带着六听啤酒来到草地上，照理说应该是找什么人一起喝吧？但他几个狐朋狗友都说不知道这件事。”

古法医点点头，道：“很有道理。不过我在想，河边蚊子这么多，他

一个人跑那儿去干吗。”

林奇微微眯了下眼：“对，一般情况下就算找朋友喝酒，也不会挑到处蚊虫的河边，现阶段搞清楚这一点很重要！不过他蛋炒饭倒只是要了一份，没给潜在的同伴买。嗯，明天我想让人调查清楚他在几点在哪家店买的蛋炒饭，说不定会有相关线索。”

古法医补充道：“另外，调查时最好问一下周围群众，那天晚上是否看到一个人身上沾了血。”

“凶手身上有血？”

古法医点头：“这是很显然的结果。死者身上的三刀是连续刺的，尤其心脏一刀，必定在拔刀时喷出一股鲜血，凶手手上、衣服上必定沾了不少血。”

林奇缓缓点头。

20

今天赵铁民接到了四个不好的消息。

其一是文一西路案发地附近的几个监控查了个遍，没有发现嫌疑人，因为马路监控有很多死角，比如绿化带和人行道都拍不到，凶手前四次犯罪都有意识地避开监控了，此次也不例外。尽管这在赵铁民的预期内，不过他还是感觉很失望。

其二是人际关系排查毫无结果，没人事先知道孙红运当晚会独自经过那条路，还会停留在绿化带旁小便，可见凶手是尾随跟踪，而不是固定蹲点伺机下手，但当晚没人看到有人跟踪，表明对方跟踪时很小心。而孙红运的人际关系网中，几个潜在结仇的人经过初步调查，都排除了犯罪可能，并且结合前四次案子，警方也不太相信是死者的熟人干的。

其三是凶手留字的这张纸，经省厅的物证专家鉴定，所用的是最普通的A4纸，最普通的油墨，最普通的打印机。全国这种打印机这种油墨至少有几百万，根本没法查来源。

其四是附近居民的走访工作也陷入僵局，问了几个当晚路过的人，并未注意到有异常人事。这点很容易理解，平时生活中一个陌生人从你身旁经过，除非长得像外星人，否则谁也不会没事留意对方长什么样，是否有异常。不过这块工作还是要靠基层民警继续做下去，也许有人注意到了呢，只是还没问到这个人。

这四方面的调查工作仅仅一天时间，几乎全面沦陷，让赵铁民颇感沮丧。

不过，关于凶器绳子的调查，倒让他多了几分思考。

刑警带着绳子走访了城西很多家文具店，结果得知，这牌子的绳子早已经停产了，最后一批两三年前就断货了。

这个消息让赵铁民颇感震惊，这意味着绳子是凶手两三年前就买好了，难道他在三年前第一次犯罪之初，就打算犯下这一连环命案吗？

赵铁民顿时感觉有些不寒而栗。

他检查了很多遍绳子，绳子非常新，肯定是凶手买来的，而不是从垃圾堆里捡到别人丢弃的。他翻阅前四次的卷宗，从照片里仔细观察每次犯罪所用的凶器绳子，发现绳子都很新，但彼此之间有差别，说明不是同个厂家生产的绳子。这表明凶手应该不是去同一家文具店一口气买很多根绳子，而是这家店买一根，另一家店买一根，如此购买，根本不会引起任何人的记忆。可见凶手行事之缜密。

绳子是凶手几年前买的，追查凶器来源也成了不可能。

现在还能怎么往下查？

赵铁民笔直地躺在办公椅里，仰头瞪着天花板。命案发生才第三天，警方调查的方向几乎就被堵死了。难道都第五次犯罪了，还抓不住他吗？

难道只能再靠大海捞针般登记附近居民指纹，再逐一比对？

这时，陈法医走进办公室，手里拿着一份文件，道：“省厅的笔记鉴定专家核对过地上的‘本地人’三个字了。”

赵铁民顿时立直身体，道：“什么结果？”

陈法医摊了下手：“无法确定是否是孙红运本人的笔迹。”

“为什么？”

“本来孙红运写过的字就很少，在他家里找来找去，只找到几张收货单上有他写的几十个字，拿给省厅笔迹专家后，专家说地面刻的字和收货单上的字显然不是同一种字体，不过这也不能判断‘本地人’三个字不是孙红运写的，因为他在危急情况下，根本看不见自己写的字，他一边在挣扎，一边凭感觉在地上划，换成任何一个人这么做，划在地上的字显然和平时正常写的完全不同。”

赵铁民无奈抿抿嘴，道：“那留在绿化带里的脚印，能确认是孙红运本人的，还是凶手穿上孙红运鞋子留下的？”

“这次的脚印情况较复杂，我们自己这边这方面的鉴定工作做不了，已经联系了浙大的力学课题组，请他们帮忙通过实验确定。”

赵铁民点点头，道：“好，那就等学校那边的消息。”

陈法医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道：“我听小杨说，另外几块常规的侦查工作都遇到了些麻烦？”

赵铁民吐口气，岂止遇到麻烦，几乎完全没查到任何线索。

他思索片刻，道：“还有个突破口，抓到那个变态佬或许有新线索。明天我重新安排一下人手，早点把变态佬抓了再说。”

21

日头逐渐西沉，面馆门外这条街，骆闻斜挂着他的挎包，不急不慢地踱步向前。

来到面馆前，他稍作停留，驻足看了眼里面。

此刻，郭羽正在靠里一张桌子上吃面，朱慧如在收银台边上打杂，两人也同时看到了他，都停下手中的动作，脸上露出了一丝紧张。

骆闻避开他们的视线，又看了眼街上周边，随后佯装不经意地走进店里，却没有坐郭羽的那张桌子，而是坐到了一张空桌上，抬头望着墙上的菜单。

朱慧如连忙走到他身旁，道："要吃点什么？"接着又低声道，"怎么……怎么不坐他那桌，他说要跟您说情况。"

听到郭羽要跟自己说情况，骆闻丝毫不紧张，他深信现场处理已经完全把警方骗过去了，如果真有情况，郭羽现在应该在公安局，而不是好端端地坐着吃面。

"嗯……我看看，番茄鸡蛋面？哦，番茄鸡蛋面最近吃了好多了，等等，我再想想——"骆闻同样压低声音道，"有空桌不坐，挤到他旁边不自然。"他又放开声音道："那就牛肉盖浇面吧。"

"哦。"朱慧如应了声，正要转身走。

骆闻低声道："你想个办法呗。"

骆闻的眼神看向了收银台后挂着的面筛。

朱慧如马上心领神会，进去跟哥哥说来碗牛肉盖浇面后，拿下面筛，对骆闻抱歉地道："我要晾下年糕，能否麻烦您坐旁边那桌？"

骆闻爽快地起身坐到了郭羽的对面。郭羽放下筷子，正要说话，骆闻连忙手捂着嘴巴，低声道："继续吃，边吃边说。"

郭羽对他言听计从，马上重新拿起筷子，装作吃面，同时悄悄道："朱慧如说今天白天她看到警察在附近走过，好像进了一些店铺问些什么，不过没来过这里。"他笑了下，似乎显得一丝轻松。

骆闻一点都不意外："第一天嘛，他们只是做些最基础的调查工作。不过我想最近一两天内警察一定会找到店里的。"

"啊，这么快？"

骆闻悄悄道："不要紧张，只是例行调查。警察只是想知道那人几点在这里要了外卖，朱慧如又是什么时候送过去的。按我说的回答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哦。"郭羽忐忑不安地点点头。

"她什么时候告诉你刚才的情况的？"

"就刚刚，我刚来面馆的时候。"

骆闻叮嘱一句："小心点，尤其你们两人的手机上不要谈任何有关信息，包括电话和短信。"

"嗯，我知道，凡是您交代的，我们都牢牢记下了。"

这时，朱慧如给骆闻端来了面条。

骆闻拿起旁边的调料，当着朱慧如的面把醋全部倒进面里，随后道："小姑娘，醋没了，再给我弄点来。"

朱慧如马上心领神会，跑进厨房拿了醋，走过来，故意很慢地倒进调料罐。

骆闻在旁偷偷道："今天我看到你们有点问题，记住，你们和我是陌生人，以后见到我不要有任何不自然的表情。还有，你的腿已经扭伤了，要多表现出走路困难的样子。对了，你那件衣服洗了几遍？"

"按您说的，用洗衣粉洗了十多遍，完全看不出了。"朱慧如的演技更好，她的嘴巴几乎不动却照样能说话。

“看不出不代表就一定行了，血液试剂很灵敏的，你再多用水加洗衣粉泡些遍。”

朱慧如倒好醋，正要走，骆闻又道：“再多倒点。”随即很快地从包里拿出一把水果刀，偷偷放在朱慧如身体下方，道：“新买的，一模一样，拿去收好。另外，一两天内警方会到店里问那人叫外卖的事，一切按计划进行。”

朱慧如点点头表示知道了，两人都对骆闻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信赖感。

吃完，骆闻起身付钱，朱慧如却拒不肯收，骆闻微微一笑，低声道：“记住，你我是陌生人。”他大声说一句：“老板，找钱！”

22

第二天早上9点，朱福来出去买菜了，朱慧如正在面馆里收拾着，为中午的开张做准备。

小宋和小李两名警察走进店里："哎，老板娘，请问一下，最近见过这个人吗？"小宋掏出了一张照片。

朱慧如看到警察，微微一愣，随即马上镇定下来，凑上去看照片，照片里的人正是死去的黄毛。"见……"她感觉喉咙有点发干，咳嗽一声，道，"见过，这人好像住小区里的，怎么了？"

"你不知道他出事了吗？"小宋有点意外，因为面馆离案发地不到一公里，昨天案子发生后，他们去其他店里问时，几乎都知道死的是他。

"出……出什么事了？"朱慧如有些紧张，骆闻教她的是警方各种关键问题怎么回答，他不是神仙，不可能预料到警方的普通对白会怎么问，只是告诉朱慧如，保持自然状态，不要害怕，随机应变，话可以说得慢些，但一定要想好了再说，不要说错话。可是朱慧如毕竟是生平第一次接触警察，紧张也是在所难免。

由于徐添丁的死，附近居民大都知道，这也不是什么秘密，所以两个警察大方地告诉她："昨天河边的事你知道吧？躺里面的就是他，外号小太保。"

"原来死的是他？"朱慧如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同时按照骆闻的吩咐，嘴角上挂出了一抹笑意。

小宋跟小李对视一眼，道："你认识他？"

朱慧如冷哼一声，道："不认识，就记得他常常吃饭不给钱，还总是平白无故弄人。"

徐添丁劣迹斑斑的情况警察早已知道，对朱慧如的表现就不觉得意外了，反而感觉很正常，因为旁边的一些居民走访下来，大都对他的死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当然，除了家属，尽管徐添丁在外是个人见人

恨的小流氓，周围商户巴不得他每天被车撞一遍，但在家长眼里，他还是个顽皮的孩子。尤其是他奶奶，在小区里哭得死去活来，可惜其他居民少有人上去安慰。

小李道：“你最后一次见到他大概是什么时候？”

“最后一次？”朱慧如眉头皱了一下，脱口而出，“前天晚上。”

“前天晚上什么时候？”

“我们快收摊的时候，这人过来要吃蛋炒饭，我不想给他做，说饭没了，但他表现很凶，我哥怕他，于是——”

还没等她说完，小宋就张大了嘴：“蛋炒饭是你们店里做的？”

“对啊。”朱慧如回答得很理所当然。

小宋连忙道：“后来怎么样？”

朱慧如道：“我不想做他生意，但我哥怕惹恼他，还是做了。他说他先走了，等蛋炒饭做好，送到河边的公园来。”

“他叫你把蛋炒饭做好后，送到河边的公园去？”两个警察互看一眼，显然是发现新线索了。

“对呀。”朱慧如很坦然地看着他们。

小宋继续问：“他一共要了几份蛋炒饭？”

“就一份啊。”

“然后你照做了吗？”

朱慧如抿抿嘴，道：“我当然不想送了，我哥不想惹事，说我不送的话，他去送。我哥从小腿脚有毛病，走路不方便，平时都是我送外卖的，没办法，我只好送过去。”

“你外卖送到河边后的情况怎么样？”

“他……他……”朱慧如欲言又止。

两个警察顿时打起精神，知道肯定有情况，小宋连忙问：“发生了什么？”

朱慧如神色扭捏地道：“他一个人在公园那儿喝酒，手里还拎着一袋啤酒，见到我后……见到我后，他上来拉我，要……要我陪他一起喝酒，还对……还对我……”

“对你怎么样？”小李急忙问。

“没……没什么……”朱慧如似乎很不想说。

小宋收敛起表情，严肃起来：“女士，我们是在调查案子，请你如实告诉我们当时的情况。”

朱慧如被他吓住了，犹豫片刻，这才结结巴巴地说道：“他……他拉我要我一起喝酒，还……还对我动手动脚乱摸。”

“这样子！”小宋气愤地握了下拳，紧张地问，“然后怎么样了？”

“我要逃，他拉住我不放，一定要我陪他喝酒，我不知道他是真醉还是装醉。我大声喊救命，他还要捂我的嘴，我跟他对打了一下，费好大劲跑出来，跑到路边他才没追，结果害得我摔了一跤，腿上流了好多血，筋也扭到了，最后还是我一个朋友路过把我背回来的。差点……差点吓死我了。”她表情确实充满了恐惧，不过这也是骆闻教她的，在表现害怕的情绪时，脑子想着刚把黄毛杀死的心情，那样的恐惧就会很真实。

两名警察打量了她一遍，她穿的是条牛仔裤，所以看不出腿上是否真受伤了，不过他们也不能为了验证她的话，当场就叫她把裤子脱掉吧。

两名警察又问了她一些关于当时的细节问题，不过并没有其他有价值的线索了，两人商量一下，决定再去其他店里了解下情况，回去汇报后再做打算。

23

“她的腿真的受伤了吗？”办公室里，林奇摩挲着下巴，打量着小宋和小李。

小宋道：“看她走路的样子，有点一扭一扭的，不过还能走路，应该伤得还好吧。”

“不，”林奇摇摇头，踱了几步，道，“她说摔了一跤后，不但脚扭到了，腿上也流了好多血？”

“对，她是这么说的。”

“你们有见过她腿上的伤口吗？”

小宋摇头：“没看到，她穿着牛仔裤。”

“长的牛仔裤？”

“对，有什么问题吗？”

林奇点点头，转身走了几步，皱眉道：“这样倒是合理的。”

“什么意思？”两人都不解。

林奇道：“现在是夏天，如果外伤破皮了，最好的办法是暴露出来，免得细菌发炎，这样才好得快。”

小李立即睁大眼睛道：“你是说她腿上其实没伤，骗我们的？所以故意穿了长裤，让我们看不出是否有伤？”

林奇摇头否认：“不不。如果她穿着裙子，让你们看到伤口了，这反而不合理。因为对一个女性来说，外观是更重要的，腿上破了皮，流了不少血，她却穿着裙子，露出有个大伤口的腿，这似乎是想故意把伤口给我们看。可是她穿的是长裤，反而是合情合理的。”

林奇想了想，又道：“你们问她当时情况时，她是直接把徐添丁对她

动手动脚的事告诉你们了，还是你们费了好大劲才问出来的？”

小宋回忆着说：“一开始她不肯说，就说了送外卖的事，但我们觉得她话没说干净，所以追着问，她吞吞吐吐地才把这件事说出来。”

小李也道：“是啊，当时宋哥瞪眼告诉她，我们是在调查案子，要她把实情通通说出来，她才交代的。”

林奇摸了摸鼻子，道：“这也合理。遇到这种被骚扰的事，既然她当时没报警，事后肯定也不想被更多人知道。如果她一见你们，就把情况一口气说完了，反而像在演戏。”

小宋道：“这么说，朱慧如没有嫌疑了？”

“那也不一定，”林奇目光投到窗外看了眼，又转过头，眼角微微收敛，道，“她的表现从表面上说没有任何问题，也很符合常理。可是，如果她的这番表现是在演戏呢？那说明她的想法已经走到了我们警察前面，而这个女人，就了不得了。”

小宋哈哈一笑，道：“这不可能吧，这种细节我们俩也没想这么多，一个打工妹如果在警察面前都这么会演戏，那世上的罪犯都太厉害了啊，以后我们还怎么办案？”

小李也道：“是啊，一个普通的打工妹哪有这么聪明，如果是她杀的人，就算她想掩饰，她肯定迫不及待想让我们看到她腿上的伤口，迫不及待说出前天晚上的事，让我们对她放弃怀疑呢，更不会反其道而行之了。”

小宋接着道：“我听古老师说，现场当时有很多张一百块折成爱心状，扔在案发地附近让人捡，很可能是为了破坏现场，估计有几万块。一个打工妹哪会舍得花这么多钱，还想出这么巧妙的办法破坏现场呢。而且凶手杀死徐添丁后，还在他身上割了很多刀，划出密密麻麻的血条，这种事一个小姑娘做不出来。”

林奇抿抿嘴，点点头道：“也对，换个角度看朱慧如的嫌疑度不够。不过她是现在所知的，当晚最后和徐添丁发生纠纷的人。而徐添丁买这

么多啤酒，不是约了其他人喝酒，而是想找朱慧如一起喝，好以此借酒精发生关系。至少，徐添丁当晚一个人出现在河边，又买了一堆啤酒，这两个动作都是为了朱慧如，而不是别人。啤酒罐上有被人擦去指纹的痕迹，显然指纹和凶手是有关的。那么在朱慧如走了以后，是什么人杀了徐添丁，并且还碰过啤酒罐呢？这很奇怪。”

小宋道：“不是还找到了一个啤酒罐，上面除了徐添丁自己的指纹外，还有另一个人的指纹吗？拿这枚指纹跟朱慧如比对下，不就知道是不是跟她有关了？”

林奇道：“不急，比对是肯定要做的，不过现在还无法肯定留下的指纹一定是凶手的，也许是卖酒给他的商店里的人的，也许是更远时的啤酒运送员。如果现在比对发现不是，容易影响我们对潜在嫌疑人的判断，主观上先否定了朱慧如涉案的可能。在这之前，我想再去找趟朱慧如，我要看看她的表现。你们先去把监控调出来，我要看看当晚朱慧如进出监控时的状态。”

24

一个小时后，林奇站在刑技中心的一台电脑前，旁边的小宋指着电脑道："林哥，这段监控有点意思。10点19分，朱慧如提着外卖，经过监控，走向河边方向。10点20分，也就是她离开监控1分钟后，有个男人步伐很快地跑过监控，也朝河边方向去。10点42分，那个男的背着朱慧如再次出现在监控中，往小区的方向。"

林奇微微眯着眼，转过身，计算了一番，道："监控到河边案发地的距离是五六百米，看着朱慧如的步行速度，走过这段路大约需要3分钟。扣除来回的两段3分钟，也就是说，朱慧如在河边大概待了17分钟。嗯……待17分钟，可真够长的啊。徐添丁对她动手动脚，两人发生纷争，怎么都用不了17分钟吧。"

旁边的小李道："我记得她说脚摔伤后，在路边待了一阵子，也许是她在路旁看伤耗费了不少时间呢。"

林奇道："可是那样的话，路过的人应该会注意到路旁有个女人受伤了，可是你们走访周边群众中，有人提到过这个情况吗？"

小李摇摇头："暂时还没有。不过，这也不能表明她撒谎啊，那个时间点本来经过那条路的人就很少。"

林奇道："既然人少，那就更容易注意到旁边有人受伤了。"

小李道："也许有看到的人，我们走访中还没问到。"

林奇道："和朱慧如在一起的这名男性你们有问过吗？"

小宋道："她早上说是一位朋友见她摔倒了，看她没法走路，把她背回家的，具体情况我们没问详细。"

林奇道："那名男子第一次出现在监控中时，步伐很快，仿佛急着去干什么事，嗯……这个男的需要好好调查一番。这案子凶手把人捅了三刀，并且把尸体拖进树林里，还用了一些销毁证据的手段，本来我觉得一名女性做出这种事的可能性太低，现在加上这个男人，嗯……那就可

以办到了。”

“不过这男的身上没血，”小李道，“古法医说凶手连续刺了三刀，其中一刀刺在心脏，拔刀时必然会有大量血液喷出，溅到他身上。”

林奇看了他一眼：“监控里光线不好，你怎么看得出他衣服上没有血？”

小李道：“如果他身上沾了血，从这条路上经过，肯定有路过的人会看到的呀。”

林奇点点头，身上沾了不少血，就算晚上，也很容易被身旁路过的人注意到。随即，他的目光落在了朱慧如身上，她穿着件看着像黑色的小衬衣，不过她趴在那男子的背上，更无法判断她身上是否沾了血。

也许……也许她身上有血，所以才让男子背着，免得被人发现？

不过这样一个女人，捅徐添丁三刀，不至于吧。

他正犹豫不决，背后传来一个声音：“他们俩不可能是凶手。”

林奇转身，看到是古法医，随即问：“为什么。”

“你忘了，徐添丁被杀时间是10点50分，他打朋友张兵电话的时候。张兵很肯定，电话里的声音是徐添丁自己的，说明这个电话不是伪造的。而他们俩10点42分出现在监控里，此后并未折返。当然，他们也可以经过监控后，再绕其他没有监控的路回到案发地杀人，但我刚看过地图，即便从旁边最近的路绕过去，除非是一路快跑，否则赶不及在10点50分重新回到现场杀人。也就是说，两人有不在场证明。”

林奇顿时闭了嘴，徐添丁被人袭击发生在那个电话时，电话时间是10点50分，可是朱慧如和那个男人，在10点42分前就离开了，此后无论如何也来不及回去杀人。这几乎是个铁一般的不在场证明啊！

古法医接着道：“那个男的身份还不知道，不过光从朱慧如的情况看，她缺乏这次犯罪的能力。这次犯罪中，凶手破坏了大部分现场遗留的证据，包括死者的指甲。你应该记得死者的指甲里全是泥吧？死者的

指甲被凶手修剪过了，并且挖出了其中的泥垢，又插在泥中。这么做的原因，恐怕是因为徐添丁与凶手发生过肢体冲突，徐添丁的指甲抓到过凶手的皮肤组织，指甲中留有凶手的DNA。但凶手清理了徐添丁的指甲后，我们没办法提取了。最让我想不明白的是死者身上的血条，血条割得很精细，彼此间距差不多相等，这得花上凶手不少时间。我不理解的是，凶手杀人后，留在案发现场，花费大量时间割划出的血条，是否包含着某种意义。”

林奇皱眉道：“有可能是什么意义？”

古法医摇头，道：“我不清楚。有些凶杀案现场，凶手会留下某些符号来传递某种信息，譬如电影里放的一些谋杀案，现场留下一些具有宗教意义的符号或图腾。最近的例子看，市局一直在查的连环命案，死者口中都会插上一根利群烟。这次的死者上半身割满血条，我翻查过很多案例资料，没有类似记载，所以也无法判断含义。”

林奇有些不甘心地点点头，道：“尽管这样，明天我还是去找越朱慧如吧，毕竟她在案发现场停留了17分钟，受伤后蹲路边却没有其他行人证明，我倒要看看她会怎么解释。对了，老古，凶器的形状确定了吗？”

古法医拿出一张照片，道：“根据伤口的横截面图做出的凶器模型，看着像把普通的水果刀，不是专业的杀人匕首。”

“水果刀？”林奇拿着照片看了几眼，若有所思。

25

市公安局内，连环命案的调查依然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

陈法医手拿一叠文件，走进赵铁民办公室，道：“学校的力学模拟结果出来了，草地上留下脚印的那个人，体重在120到150斤之间，而死者孙红运的体重有170多斤，所以脚印是凶手的，而不是孙红运挣扎所留下的。另外，学校方面说，从脚印的痕迹上看，也更像是拖行者的，而不是被拖行者挣扎留下的。这表明，凶手穿了孙红运的鞋子，把人拖到水泥地中间后，再把凉鞋给死者穿回去，当然，他一路拖动孙红运的过程中，走路时的足迹模仿了被拖行者挣扎的情况。既然能模仿这么到位，看样子凶手相当专业，不止是杀人，尤其是对现场的处理水平。”

赵铁民拿过报告，看了一遍，眉头微微皱起，这结果居然完全被严良说中了。当时案子刚发生，严良仅凭拖行痕迹没凶手脚印一点，就下了这个判断，严良果然还是当年那个严良。

不过既然如此，那么严良的下一条判断也成立了，孙红运并不是被拖到水泥后才被杀死的，而是一开始凶手就已经杀死了他，然后才把他的尸体拖到了水泥地中间。否则的话，如果孙红运期间还活着，那么拖行痕迹中，除了这个凶手自己模仿的脚印外，也会有孙红运赤脚挣扎的脚印。但事实是没有。

不过，凶手为何要这么做？

他想了想，道：“那么凶手的体型特征也出来了？”

陈法医微微沮丧地摇摇头：“留存的脚印太凌乱，并且是凶手在拖动一个大胖子的过程中留下的，学校说凶手穿过绿化带时，步履模仿了被拖行人挣扎的样子，而绿化带上的泥土，每天都会因水分含量的不同，导致受力状态的不同，因为不是案发当天直接做的实验，所以只能得出凶手身高数据是170到180之间，体重在120到150之间，这个结果实在太模糊了。”

赵铁民按住了额头，这个结果确实没多大帮助，大部分人的身高体

重都落在这个区间内，这个结果只是排除了凶手是个矮子或大高个的可能。

陈法医又道：“但还有条结果与我们已知线索似乎不合。”

赵铁民肃然道：“什么？”

“我们之前的调查一直认为凶手是个左撇子。通常左撇子的人，左腿的力量也大过右腿，可是现场的脚印看，右腿的着力点更深。”

赵铁民全神贯注地看着陈法医：“那又意味着什么？”

“凶手也许不是一个左撇子，他在犯罪中故意显得自己左手力量比右手大，伪造自己是个左撇子。”

赵铁民不太相信地问：“有这个必要吗？”

陈法医皱了皱眉，道：“这只是我的一种猜测，通常情况下没必要。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右撇子，国内外犯罪过程中，倒有不少左撇子的人，故意伪造现场弄成右撇子的犯罪，这样能增加警方的搜查范围，并摆脱自己的嫌疑。可是本身就是右撇子的人，从没见过故意伪装成左撇子犯罪的。”

赵铁民思索片刻，道：“你这个判断可靠吗？”

陈法医很干脆地摇头：“不可靠，这算不上判断，只是我个人的一种猜测。左撇子的人也未必都是左腿力量大过右腿。就像大部分人是右撇子，但其中也有人左腿比右腿强壮的。”

赵铁民嘘了口气，这说来说去各种可能性都有，纯属扯皮，啥结论都没有嘛。

他想了想，又道：“整个拖行痕迹中，只留下一个人的脚印，现在证实这脚印是凶手的，而不是死者孙红运的。也就是说，孙红运在绿化带旁边小便时，遭到袭击，此时他直接被凶手杀死了，否则拖行中肯定会留下他赤脚挣扎的脚印。而不是他被拖进水泥地后，才被杀死的。这个结论没问题吧？”

“没问题。”

“那么另一点，水泥地上刻着的字，压根不是孙红运留下的，而是凶手写的。凶手在水泥地上刻字，然后把石子塞入孙红运的手里，伪造成孙红运死前留下来的。”

陈法医想了想，点点头：“没错。”

“新的疑问摆在我们面前了，凶手为何要借孙红运的手，写下‘本地人’这三个字？”

陈法医茫然不解地摇摇头：“不知道，这个问题就像凶手为何要在死者口中插根利群烟一样，想不出可能性。”

赵铁民叹口气，闭眼想了会儿，又睁眼道：“我能想到的可能两种，一是凶手不是本地人，故意留下这三个字，让我们侦查方向转向本地人，这样他会更安全。二是凶手就是本地人，他是个内心特别自大的疯子，觉得我们警方一直抓不到他，想给我们警方留些提示。唔……这两个可能性也都是扯皮，说了等于没说。”

陈法医犹豫着道：“那接下去我们怎么办？”

赵铁民颇显无奈道：“还能怎么办？只能先找出当晚的那个变态佬，看看他会不会跟凶手有关了。”

打发走陈法医后，赵铁民重新陷入了思索，现在对直接抓捕凶手一点方向都没有，今天的调查结果显示，凶手对案发现场进行了多处伪造，能伪造现场留下来的线索的凶手，那注定不是一般人了。

尽管几个点的伪造被他们识破了，可是其他发现的线索是否也是伪造的呢？如果是……甚至如果发现的所有线索都是凶手伪造的—赵铁民倒抽了一口冷气。

他心情烦躁地抿抿嘴，转而重新翻看起关于变态佬的所有卷宗，又看了几遍他亲自去问的那名当晚被侵害的刘女士的笔录，那天他就有种感觉，这份笔录有问题，但想来想去想不出问题究竟在哪。现在他连看

几遍，心中始终还是觉得不对劲。

他把卷宗放到一旁，把每起报案人做的笔录形成图像，在脑海中过了一遍。当再度回忆刘女士的笔录时，他一个激灵挺起身。

没错，笔录确实有问题！

他连忙把所有笔录翻开来再次比对过，问题出现了！

以往的笔录中记载，那名变态佬每次猥亵完女性后，都拿着刀子对着被害人口头威胁一番，然后嚣张地大摇大摆地离去。唯独这最后一份，也就是案发当晚的那次，刘女士描述那名变态佬在猥亵完后，显得很慌张，连忙逃走了。

那个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才让他很慌张？

26

傍晚，骆闻背着他那个斜挎包，出现在面馆门口，朱慧如一看到他，先装成不认识低下头，后一想，重新抬头，连忙朝他快速地使了个眼色。

骆闻没有直接去看朱慧如，而是不动声色地站在原地，朝附近打量了一圈，随后才往店里走去。

他站在墙壁的菜单前，佯装看菜单：“唔……吃个什么好呢？”

朱慧如凑过来，低声道：“今天警察找过我了。”

骆闻微微一笑，点点头，随即叫道：“还是牛肉面吧，唔……不知道你们店送不送外卖？我现在还有点事，最好能做好送过来。”

朱慧如马上心领神会，道：“没问题，您地址告诉我，等下就送去。”

“哦，真是不好意思，麻烦了。”骆闻报了住址，随后走出了面馆。

回到家后，又过了十多分钟，门铃响起，骆闻开门，朱慧如拿着外卖站在门口。

骆闻招呼道：“进来吧。”

这时，那只小土狗跑了过来，对她汪汪低叫了两声，又跑到沙发旁躲起来。

朱慧如开心地看着小狗：“呀，它伤完全好了啊，会跑了！”

骆闻微笑地望着小狗，道：“是啊，好得很快，没几天就活奔乱跳了。”说完，他背过身，目光有些黯淡。他想到八年前，几乎是完全相同的一条狗，也是受伤了，也是没过几天就痊愈了，活蹦乱跳的—就像现在这样。那时候他女儿可高兴了，跟着妈妈一起把小狗洗得干干净净，抱在手里玩。骆闻看到总是把小狗抢过来，说狗脏，小孩子抵抗力差，

要生病的。他女儿最拿手的就是马上哇哇大哭，骆闻只好无奈地把小狗还给她。

想起往事，他各种情绪交织着，眼眶也不觉湿润。如果时光能定格，那该多好。

他轻声吐了口气，抿了抿嘴，把思绪拉回当下，收敛了情绪，给朱慧如倒了杯水，道：“今天什么情况？你慢慢说。”

朱慧如把早上的对话尽可能详细地还原，告知骆闻。

听完，骆闻笑了笑，道：“很好，就是这样说，你做得很对。对了，早上你也是穿这条裤子的吗？”

“是啊，是您让我这几天都穿长裤的。”骆闻当晚因时间紧迫，并未把所有吩咐他们要去做的事的原因告诉他们，不过朱慧如和郭羽都是一五一十、完完本本地照做了。

骆闻点头道：“那就好，现在伤口怎么样了？”

“已经结痂了。”

“嗯……方便的话，能否让我看一眼？”

“当然。”朱慧如去卷裤脚，可是伤口在膝盖，牛仔裤卷不上去，朱慧如尴尬道，“我……我去卫生间换一下裤子？”

骆闻连忙摇头，道：“不用了，你一个女孩子在我房里换裤子，太不合时宜，否则我就成怪叔叔了。”骆闻做了个鬼脸，又道，“裤脚卷起来，我看个大概就行。”

朱慧如露出一个温婉的笑容，她对这位中年大叔的信任更深了一层。因为她看得出，大叔的帮助并不附加其他龌龊的企图。

她尽量卷起裤子，骆闻看了眼大概，随即道：“现在气温高，伤口愈合得比我想象中更快一些。对了，伤口发痒吗？”

“挺痒的，我又不敢挠，好难受。”

骆闻点点头，道："那么，明天早上开始，你就穿短裙子吧，把膝盖露出来。不过明天你要包块纱布，不是把全部的伤口都包进去，而要留出一截让别人能看到。后天的纱布也不要包了，涂点消毒药水。"

"好的。"

"对了，你脚腕处的扭伤呢？"

"就是昨天还有点痛，今天几乎全好了，我感觉不到痛。"

骆闻叹息一声："真糟糕，好得太快了。都怪我那天下手不够重，最理想的情况是脚筋肿起来，这样更能解释走不了路，需要人背。不过嘛，筋扭到了，子非鱼，焉知鱼之乐，旁人不是你，也不知道到底还痛不痛。那么你接下来这几天，尽量还是走路瘸着点，慢慢地好，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朱慧如连连点头："我明白，不过我有点不懂，为什么这两天要穿长裤子，明天开始穿裙子？"

骆闻道："抱歉，那天没有足够的时间跟你解释。警察第一次找你时，你告诉他们你摔了一跤，流了不少血，警察一定会想看看你到底有没有受伤，来判断你是否撒谎。可是如果你穿裙子，让警察一眼看出伤口，笨警察当然不会发现问题，但遇到敏感的警察，尤其如果是女警察，她们有生活经验，通常女生腿摔伤了，会穿长裤掩饰伤口，毕竟对女性来说，外观比舒适度更重要。今天警察找过你了，看到穿长裤，稍一想就会觉得你的状态很符合常理。而他们接下去再来找你时，你穿裙子，贴上纱布。这是因为夏天伤口愈合时会特别痒，穿长裤会非常难受。但纱布外依旧要暴露一点伤口，让他们看到你确实受伤了，没撒谎。再之后，结痂开始脱落，自然用不到纱布，没几天就会好了。"

朱慧如不可思议地睁大眼睛："原来是这样！"

骆闻道："你今天见过郭羽吗？"

"刚你走后不久他来的，我跟他说警察今天找过我了，我先来找你，他说他晚点再来吃夜宵跟我商量。"

骆闻道："好的，那么你待会儿转告他，警察未来几天内，很可能会分别找你们俩了解情况，一切按计划进行。另外，再重复提醒一遍，你们两人不管多紧急的事，都不要相互打电话或发短信。"

27

第二天早上，面馆刚开门，林奇就带着小宋走进店里。

朱福来看到他们，连忙迎出来："警察同志，我们店里没早点，等中午来吧。"

林奇笑了笑，道："我们不吃早点，我找朱慧如聊点情况。"

朱福来顿时脸上流露出了紧张："又是……又是那个小太保的事？哎哟，他的死跟我们没关系啊，那天晚上他要了份蛋炒饭，让我妹妹送去，我妹妹送去后，他动手动脚，还害得我妹妹逃跑时摔了一跤，摔得可厉害了。"

"是吗？"林奇不置可否地说了句，打量一眼朱福来，他的腿一条长一条短，是个瘸子，而且是个实实在在的瘸子，不可能是伪装的瘸子。这表明视频里的那个男子并不是朱福来。他是瘸子，也能解释为什么外卖是朱慧如送的，而不是他去送。

这时，朱慧如闻声从厨房里出来，看见他们，微微皱起眉头："警察同志，昨天还没问完吗？"

林奇微笑道："很抱歉又来打搅了，因为你是最后一个见过死者的，所以还有细节要麻烦跟你核实一下。"他看到朱慧如脸上露出不悦，忙补充道，"麻烦你真不好意思，不过配合我们警察的工作也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嘛。"

朱慧如只好应道："那当然，那当然。"

"对了，今天能不能换个地方谈？"林奇尽管口中问得很客气，但脸上的神情却是不容对方抗拒的样子。

朱慧如小心道："去哪儿？"

"唔……就带我们去趟河边吧，把当时情况详详细细地再跟我们说一遍，对我们的调查有帮助。"

“好吧。”朱慧如低着头，有些紧张地向外走。

“咦，”林奇好奇地打量着她，道，“你的腿好了？”

朱慧如本能地一顿，这才突然意识到她这几步路走得偏快，因为扭伤已经完全不痛了，她一时紧张忘记了骆闻教她继续瘸几天。

从今天这警察一来他们店，她就感觉这人与昨天两人完全不同。昨天两人她很明显感觉到是两个经验不足的新手，可今天这个人，每次说话的举手投足，都让人感觉此人似乎什么都知道。而且今天这警察肩上的警衔，比昨天的高，尽管她看不懂警衔所代表的级别，不过她能肯定，这人一定比昨天两个的级别高。看来这是个难应付的角色。

朱慧如不清楚是自己心虚还是正确的感觉，她觉得这人从一进店开始，就在观察试探她了。

如此想着，她心中更加紧张，但骆闻教她无论何种情况，一定要表现自然的观念已经根植在心。

面对林奇这么问，她只好随机应变，转过身道：“脚脖子不太痛了，基本可以走了。”

林奇点点头：“那好得挺快的，大前天晚上扭的脚，那时都不会走路了，今天就不痛了嘛。”

朱慧如此刻压根不知道如何回答，只好敷衍地笑了一下。

林奇又道：“你膝盖的伤怎么样了？”他注意到朱慧如膝盖上贴着纱布，纱布下方露出一小截已经结痂的伤口。

朱慧如按着骆闻的吩咐，原模原样回答：“已经结痂了，估计这几天差不多就好了吧，现在不痛，就是很痒。”

她正警惕着林奇还会问什么，谁知林奇却不问了，只是说了句：“行吧，我们先去河边，早点问完情况，也不想多打搅你们做生意。”

说着，三人走出店，朝河边走去。沿路上，林奇并没问到具体案

情，而是像聊天一样问她是哪儿人，什么时候来杭市的，店开了多久，平时生意如何等。

到了河边，林奇停下脚步，回过身，眼睛直直地打量朱慧如，朱慧如胆怯地避开，又觉这样不自然，只好把目光转向另一名警察小宋。

林奇道："朱女士，你能把当晚的情况原地重复一遍吗？"

"嗯，我当时拿着外卖走到这里，看到那个小流……那个人就站在健身器上，"她向前指着最近的一台扭腰机，这确实是徐添丁当时站的位置，她继续道，"我把外卖放地上，准备走—"

"等等，"林奇蕴含深意地笑了笑，"你忘了收钱了吧。"他注视着朱慧如的表情。

朱慧如没作停顿回答道："他之前来我们店里时，要蛋炒饭，我说他以前好几次没付钱，不送。他扔了一百块，说前几次包括今天的钱一起结了，非让我送过来。"

林奇点点头，看她的表情，似乎并不像撒谎的样子—当然了，朱慧如这番表述就是当晚的事实，她没有撒谎的必要。

"你接着说。"林奇示意。

"然后他就走过来，叫我先别急着走，到草地上坐坐、聊聊，一起喝啤酒，还说专门为了我买了啤酒。我不答应，他拉住我，强行把我往里面拖，我当然反抗了，但是他力气大，我没挣脱开，被他拉进里面的草地上。"

"具体哪里？"

朱慧如带他们走到草地一处，这里是当晚案发点的另一个方向，指着道："大概这里。"

"好，你接着说。"

"然后他就对我动手动脚，我只能拼命反抗，和他打在一起。费了好

大力气，我总算一把推开他，马上向路上逃，一边喊救命。他在后面追，这时幸好我一个朋友路过，他看我跑到人行道上了，又有人过来，就没继续追了。结果害我快跑到马路边时，摔了一跤，就成现在这样。之后他发生了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你和他发生冲突的时候，那盒外卖放在哪？”

“我刚到这里的时候，就放地上。”这当然也是实话。

“你摔倒的地方还记得吗？”

“当然，那里有块尖锐的石头绊了我一下。”朱慧如带他们走到一块薄片状的石头旁，石头插在泥土里，锋利的一侧朝上，这是当晚他们按照骆闻吩咐做的。

林奇蹲下身，从口袋里摸出手套，把石头拔出来，仔细看了一圈，尖锐的锋口上隐约有血迹，他把石头装入证物袋，交给小宋，随后又道：“你朋友叫什么名字？能把他联系方式给我们吗？”

朱慧如照做，把郭羽的姓名和电话报给了小宋。

林奇又道：“你还记不记得，你和徐添丁发生冲突的时间，大概持续了多久？”

“大约……”朱慧如做出回忆状，“几分钟吧。”

“具体多久呢？”

“也许四五分钟这样。”

“你受伤后，你和你朋友直接回去了吗？”

“没有，那时我感觉脚扭了，而且膝盖流了不少血，走不了路。我又怕那个……那个人追来，所以就和郭羽一起到了马路对面先弄脚，后来才回去的。”

“你和郭羽在这里待多久。”

“嗯……挺久的，有十来分钟吧。”

林奇微微咬了下牙齿，对方今天的回答似乎没有任何漏洞，她和徐添丁冲突发生了四五分钟，在路旁跟郭羽一起待了十来分钟，这样合起来的时间刚好符合停留十七分钟的结果。难道她真和案子没一点关系？

他又问：“既然小太保对你企图不轨，你当时为什么没报警？”

“报警？”朱慧如冷笑一声，“报警有什么用啊，就算派出所抓了他，没几天就放了。那个人过几天肯定要来店里捣乱报复的，我们做点小生意的，哪敢惹事，只能忍气吞声啊。”说着，露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模样。

林奇微微有些尴尬，老百姓遇事不敢报警，说到底，还是警察的问题咯，他想了想，道：“对了，你和郭羽在路旁停留这么久，期间有其他人路过吗？”

“有的啊。”

“你还记不记得谁路过这里？”林奇心里想着，只要她说出谁路过，回头再核实一番，只要能确认朱慧如当晚确实受伤，在路边待了十多分钟，那么她的嫌疑就完全没有了。

朱慧如摇摇头：“不记得了啊，没看到认识的人啊。”

林奇心里想着，这个回答也属正常，因为如果一个陌生人从你身旁经过，别说几天后了，几个小时后你都记不起来了。

他稍微思索片刻，马上心生一计，试探道：“当晚路过的人里，有没有一个人牵着两条狗从你们旁边走过？因为我们调查问到一个居民，他说他当晚遛狗，看到路旁有一男一女，不知道是不是你们。”

林奇的这段话是捏造的，他在等待着朱慧如的回答。他们调查根本没问到一个人出来遛狗，如果朱慧如迎合他的提问，说好像看到了，那么朱慧如的嫌疑就很大了。

谁知骆闻早就反复叮嘱过他们俩，切记不要站在警察的角度思考问题，也不要去完善警察的疑问，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对于无

法判断的事，一律回答不知道。她想了想，道："好像没注意呀。"

林奇点点头，想起了唯一一个带有指纹的啤酒罐，最后问了句："你有碰过徐添丁的啤酒吗？"

"没有，他要我喝，我一口都没喝过。"

"不，我是说，你手有碰到过啤酒罐吗？"

"没有。"

"对了，那天晚上你穿什么衣服？"

"嗯……紫色的小衬衣。"

朱慧如的这个回答也和监控里显示的一样，证明她没有撒谎。林奇想了想，道："能把衣服暂时借给我带回去看下吗？"

"这个……"她犹豫片刻，故意装出不解的样子。

"你放心，我们是例行调查，衣服会还你的。"

"那好吧。"

随后，林奇跟着她来到小区的住所，拿了她那件衬衫，和小宋一起离开。

等走远后，小宋道："林队，朱慧如应该没嫌疑了吧。"

林奇撇撇嘴："回答得倒是滴水不漏啊。"

"这么说，你还在怀疑她？"

林奇也不置可否道："她刚刚一度的表情有点怪，很不自然，我有种莫名的感觉，像是她在撒谎。"

小宋并不这么认为："面对警察询问，大部分人都会紧张的吧，尤其这是命案，如果她一点都不紧张，才更像装的呢。还有啊，现在基本情况已经清楚，徐添丁是为了勾引朱慧如，所以故意叫了外卖，还买了一

袋啤酒，朱慧如对徐添丁的描述完全符合当前的调查结果。尸检结果显示，徐添丁胃里有蛋炒饭。朱慧如刚把蛋炒饭送来时，徐添丁既然想非礼她，肯定不会去吃蛋炒饭。一定是等朱慧如走后，他自觉无聊，才开始吃的。并且朱慧如和郭羽在10点42分前已经离开现场，徐添丁死于10点50分，他们俩有不在场证明。”

林奇没有表态，只是道：“好吧，那就接着去跟郭羽了解下情况，如果两人的表述没出入，那么看来命案就跟他们俩没关系了。”

另一头，朱慧如独自走在回面馆的路上时，心脏剧烈跳动着，今天这一关看样子又闯过去了，但愿以后警察不用再来了吧。她在心里默默祈祷。

28

区公安分局的一间办公室内，小李道："古法医鉴定了朱慧如的衬衣，衣服上没找到血迹。"

"哦。"林奇点点头。

小李又递给他一份文件："这是整理后的郭羽笔录，他和朱慧如的供述完全一致，没有任何出入。当晚他从公司加班回来—关于他加班这点，得到了单位的证实。后来他在面馆吃东西，期间徐添丁过来，扔下一百块钱，要朱慧如送一份蛋炒饭去河边—这点朱福来的描述也是一致。朱慧如离开后，他越想越替朱慧如担心，怕出事，所以跟过去看看。他刚到河边时，找了一圈没看到人。过了四五分钟看到朱慧如从里面草地跑出来，徐添丁在后面追。快跑到路上时，朱慧如摔了一跤，他赶紧上去扶。徐添丁看到有人过来，就没继续追，退回草地后面了。因为朱慧如这一跤摔得很厉害，走不了路，两人待在对面马路边查看伤势，他说持续了十来分钟，朱慧如揉了很久脚脖子，还是走不了路，最后两人商量了一下，郭羽把她背回去了。这段时间内，他说肯定有人经过，不过他不记得具体是谁，因为路过的人都不认识。他们俩都是外地人，原本附近认识的人就很少。"

"是吗？"林奇思索下，道，"他是朱慧如男朋友？"

"不是。"

"不是？那他跟到河边去干吗？又把她背回来？"林奇道。

小李道："根据其他人对他的描述，郭羽平时就是个胆子比较小的人，我们跟他面对面交流，也感觉到这点。他一开始说只是单纯的普通朋友，后来在我们再三追问下，他才吞吞吐吐说他喜欢朱慧如，请我们保密，不要告诉她。"

林奇道："你觉得他的解释靠谱吗？"

"靠谱，我们跟他同事侧面了解过，他就是这么个性格。另外，我们

根据他的口供，又去调查过了，案发当晚大概11点，郭羽去了小区旁一家二十四小时便利店，买了纱布和跌打药水，这也和朱慧如的受伤情况相符。而古法医说凶手杀死徐添丁后，花了至少有半个小时在尸体上割出血条，这种事，朱慧如这个女孩子肯定做不出，郭羽11点多在便利店买纱布有店内监控作证，显然他没犯罪时间。”

林奇点点头，没再说什么，两个人的调查看似都没问题，唯独朱慧如早上一瞬间不自然的表情让他印象深刻，这只是因为面对警察盘讯而紧张吗，还是心里有鬼？

小李道：“林队，这两人口供与事实相符，并且两人没有犯罪时间，这条线可以先放下了吧？”

林奇只能应道：“暂时考虑其他可疑人选吧。”

这时，手下另一小组的人走进办公室，一人道：“林队，我们拿古法医给的凶器横截面图找了一圈，找到了这种水果刀。”他把手里一把刀递给林奇，“这种水果刀案发地附近几个小超市和小卖部都有售，没法追查销售记录。”

林奇接过刀，看了几眼，放到桌上，抬头道：“最近和徐添丁有过矛盾的人选调查怎么样？”

“我们主要问了徐添丁的好朋友张兵和另外几个小流氓，这几个人几乎天天跟徐添丁一起玩。据他们回忆，我们大致列了一些近期跟徐添丁结仇的人选，有十七八个。徐添丁这小子真是不安耽，这十七八个人里，有被他打的，有被他欠钱不还的，甚至还有徐添丁虐待一条狗，被个好心人救下来，最后徐添丁开口要三百块才能把狗卖给对方，这样的人也登记了。这只是最近的，久一点比如徐添丁收了谁保护费，打了谁，去吃饭不给钱这种事，根本没办法统计了。”

林奇皱着眉道：“这人际关系真够复杂的，没办法，我们只能一个个去核实了。”

“现在调查下来，我个人觉得最可疑的是当晚夜排档前被徐添丁打过的一名男子，我们找他谈过，他说当晚回家后，一直待家里，但能证实

这点的只有他女朋友一人。可他态度很坚决，说自己不可能为了这么一件小事而去杀人。林队，你看是否有必要把他带到局里来审？”

林奇无奈道：“无凭无据就把人带局里来，那名单上的所有人都可以带回来了。如果案子和他无关，小心他投诉我们。”

那人无奈道：“那怎么办？”

“还是靠侧面调查，从他女朋友着手问，如果是在撒谎，通常女性心理素质差，谎言很容易被揭穿的。”

“也只能这么办了。”

林奇拍拍手，道：“行吧，大家今天都累了，已经下班时间了，先回去休息吧。”

打发完其他人后，他带上了那把水果刀，离开了办公室。

29

傍晚，正是饭点，城中村周围小饭店生意最好的时候。

骆闻背着个斜挎包，来到面馆门口，店里生意很好，已经坐满了，他正想离开，看到郭羽正坐在里面，朝他使眼色。他照例站在原地，仿佛不经意地巡视一遍四周，没有异常，也没人跟踪，他若无其事地步入面馆，叫了一碗面，随后坐到郭羽的旁边。

他刚坐下，郭羽就迫不及待地道："今天警察找过我了。"

骆闻不动声色地笑了下，他知道郭羽这一关已经过去了，否则就不会在这里吃面了。随即低声道："今天警察也找过我了。"

郭羽大惊："怎么……怎么会找到你？"

骆闻连忙使个眼神让他别激动，平静地笑了笑："警察正在围绕那个人的人际关系做调查，想摸排一下最近跟他结仇的人。"

没等骆闻说完，郭羽就打断道："你……你怎么会跟他结仇？"

"你忘了吗，那天我买了那个人的狗，花了三百。"

"这……这也算结仇？"

"那一定是警察让那个人的同伴尽可能回忆潜在的可能结仇对象。警察大概是觉得我花了三百块钱买狗很亏，说不定心里会记恨。随后找到了我。"

"他们怎么找到你的？"

骆闻道："我问警察怎么联系到我的，他们说问了朱福来，当天朱福来也在场，肯定记得我，而且我叫过几次外卖，留了电话。"

郭羽紧张道："他们找到你，你怎么说的？"

骆闻很轻松地道："那时我刚好在家，就约了他们到我家小区楼下见

面。他们问我案发那天晚上在哪，我回忆着说应该在外面闲逛。我明白他们的来意，直接挑明告诉他们，花三百块买狗，不是那小子强卖给我的，而是我自己主动提出的，这点现场所有人都可以证实。另外，我跟那个人无冤无仇，而且收入还不错，不可能为了三百块钱怀恨在心，就不要浪费彼此时间了。我给他们看了我的工作证，他们马上信服了。”尽管郭羽不知道骆闻的工作到底是什么，不过看他这么有钱，单位一定是很好的，所以警察看一眼他的工作证，就相信他不可能为了三百块冤枉钱杀人。

骆闻又道：“你呢，你那边怎么样？”

郭羽道：“一切按您说的办，他们也相信了。”

“他们问了你和朱慧如的关系了吗？”

“问了。我按您说的，先说是普通朋友，在他们追问下，才说我喜欢她，请替我保密。听说他们后来还找我同事了解情况，问的大致是我的性格之类的。”

骆闻笑着看他一眼：“你说话的情绪到位吗？”

郭羽总算笑了出来：“我觉得我表现不错。”

骆闻点点头：“那很好，估计接下来就没事。”

郭羽有些难以置信：“这……这就结束了吗？”

“对，我想今后警察应该不会再找你们了。即便还来问，依旧这番话就行。对了，朱慧如呢，送外卖去了吗？”

“是的，我刚来时在的，后来出去送外卖了。她跟我简短说了下，她那边也过关了。”郭羽脸上露出着开心的笑意。

骆闻道：“别笑得这么明显。”

“哦，是的。”郭羽连忙收敛了笑容。

这时，门口走进了一个人，不过那人穿着便服，骆闻和郭羽并不知

道他是警察。

30

林奇下班后，换上便服，独自再度来到案发点，望着散发臭味的小河，心中百感交集。

一起原本稀松平常的小流氓被杀案，搞得他异常头大，各种线索交织在一起，他觉得整个脑子被填满了。

以往他也处理过几起流氓混混的被杀案，几乎都是几天内就顺利破案，并抓获凶手的。一般这种案子，凶手水平低得很，现场粗陋，线索一大堆，就算线索少的情况下，通过人际关系排查和问询，也会在极短时间内确定嫌疑人，这类嫌疑人的心理素质很低，看到警察找上门，马上流露出要被抓到的表情。

可是这次案子的对手，显然不同。

首先，对方敢舍得用几万块钱当诱饵，吸引路人进来破坏案发现场，这种手法他从未见过，甚至从未听说过。

其次，凶手在杀人后，还把尸体拖入树丛，停留在现场至少半个小时，精细地用刀在死者身体上割出一圈圈血条。这有什么目的不可知，但仅凭凶手杀人成功后，还在原地停留半个小时以上，证明对方心理素质极其好。

凶手把脚印清理了，同时，他还擦去了啤酒罐上的指纹。这动作显示啤酒罐上本来应该有凶手的指纹，所以他才有必要这么做。可是这啤酒是徐添丁买来准备勾引朱慧如用的，并不准备招待其他人，朱慧如走后，到底是什么人来到徐添丁面前，在什么情况下碰触这些没喝过的啤酒罐呢？他想象不出任何一种可能的场景。

如果朱慧如是凶手，倒是容易解释啤酒罐这一点，她在和徐添丁发生争执时，碰触过了啤酒罐，事后自然要擦掉指纹。可是徐添丁是在朱慧如离开后才被杀的，监控探头不会骗人，她和郭羽都有完全的不在场证明，并且郭羽11点多还去过便利店，连割血条的时间都不存在，他们俩的口供没看出任何问题。

案发当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对此，林奇百思不得其解。无奈，他在河边站了一会儿后，感觉肚子有点饿，转头朝城中村方向走去，他知道那里有很多小饭店。

来到“重庆面馆”外，林奇走了进去，店里只有朱福来一人，虽然郭羽也在里面坐着，不过给郭羽做笔录的是林奇的手下，林奇并不认识他。

朱福来看到林奇，认得是早上的警察，连忙跛着脚走过去，有些惊慌道：“警察同志，您是吃点什么，还是……还是要问……”

郭羽和骆闻听到“警察”两个字，都不禁偷偷朝对方瞧去。

林奇道：“来碗肉丝面吧。”他刚想找个位置坐下，突然想起一件事，抱着碰碰运气的想法，拿出一把水果刀，道：“老板，帮忙看一下，你见过这种刀吗？”

朱福来看了一眼水果刀，脸上露出了一丝警觉：“这……这不就是普通的水果刀吗？问这个做什么……是……是和案子有关？”

林奇微眯着眼打量他：“嗯，有没有在哪里看过这把刀？”

骆闻心中暗笑，只要朱福来把店里的水果刀拿给对方，那么朱慧如的嫌疑就更能彻底排除了。

因为店里的水果刀是骆闻事后重新买来给朱慧如的，杀人的刀由于刺入了人体肋骨，刀刃上必然有磨损，和新的水果刀在专业人士眼里是完全不同的。

由朱福来这个毫不相干的人提供警察这条线索，最好不过。

谁知朱福来接下去的回答让骆闻大跌眼镜：“从没看到过。”

林奇盯着他的表情半天，最后和气地笑了笑，在骆闻他们旁边的一张桌子上找个位子坐了下去。

正当骆闻想不明白朱福来干吗要撒谎时，送完外卖的朱慧如回到了

店里，她还没走到里面，林奇就站起身，把她拉到一旁，道：“朱女士，你有没有见过这种水果刀？”

朱慧如故作不解道：“这和案子有关吗？这就是普通的水果刀啊。”

“嗯，凶器就是这个，我们正在周边走访，碰运气找找这种水果刀的来源。”林奇看了她一眼。

她微微眯着眼：“嗯……看着挺常见的，哦，对了，好像我哥以前买的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应该放抽屉里吧。”

顿时，骆闻紧闭着嘴，脸色很难看了。

朱慧如转身来到抽屉旁，翻找了一阵，很快就拿出了一把一模一样的水果刀，正是骆闻给她的那把。

骆闻心中叹息，糟了，这下兄妹两人的答案闹矛盾了。

林奇接过她的这把刀，简单看了几下，刀口崭新，毫无磨损，凭他的经验立即就能判断这把绝不是凶器，不过这兄妹俩的回答……他微微眯眼，道：“你们这把刀好像没用过嘛？”

朱慧如道：“是啊，以前买来想削水果的，后来好像就一直扔抽屉里没用过。”

“这把刀什么时候买来的？”

“嗯……一两个月前了吧，我哥买的，我问下他—哥，你出来下，这把刀什么时候买来的？”

骆闻一听，顿时觉得更糟糕了，朱福来自己买的刀，怎么会说从没见过呢？

朱福来从厨房里出来，脸上表情明显带着几分尴尬，他咳嗽一声，道：“这刀哪找来的？”

朱慧如道：“抽屉里的呀？”

朱福来连忙道：“哦，对的，这刀是我从对面小超市买的吧，好像买来有两个月了，一直放着没动过，我都忘了。”

“这样啊。”林奇饱含深意地笑着点点头，把刀还给了朱慧如，又坐回了位子上。

这时，骆闻吃完面条，站起身，走到朱慧如旁，道：“老板，多少钱？十块是吧，给。今天面真不错，晚点我再叫份外卖。”

31

骆闻打开门后，朱慧如战战兢兢地站在门口，显得很紧张。骆闻朝她点下头，道：“进来吧。”

进门后，朱慧如一直低着头，不敢坐下。

骆闻给她倒了杯水，耐心道：“怎么了？你哥今天是什么情况？”

“我……我也是后来等警察走后才知道的，我哥……我哥说他以为小流氓是我杀的。”

“怎么会这样？”骆闻皱起眉头。

“他说那天晚上我过了这么久才回来，而且又摔伤了，第二天知道小流氓在那里死了，被刀捅死的，他说……他其实看到我出去时拿走水果刀的，又见警察找了我，他以为……他以为人是我杀的。所以他想替我掩饰，故意说没见过这把刀，才……才反而弄巧成拙，都怪我不好，对不起，都怪我不好！”说着，朱慧如抽泣了起来。

骆闻抿着嘴唇，来回走动了几遍。

“这个警察不像新手，从他问话状态可以大致判断。”他回忆着那名警察当时的言行举止，如此说道。

朱慧如哽咽道：“早上也是他找的我，我感觉……我感觉他一直在怀疑我。”

“他怀疑你？”骆闻停下脚步，转过头，道，“他早上都问了你什么？”

朱慧如原原本本地把早上的情况详细描述了一遍。

“你的回答没问题，”骆闻很肯定地说，“也许……是不是你当时表现出紧张的样子？”

“有……有一点。”

骆闻思索着道："只要稍微专业点的刑警，到现在一定已经查过监控了，如此一定知道你和郭羽都有不在场证明，并且从尸体检查上，会发现你们缺乏足够的犯罪时间。我看今天这个警察是专业的。嗯……我明白了，他怀疑你只是感觉上的一种怀疑，并不是基于证据的判断，应该是你表情不自然引起他的怀疑的。对，是这样，如果有任何蛛丝马迹能证明你与案子有关，他就不会采用这种上门假意找你帮助提供线索的方式试探，而是直接把你传唤过去了。没关系，不用担心。"

朱慧如擦拭了眼泪："真的……真的没关系吗？"

"证据上他们是没办法怀疑你的，不过今天你和你哥截然相反的话，唔……恐怕会让警方继续对你深查下去。"

朱慧如皱眉抱怨着："都怪我不好，都怪我！还……也许还差点连累到您。"

"怪你什么？"骆闻笑了笑，"怪你没告诉你哥，你杀了人，好让他也统一口径吗？多个知情人，即便最亲近的人，也是多一分危险。如果真要怪，应该怪我，是我想得不够周全，并未把你哥这个元素考虑进去。"

"不不，您千万别这么说。"

骆闻道："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不用再去思考怎么会这样，只需要去想怎么样处理。放心吧，你和郭羽依旧很安全。也许再过一些时间，当警方发现这案子其实——"他顿了顿，把未说完的话吞了下去，转口道，"到时自然会彻底放弃对你的怀疑。当然，你的回答没问题，不过以后尤其需要注意面对警察问询时的语气神情。也许你躲在房里多练习几次，想象着警察最严厉的模样会有帮助。只要你的口供没问题，他们根本没有任何机会。唔……不过为了帮你们更早走出这道坎，我该打出第二张牌了。"

"是什么？"朱慧如好奇地睁大了眼睛。

"你知道的信息越少越好，"骆闻摸了摸下巴，悄声自语，"明天摸排对方住所，后天行动比较好。后天是星期五，郭羽上班，他那头就不用管了，主要是朱慧如这边。"

思索已定，他抬起头问：“你白天通常都干什么？我是说除了做生意的吃饭时间点。”

“一般早上起得比较晚，起来后帮哥买菜收拾东西，准备中午的生意，下午有时候睡一下，有时候去旁边小商品市场逛逛，就这样。”

“你平时有看电影吗？”

“电脑上看的。”

“不，我是说有去电影院看吗？”

朱慧如摇摇头：“小时候看过，大了就没去过了，我们家乡以前的电影院很早就倒闭了。”

骆闻转过头望向旁边的那条狗，苦笑道：“我也没去过了，也许八年，也许九年了。”

“啊，为什么您也不去？”朱慧如觉得他条件好，看起来又很空闲的样子，应该想去就去呀。

骆闻咳嗽一声，没有正面回答她，只是道：“本想让你后天一个人或叫上你哥去看电影的，但既然你很多年没去看过电影了，突然跑去看电影，会显得不自然。嗯……好吧，你手机给我看下。”

朱慧如不明白他的意思，但还是把手机拿了出来。

“这是你们店叫外卖用的手机吧？你自己有另外私人用的手机吗？”

朱慧如拿出了另一只手机，手机很普通，但上面精致地贴满了闪亮的星星，一看就是小女生的手机。

骆闻拿过来，看了眼，道：“这手机买来花了多少钱？”

她不明所以：“一千二，这个……问这个做什么？”

骆闻返身从包里拿了一些钱出来，随后突然用力地把手机掷到了地上。

朱慧如惊讶地一声“啊”，忙去捡起来。

骆闻把钱递给她，道：“这里是两千，后天你去买个新手机。记着，你等下回去就告诉你哥，你手机摔坏了，准备这几天重新买一个。这钱，你不要让你哥看到，免得他多虑。另外，你要去市区买，去市中心的手机大卖场，越大的越好，最好叫个小姐妹陪你一起去。多逛一些时间，晚点回来。你大概要在后天中午1点出发。”

“这……这是为什么？”

“你不知道原因，面对警察的问询时，说的就完全是实话了，更安全。”骆闻笑了笑。

朱慧如把钱推回去：“不不，您已经帮了我们够多的了，如果我这么做是必需的，我自己花钱买，我不能用您的钱。”

骆闻硬把钱塞给她，道：“拿去吧，这对我没什么的。”骆闻在一开场就为他们扔了两万五了，更不用提两千。

朱慧如惶恐不安道：“您……为什么……为什么这么帮我？”

骆闻露出毫无掩饰的微笑：“你放心，我对你没有抱任何其他的想法。我这么做，对你们，我是救了两个年轻的人对未来的希望，对我自己，也许是……呵呵，也许是某种意义上的赎罪，或者也是某种意义上对未来的希望。请见谅我无法告知你我的故事，但我对你们没有恶意。在这件事结束后，请忘记我这个人，也不要再向任何人提到我。”他诚恳地朝她点点头。

朱慧如尽管不知道这位大叔口中的“意义”是什么意思，不过她看得出，这位中年大叔，肯定不是坏人。如果他抱有其他想法，他早有机会这么做了。

32

刑侦支队办公区内，赵铁民正急匆匆地往里走，到了办公室门口，杨学军早就迎了出来，道："你回来得可真够快的。"

"废话，你们把那变态佬抓到了，我一听电话，马上赶过来了。"赵铁民脚步不停，问道，"人在几号房？"

"二号审讯室。"

"那家伙招了吗？"

杨学军摇头："没有，嘴巴很硬，抵死不承认，硬说不知道为啥我们要抓他。"

赵铁民停下脚步，皱眉道："抓进来了口风还这么紧，该不会真抓错人了吧？"

杨学军笑道："错不了，在他车后备箱里找到了匕首和帽子。我们正联系几名女性受害人，让她们过来确认嫌疑人。"

"你们怎么这么快就抓到了？"

"我们监控里查到一段两头都有监控的路段，那变态佬进去后，没见他出来，不过他进去没一会儿，监控就拍到一辆宝马车开出来了，我们怀疑这是那家伙的车，就去调了车牌资料，根据他住址马上就抓获了。"杨学军表情有几分得意。

赵铁民点头嘉奖："嗯，你们这次干得很好。"

"不过，现在还有件事有点麻烦。"

"什么？"

"刚刚那家伙的老婆到局里，还带了两个电视台的记者，说我们警察乱抓人，光拿了张逮捕令，也没说原因，莫名其妙把她老公带过来了，她要来讨说法。"

“这样啊……”赵铁民眉头皱了下，公职人员最烦和媒体打交道，不过他随即就笑逐颜开了，“你说那家伙不肯招？”

“是，从头到尾就说干吗抓他，不过我看他表情里透着心虚。”

赵铁民欢快地道：“你去接待一下他老婆，说等下我带他过来。”

赵铁民问杨学军拿了变态佬的基本资料，此人名叫江德辉，杭市人，41岁，家住城西一处高档小区，开的是辆宝马，看着是个有钱人。

赵铁民快步走进审讯室，里面手下跟他打了声招呼，他点点头，拉了条凳子坐下，道：“江德辉是吧？这几个月来多起的挟持猥亵女性案是你做的吧？”

江德辉立刻摇头，道：“怎么会啊，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赵铁民笑了笑：“这么说不是你做的？”

“肯定不是，我怎么会去做这种事！”

赵铁民很轻松地道：“那很好，你老婆在喊冤，而且还带了两个电视台的记者在外面等你，我带你出去，等下几名女性受害人就会到了，让她们确认一下，如果她们说不是你干的，我们马上放你回去，再当着电视台记者的面，郑重向你道歉。”

江德辉听到“电视台”这三个字时，脸刷一下就白了，再听到受害人要过来指认时，他嘴巴开始剧烈抖动着，说不出话。

赵铁民笑了笑，道：“怎么样，带你出去，在摄像机前还你清白吧？”

江德辉整个人顿时软了下来，颤声道：“能不能……你们能不能让我老婆先回去？”

赵铁民笑着摊开手，做出一副束手无策的表情：“你老婆是她自己要过来的，可不是我们抓来的，我们公安没权力要求她去这去那，没办法哪。”

“我……我……”他彻底不知所措。

“你肯交代吗？”赵铁民笑了笑，“配合一点的话，我们还会顾全你的隐私。看你老婆的样子，看来她压根不知道你会做出这些事吧？”

江德辉整个脸涨得通红：“我……我，求你们千万不要说出去，我……我什么都交代。”

“很好，”赵铁民对旁边一名审讯员道，“把手机还给他，让他跟他老婆打个电话。”

江德辉接过电话，深吸了一口气，又叹了口气，随后拨给他老婆，借口说他有笔经济案子，恐怕这几天得待在公安局了，让她不要闹，先回去。

等他打完电话，赵铁民站起身，跟两名手下道：“问仔细了，等下把口供整理好拿给我。”说着走了出去。

33

赵铁民回到办公室不久，杨学军进来道：“江德辉老婆接了个电话，后来不知怎么回事，就自己跟记者说了一通，带他们离开了。”

赵铁民笑而不语，其实他倒蛮希望记者不离开，近几个月的猥亵案搞得满城风雨，今天当着记者面做案情通报也不错。不过考虑到案件侦查期尚有诸多不便透露的地方，所以才让江德辉打发他老婆走人。

杨学军又道：“刚刚两名女受害人看过，确认是他。不过我看他那时已经在交代了，口供录得很顺利，不知道怎么的他突然就开口了。”

赵铁民也不多做解释，今天这家伙口供交代这么顺利，一方面还得感谢他老婆，居然带着记者过来，显然他很怕万一电视把他这个人播出去，犯的是这种案，他都没法做人了。

现在唯一的麻烦在于，虽然江德辉已经确认是猥亵案的主角，可他到底是不是连环命案的凶手呢？

严良一早就下结论说他不是，赵铁民心中各种情绪交杂，如果这么个家伙就是连环命案的主角，警察却几年没抓到他，真像天方夜谭；可如果他不是凶手，那么接下去破案的方向还有哪条路可走呢？

很快，刑审队的人带着笔录过来了：“江德辉对各起猥亵案供认不讳，只是……只是他完全不承认他杀了人。”

真的不是他？

赵铁民抿抿嘴，道：“他的指纹取了吗？”

“取了，比对后发现他的指纹跟凶器上遗留的不符。”

赵铁民接过笔录，翻到案发当晚的那段情况记录，仔细看了一遍。

当晚，江德辉应酬完几位客户后已是晚上11点多，他独自驱车来到文一西路，下车后戴上帽子做伪装，在附近伺机寻找独行的女性下手。

其后遇到了那位酒吧上班的女子，把她挟持到绿化带中，持刀威胁下进行猥亵。在他射精之后，正拉上裤子准备威胁几句再离开，突然看到面前的一排树后站着一个男人，相距二三十米，加上天黑光线不好，无法看清容貌，但他记得这男人大概是背着一个斜挎包。男子手上似乎还拿着什么东西，但他看不清。他发现男子正慢慢向他走来，显然是看到他的。此时他很害怕，来不及威胁女子，便连忙转头逃走了。

赵铁民脑海中将当时的情节回放了一遍，难怪，当时他找受害女子录口供时，就觉得口供不对劲。后来仔细分析后，发现之前的猥亵案结束时，歹徒都口头威胁一番，随后很嚣张地大摇大摆离开。而最后一次时，歹徒却是匆忙逃走的。

原来是江德辉看到了真正的凶手，而且凶手还向他走来。

可是江德辉当时只看到凶手向他走来，并未看到凶手杀人的过程。江德辉逃走后，受害女子也没看到有人走出来，说明凶手见江德辉逃离后，并未追赶，自行走了。

赵铁民唏嘘一声，心里感慨，凶手向他走来，显然是担心谋杀被发现，江德辉也真够命大的，如果当时他没发现凶手向他靠过来，那他现在恐怕已经是个死人了。

从江德辉口中得知，凶手当时是背了个斜挎包，可是这也没多大用处。

之前的监控调查中，没找出可疑人员，尤其带着包等可以存放物件的人员都详细查了，全部排除了。光知道凶手当时背了个斜挎包，可他平时是怎么样的，总不会一直背个单肩包吧。这点单薄的线索显然对案子帮助很有限。

除这件事外，江德辉的案子跟命案就没其他关联了，江德辉的口供录得很详细，没有隐瞒的成分。他承认威胁女性和在电梯里大便都是他干的，他说是因为工作、生活的压力太大，他特别想干点刺激的事。但他也知道干刺激的事有风险，所以他猥亵女性时，并不是强奸，也不是要求对方为他手淫，而只是当着对方的面手淫，他以为这么做情节很轻

微，殊不知同样触及了刑法。他做这些事，显然是一种严重的心理疾病，不过这案子接下来该如何处理，是否该为他进行精神鉴定，这些事赵铁民可没心思理会。他现在头疼极了，案子的侦查工作迎来了最大的瓶颈期。

34

傍晚，面馆斜对面，一辆警车缓缓停下。

林奇正要开门下车，小李指着面馆门前道：“咦，那不是郭羽吗？他也进面馆了。”

“他就是郭羽？”林奇盯着一个瘦弱的眼镜男走进面馆，他并不认识郭羽。不过大概是由于职业习惯，他记忆力很好，他记得昨天傍晚他来到面馆问水果刀时，前面桌子上坐着的就是这个人。

林奇想了一下，道：“他每天都来这儿吃面吗？”

小李摇摇头：“不知道，不过他说他暗恋朱慧如，大概经常来的吧。”

林奇点点头，道：“那正好，本来也要找他录指纹。”

随即两人下车，走进面馆。

此时面馆生意正好，里面坐满了人，看到两个警察进来，其他人都抬头注目。郭羽独自坐在最里面靠近收银台的桌子上，看到警察，本能地低下了头。不过这一幕逃不过林奇的眼睛，林奇望了他一眼，转而装作没看到，走到收银台，朱慧如强装热情地迎上来：“警察同志，要吃点什么吗？”

林奇笑了笑：“不用，稍微再打扰你一下，我们录个指纹，马上就走。”

“录指纹？”朱慧如脸上露出不解的表情。

林奇哈了口气，压低声音，却故意又用刚好能让郭羽听到的声音，道：“是啊，我们在现场找到了疑似凶手的指纹，按照调查规定，所有相关人员都要录指纹比对一下。说来也真巧，你猜我们怎么找到指纹的？”

朱慧如感觉对方是在试探，随即道：“不知道呀。”

林奇解释道："现场留了几听啤酒，我们查过了，易拉罐上没有指纹，而且有用布擦拭过的痕迹。显然这是凶手干的。不过我们在旁边一棵树后找到了一个空易拉罐，上面居然还留了指纹，没被擦过。原来那棵树刚好把视线挡住了，想来是天黑凶手没看到有个易拉罐在树后的缘故了。"

朱慧如顿时心中一跳，她记得当时她把易拉罐摔地上后，伸手去捡，那位大叔让她不要捡，说会帮她擦掉上面的指纹，可是怎么会有个罐子滚到树后去了？

当时天太黑，她又紧张，压根记不得当时的具体细节了。真的有个罐子滚树后没被大叔发现吗？还是……这只是警察在试探？

她心中慌乱不已，但脸上兀自强装镇定，道："嗯……那样应该很快就能把人抓到了吧。指纹现在录吗？"

"对，现在录。"林奇让小李拿出一张印纸，让朱慧如两只手都往上面按。

朱慧如只好照做。

随即，林奇又道："请你哥也来录一下指纹。"

"我哥也要录？"朱慧如道。

"对。"

朱慧如转身进入厨房，说了一阵，朱福来抿着嘴，带着古怪的表情走出来，随后略显紧张地在纸上印上掌纹，又充满关切地望了妹妹一眼，默不作声回到厨房去。

林奇微微一笑，给小李使个眼色，小李马上转到郭羽那桌，道："咦，郭羽，你也在？我们调查需要所有相关人员录一下指纹，麻烦了。"

郭羽有些勉强地朝他笑了笑，把双手按了上去。

做完这一切，林奇带着小李离开面馆，他心中只有一个声音，可疑，这几个人的神情举止显得很可疑。他们似乎很害怕。一切就待今晚的指纹比对了。

警察走后，过了一个小时，背着斜挎包的骆闻出现在面馆，他看着菜单正要点面条，朱慧如走到他身旁，悄声道："刚刚警察来过，录了指纹，我怕——"

骆闻立刻打断她："牛肉面，我有事先回家，麻烦做好送过来。"

十分钟后，骆闻开门，看到提着外卖的朱慧如，把她迎进来后，马上关上门，道："有话请尽快说，这几天警察对你们高度怀疑，有可能会派便衣跟踪，如果发现你在这里停留时间过长，恐怕引起更多的怀疑。"

朱慧如更显紧张，结巴得开不了口。

骆闻略显尴尬地笑了笑："大概我的话吓到你了，真不好意思。"

"没……没事。今天，就一个多小时前，昨天的那个警察又来了，他要录指纹，录了我、郭羽和我哥的。"

"你哥的？"骆闻微微一皱眉，马上明白了，"当然，昨天你哥撒谎，他们自然对你哥也起了怀疑。不过这对你们俩没有关系，毕竟你哥和案子无关，任他们怎么查都是和案子无关的。"

朱慧如点点头，又道："警察……警察说他们在一棵树后面，找到一个易拉罐，上面留有怀疑是凶手的指纹，他们说……他们说其他易拉罐都擦掉指纹了，唯独这个，应该是凶手当时视线被树挡住了，没看到树背后还有一个罐子。"

骆闻轻松地笑了笑："就这件事？"

朱慧如疑惑不解地看着他："对。"

骆闻直截了当地说出了她的顾虑："你担心我没看到那个易拉罐？"

"我……我……"朱慧如不知该如何回答，毕竟这一切都是这位中年

大叔在帮助他们，即便有疏忽，也无法责怪大叔。

骆闻道：“警察这么问时，你紧张吗？”

“我……我心里有点……紧张，脸上应该还好吧。”

骆闻微微皱眉：“我告诉过你，不管他们怎么调查，你绝对不能表现出紧张，甚至害怕。”

朱慧如满脸都是愧疚：“都怪我，都怪我……”眼见要哭出来了。

骆闻道：“不用自责，是我对你们的要求太高了，毕竟普通人面对警察的质询，很难做到一点都不紧张。不过一个人面对警察质询时，表现不自然，警察也仅仅会当成感觉上的怀疑对象，当他发现证据都表明案子与你们无关时，他就会把你的紧张理解为普通人遇到警察问话时的正常反应。”

“您是说——”朱慧如眼睛亮了起来。

“对，那个指纹不是你的。”

“那会是谁的指纹？”朱慧如疑惑不解，突然间，她瞪大了眼睛，“是……是您留了您自己的指纹？”

骆闻苦笑一下，不置可否地道：“你不用多想了，原本你们昨天就该安全了，但昨天凶器调查时的情况引起了警方的怀疑，你们还需要再熬几天。明天你去市区买手机的事跟你哥说了吗？”

“说了，他没有怀疑。”

“那很好，一切照计划进行。嗯，外卖时间够长了，你再不走就奇怪了。”骆闻朝她笑着点点头。

朱慧如从骆闻家中出来，心中依旧在震荡着，留下的指纹……这位大叔为了排除他们俩的犯罪嫌疑，难道真的是把他自己的指纹留在现场了吗？那他……那他岂不是自己冒了巨大的风险？如果某一天查到大叔头上后，他能如何应对？他……他为什么要这样帮助我们？

35

古法医一脸严肃地走进林奇办公室，道：“三个人的指纹都和现场留存的指纹不符。”

“都不符？”林奇有些意外地张大嘴。

古法医冷冰冰地回应他：“废话，肯定不符。我早就说过了，朱慧如和郭羽不可能是凶手。案发时间是10点50分，监控拍到他们俩在这之前就离开了，从没监控路段折返回来的时间也不够，他们俩有有力的不在场证明。”

“那……那朱福来没有不在场证明吧？”

古法医很是不屑：“我真搞不懂你怎么会怀疑到朱福来头上，他是个瘸子，行动不便，现场根本没留下任何瘸子的特征。当然，你可以说现场被破坏了，那我问你，一个开面馆的小民工有什么本事把现场破坏得我们半点线索都找不出？而且凶手在杀人后用刀细心地在尸体上割出一道道血条，至少花费半个小时，他有什么理由这么做？他有这么好的心理素质？再者，第二天早上凶手地上撒钱引人破坏现场，开面馆的小民工有这么聪明吗？好，就算你说他有，据说地上的钱有好几万，他哪舍得花好几万来处理现场？”

“这……”林奇一下被问住了。

“你干吗非要揪着这三个人不放呢，好好去找其他线索，别浪费时间了，好吗？”古法医今天显得有点咄咄逼人。

林奇只好耐心地解释道：“不，我觉得这三个人很可疑，我认为应该继续查他们。”他把昨天问凶器时，朱慧如和朱福来截然相反的回答说了一遍。

古法医冷笑一声：“就是这样呀？那明显是你得了疑心病，代入了主观情绪，先入为主认为他们有嫌疑了。这把刀买来几个月了，朱福来忘了是他买的，很正常呀，开个面馆经常买这买那的，他记不清也理所当

然。”

“不不不，”林奇直摇头，“你没亲眼见到他们的神情，他们表情很可疑。”

“是表现很紧张，说话结结巴巴，像是害怕什么，又像在躲避调查？”古法医道。

“咦，你怎么知道？”林奇好奇地问。

古法医冷笑一声：“很多人面对警察说话都这样，我想想就知道，肯定是这样才让你觉得他们可疑。我问你，你和你手下三天两头找他们，换成任何一个普通人，警察天天上门找，还是调查命案的，他能不紧张吗？”

“嗯……”林奇反思了一下，“也许是这样。”

“第一次找他们了解情况时，他们有紧张吗？”

“第一次不是我去的，是小宋和小李，嗯……据他们俩说对方反应正常。”林奇照实回答。

“那就行了，我认识你这么多年了，你这么个咄咄逼人的警察找上门，换谁不紧张啊？”

林奇尴尬地点点头，好像是这么回事。他转念一想，感觉有点奇怪：“老古，你今天是怎么了？吃了火药了？”

“我是嫌你做这种莫名其妙的调查，浪费我时间，害我晚上留在单位加班，我很烦！拜托你以后核对指纹这种简单工作，白天拿过来就行了，要么你自己人看一下也成，比对指纹根本就是些没技术含量的活，谁都能做。这种事用不着非得要我在报告上签字吧？”

林奇歉意道：“好好好，实在对不住老兄你了，以后我绝对改。”

“我认识你这么多年，你的脾气什么时候改过？”古法医终于笑了一下，道，“不过这案子你也不用操心了，反正凭你本事也破不了的。”

林奇颇为尴尬，不悦道："老古，你也对我能力太没信心了吧，案子才发生几天，侦查遇到点麻烦也是正常的事，很多案子不是花上几个月才破了的嘛，现在不用说这种丧气话吧。"

古法医道："算了吧，就凭你？这案子别说几个月，就算给你几年你都破不了。"

林奇顿时红了脸，很是不满："我又不是刚当警察，我的破案率在局里排第一，老兄！"

古法医哈哈笑起来："我知道你破案了得，是分局的破案标兵，那又怎么样？你要知道这次案子是谁干的，你就不敢这么说了。"

林奇皱着眉道："你知道这案子是谁干的？"

古法医点点头："谁干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省厅和市局派了大量刑侦专家，大量警力，耗时几年都抓不到这凶手。"

"怎么回事？"林奇郑重地看着他。

古法医道："你知道最近赵铁民在忙什么？"

"赵队……"林奇突然睁大眼睛，"你是说……"

古法医点点头："我刚刚无意间翻看了市局下发的要求各分局协查的卷宗，我看里面的指纹很熟悉，一比对，那个易拉罐上的指纹，居然是那个抓不到的人的。"

林奇顿时挺直了身体，倒抽一口凉气，咽了下唾沫。

那起连环命案专案组曾经成立四次解散四次，拥有大量经验丰富的刑侦专家和老刑警的阵容，却连凶手的影子也摸不着，居然这次小流氓被杀案，会是那个人干的！

他感觉喉咙有点发干。

Part 5　无解的方程组

36

赵铁民在区公安分局的局长和主管刑侦的副局长的带领下，快步走进林奇办公室。

局长介绍道："林队，这是赵队，你们应该早认识吧，我就不多介绍了。现在这案子交由市局专案组负责，我们要全力协助专案组的工作。"

林奇点头答应。他和赵铁民之前工作中接触过几次，彼此并不陌生。赵铁民曾破过几起大案，在全市公安系统内很有名。而且他是支队长，跟他们分局局长平级，比他高了好几级。

安排已定，赵铁民向林奇要了卷宗和各种调查记录。赵铁民道："我就在你旁边办公室看吧，有疑问直接问你。"

"没问题。"

随后，赵铁民到了旁边的小会议室，细心察看卷宗和调查记录，他带来的其他人则分别跟分局的相关人员沟通工作，按各自的分工了解案情。

他很细致地将案发现场的勘查记录详细地看了几遍，翻到对徐添丁人际关系的调查时，他翻得很快，因为现在知道了杀害这小流氓的凶手居然是特大连环命案的凶手，之前调查嫌疑人时，问的都是些和小流氓有过纠纷的人，这些人都是普通的小老百姓，能犯下特大连环命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正当他快速翻阅调查过的人际关系记录时，一个人的名字映入了他的眼里。

"骆闻？"他的目光在这个名字上停留住了，随即看向此人的身份介绍，"××微测量仪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技术总顾问。"

他微微皱了下眉，自语道："骆闻这名字不多见，难道是宁市的那个骆闻？而且从事的正是微测量工作。"

再去看年龄，48岁，留下的身份证上的户籍也是宁市人。

“真的是他？”

赵铁民立刻回到林奇办公室，指着骆闻的名字道：“你见过这个人吗？”

林奇摇头：“没见过，他是我下面人调查时问的。”

赵铁民连忙让林奇把亲自找过骆闻的小李叫过来，又借用林奇的电脑，在公安内部网站上搜出一张以前新闻里留存的照片，指给小李：“你见过的这个骆闻，是他吗？”

小李看了几眼，马上肯定地道：“是他没错，不过真人比照片上的老多了。”

赵铁民点头：“当然，这是好多年前的照片了。”他微微皱眉：“他居然在杭市。”

林奇不解问：“赵队，你怀疑这个骆闻有问题？”

赵铁民摇头，笑了笑：“他怎么可能有问题，我就是好奇他怎么来杭市了，还这么巧被你们问到他。”

林奇道：“这人有什么来历吗？”

赵铁民道：“你知不知道原宁市市局的刑技处长，管他们法医和物鉴两大部门？”

“好像……好像是姓骆，就是他？”

赵铁民点头：“是啊，国家一级法医师，特高级专家，很多法医学和物证勘查学专业教材的编者名单都会出现他，以前还是省厅的专家组成员，不到四十就当上宁市的刑技处处长。”

林奇看着调查记录上骆闻的身份介绍，道：“他怎么辞职去企业了？”

赵铁民笑道："肯定企业给的报酬多得多咯，你看他在这么大一家公司，头衔是董事、总顾问，拿的钱少不了。"

小李道："是啊，他当时还开一辆奥迪Q7呢。"

赵铁民道："瞧瞧，他要继续在体制内，当然，他是技术人员，收入比我们其他公务员要高得多，不过他有钱也不方便买辆豪车，否则会引起非议的。你看他去了私企，钱更多，要花也没这么多规矩约束了。对了，你们当时见到他时，他有给你们一些案子的建议吗？"

小李摇头："什么都没说，我们都不知道他过去是知名法医，看他样子，似乎对死了个人漠不关心。"

赵铁民低声叹息："怎么不当警察后，都对案子没兴趣了呢。"他同时想到了严良。

37

“老兄，这办公室里的位子，不是博士就是硕士，你一个小小本科生，哪来的勇气不敲门直接闯进来，还自顾自跷起二郎腿？”严良冷眼瞥着旁边的赵铁民，赵铁民大咧咧地拉了条凳子坐在他旁边。

“说话不用这么刻薄吧，”赵铁民颇感无奈地皱皱眉，道，“今天我是来告诉你好消息的。”

“好消息？”严良想了想，笑起来道，“那个变态佬抓到了？”

“抓到了。”

“什么时候新闻里通报？”严良对这个消息颇为在意。尽管他第二天接着去学校上课了，但他总觉得学生看他的眼神怪怪的。他真想在课堂上当众宣布这条消息。

赵铁民道：“反正就这几天吧，你也不用急。”

“好吧，”严良呼了口气，“不过看你的表情，似乎不太高兴。一定是查清了变态佬并非凶手，你现在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了。”

赵铁民皱眉点点头：“是啊，他不是凶手，不过凶手又杀了个人，实在麻烦。”

“耶？怎么这次隔了短短几天就又出案子了？前几次不是隔半年才杀一个吗？”严良眼睛微微一眯。

赵铁民吐口气：“是啊，我才接手几天功夫，命案又多一起，实在是烦。不过这次的案子和前几次的完全不同，前几次案子里，凶手都在死者口中塞上一根利群烟，又留下‘请来抓我’的字，并且在现场附近丢弃凶器。可是这次，原本是一起普通的命案，结果在比对现场遗留的指纹时，意外发现了是同个凶手干的。凶手这次杀完人后，在现场停留了很久，用刀在死者身体上割出了一圈圈血条，相互间隔均匀，我们讨论过很多遍，想不通凶手这么做有什么目的。所以我找你来商量。”

“抱歉，你们想不明白的事，我更加无能为力。”严良明白了赵铁民的来意，立即摆出一副不想插手的模样。

“真的不愿介入？”

“我觉得我的态度是很明确的。”

赵铁民无奈叹口气，道：“算了，我早料到你会这么说。你这人太冷漠，比不上我还总是想着你的事。”

“我的事？什么事？”

“上回你不是说你好多年没见到骆闻了嘛，这次巧了，我们办案时遇到他了。”

严良眼睛一亮：“骆闻回去当警察了？”

赵铁民摇头道：“不，他现在在做生意，看着日子过得很不错。这次新出的命案被害人是个小流氓，区分局先前不知道这案子是连环命案的凶手干的，对小流氓的人际关系进行了排查走访。小流氓生前可能结怨的人大都问了。小流氓死前几天，有回虐待小狗，小狗被好心人救了，随后别人把狗送给骆闻。小流氓看到骆闻拿着狗，要他付三百块买下，否则狗要拿回去，骆闻就付钱把狗买下了。就这样，调查人员找到了骆闻。”

严良笑了起来：“你们查案可真够细致的，连花三百块买条狗都列入可疑对象。”

赵铁民道：“当初不知道小流氓是被连环命案的凶手杀的，以为是普通的仇杀案，所以到处做人际调查工作，要不然也不会遇到骆闻了。”

“我觉得你找我，还不如找骆闻，他比我有正义感多了。他常说，无论什么理由的犯罪都是可耻的，所以他选择当了一名法医，他向来工作态度都很严肃，总是通过翔实的物证鉴定技术势必要让凶手伏法。尽管他现在不是警察了，不过你们找他，相信他会提供建议的。他可不像我，呵，你是知道的。”

赵铁民微微笑了笑，他想起了许多往事，严良是赵铁民见过的犯罪逻辑学应用得最好的人，他极其擅长通过案发过程中的凶手行为，来推理给出答案，可是，他不是一个合格的警察。甚至可以说，他是个不及格的警察。大概正是因为如此，严良自那次事件后，辞去所有警察的职务，回到学校当了一名老师。

不过找骆闻提供建议，赵铁民摇了摇头："我手下说他对案子表现出漠不关心的样子，大概和你一样，不再是警察了，也就不想去介入警察的工作了。"

这时，赵铁民手机响了，他接起电话，听了一阵，挂断后立刻站起身，道："我还有事，这是骆闻的联系方式，你想见他的话自己联系吧，我先走了。"他面色郑重，扔下一张纸给严良后，快步离开。

38

赵铁民还留在严良那儿聊天时，林奇给他打了个电话：“赵队，徐添丁从小玩到大的朋友张兵，他们一家人刚来分局报案，说在自家门口捡到一张打印纸，上面印着‘下一个杀你’。纸我已经让人原封不动地包好，送到你们市局化验去了。张兵父母我们安排送到市局协助调查，张兵本人还留在分局，怎么样，你要不要见一见？”

“好，我马上就来。”挂下电话，赵铁民连忙告别了严良，驱车赶往分局。

学校离区公安分局只有四五公里，十分钟后，赵铁民到了分局，林奇带他进了一间小的会客室，里面一个头发有点长，穿着白色汗衫背心的年轻人此刻耷拉着脸，一改往日的神气十足，正畏畏缩缩、忐忑不安地坐在椅子里，手指不断转动着水杯，却没有喝。

赵铁民看了他一眼，咳嗽一声，朝他点点头：“张兵是吧？嗯……你别担心，我们警察一定会负责你的安全，绝不会让你出事的。那张纸是什么时候捡到的？”

张兵孱弱地抬起头，望着赵铁民一副镇定自若的表情，稍微放松了些许，咽了口唾沫，道：“是……下午我爸出门时，看到门把手上塞着的。”

“在这之前出门时，门把手上没纸吗？”

“我今天一天都在家弄电脑，没出去过。我爸中午出去过，他说中午回来时没有的。如果有的话，开门时肯定会看到。”

“你爸下午几点看到这张纸的？”

“3点，刚才我爸已经跟你们说过了。”

赵铁民点点头，又道：“最近有没有见过什么人有不同寻常的言行？”

张兵想了一阵，摇摇头："好像没有。"

"那么换句话说，如果有人要杀你和徐添丁，你觉得谁最有可能？"

"这个……"张兵报出了几个人的名字，又列举了与他们之前的纠纷，大都是打架斗殴一类的事，赵铁民知道这些小混混是连环命案真凶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不过警方也不敢怠慢，旁边一名记录员耐心地把所有人的相关信息写下来，以备事后调查。

又问了一阵，没有再多的线索，赵铁民和林奇退了出来，道："林队，如果那张纸的调查结果是其他人的恶作剧，那么事情另当别论。如果鉴定结果，这张纸是凶手的，那么张兵一家的安全工作需要你们分局来妥善负责。"

林奇很认真地点头道："没问题，纸上写着'下一个杀你'，应该是冲着张兵来的。张兵父母都是附近的拆迁户，房租是主要收入来源，听说平时除了他爸喜欢赌博外，其他方面的为人还是比较本分的。凶手杀了徐添丁，徐添丁和张兵从小玩到大，平时关系很好，张兵是凶手下一个目标的可能性很大。不过为了保守起见，他们一家三口都应该保护起来，等他父母从市局回来，我们组再商量安排人手，二十四小时保护他们一家安全。"

赵铁民对林奇的安排很满意，道："嗯，凶手明目张胆地说要杀下一个，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决不能出半分差错。对了，门把手上的纸，是在中午到下午3点之间塞上的，他们小区有监控吗？"

"小区里有两三个，不过都是管停车区域的，恐怕没什么大用处。"

"那就要继续走访周边群众了，看看是否有人见到这张纸是谁塞的。"

林奇道："做肯定要做，不过我想结果也许不太乐观。一张纸可以随手塞进口袋，凶手衣服里藏一张纸走到他们家，很难引起旁人的注意。"

赵铁民理解他们调查的困难，只好道："暂时我们没有其他更好的调查办法，只能先这么做了。"

这时，林奇接了个电话，挂断后，苦笑着摊开手，道：“本来我一度怀疑徐添丁的死跟当晚最后一个目击者朱慧如有关。我安排人跟踪朱慧如兄妹，今天下午朱福来一直在店里，朱慧如拉上个旁边商店的小姐妹去市区买手机了，还有个喜欢朱慧如的郭羽今天上班。纸不可能是他们三个放的，看来我真怀疑错了。”

赵铁民不太关心这几个人的事，他详细看过卷宗，又听林奇说了他调查这几个人的情况，不过他们有不在场证明，指纹也不合，并且以这几个人的身份、背景、能力、条件，尤其凶手扔掉几万块引无关路人破坏现场的举动，赵铁民一点都不相信凶手会是这几个人。

赵铁民拍拍林奇肩膀，打发他走开：“行吧，林队，这里的事先交给你了，我赶去市局等化验结果。”

39

傍晚，严良在骆闻小区外的马路上停好车。他拿起一袋东西下车，站在原地张望了一阵，很快就注意到了不远处站在树荫下的一个男人，这人有个很大的特点，他出门在外总喜欢斜挎着一个单肩包。

两人都望见了彼此，露出会心的微笑，同时走上前。

严良用力地握住骆闻的手，道："好久好久不见了！"

骆闻微笑着寒暄："你这几年怎么样？"

"还不错，我在浙大当老师，日子比过去轻松了很多。你呢？听说在做生意，想必也过得不错吧？"

骆闻笑道："还行，我和你一样，也想过点轻松的日子。"

"不过我看到你，一点都看不出已经下海的样子，你看起来还是那个骆法医。"

"是吗？哪里像？"

"你的装扮，"严良指了指他的包，"想起我第一次见到你，是去省厅开会，那时你就背着个单肩包，后来办案中看到你，你还是背个单肩包，我问你怎么老背个包，你说是职业习惯，每次去现场都得带着个包，装各种工具，以至于平时生活里，也习惯性地背个单肩包。看来你这职业病是改不了了。"

骆闻笑了起来："是吗，我倒没注意，看来职业病也是种顽疾。"

严良道："这次我们能见面，实属巧合。幸亏你花三百买了条土狗，结果警察找到你了，要不然我都不知道你会在杭市。五年前我辞职后，本想找你聚聚，但那时你还是法医，我嘛，因为那件事，我特别不想再和警察有瓜葛，所以放弃了。后来我不知道你也有一天会辞职。"

"这次警察来找过我，你怎么会知道的？"

“赵铁民找我闲聊时说起的。赵铁民你应该知道的吧———”

“听过这名字，我还当法医那会儿他好像是……杭市的刑侦支队长？”

“对，现在还是。他说城西出了起命案，他调查卷宗时，注意到了你的名字，一验证，果然是你，这不，他就告诉我了。”

骆闻心中泛起一层警惕，不过他看严良坦率真诚的表情，不带任何试探的意味，并且他深信，如果警方真的怀疑到他，根本用不着让严良来试探他，而是对他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查了，遂又放宽心，道：“现在你还参与办案吗？”

“我？”严良笑了笑，“一方面我自己不想再过那种生活。另一方面，如果我想参与办案，你觉得那次事情后，警察还会放心让我参与吗？”

“你的那次事情———”骆闻低下头，“对于你的做法，我个人保留意见。”

严良不以为意地笑道：“我知道，你肯定是反对的。你总是说，无论什么理由的犯罪都是可耻的，不过我至今都不后悔当时的做法。呵呵，这些陈年旧事不提也罢，先去你家把东西放下。”

“什么东西？”

严良伸手示意手里的大塑料袋：“好久不见，我琢磨着给你买点什么见面礼。可你一不抽烟，二不喝酒，比我还无趣。我至少还经常在家喝点小酒呢。我想到你刚买了条小土狗，考虑到你一定没有养宠物经验，所以就去买了些狗粮和狗零食，哈哈。”

“这……”骆闻有些难为情，低头道，“我倒没为你准备什么。”

“呵呵，开个玩笑，不用这么正经，我只不过刚刚开车路过一家宠物商店，临时想起来的。”

骆闻点点头：“好吧，不过我家没什么可招待你的，我只能待会儿好好请你吃一顿弥补了。”

两人走进小区，严良打量着小区里的环境，道："这地段，这楼盘，不便宜吧？"

"还可以，我辞职后，来杭市的单位安顿好后买的，那时一万七八的样子。现在嘛，也许两万多，我不太清楚，中介公司总是打我电话，很烦。"

"全款买的？"严良笑着瞥他一眼。

骆闻低头应了句："嗯。"他不是个看重钱的人，所以从来不愿在他人面前表现出他很有钱的样子。

直到进了骆闻的房子，严良吃惊地站在原地："这就是你的房子？"他看着整整一百多平的大户型新房，光房价就值两百多万了，可这里的装修，包括家具电器估计只需两万块全搞定。地上随便地拖着网线，客厅里还有条小土狗，看着脏兮兮的，见两人进屋，围着他们转，附近还有一些屎尿，房子更显脏乱。

骆闻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装修稍微简单了点。"

"这是简单吗？"严良笑了起来，"这根本是简陋。你自己随便找几个人装的吧？"

被严良一眼看穿，骆闻更觉尴尬："我不太懂这些门道，反正就一个人住，简单布置了下而已。"

这时，严良注意到了墙上唯一的装饰物——骆闻的一家合照。

照片中一家三口站在一棵开满花的树下，朝着相框外开心地笑着。

严良唏嘘了一声，他没再继续嘲笑骆闻装修的简陋，他多年一个人住，生活上自然就不太讲究。他是严良见过的最好的法医，像他这样的人，把精力都花到了他的专业工作中，对生活品质从来没什么追求。

严良望着照片，抿了抿嘴，微感歉意地看着他："还没找到？"

骆闻背过身去，低声说了句："八年了，也许……这辈子都找不到

了。”

空气似乎一下子陷入了沉默，严良咳嗽了声，打破尴尬，注意力转到了小土狗身上，拿出袋子里的狗零食，拆开一包胶皮骨，扔了一根给狗，小土狗咬起骨头就跑到一旁啃起来。严良笑道：“瞧，这狗很喜欢吃。”

骆闻脸上也再度浮现出笑容：“还是你想得周到，我就买了狗粮，并没准备什么零食给它。”

“那个……”严良停顿一下，看了眼相片，道，“这么多年了，应该有不少人给你介绍过其他人了吧，你……有没有考虑？”

骆闻笑着摇头，道：“我觉得我现在这样挺好。”

“嗯……我们学校有一些年轻的女教师，相貌、学历、素质各方面都不错，正所谓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我想肯定有适合你的，如果——”

骆闻打断他：“不用一见面就当起媒人吧，呵呵，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不需要。”

严良皱眉看着他：“你总不能就这么一直一个人过下去吧？”

“这样不挺好吗？自由。”

严良摇摇头：“不用骗自己了，你和我不同，你是很热爱法医这份工作的，你辞职了，还跑到杭市来，我想，也许主要原因是你想换个生活环境吧。”

骆闻抿嘴笑了笑，却没说什么。

“我印象中的你，总是热衷于工作，并没多少生活情趣。如今你都养起狗来了，是因为你一个人太孤独了。其实如果有个人走进你的生活，会好很多。”

骆闻摇摇头：“养狗和孤独没有关系。”他目光看向照片，“以前我女儿也养过一条狗，和这条很像，所以我看到它时，一时心血来潮，就养

下了。”

空气再一次陷入了沉默。

这次骆闻咳嗽一声，打破尴尬，道：“时间差不多了，咱们一起去吃饭吧，请你尽情点菜。”

两人在离小区不远处的一个精致的饭店包厢里聊了三个多小时，多年未见，有说不完的话题，以前的警察生涯对这两人都已成了过去时，彼此讲着各自生活中遇到的有趣事，骆闻好久没有这么开心了。

吃完饭，两人沿着马路往回走。

快到小区时，严良道：“你这里离学校很近，我以后可以多找你。对了，你工作忙吗？”

骆闻笑道：“挺轻松的，基本不太去公司，只要你有空，我随时奉陪。”

“哦，你在公司都做些什么？我看你的职务，应该挺忙才对。”

骆闻呵呵一笑：“你知道我手里有一些专利，包括几个微测量鉴定技术的专利，我借给公司算是项目入股的形式吧，具体的事情不用我干。另外我的几项资质头衔也比较紧缺，公司在很多项目申报上需要。正因为工作轻松，所以我才来杭市的。”

严良点点头：“这样倒也不错，相比起来，我在学校教书，有时候遇到课题什么的，就远没你那么自由了。”

走到小区门口，两人准备分手，骆闻道：“你送了我一袋小狗用品，我却没什么能招待你的，实在不好意思。”

严良哈哈大笑：“不用这么见外吧，今天的单是你买的。”

“我知道你空闲时喜欢小酌几口，我是完全不会喝酒的。我突然想起来前几天单位一位客户送了我一瓶拉菲，我也不知道真假，就交给你鉴定吧。酒还放在车里，现在去拿。”

“唔……拉菲！你可真够慷慨。”严良啧啧嘴。

两人走进小区，走到了一辆漂亮的奥迪Q7前，骆闻靠近车身时，自动感应锁响了一下，他打开后备盖拿酒。

严良看到骆闻的座驾是一辆奥迪Q7时，微微惊讶地张了下嘴。

骆闻拿出酒，交给严良，笑着问：“这拉菲是真的假的？”

“嗯……应该是真的吧，我也不会看。”他接过红酒，瞧了几眼，如捡到宝贝般捧在手里，又好奇问，“你以前好像不会开车嘛，辞职后才学的？”

“是的，现在驾驶成了国民技能了，大街小巷都是车，以前工作时不想浪费时间学车，辞职后空闲了，就去学了。”

“哦，这车是你自己买的，还是你们公司给你配的？”

“自己买的。”

“这要一百多万吧，什么时候买的？”

“嗯……大概快三年了吧，来杭市后买的。”

严良哈哈大笑：“你可真够有钱啊，买这么贵的车，能换一打我的车了。”

骆闻不好意思地笑笑：“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你是老师嘛，开太好的车不合适，学生看到了，容易过于追求物质，会忽略学习的本质。现在的我则没这么多限制了。”

“开这么好的车，果然骆法医成了骆老板了。可你一向低调，开这车去上班，拉风的状态会不会不习惯？”

骆闻抿嘴笑了笑：“我并不喜欢开车，去单位我通常坐公交，那样更方便。”

严良脸色微微一变，道：“你上班不开这车，那买来干吗？”

骆闻并未注意到严良眉宇间多了一分异样，依旧坦然道：“偶尔私下出门逛逛，开这车……唔，还不错。”

“有面子吧？”

骆闻冲他笑了笑：“也可以这么说。”

“呵呵，是一个人逛，还是带上某个——”

骆闻白了他一眼：“严老师，我建议你不要教数学了，去教想象力更丰富的人文科学吧。在杭市我没什么朋友，也只能一个人逛。”

严良哈哈笑起来，点点头，同时，笑容背后，他的一颗心逐渐沉了下去。随后，他唯唯诺诺地应付了几句，匆匆跟骆闻道别，迈着有些沉重的步伐，离开了小区。

40

已经晚上9点，赵铁民依旧留在单位加班。

陈法医走进办公室，交给他一份文件，道：“下午那张纸的鉴定结果出来了，纸张、油墨、打印机均和凶手过去留下的字幅一致。此外，由于这次的纸就塞在门把手上，保存得很好，我们应用了美国进口的微物质鉴定设备，提取到了纸上的轻度指纹压力，指压的痕迹排除了张兵父子的指纹外，另外找到的指纹与凶手在凶器上留下的完全一致。不过微物质鉴定未能提取到纸张上留存的凶手的汗液等物质，大概是含量太低的缘故。”

赵铁民拄着头，思索半晌道：“凶手越来越明目张胆了，短短没几天就杀两个人，这次还留字扬言继续杀人，你觉得他真会这么做吗？还是……虚晃一枪，扰乱我们的侦查方向？”

陈法医撇撇嘴：“也没什么好扰乱的吧，我们现在也没有具体的侦查方向，威胁不到凶手。”

“说得也是，凶手如果单纯做点无关的动作，纯属画蛇添足，给他自己带来更多的风险。嗯……这么看来，他确实想杀张兵了。”

陈法医点头道：“很有可能。”

“现在他们分局已经派了人，二十四小时跟踪保护张兵一家，并且跟张兵一家说了事态的严重性，他们一家也说了会充分配合警察的工作。理论上凶手根本不会有机会杀人，如果真敢动手，也一定是当场被抓获的结局。可这凶手处事很谨慎，不知道他接下去到底会怎么做。”

“会不会下毒？”

“下毒？”

“用某些剧毒物，找机会让张兵吃下。”

赵铁民点头道：“你说得没错，这样的案子以前也出现过，嗯，明天

我就提醒一下分局的人。”

陈法医道：“徐添丁被杀的卷宗我也看过了，分局的现场报告没问题，我没发现其他有价值的线索。”

赵铁民微微眯起眼，想了好久，道：“目前我们唯一真正掌握的线索，就是凶手的指纹。看样子只能走海量比对指纹的老路了。短短几天，死了两个，张兵又接到谋杀警告，显然这次办案我们拖不起了，必须尽快抓到人。明天我再跟领导汇报下，商量下该投入多少警力，设计个严密的统计方案，把重点区域内该比对指纹的人都录进去。”

这时，他接到一个电话，拿起一看，是严良的：“你什么时候有空，我想跟你聊聊案子。”

赵铁民颇有些意外严良会主动找他聊案子，马上道：“你有什么看法吗？我现在就在单位。”

“好，我马上过来。”

很快，严良到了办公室，关上门后，开口第一句：“我想介入你的案子，你看怎么样？”

赵铁民对他突然间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还有些措手不及，犹豫着道：“你……你的态度？”

严良笑了笑，道：“我们毕竟多年朋友，我对你的工作表现得漠不关心，你却还记着我随口提到的想见骆闻。今天我跟他吃了个饭，回来后颇感几分惭愧，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能给你一点点有用的建议。”

“真的？”赵铁民有些疑惑地望着他，“你不是一时心血来潮？”

“当然不是，不过如果你拒绝我介入，我也无所谓。”严良摆出一副吃定赵铁民的样子。

赵铁民笑起来：“好，当然好。”他顿了顿，又道：“不过……最好不要太高调，因为……嗯，你现在不是警察，我找你聊天当然没问题，公开介入办案，恐怕……”

“我知道，我有前科。”严良很坦然地说。

赵铁民连忙咳嗽一声，道：“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不要误会。”

“行，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赵铁民奇怪地打量着他：“你今天跟骆闻见个面，怎么像突然换了个人？”

严良笑着寻理由搪塞：“大概是聊了很多过去办案的事，有所感触吧。”

赵铁民点点头，道：“你想怎么样介入案子？”

严良道：“请把所有的相关卷宗的副本全部给我，包括全部的调查细节。”

“这很多，恐怕要浪费你好几天时间。”

“没关系，我有时间。”

赵铁民朝他笑笑：“明天上午，我让人把资料准备好，给你送过来。”

严良点头，道：“好。对了，还有件事要跟你确认下。我记得你似乎提过，所有被害人均是刑释人员？”

“没错。”赵铁民点头。

不过他随后又道：“除了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只是个小流氓，派出所拘留了很多次，不过从没进过监狱。而且，最后一个案子的作案手法和前面五起完全不同，这点很古怪。”

最后一个居然不是刑释人员？作案手法和过去完全不同？怎么会这样？

严良微微锁着眉，想了想，随后告辞离开。

今天与骆闻的这次重逢，原本是好友久别相聚的快乐，如今，严良心头之前的愉悦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只剩下满腹的阴郁。

41

“林队，你好。”

敲门声响了两下，林奇抬头看去，门口站着一位四五十岁、戴着一副精致眼镜的中年男人。他的目光在那人脸上停留了一下，随即脸上写满了惊讶。

他分明还记得第一次见到这人时，对方说的第一句话：“我知道你们都不情愿来上这门课。从事实际刑侦工作的警察中，绝大部分人都认为犯罪逻辑学跟犯罪心理学、行为学一样，都是马后炮的工作，事后分析犯罪原因头头是道，可是在案件侦查中却毫无用处。你们都是这样想的吧？诚然，案子出现后，你们很擅长现场采证，实地走访，查看监控，并且用这些基本工作方法破了很多案子。犯罪逻辑学基本都是坐在办公室里思考，你们一定觉得是纸上谈兵。好吧，那是因为你们的对手太低端，根本用不着犯罪逻辑学。今天，我就用具体案例为大家证明，数学是其他一切学科的爸爸，逻辑推理是对付高端犯罪的利器。”

那还是在六七年前，林奇被单位推荐为先进工作者，和省内其他二十多位刑警一起，到省公安进修学校进行省厅专门安排的地方骨干刑警职业技能培训。他和其他刑警一样，做惯了实际调查工作，从心底里看不起公安大学里面那些纸上谈兵的老师。刑警们都很乐意学习现场勘查的课程，但对心理学、行为学这几门课兴趣寡然，感觉对实际工作没有任何帮助——除了严良的犯罪逻辑学。

严良课上讲解的案例，大部分都是他自己办案积累的现成素材，后来他们了解到，严良与其他老师不同，他不是专职的老师，他是这次省厅专门安排给他们上一轮课的。他本职是刑警，而且是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的副指导员，警衔很高。他在刑警界很早成名，一直参与各种大案要案，还多次被推荐到公安部参与部级点名大案的侦破工作，才四十多岁就成为了省厅的刑侦专家。而他在课堂上讲解的案例，也让这些年轻的刑警们大开眼界，通过严谨的逻辑推理，不但能大幅减少工作量，还能明确侦办工作的准确方向。

不过严良也承认，他这块逻辑推理工作只是过程，最后需要更具体实证的验证，这还是要依赖基层刑警的调查取证。但这并不妨碍这些年轻刑警对他的崇拜，即便时隔多年，林奇依旧一眼就认出了严良。

“严老师！怎么是你！”林奇脸上的惊讶转为激动，他豁然站起身，快步上前紧紧握住严良的手。

两人寒暄一阵后，严良道明了自己的来意：“今天来你这儿，其实是为了案子，不过——我现在已经不是警察了。”

对于严良五年前突然辞职，去了大学教书，林奇有所耳闻。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副指导员的岗位，在行政级别上也很高，大部分警察，奋斗一辈子还是最普通的基层民警，区区四十多岁就当上省厅刑侦总队里的领导，非常难得。

对于他的突然辞职，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也包括林奇，只不过他并不知道当初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什么案子？您说。”

“赵铁民的案子，”严良道，“老赵跟我是多年的老朋友，而且这案子似乎颇有挑战性，引起了我的兴趣，所以——”

“所以您帮着破案。”林奇马上把他的话接了下去。

严良想了下，顾虑到赵铁民的声誉，这样的说法不太妥当，他纠正道：“不，我说了，我已经不是警察了，按道理，我是不能接触案子的，尤其侦查阶段是警方的保密期。只是我个人对这么具有挑战性的案子很好奇，于是——”

林奇快速道：“我明白了，你是要我保密，不告诉别人您介入案子的调查，对吗？”

“嗯……”严良停顿一下，笑起来，“可以这么说吧。”

“不过……”林奇微微有点犹豫，“这案子是赵队负责的，不知道他那边——”

“我已经看过六起命案的全部卷宗了。”

林奇彻底放心，这么说来，赵铁民把卷宗都给严良看了，无疑是赵铁民请严良来协助的，那他这边自然也就没什么可以保留的了。当然，严良一个非警察介入案子的调查，这件事还得低调一些，因为这是违反警察办案规定的。

林奇道：“我这边有什么能帮助的吗？”

“我想着重调查徐添丁的命案。”

“查这个？”林奇道，“这案子是最后法医发现凶手留在一听啤酒上的指纹跟赵队案子的一致，才发现是同个凶手干的。而且这案子的现场当时被群众破坏得很厉害，我觉得这案子没法成为抓到那个凶手的突破口。”

“不，”严良摇了摇头，“如果这个连环命案能找到突破口，那一定是在你这边。”

“为什么？”林奇不解。

“前五起命案的具体案情，基本大同小异，省厅和市局先后调拨了多批人马，多次成立专案组，查了三年却依旧没找到凶手的任何马脚。我不比那么多人更聪明，也不比那么多人更有本事，几千人次的专案组都调查不出结果，我去查也是一样。唯独最后的一起案子，犯罪过程和手法与前面完全不一样，这才是机会。”

“可是……这次案子现场被无知群众破坏得厉害，而前五次，我也看过卷宗，说是现场都保存得很完整。”

严良笑了一下：“现场保存得很完整，警察却没查到真正有价值、能实际威胁到凶手的线索。前五次的现场，相信都是凶手犯罪后自行处理的。而徐添丁的这一次，凶手想出了满地撒钱的办法，引其他群众来破坏现场。这是为什么？如果这一次，他能自己把现场处理得天衣无缝，何必要用这个办法？这说明，这一次他的犯罪出现了意外，他自己的能力已经无法处理好现场的一切，只能借用这个办法，只能借他人的手，

来破坏现场，破坏线索。既然凶手的这次犯罪并没按照他计划中的来，发生了意外，那么一定会留下马脚。找出凶手这一次犯罪的失误，就是突破口！”

林奇连连点头：“对，您说得对。”

严良继续道：“我来找你，就是想了解关于徐添丁被害的更多线索。”

林奇道：“我所有知道的情况，还有我们所有的调查经过记录，都已经写进卷宗里了。”

“卷宗我已经看过，我看到里面有很多篇幅是你在调查朱福来、朱慧如兄妹还有一个叫郭羽的年轻人，你甚至派了人跟踪过他们。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仅因为朱慧如是最后一个见过徐添丁的人吗？可是我又看到其实你们调查一开始，就找到了朱慧如和郭羽的不在场证明，按道理，理应把他们排除在外了。我想知道你自己对这起案件的看法，甚至是某些想法或感觉，因为我知道，这些东西都是主观的，并不写进卷宗里，但有时候，这些东西，也能从中琢磨出一些线索。”

林奇对严良的认真和仔细感到惊讶。大部分人看卷宗，只是看里面的线索，以及卷宗记录的调查工作是否出现纰漏、矛盾等。可是严良却注意到了他们一开始就有朱慧如的不在场证明，却接连反复调查她的经过。赵铁民看完卷宗时，对朱慧如几人丝毫不挂心，因为他认定朱慧如这几人绝没有凶手的本事。可是严良，在看到了朱慧如等几人有多项不是凶手的铁证前，却表现出对这件事很感兴趣的样子。

林奇点点头，道出了之所以反复调查朱慧如等人的详细隐情，因为他一开始调查时，就觉得朱慧如有几个瞬间的表情有点怪，感觉像是隐藏了什么，但又问不出所以然。后来在偶然调查凶器时，朱慧如和朱福来截然相反的回答，更像是没串通好的口供，像是共同隐瞒着一个秘密。

但说到最后，林奇最后还是叹口气，道：“不过这些事后证明都是我在瞎猜。坚挺的证据表明我对他们几个的怀疑都是错觉。首先他们有不

在场证明。其次他们店里的那把刀是新的，绝不是凶器，我还专门让人拿这三人的照片去附近商店问过，近期他们都没来新买过水果刀。第三，既然杀徐添丁的凶手跟连环命案是同一人，而他们三个的背景我查得很清楚，他们没能力犯下这些命案，而且三年前朱慧如兄妹并不在杭市。第四，他们三个都没钱，想不出也舍不得用几万块钱来引人破坏现场。第五，如果徐添丁真是他们杀的，在面对警察问询时，也许他们心理素质很好，可是从逻辑上，很难串通伪造出没有破绽的口供。第六，昨天下午徐添丁的好友张兵家收到凶手的恐吓信，已经查明是凶手的了，可是昨天下午他们三人都有不在场证明，可以肯定信不是他们写的。总之，我事后总结反思过，他们有坚挺的非犯罪证明，我却抱着主观想法一直调查他们，浪费了不少时间。唉，如果一开始我没走错这条路的话，可能会发现更多有价值的线索呢。现在已经过了案发前三天线索搜集的黄金期，恐怕再难有其他发现了。这次查案陷入困境，我有一定责任。”

严良很认真地听他讲完，并把要点都细心地记在了本子上。

显然，林奇认真反思过这次办案的经过，所以很有逻辑性地讲了六点他们三人的非犯罪证明。

严良思索着，之所以林奇当初面对诸多非犯罪证明前，依然反复持续地调查他们三人，一定是他们在面对林奇问询时，表现出了足够让林奇起怀疑的不自然表情和动作。不过林奇当时问询时，严良并不在旁边，所以他无法判断林奇对他们的怀疑中，主观先入为主的成分占了多少。

他知道有些警察，尤其是迷信“犯罪心理学”的警察，很爱在问询时，仔细观察对方的言行举止，甚至据说调查对象在回答时，眼睛朝上朝下、朝左朝右看都有讲究，某些潜意识里不自觉的细微动作能表明对方是在回忆事实还是在撒谎伪造事实。

不过严良并不信任这一套，他本身就反感“犯罪心理学”，他认为问询时，调查对象回答的内容才是最重要的，要从逻辑上判断是否有漏洞。因为真正的高端犯罪中，凶手心理素质会好到让人吃惊，他们会事先编造出口供，然后用这段口供把自己说服了，让自己相信这段口供的

真实性。

这样一来，别说面对警察，就算面对最先进的测谎仪，他们也能像描述事实一样，把这段虚假口供表述出来。相反，有些人天性胆怯，面对警察时本能会紧张，会害怕，这样一来，案子明明和他无关，正因他的表现紧张，警察反而对他产生了高度怀疑。在没有直面接触的前提下，关于朱慧如三人的一切都是猜想而已。严良决定找机会接触他们一下。

42

今天是周六，傍晚，骆闻挂着斜挎包，出现在面馆前，照例佯装无意地站在路边，看了一圈，没发现可疑的监视人员，随即步态自若地走进店里。

“唔……老板，今天嘛，来碗片儿川。”骆闻看着墙上的菜单，又看了眼朱慧如，发现她脸上带着轻松的表情，遂放心了。

今天朱慧如并没有急着上去找他说话，而是直到面做好后，趁把面端给他的时机，低声道：“昨天到现在，好像警察再没来过了，连最近常在附近做调查的片警也不见了。”

骆闻笑了一下，道：“那是因为他们彻底对你们排除怀疑了。”

“这次……真的……真的没问题了？”朱慧如脸上惊喜交加。

“嗯，放心吧，事情到此为止了。”

朱慧如开心地点了下头，回到了后面继续忙活。

骆闻心中很清楚，这一回包括上次见到那名目光犀利的警察在内，一定都放弃了对朱慧如的调查。

一方面是因为昨天的恐吓信放出的时间段内，朱慧如和郭羽都有不在场证明。另一方面，他昨天见到严良时，听到他说赵铁民来处理这个小流氓的案子了，市局的专案组已经发现这次留在现场的指纹与前面的连环命案是相同的，那么朱慧如和郭羽更不可能是凶手了。

好吧，这次帮两个年轻人的事算是告一段落了，接下来依旧是看市局的专案组会怎么处理了。

他笑了一下，夹起一口面吃进嘴里，感觉肩膀上的负担瞬时少了下去，毕竟，帮人掩盖罪行真是件麻烦的事，而自己独立犯罪则轻松得多了。

这时，他背后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老板，来碗片儿川。”他本能地回头，顿时与严良四目相对。

严良也看到了他，眼睛微微一眯，随即笑逐颜开：“骆闻！怎么这么巧，昨天刚见了面，今天这儿都能碰到你！”

骆闻道：“这句话应该我说才对，我住在这附近，经常来这条街上吃饭，你怎么会这么巧，也来这里吃饭？”

严良坐到了他对面，随口编个理由：“今天下午刚去了趟系里另一位老师的家，就在这旁边，出来肚子饿了，就到这里。唔……你经常来这里吃饭吗？”

“是啊，”骆闻低头笑了笑，“你知道我一个人懒得下厨——其实也不太会下厨，所以总在外面解决。”

“来这家店吃得多吗？”

骆闻微微一迟疑，还是没有隐瞒：“挺多的。”

“那么，”严良把头凑近，低声道，“对这家店的主人，了解吗？”

骆闻稍微停顿了下，随即道：“面烧得不错，所以我经常吃。”

严良道：“不，我的意思是，我听说这家店的女店主朱慧如——我身后的那个小姑娘，是前些天小流氓被杀案中，最后一个见到被害人的人，好像警察也将她列为嫌疑人调查。”

骆闻心中顿时一惊，严良今天来到这家面馆，恐怕不能说巧合了。他知道店主妹妹叫朱慧如，那么朱慧如这个名字，一定是警察告诉他的，今天他到这店里来，到底是想做什么？

对于其他警察，骆闻并不担心，他对警察工作的一切流程都了如指掌，知道自己的安排一定会让警察彻底放弃对朱慧如的调查。

可是严良……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人。

心中虽想了许多，骆闻嘴上依旧没停顿地接口道：“真是这样吗？我

不知道啊，不过我听过小流氓被杀案的一些事，听说很残忍，看着不会像这小姑娘干的。”

“是吗？我也不太清楚具体情况，呵呵。”严良笑了一下，随后道：“不过今天碰巧遇到你，有个问题我可以回去交差了。”

“唔，什么事？”

严良道：“赵铁民那家伙案子破不出，找我帮他一起想办法，我被他烦透了，只好答应下来。他说有个犯罪细节想不出凶手是怎么做到的，我本来就只懂数理逻辑，对犯罪的具体方法知之甚少，自然更想不出了。不过我觉得你，一定知道。”

“是什么？”

“那个连环命案里，每一个被害人都是被人从背后用绳子勒死的。”

“这有什么，说明凶手体力好，也许身手好，从背后偷袭，对方无法反抗。”

严良摇头道：“不，勒死很正常，问题是，每个被害人除了被直接勒死外，身上并无太多的明显伤痕，而且每个受害人的指甲内都找不到皮肤或衣服组织，说明凶手在勒死被害人时，双方并未发生直接的肢体冲突。而这几个被害人，都是刑释人员，以往打架斗殴是家常便饭，这样的几个人，却被人活活勒死，完全反抗不了，这很奇怪。”

骆闻点点头，道：“没错，即便从背后偷袭，要勒死一个人也并不容易，人都会剧烈反抗，很难不出现直接的肢体冲突。”

“问题是，几次犯罪中，凶手都是这样轻松就把人勒死了。”

骆闻故作思考，过了片刻，道：“我想可能是凶手先从背后把人打昏，然后再勒死，等到被害人意识醒来时，也已处于濒死阶段，无力反抗了。”

“但凶手怎能每次都确保成功把人打昏呢？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同，抗击打能力也不同，有些人也许被木棒随便敲下头，直接就昏倒了，但

也有些人即便遭受重击，也不会昏倒。并且尸检结果是，所有死者的颅骨都未遭受过撞击。”

骆闻心里思索着，他感觉今天严良的来意似乎不太寻常，他虽嘴上说对案子并不关心，可他今天亲自到店里问及了朱慧如的事，恐怕……他真的已经介入调查了。

怎么样做到勒死一个人而对方不反抗，这个问题对于骆闻这位经验丰富的法医而言，简直易如反掌，他闭着眼睛就能举出几种方法。如果他连对他来说本该很简单的问题都回答不出，是否会引起严良的怀疑？

他权衡了一下，怎么杀死那几个人的，这不是他设计这些命案的核心，告诉严良也无妨，如果说不知道，那么就明显和他自身能力严重不符了，尤其是在严良这位绝顶聪明的人面前，恐怕这样低级的隐瞒只会适得其反。

于是骆闻便道：“我记得有几个这样的案例，我们宁市下面的一个县曾经出过的一个连环命案，当时负责办案的是现在省厅的高副厅长，那次情形也是相似，被害人几乎没有反抗就被人杀死了，不过不是勒死，是刺死，但大同小异。凶手用了高压电棒。凶手先用高压电棒直接将被害人电昏，随后勒死的话，即便被害人会醒来，那时也已经濒临死亡，无力反抗了。”

“原来有这样的方法。”严良吸了口气，“这点从尸检中能查证吗？”

骆闻道：“高压电棒的电流荷载会短时间内剧烈刺激人的神经中枢，使人昏迷。但电流荷载是不会停留在体内的，事后无法通过验尸判断。但使用这个方法，肯定会在死者的皮肤上留下一点灼烧的痕迹，这个专业术语叫电击伤。不过电击伤和大部分的皮肤挫伤很像，如果没认识到这点，就会忽略过去。”

严良连连点头，又道：“可是还有一个地方很奇怪，如果凶手真用你说的这种方法，先把人电昏，再勒死。那么他为什么要勒死人，而不是直接用刀把人刺死呢？”

骆闻心中微微一愣，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不能告诉严良，否则以他

的推理能力，恐怕会发现更多的细节。他笑了下，道："这我就不清楚了，不过似乎很多谋杀案中，凶手杀人用的都不是特定的方法，有些人用刀，有些人用绳子，有些人用毒药，还有人直接用枪。我想也许凶手怕见血，所以觉得用绳子勒死人干净点吧。"

严良突然笑出声："敢杀这么多人的凶手，我想他一定不怕见到血。"

骆闻只好道："也许怕见血是心理洁癖。"

"是吗？"严良不置可否地笑了笑，随后，他并没有继续聊案子，而是边吃着刚送上来的面条，边聊着以往的趣事。

吃完面后，两人来到外边，沿路走了一段，分手告别。

两人转过身时，各自都微微皱起了眉，只不过他们都看不到对方的表情。

43

与严良分手后，骆闻低着头往回走，来到河边小公园旁时，迎面看到郭羽正慢吞吞地走过来。

骆闻故意把头侧向另一边，装作不认识他，可是郭羽还是叫出了声："先生！"

骆闻看了他一眼，见他眼神中有话要说，低声说了句："过来吧，跟我保持距离。"说话间脚步不停，径直来到了公园的一个扭腰器上，趴在把手上晃动着腿，左手悄悄示意，让郭羽到旁边的一根单杠上锻炼。

郭羽身体瘦弱，但大叔这么说，他也只好勉强地做着不标准的引体向上。心里却在说，为什么不是大叔做引体向上，我去扭腰器上摆弄？

骆闻道："有事找我吗？"

"不，也没什么事，只是……"他抿了下嘴，道，"我刚去面馆，朱慧如说警察没再来过，事情已经告一段落了，我……我不知道该如何感谢您。"

骆闻微笑了一下，道："没什么，不必感谢我，总之，我希望你们以后能忘掉这些事，也忘掉我，如过去一样，生活下去。"

"是，"郭羽抿抿嘴，奋力再做了个引体向上，道，"您帮了我们这么多，可是到现在，我们依然不知道您如何称呼，实在……实在很不应该。"

骆闻呵呵一笑："我说过的，事情过去以后，我和你们并不认识，我们彼此是陌生人，知道吗？这对你们好，对我也好。如果你真想感谢我，就记住这一条吧。"

郭羽犹豫了一下，眼中微微泛红，停下引体向上，默然朝骆闻低下头致意，道："我记住了。"他想了想，又道："那么也许几年后，彻底风平浪静了，我们能光明正大地跟您做朋友吗？"

“为什么要跟我做朋友？”骆闻看了他一眼。

郭羽结巴着道：“因为……因为您的付出。”

“也没什么吧，”骆闻抬头望着小河，用低得只有他自己听得到的声音说了句，“帮你们也是帮我自己。”

“那么……可以做朋友吗？”郭羽忐忑地问。

骆闻没有回答，过了半晌，平淡地说了句：“接下来我还有很多事要忙。”

“哦。”郭羽满脸失望地低下头。

骆闻笑了下，看着他道：“你和朱慧如怎么样了？”

“什么……什么怎么样？”

骆闻笑意更深：“年轻人像你这么害羞的倒是少见得很。”

郭羽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我……我，我们还是和以前一样。”

“怎么？”骆闻有些奇怪，“经历这些事，你们还没有确定关系吗？”

“这个……”郭羽整张脸都红了，“我……我给不了她幸福的。”

“为什么这么说？”

“我……我现在工作不好，而且……我家里条件不好。”他很为难地说出了实情。

“不必这么在乎物质条件吧。我看得出，朱慧如明明对你是有感觉的。”

郭羽轻吐了一口气：“我会努力工作，争取过几年变得好一些。”

“那时再表白？”

“嗯……”

骆闻轻轻摇了摇头："人不一定非得工作多好，赚多少钱才有资格追求幸福的。你都没试过，怎么知道给不了她幸福。她要的幸福仅仅是物质条件吗？男人总觉得要追求事业，而忽略家庭和亲人，这真是一种自私透顶的表现。"

郭羽抬起头时，看到骆闻已经低着头慢慢离开了，他一直觉得大叔很神秘，很厉害，不过此刻，他突然有种感觉，这大叔似乎很可怜。

44

赵铁民穿着便服，径直走进严良办公室，扫了眼旁边几个严良带的硕博，低声道："我有话跟你说。"

严良站起身，领赵铁民到了旁边一间小会议室，关上门，道："说吧。"

赵铁民皱着眉，打量了他几眼，道："你找林奇问案子，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

严良笑了一下，坐进椅子里，道："你后悔让我介入调查了？"

赵铁民叹口气，收敛了表情，道："你是知道原因的，你这样我会很为难。"

严良道："你放心，我跟他嘱托过，我现在不是警察，所以我介入调查的事，不要告诉其他人。"

"这样啊。"赵铁民脸色稍有和缓，马上道，"抱歉，刚才我的态度不好。"

严良冷笑了一声，道："我明白，你在你的位置上有你的立场。"

赵铁民咳嗽一声，做了个一切撇开的手势，道："你有什么发现吗？"

"有一些，不过我还需要寻找证据加以核实我的猜想。"

赵铁民目光发亮，急问："你发现了什么？"

严良双手交叉起来，摆出无可奉告的姿态："目前我发现的只是猜想，在没有找到证据前，我不会告诉你。"

"你！"赵铁民瞪起了眼，道，"为什么不能告诉我？你怕你的猜想最后验证是错的，没面子，所以你才要核实后再说？"

严良道："大概就是这样吧。"

"什么叫大概！"赵铁民一脸的不满，他刚刚不过是想用激将法激他一下，谁知严良却老老实实承认就是因为怕猜错了没面子。以他对严良的了解，严良可不是这么容易服软的人啊。

严良微微一笑："请给我一些时间寻找准确答案吧。赵大队长，这次的对手绝不是普通级别，你要有心理准备。"

赵铁民皱了皱眉，停顿了一下，道："你需要核对哪些信息，交给我，我会派人给你提供你要的答案。"

"不，"严良摇摇头，"暂时我不需要找其他人帮我调查。当然，也许以后需要，我会再告诉你。"

赵铁民盯着他瞧了半天，他知道严良的脾气，只好吞了口气，道："你准备接下来怎么办？"

严良拿出一支笔，在黑板上画了起来："截至目前，一共六起命案。其实也可以归结为两起命案。包括孙红运在内之前的五起命案，犯罪手法基本一样，警方采集到的线索也基本一样，可视为一起命案。徐添丁的这一次，所有犯罪手法与之前截然不同，可以设定为第二起命案。这一点，你没意见吧？"

"嗯，是的，可以这么说，六起案子可以归类成两起。"

"在我接下去表达我的观点之前，我需要先向你解释一个数学命题。你知道高次方程吗？"

赵铁民稍微思考了下，道："平方？立方？"

严良摇摇头："平方、立方都是叫多次方程，数学上定义的高次方程，是指五次方以上的方程。"

"嗯，然后呢？"

"我相信你几十年前读高中、读大学时，一定没接触过高次方程。"

“嗯……好像是没有。”

严良道：“无论高中还是大学，非数学系的学生，能接触到的最多是四次方，不会接触到五次方以上的高次方程。平方、立方、四次方的方程，都有现成的公式代入，能算出答案。而高次方程，现代数学很早就证明了，高次方程—无解。没有现成的公式可以直接求解。那么数学上该如何求解高次方程呢？办法只有一个，代入法。你先估摸着假定某个数是方程的解，代入方程中运算，看看这个数是大了还是小了，如此反复多次，才能找到方程的解，或者，找到最接近方程解的答案。”

赵铁民疑惑道：“可是这跟案子有什么关系？”

“破案也是同个道理，大部分案子都很简单，就像四次方以内的方程，通过调查取证，把各种线索汇集到一起，按照固定的常规破案套路，就像代入公式，马上能得到嫌疑人是谁。可是这次案子不同，凶手很高明，案发后留下的线索不足以推理出谁是嫌疑人。这就像我说的高次方程，没有公式可套，常规办法无法找到答案。”

赵铁民微眯着眼：“常规办案手法找不出嫌疑人，那你的意思？”

严良用粉笔在黑板上快速地写下三个字—“代入法”。

赵铁民思索着道：“你是想先找出可疑对象，再把可疑对象放到案子中，假定是他犯罪，然后看看他是否符合案子中的凶手特征？”

严良点点头：“没错。这案子无法正向推理得出凶手，只能反过来，先确定凶手，然后再判断如果是他犯罪的话，一切是否能解释得通。”

赵铁民立刻问：“那么你已经有嫌疑人的人选了？”

严良点点头。

赵铁民急忙道：“是谁？”

严良道：“我还不太确定，在我完全确定之前，我是不会告诉你的。这次案情的复杂度，超过了我的想象。两起截然不同的命案，就像两个高次方程组成的方程组，而需要求解的未知数，未必只有一个，也

许……是三个。”他的目光投向了窗外遥远处，过了片刻，接着道：“解方程的第一步，是明确方程组里究竟有几个未知数。然后再把几个数代入，判断是否就是要找的答案。我现在做的，正是判断方程组里一共有几个未知数。接下来，我会找出这几个未知数，把他们代入。最后，验算方程组是否成立，那时就需要你这边的调查取证工作了。”

“好吧。”赵铁民表情透着无奈，严良的脾气他很清楚，而且严良也不是他下属，他没法强迫严良。如果换成他手下任何一个，谈破案居然谈到了领导几十年没碰过的解方程，他早就上去掐死他了。

赵铁民只好换了个话题：“你看过卷宗后，对凶手为什么给死者插根烟，徐添丁案子里，凶手又为什么要在死者身上割血条，这几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吗？”

严良道：“我说过了，这次的方程组，出题人太高明了，留下的函数非常多，无法直接解算得出答案，必须用代入法。而你的这几个问题，是解方程最后一步，验证方程是否成立时。而到了那一步，我相信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已经呼之欲出了。所以，现在这几个问题，不用着急。”

赵铁民皱着眉，强忍着拆掉数学系教学楼的冲动，听严良传播了一回数学思想，只好敷衍着道：“嗯……也许你这种很特别的破案思路，嗯……真很特别，也不妨尝试啊。”

严良道：“现在，我有两个问题，需要你来核对。”

“你说。”

“孙红运的尸体还在市局吗？”

“在法医冰柜里，暂时还没火化。”

“请查验一下孙红运尸体的脖子等处，看看是否有类似灼烧留下的痕迹。”

“哦？为什么？”见严良不再宣教数学理论，赵铁民也瞬间恢复了好奇心。

严良道：“我找过骆闻，跟他说了案子，几名被害人都是被人用绳子勒死，可是被害人与凶手间，似乎没发生直接的肢体冲突，我问他有几种能够实现。他列举了几种，其中一种办法就是先用高压电棍把人击晕，随后勒死，据说同类案子他们宁市前几年出现过。而高压电棍电人后，一定会留下触电形成的电击伤，所以需要重新检查孙红运的尸体。”

赵铁民点点头，道：“很好。骆闻这家伙到现在还这么专业啊。”

严良冷笑一声，目光瞥向窗外，幽幽说了句：“他当然很专业。”

赵铁民道：“你的第二个问题呢？”

“我记得刑释人员释放时，都被要求登记地址和联系方式，尤其是重刑犯，以便当地社区和派出所监视对方是否走上正途？”

“对，是有这个规定。哦不……你说得也不对，不是监视刑释人员，而是社区和派出所会不定时地送上爱心和必要的帮助，让刑释人员早日融入社会，成为社会和谐大家庭的一分子。”

严良白了他一眼：“对着我，别用你那当官的口吻，讲些冠冕堂皇的话。”

赵铁民尴尬道：“呃……好，就算你说的是对的。”

“那么我问你，哪里能查刑释人员的居住地、个人身份等信息？”

赵铁民撇撇嘴，道：“我们公安的内部网站上。”

“所有警察都能查到这块信息吗？”

赵铁民摇头道：“这块涉及人员隐私，当然不是随便哪个警察都能看的。监狱系统的人、政法委的人、派出所、刑侦队一般都有账号能查，唔……另外嘛，地方公安的领导应该都有权限查的吧。”

“就是说很多警察都能看到该项信息？”

“当然了，每个辖区都要知道辖区内有哪些刑释人员，很多时候办案要重点留意有前科分子。对了，你问这个干什么？”

严良看了他一眼，道："你认为凶手的犯罪动机是什么？"

"法外制裁，"赵铁民很肯定地道，"孙红运那五个都是刑释人员，最后一个徐添丁虽没坐过牢，派出所倒是进了很多趟，也差不多。"

严良道："我不知道凶手真正的杀人动机，但我认为法外制裁的假设很牵强。好吧，暂时抛开犯罪动机。你认为，凶手杀了这么多刑释人员，他是怎么找到他们，知道他们是刑释人员的？"

赵铁民道："几个被害的刑释人员都生活在城西，凶手也应该长期居住在城西一带，所以对这里的人员情况很了解。知道这些人是刑释人员。"

"我的问题是，他怎么知道？"

"这有什么困难的，一般哪户人家里有个刑释人员，附近住户肯定有所耳闻。"

严良摇摇头："你太想当然了。"

赵铁民脸上流露出不悦，他做到刑侦支队长了，手下直接管的就有几百号人，除了严良外，还从没人会说他想当然，皱眉道："那你说呢？"

"事实上，一个人是很难知道附近区域内，哪些人是刑释人员。凶手总不会路上找人问，哪户人家坐过牢吧？给你一天时间，让你上街问，我相信你一个都问不出来，其他人都会把你当神经病看，并且牢牢记住你，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凶手最不愿看到的情况。"

赵铁民嘴里虽冷哼了一声，但心里还是认同严良的说法。

严良继续道："想知道区域内有哪几个刑释人员，并且得到对方的具体体貌特征、住址，以便犯罪前的跟踪，是否只有查询公安内部网站这一个方法？"

赵铁民眼中寒光一闪，沉默了半晌，低声道："你认为这案子是公安内部人犯的？"

“不一定是内部人，只要能登录网站查看的人。”

赵铁民转过身，闭上嘴没说话，严良的这个假设太可怕了，如果真是内部人干的，警察犯罪，杀害多人，即便案子告破，恐怕也要震动四方了。那时该如何处理，不是他赵铁民能够决定的事。

严良看出了他的顾虑，道：“你放心，这案子不会是警察干的。”

“可是你这么说……”

“我说了，现在我查到的一切，都处于假设阶段，我会很快找到最后的正确答案。总之你放心，这案子不会是警察干的。”严良很肯定地望着他，目光充满了坚毅。

45

当晚，赵铁民的办公室内，杨学军告诉他陈法医对孙红运的二次尸检结果，死者脖子处确有一处挫伤，看着很可能是电击伤。此外，更早的四名被害人验尸照片上，也发现了脖子处有类似伤痕。可以判断五名被害人确实是先遭受高压电棒袭击，随即被凶手勒死的事实。不过最后一起徐添丁的身体上，找不到相似的伤痕。

赵铁民听完，点点头，杨学军准备离开，他思索一下，叫住了他："你去把这个结果告诉严老师。"

"好的。"杨学军应了声。

"另外……"赵铁民犹豫了一下，站起身，走到杨学军跟前，凑近道，"你偷偷安排人，跟踪严老师，记住，这件事不要让其他任何人知道。"

"这……"杨学军想了片刻，突然睁大了眼睛，"您是怀疑严老师是凶手，故意试探他？"

"试探个屁！"赵铁民撇撇嘴，冷哼一声："你在想什么呢！严良怎么可能是凶手，给他一百个胆子他都不敢杀人。"

杨学军尴尬低下头："那……那为什么要跟踪严老师？"

赵铁民皱着眉道："他说他已经查到了一些线索，还要继续核实，却不肯告诉我。我是让你派人跟着他，看他到底去了哪里，去见哪些人，尽可能偷偷把照片拍下来给我。我总觉得这家伙话里有话，对我隐瞒了什么。这件事一定要保密，不能让任何人，尤其是市局里的其他人知道，明白吗？"

杨学军很爽快地点头："没问题。不过这严老师到底是什么人，你让他参与到案子里来，他不是警察，恐怕……不合适吧？"

赵铁民唏嘘一声，叹口气："他原来是警察，刑警，最好的刑警，不过后来出事了。"赵铁民看着杨学军，这小子当刑警后一直跟着他，严良

的事倒也没必要对他隐瞒，便道，“他以前是省公安厅刑侦专家组成员。”

“啊！”杨学军吃惊地张大了嘴，他知道省厅的刑侦专家组可不是那么容易能进的，连破过很多起大案的赵铁民都没评上，专家组的组长是省厅主管刑侦的高副厅长，他没当副厅长前就已经是全省闻名的神探，破过好多起轰动一时的大案，其他成员包括省内几个大市的刑侦副局长、总指导员等，专家组成员的身份不光标明了刑侦经验丰富，也标明了警衔一定很高。

赵铁民继续道：“严良过去是省厅刑侦总队的副指导员，也是省公安学院的特聘教授。省厅的多名领导过去还在地方上任职时，严良曾协助他们破过案，所以他们对严良格外推崇，破格将他评上专家。全省不少单位的刑侦骨干，也都听过严良的课。”

杨学军不解道：“那他现在怎么到了浙大当个数学老师？”

尽管严良现在是博导，属于大牌教授了，可是这身份跟他过去的职务相比，实在算不上什么。

“他栽在了一起案子上，”赵铁民望着窗外，缓缓地说起来，“大概五年前，我记得应该是十月份吧，城东有个新建小区，本该年初就交房的，但因房产公司资金周转出了问题，老板携款潜逃被抓了，那小区就成了烂尾楼。后来区政府介入料理善后，安排了一家国企收购了这家地产公司。小区的主体结构在被收购之前就已完工了，剩下一些配套设施而已。被收购后，过了大半年到了十月份，房子正式交付。可是就在业主前来验房的当天，他们在天台上找到了一具烂得只剩骨头的尸体。根据法医尸检结果，这是具男尸，后脑颅骨有个大破洞，是被钝物直接敲死的，死了有三四个月。也就是说，是在五六月份死的，由于过了一个夏天，尸体已经彻底腐败，只剩骨骼和少量硬化的皮肤了，尸体身上也没有可供辨别身份的证据和衣物。这还不算，根据当时的情况，小区顶楼通往天台处是用一扇铁门锁着的。铁门是铁栅栏的那种，钢条间距离很窄，只能伸过手臂，人无法穿过。而据房产公司说，上半年房子烂尾的时候，天台就上了锁，做小区绿化等配套设施期间，铁门从没有打开过。而铁门的钥匙完好，没有任何撬动过的痕迹。钥匙一直放在房产公

司的办公室抽屉里，由公司的一名女性主管保管，此人性格温和，而且刚怀孕不久，不可能有犯罪嫌疑。”

杨学军皱眉疑惑道：“这怎么可能？铁门完好，一直没开过，钥匙也没撬过，保管得好好的，就连死者本人也上不去天台啊。”随即，他亮眼道：“我知道了，凶手一定是用了某种机械装置，把死者尸体从建筑外弄到了天台上。”

赵铁民摇头道：“那个小区是电梯房，一共二十几层，机械没办法弄上去。”

杨学军抿嘴道：“那就想不明白了。”

赵铁民继续道：“区公安分局查了几天后，很快查明了死者的身份。六月份的时候，旁边一个老小区里一位中年妇女向派出所报过一起失踪案，说她丈夫一个星期不见人，联系不上。根据这条线索，警方通过提取死者身上的DNA与妇女的儿子做对比，证明了死者就是那家失踪的男人。派出所民警通过妇女和她读高三的儿子，以及周围邻居、熟人了解到，这家人很穷，不过这男人却是个吃喝嫖赌俱全的家伙，经常几天几夜不回家，在外跟一些街边洗头房的女人乱搞，人际关系较为复杂。所以他老婆也是直到他失踪一个星期后，怎么都联系不上才报了警。”

“可是案子已经过去三个月了，死者是怎么上的天台也想不明白，所有物证都没有，这案子能怎么破？”杨学军道。

“正因为表面上看，天台是个封闭地点，任何人都进不去，死者怎么会出现在天台上更是个谜，所以这是一起典型的不可能犯罪。又因为发现死者是小区验房当天，当时很多人在场，所以案子一时闹得很大，可是区公安分局查了多天，依旧没有线索，于是省公安厅派了严良来办这案子。严良最擅长各种奇怪的案子，尤其是这类不可能犯罪。很快，他就知道了，凶手把死者弄上天台的方法是，他直接用电钻把铁门镶在地上和墙壁里的固定螺丝给转出来了，也就是把整个门卸下来了，随后凶手把死者弄上天台，最后他离开天台时，凶手再把铁门的各个螺丝在原位转回去。”

“原来是这个办法。”

赵铁民继续道：“随后，严良通过和死者老婆的问询，很快发现了对方口供中不合逻辑的地方，随即他又在他们家发现有个电钻，还没等他找出其他更多的证据给对方定罪，死者老婆就迫于压力，向警方投案自首了。据她说，她丈夫多年来一直在外吃喝嫖赌，回家后经常酗酒，一喝醉了就施以家庭暴力，一言不合，就动手暴打，不但打她，还打儿子。儿子六月份时正读高二，有个星期回家，说期末考试完后，要上暑期培训班，为明年的高考做准备，需要五百块钱。男人这几天赌钱输了，一听儿子要钱，就把气撒到儿子头上，骂他是败家子。老婆出言相劝，求他给儿子学费，可是他酒精上头，就开始辱骂母子俩，一分钱都不愿给。她实在忍无可忍，多年的积怨即将爆发。在第二天儿子去学校后，她趁男人不注意，拿起榔头把他敲死了。事后，她担心杀人暴露，就想着如何处理尸体。他们家没有车，也不敢把尸体包起来打车跑到远处抛尸。她想到了隔壁那个停工的小区，平时都没有人在那儿，连个保安也没有。所以妇女当天半夜把男人的尸体搬到了旁边小区，拖到了天台上，希望几个月内都没人发现，那样将来尸体就辨认不出了。而她过了一个星期后，故意来派出所报失踪的假警，也骗过了儿子。此后她不时来派出所打听人找到没有，演得很像那么回事。对于男人的脾气性格，警方在对亲友和周围邻居的调查中也得到了证实，这家伙是个彻底的混蛋。不过毕竟妇女杀了人，负责案子的警察虽然很同情，但也只能依法办事，唯一能做的就是凑了些钱给她正在读高三的儿子，安慰他好好读书，对于这点，妇女很感激警方。”

杨学军疑惑地道：“这样案子不就结了吗？严老师能有什么问题？”

赵铁民瞧了他一眼，道：“你没听出上面这段话有问题吗？”

杨学军尴尬地低下头：“有什么问题？”

“问题就在于，一个中年妇女，哪有力气把一个成年男子的尸体运到隔壁小区，而且还搬到了顶楼？好吧，就算她真有这么大力气，这可是一个没多少文化的中年妇女，当她把尸体搬到顶楼时，看到铁门关着，她会那么聪明想到把铁门的每个螺丝转掉，把尸体弄到天台上去，再原模原样地把铁门装回去？通常的可能是，她直接把尸体扔在了顶楼，而

不是非要弄到天台上。”

“唔……那确实不合常理，”杨学军想了想，皱眉道，“难道是她儿子帮着一起搬尸体的？”

赵铁民点点头：“其实凶手不是她，而是她儿子。她被正式批捕后，过了半个月，她儿子来派出所投案自首，供出了他才是凶手，而他母亲，是为了给他顶罪。案发的真实情况是，那天儿子回家要学费，男人喝醉了酒，辱骂母子俩，甚至动手打儿子。母亲为了护子，用身体挡住男人的拳头。而儿子从小见识父亲的家庭暴力，这一次见男子用皮带抽母亲，他实在忍不下去了，就拿起榔头，用尽力气往男子头上敲了下去。这一敲，他妈彻底吓呆了，可儿子却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快感。随后，儿子说他不孝，不能照顾母亲了，要去派出所自首。他正要走，母亲突然跪倒在他身后，说他是自己这些年忍受的唯一理由，她的所有心血都是盼望着儿子将来出人头地，如果他出事了，那么自己也没法再活下去了。所以，即便自首，也让她来，只要儿子以后能有个好将来。这儿子从小读书非常努力，虽然家庭条件差，可是他成绩一直很好，在重点高中里，一直排名前三，不出意外，肯定能上北大清华。他是他母亲的全部寄托。他没有办法，他知道自己自首后，母亲生活的希望就破灭了，日子更没法过了，他为了保护母亲，只能想出两个人都不被抓的方法。他们家没有车，无法远距离抛尸，只能就近选择隔壁没有人的停工小区。趁着晚上，母子俩一起把尸体偷偷运过去，一直抬到了顶楼。当看到通往天台的铁门关着时，母亲本想直接把尸体扔在顶楼了，儿子却觉得这样不安全，他是个聪明人，想着如果能把尸体运到天台，那样被发现的概率就小了。他观察着锁，发现上面沾满了灰尘，说明很久没人开过了。如果直接把锁砸了，那么巡查的人上来发现，就会到天台上查个究竟。所以他跑回家，拿了充电电钻，把铁门完好地整扇卸下后，把尸体搬到天台一个排烟管背后的小角落里，就算有人走上天台，也很难当场发现尸体。就这样，过了几个月，母子俩以为安全了，谁知尸体被发现，严良很快就直接怀疑到了他们。母亲为了保护儿子，告诉他，一定要好好读书，争取考好大学，她要为他顶罪。儿子当然不肯，但母亲以死威胁，儿子只能无奈答应。可是母亲被抓后，儿子每一天都在负罪感中难以自拔，终于，过了半个月，他忍不住了，到了派出所，跪在民

警面前供述了他的犯罪事实。”

杨学军听完，唏嘘不已，他们以往办案时，也接触过一些不幸的家庭，就因为一个混蛋的男人，害得整个家失去了希望。他很能理解那对母子当时的心理抉择，充满无奈，就像在沼泽中挣扎，拼尽全力使自己不再掉下去。可是这是命案，警方即便再同情他们，对他们的遭遇也是无能为力。不可能因同情而放水，把嫌疑人放走的。

不过他转念一想，又道：“严老师当年以妇女为凶手结案，抓的不是真凶，那也只是一次失误啊，如果其他警察遇到这个案子，同样也会认为妇女是凶手，谁也想不到死者的亲生儿子才是真凶，杀死父亲后，却一直没表现出异样。那只是严老师工作上的一次失误，顶多算是业务不够精熟，不需要承担责任吧。”

赵铁民重重地叹口气，道：“问题在于严良他办案，从来不会出错，他一早就知道了儿子才是凶手。”

“啊？”杨学军张大了嘴，“那是……严老师同情这家人的遭遇，不想抓他儿子吗？”

“光这样知情不报也就算了，问题在于，他给犯人造了伪证。”

“什么！”杨学军瞪大了眼睛。

“在儿子自首后，警方的其他同事核对原始卷宗时，意外发现严良其实很早就去学校拿了学生出勤登记。案发当晚是星期天，照理，星期天晚上是要夜自修的，学校登记的结果是，儿子当晚请假了，没有来夜自修，第二天早上也是迟到的。可是原始卷宗的记录里，学校提供的学生出勤记录却是他并没有请假过。这显然不是工作失误会造成的，出现这种事，同事感到情况不单纯，连忙向上级汇报，上级立刻对此展开调查，最后发现原来是严良在做卷宗时修改了结果还修改了学校开具的证明。并且，严良甚至还修改了妇女在公安局做的笔录，原始笔录和卷宗记载的一对比，马上发现严良将妇女口供中几个有矛盾的地方逐项修改，使口供完美。当事警察为犯人造伪证，是重大风险事故。对此，省公安厅极其震惊。本来按照规定，严良会被严肃处理，甚至不排除判刑

的可能。但后来省厅领导考虑到，犯罪家庭确有可怜之处，好在最后儿子自首，不影响案件结果，并且严良是出于同情，并不是为自己谋私利，加上他多年成绩显著，多次立功，还培养了一批刑侦工作的骨干人员，再三考虑后对严良进行停职处理。随后，严良自动提交辞职报告，说他不适合警察工作，于是去了学校教书。”

杨学军紧闭着嘴，没有说话。

赵铁民继续道：“严良事后私下告诉过我，他很早就知道了儿子才是真凶，他看到母亲为儿子顶罪，又了解了很多关于他们家庭的情况，他基本上隐约已经猜到儿子是母亲的全部希望，母子间达成了母亲顶罪为儿子换取未来的约定。所以，他决定违背自己的职业要求，帮他们一把。尽管最后一切都是无用功，不过他说，他并不后悔当时的做法。”

杨学军唏嘘道：“难怪您说他不适合当警察。”

赵铁民点头：“对，他的犯罪逻辑学的实际应用非常有效，他是个最理性的人，同时，他也是个最感性的人。这次他介入案子的调查，是件好事，但我对他突然愿意介入案子还是觉得几分奇怪，所以我让你跟踪他，我绝不希望看到他再一次重蹈覆辙，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杨学军咬着嘴唇，缓缓点头，道：“没问题，我一定牢牢盯紧。”

Part 6　反证法

46

中午，面馆开张，只不过一天生意大部分是在晚上，现在店里没几个客人。

严良把车停在了面馆门口的马路对面，坐在车里观察了好一阵，这才不紧不慢地下车，朝面馆走去。

“老板，要吃点什么？”朱慧如看到他，似乎略有点印象，却一时想不起来。

严良站在墙壁菜单前看了好久，期间也在偷偷打量着身旁的朱慧如，最后叫了份烩面和一瓶汽水。

他坐到了骆闻昨天吃面的位子上，靠近收银台，等朱慧如从厨房出来后，他拿着汽水喝了几口，微笑道：“你和骆闻很熟吗？”

“谁是骆闻？”朱慧如显出一脸的茫然。

严良盯住她的眼神，注视了一两秒，看着目光很稳定，并不飘浮，难道骆闻并未把自己的姓名告诉她？那么他们会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他无法肯定，转而继续道：“就是昨天傍晚坐我这个位子的，我坐他对面。”

一提到这些，朱慧如瞬时眼神一闪，把头侧到一旁，本能地没去看严良，佯装收拾着收银台上的杂物，做思索状：“昨天？客人这么多，我忘了您说的是哪位。”

“你不是送了他一条小狗吗？”严良继续看着她。

她心中一颤，她不敢长时间目光不看着严良，怕引起对方怀疑，便看向他，道：“哦……对，是那位客人，他昨天是坐这个位子，唔……怎么了？”

“你和他熟吗？”严良依旧表现出一副和蔼的微笑。

朱慧如摇摇头："不熟，那次我捡了条小狗，刚好他说他愿意养，就送给他了，怎么了？"

严良又笑了一下："我是他朋友，听他说他经常来你们店里吃面，是吧？"

"嗯……是这样。"

"他平时喜欢吃什么面？"

朱慧如不明白他的意思，也不清楚他这么问的目的，但想起昨天他和大叔坐一起，有说有笑，看样子确实是朋友，应该只是随便问问，没有其他意思吧？她无法确定，还是谨慎地按照大叔教她的做法，自然地回答道："鸡蛋面、牛肉面、杂酱面，都吃的，好像没有固定喜欢吃哪种面。"

"是吗，我以为你对他会很了解。"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不记得这位大叔特别爱吃什么面啊。"

"他是不是经常帮助你们？"严良继续盯着她的眼睛。

"……"朱慧如又是一惊，心中瞬时产生了高度警惕，目光移到了收银台的杂物上，强装镇定，"帮助什么？"

严良笑道："他是个很乐于助人的人，他说他曾经帮过你一个大忙，你这么快就不记得了吗？"

"啊？帮我一个大忙，什么大忙？"朱慧如故意把声音放大了一些，掩饰心中的慌张。

"是他告诉我的，我也不清楚他说的帮了你一个大忙是指什么。"

"唔……也许是那条狗吧，"朱慧如快速地回答着，"我捡了那条小土狗后，不知道怎么处理，我哥说要把狗扔掉，我不同意，可是养在店里不方便，刚好大叔愿意收养，解决了这个难题。"

"我听他说，当时他收养了你送的小狗时，有个小流氓过来，说狗是

他的，要拿回去，最后我朋友花了三百把狗买下来了，有这回事吗？”

“嗯，有的。”

“结果第二天晚上那个小流氓就死了，是吧？”

朱慧如尽管很想急着结束对话，可是一时间找不到暂停的理由，只好道：“是的，就在河边那儿出事的。”

“我还听说，小流氓死的当天，你是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

“唔……这件事警察已经调查过了。”

“小流氓身上的刀伤和你们店里的一把水果刀一模一样，是吧？”

朱慧如心中更惊，急思着应对，道：“您是警察吗？”

这时，朱福来端着面从厨房走出来，微微皱着眉，把面条端到严良面前，说了句“慢慢吃”，随后一言不发地往回走。

严良瞥了眼朱福来，对朱慧如缓缓地道：“我不是警察。”

朱福来脚步停顿住了。

朱慧如连忙道：“警察说有关调查的事要我们保密，不要跟其他人提。”

严良哈哈一笑，道：“抱歉，恕我好奇心太重了，呵呵。”

朱福来又往厨房里走了进去。

严良夹起面条，吃了一口，又道：“有时候帮助别人，反而会给自己和别人带来更多的麻烦。”

朱慧如打开手机，自顾摆弄着，不想搭理他。

严良看了她一眼，问道：“是吗？”

“啊？”朱慧如仿佛才反应过来，道，“您说什么，我没听清。”

严良把刚才那句话重复了一遍。

朱慧如道：“哦，如果您朋友觉得养小狗麻烦，那么把小狗拿回来吧，我再想办法送人。”

严良笑道：“尽管麻烦，可是我想他既然帮了一个忙，就会一直帮到底的吧，他就是那种人。”

朱慧如又把头低下，摆弄着手机，没去搭理他。

吃完面条，严良离开了面馆，他心中有了隐约的猜测，尽管他没有掌握任何证据，但他觉得未知数的个数差不多满足了，猜测未知数的步骤已经完成，接下去就是要验证这组高次方程的解了。

47

“我想和你探讨一下朱慧如和郭羽涉嫌杀人的可能性。”林奇的办公室里，严良端坐面前，啜着一杯冰水。

“他们俩？他们俩有十足的非犯罪可能啊！”林奇微微皱起眉头，不解道，“他们的嫌疑早就完全排除过了，严老师，你在怀疑他们？”

“能否将你们排除他们嫌疑的所有理由，再向我讲述一遍？”严良拿出了纸和笔，很严肃地看着他。

“哦，好的。”林奇点点头，因为对面坐着的是严良，所以他才愿意耐心地重复一遍。如果是个其他非警务人员，或者其他的小警察，他一定冲对方嚷着，那么多证据表明他们和案子无关，你还要查个屁？

林奇翻开卷宗，重新整理一遍思维，道：“第一，他们有不在场证明。案发时间是10点50分，他们在这之前已离开现场，出现在监控里，即便此后绕路也不可行。并且死者胃里检查出了蛋炒饭，只有他们离开后，死者才会开始吃蛋炒饭。凶手杀人后立即在尸体上割血条，而小区旁的便利店证实了郭羽在背受伤的朱慧如回家后，去便利店买了纱布和药水，这个时间点刚好是凶手割血条的阶段，所以他们不在场证明很坚挺。第二，凶手花费几万块钱引路人破坏现场的做法是大手笔，他们都没多少钱，舍不得也想不出这种破坏现场的方法。第三，他们店里的这把刀是崭新的，并且近期附近商店没有见过他们新买了同把水果刀。第四，他们的口供没有缺陷。第五，星期五下午张兵收到经鉴定是凶手的恐吓信，他们俩都有不在场证明。第六，案件证实是连环命案的凶手干的，可是连环命案刚发生时，朱福来、朱慧如还没来杭市，郭羽也不具备连环命案的能力。他们的指纹也都不匹配。”

严良快速地把这六点记录在本子上，又看了一阵，点点头，自语道：“真的很厉害。”

“您说什么很厉害？”

严良抬头道：“一场犯罪能制造出一系列的非犯罪证明，而且看着证

据都是异常坚挺的铁证，真的很厉害。”

林奇露出了不太相信他判断的表情：“这些都是铁证，没法伪造的。”

严良笑了笑：“似乎可以这么说，即便这片区域内所有人都有嫌疑，唯独他们是最不可能犯罪的。”

林奇干瘪地张张嘴，回应道：“他们是凶手的话，不可能伪造出这些铁证。”

“你说得没错，”严良点点头，“不过，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加一个条件，那么以上的所有铁证，都能分崩瓦解。”

“哦？什么条件？”林奇惊讶地看着他。

“除他们两人外，第三个人的帮助。”

“第三个人？唔，您是指朱福来吗？尽管我当初调查时也一度觉得他可疑，可是他是个瘸子，本身行动很不便，而且他大部分时候都在店里，给张兵家塞纸的那回，他也有不在场证明。即便真是他用某种方法避开调查，参与犯罪的，可是凭他这么个瘸子的能力，也做不到这些吧？”

“普通人当然做不到，哪怕一项也做不到，只有—”他停顿住了，没有继续说下去，转而道，“我想跟你逐条来探讨，首先是第一条不在场证明。”

严良喝了口水，认真地看着对方，道：“所谓不在场证明，最基本的直接定义是，凶案发生时，有证据表明嫌疑人不在现场。徐添丁的案子里，10点42分，郭羽和朱慧如出现在监控中，由于这是机器记录的，无法伪造。这是最客观的事实，即时间、地点、人物三要素都无法伪造。而之所以让你们认为他们有不在场证明的基本逻辑是，凶案发生时间是10点50分，他们经过监控后，即便再从远处没监控的地方绕回案发地，8分钟的时间也是不够的。所以，解释这个不在场证明的关键是，凶案的发生时间，并不是在10点50分，应该在10点42分之前，结合他们走

路耗费的时间，我认为，命案发生的准确时间，大约在10点20分到10点40分之间的二十分钟里。”

林奇摇头道：“10点50分张兵接到徐添丁的电话，电话里听到他出事了，说明案发时间就是在10点50分。如果徐添丁之前就死了，10点50分是谁打的电话？”

“那个人就是……这案子除郭羽和朱慧如外的第三个人。”

林奇微感不屑地摇摇头：“朱福来？”

严良摇头道：“我只说有第三个人，并不是说那个人一定是朱福来。”

“好吧，”林奇显得无奈地叹口气，“可是10点50分的电话确实是徐添丁本人打的，我们问过张兵，他很肯定是徐添丁的声音。他和徐添丁认识十几年了，三天两头在一起，不可能听不出徐添丁的声音。”

“有其他可能吗？”

林奇想了一下，道：“如果凶手先控制住徐添丁，然后威胁他，让他说几句话，事先录下来，倒是可以做到。可是看徐添丁尸体上的伤，那三刀显然是一口气刺的，脑袋上还被砸过，显然凶案的发生是个很突然的过程。而不是凶手先控制住徐添丁，录音后再杀死他。”

“那么……”严良思索着，“要得到徐添丁的声音，肯定要先录下来。徐添丁已经死了，那他身上……对，他的手机里是否有那句‘明天中午一起吃饭’的录音？”

“哦，这个我们没查过。”

严良道：“他的手机现在在哪？”

“目前物证还放在我们分局这儿。”

“那么麻烦你安排人，仔细检查一下他的手机，找出手机里的这句话，行吗？”

“这当然没问题，不过—”林奇抿了抿嘴，还是说了出来，“我觉得您这次的判断……唔……从办案步骤上讲有点……问题，也和您过去说了查案方向不一样。”

“怎么？”

林奇咳嗽一声，直言不讳道：“从公安的办案步骤上讲，是要先查证，再确定嫌疑人。可是您这次是……先认定了嫌疑人，再去找出他们犯罪的证据。咳咳……我说句不太准确的话，有些落后地区的警察，为了破案率，出了命案后，先认定嫌疑人，再拉回来录口供，想法设法找出证据来证明他们犯罪，这种情况下出了很多冤假错案。大部分冤案都是这么来的，省厅最近也平反了一批错案，处理了一批过去的责任人。我想……如果按这种反过来，先入为主的办法查，恐怕……不太合适。而且您以前上课时也说，办案时最忌讳主观上先入为主，先怀疑谁是嫌疑人，然后总想着找出证据跟他沾边，越调查判断越主观，最后往往抓错人。您说办案就像解方程，按部就班代入公式，纯粹客观理性的调查，不带入自己任何的主观偏见，这样查清证据，一项项代入既定公式后，自然能够得出答案了。”

严良点点头，承认道：“没错，我是讲过这个观点，并且我一直都认可这个观点。我说过，办案就像解方程，大部分案件都可以借鉴已有的破案办法，相当于套公式，把证据一项项代入进去，自然就能得出答案。可是，那只是对大部分案子。大部分案子，都只相当于初中、高中的方程，这些方程的答案，都有固定的公式可以套，按部就班来就行了。只不过，如果一个案子非常复杂，就像数学上高次方程，理论上是无解的。唯一求解的办法只有，你先大致猜测未知数的解，然后把解代进去，验证你的猜测。现在这个案子，就像典型的无解方程组，无法用常规办法获得答案，只能先代入，再验证。”

林奇沉默了一阵，笑了出来，道：“幸亏我早年数学功底好，能够理解您的说法。好吧，我马上让人查，尽早给您一个答案。”

48

傍晚，骆闻背着斜挎包，牵着小土狗，顺着河边马路的人行道慢慢向前走。

小狗每走过一颗树，都要停下来闻上一阵，然后不厌其烦地留下一些尿液做记号。骆闻很耐心地牵着它，注视着它，思绪不自觉地回到了八年前。

“爸爸，小狗什么时候才会长大？”女儿握着牵引带，强行把不情愿的小狗拉到骆闻面前。

“唔……也许要一两年吧。”骆闻并不懂狗，他正收拾着旅行袋，心不在焉地敷衍着女儿。

“怎么要这么久啊！”

此时，妻子将几件叠好的衬衫塞入骆闻的旅行袋，俯身搭着女儿的肩，微笑道：“你爸爸胡说的，再过几个月小狗就长大了。”

“只要几个月吗？”骆闻走到写字台旁，拉开抽屉，整理着里面的一堆证件。

妻子嘲笑着他：“狗一年就成年了，这你都不知道呀，亏你还是学医的呢。”

“是吗？”骆闻拿起几本证件，塞进旅行袋，随口回应着，“那么等我回家，这已经是条大狗了。”

妻子撇撇嘴：“你这次出差到底要多久？”

“这次是受公安部的委托，在北京开几次会后，还要暂时留北京给进修的一些年轻法医和物证鉴定人员上课，唔……大概一到两个月。”他又起身去收拾文件，随口答应着。

“你总是这么忙。”妻子略显幽怨地叹口气，又一遍细心地检查着旅

行袋里的衣物，不让丈夫有遗漏。

“没办法，工作需要嘛。”

妻子皱着嘴道：“你今年刚晋升为处长，又评上了省厅的专家，我还以为你以后就是指挥别人干活，自己不用做了呢，哪想到你比以前更忙。你现在在局里头衔好几个，又是法医主管，又是物鉴中心主任，你瞧谁会像你这两块工作都干的，不如辞掉一个？”

骆闻抱起一堆文件塞进旅行袋，随后拉上拉链，坐到床头，微笑地看着妻子，道：“辞哪个？”

妻子知道他是在开玩笑，不过还是天真地配合他：“嗯……辞掉法医吧，物鉴中心的活白天可以干，法医嘛，有时候大案子出来，半夜把你叫过去。”

“可我本来就是学医出身的，这才是我的本职啊。”

“嗯……那就辞掉物鉴中心主任。”

骆闻笑道：“我也拿到了物鉴学的博士学位啊，还有微测技术的高级专家职称，国内做这个领域的很少，比法医职称稀有多了。”

妻子推了他一把：“行吧，我知道你一直心中暗自得意，你心里一定天天在喊，我有法医学和物鉴学的双博士学位。”

骆闻低下头，抱起女儿，亲了额头，道：“爸爸厉害吗？”

女儿固执地摇摇头：“不厉害，妈妈更厉害。我要小狗快快长大。”

“好吧，等爸爸这次回来，小狗就会长大了。”

“你要给小狗买零食。”

“没问题，买零食。你零食要不要啊？”骆闻握着女儿的肩。

“要，我现在就要喝果汁。”

“这爸爸可做不了主。”骆闻把女儿转过来，对着妻子。

“不能喝，你都快睡觉了，现在喝要尿床的。”妻子一本正经地看着女儿。

女儿马上跑到母亲身旁，用出各种法宝撒娇，骆闻看着妻女，脸上荡漾着微笑。

这一份微笑，马上流转到了八年后的骆闻脸上。

“骆闻，今天又这么巧？”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打断了他的温馨回忆。

骆闻脸上的笑意渐渐收拢，思绪回到了当下，目光从小狗身上移到了面前，严良正微笑地看着他。

“严老师，怎么又碰面了？”骆闻挤出一个微笑，走上前，“怎么，又去其他老师家？”

“不，今天是查案子，刚好路过这里。”

“查案子？”骆闻脸上露出了几分意外的表情。

严良笑道：“是啊，这次我决定介入赵铁民的案子，协助他调查。”

“你重新当警察了？”

“不，我还是大学老师，现在是，以后也是。”

“那你……怎么突然转变了对警察的态度？”

“也许是因为你。”严良望着他。

瞬时，骆闻的瞳孔微微收缩一下，心中一沉，但面部表情依旧毫无变化：“因为我？”

严良哈哈一笑，道：“遇到你后，让我想起来你说的，无论何种理由的犯罪都是可耻的，我很喜欢你这句话，你这句话改变了我的一些原有

想法。”

“哈哈，”骆闻干笑两声，道，“反正你当老师空闲时间多，偶尔为社会出一份力也挺好。”

“是吗？”严良微笑道，“那你是否也有同样的想法？”

“我嘛……”骆闻摇摇头，“我辞职后就不关心这些事了，当个普通公民挺好的。”

“嗯，这样也好，”严良笑道，“哦，对了，昨天那家面馆的女孩，叫朱慧如的，你熟吗？”

骆闻心中快速打转着，不过脸上毫无变化：“我吃过他们家挺多次面条的，不过我没和小面馆的老板说过几句话，你是查到什么了？”

“那个叫朱慧如的，有很大的犯罪嫌疑。”严良继续打量着他。

骆闻的表情依旧淡定从容：“是吗？我倒看不出，只是个普通的小女生嘛，这样的人也会犯罪？呵呵，我没见过这种案子。”

“哈哈，听起来是不靠谱，我也不能确定，我还有事，今天就不打扰了，改日再见。”

“再见。”

及至严良消失在背后，骆闻脸上表情依旧是毫无波澜，他还是如刚才一般，慢吞吞地拉着小狗，朝家的方向缓缓踱步。

49

晚上9点30，朱慧如接到骆闻的外卖电话，准备好以后，连忙朝他家赶去。

今天中午那个中年眼镜男来店里吃面，问了一堆古怪的问题后，朱慧如心中一直隐隐不安，很想急着把情况告诉大叔。可是大叔今天一天都没来过，大叔之前说过，事情告一段落后，他们就素不相识了，需要减少联系次数。她正愁着什么时候能再见到大叔。

朱慧如刚走到大叔所在的小区门口时，突然身旁传来一个冷冰冰的声音："是给我那位朋友送外卖吗？"

朱慧如顿时一惊，停下脚步，顺着声音方向看去，那个中年眼镜男正在向她走来。

她心中紧张，故意张望了眼，装作没看到严良的样子，连忙抬步继续向前走。

可是这时，严良已经走到了她的身旁，微笑问道："是给我那位朋友送外卖吗？"

朱慧如心中一颤，还是抿着嘴巴，点点头，表示承认。

严良也朝她点点头，随后从她身旁走开了。

朱慧如心脏剧烈跳动，顽强表现出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继续按原有的步行速度往小区里走。

到了骆闻家，朱慧如一放下外卖，连忙把中午和刚刚的情况向他复述了一遍，刚说完，就哭出来了："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我反应不够快，我刚才不该承认是给您送外卖的，这样会连累到您的！"

骆闻摆摆手，道："刚刚你做得很对。如果你说是别人叫的外卖，那么他回去让警察一查叫外卖的电话单，立刻会发现电话是我打的，随即会对你起明确的怀疑，以及对我的怀疑。所以，你做得很对，永远记着

我的话，除了当晚事发经过的那份口供外，所有事都不要撒谎。”

“我……我刚刚做对了？刚刚我说的是实话，那样他就不会对我起怀疑了吗？”朱慧如还有些不敢相信，随即连忙道，“可我感觉他在怀疑我啊。”

“当然，他当然是在怀疑你，”骆闻很明确地说，“刚刚你在小区门口遇到他，你以为是巧合吗？不是，这么晚了，不可能是巧合遇到。他在等你，也许，他一直在你们面馆附近跟踪你，观察你全天的一举一动。”

朱慧如瞬间全身冰凉，睁大眼睛道：“他……他到底是什么人？他说……他说自己不是警察，还说，还说是您的朋友。”

“他现在确实不是警察，”骆闻停顿了一下，继续道，“他是个大学的数学老师，不过他比任何警察都更危险，而且这一次他介入了警方的调查。他不光在怀疑你，我认为，他也已经对我起了怀疑。我分析了一遍，想不明白到底是凭哪点让他对你、对我起怀疑的。不过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并不是一个没方向，胡乱调查，做无用功的人。既然会让他起怀疑，那一定是某一项环节有问题，并且这个问题被他发现了。”

“啊，是什么出了问题？”朱慧如一脸的焦急，“他为什么会起怀疑的？我想不出哪里没做到位。”

骆闻微笑望着她，淡定地道：“不用紧张，一点都不需要紧张，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他来找你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是想调查你？不，根本谈不上调查，只是试探你而已。我可以肯定，他手里没有掌握到任何能威胁到你的证据。我承认，他是个很聪明的人，之所以他会对我们起怀疑，大概只是因为对话中的只言片语。一句在常人心中一晃而过的话，他会很细心地留意，在他那个头脑里，转化为丰富的信息加以分析，这是学数学人的职业习惯。不过警察办案是讲证据的，即便他再怀疑、再试探，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也全然没用。你放心吧，即便他这次猜测对了，他也找不出任何实质性的证据，哪怕半点证据都找不到。”

“真……真的是这样？”朱慧如将信将疑。

“没错，我之前告诉过你们，这是一次没有人证和物证的犯罪，警方拿不到半点实质证据。只要你们坚定地按照我的话来做。人证、物证、口供，犯罪三要素警方一个都没有，拿什么抓人？”骆闻自信且认真地看着她。

朱慧如想了一下，又睁大眼睛道：“可是您留了那个指纹。”

骆闻抿抿嘴，他不能说出指纹的真相，因为这跟朱慧如的事无关，只是道：“那个指纹的事，你们不要管。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中。”

望着骆闻坚定的眼神，朱慧如心中的惊恐慢慢淡化了，她觉得这个大叔是个可以十足信赖的人。她顺从地点点头，道：“我们接下去该怎么做？”

“一切依旧和过去一样，除了事发过程的口供外，所有事都不要撒谎。他调查你们几天后，发现找不到任何一条证据，自然会和先前的警察一样，放弃怀疑了。当然，如果他对你们的怀疑不减，却又找不出证据，或许会传唤你们到公安局协助调查，那时，依旧是这套应对，无论他说什么，甚至他准确说出了犯罪经过，都不要相信。因为，这一切都是他的猜测，他没有证据的。”

50

“严良一天都在干什么？”一大早，办公室里，赵铁民喝了口咖啡，望着杨学军。

“严老师昨天中午去了趟那家面馆，吃了顿面，我手下瞧见他和那个叫朱慧如的女孩聊了一阵。下午他去过一趟分局，后来回学校上课去了。上完课，他早早地在学校吃了晚饭，又跑到河边的案发地附近走了一阵，期间大概是遇到了一个朋友，就是这位—”杨学军打开数码相机，指着屏幕上的照片。

“骆闻？”赵铁民瞧着照片里的人，微微眯了下眼。

照片里的骆闻，斜挎着一个单肩包，手里牵着一条狗。

“他就是骆闻？”杨学军知道骆闻，不过没见过面。

“对，以前省里最好的法医，也是最好的物证鉴定专家，警察取证规范的起草人上就有他名字。”赵铁民又看了眼照片，道，“骆闻是在遛狗？”

“是的，我们看到时，他正在遛狗。”

“哦，”赵铁民点点头，“他们聊了多久？”

“没一会儿，看样子只是路上遇到打个招呼而已。不过严老师后来跟骆闻道别后，并没离开。”

赵铁民微微皱起眉：“他在做什么？”

“看他的样子，他也在跟踪监视。”

赵铁民顿时眼睛亮起来：“他跟踪监视骆闻？”

杨学军摇摇头：“不，他上了车后，把车开到了面馆的马路对面，一直在盯着面馆。期间那名叫朱慧如的女生每次出去送外卖，他就连忙下车，悄悄尾随，跟过去又跟回来，重复了很多遍。最后一次是在晚上接

近10点，朱慧如送外卖快到一个小区门口时，这次他没有只在后面悄悄盯着，而是直接走到了朱慧如面前，跟她说了些什么，然后离开，上车回家了。”

赵铁民眼睛注视着面前的案件卷宗，沉默地思索了一会儿，随后拿起卷宗，翻到了关于朱慧如和郭羽的调查部分，从头到尾仔细看了一遍，抿抿嘴道：“奇怪，照严良的行为看，他应该是在调查朱慧如吧？”

“没错，肯定是的，严老师都跟踪一晚上了，期间不断跟着她送外卖来回，一趟都不曾落下。”

“可是我看卷宗的调查记录，朱慧如不可能是凶手啊，证据非常坚实。”

杨学军同样道：“我昨晚回来后，也看了卷宗，确实朱慧如肯定和案子无关，该不会严老师没看完整卷宗吧？”

“不可能，”赵铁民摇了摇头，“他一向细心谨慎，既然他参与调查，那么整个卷宗的所有细节他一定早就倒背如流了。而且他这个人很懒。”

“很懒？”杨学军伸出舌头，一副惊讶的模样。

赵铁民笑道：“是啊，他很懒，以前他总是说把调查方向明确了再去做，因为他不想做无用功浪费时间。而且他只喜欢动脑，不喜欢体力活，他以前当警察时，像蹲点、跟踪、抓捕这类活他从来没参与过。可他这次的举动就让我更想不通了，明明朱慧如不可能是凶手，他还费这么大力气跟踪了一晚上，到底他发现了什么？”

“直接找他问问不就行了吗？”

赵铁民瞥了他一眼：“他不肯说的事，逼他也没用。上回他就是说等他调查清楚了，才会告诉我。要不然我让你安排人跟踪他干什么？”

杨学军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那怎么办？”

赵铁民收起卷宗，拍了拍手，道：“算了，你继续派人跟踪他，了解他动向吧。其他的嘛，破案也不能光靠他一个，我要是把宝都押到他一

个人身上，还查什么案呢。我们现在还是要抓紧手头查指纹的工作，凶手给张兵一家发了威胁信，尽管现在他们一家有警察跟踪保护着，但这不是长久之计，我们必须赶紧把凶手找出来，才能彻底解除后患。这几天指纹查了多少人次了？”

“到昨天为止，已经搜集了五万三千多人次的指纹，一一比对后，没有找出凶手。”

“速度倒是还可以，就是怕……怕凶手这次又躲过去了。”赵铁民抿抿嘴。

“应该不会，这次按你的规划，将整块城西历次命案发生地辖区和附近辖区，按照社区为单位，一一比对成年男子的指纹，所有上门采集指纹时，不在家的人都登记下来，回头联系采集过来，做到不漏掉任何一套房子。这几天几乎所有片警和协警都出动了，细致程度比人口普查还高，还两百多名有经验的刑警，专门负责采集回来的指纹比对工作。我觉得这次凶手一定跑不掉。”

“现在流动人口多，就怕凶手看到警察入户上门采集指纹，事先搬家逃跑了。再或者凶手是跟人合租的，找个理由让同伴说房子里就住了他一个，我们调查也只是口头询问每户人家里有几个成年男子，不可能搜房子。”

杨学军低头无奈道：“这种情况就没法控制了。”

赵铁民叹口气：“好吧，继续这样查，尽快把所有可能对象都比对一遍。”

51

林奇打开电脑上的播放器，电脑里发出一个声音：“明天一起吃午饭吧。”

严良坐在办公桌对面，脸上浮现一抹笑意：“果然如此。”

林奇道：“严老师，你可真厉害，手机里还真找到了徐添丁的这句话。这句话并不是直接储存在手机的音频文件里，而是手机的微信里。案发当天的白天，徐添丁曾和一个女生聊微信，这句话是其中的一句。”

严良道：“这证明了我的猜测，在徐添丁死后，有人拿过他的手机，从手机的微信上找到了这句话，随后他播放这句话，并用他自己的手机录下来。在10点50分的时候，他拨打了张兵的电话，播放这句话，最后一声‘啊’是他叫的，由于只是一声‘啊’，张兵当然想不到，这个‘啊’并不是徐添丁发出的。对方这么做，是要让警察对案发时间的判断，确定是在10点50分。实际上，案发时间要更早。”

“如果徐添丁手机上没有这句话呢？”

严良道：“即便不是这句，微信上还有其他的话，对方可以同样录下来，给张兵打个电话。即便徐添丁手机里没有装微信，我想对方还会想出其他办法来伪造案发时间的。”

林奇依旧不解：“凶手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对方很清楚，第二天警方发现尸体后，对死亡时间的判断，只能是一个大致的区间，不能精确到分钟。在死亡时间这个大致区间内，当警方发现郭羽和朱慧如与死者相处了一段时间，自然将他们列入重点可疑对象进行调查。只有把死亡时间精确到分钟，通过那个电话，让警察相信徐添丁的死亡时间是在10点50分，也就是郭羽和朱慧如离开后，那么这就能制造出他们俩的不在场证明了。”

“可是郭羽和朱慧如还有其他方面的证明。”

严良点头道：“那让我们来逐条推翻他们的非犯罪证明吧。首先，这

个案子除了郭羽和朱慧如外，还有第三个人的协助，那个人的协助才是案件的关键，也是他帮助朱慧如和郭羽制造出了一系列的非犯罪证明。除了死亡时间这一点外，你提到的郭羽和朱慧如的不在场证明还有两条。一是凶手在徐添丁死后，留在现场花了很长时间对尸体割血条，而此时，朱慧如和郭羽已经回家，并且郭羽在此期间去了便利店替朱慧如买纱布和药水。这个不在场证明的解释是，留在现场割血条的人，并不是朱慧如和郭羽，而是那第三个人。第二点，徐添丁的胃和食道内，留有一些蛋炒饭，似乎能够证实徐添丁是在他们离去后，吃蛋炒饭的过程中遇害的，因为朱慧如还在时，徐添丁不会莫名其妙地一个人吃起蛋炒饭来。但是我注意到尸检报告中提到的一点，徐添丁吃得很撑。当晚徐添丁吃了很多烧烤，又喝了不少啤酒，他原本就很撑，为何还会吃下蛋炒饭？现在是夏天，人可不那么容易肚子饿。”

“那是……怎么回事？”林奇微皱着眉。

“关于这件事，我询问过市局的陈法医，我的猜测在他看来是可行的。徐添丁死时，并未吃过蛋炒饭，而是徐添丁死后，有人将蛋炒饭强行塞入了他的嘴里。那个做法非常恶心，远超过了一般人的心理承受力。把半碗饭强行塞入一个死人的嘴巴里，用手指一撮撮往喉咙里塞，随后再用细长的棍子一点点把饭往下捅，弄进胃里。就像做胃镜的办法。”

林奇咬了咬牙，他喉咙一阵发麻，感觉胃部正在抽动。

严良继续道：“这就是为什么尸检发现，徐添丁不光胃部有蛋炒饭，还有部分蛋炒饭停留在食道上，并未咽下去。一开始法医怀疑是徐添丁当时刚好呕吐的结果，但试想，他又不是傻子，为什么吃个蛋炒饭要吃得这么撑？所以，这根本就是在他死后，才把饭硬塞下去的。”

林奇想了想，道：“您说的倒是能够解释不在场证明的几项证据，可是还有其他的非犯罪证明呢？”

严良拿出本子，瞥了眼，道：“第二条，你说凶手为了引路人破坏现场，花费了数万元，郭羽和朱慧如并没有这么多钱，也不会这么聪明。你说得很对，因为这不是他们俩做的，这是第三个人做的。那个人不但

有钱，而且非常聪明。几万块钱对那个人根本不算什么。第三条，他们店里的那把水果刀是新的。那是因为这把刀是在事后第三个人给他们的。第四条，他们的口供没有缺陷。那是因为第三个人教的，那个人很聪明，思维很严谨。第五条，张兵一家收到恐吓信时，朱慧如兄妹连同郭羽都有不在场证明。那是因为恐吓信也是第三个人送的。第六条，徐添丁案子发现的指纹和连环命案的相同，而朱慧如兄妹与郭羽的指纹经比对都不符合凶手。那是因为这指纹确实是第三个人留的，而他，也正是连环命案的凶手。所以，只要加上第三个人参与犯罪这一点，朱慧如和郭羽所有的非犯罪证明，都可以推翻了。”

林奇坐在位子上，显得有些瞠目结舌，经过严良的一段分析，似乎朱慧如和郭羽的所有非犯罪证明，顷刻间全部瓦解了。

可他想了一阵，觉得有点不对：“严老师，我个人感觉……这一切，好像都是您的猜测。”

严良很坦然地向后一躺，道：“没错，准确地说，是假设。我所说的一切，都是假设，因为现在我拿不出任何一条能证明我假设的实际证据。”

“我有点不太明白，为什么徐添丁的案子非得是三个人联手干的，而不是那第三个人在郭羽和朱慧如离开后，才杀了徐添丁？为什么您这么坚信郭羽和朱慧如跟徐添丁的死有关？”

“不是有关，而是，杀死徐添丁的，并不是那第三个人，而正是郭羽和朱慧如！”严良很认真地看着他。

“为什么？”

“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那把水果刀。徐添丁的伤口和面馆的水果刀完全匹配，如果是第三个人杀了徐添丁，他用一把型号跟面馆里的一样的水果刀的概率，太低了。第二，如果真是那第三个人杀的徐添丁，那么，现在我也没必要坐在这儿，你也不用绞尽脑汁、愁眉苦脸，想尽办法怎么破案了。”

林奇不解问：“为什么？”

严良深吸一口气，抿抿嘴："如果是那个人直接犯罪的，根本不会留下任何证据，这案子，根本破不了。"

他瞧了林奇一眼，他并未直接点破骆闻的名字，而是解释道："那个人犯下连环命案后，专案组查了他三年，毫无所获，现场都处理得很干净。而徐添丁不是他杀的，他只是善后，替他们隐藏。因为朱慧如和郭羽在杀徐添丁时，留下了太多的线索，他没办法彻底清理干净，所以才需要用撒钱引路人破坏现场的办法。"

"如果照您这么说，那个人替郭羽和朱慧如善后，肯定是冒了巨大风险的。我当初调查郭羽和朱慧如的人际关系时，没注意到与他们关系密切的人中，有这种的犯罪能力。"

严良沉默了片刻，道："关于那个人跟朱慧如他们间的关系，我还不清楚。也许，他们之间确实不太熟。"

"不太熟的人会冒巨大风险，帮这样的忙吗？"

严良微微摇头，苦笑道："这点也是我想不明白的。我同样想不明白的是，郭羽和朱慧如杀人后，那个人为什么会刚好出现在旁边。"

林奇道："严老师，现在您想怎么做？虽然您的假设能够解释所有的问题，可是也没证据证明您说的一切就是当时的真实情况啊。没法证明人是朱慧如和郭羽杀的，也没法证明有你所说的第三个人的介入。"

严良承认道："你说得很对，我给出的这组答案是方程的一组解，可是现在还不能证明是方程的唯一解。就像X的平方等于四，二是一个解，负二同样是一个解。我现在无法证明这组方程只有一组唯一解。所以，我的假设，相对于整个方程组，只是一个充分条件，还不能反向证明是必要条件。"

林奇认真地看着他："您对您的假设有几分把握？"

"十分把握，只不过，"严良笑了笑，"从办案的严谨性角度看，旁人也会觉得，我这些假设是纯粹瞎猜，为了解释而解释。"

林奇道："既然您有这么大把握，那我马上找人把朱慧如和郭羽带回来审。"

严良马上制止他："不，绝对不可以这样！"

"为什么？您不是说现在没办法证明？这案子没人证没物证，只剩口供了。如果能逼问出真相，那么不光第三个人能抓到，后续的其他定罪证据也都能浮出水面了。"

"带回局里审，是最后无可奈何的办法，轻易不要去用。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能表明他们俩犯罪，逮捕令申请不下来，把他们带回来的唯一理由就是传唤，协助调查。可是如果一旦传唤进来了，他们还不交代呢？那岂不是非常被动，以后就压根没办法再去调查他们了？这案子，没人证没物证，只剩嫌疑人的口供，我相信这一点不光我清楚，那个人也是再清楚不过了。他既然教了他们一套案发经过的口供，那么势必也教了他们面对警方问询的各种应对。只要朱慧如和郭羽口风紧，我们压根拿他们没办法。"

"那您说应该怎么办？"

严良挺起身体道："二十四小时监听朱慧如和郭羽的手机通话，并且监视他们手机上的所有信息往来。不过—这点我相信他想的也会同样周到。那个人的思维绝不输于我，我能想到的，他没道理想不到。我不知道能否找出对方的疏忽。如果你有空的话，今天和我一起去见见朱慧如和郭羽吧，我不是警察，没有强制要求他们谈话的权力。我想试探一下，那个人到底教了他们俩多少本事！"

他的目光转向了窗外，看得很远很远。

52

下午2点，天气很热，路面温度足够煎荷包蛋，街上行人寥寥，面馆里自然也没有生意。

朱福来打着赤膊，躺在收银台后面的一张折叠躺椅上，吹着电风扇午睡。朱慧如倚在另一条藤椅里，玩弄着手机，打发下午枯燥的时间。

这时，严良和穿着短袖警服的林奇一起走进了面馆，朱慧如并未觉察。

林奇看了眼全神贯注玩手机的朱慧如，咳嗽一声，道："这个……嗯，朱女士，又要打搅了。"

朱慧如抬起头，看到他们，眉头微蹙。

朱福来也从睡梦中醒来，看到又是警察，连忙起身走上前，打量着他们俩，道："警察同志，这次……还有什么事吗？"

林奇道："是这样，还是关于上次那个案子的事，我们需要再问朱女士一些话。"

朱福来道："我妹妹知道的不是都说了吗？还……还需要问什么？"

林奇正准备随便弄个理由打发了朱福来，按计划把朱慧如约出来。严良冷笑一声，抢在他前面道："说得未必很彻底吧？"

朱福来脸色微变，朱慧如却不动声色地做出无奈状："我已经把我知道的跟你们说了很多遍了啊。"

"嗯，先前你说得很好，"严良微笑道，"这次我们需要再向你了解一些模糊的地方。"

林奇不容对方拒绝，连忙补充了一句："协助公安调查是公民的义务，还请配合一下。我们专门挑了下午这个时间点过来，因为现在你们店里很空，朱女士也有时间。天气这么热，我们大热天在外跑也很辛苦

的，体谅一下我们工作，麻烦朱女士跟我们走一趟吧。”

朱福来脸色大变：“去哪里？”

林奇盯着朱福来的眼睛，却对着朱慧如道：“我找了个旁边的咖啡馆，去那儿吹下空调，聊一会儿。”

朱福来脸上露出担忧神色，道：“不用去外面吧，就在这儿行不行？我把空调开了。”他连忙拿遥控器，开启墙壁上的空调。

林奇依旧盯着朱福来的举动，道：“不用麻烦了，我们还约了朱女士的那位朋友郭羽一起过来。”

朱福来还想说点什么，朱慧如却轻松地答应下来：“好吧，反正下午也没事，就去蹭一下警察叔叔的咖啡了。”她一跃而起，将手机塞进裤袋里，当先往外走。

林奇微张着嘴，惊讶地看着她一副坦然的样子，哪里有半点惧怕和紧张？严良笑了笑，拉了把林奇，示意他可以走了。

三人到了咖啡馆，林奇已经定了位子，坐下后，朱慧如道：“你们还需要问些什么？”

严良道：“不急，等郭羽一起来吧。”

“好吧。”朱慧如掏出手机，低头把玩着。

林奇看了看她，又瞧瞧严良，严良嘴上挂着浅浅的微笑，打量着朱慧如，林奇也只好闭嘴没说话。

很快，郭羽来了，他额头上挂着新鲜的汗珠，瞧见他们俩，又突然发现他们对面还坐着朱慧如，顿时目光一闪，但连忙恢复正常，朝他们点头，道：“我来了。—咦，嗯……慧如，你也在？”

“嗯，是啊，警察叔叔还有些话问我。”

林奇伸手道：“请坐吧，实在抱歉，这么大热天还把你从单位约出来，实在不好意思。”

“哦，没关系，我请了半天假。”郭羽双手在裤子上擦了擦，和朱慧如坐到了同一侧。

“需要喝点什么，吃点什么，随便点。”林奇把菜单递过去。

“哦，谢谢，我喝杯饮料就可以了。”郭羽道。

很快，服务员把咖啡果汁和点心都上齐了，郭羽很小口地喝饮料，朱慧如倒是一副轻松的样子吃着点心，喝着咖啡。

严良笑了笑，对两人道：“很抱歉打扰两位了。上一回你们对案件情况的描述，我们都已经看过，很感谢你们对警方工作的配合。这一次找你们，主要想问一个问题。案发的那一天晚上，你们在河边是不是见过一个背单肩包的男子？”

郭羽低着头啜吸着饮料，没有说话。

朱慧如微微鼓着嘴，想了下，道：“背单肩包的男子？我没注意呀，况且事情过了这么久，就算见过，我也想不起来了。你呢，郭羽？”

“我……嗯，我也没什么印象。”郭羽天生一副老实人的面孔，即便是在撒谎，他给人感觉也是在说实话。骆闻告诉过他，他这张面相，撒谎时根本不需要做出更逼真的表情，他面无表情就是最真实的效果了。

严良笑了笑，道：“也许我说出这个人的外貌，会让你们回忆出来。那个人四十多岁，更靠近五十岁，头发不长，斜挎着一个单肩包，而且，那个人几乎每天都斜挎着一个单肩包，他看上去很有钱，开一辆很好的越野车，是辆奥迪越野车，住在一个高档小区的房子里，房子装修却很简陋，他一个人住，家里墙上挂着一张三口之家的照片。还需要我描述更多吗？”

朱慧如和郭羽早被中年大叔反复叮嘱过，即便警方讲出了真相，也不要承认，因为这只是警方的猜测，他们没有任何证据。尽管案子刚发生后，警方来向两人调查时，他们都曾出现过几个瞬间的紧张。但那是因为他们对中年大叔说能替他们隐瞒过去，并没有十足的信心。但过了这么久时间，警察从来没抓住过任何真实的证据来调查他们，他们已经

彻底信赖了大叔的能力。经过几次直面警察的问询后，他们俩的心理素质提升了不少。或者说，已经习惯了坦然应对警方的问询。

所以，尽管严良把大叔的一切特征都描述出来了，他们俩心中还是充满了震惊，为大叔担心，也为他们自己担心，不过这一切，都没在表情上显露出来。

可是林奇听到严良对第三个人的描述，眼睛瞪大了。他只知道卷宗上记录的，被抓获的那个变态佬交代，当时看到的一个男子身上斜挎着一个单肩包。可是严良怎么知道那人在徐添丁被害的当晚，也是背着单肩包？怎么知道那人四十多岁？怎么知道那人开好车，住好房子，连房屋的装修和摆设都知道？

此刻，他真急得恨不得马上把严良拉出去，先问清楚这些情况。

朱慧如脸上透出不解：“你在说谁？”

严良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继续道：“我相信徐添丁的死更大可能是一场意外。两个人本质上都是善良的，都是很简单的普通人，和周围大多数人一样，即便生活中遇到一些不尽如人意的事，或被羞辱，或被揩油，或被拍了下后脑勺，都会选择忍气吞声，而根本没想过要杀死那个人。可是如果原本是由某个意外导致的命案，他们俩最后却为了逃避应有的惩罚，而选择了撒谎，那么，整件事的性质就发生了彻底的改变。现在如果及时悔悟，即便比一开始会承受更多的惩罚，但那总比继续遮掩导致最后不可收拾的后果强。你们说，我说得对吗？”

朱慧如眼中流露出锐利的目光，盯着严良，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郭羽咳嗽一声，也看着他，轻声道：“警察同志，你的意思……好像是在怀疑我们？”

严良冷笑一声，道：“也许那个背斜挎包的人，在某些人眼中是好人，那是因为他们根本不了解他所犯下的事。他不是第一次犯罪了。不知你们有没有留意到新闻上的城西连环命案，就是杀人后在死者嘴里插上一根香烟，然后留下一张‘请来抓我’的字条。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

们，那个背斜挎包的人，就是那起连环命案的凶手，他至少已经杀死五个人了。他是个很危险的人物，如果替一名杀害五个人的残忍暴徒隐瞒信息，后果可以想象。如果我没有掌握足够的证据，根本不会对你们说下这番话！”他目光一亮，扫视了两人一眼，同时，手指敲击了一下桌面，尽管敲得很轻，但这声音却传入了每个人的心底。

郭羽捧过饮料，吸了一口，道：“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朱慧如同样拿起饮料喝了口，冷哼道：“我也无法理解，我都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严良有些尴尬地愣在那儿，过了半晌，他才抿抿嘴，干声笑了笑：“很好。既然你们没见过那个背斜挎包的人，那么今天的情况了解就到此为止吧。打扰两位实在抱歉得很。”

朱慧如有些意外道：“我们可以走了吗？”

严良点点头：“可以走了。”

“哦，那好吧。”朱慧如刚站起身，又坐下，道，“这个咖啡挺好喝的，我把这杯喝完。嗯，对了，今天这一次，是……我们买单还是？”

林奇道：“当然是我买单。”

朱慧如犹豫着看着桌子，道：“嗯……你们点的这几样点心，你们俩怎么都不吃？”

严良笑了笑，道：“天气太热了，没胃口，吃不太下。”

“那太好了—哦，我的意思是，我吃得下，如果你们不吃，我就打包带走了，挺好吃的。”

“当然，当然。”林奇目瞪口呆地看着她，仿佛见到了一名外星人，他做警察这么多年，找了无数人问询了解情况，第一次看到被调查人请求把警察点的东西打包带走的。

等两人走后，林奇才从刚刚的惊讶中回过神来，道：“这两个怎么看

都没有嫌疑啊。”

“他们今天的表现足够打满分，”严良抿抿嘴，道，“那是因为那个人教得好。今天我也知道了那个人教他们的应对技巧了，你看，我都说得这么直白了，这两人依旧面不改色，如果现在就贸然带回局里审，能有什么收获？他们闯过了局里这一关，以后再尖锐的提问都难不倒他们了。”

“可是，我觉得他们俩是清白的呀，”林奇道，“如果说可疑，我倒觉得朱福来更可疑，他好像总是心事重重，看见我们来就一副担惊受怕的样子。”

“他和案子无关，他不可能。”严良很明确地说。

“为什么？朱慧如和郭羽这么淡定，您一直认为他们俩杀的人，而朱福来表现看着挺心虚的样子。”

严良道：“还记得你去面馆问水果刀的事吗？朱福来居然说没见过，后来反而是朱慧如很直接地把水果刀找出来，给你看。显然两人的行为是不一致的，两人的信息并未沟通好。朱慧如显然是想用新的水果刀证明自己的清白。而朱福来，我猜测他或许感觉到一些什么，不过他居然在水果刀这个小问题上遮掩，显然太不聪明，和案子无关。”

林奇严肃地看着他，道：“您刚才说的凶手的特征，为什么这么鲜明？就好像……您见过凶手，甚至……您还去过凶手家。”

严良笑了笑：“我只是猜测。”

林奇追问道：“那您猜测凶手四十多岁，有豪车，住高档小区，房子装修简单，墙上挂有照片的根据是什么？”

严良道：“是我胡诌的，想让郭羽和朱慧如心理承压而已。我说了，现在一切都是我的假设，等我找到足够的证据，我会向你说明一切的。”

林奇将信将疑地皱起眉。

53

晚上6点多，太阳虽已落山，天空依然大亮。

骆闻斜挂着单肩包，背负双手，微微弓着背，沿着河边慢吞吞地向前走。

他一直在留意警察的举动，这几天通过周围人口中得知，城西各个辖区的警察都在上门采集指纹，这次规模很大，动员的警力据说也是最多的一次，很细致地一户户上门采集，不漏过任何一个。不过似乎速度并没他预想中的快，至少他所在的小区还没警察来过。

这也难怪，整个城西人口几十万，非常庞大的规模。警察不光需要采集人员指纹，拿回去后还要对每个指纹进行比对，工作量超乎想象。人口普查时，政府派出的是辖区内的各种工作人员，所以才能在短短几天时间内把人口普查做完。而采集指纹，这项工作显然是不能安排普通工作人员做的，必须是警察。而警察的数量相对就有限多了。

骆闻抬起头，望了眼远处，面无表情地自语一句："如果有心躲避警察的采集指纹，也不是难事。"他抿抿嘴，继续向前走。

今天严良约了自己在河边公园见面，看来这家伙还不死心，盯牢自己了。不过骆闻一点都不紧张，他很清楚一点，所有的牌都握在自己手里，严良手里压根没牌，即便自己手中的个别几张牌被他猜对了，他也没法判断自己下一张会出什么。

这是一场稳赢的局，严良做再多的事，到头来也不过是徒劳。

不过他又转念一想，即便严良赢不了自己，可是这场赌局最后的赢家一定会是自己吗？他叹息一声，苦笑着摇摇头。

也许这场赌局从一开始，就是自己在和自己玩吧？

结局到底是什么？他这个布局的人也不知道。

他继续按着自己习惯性的慢步伐往前走。一个大概刚下班的姑娘从

他身旁经过，姑娘脖子上戴着一根白金项链，中间挂着一颗蓝宝石做的椭圆吊坠。

他突然停住了脚步，愣了一下，心境瞬间被牵到了八年前。

那是他在北京待的最后一个星期的某天晚上，他不记得具体几月几号了，因为当时的他压根想不到这就是他和妻子的最后一次对话。可是他和女儿的最后一次对话是在什么时候，说了些什么呢？他完全记不起来了。

“饭吃过了吧？”他拿起电话，拨到家中。

“都9点了，当然吃过了。你还刚吃完饭吧？”妻子道。

“嗯，刚吃完。”骆闻笑了笑。

“你要不是吃完饭没事干，哪会记得给家里打电话。”妻子抱怨着。

骆闻笑道：“事情多嘛，没办法。”

“这可不是理由，”妻子戳破他的谎言，“这两个月你一共给家里打过几个电话？不可能天天都这么忙吧？你心里就没想到我们。”

骆闻连忙道歉：“好，我会注意，我一定注意，我以后一定改。”

妻子嗤笑一声：“你认错每次都很积极。”

“那是应该的，虚心接受组织批评嘛。”

“哼！我跟你说，女儿生病了。”

“生什么病了？”

“感冒了，还发烧。”

“去医院看过了吗？”

“晚上开始发烧的，吃了退烧药，好些了，明天我请假带她去医院。”

“哦，那好的，”骆闻想了想，叮嘱道，“最好就配点药，不要打抗生素，长期打抗生素免疫系统……”

还没等他说完，妻子就打断他：“知道啦，真啰唆，你的这些理论从孩子一生下来到现在，中间就没停过。”

骆闻尴尬地笑笑：“我这年纪，正稳步迈入更年期，难免话多，请多谅解。”

妻子嗤笑道：“对了，你到底什么时候能回来？你刚走时孩子还经常问，最近孩子都没提过你了。”

“这样啊……”骆闻心中泛起淡淡的一抹苦味，抿抿嘴，道，“下周，具体星期几，还没定，到时我再给你电话。你可要多跟孩子聊聊我，免得把我这个爸爸给忘记了。”

“你再不回来，真要把你忘了。小狗这两个月也长很大了，说不定不认识你了，你要是一个人回家，小心被咬。”

“啊，知道啦，哈哈。”骆闻想到回家后，心中又泛起一层暖意。

“那么，给孩子的礼物买好了吗？”

骆闻歉意道：“还没有。唔……我周末出去看看，对了，北京买东西去哪里好？王府井？”

“我又没去过北京，我怎么知道？你在北京都待了两个月了，就没出去过吗？”

“刚来北京时，大家一起去过长城，后来我一直待宾馆，也没出去买过东西。”

妻子很了解骆闻这个人，像购物这些事永远指望不上他，只好道：“那你就去王府井吧。”

“给孩子买什么呢？”

妻子无奈道：“你临走前不是说给孩子和小狗都买零食嘛，除了零食

外，你再看着挑几件玩具吧。”

“你要不要礼物？”

妻子知道骆闻在这方面就是个白痴，这还需要问吗？当然，她不会赌气说不要。因为她知道，如果她说不要，骆闻就会当真认为她不需要，真的不会买了。她果断道：“要，给我买条项链。”

“好的，那我去看看。”

那个周末，骆闻独自去了趟王府井，原模原样地按照妻子吩咐，给孩子和狗买了零食，又挑了几个娃娃，最后又买了条项链，也是蓝宝石的白金项链，和经过这个姑娘脖子上戴着的很像。

可是，到了下个星期三晚上，他打不通家里的电话，妻子的手机也显示关机，他以为妻子带着女儿去外面玩了，手机没电，他并未在意。直到第二天飞机回到宁市后，他依旧拨不通家里电话，妻子手机还是关机，这时他才略微感觉不对劲。打开家门后，却发现家里空无一人，连家里的那条狗都不见了。那一刹那，他的职业本能告诉他，出事了。

54

骆闻唏嘘一声，思绪拉回到了当前。他抿抿嘴，提起精神，继续往河边公园处走去。

远远望过去，严良正站在当晚徐添丁所在的那个扭腰器上晃动着身体。他不禁心中又泛起那个疑虑，严良到底是为什么会怀疑到他的？

自从他感觉出严良开始怀疑他后，他不断这么问自己，同时也把犯罪后的细节处理想过很多遍，始终不觉得哪里有漏洞。

也许是严良的一种感觉？可是他并不是个依靠感觉办案的人。即便是感觉，那也是某些细节才让他产生了这种感觉？到底是什么？

不知道。

但好在他知道，严良顶多只是感觉，没有真凭实据，否则也不会仅仅是反复试探了。

“这里还不错吧？”骆闻走上前，打了声招呼。

“是还不错，”严良停下身，伸了个懒腰，看着周围一些推着婴儿车，或是带着孩子散步玩耍的父母，道，“城西很适合居住，不过如果长期一个人住，即便环境再好，也未免有些无聊。”

“你该不会又打算为我介绍女同志吧？”

“哈哈，我还不至于这么多事，不过只要你愿意，我随时可以效劳。”

“你的好意心领了。说吧，今天找我又是为了案子吧？”

“耶？你怎么知道？”严良稍微瞪大了眼睛，仿佛很惊讶。

骆闻道：“昨晚我叫了份外卖，面馆的朱慧如说她送外卖时遇到了你，你又说了很古怪的话，我想这大约是你在调查她。今天你站在这儿，离那边——”他指着发现尸体的树林，“听说尸体就是在那里发现

的。”

“哦，朱慧如是怎么跟你说的？”

“她说她在小区门口时，遇到了我那位朋友，问她是不是我叫了外卖，说你已经找她好几次了解情况了。”

严良咳嗽一声，道：“没错，我确实很怀疑她——以及那个郭羽，昨天我跟踪了她，今天下午我和分局的一位刑警也专门找了他们俩。他们俩口风很紧，问不出什么，真麻烦。”

骆闻笑了笑：“你一向很严谨，相信你如此怀疑他们，他们总归有很多疑点。”

“没错，疑点很充分，他们俩一定是凶手。”

骆闻心里在说，如果真的疑点很充分，你可以直接抓人呀。他笑了笑，道：“既然如此，那么你把他们俩带回去审问不就行了，需要我帮你些什么？我现在不是法医了，尽管知识没全忘光，恐怕也比不了公安里的专业法医了，而且我手上也没任何仪器，这些活都是靠仪器。”

“我来找你只不过想求证一点，”他目光直盯着骆闻的眼睛，仿佛想把他看穿，“在一个人死后，有没有办法让死者吃下半碗蛋炒饭？而且是让蛋炒饭大部分进入胃里。”

这都被他发现了吗？

骆闻心中微微一惊，脸上不动声色，装作思考了几秒，道：“当然可以，塞下去。你知道大黄鱼吗？”

“那是你们宁市的特产，听说很贵。”

“是的，相当贵。野生的大黄鱼，大概要上千块一斤吧，以前我在单位，有年快过年时，副局长给了我两条，我带回家我太太剖开后，发现每条肚子里都有个铅锤，称了一下，一个铅锤四两重，把我惊呆了。”

“哈哈，那一定是送礼的人遇到黑心商人了。不过，死人也可以这样

吗？”

“当然，只是如果对于一个死尸，这样做未免恶心点罢了。人的食道比较长，把饭塞下喉咙后，还需要弄根细长的棒子慢慢塞到胃里去，就像去医院做胃镜时，医生会把整个胃镜通过咽喉塞进肚子里。这还不够，如果为了效果更接近现实，塞下蛋炒饭时，需要托弄死者的下巴，让他把蛋炒饭咀嚼一下。这样子会很恶心的。”

“哦，那样子凶手的心理素质一定异常好吧，哈哈。”严良虽然在笑着，可是他的目光闪现着锐利的亮光。

“或许如此吧。”骆闻同样淡淡地笑了一下。

“对了，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你。你应该看过媒体关于连环命案的报道，凶手每次杀人后，都往死者口中塞入一根利群烟，你认为凶手想表达什么意思？”

骆闻淡然笑道：“也许是凶手爱抽利群烟吧。”

“哈哈，是吗？如果凶手并不抽烟呢？”

骆闻摇摇头：“那我就不清楚了。这应该是你的专长，即便我还在单位时，工作也只是找出现场能够找到的信息，关于信息背后的意义，我不懂分析。”

严良点点头，道：“那好，今天又麻烦你，真是不好意思。”

“没关系，在我的经验能力内，有什么能帮助的尽管开口，不过现在的我，未必像以前那么专业了。”

“是吗？不过我瞧你依旧相当专业。没经验的法医一定想不出来你刚刚的答案。”

“呵呵，毕竟我干了几十年。”

“好的，那么今天就先谢过了，下回我请你吃饭。”

“我等你。”

严良道别后，转过身，向前走了几步，又转回身，笑道：“我觉得你那句话真的不错，任何理由的犯罪都是可耻的，这句话很激励人。”

骆闻朝他点点头。

望着他离去的背影，骆闻心中不禁起了一丝寒意，同时，还有一种胆怯。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他在想着有生之年能否再见到妻女了。

Part 7　必须踩进去的圈套

55

杨学军把严良带进办公室后，赵铁民挥挥手打发他离开，随后关上了门，亲自倒了一杯水，放到严良面前，自己坐在了沙发一侧，道："老严，查了这些天，有什么结果吗？"

"还没有，有结果我会告诉你的。"严良的回答很直截了当。

"这几天城西各辖区的警察都在挨家挨户采集成年男性指纹，已经有十多万份了，可是还没找到凶手。你觉得有必要继续做下去吗？"

"当然，现有最直接的线索只有指纹一项，尽管大规模核对指纹是件很辛苦的工作，但这也是最直接的工作。"

"会有效吗？如果凶手有心想躲避，怕也不是难事。"

"任何调查都存在被凶手躲过去的可能，难道都不做吗？"

赵铁民不悦地抿抿嘴，站起身，踱步几遍，道："关于凶手杀人后，为何在死者口中插一根香烟，最后一次又为何故意借用死者的手，在地上留下'本地人'三个字，你有什么解释？"

"没有任何解释。"

赵铁民皱眉看着他："这些问题连你都想不出来？"

严良冷笑一声，道："当然，我又不是神仙，我怎么会知道。"赵铁民哼了一声："我一直觉得你很厉害的。"

"这些问题，专案组上千人都没想出答案，我的智力不可能敌过上千人，我当然也不会知道。况且，寻找一个答案，不是靠猜，是靠从已知信息中推理出来，已知信息有限，所以答案也只有凶手一个人知道。"

"会不会是凶手故布疑阵，扰乱我们的侦查方向？"

严良果断摇头："不会，原本案子就没线索，凶手根本没必要多此一举。而且，以凶手的能力，他不屑这么做。"

“那会是什么呢？”赵铁民摸着寸头。

“我不知道。”严良说的是实话。

赵铁民瞧着他的表情，点起一支烟，吸了口，缓缓道：“听说你这几天一直在调查朱慧如和郭羽？”

严良并不否认：“林奇告诉你的吧？”

“对，听说你坚信这两人是凶手，能说说理由吗？”

严良双手一摊：“对不起，我还真没有拿得出手的证据，证明两人是凶手。”

“那你为何……”

“一种假设，尚需求证。”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你数学中的思想方法。”

严良惊讶地瞧着他：“你也懂数学？”

赵铁民撇撇嘴：“不要把我想得这么没文化好吧？”

严良哈哈笑了几声。

赵铁民继续道：“不过这次你假设了两个这么不靠谱的人作为凶手，还坚信他们就是凶手，实在不合你的习惯。不如我给你再加一个人——骆闻？”他抬眼，打量着严良。

“你在说什么？”严良微微眯着眼。

“骆闻为什么每次都背着一个斜挎包？”

严良瞪着他：“你见过他？”

赵铁民并没否认：“看着他让我想起了还关着的那个变态佬说的，凶手背着个斜挎包。”

严良略微皱起了眉："背斜挎包可不是特殊装扮，随便哪条街上都有一大把。"

"当然当然，凶手犯罪时背着个斜挎包，不代表他平时也是这副装扮。不过——"赵铁民细细地瞧着他，"原本你去见骆闻一次，也没什么，不过你这几天见他的频率似乎高了点吧？而且林奇告诉我，昨天你找朱慧如和郭羽时，说到凶手特征时，有点不太对劲。"

严良静静地看着他，沉默半晌，才道："你跟踪了我？"

"不，我只是调查案情。"赵铁民解释。

"所以你今天找我来，就是问我，骆闻到底是不是凶手？"严良道。

"因为你昨天描述凶手特征的情况，似乎和骆闻……"

严良笑了一声，随后摇摇头："那又怎样？"

赵铁民站起身，给严良杯子里重新加上水，道："骆闻我几乎没怎么接触过，不太了解，你和他熟。以他的专业技能，他完全拥有这次案子凶手的犯罪能力，他的心理素质——他接触过的死尸恐怕都有成百上千了，杀人后对着尸体割血条这种事当然不在话下。可是……他以前毕竟是个警察，还是他们宁市市局法医和物鉴部的双料主管，他的犯罪动机……我不理解。"

严良呼了口气，笑了笑，道："你怎么就认定凶手是骆闻？""你昨天描述的凶手特征，除了骆闻，还有别人吗？"

"证据呢？"

赵铁民摊手道："我还想问你要证据呢。"

严良苦笑一下，摇摇头："我没有任何证据。"

赵铁民奇怪地看着他："那你为什么会平白无故怀疑起他？就因为他在城西，他拥有凶手的能力和心理素质？"

严良道："我掌握的证据，只是逻辑上的，并不是法律上能认定他涉

案的。不过既然你把话说得这么明白了，我也可以坦白告诉你，不错，我就是怀疑骆闻犯罪。我从一开始见到他的第一天就怀疑是他在犯罪。这也是我为什么突然要求介入案件调查的原因。如果不是因为我怀疑他犯了重罪，你的这些命案我压根没兴趣参与。”

赵铁民一愣，脸上透出几分尴尬，他对严良当时突然说要参与调查确实感到几分奇怪，但严良说是帮助老朋友，他当时并未想得这么深，也根本想不到是因为严良怀疑案子是骆闻干的。

他咳嗽一声，恢复了神色，道：“以你对骆闻的了解，他为什么杀人，而且还是连续杀人？杀的都是些刑释人员，他仇视法律，想要法外制裁吗？”

严良很果断地摇头：“不，他不是那种人，你错估他的正义感定位了。他的正义感一向只放在法律的框架中进行，他很厌恶超越法律之上的惩戒，哪怕这是在很多人看来正义的行为。他追求程序上的正义，所以他选择了这一行，因为他的工作能把犯罪时的细节铁证拿出来，给犯人定罪，而不是单纯靠口供、靠人证。他说过物证相比人证和口供都靠谱得多。人证也许会撒谎，口供可以靠严刑逼供，唯独物证，是实实在在，改变不了的。他更不是一个追求法外制裁的人，他说过，任何理由的犯罪都是可耻的。”

“那么他……”

“如果真的是他犯罪，那么他一定有另外的目的，这个目的绝不可能单纯是为了法外制裁。不过，现在我并不清楚他的真实目的。”

“那么徐添丁呢？我听林奇说，你说人是朱慧如和郭羽杀的，有另外一个人替他们掩盖了罪行。那个人自然是骆闻了。他似乎和这两人并没太多关系，这又是为了什么？”

严良摇摇头：“我不知道。”

赵铁民来回踱步几圈，回过头，道：“这么说，你只是怀疑他，没证据？”

“是的。”

“行吧，那么查证据的事，就交给我来办吧。我只希望你的怀疑是对的，可别到最后骆闻压根不是凶手，只是因为他有犯罪能力引起你的怀疑。”

严良立即道：“你要怎么做？”

赵铁民笑了笑：“很简单，拿他的指纹比对一下不就行了吗？”

严良顿时摇头：“我建议你不要轻举妄动，那样做没有任何结果——除了打草惊蛇。”

赵铁民不解道：“你怀疑他是凶手，那么采集他的指纹比对一下不就有答案了吗？”

严良不屑道：“如果那样就有答案，他就不是骆闻了。”

“他犯罪留下的指纹，难道会是个不相干的第三人的？”

严良道：“换成别人不可能，但骆闻，他就很有可能。我告诉你吧，如果是他犯罪，凭他的专业技能，完全可以做到不留下任何证据。因为一起命案出现后，警方到现场勘查，根据现场遗留的信息、数据，能够分析得出什么结论，他了如指掌。他更对勘查会采集到的数据信息，采集的步骤，分析的过程，一清二楚。什么样的现场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还有人比他更了解的吗？所以，如果真是他犯罪，那么警方在这一连环命案得到的所有勘查结果，都是他希望你们得到的。也就是说，他不光出了一份试题，还把标准答案也给你印好了，他等着你们按照他给出的标准答案往试卷上填空而已。”

赵铁民眼中一抹寒光闪过，过了片刻，他摇摇头，道：“我不信，我会去验证的。除了指纹，还有电击棒、绳子，也许，这些犯罪工具就藏在他的斜挎包里。”

严良生气道：“我已经告诉过你不要轻举妄动了，你这样是查不到任何结论的！”

赵铁民顿时咬牙怒道："我办案还用不着别人教！只要他真是凶手，我肯定把他的证据抓出来。"

严良抿抿嘴，和他对视了片刻，叹了口气，道："随你吧，也许你这么激一激他也好。现在我只要你帮一个忙。"

"说！"赵铁民虽然显得满脸怒气，但看样子这忙他终归还是会帮的。

严良不禁笑了出来，道："好了，我不跟你争了。我请你开一张介绍信，我去宁市查几样东西。"

"关于骆闻的？"

"是的。"

"你一个人去？"

"对，在事情没有明朗前，我不希望其他人知道我怀疑的对象。"

赵铁民点点头："好，没问题。"

56

今天是周六，骆闻和往常一样，下楼吃了早点，回到家中，看着电视打发时间。

他的爱好很有限，以前在单位时，他几乎没有任何娱乐方面的活动，空闲时也是看些国外的专业书籍。这几年他的爱好就多了一样，躺在沙发上看电视。

他常常想着，如果能寻回妻女，那么躺在沙发上看电视该是多么惬意的事，也许妻子会称呼他“土豆男”，现在大概是“土豆大叔”了，那样的感觉很好。可是每次回过神来，他只能望几眼墙上的小照片。

再过三年自己就是五十岁的人了，头上的白丝也会跟着变多，那样的自己是不是太老了？

他记忆中的妻女，是八年前的妻女。记忆中的人，女儿不会长大，妻子不会变老，永远定格在当初的岁月里。只有他自己，在岁月蹉跎中，比相框中的男人老了很多，好像已经不再是他妻子的丈夫，他女儿的爸爸。

这时，门铃响起，骆闻站起身，心中带着几分好奇。

他自从住进这套房子后，几年里除了两三次维修工人找错楼层和送外卖的外，门铃没被任何人按过。

此刻会是谁？

他走到门后，通过猫眼向外窥探。

门外站着一个老头，看着有点眼熟，骆闻想了想，好像是小区物业公司的一个工作人员。

“有什么事吗？”骆闻隔着门喊了句。

对方回答道：“你好，楼下住户说家里漏水，我们上来检查一下。”

楼下？

骆闻心中快速反应了一下，楼下根本没人住，是空房子，他在阳台时，能看到楼下的阳台，没有装修，也从来没有人出现过。而自家唯一可能漏水的只有卫生间，但卫生间昨天他洗澡依旧是好好的。最近也没有下雨，楼下怎么可能漏水？

他在警局工作了这么多年，当然对有些套路一清二楚。如果真是那样，说明严良已经不再只是怀疑了，他是否发现了更多证据？朱慧如和郭羽现在怎么样了？

骆闻心中泛起了一丝焦虑。

不过，他们既然来了，躲是躲不过的，他决定还是大大方方地开门。

“咔嚓”，他刚转动门锁，突然听到门外几声急促的脚步，紧接着“砰”一声撞在了门上。

骆闻虽然有此预期，但还是被吓了一跳。

“耶？”门外传来一声惊呼，穿着警服的杨学军右侧肩胛骨隐隐作痛，和另外三名警察站在一起，杨学军皱着眉，脸上透着尴尬。

原本他计划等骆闻一开门后，几人瞬间冲进去，把骆闻控制住，随后开始采证。那样效果是第一时间给嫌疑人造成巨大的心理震慑，说不定当场就露陷了。

但他始料未及的是，骆闻尽管把门开了，但他把门内的链条锁挂上了，高档小区的防盗门极其牢固，杨学军奋力一撞后，只觉得自己骨头差点开裂。

骆闻心中感慨着，幸亏刚刚挂上了链条锁，否则他们这一下冲进来，直接把他撞飞了。他故作惊讶地瞪大眼：“你们要干吗？”

四个警察满脸尴尬，这原本是设计得很好的搜查方案，一开门突然袭击，给对方一个措手不及，让对方自以为罪行暴露，心理崩溃，说不

定还没搜证前他就认罪了。谁知犀利的开场方案被一根链条锁就轻易地打断了节奏。

杨学军收起尴尬表情，咳嗽一声，露出严肃的表情，道：“我们是缉毒队的，接到举报，怀疑你房子里藏有毒品，我们要进去搜查。”

这都行？

骆闻心里想着，这肯定不是严良教他们的，自己烟酒不沾，怎么可能吸毒，傻子才想出用这个理由来搜查他家呢。

他转念一想，这也是一个好的信号。他们编了个理由来搜查，而不是明说调查命案的，这是为警方的调查行动留后路，表明他们目前依旧没有任何证据。当然，朱慧如和郭羽此刻也很安全。

骆闻微微皱眉，隔着门打量他们：“缉毒警通常都是便衣行动的吧，不应该穿警服吧？”

杨学军稍微愣了下，他知道骆闻对警队工作人员的职能安排一清二楚，可是现在话已说出口，只能咬牙到底了。他冷声道：“别废话，开门！”

“我想你们一定是误会了，或者报案人搞错了，甚至是恶作剧。”他平淡地说着，大方打开门，让到一旁——他可不想被人按到墙壁上。

见他大大方方地开了门，让到一边，杨学军心中又是一阵惊讶。

这哪里像是连环命案的凶手？警察都找上门搜查了，马上就有结果了，还会这样淡定吗？一定是搞错了吧。他心中已经把骆闻的嫌疑稍稍淡化了。

他依旧摆出一副严肃的样子，不过态度显得客气了不少：“我们是按程序调查，希望你配合。”

“当然当然，我一定配合。”骆闻表现得不卑不亢。

杨学军继续道：“按规定，我们要对你房子内外进行搜查，为防贵重

物品遗失，请你跟着我们监督。”

“我想你们一定是搞错了，不过你们的程序我懂。既然要查，那么就开始吧？”

骆闻跟着警察一起，到每个房间看他们搜查。家里东西很少，家具没几件，几名警察很快把所有房间都找了一遍，当然，他们的搜查很细致，床底下，家具和墙壁的缝中，吸顶灯的灯箱全部看过。甚至骆闻发现他们对每块墙壁都仔细看过，大概是想看看墙上是否有暗格吧。

由于房子很空，所以这次搜查只用了半个多小时，结果一无所获。杨学军又把目光对向了他放在桌上的斜挎包，道：“包能看看吗？”

“当然。”骆闻很自然地把包交给他。

杨学军当着他的面打开包，里面细致地翻过，只有一堆现金、几张银行卡和一些证件而已。

杨学军抿抿嘴，道：“能检查一下你的车吗？”

“可以，在地下停车库，我带你们去。”

很快，警察也对奥迪车做了检查，车上除了车辆证件和一些单位客户送的东西外，空无一物。

末了，杨学军略显尴尬地道：“不好意思，看样子我们这次的情报搞错了，打扰你了。”

“没关系，配合警方调查是每个人应该做的。这么大热天，你们还在外劳碌，很辛苦。”骆闻客气地说着。

这话让几名警察都对他产生了好感。

杨学军抿了下嘴，稍微笑了笑，道：“最后请留一下你的指纹，我们要回去留档。”

“好的，”骆闻伸出双手，在采集纸上印下去，随后又道，“我需要拜托你们一件事。今天既然是场误会，那么请你们出去时，跟小区物业的

工作人员解释一下，否则他们以为我是个涉嫌吸毒的人员呢。”

“当然当然，这必需的。”杨学军连声道。随后，带着三名警察离开了。

骆闻吁了口气，目光望着远处，暗自低语：“严良，这回你该死心了吧。”

57

“指纹不符合？”赵铁民抬起头，瞧着站在面前的杨学军，随后又看了眼坐他对面的严良。

杨学军道：“是的，骆闻跟凶手的指纹完全不一样。”

赵铁民道：“其他呢？”

“他家和他的汽车，我们都详细搜查过了，没有找到任何犯罪相关的可疑物件。不过单位没去过，似乎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去他单位搜吧？”

“没有跳绳？”

“没有，也没有电棒。”

严良道：“看过他的包吗？”

“看了，有挺多现金，还有银行卡证件什么的。”杨学军如实回复。

严良道：“有多少现金？”

“几千块吧。”

“只有几千吗？他家其他地方还放了现金吗？”

“卧室的抽屉里倒有几万块的样子。”

严良微眯了下眼，点点头。

赵铁民摸着下巴思索片刻，挥挥手打发杨学军出去，随后看向严良：“怎么样？什么也没找到。”

严良道：“我说过这么做只会打草惊蛇，查不到任何证据。”

“那么指纹呢，你怎么解释？”

“假的。”严良很是理所当然地道。

“指纹也是假的？”赵铁民冷笑一声，道，“他的指纹怎么造假？”

严良道：“指纹造假很简单，有些单位上班需要员工指纹打卡，网上有店铺，专门为人制作指纹模型。只要把指纹图片发给对方，很快就能收到模型。于是就有员工做了模型交给同事，帮忙上下班打卡。”

“这我当然知道，但用这种方式造假，指纹总是真的吧？总是某个人的指纹吧？不可能是他自己凭空捏造画出来的指纹吧？既然你认为骆闻是凶手，指纹不是他的，那么指纹是谁的？”

严良撇撇嘴，道：“也许是某个无关陌生人的，也许是他从某个过去案件卷宗里找来的。”

“你这么说岂不等于白说！”赵铁民咬牙瞪着他，握拳扬了扬，“那么照你的说法，指纹也是假的，我这边派了无数人采集指纹比对的工作完全是无用功，没必要做咯？”

严良抿嘴道：“这是调查的常规步骤，我没理由反对。”

赵铁民哼了声，道：“你怀疑骆闻的理由到底是什么？仅仅因为他住城西，而且他有处理犯罪现场的能力？这个理由实在太牵强，我没办法相信，相信其他人也同样无法信服。”

严良无奈地笑笑：“我的理由更难让人信服。很抱歉，现在我只是假设出了方程组的答案，验算过程的难度超过了我的预期。”

“如果你的假设从一开始就是错的呢？骆闻跟案子根本没关系呢？”

严良微微摇头看着他：“似乎我参与调查到现在，并没浪费你的警力资源吧？调查骆闻是你派手下去的，我并不支持。你找人跟踪我的警力浪费总不好算我头上吧？除此之外，我并没有差遣你的一兵一卒。也就是说，即便我从头到尾都是错的，那也不影响你的正常工作。对吧？”

“你影响我的破案思路和判断！”

严良坦然嘲讽道：“好像原本你对这案子就没有什么思路。”

“你！”赵铁民气恼地看着他，过半晌，吁了口气，又笑了出来。他想了想严良的话，也有几分道理。严良介入案子后，确实没跟他要求过警力，从头到尾都是严良自己一个人在忙活着。随便他怎么查吧，反正有线索自然是好事，没结果，似乎也怪不到严良头上。

他伸了个懒腰，坐回椅子里，躺着问：“接下来你想怎么样？”

“明天我就带着你的介绍信去越宁市，不过——”他顿了顿，道，“既然你都已经派人上门找过骆闻了，那么，就请继续调查他吧。”

赵铁民一愣，瞪眼道：“查什么？还要去他单位搜？如果他跟案子无关，要知道，他以前是他们宁市市局的重要人物，省厅也有很多熟人，他要是去投诉我，说我莫名其妙查他，影响他工作生活，我怎么解释？”

严良摇摇头：“不用查这些，东西既然家里和车上都没有，想必他也不敢放单位，单位是个公共场所，东西放单位的风险更大。你只要查一下，徐添丁死的那晚，骆闻所在小区的监控。我注意到他所在小区的门口就有个监控，里面也有不少路面监控，地下停车场和电梯里也都有监控。我相信，当晚他一定很晚回来，甚至——没回过家。”

“查他小区监控？”赵铁民思索片刻，点点头，“这个倒不难。”

“好吧，那我们过几天再见。”

58

“骆闻是在9月8号晚上接近12点回的小区，一个人走路回来的。”电脑里正在播放着监控的视频，杨学军在一旁做着解释。

赵铁民盯着画面，尽管晚上光线条件不是很理想，但毕竟是高档小区，摄像头的像素比普通的高些，小区门口刚好有两个路灯，所以大致能够辨认出人的容貌。

“他走路没低头，行动举止很自然，身上好像也没有血，看不出异样。不过12点回家……嗯，有点晚了。”赵铁民道。

“后面还有，”他关掉这段视频，又打开了下一个视频文件，拉到中间处，道，“几个小时后，2点差10分，骆闻开着他的奥迪车离开小区了。当然，光线不好，开车人的面孔看不清，不过车牌很清楚，这辆车就是他的。20分钟后，2点10分，骆闻开着车回到了小区。大半夜的，他出去了20分钟，不太正常。”

赵铁民皱着眉缓缓点头：“果真如严良怀疑的一样？”他将骆闻开车回来进入小区的画面反复看了几遍，道：“能判断他回来时车上是否还有人？”

杨学军摇摇头：“只能判断副驾驶座上没人，但不清楚后排座位上是否有人。”

“这似乎还不够。”

杨学军关上这段视频，又打开了下一个文件：“3点35分，骆闻再次开车离开了小区，不过这次以后，直到9点多他才回小区了。”

赵铁民呼了口气，道：“严良说徐添丁是朱慧如和郭羽杀的，骆闻是料理善后，两人的口供也是骆闻教的。既然骆闻要教他们如何应对，那么一定是案发后马上就教他们了。他2点不到开车出了小区，20分钟后又回来，20分钟的时间要教两人口供显然不够。会不会是……他当时车上就载了这两个人，把两人带回家来了？”

“很容易，直接找骆闻，问他半夜出去干吗了，不管他说什么，我们都会去验证，看他能说出什么样的理由。”

赵铁民摇摇头：“很难，如果他说自己半夜睡不着，去街上逛了一圈呢？这大半夜的没办法验证他说的到底是不是实话。”

“这……”

“这不是能证明他犯罪的证据，只能显得他很可疑，他如果随便编个谎话，我们也没办法反驳。”

“那怎么办？”杨学军显得束手无策。

赵铁民想了想，道：“他家住几楼？”

“七楼。”

“嗯，那好办，电梯里也有监控，住七楼肯定会坐电梯。查他当晚进出时，电梯里除了他之外是否还有朱慧如和郭羽，如果是的话——”他冷笑一声，“那就不怕他抵赖了。”

“好，我马上去查。”

杨学军刚离开办公室不到五分钟，就心急火燎地跑了回来，急声道：“抓到了，凶手抓到了。”

“什么！”赵铁民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刚抓回来的！”杨学军喘着气道，“二中队的人在采集了一个单元楼的指纹后，回到车上初步比对一番时，发现一个人的指纹跟凶手的完全吻合！他们当即直接上楼把人抓了，刚带回来。那人名叫李丰田，三十二岁，杭市本地人，除了指纹相符外，他还是个左撇子，而且抽的就是利群烟，完全一致！前面骆闻这几个人的事，纯属我们多疑了。”

赵铁民激动地站起身，来回踱步，道：“好，赶紧审，录口供，要他详细交代清楚每起案件的杀人经过！这次做得很好，没想到这么快破案，哈哈，很好！”他脸上洋溢着笑容，显然，这起连环命案，省市两级

重视的大案，没想到短短几个星期内就破了，尽管投入了大量警力，但这一切都是值得的！相关人员这次都立大功了！

至于严良的这些分析，骆闻、朱慧如、郭羽这些人，那纯属跟案子无关的小插曲了。

59

严良敲了敲门，办公室里赵铁民答了一句：“进来。”

严良推门而入，径直走进去，道：“听说你们抓到凶手了？”他觉得气氛异常，抬头望去，赵铁民点着烟，低头默默吸着。

严良微微一眯眼，道：“凶手不肯招？”

赵铁民用力吸了一口，把最后的一截烟头按灭在烟灰缸里，抬起头，满脸的烦闷：“这家伙居然有不在场证明。”

“你们查过他的不在场证明了？”

赵铁民缓缓点头，道：“此人名叫李丰田，在建材市场有个摊位，卖油漆。他九月七号跑江苏进货，九号下午才回来的，期间店铺是他老婆管的。徐添丁被害是在八号晚上，而他八号晚上人在江苏跟厂方人员吃夜宵，吃到晚上10点多，根本不具备犯罪时间。这点有好几个人可以作证。本来我们以为他故意撒谎想伪造不在场证明，可是调查了跟他一起吃饭的几个人，所有人都给他作证。不光如此，他过去一直在江苏做生意，去年才回到杭市，连环命案的前两起发生时，他都在江苏。而且他和每个被害人都不认识。我们把他抓回来到现在，已经有四十多个小时，一直没让他睡觉，可是他到现在依旧不承认犯罪事实，始终喊着冤枉的。而且他家也搜过了，没找到任何犯罪相关的东西。”

严良点点头，道：“他还交代过什么吗？”

“我们把每起命案的各种细节、照片拿出来问他，可他就是不交代。”

“除了这几起命案外，他有没有交代过其他的事？”

赵铁民疑惑不解地看着他：“什么其他的事？”

严良笑着摇摇头：“看你样子，就是没有了。”

“你想表达什么意思？你是不是还认为他不是凶手，骆闻、朱慧如、郭羽才是凶手？”

“不不，”严良道，“他确实也是凶手，不过只是次要凶手，主凶是骆闻。”

赵铁民皱眉道：“犯罪现场哪有指向骆闻的证据？所有证据都是指向李丰田的。指纹完全对上号，他是本地人，他是左撇子，而且他还抽利群烟。”

严良连连点头，道：“那就对了，果然如此。”

赵铁民急问：“你去宁市到底查到什么了？”

严良站起身，舒展一下筋骨，倒了杯水喝上一口，不急不慢道：“这件事得从头说起。还记得一开始我们聊过的那个问题，凶手杀人为什么用绳子，而不用刀直接捅呢？”

赵铁民凝神思索片刻，道：“对，你是说过这个疑问，到现在也不清楚答案。”

“凶手杀孙红运时，为何不直接杀死在绿化带旁，而是把人拖到里面，还刻意制造出地面不留脚印的把戏？”

“增加我们侦查难度？”

严良摇摇头：“这只会增加凶手自己的犯罪难度。”

“你现在知道答案了？”

严良并不否认，他继续道：“凶手为何要假冒死者临终时，写下本地人三个字？”

赵铁民依旧摇头不解。

“杀人后为何要点上一支利群烟？”

赵铁民皱着眉看着他。

“为何要留下一张‘请来抓我’的字条？”

“继续说下去。”

“为何所杀的全是刑释人员？”

“看样子你是知道答案了。”

严良长叹了一口气，道：“没错，所有这些疑问，都可以用一个原因来回答。”他缓缓地把这个答案告诉了赵铁民。

听完，赵铁民干张着嘴，半晌没有回过神来，过了许久，方才开口道：“你说的这些——”

严良沉重地道：“这些都是我的猜测！我的猜测可以解释所有疑点，可是，从法律层面上说，我的猜测尽管能解释所有疑点，却根本不能证明骆闻犯罪。也就是说，这是一起无证之罪，我们拿骆闻没有任何办法。”

赵铁民摸了摸额头，眼中寒光一闪，抿抿嘴，道：“我马上找人把骆闻带回来，审他三天三夜，我就不信三天三夜不合眼，他的意志还能支撑他不交代。”

“没用，一点用都没有，”严良有些不屑地冷笑一声，道，“不是所有人都会对高压审讯就范的。没错，你是破了很多案，抓进来的嫌疑人，我相信没有一个能咬牙坚持到最后始终不交代的。如果你以为这是高压审讯的功劳，那就错了。高强度的审讯确实会给嫌疑人的身心造成很大的压力，许多人扛不住，心理防线崩溃，最后只能交代了。但为什么明明许多心理素质极好的人，在被抓进来前，一直反复告诫自己，决不能招供，否则就要面临最严重的刑罚，可是最后他们还是招了呢？因为在审讯过程中，警方拿出了一些证据，当面还原了一些案件的真相，嫌疑人以为警方已经完全掌握了犯罪事实和证据，自然觉得抵抗已经没用，只好招了。可是这次的案子不同，因为骆闻他自己很清楚，我们手里没有任何人证、物证，没有任何可威胁到他的牌，只要他不招，没口供，我们拿他丝毫没有办法。而一旦招供，那么就会面临致命打击。你说他会怎么选？”

赵铁民站起身，来回走了几圈，道：“那怎么办？总不能看着凶手在面前晃，却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吧！”

严良道：“这案子还有唯一我想不明白的一点，骆闻为什么要帮助朱慧如和郭羽这两个跟他萍水相逢的人。”

赵铁民道：“如果他自己不说，我们更不可能知道。前面调查已经很深入了，也没发现他跟朱慧如和郭羽有什么特殊关系。总不会他是朱慧如的亲身父亲吧，啊哈哈！”他故意大声笑几下，打破办公室里的烦躁。

严良道：“我有个办法，也许可以试一下。”

“什么办法？”

“既然李丰田有足够证据证明人不是他杀的，现在羁押调查时间应该到了吧，不如先放了他。”

“放了？”

“对，先放了李丰田。然后我要给骆闻看一件东西，给他设一个圈套。”

严良将他的计划详细地告诉了赵铁民。

听完，赵铁民面露担忧道：“我想以骆闻的经验，一定看得出这是圈套，他会上当？”

严良肯定地道：“他一定会上当，并不是因为他看不出这是圈套。而是，他等了这么多年，就在等着这个圈套。他一定会来的。”

赵铁民道：“要不再想个其他办法？给他看这东西也不一定非要你亲自去吧。如果他发现你已经有了所有问题的答案，我怕他会对你……”

“不，我必须亲自去找他，”严良咬住牙，脸上隐现着怒火，“我要看看他做人的底线到底在哪里！”

赵铁民默默地看着严良，他从未见过这家伙会露出这种目光。他咳嗽一声，驱散办公室里的凝重，笑道：“好吧，既然如此，那你就亲自去

吧。如果出事了，尽管你现在不是警察，我也一定想办法跟上级说明情况，给你报个因公殉职。”

Part 8　真相的吸引力

60

晚上7点，骆闻躺在沙发上看电视，小狗躺在他拖鞋旁睡觉。

这几天显得很平静，严良和警察都再没来过。

连日来，他为避嫌，没去过面馆，也没叫过外卖，不过他今天在路上遇到正去送外卖的朱慧如，两人并没多聊，朱慧如只告诉他一句，最近几天一切安好，警察没有出现过。

他放心了，看来，严良在没有证据的处境下，只能选择了放弃。

这时，门铃响了一下，小狗汪汪大叫了几声跑过去。

骆闻敏感地站起身，脑中浮现一个念头，怎么，又要玩这招吗？上次禁毒，这次搞什么，总不会想出查暂住证吧？——不过好像虽然房子是他的，可他却不是这里的户口，也没有暂住证，他不知道法律上这种情况他们到底有没有理由闯进来。

他走到门后，对着猫眼向外瞧。

“严良？怎么又是他？”

骆闻微微皱了下眉，虽不清楚严良的来意，但还是开了门。

小狗看到来人，一边畏惧地往后退，一边嘴里担负起看家护院的天职，对着来人叫。

骆闻呵斥一声，把小狗赶回去。

严良笑眯眯地看着狗，道：“上回来这狗还不叫，看样子它已经认你做主人，把这里当成家了。”

骆闻也笑道：“是啊，养了它这么久，你送的一袋零食差不多都被它吃完了，如果还不认主人，那就太没良心了。”

严良拿起桌子上放着的一根咬胶，扔给小狗，小狗连忙叼到一旁啃

起来了。严良笑道：“你挺喜欢这条狗的吧？”

“嗯。”骆闻点头。

“是因为这条狗长得像你女儿过去养过的狗？”

骆闻淡淡一笑，点点头：“是的。”

严良笑着叹息一声：“朱慧如的这条狗送得可真值啊。”

“嗯？”骆闻瞥了他一眼。

严良咳嗽一声，道：“朱慧如捡来这条小土狗，带着是个累赘，早晚要送人。送给别人的话，别人大概也不会喜欢。送给你才是送得值。”

“呵呵，是嘛。”骆闻平淡地回应了一句。

严良走到客厅，打量了一圈四周，最后看向了电视机：“你也看电视？”

骆闻做了个怪表情：“我看电视很奇怪吗？”

“这么悠闲的骆闻可与以前的骆闻完全不一样啊。”

骆闻道：“现在空闲了，平时晚上没事，我总待家里看电视打发时间，我还挺喜欢这种生活。”

“是嘛。”严良笑了下，眼睛微微一亮。

“要喝点什么？好像只有茶叶，将就一下？”骆闻走到饮水机旁，拿起杯子。

“白开水就行了。”

“好的。”骆闻倒了冷水，拿到严良面前。

“谢谢，”严良接过水杯，道，“其实我今天找你是想聊点正事的。”

“哦？什么正事？”骆闻也坐到了另一侧的沙发上。

严良看着他，道："以你的专业眼光看，世上是否有完美犯罪？"

"你指的完美犯罪是什么？永远抓不到凶手？"

"不，"严良摇摇头，"很多案子都是永远也抓不到凶手的。比如流窜犯跑到一个人迹罕至的山村，杀了人后继续逃亡，这样的案子除非运气好，否则永远没法破。再比如驴友登山，一个心怀恶意的人趁另一人不注意，把他推下山摔死了，除非他自己交代，否则同样永远查不出真相。这一类的案子，或者因为缺乏有效线索，或者因为缺乏排查对象，能否破案全凭运气，这些案子之所以破不了，主要是破案的先天条件不足，而并非凶手的手段多高明。我说的完美犯罪是指，凶手在杀完人后，却能够彻底颠覆性地伪造了整个现场，消灭了所有与他有关的证据。"

骆闻面色毫无波澜，笑了笑，道："理论上你说的情况完全有可能存在。尽管现代刑侦技术水平已经很高，但尸检、物证勘查等等手段的根本，在于指纹、脚印、DNA、纤维、微物证等几项。如果这几项都处理过，就没问题。"

"那么如果一起案子中，现代刑侦技术所能掌握的几项信息都被人为改造过了，这样的案子能怎么破呢？"

骆闻笑着道："这也就是说法医的工作全部无效，剩下只能看你逻辑推理的了。"

"可是逻辑推理的基础，偏偏是法医的勘查工作。"

骆闻皱眉道："这是个悖论命题，缺乏物证的案子要靠逻辑推理，而逻辑推理的基础恰恰是物证。那么这案子就没法破了。"

严良点点头："我明白了，你果然知道答案，这样的案子没法破。对了，出来时匆忙，我上个厕所行吗？"

"当然。"骆闻指着厕所门，"请便。"

严良拿起他的手包，包下还有一个信封，走进厕所。

过了一分钟，传来一声“哎呀”，骆闻连忙站起身，走到厕所外，问道：“怎么了？”

“哦，没事，差点滑了一下，”说话间，听到冲水声，随后，严良从厕所里出来，关了门，道，“我还有事，下回再聊，再见。”

骆闻送他出了门，关上门后，躺在沙发上闭上了眼睛。

看来严良已经很清楚，这案子是没法破的，这一回他可以死心了吧。

一个小时后，骆闻手机响了，拿起一看，又是严良的电话。他微微迟疑片刻，接起来。

“老骆，你帮我看看，我是不是有个信封落在你家里了？”

骆闻环顾一圈沙发，道：“没有啊。”

“厕所里呢？那时我差点滑了一跤，也许是落在那里了。”

骆闻进了厕所，果然，台盆底下一侧落着一个信封。骆闻道：“对，是有一个，你现在过来拿吗？”

“哦，不了，太晚了，我明天再来找你要吧。”

挂上电话后，骆闻站在原地，微微皱着眉，盯着地上的信封。他并没有动，只是观察。信封上印着公安厅的字样，没有封口。

骆闻想了想，转身到书房里拿来了工具箱，关上厕所的灯，打开荧光灯，朝信封仔细地照了一圈，没有发现异样。随后，他戴上手套，拿出镊子，拱开信封，朝里面仔细看了好一会儿，他是提防严良设圈套，故意让他碰信封。确定信封内的信件摆放位置没有做记号后，他用镊子小心地把信纸夹出来，随后又是一番检查，这才翻开来。

里面装的是若干张文件纸。

他看着文件纸上的内容，渐渐，他的拳头已经握紧，身体都不禁开始颤动。

他很清楚，这上面的东西，一定是严良故意留给他看的。

也许自己的犯罪让严良压根束手无策，人证物证一样都没有，可是，严良还是抓到了他的软肋。

这一定是圈套！

可是即便明知这是圈套，是否还要往下跳呢？

骆闻陷入了矛盾。

61

杨学军走进临时重案组指挥中心，对赵铁民和严良道："已经根据骆闻小区门口监控登记了他日常的回家情况。他的回家时间并不固定，有时候晚上6点左右就回家了，有时候9点多甚至半夜，其中孙红运被杀时，他是凌晨回家的。徐添丁是晚上12点。这两起命案发生时，他都不在家里。不过，平常他也有很晚回家的，恐怕这不能对他构成实质威胁。"

严良点点头，微微叹息一声，转向赵铁民，道："这是他故意的，他的精细程度实在太极致了。他故意经常晚回家，这样一来，犯罪那天的半夜回家就不会显得突兀了。即便我们去问他案发当晚干什么去了，他也一定能找出让我们没法验证的理由。"

杨学军继续道："另外，徐添丁案发当晚的小区电梯监控，只看到骆闻一个人，未发现朱慧如和郭羽。"

严良咬了咬牙："他所有事都算到了，一定是他让朱慧如和郭羽走了楼梯，不让监控拍进去！这样连朱慧如和郭羽犯罪的证据都没有！"

赵铁民皱眉道："那怎么办？"

"只能等了。"

"你确认他会踏入圈套？"

"我相信会的。"

"万一他没看过那份文件呢？你说你昨天去把信封拿回来后，看不出里面是否被他动过了。法医用电脑显示仪查文件纸上的指纹，也没发现有新的指纹痕迹。"

严良道："他要动信的话，肯定不会用手碰的。"

赵铁民颇感对方实在太高端了，抿抿嘴，道："可是昨天我们的人一直在他家附近蹲点，始终没见他有什么异动。"

“也许他发现了有人跟踪。”

“不至于吧，跟踪人员没看到他朝他们看。”

“我想他一定看得出这是圈套，所以他要等到我们失去戒备的时候再动手。我建议撤掉在他家附近蹲点的人员。只要最后一关把住他，就行了。”

赵铁民摇摇头：“不，我决不允许最后关口再出什么差错，我不能看到再出新的案子。之前为这案子已经花了大量人力物力，既然现在已经高度怀疑他，我必须掌握他的二十四小时行踪。”

严良点点头：“好吧，那么就是等了。”

赵铁民依旧将信将疑道：“你肯定他会上当？”

严良郑重地朝他点点头：“他必须上当！”

赵铁民也是缓缓点点头。

这一步棋，是他破案的全部希望所在了。

这时，赵铁民面前的电话机响了，这是重案组专线电话，不相关电话是打不进这部电话机的，打电话的人必定是跟踪踩点的人。

赵铁民看向旁边的电脑显示屏，显示电话是面馆门口那条路上的一个点的跟踪人员打的，他连忙接起来。

“目标步行穿过路口，拐向北面走了。他刚刚从挎包里拿出一个东西，是用黑色小塑料袋包着的，似乎很谨慎地看了几圈周围，最后扔到了转角的垃圾桶里。”

赵铁民下令道：“你们快去拣出来。”

他转向严良，低声道：“有可能是犯罪工具，上回大概他藏得好，没被搜出来，现在他想丢弃了。”

严良犹豫着摇摇头：“不太可能，处理犯罪工具有很多办法，烧掉是

最好的一种，没道理这么做。”

很快，电话那头传来侦查员的回复：“袋子已经捡到，嗯……这是？”

“里面是什么？”赵铁民焦急道。

“一块肉。”

在一起的另一名侦查员也道：“是一块肉。”

“什么！”赵铁民大惊失色，“是……难道是人肉……”

“不像，嗯……应该是一块鸡胸肉。”

另一人也跟着道：“就是鸡胸肉，冷冻过的，看着刚从冰箱里拿出来。唔……他走这么远扔掉一块肉干什么？”

赵铁民和严良都疑惑不解地皱起了眉，对看一眼，同样想不明白。

这时，下一个跟踪点的电话传进来：“注意！目标突然转头，原路返回。”

严良凝神一秒钟，连忙道：“快，把塑料袋扔回垃圾桶，尽可能按原样扔回去。”

赵铁民也瞬间醒悟，道：“快去！”

很快，侦查员回复：“已经把袋子原样扔进垃圾桶里了。”

两分钟后，侦查员又道：“目标打开垃圾桶，把塑料袋又捡起来了……他往回家的方向走了。”

赵铁民吐了口气，看向严良，低声道：“看来他果然是在反侦查，试探警方是否跟踪他。他故意把块肉包进黑色塑料袋，搞得神秘兮兮的，丢掉后，过几分钟再回去捡出来。嗯……幸亏及时放回去了，否则就被他发现了。”

严良紧皱着眉头，没有回应，过了片刻，对电话机那头的侦查员道："刚才袋子里的鸡胸肉有什么特点吗？"

"没什么，就是刚冰过的。"

"你们有碰过那块肉吗？"

"没有，只碰过袋子。"

"那么你们俩碰过袋子的回来一个，手先不要擦洗，等回来后让陈法医测一下上面是否有其他东西。"

赵铁民低声问："这是为什么？"

严良道："你不认为他把塑料袋从垃圾桶里捡回来这个举动很不正常？"

赵铁民不解道："怎么说？"

"他先拿一块鸡胸肉，包进黑色小塑料袋里，故意装神弄鬼。走到垃圾桶旁，把塑料袋扔掉。继续向前走了几分钟，随后折返回到垃圾桶旁。如果单纯用这个方法试探是否有人跟踪他，那么他发现垃圾桶里的塑料袋还在，就该放心了，何必非要把塑料袋再从垃圾桶里捡出来，带回家呢？"

赵铁民寻思着点点头："是的，这么做多此一举。"

严良道："他对警方的所有套路一清二楚，我们想到的、可能采用的办法，他也一定早有预期了。"

62

骆闻回到家中，走进卫生间，关上门，却并不开灯。

他拿过一旁的荧光灯，朝塑料袋和鸡胸肉上照去，他低头看了几秒，随即关上灯，面无表情，默不作声。

事先他在塑料袋和鸡胸肉上都涂了荧光剂，此刻他发现，鸡胸肉上的荧光剂保留完好，不过袋子外面，除了他自己的几枚指纹外，多了另外几枚陌生的指纹。

果然是个圈套，严良留下那份文件，就是为了让自己看到里面的东西，然后上当。

塑料袋上多了陌生指纹，表明自己被人跟踪了，丢弃的袋子被跟踪者捡起来检查过。但更可怕的是，他原路折返回到垃圾桶时，袋子还在。这表明，不光自己走到垃圾桶旁时，有人在跟踪，随后自己折返回来，同样被他们知道一举一动。

这说明，警方对自己不仅仅是派一组人跟踪了，显然是派了多组人，分头蹲点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而自己刚才出门，虽然走路时装成若无其事，但他实际上注意力提高到极点，始终在偷偷观察着是否有人跟踪。可是他刚刚没见到可疑的跟踪人员，说明警方这一次派出的都是老手。

严良已经不是警察了，他没有权力下命令安排这么多组的老侦查员跟踪自己，唯一的解释，他们那位专案组组长赵铁民已经对他严重起了怀疑。

不知道严良到底掌握了多少信息，能够说服专案组组长把大量警力投到他的身上。

骆闻唯一能肯定的一点，专案组没有抓捕他的证据，否则根本用不着这样。

现在摆在面前的路很清楚，只有两条，两条结局截然相反的路。

一条路是继续装成一个局外人，若无其事地按原有频率，过着自己的生活。那样一来，即便警方天天跟踪他，又能如何？当每天都发现他没有任何异常，警方最后也只能放弃对他的调查。而朱慧如和郭羽，他很放心，两人几次下来，愈加成熟应对了。而指控他们俩的证据，压根没有。如此，他们三人都会很安全。

另一条路是踏入严良的这个圈套。那样一来会是什么结果，他无法预期。可是，等了这么多年，不就是等着今天寻找一个答案吗？

他陷入了矛盾的苦思中。

骆闻想了一下午，到了傍晚，收拾了一些东西放进单肩包里，给小狗饭盆里倒了好几天的狗粮，随后出门。

这一次，他不再去注意哪里会有人暗中监视他，因为他知道，从他走下楼的那一刻起，周围一定有几双眼睛在观察着他，发现了又能怎样？反正他没办法躲过他们的监视。

他信步往街上走，几分钟后，到了面馆门口，他没有犹豫，直接走了进去。

他来到最里面，盯着墙上的菜单。

朱慧如连忙凑过来，道："要吃点什么吗？"

"嗯……今天吃什么呢？"他张开手臂挠头，迅速道，"我就跟你说一句，如果警察继续调查你们，甚至说我已经被抓了，甚至说出了很多细节，全部不要相信，全部按照以前我告诉你们的去做。因为所有这些都是想套你们话而已。坚信一点，你们俩不说，他们没有任何证据。"

"哦……怎么……怎么突然……"朱慧如有些不知所措，因为她从未见过大叔说话语速这么快。不过幸好，她的表情被骆闻的手臂和身体挡住了。

"表现得自然一点，牢记我一开始就教你们的话。三人不说，全部安

全。一人交代，全部完蛋。嗯……还是牛肉面吧，再弄个凉拌黄瓜，好的，就这样。”他放下了手臂。

朱慧如道：“好的，您先坐，稍等啊。”她转身进了厨房忙碌起来了。

吃完面条，骆闻付了钱，走出面馆，又走进了不远处的一家小饭馆。

63

法医实验室里，陈法医手里拿着一块玻璃贴片，展示给赵铁民和严良："从小周手上刮下的微粒物质看，发现了微量的粉末状结晶体，经过鉴定，是荧光粉。"

"荧光粉？"赵铁民和严良都皱起了眉。

"不是普通工业用的荧光粉，是法医专用的荧光粉，专门检测某些微证据用的。这种颗粒很小，肉眼几乎看不出，你们瞧，贴片上还是透明的吧。我问过小周，他只碰过塑料袋外面部分，说明塑料袋外面部分涂了荧光粉。我想骆闻把塑料袋拿回去后，用他的荧光灯一照，就能发现袋子上出现了不是他自己的指纹。"

严良道："也就是说，骆闻发现了我们派人跟踪他？"

陈法医点点头："应该是这样。"

赵铁民颇显无奈地苦笑一声，叹口气，看向严良："以他这种手段，我们还怎么弄下去？"

严良抿抿嘴，道："被他发现就发现了吧，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如果他浑然无知，就不是骆闻了。不过嘛，这也是好事。"

"好事？"赵铁民不解道，"好在哪？他都发现被我们跟踪了，他还会这么傻，跳进圈子里来？"

严良笑了笑，道："对，正是如此。你想，如果他到此就洗手不干，从此不再犯罪了，以现有证据，你能拿他怎么样？"

赵铁民冷哼一声，并不答话。但显然他也是承认了，如果事情到此为止，那么永远没办法抓骆闻。

"我们不光对骆闻束手无策，包括郭羽和朱慧如，他们俩在面对警方直接施压问询时，也表现出了很稳定的心理状态，并且口供很严密，无从推翻。在没有任何证据的基础上，我们对他们俩也是同样束手无策。"

赵铁民咬了咬牙，还是没说话。

严良继续道："骆闻明明已经知道了我在试探他，警方也在调查他，如果他想求稳，就该在最近这敏感时期按兵不动，过正常人的生活。即便他知道警方会跟踪他，他也该佯装不知。而不是主动出击，去试探警方是否跟踪他。"

赵铁民点点头："是这样，没错。"

严良道："可是他主动出击了，用计试探警方是否跟踪他，这样一来，警方不是更有理由怀疑他了吗？一定会紧咬着他不放。"

"咳咳，"赵铁民打断他的话，"请注意你形容警察的动词。"

严良醒悟过来，笑了笑，道："我是说紧追着他调查，不放手。他为何要主动出击？为何要冒风险？那是因为他想踏进这个圈套。"

"可是现在他已经知道了我们警方跟踪他了，他还会踏进来吗？"

严良很肯定地说："会。既然他冒这么大风险去尝试了，居然反过头试探警方，那只能表明，这个圈套对他的吸引力够大，他必然会去。他等了这么多年，明知前方有危险，也一定会行动了。不过现在有个问题，我担心他最近可能按兵不动，想着等某天警方懈怠了，他再突然行动。"

赵铁民冷声道："不能允许发生这个突然。"

"可是如果他一直在等呢？他是个很有耐心的人。"

赵铁民肃然道："我也跟他耗着。"

"如果他接下去几个月，甚至一两年都没动静呢？你还是一样派人耗着？"

赵铁民长长呼了一口气，按了按拳："我会调整下方案，缩减跟踪的人手。不过，我绝不会让他出现下一个突然。"

严良点点头："有你这个决心，我就放心了。也不用太悲观，我想他

等了这么多年，一定早想知道答案了，他不会忍耐太久的。”

傍晚，赵铁民和严良吃完饭，一同又来到了指挥室。

赵铁民对值班的警员道：“怎么样，有新消息吗？”

“四组的人说目标刚刚去面馆吃了面，出来后又到相距不远的一家小饭馆里去了。”

严良微微皱了下眉，道：“他刚刚去的是重庆面馆？”

“对。四组的人说他先是站着看了会儿菜单，点餐后坐一旁一直一个人吃，期间没和别人说过话。”

严良点点头，又道：“他吃了面后，又去了家小饭馆？”

“对。”

“去了多久？”

“大概二十分钟了吧。”

“他在里面吃饭？”

“嗯，我们也奇怪，他刚吃了面，又去吃饭。”

赵铁民想了想，连忙拨通四组的电话：“目标还在饭馆里吗？”

“在的，他没出来过。”

“他在吃饭？”

“这家生意特别好，他走到里面后就看不清了。”

赵铁民的脸色顿时微微一变。

严良立刻道：“让便衣进去看一下。”

几分钟后，电话里传来便衣紧张的声音：“不好，目标逃走了！我们问了店主，店主说他点了几个菜，又说没带手机，借了店里的电话叫了

出租车，后来没过几分钟，他说有事要先走，付了菜钱后，没吃饭，直接从后面厨房的小门溜进小区了。”

“你们这帮——”赵铁民一拳敲在桌子上，正要张口骂，严良拉住他。

严良道：“没关系，小区只有正门和西面的侧门，侧门那条路上也有人蹲着。”

赵铁民狠狠挂了电话，拨给侧门的便衣，便衣说他们待一天了，从没看见过骆闻。

赵铁民连忙下令手下赶紧跟出租车公司确认，才过五六分钟，就得到消息，骆闻叫的那辆出租车是直接开到小区正门的，因为正门人多，而便衣专注地盯着小饭馆的人员进出，所以没注意到他什么时候溜出来了。而出租车司机的回答是，骆闻坐上车后，只朝东开出了五六个路口就下车了，此后去哪了不知道。

赵铁民瞬时脸色泛青，骆闻在他们眼皮子底下溜走了，实在可恶！

现在怎么办？只知道他在哪里下的车，当然，详细追查下去肯定能调查清楚他去哪了，但涉及查监控、查其他路过的出租车，不是一时半会儿有结果的。

他正感觉束手无策，严良微微思索道：“我想，他有可能等不住，直接行动了。”

赵铁民目光一亮，道：“你认为他会直接去……”

“他既然知道我们在跟踪他，也一定会想到，当警方发现他溜出视线后，必然会立刻抓紧找到他。所以，他在跟我们赛跑，他想先我们一步找到李丰田。”

赵铁民点点头，冷笑一声：“李丰田楼下也全是警察，他去了也是自投罗网。”

“是的，所以，等他去找李丰田后，警察就可以去抓他了。不过时机

要把握得恰当好处，否则抓不住他的罪证。”

“我知道。”

64

出租车开到目的地后，骆闻下了车，向四周张望着。

这里依旧属于杭市城西区域，归留下街道管辖，其实距他所住的地方并没有多远，开车大约十分钟就到了。

等了八年，在杭市住了三年，原来答案离自己这么近。

十分钟的路程，他整整走了三年。

这么近却又这么远。他心里念叨一句。

他心里有几分紧张，少了往日的气定神闲。

终于，答案快来了，是吧？

面对即将揭晓的真相，他反而有了一种畏惧，他甚至觉得，如果一直不揭晓答案，一直这样过下去，也挺好的。

他在原地站了好久，深深吸了一口气，调整一番情绪。

天色已经暗下来，想必警方也发现他从饭馆后面溜出去了吧，必须抓紧时间了。

他微微握了一下拳，抬起脚步，往面前的这座拆迁安置小区走进去。

地点已经深深印在他的脑子里，他看了几眼建筑，很快找到了目标，上楼，在302。

站在门口，骆闻犹豫了一下，又调整了一下呼吸，随后按响了门铃。

“谁呀？”门开后，里面站着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女人，旁边还凑着一名四五岁的小女孩。小女孩学着大人样子说话：“你找谁？”

在开门的一瞬间，骆闻甚至觉得前面站着的就是他的妻子，而那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就是他的女儿。

不过这只是一刹那的情绪，他马上就恢复了镇定："请问李丰田住这儿吧？"

女人朝里喊了声："丰田，有人找。"

"谁找我？"说话间，一个三十多岁，显得精瘦的男子出现在门口，打量了一眼骆闻，发现不认识，疑惑道，"你是……"

骆闻镇定自若地道："还有个事要调查，跟你确认下。"他还没等对方表态，就往门里走了进去，随后关上了门。

李丰田一家都为之一愣，随即，李丰田转头对妻子道："你们先进去看电视，我跟警察同志聊一下就好。"

妻子厌恶地看了眼骆闻，不过还是带着女儿走进房间了。

果然，他把我当警察了。骆闻心里冷笑一声。

"警察同志，还有什么需要调查的吗？"

"还是关于指纹，请把你的手再给我看下。"

李丰田眼中闪过一丝警惕，犹豫了片刻，把右手伸了出来。

骆闻抓起他的右手，看了过去，一秒钟后，骆闻的脸色渐渐开始泛白，他站立不动，依旧抓着他的手，盯着他的手掌，口中以极缓慢的语速说道："八年前，宁市海曙区平康路，186号，天成公寓，2幢1单元201室，住在里面的那一对母女，现在在哪？"

咔嚓，李丰田的脸唰一下变得惨白。

"在哪儿？"骆闻依旧抓着他的手，抬起头，眼睛直接而锋利地看着他，一动不动地看着他。

李丰田连忙把手抽了回去，畏惧地退缩一步，道："你在说什么，我

听不懂。”

骆闻苍白无力的嗓音，机械般地重复了一遍：“八年前，宁市海曙区平康路，186号，天成公寓，2幢1单元201室，住在里面的那一对母女，现在在哪？”

“你在说什么，什么宁市，什么八年前，我前些年一直在江苏啊。”话虽这么说，但李丰田的眼睛并不敢看着骆闻，他闪烁着眼神，本能地向后退却。

骆闻缓步向前逼近：“告诉我，她们在哪？”

“你在说什么啊，莫名其妙！”

“我知道你听得懂，不用装了，在哪？”骆闻继续缓缓逼近，随后一把抓起他的领口。

李丰田连忙打开他的手，叫道：“你要干吗啊！”

听到叫喊声，李丰田的妻子从房间里跑了出来，看到这情景，连忙喝道：“喂，你干吗呀，干吗呀，可可，你先回去。”她把女儿关进了房间里，你这样吓到小孩了啊！你要搞什么！“你知不知道，你警察能动粗吗？”

骆闻冷哼一声：“我没说过我是警察。”

李丰田妻子冲到他跟前，呵斥着：“那你是谁啊！”

骆闻一眼都不去瞧女人，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李丰田：“我是那户人家的男主人。”

李丰田连忙叫道：“你在说什么！有病，神经病啊！”

李丰田妻子一把拉住了骆闻，把他往门的方向推，嘴里喊着：“神经病快出去，快出去。”

骆闻一把推开女人，瞪着李丰田，冷声道：“我再问你一次，在哪？”

“神经病出去出去！”李丰田嘴里也是同样喊叫着，可是他并没上来推搡。

李丰田妻子被骆闻推开后，连忙跑上去抓骆闻头发，要把他推出去。骆闻做出了他这辈子从未有过的粗暴举动，抬起一脚狠狠地踹开女人，随后抓起凳子狠狠地摔在面前，“砰”一声，整栋楼都为之一震，他手上也割破，出了很多血。他丝毫没有疼痛感，歇斯底里地吼道：“在哪里？”

紧接着，李丰田和妻子啊啊大叫，两人一起朝骆闻扑来，厮打在一起。

骆闻并不是他们两个的对手，马上被他们俩压在地上挨了好多拳。

就在这时，门“咚咚咚”敲响了，外面传来好几个人的声音：“警察，快开门快开门！”

李丰田妻子又打了骆闻几个巴掌，才站起来，开了门，看到门外有七八个男子，都穿着便衣。

为首者举着证件在她面前晃了眼：“警察。”

李丰田的妻子吓了一跳，看着架势，肯定是警察，不过她很好奇，哪里突然来了这么多警察，邻居报警的话也没这么快到啊，而且一来就是这么多人。不过她没想太多，连忙道：“警察同志，这个神经病跑到我家里来闹事，快抓走他。”

马上，七八个警察都跑进屋来，把躺在地上、满脸是血的骆闻拉起来，随后立刻取下骆闻的包，打开搜了一遍，为首的便衣皱起了眉，转身到门口，拨了电话：“报告，他没带凶器。哦，我知道了，我们在原地等。”

挂下电话，那人随即回到屋子里，关了门，道：“几位都在这里稍等。”他听到房间里传来小孩的哭声，对女人道，“你先进屋带孩子吧，你丈夫留在这儿。”

打发她走后，几名便衣都站在一旁，一言不发。

李丰田神色透着几分惊慌：“有……还有什么事吗？”

“等一下我们领导要过来，我也不知道。”为首便衣侧了个身，对向墙壁。

骆闻面无表情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目光只是看着面前的空白，似乎永远不觉得时间在流淌。

而李丰田，四顾左右，颇显几分紧张，但这些警察一个都没跟他说话，他也只能干站着。

过了将近二十分钟，门铃再次响起，便衣开了门，门口站了满满一堆穿制服的警察。

人群里让开一条道，一脸严肃的赵铁民从里面走了上来，进到屋中，看了眼李丰田，随后转过头，仔细地打量着眼前这位曾经的骆法医。

骆闻同样看着他，表情很淡然。

赵铁民朝他微微点了下头致意，啧啧嘴，道：“骆闻，跟我去趟局里吧。”

骆闻不慌不忙地点点头：“好。”

“带走。”赵铁民吐出两字。

门外的刑警马上进来，直接拿出手铐戴在了骆闻手上。

“这是做什么？”骆闻质疑道。

赵铁民冷眼望着他：“你很清楚。”

“是吗？我想一定有什么误会。”

“那就回去再说吧。”

刑警当即把骆闻押了下去。

赵铁民转过身，看了眼李丰田，手指了一下：“也带走。”

“抓……抓我干什么？前几天不是已经调查清楚了吗？”李丰田叫喊着。但刑警也马上给他戴上了手铐。

他妻子忙从房间里跑出来，看到手铐戴丈夫手上，拉着赵铁民大叫：“你们又要干吗？”

赵铁民毫不理会，一把伸手挣脱开，快步走出了房门，随后，一群警察在李丰田妻女的哭喊中，还是强行拉走了他。

已经到了楼下的骆闻，听到上面的喊叫声，停下脚步，抬头往上瞥了眼，随后嘴角浮现一抹笑容，从容不迫地坐上了警车。

Part 9　天才的殊途同归

65

骆闻被带回刑侦支队两天后。

一大早，严良走进办公室，瞥了眼正在抽烟的赵铁民，道：“他招了吗？”

赵铁民弹了下烟灰，冷哼一声，道：“从前天晚上到现在，我就没让他合过眼，看他样子已经困得不行了，可他意志力很强大，一直装无辜，什么都不肯交代。”

严良隐隐觉得他的话似乎不对劲，细细一想，瞬时瞪大了眼睛：“你正式逮捕了骆闻？”

“没有，我手里压根没他的犯罪证据，怎么签逮捕令？”

“那你是？”

“传唤他，协助调查。”

严良微微皱眉道：“传唤的话，最高控制人身自由的时限是24小时，前天晚上到现在都三十多个钟头了，这么做……不太符合规定吧？”

赵铁民不屑地道：“规定我比你懂。”

严良冷声道：“我最恨你们这帮人搞逼供那一套！”

说着，严良就往外走。

“等等，你去哪？”赵铁民站起身叫住。

“回学校，这事情我没兴趣管了，祝你好运，早点审问出来吧！”

“喂——等等，”赵铁民上去拉住他，道，“我知道你很讨厌逼供这一套，逼供确实会搞出不少冤案。可谁告诉你我对骆闻逼供了？”

“你都违反规定，超出传唤时间，他三十多个小时都没睡觉了，还不

是——”

赵铁民打断道：“首先，我承认，以前有些地方是存在逼供的情况，不过现在至少我们杭市的环境已经好多了。其次，你知道我为人，我也一向反对逼供。第三，这么大的案子，我敢逼供吗？万一弄不好，我岂不是有麻烦？而且骆闻曾经是他们宁市的人，我要逼供让他认罪，最后他翻供怎么办？他们宁市的领导告我怎么办？”

严良不解道：“那你是？”

赵铁民拍拍他的肩，微微一笑：“你放心，我一切都按规定来。昨天傍晚的时候，传唤时限快到二十四小时了，我让人把骆闻带出公安局门口，让他下车，随后又拿了张传唤单，再把他抓进来。”

“这都行？”严良惊呆了。

赵铁民似乎颇为得意自己的创新，道：“当然，连续传唤也是不允许的，但法律没规定到底多久算是连续传唤，我这么做对付骆闻，也是情非得已。而且两张传唤单上他都签过字了，一切手续合法。”

严良张张嘴：“你……这样你天天把他送出公安局门口，再给张新传唤单又带回来，岂不是能把他关到死？”

赵铁民咳嗽一声，道：“理论上是这样，不过我希望他赶快招了结案，总不能一直这样搞下去。”

严良低下头，沉默了半晌，抬头道：“我能审他吗？”

“当然可以，”大概严良最近在警队出入多了，赵铁民这次倒是很爽快地回答，“这里不是市局，是支队，都是我的人。尽管你现在不是警察了，不过我跟手下都说过了，你是刑侦专家，反正老刑警都知道你，这事不让厅里的领导知道就行了。”

严良看着他，微微颔首：“谢谢。”

“应该我谢谢你才对，不是你的话，现在连谁是嫌疑人都不知道呢。不过，你有几分把握审得出来？”

严良坦白道：“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招，我只能试试看。原本最好的情况是，他去找李丰田时，从他的包里至少搜出一样凶器，那样他就无从抵赖了。我没想到他手无寸铁就去找了李丰田。”

赵铁民转过身，拿出一叠卷子，道：“好消息是李丰田已经招了，细节还待继续调查。”

严良接过卷子，看了一遍，把卷子交还赵铁民，默默转过身，吐了口气。

66

当严良走进审讯室时，看到的是一张布满疲惫的脸。

尽管骆闻还不到五十岁，年纪上算是处于壮年，但两天两夜未合眼，也快达到他的极限了。

他面前放着咖啡和香烟，但香烟没动过，严良知道，骆闻从不抽烟。而咖啡，应该喝了不少了吧。

赵铁民叫出主审人员说了几句，随后关了门，一同离开，把严良和一名记录员留在审讯室里。

骆闻看到严良，强打了一下精神，微微挺起背，朝他平静地笑了一下，道："警方一定是搞错了，我说了很多次，案子与我无关。"

严良缓缓坐下，目光一直盯着骆闻的眼睛，情绪复杂，过了许久，一声轻叹，随后道："你还不肯承认吗？"

骆闻深呼吸了一口，缓缓摇摇头，似乎是在冷笑："我不知道该承认什么。"

"对于你的一切所为，我都已经调查清楚了，你一共杀了五个人，犯了六次罪。"

"杀五人？犯罪六次？"骆闻嘴角隐含一抹微笑，"数学老师也会算错数吗？"

严良脸上渐渐多了几分肃然，道："徐添丁不是你杀的，但是，如果不是因为你的插手，不出三天警方就会抓到凶手。是你，你替凶手重新设计制造了一场犯罪。"

骆闻摇着头，脸上似乎写着不可思议。

"不得不承认你的犯罪能力很高，接连杀害多人，警方却始终抓不出你。你故意把犯罪搞得似乎很复杂，不用其他更快捷的工具，偏偏用绳

子把人勒死；杀人后在死者口中插根烟；留下‘请来抓我’的字条；以死者的身份伪造三个字‘本地人’。这些一度使得警方根本想不明白凶手想表达什么，这些线索里面究竟有什么关联。”

骆闻很无奈地叹口气：“我已经说了很多遍了，这些案子跟我完全无关。”他微微抿了抿嘴，道，“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犯罪的吗？此外，我还想补充一点，作为一个曾经很成熟的刑技从业人员，如果真是我犯罪，我想，我有能力根本不留下证据，甚至尸体，都未必找得到。”

严良道：“我相信骆法医完全做得到这一切。但你之所以留下这么多线索，是因为，杀人，本就不是你的犯罪目的。”

骆闻摸了下鼻子，没有说话。

“即便我开始怀疑到你，认为这些命案跟你有脱不了的关系后，始终还是有很多疑问困扰着我。譬如，你为什么要杀人后在死者口中插上一根利群烟？是为了制造案发现场的疑点，扰乱警方的侦破思路，增加破案难度吗？如果换成其他人是凶手，这种动机出发点的可能性很大。可当我把你代入当成凶手，就否定了这个判断。因为你非常非常专业，你很清楚，最能增加破案难度的，是不留线索，而不是额外制造扰乱侦破的线索。可我还是想不通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严良喝了口水，继续道：“直到我去宁市调查了你的往事，才让前面命案中所有的疑点都有了一个共同的答案。我这才发现，所有警方勘查得到的线索，均是你刻意留下，刻意让警方发现的。”

“按你犯罪时的行为顺序来说吧。你杀人时，不用效率更高的刀具等器械，而用了绳子。你在现场附近丢弃了凶器，当然是为了让警方找出上面的指纹。不过，刀具的把柄上也可以留下指纹，为何不选刀呢？对你来说，用绳子杀人有两个好处。一是绳子有两个把手，你可以在两个把手上都留下清晰的凶手指纹，方便警方的提证工作。二是用绳子杀人能够更容易让警方判断凶手是个左撇子。你曾是优秀的法医，你很清楚，如果你用刀杀人，即便你用的是左手，事后勘查现场时，法医也只能判断凶手用左手持刀杀人，由于缺乏右手的比照，无法完全判断凶手是个左撇子。而用绳子把人勒死，由于你故意让左手的用力远大于右

手，再加上一些你在现场故意使用左手操作的细微证据，法医很容易认定凶手是个左撇子。”

骆闻笑了笑：“如果真是我干的，我为什么要做这么复杂？大部分人都用右手，我即便不伪造左撇子，警方的调查工作量依然会很大。万一我伪造失败了呢？岂不是更容易露出马脚？”

“你不会伪造失败的，因为你是骆法医。”严良很直接地看着他。

“这算是对我专业技能的认可吗？呵呵。”骆闻叹息着摇摇头，把杯里的咖啡喝完。

“其次，你杀人后在被害人口中插上一根利群烟。这个举动看起来显得很古怪，其实最直接的想法才是最正确的。凶手是个抽利群烟的人。”

“我不抽烟。”骆闻平淡地应了句。

严良道“：可你想让警方认为凶手抽烟，而且抽的是利群烟。”

“有这必要吗？”

严良继续道：“你借用死者的身份，留下三个字‘本地人’，其实也应该按照最简单的理解，凶手就是杭市本地人。此外，你每次杀人后，都故意在现场留下一张充满挑衅口吻的‘请来抓我’字条，就是想把案子闹得足够大。你很清楚，杭市这样一座大城市里，几乎每天都会有命案发生。你杀了人后，当然，区公安分局会很重视，会安排人手破案，但这对你太不够了。你需要做大案，需要引起更大的效应，需要让市局甚至省厅震惊，组织大量人手破案。所以你在现场留下挑衅的四个字，目的就是逼迫警方把大量的警力投入到你这个案子的侦破中。你这招确实管用，命案现场留下‘请来抓我’这四个字，简直绝无仅有，第一起案子一出来，立刻引起了媒体的高度关注，当然，也引起了警方高层的严重注意，随即安排大量人手组成专案组破案。”

骆闻淡淡一笑：“你既说我杀人，又说我故意想引起警方重视。我是不是能这么理解。在你看来，我既犯罪，也想早点被抓？”

严良点点头："你确实是这么想的。"

骆闻笑道："那也不用审我了，给我去做个精神鉴定，如果我是神经病，那么杀人也不会判刑。"

"你的真实动机是想让警方去抓另一个凶手。"

骆闻嗤笑一声，并不说话。

严良抿了抿嘴，道："八年前，你从北京出差回到宁市，下了飞机后，你发现家里电话打不通，你妻子的手机关机了。你在回家路上时，又打给了你丈母娘，她说这几天没联系过女儿。你又打给你妻子的朋友，他们说这几天你妻子手机都关机。你打到她单位，她单位说你妻子两天没来上班了。这一下，你急了，赶到家后，打开家门，发现家里空空如也，你妻子、你女儿，还有家里的一条狗都不见了。家里地板擦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你一眼望去，应该感觉这个家里既新鲜，又陌生。那一刻，凭你的职业本能，发现了家里的不正常。"

骆闻看着严良，微微咬着牙。

对八年前他站在家门口那一刹那的感觉，直到现在，依旧宛如昨日。

他这一生中，从未有过那一瞬间的害怕，发自心底的害怕。那一份深藏心底的恐惧，八年来，不断将他从午夜睡梦中惊醒，他的面前总是冒出深不见底的那一套空房子，所有家具摆设，都擦得一尘不染。

"当时，你没有直接走进家里，而是很冷静地留在了外面，电话打给你的部门，让人带着勘查的工具仪器赶到了你家门口。随后，你和一位你认为能力最好、最细心的学生一起进了房子，对每一寸的地面进行了细致的勘查。那一次，你用尽了各种方法，把整个房子勘查了很多遍，一直从当天傍晚，持续到了第二天天亮。从当时卷宗你自己的记录上看，整个勘查过程还是发现了极其细微的线索的。首先，房子内的大部分地面，都被人用抹布用力地擦过了，没找到一个脚印。而你根据抹布擦地的施力情况判断，擦地的人用的是左手，而你妻子的习惯一向是用右手。其次，你几乎对整个房子都做了血迹显色反应，发现房子里没有

出过血。第三，你在卫生间的水槽下方，找到了一小片灰烬和少量的灰质成分，事后，你通过实验室微物质鉴定，发现是烟灰，你又通过购买了市面上各种香烟，对之进行了燃烧后微物质比对，你通过微量元素的细小差别和烟纸燃烧后的不同成分判断，这里的烟灰是利群烟。第四，你找遍了整个房子，最后，在卫生间水槽旁的瓷砖上，发现了一枚指纹。这枚指纹经确认，不是你妻子的，也不是你的，而是一枚陌生的指纹。整个房间找遍了，就只找到这一枚指纹。这些情况都是八年前你自己写在卷宗里的，你应该记得很清楚。”

骆闻点点头，道：“我记得很清楚。”

“你妻女和家里的一条狗都失踪了，家里发现了几项不正常的线索，你判断两天前你家里一定发生了某种意外，于是你在市局报案，做了登记。这部分的卷宗依然保存完好。由于你在宁市市局的地位，所以你报案后，局里很重视，连忙派了大量人手进行附近的人员走访工作。很快，调查到有一名收废品的年轻人，在案发后失踪了。你亲自去了那人的出租屋，提取了此人留在出租屋内的指纹，发现该人的指纹和遗留你家卫生间内的那一枚完全相符。你又对他屋内的东西进行详细勘查，确认他是左撇子，并且抽利群烟。利群烟是中档烟，收废品里的人中，大都抽很便宜的烟，此点显得很奇怪。随后，警方将该人列为了嫌疑人，经过房东和其他几个相关人员调查，他们说此人刚来才两天，印象很浅，只记得身高170多点，体形略偏瘦，长相很普通，由于接触很短，无法描述绘出他的长相。但房东记得他来租房时聊了几句谈到过，他是杭市城西一带的农民。杭市人大部分都抽利群，所以你认为他是杭市城西一带的人是可信的。可惜八年前那个时候，手机还是相对的奢侈品，社会上大部分人没手机，否则房东租房一般都会留下对方的手机号码，一查身份立刻清楚了，再也没有后面的这么多事了。”

骆闻默不作声。

严良继续道：“随后，你请求局里联系杭市的警方，协助查找这样一个人。但由于线索太少，只知道对方是杭市城西一带人，二十多岁，身高体形长相很普通，抽利群烟，是左撇子，尽管有他的指纹，但杭市的警方也根本无从查起。你先后多次恳求市局催促，但一来杭市不归宁市

管，查找这样一个模糊的人难度太大。二来你家中门窗未发现被撬痕迹，所有地方都没发现血迹，所以无法以命案立案。不以命案立案，自然警方也不会投入足够人力去查了。于是，这个人怎么都找不到了。”

骆闻抿着嘴唇，牙齿咬紧。

严良咳嗽一声，突然提高了语调，正色道：“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你居然会犯下这么大的罪，杀害这么多的人。你犯罪的目的不是杀人，而是找人！当我想明白你这个目的时，坦白说，我整个人不寒而栗！”

严良激动道：“我在警界这几十年，接触过各种各样的案子，看到过各种各样的凶手，见识过各种各样的犯罪动机。有的是意外，有的是为钱，有的是仇杀，有的是因情，有的是为了栽赃陷害。可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竟然有人连续杀人不为别的，只为要发动警察，帮他找出另一个人！”

“关于你妻女失踪的真相，你一无所知，甚至对于那个出现在你家中的人的情况，你知道的也很有限。你仅有的线索是他二十多岁、身高中等、左撇子、抽利群烟，杭市城西一带的农民，有他的指纹。你为了用你一己之力，把这个人找出来，于是到了杭市城西，连续犯下命案，每次犯罪中，都故意巧妙地留下这几条线索，除此之外的犯罪过程，你处理得一干二净。你很清楚，在这几条有限的证据面前，警方想破案，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海量比对指纹，找出这个人。同时，你必须要犯下惊天大案，才能迫使警方足够重视，投入足够的警力去比对指纹，帮你找人。所以你要嚣张地留下‘请来抓我’四个字，挑衅警方。你每杀一个人后，就等着警方去海量比对指纹。可惜，尽管警方每次都去周边比对了，却都没找到人。你认为杭市城西一带这个范围太大了，每次的比对往往也是在案发地附近进行，所以你不断在城西不同的区块犯罪，目的就是利用警方不断投入的警力，把整个城西的所有人比对个遍，帮你找出这个指纹的所有人来。”

“所以，更多的犯罪细节都可以解释了。你很清楚，时隔多年，那个人的身高大致不会变，但他的体形也许变了，也许现在是个胖子了。你无法确定，你不知道对方的体重。所以你每次犯罪中，都处理了地上的脚印，避免让警方通过脚印确认出凶手的身高体重，从而去比对指纹

时，可能会错过真正的那个人。但是经过四次后，警方依旧没找出那个人。你感到很着急，希望提供警方更多的线索，更大范围地去比对。于是你在杀害孙红运时，原本他是在马路边的绿化带旁被你袭击，你杀死他后，却把他拖过了绿化带，带到里面的水泥地上。你这么费力，只不过想借他的手，留下‘本地人’三个字，告诉警方，凶手是杭市本地人这一点。绿化带里的泥土很松软，根本无法写下足够清晰辨认的字。马路旁铺的地砖很硬，如果留下字，需要很大的力气，不符合一个临死挣扎人的状态。于是，你只有把他拖到了水泥地上，那里才能最好地留下‘本地人’这三个字。而你要把他拖过绿化带，必然要踩到绿化带上，你不愿留下脚印，所以穿了他的鞋子，并模仿死者被拖行的足迹特征，把人拖过去，使受力分析无法准确判断你的身高体重。”

严良叹息一声，继续道：“其实，在你自己的内心中，我还是看到了一点点的良知。因为，你内心是厌恶犯罪的，过去你的思想是，任何理由的犯罪都是可耻的。可是你为了自己找寻妻女失踪的真相，为了找到那个出现在你家里的陌生男人，你还是选择了杀人，杀了很多人。从你自身角度出发，我相信，你也认为你是个自私的人。你为了寻找答案，去杀人，可是以你的本性，你无法对普通人下手。于是，你用曾经的账号，登录了公安内网，专挑居住地登记在杭市城西一带的刑释人员下手。我已经找人查过，你三年前虽然辞职了，但你账号一直有登录公安内网的情况。”

骆闻平静地道：“我虽然辞职了，但偶尔感兴趣了解一下公安内部动态，这应该不算什么吧。如果不合规，停掉我的账号就行了。”

严良皱着眉望着他：“你还不认罪吗？”

骆闻笑了笑：“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新颖。”

这时，审讯室门敲了两下，记录人起身去开门。

赵铁民推开门，朝里望了下，目光在骆闻身上停留了几秒，随即对严良道：“问好了吗？”

严良大声道：“差不多都交代了。”

赵铁民笑着从身后拉出了两个人，正是朱慧如和郭羽。两人看到骆闻，都不禁瞪了眼，但随即表情恢复正常。

骆闻连忙大声道：“严老师，你的故事很有趣，不知道有没有证据支持？”

赵铁民咬了下牙，说了句：“那好，你接着审。”他忙关了门，把朱慧如和郭羽带走了。

等他走后，严良道：“不用再掩饰了，刚才朱慧如和郭羽两个人你看到了吧？他们看到你被抓了，一定心理防线顷刻崩溃，很快和盘托出的。即便你前五起命案依旧不肯承认，但只要他们俩交代，对你的效果一样。”

骆闻恢复了平静的表情：“是吗，朱慧如我认识，面馆的，另个男的？我见过几次，叫不出名字。不知道他们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们俩杀了徐添丁，而你，帮助他们伪造了现场，躲过了前面几次的调查。”

“是吗？这也和我有关？”骆闻一声冷笑。

“证据在于徐添丁的案子找到了同样的指纹。”

“这是我的指纹吗？如果不是，好像似乎丝毫不能说明跟我有关吧？”

“那一晚的经过，还需要我重复一遍吗？”

“我想听听在你的故事版本里，我又和这两个几乎不认识的小孩子有什么瓜葛。”骆闻笑了下。

严良道：“9月8日晚上，朱慧如和郭羽在某种情况下杀死了徐添丁，我想他们本意并不是杀了他，而是意外，因为他们俩都不像敢杀人的人。徐添丁头部被石头砸了，以及前身的三刀，是他的原始伤。两人意外杀死徐添丁后，你第一时间出现在了现场，不知你们间进行了何种对话，总之，最后你帮助他们掩盖了罪行。首先，由于不是你本人亲自

犯罪，犯罪现场简直一塌糊涂，到处都是线索证据，你无法把现场彻底清理干净。于是你想出了把尸体抬到旁边树丛里藏起来，而在第二天凌晨，弄了几百张折成心形的百元大钞，放在现场周围，引路人进来找寻，从而颠覆性地破坏了现场。其次，朱慧如去送过外卖，这点想必很快就会调查出来，无法隐藏，那样一来，警方也会将她列为重点嫌疑人。于是你马上想到了要为他们俩制造不在场证明。怎么制造呢？你让他们先回去，故意走到监控下面，让监控记录他们回家的时间。随后，在徐添丁手机里找出微信他说的话，录到你手机里，拨打了他通话记录里最常联系的朋友电话，打通后，播放这句话挂断，伪造成徐添丁是在10点50分遇害的假象。这还不够，你为了让朱慧如和郭羽的不在场证明显得无懈可击，你还让郭羽回去后，特地跑到便利店买药，有了人证的证明。同一时间，你在现场细心地割划着徐添丁的身体，留下血条，显示凶手杀人后停留现场很长一段时间割血条。如此双重保险足够给他们制造不在场证明了。其三，徐添丁心脏处的一刀，拔刀时必然溅出了大量鲜血，我想朱慧如衣服上一定有不少血。于是你要郭羽把朱慧如背回去，免得被路过的人发觉。但背她回去需要理由，所以，我相信朱慧如腿上受伤，也是你想出来的。你真的很细致，她受伤后，你故意让她先穿牛仔裤，符合女性爱美的心理习惯。同时，警察看不到她的伤，会怀疑她撒谎。可是当她再穿短裙露出伤口后，警察对她的怀疑心理当然就烟消云散了。其四，一定是你在案发后买了把新的同款水果刀，交给了朱慧如，让她在必要时候拿出来，展示给警方一把新刀，更打消她的嫌疑。可惜，这一条朱福来并不知情，我想朱福来可能是想替妹妹掩饰罪行，于是两个人的话说反了，差点露出马脚。其五，面对警方的问答技巧，也一定是你当晚的晚些时候找到他们俩，告诉他们的。其六，你做了双重保险，你留下了李丰田的指纹。一来警方肯定会对可疑对象比对指纹，发现朱慧如和郭羽都不符合，自然就会排除。二来，一旦警方发现这指纹是连环命案的，那么更会彻底排除朱慧如和郭羽的嫌疑，因为他们不可能是连环命案的凶手。并且你格外细心地故意把留有指纹的易拉罐放在树后，造成凶手没看到这个易拉罐，忘记擦除指纹的假象。”

“我承认，你在协助朱慧如和郭羽的这一次犯罪中，几乎把所有人都骗了，几乎差一点我也排除了朱慧如和郭羽的嫌疑。唯一让我能保持清醒头脑的一点是，当我认定你是凶手后，将你代入案件中，我相信你杀

徐添丁的现场根本不会弄得这么狼狈，而且除了指纹外，也不像前几次丢弃凶器，留下其他几条线索，那么唯一的解释只有，徐添丁不是你杀的。”

骆闻撇撇嘴：“是吗？我跟你说的这两个人很熟吗？我为什么要帮他们掩盖杀人罪行？”

严良道：“原本我也不理解，你为何要为了两个萍水相逢的人冒这么大风险。本来我以为你暗恋朱慧如——”

骆闻听后不禁一声冷笑。

严良接着道：“后来我觉得不可能，你不是那种性格。我实地去了河边好几趟，朱慧如和郭羽杀死徐添丁的位置，走在人行道上是看不见的，必须走到下方的草地里面才行。否则你们停留在那里好几分钟，路过的人早发现了。可我按照时间推算，你一定是在他们杀人后的第一时间就在现场了，怎么可能这么巧合呢？于是我想到了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当天晚上，原本是你准备杀死徐添丁的。还有一条理由支持这个判断，当晚你在现场留下了李丰田的指纹。你一定专门制造了李丰田的指纹模型。我认为，对于这种犯罪证据，平时你不会带在身旁的，而当晚你身上就带着，说明你那个时候出现，分明本就是想杀他。”

骆闻没有说话。

严良继续道：“你杀徐添丁的理由很简单，一是徐添丁足够令人讨厌；二是在前四次你每次杀一个人，警方随后比对周边指纹的节奏，你认为太慢了，你要制造大案，逼迫警方投入最大的警力，进行最大面积的指纹比对工作，找出李丰田。孙红运刚死没几天，如果徐添丁又被杀了，那么连续两起命案的规模效应会对警方产生最大的震动，他们一定会全力以赴比对指纹的。并且孙红运和徐添丁被害的地点属于城西两个不同区块，那么这次比对指纹的范围也会涉及整个城西吧。可是巧合的是，朱慧如和郭羽意外地先你一步杀了徐添丁。你既觉得如果是你杀了徐添丁，这两个小孩子的人生也不会遭遇这么大悲剧，你又觉得挽救他们的人生同时，还能继续进行计划，是最好的选择。所以你决定替他们伪造现场。但由于现场太糟糕，你无法做成前几次相同的案子，于是你

放弃了留下另外几条线索，只留下指纹而已。”

骆闻平淡地抿抿嘴：“故事很生动，可我还是一句话，所有这些都跟我无关。”

严良瞪着眼，隐隐含着怒气：“你以前总说，任何理由的犯罪都是可耻的，这也是你的从业精神。可我万万想不到，说出这句话的人，竟然杀死这么多人，却丝毫没有羞愧之心。你的自私彻底掩盖了你的良知！”

骆闻道：“确实和我无关。法律是讲究证据的。不是你能把整个故事说得通，就能判断一个人有罪。否则，这套剧本，我可以改装在任何一个人头上，相信也有办法说得通他的犯罪动机。”

严良怒气冲冲地问：“你9月8号为何半夜才回家？”

“我经常很晚回家，这一点，我相信如果你们调查了小区的监控，能够证实。”

严良冷哼一声：“我很清楚，你经常晚回家是为了掩盖你需要犯罪的那几天的晚归，使你犯罪那几天的晚归显得不突兀。你9月8号晚上去哪了，有谁能证明？”

骆闻做出思考状：“我想想……嗯，一般我经常晚上在附近闲逛，都是一个人的，恐怕没人能证明。因为我常去的地方是河边、公园、旁边山上，我喜欢半夜在外面呼吸新鲜空气。我一个人居住，百无聊赖，放松一下身心。”

“那你为何9月9号凌晨2点出去又回来？”

“我想想……哦，我记起来了，当时我肚子饿，家里没东西吃，想开车去外面看看有没有吃的，到路上发现店面全关，我跑了一圈就回来了。”

“那为什么你3点多又出去了？”

“我实在饿得难受，想看看3点多有没有小吃店开门了。”

“不是因为去案发现场扔几万块钱吗？”

骆闻平和地笑了笑：“当然不可能了，我说了我跟案子无关。再者说，如果是几万块钱，我该去银行取现吧，警方可以调查一下我的取现记录。”

严良冷声道：“上次搜查你家就发现了，你抽屉里就有几万块现金，说明你平时家里有放较多现金的习惯，所以你不需要临时去取钱。”

骆闻叹息一声，苦笑：“那我又该怎么自证清白呢？”

严良哼了声，道：“你在哪吃的早饭？”

“我记得当时我出来时没找到开门的早餐馆，于是我只好去爬山，打发时间。后来我开车到了最近的一家肯德基吃的，如果那家店还有当时监控的话，能够证明我说的话。”

“可是爬山这个时间段，就没人能证明你确实在爬山了？”

骆闻道：“爬山时还遇到过其他人，不过我不认识他们，他们是否还记得我，我不清楚。”

“你这么说，我们根本无法查实。”

“可你这么说，我也无法自证清白。”

严良道：“你为什么去找李丰田。”

骆闻道：“前面关于八年前的卷子，你说得很对，我这么多年来也确实想知道那个人到底是谁，可我没办法调查。前几天你来我家时，落下的那个信封，我无意看到了里面的内容。里面写着你们通过指纹比对，找到了你们案子里的那个嫌疑人，随后又因证据不足，把人放了。我无意地看了眼上面印着的那枚指纹，我对八年前卷子里印着的指纹印象极其深，我只看一眼，就发现两个指纹是一样的，李丰田就是我需要找的人。”

严良道：“当时你为什么没告诉我，而是你自己跑到他家去了，你到

底想干什么？”

“抱歉，我对这个答案的追求，实在太迫切了，我等不及了，我必须马上去看看，他到底是不是我要找的人。而你的卷子里写着，警方虽比对指纹，发现了他和你们案子里凶手留的指纹一致，可是他有很多不在场证明，证明他不是你们要找的凶手。你们抓了他后，又把他放了。于是我就按照你卷子里登记的地址，直接找到了他家里。”

“那么前天白天，你走在街上，为何往垃圾桶里扔了一块鸡胸肉，后来又捡了回去？”

“当时我感觉有人在跟踪我，我想试验一下，这只是反跟踪的小技巧，我已经跟你之前审问的那位警察介绍过了。当时我并不知道原来你们怀疑我是凶手，所以跟踪我。”

严良叹息一声，道：“你的所有话倒是滴水不漏！”

“不，我只是说实话。”

严良低下了头，随后长长叹了口气，问：“这么多年，你寻找你妻女失踪的真相，你找到了吗？”

67

顿时，骆闻眼中闪现出了光亮，整个人挺直了，严肃地望着严良，慢慢地吐出几个字："请你告诉我。"

严良没有看着他，只是望着面前的空地，缓缓道："李丰田是这里的农民，前面些年，他都在江苏，在一家建材市场租了间店铺，做点建材生意，他老婆也是江苏人。这几年杭市拆迁很多，他家的农田被征用后，分了六套房，所以他去年回到了杭市，也接着做建材生意。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多年不回来吗？"

骆闻面无表情地看着严良。

严良依旧没看他，还是望着地面，淡淡道："八年前，李丰田赌博，输了很多钱，被人追债，于是逃到了宁市。他一向游手好闲，不务正业。逃到宁市后，他什么也不会，本想表面装成收废品，实际想入室盗窃赚快钱。但他到了宁市的第三天晚上，他逛到了宁市海曙区平康路186号的天成公寓。"严良停顿了一下，还是说了下去："他看到2幢1单元201室阳台的窗户开着一小半。刚好入冬了，晚上人很少。他一直等到半夜，直到周围人家的灯都关了，他沿着水管爬到了二楼，拉开那户人家的窗户，跳了进去。"

骆闻的嘴角抽动着，虽然他早有预期，但当八年前妻女失踪的真相开始缓缓向他打开时，他害怕了，他不敢接受了，他不想听下去了……

"阳台直接通到的是主卧。他以为主人已经睡了，谁知，当晚那个时候，女儿半夜尿床，女主人去收拾了一通，正走回卧室，刚好与李丰田四目相对。李丰田此前并没有盗窃经历，这是他第一次入室盗窃，他很紧张，一时间并不是选择往外逃，而选择跟女主人扭打了起来，试图去控制住女主人。"

骆闻瞬时感觉头脑发白，仿佛整个世界都是空的，只看得到严良抽动着的嘴唇，以及仿佛遥远世界传来的声音。

"他当场失手把女主人掐死了。"

当！骆闻整个大脑仿佛遭受了重击，整个嗡嗡作响。尽管他八年来，已经无数次假设过妻子已经不在人世了，但每一次，他都劝慰自己，也许不是这样的，也许是其他的可能。每一次都是将大脑中的这种想法匆匆打散。

唯独这一次，他再也打散不了了。

“他当场失手把女主人掐死了。”这句话就像发条上了永不停歇的弦，一刻不停地在他脑中震动着。

他面无表情，茫然地看着审讯室里两张陌生的面孔，他感觉面前这两个人从来没有见过，他根本不认识。

严良停顿了好久，还是接着道：“家里还有一条狗，当他掐住女主人时，狗一直在旁边大叫着，吵醒了女儿，女儿走到了卧室门口，看到了骇人的一幕，吓得没发出任何声音，只是站着。李丰田掐死女主人后，发现人已经死了，知道自己闯下大祸，所以当即狠下心，抓过还不到半岁的狗，也扭死了。那个小女孩……同样被他掐死了。”

瞬时，骆闻整个人从椅子里滑了下去，重重栽在了地上。

记录员连忙跑了过去，扶起他。

骆闻干张着嘴，使劲抽动着，却没发出任何声响。

严良痛苦地盖上了额头，道：“后面的事想必你都已经知道了。凶手自知闯下大祸，所以用袋子把一大一小两个人以及那条狗的尸体都包走了。他不敢拿走任何东西，为了不想留下罪证，他把所有经过的地方，都擦了一遍。只留下他因紧张在厕所抽烟时无意掉下的一点烟灰，和唯一不经意留下的一枚指纹。八年前，路上很少有监控，所以事后没有抓到李丰田。他犯事后，逃到了江苏，直到去年以为风平浪静，才回来。”

骆闻整个人像根木头，直挺挺地坐在地上，没发出任何声音。足足过了五六分钟，骆闻突然面无表情地开口：“我妻女的尸体被他弄哪去了？”语言间仿佛充满了冷漠，似乎问的是个普普通通的案子，而不是他的妻女。

严良咽了下唾沫，道："据李丰田交代，他半夜把尸体装进袋子，拿到了三轮车上，后来骑到离你家几百米外的一个湖，把石头一起装进袋子里，把尸体沉到湖底了。"

突然间，骆闻"啊""啊"地发出两声怪叫，然后张大了嘴，却没发出任何声音，紧接着，眼泪如断了线般从他眼睛里冲了出来。

审讯室里一片寂静，谁都没说话，安静地看着骆闻无声痛哭。

直到眼泪仿佛流干了，骆闻突然颤声道："那个湖……那个湖已经被填平造上大楼了！这辈子……这辈子再也看不到了！"

所有支撑他的全部信仰和希望在这一瞬间，崩塌殆尽。

尸骨无存。

这辈子，他连妻女的遗骸都见不到了。

严良双手掩面，不忍看到骆闻的状态。

直到半个小时后，骆闻木然地坐在地上，眼中已经没了泪水，不过，他的表情像极了一座雕塑。

严良轻声叹息，随后试探地问道："你已经知道真相了，现在，你可以说出我要的答案了吧？"

骆闻缓缓把头转过来，道："李丰田会怎么判？"

"你心里已经很清楚了，他这样的犯罪性质，一定是死刑。"

"好，很好。"骆闻慢慢地点了点头。

严良道："那么你呢？"

骆闻深吸了一口气，回望他："我跟案子无关。"

"你！"严良咬住了牙齿，指着他，"你还不肯承认！"

"如果有任何证据，马上可以逮捕我。"骆闻似乎瞬间从情绪中走了

出来，很坚决地道。

严良手指紧紧握成拳，颤抖地道：“我实在没有想到，你根本是一个毫无底线的人！”

“我累了，我想回家睡觉。”骆闻突然出人意料般平静，说出这句话。

严良一把站了起来，转身走出了审讯室。

68

“什么，你想放骆闻回家？”赵铁民一把站起身，果断摇头，“不行，绝对不行。”

严良道：“他不承认，你关着他，他依旧不承认。”

“可是放他回家他就会承认了吗？”

严良不置可否，道：“也许……等他情绪调整好，他会认罪的，嗯……我始终不相信我认识的骆闻，会是一个毫无底线的人。”

赵铁民依旧摇头：“不行，他不能走。现在朱慧如和郭羽这两个小畜生也不肯承认，绝对不能放。”

严良意外道：“他们俩也不认罪？”

“对，两个是分开审的，也给他们看到骆闻已经被我们抓了，也给他们俩施加了很大心理压力，可这两个嘴巴硬得很，就是不肯承认，来来回回说的还是那番话，怎么套都没用。我总不能天天把他们三个放出去，再出示一张传唤单，带回来吧？”

严良想了想，道：“骆闻一定很详细教了他们俩如何应对的套路。短时间内要让他们露出破绽不容易，但审的时间一长，我相信这两个年轻人心理素质毕竟有限，肯定会交代的。不过骆闻，他的心理素质你我都见识过了，他不承认，关他十年都不肯承认，而且说话里根本没漏洞可言。传唤的时限早就到了，不如先把他放了，让他回去休息一下。”

赵铁民表情复杂地看着他：“因为你还当他是朋友，所以才开口为他求情，想让他回去休息吧？”

严良坦白道：“这是半个原因，另外，刚刚我告诉了他真相，再关着他，他很难承受了。”

赵铁民眯着眼，斟酌了半晌，又打量了半天严良，随后有些不情愿地点点头：“按规定，是该放他走了。嗯……如果到明天朱慧如和郭羽那

儿还没交代，我再把骆闻传唤回来接着审。不过放他走后，我还是要派人跟着他。”

“谢谢你！”

赵铁民白了他一眼，转头不去看他，挺直身体道：“我不是卖你人情，也不是放凶手一马，我是公事公办。”

十分钟后，严良亲自将骆闻送出了支队门口。

骆闻朝他点了下头，说了句：“谢谢。”

严良抿抿嘴，道：“你为了找一个人，而杀了这么多人。对于这点，我理解，也同样无法理解。”

骆闻眼睛看着地面，默默不语，缓缓转过身，准备离开，刚走出几步，突然回头，对严良道：“其实你说对了所有事实，唯独一点。”

严良皱眉望着他：“是什么？”

骆闻平静地道：“我不是一个没有底线的人。等李丰田审判执行完，我会给你一个交代，决不食言。”

严良凝视着他，过了好久，嘴角浮现一抹笑容，朝他点点头。他明白了骆闻的想法，骆闻并不是怕认罪，怕自己被判死刑，而是，他想看到李丰田被判死刑后，再来认罪。他大概是想给另外一个世界的妻女一个交代吧。

骆闻同样朝着他微微一笑，犹豫了片刻，然后道：“严老师，我好奇一个问题。你是怎么知道这个纷繁复杂事件背后的最终答案的，怎么知道答案就是我？”

严良坦白道：“我是先知道答案是你，才理透整个事件的各条脉络。”

“哦？”

“整个事件就像一个多元的、五次方以上的方程组，从数学理论上说

是无解的。无论采用哪种逻辑方式，无论是哪个逻辑大师，都无法正面计算出这种方程组的解。一方面，这个方程组的所有函数都是假的，每起案子的线索都是假的，都是出题人故意留下的，这样水平的出题人哪里去找？另一方面，杀多个人是为了利用警察，帮他去找到另一个人，这样的动机哪里去找？这样的出题思路哪里去找？对于多元、五次以上的方程组，数学上唯一能用的方法就是反代法。先假想出方程组的可能解，然后代入进去，看看整个方程组能否成立。幸好，我只试一次，就发现了你这个解可行，否则，永远无法解开。还记得几个星期前我们第一次见面吗？”

“这次见面我有露陷吗？”骆闻道。

“你没有露陷，可是你的车出卖了你。”

“为什么？”

“你在高档小区，花了大价钱买了房子。你有这个经济条件，有居住需要，买这套房子并不稀奇。可是你房子装修之简陋，简直让我大跌眼镜。”

“这有什么关联吗？我一向不太注重这些基础生活条件，我本来对此就无所谓。”

严良道：“当然，这很符合你的习惯，一点都不奇怪，还额外证明了一点，你辞职后，依旧不是一个要面子、贪慕虚荣的人，因为如果你是那样的人，任何一个客人走进你家，看到你家简陋的装修，都会让你感觉面子扫地。可是你却偏偏买了辆高档的百万豪车，还告诉我，你去单位时，是坐公交的，并不开这辆豪车。豪车只是你一个人私下出门闲逛开的，那样更有面子。这里有两个矛盾点。其一，你房屋装修的不要面子与买豪车追求面子是截然相反的行为。其二，你买豪车并不是为了让人看见，我没见过一个人买豪车，只是拿来自己私下欣赏的——尤其是你这样一个根本对车子没兴趣的人。所以，这两个矛盾点出卖了你，你买豪车的理由只有一个，犯罪中开着豪车出入，更不容易引起调查者的怀疑。因为没人会去想，开豪车的是个连续杀人犯。就像你杀孙红运当晚遇到的一个变态男，他开着一辆豪华宝马，所以很长时间以来，警察

调查监控，多次都把这辆宝马车忽略了。在有了你这个答案后，我代入方程组中，于是真相才逐步推理出来了。”

骆闻叹息一声，道：“事实证明，逻辑学比物证勘查学更高端。”

严良望着他，道：“可是如果你没有选择去帮朱慧如和郭羽，我根本不会遇到你，也根本不会怀疑到你。尽管你自认为你的技术很专业，可是帮助两个萍水相逢的人，依旧要冒着巨大风险。如果他们俩一开始口供不牢，把你说出来了，你多年寻求答案的过程都将白费。对此，你后悔吗？”

骆闻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道：“五年前，你帮一个素不相识的小孩销毁他弑父的罪证，可是后来，还是被查到了。对此，你后悔吗？”

严良愣了一下，骆闻转身离去。

这两个问题，有着一样的答案。

两个既相似又截然不同的天才，面对他人犯罪时，给出了同样的回答。

69

坐在出租车上，骆闻茫然地看着窗外滑过的景物，仿佛八年的时光重新经历了一遍。

自从妻女失踪后，他不断在寻找。

房间里没检测出血迹，周边也没出现过不明尸体，他一直都抱着一丝侥幸，他以为妻女还活在人世，他假想过各种可能的情况，譬如被拐卖了，困在某个山村里，逃不出来。

当然，他也想过最坏结果，两人都已经遭遇了不测。可是，每当这个想法冒出来，他心里立刻把它否定了。

不知道答案就还有希望。

知道了答案，那么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

八年来，他不断往返宁杭两市，求宁市市局，求杭市市局，求省公安厅。

但房间没血迹，周边没找到尸体，按照规定，无法将此立为命案侦查，只能作为失踪案处理。尽管因他的身份特殊，市局领导对他家的情况也很是同情，下令派出过大量警力调查，但毫无收获。

杭市方面，省厅领导也打招呼帮忙找到那个指纹的对应人员，可是线索太少，杭市公安局不可能为了一起失踪案把整个城西居民的指纹都比对一遍。

妻女失踪后，足足过了五年，依旧杳无音信。

最后，他在三年前提出了辞职，因为他只有用最后一个办法找到那个陌生男子了。

他要犯罪，而且要做下惊天大案，逼迫杭市警方投入大量警力去帮他找出那个人。

犯罪中，他一切都是以留下那个陌生男子的信息为目的。

他按照陌生男子的指纹印制了一副胶皮手套，犯罪时都戴着这副手套留下指纹。同时，也插上利群烟，显示凶手抽利群。用绳子勒死被害人，证明凶手是左撇子。除此外，他不留任何线索，目的是让警方破案的方向别无他路可走，只有一条海量比对指纹的路。

到如今，他终于找到了那个他找了八年的李丰田。

可是，真正答案来临，他却后悔了。

出租车开进面馆门前的那条马路没多久，停了下来，司机道："咦，前面发生什么事了？封道过不去了，我得调个头。"

"哦。"骆闻心不在焉地应了声，无动于衷，似乎随便司机开去哪都无所谓。

司机奇怪地看了他一眼，这乘客从坐上车到现在，都没说过话，整个人看着就像块木头，他几次试着去聊天，对方却是一副根本不想理会的态度。他自感无趣，一路上也就听着收音机。

司机一脚油门，车子转了个弯。

这时，骆闻的视线才突然回到了现实中，他看到前面围了很多人，人群中拉着警戒线，能看到很多穿制服的警察在周围指挥着，而这一切的中心，似乎就是面馆。

他愣了下，开口让司机停车，他在这里下就可以了。

下车后，他朝人群里走去。耳边听到了周围人的议论。

"面馆老板说是他杀了小太保？"

"是啊，听说早上警察传唤了他妹妹和另外一个男人，要调查案子，肯定就是小太保的案子了。没想到一直跟小太保混的那个小流氓路过，那个瘸子直接冲出来拿菜刀把人架进去了。"

"他不是瘸子吗？"

“是瘸子啊，他是拿菜刀突然冲出来的，那小流氓根本不敢反抗，就被他拖进去了。”

“他到底想干吗？”

“他跟警察说是他杀了小太保，不关他妹妹的事，要警察把人放回来，他跟警察走。”

“人真是他杀的啊？”

“不知道啊，是他杀的话，那警察怎么会抓了他妹妹跟另外一个男人呢？如果不是他杀的话，他这么搞也没用啊，警察肯定会调查清楚的啊。”

听到这儿，骆闻突然心头一沉，朱福来啊朱福来，你到底要搞什么？你妹妹跟郭羽又不是被正式逮捕，只是传唤走了，这一切，我都跟他们早就说过了，他们不招，很快就会回来了，你这是添什么乱啊！

骆闻费力地往前挤，总算挤到了警戒线，警察站在线内，不让人进去。

朱福来持刀扣着张兵，退在面馆最里面的收银台后面。门口，两名警察正在朝里说着什么，大约是在做思想工作。

这时，对面的人群起了一阵骚动，随后人群撤散到了四周，几辆警车开了进来。

第一辆警车上，赵铁民和严良走了出来。第二辆车上，下来了朱慧如和郭羽，他们没有戴手铐，显示是自由身，警察仅仅对他们传唤调查而已。后面的车上，下来了更多的警察，其中一个提着长条形的黑箱，骆闻一看就知道是狙击手。

朱慧如哭着朝面馆大叫：“哥，你在做什么！”她想往前跑，不过赵铁民伸出手臂，阻止了她。

严良跟赵铁民说了几句，接着，赵铁民低头向手下吩咐了些什么，随后，严良走到了面馆门口，让原本的警察走到一旁，他和里面的朱福

来攀谈了起来。

赵铁民不动声色地站在原地，冷眼瞧着狙击手熟练地在汽车引擎盖上放好防滑垫，然后架上了狙击枪。

周围群众难得近距离见到警方狙击手的场面，纷纷拿出了手机拍照。

赵铁民让手下把警戒线范围拉得更开些，然后转头看着朱慧如，冷声问了句："人绝对不可能是你哥杀的，现场证据很容易就排除了一个瘸子。看到他这样，你还不承认吗？"

"我……"朱慧如咽了下唾沫，随后还是摇摇头，"你们肯定搞错了。"

"是吗？"赵铁民面无表情地瞥了眼身后的狙击手，道，"这是突发事件，如果警方就此击毙了你哥，恐怕——"

突然，面馆里传出一个响亮的声音："小太保是我杀的，跟我妹妹完全无关，我现在就把命还给你们！"

瞬时，骆闻心中紧紧抽动了一下，他在这一刹那明白了朱福来这个智慧并不高的普通人的用意。

朱福来即便再笨，也该知道，警察把他妹妹传唤走了，他挟持人质，即便让警方把他妹妹暂时放回来，警方肯定还是会追着调查的，这么做根本没用。

那他想干吗？

他想自杀！

他想自杀，死前说人是他杀的，最后让警察来个死无对证，也录不到他的口供，以此来保护朱慧如，让朱慧如脱险。

他是个很普通的人，智慧很低，如果他不这么闹，朱慧如反而没事。

可是他却偏偏做出了挟持人质的事！

骆闻心中一阵懊悔，他自认是聪明人，帮助朱慧如和郭羽的计划很完美，即便被警方怀疑了，警方也没证据能治他们的罪。

可是他千算万算，没有算到朱福来这一个环节。

他只是觉得多一个人知道真相，多一分危险，所以他一直叮嘱朱慧如，不要让她哥知道情况。

可是他并没算到，朱福来看着警察接二连三地调查他妹妹，而且案发当晚看到妹妹带着那把水果刀出去了，并且妹妹回来时的状态很怪，他心里已经清楚人是他妹妹杀的。他也从来没有明说，否则会让他妹妹更担心。

他不过是心里默默祈求着，妹妹不要被抓。

可是当他看到警察传唤他妹妹时，他这个没见过世面的人以为这就是正式逮捕了，妹妹没办法翻身了，于是，他这个一点都不聪明的人，情急之下想出了这样一个糟糕的主意，挟持人质，自杀，试图来换妹妹的清白。

任何一个有点常识的人都不会这么做，因为这么做根本不可能救得了他妹妹，他这个笨蛋，偏偏选择了这条最愚蠢的路！

可是这能怪他吗？

恐怕还是怪我，我千算万算，漏算了亲情这一条吧。

他对朱慧如的感情，不是正如我对老婆孩子的一般吗？

“住手！”两个声音同时冒了出来，严良和在警戒线外的骆闻同时喊了出来。

但骆闻还有接着一句：“人是我杀的，不是你杀的！”

顿时，所有人都朝骆闻看了过去。朱福来的菜刀，在要挥向自己脖子的那一瞬间停住，又架回到了张兵脖子上。

赵铁民瞧见了骆闻，嘴角隐隐浮现出一抹冷酷的笑容，这家伙总算还是招了。

严良回头看骆闻的表情，充满了各种复杂情绪。

骆闻往前走，民警拦住，赵铁民喊了句：“让他进来。”

骆闻朝他微微点头致意，径直走到面馆门口，看了眼严良，随后走了进去。

他看了眼浑身抖动着的朱福来以及吓得面无人色，脖子皮肤已经被菜刀划破，流出血的张兵，随后，他侧身半朝着面馆外，望着远处流着泪却是一副惊慌失措表情的朱慧如，大声说了起来：“你是不是以为徐添丁是你妹妹杀的，所以想用这招来替她抵罪？真是莫名其妙，哈哈，莫名其妙。人是我杀的好不好！你添什么乱！”

严良、赵铁民、郭羽、朱慧如、朱福来，还有那个被挟持着的张兵，以及很多警察，纷纷张了嘴，惊讶地看着他。

骆闻继续放大了嗓门说道：“假如人真是你妹妹杀的，你这么做能改变什么？能改变现场？你以为警察都像你这么笨吗？你说是你杀的就是你杀的，他们都不调查了？笑话，哈哈，笑话！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才走出来承认，人是我杀的，跟你一个屁的关系都没有！”

“我为什么杀徐添丁？因为他虐待狗。张兵，你家收到过恐吓信吧？没错，也是我弄的。因为你们两个虐待狗，太可恶了！你们把那条狗虐待成什么样了？差点被你们活活拖死！幸好那条狗后来我收养了，但我那个时候就决定了，非得宰了你们两个不可！”

严良吃惊地望着骆闻的表述，难道他……

“你很走运，先死的那个是徐添丁，本来我准备接着杀你，不过警察查得紧，没下手的机会。不光如此，市公安局的同志听好了，在杀徐添丁之前，我还杀了五个人，就是你们一直在查的那些案子！关于我的犯罪证据，实在太多了，六起命案现场的一切都跟我吻合。我有一辆奥迪车，车子右前轮胎里面的铝轴上，我用胶带纸粘了所有犯罪工具，包括

两条没用过的绳子、一根电棍、杀徐添丁时用的一把水果刀，还有一副印着其他人指纹的特制手套，你们可以去搜出来。还有历次犯罪中用的纸张，都是普通的办公纸，我从单位拿的，上面打印的字，也是我用了单位有间会议室里的打印机，你们可以去比对油墨。”

这话一说，所有刑警都张大了嘴。物证就藏在他的轮胎里，难怪上一次没找到。只要找到轮胎里的物证，那么就铁证如山了！然后他们又看向了郭羽和朱慧如，心里想着，本来就觉得这两个小孩子不可能是凶手，果然不是。到现在也没有任何关于这两个小孩的犯罪证据，倒有很多不是他们犯罪的证据。

骆闻深深吸了一口气，转过头，脸上带着冷峻的一抹怪异笑容，看向朱福来：“我都承认了，你想要替我顶罪吗？呵呵，我不会感谢你的。还不快把人质放了！”

朱福来感到一阵头晕目眩，难道……难道人不是慧如杀的，我一直替她白担心了？竟然……竟然是他杀的？可我居然持刀挟持了人质。

他顿时感到一阵害怕，手中的刀不自觉地松开了，张兵一把推开他，跑了出去。

同一时间，门外的警察蜂拥而入，但他们刚跑进面馆，又停住了。

因为骆闻一把夺过了朱福来的菜刀，架在了他自己的脖子上，退到了墙角。

“骆闻，你不能这样！你一死了之，是懦夫！”严良紧张地看着他，厉声喝道。

骆闻张嘴干瘪地笑了下，随后，眼神一晃，仿佛失去了颜色，空洞地看着前方，随后，又把视线停在了严良的身上，缓声道：“人真是我杀的，跟其他人无关，我车子的轮胎里，铁证如山。我家还有条狗，狗粮快吃完了，如果可以的话，找个愿意收养它的人。”他微微一停顿，吸了口气：“本来我家也有一条长得差不多的狗，只是后来……不见了……”

说完这句，他奋力一刀朝脖子划了上去，鲜血笔直喷出，直接溅到

了天花板。

所有警察一齐冲了上去，口中大喊着：“快叫救护车。”然后有人用衣服去裹他的脖子，试图不让血流出来。

严良没有冲上去，他只是痛苦地抱头跪在了地上，他知道，没人比骆闻更懂得人体结构，他自杀，注定是救不活的自杀。

现场一片混乱，他只感到身旁无数警察在蜂拥走动着，传来嘈杂的声音。

“报告，凶手死了，救不活了。”

“这下可怎么办？”

“这也算是结案了吧？”

“凶手畏罪自杀。”

“那么先去拿他车子轮胎里的证据吧。”

一片混乱过后，有人轻轻拍了拍严良的肩膀，他抬头，看到赵铁民。

赵铁民抿抿嘴，想说什么，最后还是没说，把他拉了起来，朝外走去。

朱福来被几名警察押上了警车，不管人是不是他杀的，持刀挟持人质，都是刑事罪。

朱慧如站在警车外，朝里大叫着：“哥！哥！”旁边跟着郭羽。

赵铁民看到他们俩，对严良道：“他们两个——”

朱慧如瞧见赵铁民，连忙转身跑过来，直接跪倒面前，哭诉道：“人是我杀的，请放了我哥，请放了我哥！”

“不，人是我杀的，是我！”郭羽一把拦在朱慧如面前，也跪了下

来。

突然，严良冲到两人面前，对着两人狠狠分别甩了一巴掌，斥责道：“你们这两个小孩子是不是没见过死人，没见过这么多血？被吓傻了吧！说什么胡话呢！人是骆闻杀的，已经清清楚楚了。快滚回去吧！你哥劫持人质，再怎么样也不会放的。快滚！”

他站起来，拉着赵铁民就要走。

赵铁民脚步没动，望着严良，皱眉道：“五年前的教训，你还要重复吗？”

严良一愣，松开手，哼了声，一个人夺路走出。

赵铁民盯着跪在地上的朱慧如和郭羽，看了几秒，最后，抿了抿嘴，转过身掏出一支烟，点起，往前走，朝其他警察喊着：“现场赶紧处理干净，朱福来先带走再说，围观群众不要让他们靠近，骆闻的证物快去提取……”

他正远离他们而去，谁知，身后的朱慧如却再度开口：“人真的是我杀的，那位大叔帮我掩盖罪行！但人，是我杀的！”

“不不，不是的，是我们杀的，不是你一个人杀的！”郭羽喊道。

赵铁民停下了脚步，他发现其他警察此刻也注意到了这两个年轻人。他微微咬了下牙，没有转身，只是用力咳嗽一声，朝远处道：“杨学军，把两名嫌疑人也带回去！”

朱慧如和郭羽被戴上了手铐，这意味着这次不是传唤，而是正式逮捕了。

他们俩的眼睛中充满了恐惧和绝望，这是他们从未经历过的。

终究，还是这样了……

只不过，在走向警车的过程中，两个人的手，第一次碰到了一起。

坏小孩

推理之王 2

紫金陈 著

“明天开始，我想做一个全新的自己。”



多家公司争抢
影视版权

同名改编网络剧
即将重磅推出

“成年人眼里，孩子永远是简单的，
他们根本想象不到孩子的诡计多端，
哪怕他们自己也曾当过小孩。”

多重伏笔，神逆转结局

青春期的黑暗
超过你想象

鹦鹉史航、马伯庸墙裂推荐

近年天涯唯一点击量
过千万的推理大神

天涯十佳作者

紫金陈

最有诚意的系列作品

推理之王

#第2部

目录

楔子

Part 1-2　“意外”的谋杀

Part 3-4　陷阱

Part 5-10　被抛弃的孩子

Part 11-15　烦恼

Part 16-19　麻烦

Part 20-22　大案

Part 23-24　破碎的感情

Part 25-28　勒索

Part 29　被同情的人

Part 30-32　与狼共舞

Part 33-39　父亲

Part 40-44　失望

Part 45-49　试探

Part 50-53　吃惊

Part 54-56　好朋友

Part 57-60　说服

Part 61-64　威胁

Part 65-69　行动

Part 70-72　约定

Part 73-76　死亡

Part 77-86　秘密

返回总目录

楔子

结婚第四年，徐静有了外遇，并向张东升提出离婚。

作为上门女婿入赘的张东升，婚前有过财产公证，一旦离婚，几乎是净身出户。左思右想之后，他决定做几件事改变这个结局。

筹划了近一年后，他假意带岳父母旅游，在市郊的三名山上，突然将两人推下山崖摔死。这本是他精心设计的完美的犯罪开场白，谁知，这一幕却被三个在远处玩耍的小孩，无意中用相机的摄像功能拍了下来。

更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三个小孩，一点都不善良。

Part 1-2 “意外”的谋杀

1

从这里望上去，六七米宽的石阶一直通向山顶。沿路的一侧，是一排厚重的城墙，据说是南明小朝廷造的，原本很高，经历数百年风雨洗礼，大都损毁，前些年开发公司重新修葺后，更加宽厚结实，高度只到人的腰部，成了游客登山的扶手。

这一片都叫三名山，是宁市最出名的山，古时是军事要塞，现今则是三名山风景区。

今天是七月的第一个星期三，既非节假日，又是旅游淡季，风景区里的游客屈指可数。张东升专门挑了今天带岳父母上山游玩。

“爸，妈，我们到山腰平台那儿休息一下吧。”张东升背着一个登山包，脖子上挂着相机，耐心地照顾着身后的岳父母，在任何人眼里，他都是一个标准的好女婿。

很快，他们到了山腰处一块五六个篮球场面积的大平台上，三人站在平台外侧的一块树荫下，眺望远处空阔的风景。

岳母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显得对今天的出游很满意：“我早就想来三名山了，上次我听别人说，这里节假日人很多，五一、国庆挤都挤不过来，幸好东升当老师，有暑假，来玩不用凑节假日，瞧今天这里都没人！”

张东升向四周张望一圈，今天是工作日，没几个游客，整个平台上只站着他们三个人，平台后面有几间卖纪念品的店铺，零星几个游客在那儿吃东西、乘凉，隔他们三十多米开外的地方有个小凉亭，此刻里面有三个初中生模样的小孩在自顾玩耍。

没人注意到他们。

“爸，妈，喝点水。”张东升把包放地上，拿出两个水壶，递给两人，随后道，“爸，这里风景不错，你和妈站一起合个影吧。”

老夫妻听了女婿的建议，顺从地站到了一起，摆出经典的剪刀手。

张东升拿相机比照一下，放下相机，指着前面说：“你们后面有排城墙，挡了空间，要不你们坐城墙上，我换个角度，把天空的背景拍进去，这样照片效果更好。”

老头略嫌麻烦道：“随便拍下就行了，我是不喜欢拍照的。”嘴上虽这么说，他也不好违拗女婿的一片热情，看着老伴兴冲冲的模样，他还是依言走到了身后几米处的城墙那儿。

城墙高不及腰，非常宽厚，游人多喜欢坐上去拍照，老头双手一撑就坐了上去，老伴也跟着坐上，搭着他胳膊。张东升朝两人笑了笑，拿出相机比画了几下，又放下，朝他们走过去，笑道：“爸妈，你们动作再靠紧点，更亲密些。”

老头忸怩地敷衍：“随便拍下就好了。”老伴则笑嘻嘻地按照女婿的话，将老头的手臂挽得更紧了些。

张东升最后时刻再次扫视了周围一圈，平台上没有其他人，远处零星的几个游客也没在看他们，三十多米外凉亭里的三个小孩也是自顾玩耍的模样。

筹划了近一年，就是现在了！

他一边笑着说话，伸手帮他们调整姿势，突然间，他双手猛然圈起两人的双脚，用足力气猝然向上一抬、一拨、一推，瞬时，老头和老伴就像两具木偶，翻出了墙外，伴随而来的是两人长长的“啊”的惊叫，随后叫声成了远处的回音。

跟着，张东升愣了几秒，忙趴到城墙外向下张望，嘴里迟钝地大吼着：“爸！妈！爸！妈！”

没有任何声音回答他。

必死无疑的高度。

他连忙转头朝平台远处的风景区商店跑去，此时，远处的人们听到动静也跑了过来，急着问出了什么事。

他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惨声呼救：“快救人！快救人啊！我爸妈掉下去了！”

此刻谁也想不到，这不是意外，而是谋杀。

张东升心头浮现一抹冷笑，为了今天这一秒钟的动作，他筹划了近一年。这才是完美犯罪，任何稀奇古怪的杀人手法在这样的“意外事故”面前都逊色多了。每年成千上万的意外事故中，也许有些也不是意外，而是谋杀，只不过人们永远都无法知道其中的真相了。

2

浙江大学已经放了暑假，上个星期还是一片熙熙攘攘的校园，此时颇显几分冷清。

今天，数学系博导严良参加完一个学术会议，回到办公室已是中午，他叫出帮他批考卷的一男一女两个博士生，带他们去吃饭。

出了校门后，他从公文包里拿出手机，刚才学术会上关机了，此刻看看是否有讯息。刚打开手机，就连响了数下，他举起手机，背对着正午的阳光，眯眼看去，有三个未接电话的讯息，都是徐静打的，末了还有条徐静的短信："严叔叔，如果您看到信息，请尽快回我电话。"

严良皱了皱眉，他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不过短信看着似乎很着急的样子。徐静的爸爸是严良的表哥，曾是宁市烟草局的一个主任，如今已退休。徐静是他的表侄女。这份关系原本不算亲切，不过徐静当初大学考进了浙大，严良作为叔叔，平日多有照顾，两家走得很近。此外，徐静的老公张东升是严良的学生，而且是得意门生，当初正是徐静找他时，认识了张东升，两人很快坠入爱河，并在毕业不久后就结了婚。可以说，严良不光是徐静的表叔，更是他们婚姻的媒人。

每次想起张东升，严良总会忍不住叹息。严良教过很多本科生，张东升是少数几个让他记住的。张东升在数理逻辑方面很有天赋，严良很看好他。

毕业前，张东升有直博的机会，严良也很愿意带他，可他出人意料地放弃直博，去找工作。严良多次找他谈，建议他进修深造。可张东升却透露，他出身农村，家庭条件差，这几年都是贷款读书，他想早点赚钱减轻负担，并且他和徐静准备结婚了，不方便继续读书。后来没多久，徐静回到宁市，托家里关系去了烟草公司上班，而张东升在宁市找了份高中数学老师的工作。

思绪回到手机上的短信，严良正准备给徐静回拨过去，旁边男博士生突然叫了起来："啊呀，那边一个老人摔倒了！"

严良停下回拨电话，赶紧跟着跑过去。

路口转弯处的人行道上，躺着一个老太婆，手上和膝盖上都有血，双手勾着脚脖子，嘴里“哎哟哎哟”叫唤着。

严良不假思索，正要去扶，身旁男学生连忙拉住他：“严老师，等一下！”

“等什么？”

男学生警惕地在他耳边嘀咕：“现在老人假摔讹人的很多，新闻里都报了很多起了，您要是上去一扶，老太起来就说是您把她撞伤的，要您赔钱，到时就说不清了。”

女学生也道：“对啊，扶老人这种事还是不要掺和了。”

老太婆听到他们的话，睁了一只眼朝他们看去，随后颤巍巍地伸出一只手：“帮忙……帮忙扶我起来，我是自己摔的。”

男学生不为所动，依旧拉住严良。严良蹙着眉，犹豫不决。毕竟，老人摔倒讹人的新闻他也听了很多。这时，一个骑电瓶车的中年粗汉从旁经过，一见此情景，立马放下车，跑过来正要扶起老太，却又停住，回头瞪着三人道：“你们把人撞成这样了，怎么还站着啊！快扶起来送医院哪！”

顿时，男女学生本能退后一步，离地上的老太婆远点，异口同声争辩：“不是我们碰的，我们刚走过就这样了！”

中年粗汉皱了皱眉，语气缓和了一些：“不是你们撞的，那你们也该扶起来送医院哪！”

男学生立马反问一句：“大叔，你怎么不扶？”

“我？”中年粗汉愣一下，又扬眉，理直气壮地说，“我还要去工地干活，我要空的话，早去帮了！”他瞧着严良胸口挂的工作牌，啧啧嘴，“你们是浙大的老师吗？”

“我是老师，他们是我学生。”

粗汉连声叹气：“连浙大的老师和学生都不敢做好事了，现在人都怎么了，做个好事有这么难吗？还自称高级知识分子呢。”

严良心里大叫，我什么时候自称“高级知识分子”了？可听粗汉这么说，他也脸有愧色。

粗汉瞧着他们为难的样子，便道：“我还有活要干，抽不出时间。这样吧，老师，你做好事不放心的话，我给你当证人，我帮你手机录像，证明老太太摔倒跟你们没关系。”他从严良手里接过手机，凑到面前，点着屏幕，道：“老师，这样录像可以吧，你瞧，这样拍进去明明白白证明是她自己摔倒的，不关你们的事。”

严良思索了一下，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有人证，有录像物证，那就妥当了，这才和两个学生一起扶老太婆起身。

“谢谢，实在谢谢你们啊！你们都是好人啊！”老太婆紧紧抓着严良手，颤颤巍巍走了几步。

严良温和地笑了下：“您没事吧，要不我们叫辆车送您去医院？”

可老太婆一听去医院，连忙拒绝：“不用了，我能走了，不用麻烦了，谢谢，谢谢你们啊。”说着，快速挣脱了他们的搀扶，一个人往前走，走了几步，越走越快，竟直接跑了起来。

男学生瞪着老太快速远去的背影，脸上表情逐渐从惊讶转为愤怒：“我就说，这老家伙肯定是骗子，瞧，简直健步如飞。要不是看我们人多，今天她肯定得向严老师讹上几百块，现在讹人失败，听到送医院，赶紧逃了！这老骗子啊！”

女学生连连点头附和。

严良皱眉站在原地，挠了挠头，心中有个奇怪的感觉，不解道：“可我总感觉发生了什么。”他顶住额头，下一秒，他顿时大叫：“不对！我手机呢？我手机呢！”

回头张望，那位帮忙用手机录像的中年粗汉鬼影都不见了，而那个老太婆，远远瞧见骑上一辆电瓶车，溜得飞快。

于是，徐静的电话也没法回了。

Part 3-4　陷阱

3

初二4班的教室里，第一排最右侧的课桌上，刻着“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夜自修第一节下课，朱朝阳正伏在桌子上，专心致志地做着数学参考书上的习题，为明天的期末考作准备。

其实他的数学已经足够好了，几乎都考满分，不过他从心底特别喜欢数学，解难题不是单纯为了考试，而是一种愉悦感，所以他把考前的最后时间依然给了数学。至于其他几门课，理、化、生，他有九成把握拿满分，语文、英语、政治三门，拉不开分差，对于明后两天的考试，他早已成竹在胸。

突然，一双手“啪”一下拍在他的桌子上，把朱朝阳从习题中惊起，吓了一大跳。抬眼看去，一个单眼皮的短发女生正冷冷瞪着他。

朱朝阳没好气地瞥她一眼：“叶驰敏，你吃了什么药！”

“陆老师找你。”对方眼睛里带着挑衅的神色，冷冰冰地抛出这句话。

朱朝阳站起身，以同样的眼神盯着她，不过很快放弃了，因为他是全班最矮的男生，叶驰敏这女生也比他高，他回瞪对方需要微微向上仰视，那样很掉面子。

朱朝阳不屑地哼了声，还趁着肠道有蠕动朝她偷偷放了个屁，过了几秒钟，他夸张地捂住鼻子叫起来：“叶驰敏，你放臭屁都不提前说一声的？”

叶驰敏眉毛拧了下，憋出两个字：“白痴！”

朱朝阳哈哈一笑，又做鬼脸嘲讽叶驰敏几下，随后挺直身板，大摇大摆地朝办公室走去。可一进办公室他就蔫了。

班主任陆老师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高而精瘦，不苟言笑，几乎所

有学生都怕她。朱朝阳也不例外，尽管他成绩好，不过他英语是相对较差的一门，陆老师教的正是英语。更重要的是，陆老师此刻脸上写满了更年期综合症的愤懑状。

朱朝阳一看她表情，就感觉气氛不对，刚刚面对叶驰敏的气势荡然无存，本能地缩起脖子，像只乌龟，忐忑地问："陆老师，你找我？"

陆老师耷着嘴，仍旧改着手里的作业，一副不想搭理的样子。朱朝阳双手搓揉着裤子，开始紧张不安，寻思了一遍，自己最近没惹任何事，老陆这是怎么了？聋了？吃撑了？离婚了？足足等了五六分钟，陆老师把手里一叠本子总算改完，这才抬起头，瞥了他一眼，语气毫无波澜："你为什么要把叶驰敏的数码相机镜头敲破？"

叶驰敏是学校广播站的小记者，所以经常会带相机到学校。

朱朝阳皱着眉，满脸困惑："什么……什么相机镜头？"

"她相机镜头是不是你故意敲破的？"

朱朝阳一头雾水，道："我什么时候碰过她相机了？我从没碰过呀！"

"你还不承认吗？"

"我……我没有啊。"朱朝阳特别夸大地扭曲面孔，表现自己的无辜。

"还说没有！"陆老师脸色一变，"叶驰敏看着你从她桌上拿了相机，往墙上敲，她抢回相机，镜头已经裂了。"

"不可能，怎么会啊，我干吗去碰她相机啊，我从没碰过啊。"朱朝阳只感觉这场对话来得完全莫名其妙，为何突然凭空冒出个相机镜头？

陆老师很讨厌地看着他："你不要赖了，叶驰敏说了，她也不要你赔，她都这么大度，你却还要撒谎！"

"我……我……"朱朝阳平白无故被冤枉，急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事，他一天都在做习题，从来都不曾碰过叶驰敏的什么鸟相机，这算怎么回事？

陆老师看了他几眼，脸色又逐渐转和缓：“你先回去自修，明后天考试，这件事先到此为止，以后你不要去碰其他同学的东西了。”

朱朝阳还想为自己争辩，心中一想又放弃了，莫名其妙出了这种事，他完全摸不着头脑，跟老陆争辩有屁用？只能先回去问候叶驰敏这臭婆娘了。

4

夜自修上课铃已经响过，朱朝阳回到教室，狠狠瞪了叶驰敏一眼，只见她嘴角浮现一抹轻蔑的笑容，又低下头看书。

朱朝阳无奈坐回第一桌的位子上，同桌女生见他回来，偷偷用笔戳了下他手肘，他刚转过头去，女生忙压低声音道："不要转过来让她们看到，我告诉你一件事。"

朱朝阳低头对着参考书，小声问："什么事？"

女生身体保持不动，对着自己的书本，偷偷说话："你是不是被老陆叫去，问你叶驰敏相机的事？"

"是啊。"

"嗯，你被她们冤枉了。"

"啊？"

"晚上我吃完饭的时候回到教室，看到叶驰敏和班长在摆弄相机，说是摔地上，镜头磕裂了。后来我听说她们准备向老陆告状说是你弄坏的。"

"这都行？"朱朝阳吃惊地瞪大眼，"我就知道，这是她们故意设计陷害的！我整天都在做习题，哪碰过她的鬼相机！这禽兽！我下课就找老陆澄清去！"

女生急忙道："求你，别，我是偷偷告诉你的，你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是我跟你说的，要不然，我就成女生公敌了。"

朱朝阳皱着眉，一脸纠结的样子，考虑了很久，最后，还是无奈地应了句："嗯。"

"你知道就行了，绝对不能说出去！"

"我不会说的。"

“嗯，她们这次这样冤枉你，有点过分了。”

“她们为什么要冤枉我？”

女生道：“不知道，我猜可能是叶驰敏摔坏了相机，怕被她爸骂。她爸是派出所的队长，以前当过兵，把她管得很严，她稍微犯点错就会打她。她说同学敲破的，她爸就不会怪她了，而且她爸一个警察总不好意思来学校要同学赔个镜头吧。”

“可恶！”朱朝阳握着拳，道：“居然为这个理由嫁祸给我！哼，她都这么大了，她爸还会打她？”

“她爸当过兵的嘛，说把她管教得比男孩子还凶，有次我见她耳朵根红红的，她说是被她爸打的。”

朱朝阳幸灾乐祸地哼笑：“难怪，她爸把她当男孩养了，难怪把她头发剃这么短，跟个男人变态尼姑婆一样，每天瞪着双死鱼眼，估计是被她爸打成这样的吧！”

同桌女生听他这么说，忍不住“咯咯”笑了出来，正在这时，两人陡然感觉周围气温瞬间降到了冰点，不知什么时候陆老师已经从后门如鬼魅般走了进来，立在他们身旁，冷声质问：“聊得很开心啊！”

女生吐了下舌头，忙低下头，大气都不敢出。朱朝阳尴尬地坐着，过了几秒，鼓足勇气道：“是我说笑话害方丽娜笑的。”

“明天就考试了，还有这么多心思！”

朱朝阳觉得老陆的肺部一定装了个冰箱，因为他隐约可见她鼻子喷出一股冷气。

熬到了下课，朱朝阳去上厕所，到了厕所外的洗手池边，看到叶驰敏正在洗茶杯，他拍了一下台盆，怒道：“你干吗要冤枉我？”

叶驰敏打量了他一会儿，冷笑了一下，没搭理，继续低下头洗茶杯。

“死贱人！”朱朝阳骂了一句，正想往厕所里走。

突然，叶驰敏“哇”一声哭了出来，朱朝阳吃惊地望着她，心中不解，我就骂了她一句，她就哭了？林黛玉啊！

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紧接着，叶驰敏拿起茶杯，把里面装着的整整一杯水，倒在了她自己头上，随后转身哭着跑走了。朱朝阳皱了皱眉，不知什么情况，忐忑地上完厕所，走向教室。刚经过办公室门口，就瞥见叶驰敏正在办公室里对着陆老师哭，旁边还有两个老师在劝慰着。

就在这时，陆老师也看到了他，立刻站起身，厉声叫道：“朱朝阳，你给我进来！”

朱朝阳浑身一激灵，看着老陆怒气冲冲的眼神，只好惊惧不安地走进办公室。

“你把整杯水泼到叶驰敏头上，你怎么会做出这种事的！”

“什么！”朱朝阳瞪大了眼睛，“我……我没有啊，明明她自己泼的啊！”

这一刻，朱朝阳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可现在任他怎么辩驳，都显得徒劳了。叶驰敏哭得那么伤心，头上全湿了，而且刚刚告过他的状。所有老师，理所当然相信，朱朝阳记恨她告状，于是拿水泼了她。

“明天把你妈妈叫来！”

朱朝阳脸上抽搐了一下：“我……真不是我泼的，她自己弄湿的，我……我明天还要考试。”

“还要赖！你这样不用考试了。”陆老师的态度非常决绝。

“我……我真没有泼她水，真的是她自己弄的。”他嘴角都在颤抖了。

“你还要赖是不是！我从来没见过你这样的学生！成绩好不代表品德

好，明天一定要把你妈妈叫来，否则就不用来学校了。”

朱朝阳指甲深深钉进了肉里，腮帮在颤抖着，从没有一天如这般糟糕。

上课铃响后，陆老师让叶驰敏回去自修，又柔声细语地安慰她几句，让她保持好心态，不要影响明天的考试。

等叶驰敏走后，陆老师重新对向了朱朝阳，看了他一眼，随后缓和了一下语气：“嗯……你妈跟我说过你家里的情况，你爸妈离婚后，你爸不太管你，你妈在风景区上班，平时也都不在家。你妈说你大部分时候都一个人在家，让我们做老师的好好管教。但你怎么会做出这种事？”

“没有，我真的没有。”朱朝阳带着哭腔了。

“你竟然还要赖！”陆老师眉头一皱，冷冷望着他，“你前几天还打了叶驰敏——”

“没有，那次也是她冤枉我的。”

陆老师深吸一口气，似乎对面前这个学生彻底放弃了希望：“你这个样子下去肯定不行，你明天把你妈叫学校来，我要跟她谈一下。”

“我……我妈明天上班。”

“请假也要来。今天晚上你夜自修不用接着上了，早点回去跟你妈打电话，让她明天来学校，不来的话，你明天也不用来考试了。”

朱朝阳抿着嘴，伫立不动。

“去，现在就回去！”陆老师拉着他的手臂，要把他拖出办公室。

快拖到门口时，朱朝阳再也忍不住，哭了出来：“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会这么做了，陆老师，让我明天考完试吧，我真的错了，我不该欺负叶驰敏的，我真的错了。”

办公室里的其他两位老师，平时都挺喜欢朱朝阳，此时也一起来劝：“陆老师，算了吧，他认错了，让他写保证书，考试还是要让他考

的。”

陆老师深深吸了口气，最后，在两位任课老师的共同劝说下，又看在朱朝阳痛哭认错的态度上，让他在办公室写好了保证书，才放他回教室。

回去后，他一直低着头，同桌女生偷偷问发生了什么事，他摇摇头，什么都没说。夜自修结束，他疲倦地收拾书包回家，刚走出教室，恰好又遇到叶驰敏，叶驰敏冷笑地说了句：“谁让你总考那么好，害我总被我爸骂，我就是让你难受，让你明天发挥差！瞧你这次还能不能考第一！”

朱朝阳一惊，这才明白叶驰敏今晚连番在老师面前演戏冤枉他的动机，竟然是妒忌他考试的分数，所以才这般设计陷害他！

他抬起愤怒的眼睛看了她一眼，随即视线又低垂下去，什么话也没说，默默背着书包，走了。

他真盼望着这个学期快点过去。

Part 5-10　被抛弃的孩子

5

暑假到了，朱朝阳觉得终于可以和晦气说声再见了。

这是一套才六十平米的九十年代老商品房，两室一厅。地上依旧铺着当年很流行的塑料地毯，墙上刷着石灰，很多地方显得乌黑油亮，沾满了岁月的味道。

右手边的房间里，头顶上的铁制大吊扇正呼啦呼啦不紧不慢地转动着，朱朝阳上身赤裸，穿了条小短裤躺在地上的席子上，手里捧着一本书，书大约才五六十页，印刷粗糙，封面有四个大字“长高秘籍”。

这是他从某个杂志上看到的广告，给对方汇去了二十块钱，果然寄来了这本“秘籍”。秘籍写了各种长高的方法，他用笔一一圈出重点。此外，有一点引起他的特别重视，想要长高就不能喝碳酸饮料，碳酸饮料会影响钙的吸收，看来以后可乐绝对不能喝了，他在这一条上额外加注了一个五角星。

正当他看得入迷，外面突然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他把秘籍合上塞进书架，起身打开铁门，外面还隔了扇老式铁栅栏的防盗门，门外站着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年纪与自己相仿，男孩的个子大约有一米六五，比他高一个头，女生比他还矮一些，两人的表情似乎显得很惊慌。

他迟疑一下：“你们找谁？”

“朱朝阳，你果然还住在这里！”男孩眼中放出光芒，激动地指着他自己，“还认得出我吗？”

“你？”朱朝阳打量着他，没过几秒钟就脱口而出，“丁浩！你……你怎么会在这里？”

“来投靠你的，别说了，快开门！”

门开后，丁浩领着后面的女孩快步走进屋，忙把门合上，急促问：“有水吗？渴死了。”

朱朝阳给两人倒了水，丁浩咕咕就喝，女孩微微侧过头，喝得很细致。

那个女孩脸上从头到尾都没流露过表情，像是冰块做成的。

“她是？”朱朝阳指指女孩。

“普普，你叫她普普好了，她是我结拜妹妹。普普，这是我总跟你说起的朱朝阳，我们小学时是最要好的哥们，嗯……四年级到现在，都五年没见面了。”

“你好。”普普面无表情地朝他点下头，算是打过招呼了。

由于有女生在场，朱朝阳只穿条小短裤不合适，回去套了件短袖，领他们到自己房间坐，道：“耗子，几年没见，你怎么长这么高了？”

“哈哈，高吗？我也不知道啊。”丁浩有些难为情地挠挠头。

“唔……刚才看你们很急的样子，发生了什么事？”

“哎，一言难尽，”丁浩甩甩手，做出个很老成的动作，“有人要抓我们走，我们是从车上逃下来的。”

朱朝阳惊慌道：“人贩子吗？要不要报警？”

“不不，不是人贩子，人贩子哪有抓我们这么大的小孩的？而是……”丁浩欲言又止，呵呵笑了下，随后又吐了口气，“真是一言难尽啊。”

朱朝阳更加不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怎么回来了？你这几年都在哪读书？四年级一开学，老师就说你们家搬去外地了，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当时你走得真匆忙，都没跟我打声招呼。现在搬回来了？”

丁浩表情变了下，看了眼普普，普普仿佛像根木头，根本不在乎他们的谈话，脸上毫无波澜。

“怎么了？”朱朝阳愈发感觉奇怪。

丁浩吐了口气，低声问："你真不知道我为什么去外地了？"

"你又没跟我说过，我怎么会知道？"

"嗯……那是因为……我爸妈当时被抓了。"

"什么意思？"

丁浩抿了抿嘴："我爸妈杀了人，被抓了，枪毙了。"

"什么！"朱朝阳睁大了眼睛，随即用警惕的眼神扫了两人一眼，尤其是身高块头都大他一圈的丁浩，咳嗽一声，道："我……我们怎么从不知道？"

"嗯……大概老师想保密，不想让你们知道，你们有个同学是杀人犯的儿子吧。"丁浩嘴角扬着一丝自嘲般的笑容。

"咳咳……你千万不要这么说啊，你爸妈杀人了，跟你又没关系。唔……你爸妈为什么杀人？"他其实并不想知道，只想随便扯点什么，好尽快想办法打发这两人走。他一听到丁浩爸妈杀了人，立刻起了警惕心，杀人犯的小孩，他可从来没接触过，一别五年，昔日友情也淡了，突然跑到他家来，他一个人在家，可不好应付。

丁浩微微胀红脸，低头道："我也不清楚，我听他们说，我妈曾出过轨，我爸很记恨，就要我妈替他找女人，然后……然后我妈扮成孕妇，路上装晕倒，骗了一个好心的女大学生送回家，嗯……然后被我爸强奸了，后来……他们俩一起把人杀了，很快被抓到，最后枪毙了。"

"这个样子……"朱朝阳听他简单的几句描述，又被吓了一跳，心中忐忑不安，更想早点把他们打发走，过了好久，才问："那这几年你去哪了？"

"北京的一家孤儿院，像我这样的杀人犯小孩，家里亲戚都不要养，只能送去孤儿院。普普也和我一样，我们都是第一监护人没了，第二监护人不愿养，就被送到那家孤儿院了。"

普普抬头看了朱朝阳一眼，又把头转开。

气氛一下子陷入了尴尬。

两个都是杀人犯小孩！朱朝阳再一次被震住。他真后悔刚刚开门，如果早知道是这样，他该躲在房间里，装作屋里没人。现在他们来找自己干吗？

隔了好久，朱朝阳咳嗽一声，打破沉默，道："对了，你们在北京，怎么会回这里了？"

丁浩表情有些古怪，撇撇嘴："逃出来的呗，反正我们都不想待了，花了好几个月，才从北京一路找回了宁市。普普是江苏的，她不想回老家，我其他地方也不认识，只能回这里了。我不敢找亲人，他们知道我们逃出来，肯定要找警察把我们送回去的。本来我们想在宁市待几天，再去想以后去哪落脚，可今天真不走运，我们在路边——"说到这里，他突然闭了嘴，不说了。

"在路边干什么？"

丁浩犹豫了片刻，哈哈一笑："我们身上钱不多了，只能在路边讨饭咯。"

"什么！"朱朝阳根本无法想象，昔日最要好的小学同学，现在竟会沦落到路边乞讨的境地。

"我知道我说了你会看不起我的，不过我也没办法。"他低下头。

"不不，我没有半点看不起你的意思。"

"嘎嘎，是吗？"丁浩又笑了笑，抬起头，"后来嘛，有辆车停下来，车上写着……普普，写着什么？"

"城管执法。"普普冷冰冰地吐出几个字。

"对对，城管执法，说这里不能乞讨，让我们换别处。我们就先走了，那时肚子饿了，我们就去旁边一家小面店吃东西，还没开始吃呢，又来一辆面包车，下来的人说他们是民政局的，说有人打电话，有两个小孩乞讨，他们要把我们带去收容站，联系家长。没办法，几个成年人

要带我们走，我也不敢怎么样。但如果真回去了，他们要是知道我们是从孤儿院逃出来的，不是又要把我们送回去吗？所以半路我和普普借口要小便，让他们停下车等我们，我们就赶紧逃了。刚好跑到你家附近，我记得你家住址，就碰碰运气来敲门，没想到你果然还住在这里啊！”

听了他的描述，朱朝阳心中愈加忐忑不安，尽管丁浩是他小学时最好的玩伴，可是几年不见，感情早已淡漠，现在这两个“问题少年”进了家门，该如何是好呢？

直接赶出去，会不会发生一些危险的事？如果留他们待家里，接下去会怎么样呢？他微微皱起眉头，吞吞吐吐道：“那你们……你们有什么打算？”

丁浩双手一摊：“还没想好呢，也许我去找份工作，不过普普太小了，你看她个子也小啊，她比我们小两岁，虚岁才十二呢。最好她能有个地方读书。”

“你呢？你不读书了？”

“我在孤儿院最不愿意的就是上课，哈哈，我早就想出来打工了。”

“可是你这个年纪，是童工，没人敢用你的啊。”

丁浩不屑一笑：“我不说，谁知道呢，你看我，个子这么高，哪点像童工了？”

朱朝阳想了想，有些尴尬地问：“那……那你们最近什么打算？我是说……你们打算住哪里？哦……我家就这么点大，嗯……你们也看到了。”

丁浩仿佛看穿他的心事，笑道：“你放心吧，我们不会赖你家的，不过如果可以的话，能否让我们暂时住个一两天，休息一下就走。”

“这个……”朱朝阳露出为难的表情，留两个问题少年在家住，这是很危险的事。

普普抬起头，道：“耗子，算了，我们走吧。”

丁浩凑近普普，小声道："今天包落在那个车上了，身上钱不多，我怕……怕没地方住。"

"没关系，总有办法的。"普普波澜不惊地说。

丁浩看了普普一眼，又看了眼朱朝阳，站起身，哈哈笑了笑："好吧，那我们就先走吧。朝阳，再见，等我以后找到工作再来看你。"

朱朝阳皱着眉，把两人送到了门口。

"下次等我工作赚了钱，再来请你吃肯德基，嘿嘿。朝阳，再见啦！"丁浩朝他挥挥手，转身带普普走，走出几步，又返身道，"差点忘了，朝阳，我包里有袋冰糖葫芦，是北京买的，一颗颗包装起来的，你肯定没吃过，我本来就说，如果还能见到你，就给你尝尝——"

普普白了丁浩一眼："包不是落车上了吗？"

丁浩啊了一声，随后尴尬地摸摸头、耸耸肩："那只能以后有机会再给你带了。好吧，你多保重，拜拜！"

"这个——嗯——等等——"朱朝阳听他这么说，心中颇有几分愧疚，毕竟，丁浩曾是他小学时最要好的朋友，两人一起上学放学形影不离好几年。朱朝阳有回被一个高年级的学生欺负时，丁浩还出头帮他打架，结果丁浩被人揍了一顿，他却自己逃走了，事后丁浩半句怪他的话都没说，反而说如果你不逃，两人都要被打，一人被打总比两人都被打要好。想到昔日的交情，朱朝阳不禁感动，一瞬间忘了他们是杀人犯的小孩，鼓起勇气道："你们今天没地方住的话，先住我家吧，我妈在景区上班，隔几天回一次家，明后两天都不在，你们暂时住我家好了。"

"真的？"丁浩显得有些喜出望外。

"嗯，我妈房间不方便住，要不普普睡床上，我跟你睡地上，行吗？"

丁浩看着朱朝阳，又转向普普："你觉得呢？"

普普面无表情地沉默几秒，摇摇头："打扰别人不好。"

朱朝阳连忙道：“真的没关系。”

普普又沉默了一阵，最后点点头：“那就麻烦朝阳哥哥了，如果你改变主意的话，告诉我们，我们不会怪你的，我们不会赖在你家。”

朱朝阳一阵脸红。

6

“普普面条做得真不错，比我做的好多了。”朱朝阳手里捧着一碗面条。

“是的，以前在孤儿院，她经常帮阿姨做饭。”丁浩道。

普普面无表情地坐在一旁，很小口地吃着面条，咬得很细致，从头到尾没说过几句话，似乎一点都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看着她一副冷冰冰的样子，朱朝阳试图去讨好她：“普普，你吃这么点面条就够了吗？”

“嗯，够了。”普普很平静地应一句。

丁浩瞧了她一眼，替她解释：“她一直吃很少的。现在又是中午，天气太热，我都没什么胃口了。”他嘴里虽说没胃口，可朱朝阳明明看着他已经捧起第三碗了。

“那么……普普，你家里也是同样的原因，你才到了孤儿院的？”

丁浩替她回答：“当然了，我们这个孤儿院里都是没有第一监护人，其他监护人不要的，哈哈，我们这样的小孩全国有一百多个。”

“哦，”看着丁浩开朗的神情，朱朝阳很难想象如果自己也是这样的经历，是否能这么笑着说出来，仿佛在说别人无关紧要的事，他现在和两人接触了一阵，已经对他们是杀人犯小孩的身份不太介意了，“嗯……那普普的爸妈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咯噔”，话音一落，普普的筷子突然掉在了桌子上，她面无表情地凝视着面前的碗。

朱朝阳连忙慌张道：“对不起，对不起，我不该问的。”

普普没有说话，重新拾起筷子，吸了一口面条。

丁浩故意哈哈一笑，挥着手说：“没关系的，你是自己人，告诉你也

没关系。对吧，普普？”

普普表情木然，没有回答。丁浩就当她默认了，声音垂了下来，叹口气：“她爸爸杀了她妈妈和她弟弟，然后她爸爸被抓了，判了死刑。”

“不，我爸没有杀人！”普普顿时抬起眼，认真地看着丁浩，“我告诉过你，真的，我爸没有杀人。”

“可是……其他教导员都这么说。”

“不，他们都不知道。我爸枪毙前一个小时，我见到他，他亲口告诉我，他要我相信他，他真的没有杀了妈妈，虽然他和妈妈不合，会吵架，可是他很爱我，为了我，他不可能杀了妈妈的。”

朱朝阳不解问：“那为什么警察抓了你爸爸？警察不会抓错人的。”

“会的，他们就是抓错人了，他们就是冤枉我爸的！我爸告诉我，警察不让他睡觉，逼着问了他很多天，他没办法才承认杀人的。可他真没有杀人！那时我七岁，但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爸跟我说，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了，他只希望我知道，他真的没有杀妈妈，他永远爱我，即便他死了，也会一直爱我。”普普的表情很认真，可她却没流半点泪，甚至眼眶发红都没有。

朱朝阳默然无语。这时，普普又道：“朝阳哥哥，你有相机吗？”

“相机？做什么用？”

“我爸说让我以后有空把我的照片烧给他，让他看到我在长大，我每年在我爸忌日时，都会拍照片，还写一封信给他。下个月是我爸爸忌日，可是我今年没有照片了。”

“这样啊，”朱朝阳抿抿嘴，“相机我没有，看来只能去照相馆拍一张了。”

“拍照片要多少钱？”丁浩连忙问，他的包丢民政局车上了，他现在必须为身上仅存的一点钱做精打细算的准备。

“大概……十几块吧。”朱朝阳也不能确定。

“十几块啊……”丁浩皱眉摸进口袋，过了会儿又笑起来，“嗯，照片是一定要拍的，十几块，也不贵，呵呵，普普，我有钱的。”

“嗯。”普普朝他点点头。

吃完面条，三人又开始了聊天。毕竟都是小孩子，彼此熟络得很快，不似成年人总会有所保留。三人聊着这几年的经历，知道朱朝阳成绩年级第一，两人羡慕不已。随后又聊到丁浩和普普从北京花几个月时间回到宁市的经历，看得出，他们俩都不想谈这几个月的事，总之，有很多朱朝阳想象不到的困难和遭遇，他们骗过好心人的钱，也偶尔偷过超市里的零食。

说到曾偷过东西，朱朝阳原本已经放松的心又开始纠结，再度后悔留两人住下了。他视线不由自主地看向他妈的房间，那里柜子里有几千现金，待会儿就去把门关了，千万不要被发现。他打量着丁浩和普普，两人似乎都没发觉他的这个想法，遂稍微放下了心。

正聊得开心，家里电话响了，他跑到妈妈房间接了电话，挂断后，思索了几秒，连忙把抽屉里的现金拿出来，塞到了床头柜后面，又找到一根毛线，走出房间时，关上门，同时把毛线压在门缝上，这样如果门开过，那么毛线就会掉到地上，他长了个心眼。

出来后，朱朝阳说：“我爸刚打电话来，让我现在去他那儿一趟，那么下午……你们待哪儿好呢？”

丁浩愣了一下，随即明白过来，笑着说：“没关系，我和普普到楼下逛逛，等你回来。”

听到这个回答，朱朝阳如释重负，看来他们俩并没有其他坏主意，反而是自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吧。

7

沿区政府往东五公里有片工业园区，坐落着诸多规模不一的渔业冷冻厂。园区西面有家规模中等的厂子，叫“永平水产”，此刻，办公室里烟雾缭绕，桌上放着的都是软中华，朱永平正在跟五六个旁边工厂的老板打牌。

这一把开牌后，朱永平看了一圈，大叫一声：“通吃！”笑着将台面上的三四千块现金全部拢进手里。

“永平今天手气好得不得了，连庄不知多少把了？”一个叫杨根长的老板说。

“前天输得多啊，今天总要赢回来的！”朱永平笑呵呵地切起牌来。

“钱赢这么多，给点你儿子啊。”另一位叫方建平的老板道。

“我给的啊。”

“给个空气啊！”方建平摇头冷笑，“昨天我带我家丽娜去新华书店，碰到你儿子坐地上看书，我问他怎么在这里看书，他说天气太热，新华书店有空调。你瞧瞧，爹做大老板，儿子弄得跟个讨饭的一样，要跑新华书店蹭空调。”

朱永平脸微微发红，强自道：“钱我也给的啊，朝阳跟他妈都比较省，不舍得花。”

方建平拿起发好的牌，一边摆弄一边继续说：“肯定是你给的少。丽娜跟你儿子是同桌，她说你儿子衣服很少换，穿来穿去就那么几套，你这做爹的，自己穿几千上万的名牌，把你老婆、女儿打扮得漂漂亮亮，亲儿子却像个小讨饭。我说句实在话，儿子总归是儿子，就算离了婚，那也是你亲儿子，总归要照顾的。”

杨根长也说：“就是，我听建平女儿说，你儿子全校第一，多争气的小孩，我们这些人的小孩里，就你儿子成绩好。”

“他全校第一啊？”朱永平随口问了句。

“你这做爹的连他考全校第一都不知道？”方建平冷笑起来，“你那个书读不进的宝贝女儿，才小学两年级就考不及格了，这么没用，你还每天弄得像块宝，把这么聪明的儿子扔一边不管。我们这些人里随便哪个小孩有你儿子一半聪明，做梦都在笑了。”

其他朋友也纷纷数落起朱永平来。

朱永平脸上挂不住，尴尬道：“我过几天把他叫来，给他些钱。”

方建平道：“不用过几天了，今天你老婆不是带你那宝贝女儿去动物园了吗？反正她们不在，你把你儿子叫过来玩玩好了，我也拜托他多教教我家丽娜，让她成绩提高点，过完暑假都初三了呢。”

杨根长道：“就是的，你老婆不让你跟你儿子联系我们也知道，平时你老婆和你女儿在，也晓得你不方便见儿子，今天她们出去玩了，不是刚刚好？让你儿子教好建平他女儿，说不定教着教着，教出感情，建平将来就是你儿子老丈人了，建平那辆宾利就是你儿子开了，建平这么大的一爿厂，到时候就改姓朱了，你赚死了。”

大家哈哈大笑。朱永平经不住朋友的揶揄，脸有愧色地拿起手机，拨给了儿子。

8

“爸爸，方叔叔，杨叔叔，叔叔，伯伯，好。”朱朝阳走进他爸的办公室，依次有礼貌地跟每个人打招呼。

杨根长笑道：“瞧你儿子多懂事，这叫知书达理，不像我那狗屁儿子。”

朱永平略略得意地摸摸儿子的头，道：“儿子，帮叔叔伯伯倒点水来。”

朱朝阳依言照做。

方建平一边配着手里的牌，一边瞅向他：“朝阳，我家丽娜这次考的只有班上的二十几名，这个成绩连二中都不一定进，你跟她同桌，平时要多教教她啊。”

朱朝阳点点头：“嗯，我会的。”

“那方叔叔先谢谢你啦。”

“方叔叔您太客气了。”

几位老板都连连点头，觉得一个初中生如此彬彬有礼，实属难得。

方建平继续道：“你爸平时有没有给你钱？”

“嗯……有的。”

“这次给了你多少？”

“这次？”朱朝阳不解地看着他爸。

朱永平连忙解释：“暑假不是刚开始吗，我还没给过，等下给你。”

方建平道：“上次你爸什么时候给你钱的？”

朱朝阳低头道：“过年的时候。”

“给了多少。”

朱朝阳老实地回答：“两千块。”

众朋友嘴里冒出一阵笑意。

朱永平脸色发红，看着手里的牌，解释着：“过年时我手里也不宽裕，给少了。”

方建平道：“今天你爸赢了一万多了，等下你爸赢的钱都会给你的，对吧，永平？反正你老婆不在，赌桌上的钱她又不知道，我们也不会跟她说你赢了多少，你就说你输了好了。”

其他老板们也纷纷点头，说就该这样。

朱永平只好道：“那必须的，儿子，到老爸这里来，看老爸今天能赢多少。”

这局打完，轮到了杨根长坐庄，他正在洗牌，有两个人走进了办公室。前面一个女人三十出头，装扮艳丽，看上去很年轻，手上戴着翡翠链子，脖子上是镶宝石的白金链，挎着一个皮包，手指上勾着一把宝马的钥匙，她身后跟着个九岁的小女孩，一脸不开心的样子。

“哎哟，累死了。”女人把钥匙扔桌上，揉着手臂。

“你们这么早就回来啦？”朱永平一见她们俩，慌忙站起身，挡在朱朝阳前面，脸上写满了尴尬。

“相机太老了，电池充电不行，没拍几张就关机了，只能早早回来。这相机可以扔掉了，都四五年了，明天去重新买一个。”她把一个数码相机扔到了桌子一角，一副很嫌弃的表情。

“哦，那要不你们先回家，我们还要玩很久呢。”

女人对丈夫打牌本来不感兴趣，但感觉丈夫今天有点异样，仔细看了眼，马上注意到了他身后还坐着个小男孩，她一眼就认出了是他儿子朱朝阳，脸上瞬时浮过一抹冷笑，瞪了朱永平一眼。

朱朝阳当然知道这女人就是勾引走他爸的人，那小女孩是这女人跟他爸生的，他抿抿嘴，侧过头，不知所措地坐在位子上，装作没看到她们母女。

杨根长停下发牌，几个朋友都脸带笑意看着这一幕。

小女孩也看见了朱朝阳，好奇地跑过来，指着问："爸爸，这位哥哥是谁呀？"

"是……"朱永平脸色尴尬，犹豫了片刻，道，"这是方叔叔的侄子，今天过来玩的。"

"哈哈！"其他几个打牌的朋友哄堂大笑。

杨根长忍不住嚷道："太有才了，实在太有才了，阿拉宁市的朱有才啊！"

"喂喂，你们别笑，"方建平一本正经地说，"有才哥说的没错啊，朝阳叫我叔叔，当然是我侄子了。"

女人微微一愣，随即脸色也掠过一抹冷笑。

杨根长笑嘻嘻地看着小女孩，道："朱晶晶，听说你这次期末考试不及格啊？"

小女孩害羞地躲到朱永平身后，拉着她爸的手臂撒娇："不是的，不是的，我粗心没考好的……"

杨根长指着朱朝阳，道："你要跟哥哥学习啊，他是他们学校第一呢。"

女人脸上浮过一抹不悦，但稍纵即逝，拉过女儿，也附和着说："对呀，你要好好学习，要考得比这位哥哥还要好，知道吗？"她把"还要好"这三个字特意加重了语气。

"知道了，知道了啦！"小女孩一脸不高兴。

方建平又道："瞧我侄子，衣服都洗得雪白了，有才哥，帮我带侄子

去买几套衣服没问题吧。待会儿花了多少钱，回来跟我算账好了。”

他朝朱朝阳眨了下眼睛，朱朝阳茫然无措地坐着。

“这个……”朱永平很是尴尬。

“去吧，你位子阿杰替上，”杨根长说，“建平侄子衣服这么旧了，多买几件是应该的。你说呢，阿嫂？”他瞧向朱永平老婆。

女人不好在丈夫朋友面前驳了面子，只好道：“嗯，正好我们也准备去买衣服，永平，你就带上朝阳一起去吧。晶晶，我们先去车上，等下爸爸带我们去买衣服。”

小女孩开心道：“好呀，我要去金光百货！”

女人又扫了朱朝阳一眼，笑了笑，拉着女儿先出去了。

等她们出去后，朱永平在一帮人怂恿下，只好道：“儿子，爸爸带你买衣服去。”

“哦，”朱朝阳站起来，想了想，又摇头，“爸，我不去了，我想早点回家。”

其他几位老板连声给他鼓励：“都说去了，怎么能不去？不差这么点时间，你爸等下会开车送你回家的，去吧！”

朱朝阳只好缓缓点点头。

朱永平带着儿子走出几步，又停下脚步，低头悄悄嘱托：“你妹妹一直不知道她还有个哥哥，现在她太小，告诉她你爸离过婚，对她心理影响不好，嗯……所以我说你是方叔叔的侄子，等她大了我再告诉她。等下你……你……你暂时叫我叔叔，好吗？”

“嗯。”朱朝阳低着头，小声应了句。

朱永平收了赌桌上的钱，点了下，摸出其中五千，交给儿子，道：“钱藏口袋里，不要拿出来，等下不要告诉你阿姨我给你钱了。”

“知道了。”

朱永平歉意地拍拍儿子肩膀，抿抿嘴，转头对朋友们打了下招呼。为了显得神态自若，他又拿起桌上的相机，摆弄一下，道：“这相机岁数是有点大了，难怪拍不出，该扔掉了。”

朱朝阳突然记起普普要拍照片，连忙道：“爸，你这个相机真不要了？”

“嗯，是啊，这个没用了。”

“哦，那能不能给我？”

“你要相机？我下次买个新的给你。”

朱朝阳一点都不奢望爸爸真会买相机给他：“嗯，如果不要的话，给我吧，我有时候拍下玩玩。”

朱永平点头爽快答应：“好吧，反正你还读书，用不到专业相机，你想要就拿去玩吧。我拿个盒子给你装下。”

从坐上这辆宝马越野车开始，朱朝阳一直忐忑不安。

他坐在副驾驶座上，几乎都低垂着头，一语不发，偶尔几次抬头，看到车内反光镜上，女人也正朝他看，脸上带着些许笑意，他又连忙把头低下。身旁三个人的欢声笑语仿佛是另一个时空的，他完全是多余的。

很快到了市里最好的商场金光百货，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朱永平和朱朝阳走在一起，女人带着女儿却跟在后面，没跟上来，母女俩似乎在窃窃私语。

朱朝阳走到一家运动品牌店前，停下脚步。

朱永平看着儿子，道：“你想买运动服？”

“我……我想看看运动鞋。”

现在中学生很早就有了攀比意识，穿名牌运动鞋很流行。不过朱朝阳从没穿过，他一直穿普通的胶鞋。

他看中了一款学校里很多同学讨论的鞋子，忍不住兴奋道：“爸——”

他突然醒悟，同时也发现朱永平咳嗽一声，朝他眨了下眼睛，连忙改口：“叔叔，我想看看这个鞋子。”

服务员马上热情地问了脚码，拿出鞋子让他试。朱永平在旁边等着，他刚试到一半，小女孩在店外喊起来：“爸爸，快过来，我要买那个衣服！”

“等下，等朝阳哥哥试好鞋子。”

“不，我不要，我要你马上过来！我要你马上来！”小女孩带着哭腔撒起娇来。

“哎，真麻烦，好好好，我马上来。”

朱朝阳抬起头，看到女人站在女儿身边，正在跟女儿悄悄说着话，脸上有一抹胜利者的微笑，他连忙把头低下。

“爸，你快过来，快过来！”小女孩拖长音调撒娇着。

“好好，来了。试好了吗？”朱永平看着儿子试鞋，着急问，“大小合适吗？”

“嗯，刚刚好。”

“嗯，那就不用试了，我看这双挺好的，就买它了。小姐，多少钱？”他急着掏了钱。

朱朝阳站起身，看着爸爸因小女孩撒个娇就变得急迫的神色，抿了抿嘴，随后道：“我鞋子买了，衣服裤子下次买吧，我先回家去了。”

“嗯……等下我送你吧。”

“不用了，我自己坐公交车回去就好。”

“这样子……那好吧。”朱永平也希望早些结束今天的尴尬。朱朝阳站起身，拎着打包起来的旧鞋子，拿着装在盒子里的旧相机，默默地朝商场门口走。朱永平则到了妻子女儿前，解释说朱朝阳有事先走了，我们继续逛之类的话。

朱朝阳快走到门口时，回头看了眼，女人正脸带笑意瞅着他，小女孩则很生气的样子瞪着他，接着又做出一个鬼脸，朝他呸呸呸。

朱朝阳紧紧握住拳头，死命咬住牙关，走出商场。

9

刚到家楼下，朱朝阳就瞧见了倚在墙边聊天的丁浩和普普，丁浩皱着眉，一副苦闷的样子，普普依旧是一副冷冰冰的模样。两人看见他后，丁浩马上换上了笑脸，带着普普朝他奔来。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丁浩问。

“嗯……没什么事，就早点回来了。”

普普打量着他，过了一会儿，说了句：“你好像不高兴。”

“嗯……有吗？我很好啊。”朱朝阳故意笑出声，掩饰自己的心情。

“他不高兴吗？我怎么看不出？”丁浩好奇地瞧着他。

普普没有搭理丁浩，只是盯着朱朝阳的眼睛，问：“你是不是哭过？”

“怎么可能啊！我干吗哭啊！”

丁浩看着他眼睛，也发现了：“咦，朝阳，你真的哭过吧？”

普普用很平静的语气说着：“如果是因为我们的突然到来，让你不开心的话，你可以直接告诉我们，我们不会怪你的。”

丁浩一愣，低下了头：“哎，对不起，是我太自私了啦，没有通知，突然就来你家找你了。我们这样的小孩随便找谁，都是带来麻烦的，哎，朝阳，我们先走了，不打扰你了，以后再见。”

两人径直要走了，朱朝阳顿时感觉一阵空荡荡的失落，突然间，他很想找人说话，在他们走出几步后，连忙叫住：“错了，你们误会了，不关你们的事。”

普普微微皱了下眉，将信将疑地望着他：“不是因为我们？如果是其他人，如果是谁欺负你的话，你告诉耗子，他打架很厉害，整个孤儿院没人是他对手，你不要怕。”

“对，我打架很厉害，朝阳，你放心，如果谁欺负你，我替你出头！”丁浩得意洋洋地说着，立刻用着半带痞腔的调子，吹嘘起他以往跟人打架的豪华经历，总之意思是，不管谁欺负朱朝阳，就是欺负他丁浩，他丁浩可不是好惹的，分分钟就能削死一个人。

朱朝阳平时在学校，一心用功读书，性格内向，几乎没有朋友，更没有能说心里话的人，见他们俩如此关心自己，瞬间感到了一股暖流，便把刚刚发生的一切原原本本向他们倾诉，唯独略去了他口袋里装着五千块的事，因为他对他们俩还是不放心，不敢让他们面对五千块的诱惑。

听完，丁浩道：“你毕竟是你爸的儿子，他怎么对你不关心，反而关心女儿呢？”他瞧了眼普普，忙补充一句，“男女平等我知道。我意思是说，一般大人都更宠儿子，怎么你爸是反过来的？”

普普不屑地反驳道：“那也不一定，偏心眼的多了去了，同样两个孩子，有些人对其中一个不闻不问，对另一个好得要死。”

朱朝阳泄气地摇摇头：“我妈说我爸怕那个婊子，一见到婊子，就丢了魂，整个人都被勾走了，婊子说什么就是什么。他也一直特别宠小婊子，那个小婊子很会撒娇的。前几年我爸还会经常偷偷联系我，给我钱，后来听我奶奶说，为这事，婊子跟他吵了很多次，还要查他电话，这几年他都很少联系我了。”

丁浩义愤填膺地握起拳头：“这个大婊子和她的小婊子这样对你，实在太可恶了，要是没她们，你爸肯定还是和你妈好好过下去的。嗯……可是现在是她们俩欺负你，我……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帮你。”

朱朝阳拍拍他肩膀，苦笑下：“没关系，谁都帮不了的。哦，对了，普普，这是相机，我爸说电池充不太进，充了电只能用一小段时间，但我想拍几张照片应该够了，到时我们自己拍好，再拿到打印店打印出来，你看好吗？”

普普微红着脸低下头，道：“谢谢朝阳哥哥。”

丁浩道：“朝阳真是大好人，对吧，普普？”

“嗯。”

朱朝阳被他们说得很不好意思。

普普道：“朝阳哥哥，那个大婊子是大人，我们没办法，小婊子你知道是哪个学校的吗？”

“不知道，只知道读小学二年级。”

“如果知道哪个学校就好办了，下次我们去学校打她一顿，替你出气！”

丁浩连忙道：“好办法，我想好了，到时你不要露面，只要告诉我哪个是她，我一把抱着她扔到垃圾桶里，再盖上盖子，哈哈，到时有的她哭了吧。”

朱朝阳听了他的“计谋”，仿佛眼前就出现了小婊子被人扔进垃圾桶哇哇大哭的模样，瞬间被逗得哈哈大笑。

普普冷笑一声：“这就够了？最好是把她衣服脱光，把衣服扔进厕所大便堆里。”她脸上露出怨毒的表情。

朱朝阳微微吃惊地看着她，没想到一个比他还小两岁的小女孩，主意更毒辣，不过如果真能那样，一定很酷。

普普一本正经地说：“以前我有个弟弟，我妈生了我弟弟后，对他很好，对我从不关心，我真恨死她们了，只有我爸才对我好。朝阳哥哥，你刚好跟我相反，你爸爸对你冷淡，对小婊子好，你妈妈对你好。”

“那现在你和你弟弟还有联系吗？”

“哼，”普普嘴角一撇，“已经死了，跟我妈一起死的，听说我弟弟是我妈偷偷跟其他男人生的野种，不是我爸亲生的。所以别人冤枉我爸杀了她们俩，结果害我爸爸被枪毙，我真恨死她们了！我真恨不得她们俩再死一遍！”

朱朝阳感同身受地点点头，现在他明白为什么普普从之前的冷冰冰

中，话一下子变得多了起来，原来普普的经历跟他很像。也难怪普普这么想帮他报复那个小婊子。

可真能那么报复吗？恐怕也只能这样背后说点玩笑话，出出气吧。

10

吃过晚饭，丁浩和普普都迫不及待地去卫生间洗澡，在他们几个月的流浪中，并不是每天都有条件洗澡。

稍后，三人坐一起闲聊，朱朝阳和丁浩都席地而坐，普普独自靠近小阳台的位置，似乎刻意与两人保持了很远的距离。朱朝阳稍微感觉有点奇怪，不过也没多问。

“耗子，你们为什么要从孤儿院跑出来？”

“这个嘛，”丁浩看了眼普普，道，“那里的人太坏了，实在待不下去了。”

“怎么坏了？”

“其实也不是一直坏啦，以前院长是个老阿姨，她对我们大家可好了，把我们当成她自己的孙子孙女一样。前年老阿姨退休了，换来了现在的院长，是个男人，一个死胖子。”

普普冷哼一声，补充道：“还是个恶心的大色狼。”

“色狼？”

丁浩严肃地点头：“对，他摸普普了。”

“摸什么？”尽管现在大部分初中生对性知识懂很多，不过朱朝阳平时不太和同学交流，对男女知识并不十分了解，仅限于电视上常见的牵手和接吻，虽然也听到过一些男同学口中的做爱，但也一知半解。

普普也才刚刚开始发育，对男女之事并没多少害羞感，很直接地说：“他把我带到单独的房间，脱了我衣服裤子，要摸我。”

“这……怎么这样子！”

“有好多次，他还脱了他的裤子，把他的小鸡鸡塞我嘴里，臭死了，他小鸡鸡上还有很多毛，几次吃到我嘴里，太恶心了，每次都想吐。”普

普忍不住干呕了一下。

“他为什么把小鸡鸡放你嘴里？”

“不知道。”

朱朝阳看向丁浩：“你知道吗？”

“我？嗯……”丁浩脸上露出怪怪的表情，看着他们俩浑然不知的模样，嘿嘿笑了下摇摇头，“反正不是好事。后来有一次，死胖子又来找普普。普普之前跟我说过，要我去救她，死胖子还没脱裤子，我就闯进来了，他很生气，把我关在一个小屋子里关了一天一夜，东西都没给我吃，这死胖子，等我以后长大了，我一定回去揍死他！”他揉搓着双手，做出一副磨刀霍霍的样子。

普普补充道：“不光是我，他还强拉其他女生去，很多女生都被他摸过。”

丁浩反驳：“李红是自愿去的！她说死胖子给他买零食，对她特别好，她想做死胖子的老婆。”

“哼，随便她！反正我受不了，我再也待不下去了！”

“我也是，上回我偷偷出去玩，回来被他发现，还被他揍了一顿，硬说我偷钱。”

朱朝阳不解：“他为什么说你偷钱？”

“我出去打游戏机了，他冤枉我偷了教导员的钱，说要不然我怎么会有钱的。”

“嗯……那你怎么会有钱的？”

“以前社会上有好心人来看我们的时候给的，我没交出去。其他人都交上去了，死胖子说钱拿来给我们买零食，可每次交上去有几百上千，也没见他买什么东西给我们吃。所以我就不交，偷偷藏着，逃出来打了下游戏机，这死胖子就冤枉我偷钱。”

朱朝阳道：“那你们这次逃出来，孤儿院会找你们吗？”

两人同时点头，丁浩道：“肯定找的，我以前听老阿姨说过，孤儿院里的每个小孩都是登记的，上级要来查人数。后来我们逃出来后，住在北京一间小旅馆里时，看电视，有个新闻里还在找我们两个呢，我们俩的照片都有，死胖子还在电视里假模假式哭着叫我们回去。我们就怕被他们抓回去。如果回去了，死胖子指不定会怎么对付我们呢！而且，哈哈，我们逃跑前，我偷偷到死胖子办公室，偷了他的钱包，里面有整整四千多块钱，要是没这笔钱，我们逃出来没几天就过不下去了呢，正是靠这笔钱，我们才敢出逃，过了这么久日子呢。所以啊，无论如何，都不能回去，我们私自逃跑加上偷他钱包，死胖子一定会把我活活打死。”

“你们如果不逃出来，难道一辈子都要留在孤儿院里吗？”

丁浩道：“那也不是，只有到了十八周岁才能走，到那时，不走也会赶你走的。不过到十八岁还要好些年呢，我和普普都等不住了。住在里面就跟坐牢一样，平时都不能出去玩，好像说我们这个孤儿院管得特别严格，决不许小孩私自逃出去的。”

普普冷声道：“那是因为我们爸妈都是杀人犯，他们也是这么看待我们的，觉得我们出去就是祸害！”

这时，朱朝阳听到“噗噗”几声放屁响，随即闻到一股臭味，他皱眉道：“耗子，你放屁也不提前通知的啊？”

丁浩看了眼普普，普普微微把头侧过，表情显得黯淡，丁浩歪了下嘴，笑道：“好啦，下回我放屁一定提前三分钟通知你。”

三个人旋即又笑成一团。

笑过以后，丁浩神情又转回沮丧，叹了口气：“真羡慕你，你虽然爸妈离婚了，可你至少有个家，有个学校读书，有这么多同学，不像我们，谁都不要，以后去哪里都不知道。”

谈话的气氛一下子变得不是滋味，朱朝阳看着丁浩和普普的神色，勉强笑了笑，道：“也别羡慕我了，我也不好，在学校总是被人欺负。”

“谁欺负你？我削死他！”丁浩又摆出了打架的天赋。

“是女的，你敢打女的吗？”

“女的？”丁浩尴尬地笑了笑，“好男不跟女斗，女的我不好打，让普普打，哈哈，不过普普比我们小两岁，恐怕打不过你的女同学。”

普普撇撇嘴。

朱朝阳吐口气，道：“打她也没用啦，她爸是派出所的，谁敢打她呀。而且这事也不是靠打能解决的。”

朱朝阳郁闷地把叶驰敏几次在老师面前诬陷他的事说了一遍。

丁浩皱眉道：“明明是她冤枉你，老师就是不肯相信你吗？”

朱朝阳冷哼一声：“成年人就会听一面之词，尤其是女生的一面之词，笨得跟猪一样。”他愤恨地握住拳，“在成年人眼里，小孩子永远是简单的，即便小孩会撒谎，那谎言也是能马上戳穿的。他们根本想象不到小孩子的诡计多端，哪怕他们自己也曾当过小孩。”

丁浩和普普都认同地点头。

朱朝阳道：“成年人眼里，刚出生的婴儿到十几岁的学生，他们都一概视作小孩。几岁大的小孩当然很简单，撒的谎也很容易识破，可是到了十几岁，小孩已经不再单纯了，可是他们还是把小孩想象得很简单。”

普普道：“成年人更坏，你被你同学故意栽赃，我和耗子哥都被成年人多次冤枉过。”

“是吗？”

丁浩鼻子重重哼了声，点点头。

普普道：“我爸被枪毙后，那时我叔叔家愿意收养我。可是才过了几个星期，有回一个女同学放学路上跟我吵架，她骂我是杀人犯小孩，我跟她打起来了，把她打哭，她逃走了。当天晚上，她家里人在水库里找到她，她淹死了，然后就说是我把她推下去的，到叔叔家找我，要打

我，警察都来了，把我带到派出所，关了整整两天，我说我没推过她，不知道她怎么掉水库里的，大家都不信。最后，警察也说没证据，把我放了，可她家里人又来找麻烦，婶婶不同意继续收养我，最后把我送到孤儿院。”

“那么……”朱朝阳小心地问，“那个女同学，真的是你推下去的吗？”

普普失望地看他一眼，撇撇嘴：“当然不是，我打了她几下后就回家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掉下去的。”

丁浩道：“我爸妈刚被抓进去那会儿也一样，我回了老家，亲戚没人要我，我一个人在外面玩时，店老板说我偷东西，明明不是我，我身上也搜不出来，硬要冤枉我偷的，店老板儿子还打了我一顿，当天晚上我拿石头砸了他家玻璃，结果被抓了，后来也被送到孤儿院来了。”

三个小孩各自脸上都写满了愤恨和无奈，仿佛整个社会太多的不公加诸他们身上。

过了一会儿，朱朝阳故意笑出声打破气恼的氛围：“不提这些事情了，我们看下相机，晚上充满电，明天给普普拍照片吧。”

“这相机你会用了吗？”普普很期待地看着他。

朱朝阳摇摇头：“不会，得研究一下，我看别人是把数码相机连到电脑上的，我床底下有台旧电脑，我妈以前失业培训时，政府送的，帮助练打字，不知道还能不能用。”

他们搬出电脑，折腾了好久，依旧弄不来，最后找了隔壁邻居的一个年轻哥哥来帮忙，总算弄好了电脑，又连上了相机。年轻哥哥简单教了一下各种操作，朱朝阳本就聪明，很快学会了。

他通过电脑打开相机里的文件，出现了很多照片，全是他爸爸和那女人、女儿的合影，他们一家非常亲热，爸爸总是抱起女儿亲她。

朱朝阳正想一股脑儿全删掉，普普连忙道：“别删完，留几张，我们

记下小婊子的长相，下次如果有机会，可以替你出气。”

朱朝阳看着照片中亲密的一家，又想起下午那根本忘不了的记忆，用力地咬紧了牙，把删照片的动作停住了。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调整好情绪，问普普：“明天你想去哪里拍照片？”

“嗯……最好找个漂亮的地方。”

“什么地方算漂亮？”

“我也不知道，朝阳哥哥你觉得呢？”

朱朝阳想了一下，道：“要不去三名山吧，我妈在三名山检票，我们进去不用钱，那里风景可好了，明天一起去玩一下？”

“好啊，我一直没爬过山啊。”丁浩兴奋地叫起来。

普普望向窗外：“我爸爸看到我在山上玩的照片，一定会很高兴的。”

Part 11-15　烦恼

11

镇上没有通往三名山的直达车，三个孩子起个大早，先坐车到了市区，然后再坐了两个小时车到了三名山风景区。

远远的，朱朝阳指着检票口一个矮墩墩的胖妇女，介绍道：“这是我妈妈，你们先等下，我先过去跟我妈说几句。”

他跑到妈妈周春红边上。

“咦，你怎么来了？”

“我带两个同学过来玩。”他指着远处的丁浩和普普，“一个是我小学同学，后来转去杭州读书了，这几天来玩，还有个是她妹妹。对了，妈——”他连忙从口袋里掏出五千块钱，偷偷塞给她，“昨天爸爸叫我过去，给了我五千块，你收好。”

“朱永平这次怎么良心发现，给你这么多？”周春红把钱塞进口袋。

朱朝阳微微低下头：“昨天过去时，另外几个一起打牌的叔叔让他多给我点的。不过，昨天被他老婆和女儿撞到了。”

周春红关切问：“她们怎么说？”

“没怎么说，他女儿不认识我，还问我是谁，爸爸……他说我是方建平叔叔的侄子。”他声音很小。

周春红看着儿子的模样，眼眶不禁发红，强自忍住，冷声哼道：“朱永平这种话都说得出口！做爹做到这种份上，还不如去死呢！”

朱朝阳抿了抿嘴，没说什么。周春红岔开话题，拉了拉儿子衣服：“衣裳很脏了，自己没洗吧，本来我明天休息的，昨天李阿姨她爸生病住院了，我跟王阿姨要留下来顶班，这几天回不去了，你今天自己回家把衣服洗掉，知道吗？”

“知道了，我会洗的，嗯，那我带同学上山去玩了。”

“去玩吧，你们回去后，你请同学到外面吃，别人过来玩，你要招待好一些，不要让人觉得你小气，你有钱吗？”

“我还有几百块，够用了。妈，你这几天不回家的话，我留我同学在家住几天，一起玩玩，好吗？”

“嗯，你们随便玩吧。”周春红对儿子平日里没多少约束，她一向对儿子很放心，而且儿子特别争气，从小学开始功课就不需要她管，成绩一直数一数二，这是她的骄傲。

朱朝阳朝两个小伙伴招招手，两人过来很礼貌地叫了阿姨好，跟周春红一起上班的王阿姨偷偷说普普这小女孩长得真漂亮，像瓷娃娃一样，给朝阳当媳妇挺好，周春红笑着拍了她一下。同时，这话也被普普听到了，她歪嘴笑了一下，做了个鬼脸，没说什么。

三个小孩一起爬山玩耍，很快忘记了各自的烦恼。今天是七月的第一个星期三，不是节假日，又在旅游淡季，山上没几个游客。三人打闹着一路走上去，很快就到了半山腰平台边缘的一个凉亭里休息。

“要是每天能这样一起玩就好了呀！”丁浩感慨一句，伸直了身体，朝向凉亭外侧的空旷天空。

普普望着山下一大片的风景，也不由开心地笑起来：“朝阳哥哥，你看这里风景怎么样？”

“很好啊。”

“我想在这里拍几张照片。”

“没问题，你先站着，我试几张看看。”

普普马上认真地站直身，两个剪刀手伸到脑袋上，笑得很灿烂。

“真像个兔子，哈哈。”朱朝阳摆弄着相机，丁浩在他后面看他的操作。

拍了几张后，朱朝阳点开照片看效果，背景很漂亮，普普也很可

爱，三人都说好。随后又换角度拍。

这次相机对着的方向是平台前方，此刻平台上只有一个年轻男人和一对五六十岁的老夫妻，朱朝阳连拍了几张，打开看时，效果很好。

“怎么样？”

普普连连点头：“拍得很漂亮！我好喜欢。”

“耗子，你也拍几张吧？”

“我就不用了吧，我对拍照没兴趣。”

“嗯……那我给你们拍录像吧。”

“相机还能拍录像？”普普很好奇。

“是啊，还能录音，快，我已经开始了，你们两个对镜头说几句话呗。”

“说什么呢？”普普道。

“哈哈，看我的，”丁浩开始装模作样，“各位观众大家好，现在大家收看到的节目是新闻联播，由著名主持人丁浩先生为大家主持，首先我们看一条今天的热点新闻，三名天才少年在三名山游玩，然后……”

“然后发生了什么？”朱朝阳笑着问。

普普道：“丁主持，后面呢？没啦？”

“然后……然后……”丁浩害羞地挠着头，编不出后续的话。

可就在这时，突然，两声撕心裂肺的“啊”同时传了过来，把三人都吓了一跳。三人同时朝平台方向看去，此刻平台上只剩下刚刚那个年轻男人，那对老夫妻已经不见了。

几秒钟后，山下传来了几声嘭嘭闷响，那个男人趴在城墙边，向下大叫几声：“爸！妈！爸！妈！”转身冲到平台后面的几间小卖铺前，大

吼着，“快救人，我爸妈掉下去了，快来人帮忙啊！”

朱朝阳连忙收好相机，三个人一齐跑了过去。

12

顷刻间，附近的人们都跑了过来，景区管理人员一边打着电话，一边赶紧下山救人。三个孩子也像其他人一样，趴在城墙上向下张望着。

“这么高！人影都没看到，还能活吗？”丁浩倒抽了一口凉气。

“肯定死了。”朱朝阳把身体略略缩回来，这高度往下俯视，人本能会产生一种恐惧感。

普普摸着城墙，道：“奇怪，这么宽的城墙，怎么会掉下去？”

这里的城墙有半米多宽，人坐在上面是很稳当的，所以经常会有游客坐在城墙上拍照。当然，旁边有块景区设置的提示牌“注意安全”，不过之前从来没人坐城墙上掉下山。

丁浩道：“可能是朝外侧坐着的吧，想爬回来时，一不小心滑下去了。”

普普摇头道：“怎么可能？谁敢朝外坐着呀，而且还是老年人。”

朱朝阳想着可能的解释：“大概其中一个老年人突发什么病，向后昏倒了，顺势把另一个也带下去了，嗯……反正命不好呗。”

这时，他们远远看到山下已经有几个景区的工作人员走进下方树丛里找人了，丁浩连忙招呼两人：“走，我们也下去看看。”

普普撇撇嘴：“这有什么好看的？”

“我还没见过人从这么高摔下去是什么样的。”

朱朝阳鄙夷地望了他一眼：“肯定摔得一团糟，很恶心的。”

“就是，一定到处都是血。”普普同样不感兴趣。

丁浩好奇心特别重：“下去瞧一下吧，到时你们站远点，我过去看看好了。”

两人被他说得厌烦，朱朝阳只好道："好吧，我去看下我妈是不是要帮忙什么的，出了这么大事，她们景区肯定要忙死了。"

三个人走下山，刚到检票口，周春红正和几个景区同事围着议论死人的事。

"妈，掉下来的人找到了吗？"

"你们下来了啊，你们早点回去，我们等下还要打扫，做很多事呢。"

"人找到了吗？"

周春红啧啧嘴："刚找到的，保安正在抬出来呢。"

"阿姨，人怎么样了？"丁浩问道。

旁边一个男同事怪笑着吓唬三个孩子："两个人都摔得七零八碎，哎呀，刚刚进去的两个保安都跑出来吐了。"

正说话间，几个保安和已经赶来的景区警察从山下林子里走出来，手里一齐提着两筒用塑料布包起来的东西，塑料布上沾着血，这些人脸色都很难看，显然是强忍着胃里的翻滚，赶紧把尸体先弄出来。

跟在后面的，是朱朝阳三人刚刚在山上见过的男人，他脸上都是眼泪，哭得很伤心，一路快步跟在保安和警察身后，嘴里啜泣着朝着塑料布喊："爸！妈！爸！妈！"所有看到的人都被他的情绪感染，感同身受，纷纷叹息着死者命不好。

三个小孩驻足原地看着，少年人没经历过多少生离死别，并没有过多思考生命短促之类的感想，只是抱着看热闹的好奇。再待了些时间，三人跟周春红告别，准备回家。走过景区管理站外面时，又遇到了那个男人和一些警察、保安、管理人员站一块，他们正商量着处理办法，是直接把死者送去火化还是带回家办丧事，男人打了几个电话后，哭着说先送殡仪馆吧。谈妥后，众人把两卷塑料布放上了景区的皮卡车，警车跟在后面，男人则走向了他停在一旁的车子。

“是宝马车，这人好有钱。”朱朝阳啧啧嘴。

其实张东升开的是国产宝马，并不贵，不过朱朝阳分不清国产的、进口的，反正看到宝马的标志，就觉得是有钱人。普普停在原地，朝宝马车打量了一会儿，直到宝马车驶离，消失在他们视线外。

三个孩子本以为这不过是他们游玩中的一次插曲，此刻他们并不知道，今天的事，将彻底改变三个人接下来的命运。

13

徐静两眼通红地走进调解室，一个错步，差点跌倒。跟在她身后的张东升连忙抓住扶稳，徐静却在下一秒，手腕一扭，把手从张东升手里挣脱出来，似乎一点都不想碰到他。

张东升微微一愣，眉角皱起，看了她一眼，随即连忙低声哽咽起来："对不起……是我，是我没看好爸妈，真的对不起。"他通红的双眼中，滚出了两行热泪。

徐静冷哼一声，毫不领情地把脸扭过去，咬住嘴唇抬头朝上，泪水翻滚着。

看到这情景，办公室里的警察赶紧招呼两人坐好，给他们倒了水，拿来湿毛巾擦脸。

"谢谢你们。"张东升接过毛巾，感激地朝警察点点头，擦拭眼睛。

一名负责这次接警的中年警察叹息一声，道："发生这样的事，我们也很难过。二老已经送殡仪馆了吧？我们按照工作要求，要对景区内的这次事故做个登记，等今天的工作弄完后，明后天或者你们哪天有空的时候，我们再把景区的人叫过来，一起协商处理善后工作，你们觉得怎么样？"

张东升看向女人，轻声询问意见："徐静，你觉得呢？"

徐静依旧沉浸在伤心中，没有任何回应。

警察只能转向张东升："张先生，今天事故是怎么发生的？"

张东升抽泣着说："本来是好好的，我是老师，刚放了暑假，爸妈早就说想出去玩了，前几天我网上找了下，觉得三名山环境好，离家又近，早上去玩，下午就能回家了，就跟爸妈说了。爸妈也都说想去三名山玩，徐静昨天还让我照顾好爸妈，爸有三高，爬山怕吃不消，爸自己却说没事，锻炼一下也好，谁知道……谁知道……都怪我啊！"

他痛苦地把头埋进了两手中间。

“三高？”警察注意到了这条信息，眉头一皱，忙问，“老人家的高血压厉害吗？”

张东升重新抬起头，回答道：“只有爸有高血压，妈身体一直还不错的，而且爸的血压在他们这个年纪也不算高，平时很少吃药。”

“嗯，”另一名警察在记录本上快速记下，接着问，“然后他们在山上是怎么掉下去的？”

“我们到了中间平台后，准备休息，妈让我给他们俩拍几张照片，本来想拍外面风景的，结果被城墙挡住了，爸就拉着妈坐到了墙上，说这样拍比较好。那时我刚低着头弄开相机，就那么几秒钟的工夫，我就听到爸妈‘哎呀’叫了声，抬头就见两个人朝外仰天栽下去了。我……都怪我……我……”他难受得说不出话。

妻子徐静哭着道：“你怎么会让爸妈爬到城墙上去！他们……他们这个年纪，怎么会爬墙上去？是你，一定是你——”

张东升立马打断她：“是，是！怪我……都怪我，我根本没想到会这样掉下去。那个城墙看起来很宽，根本不可能掉下去的啊。我怎么都想不通爸妈是怎么掉下去的。”他把目光投向了警察。

警察替他解围道：“是这样的，徐女士，三名山上有古城墙，城墙还是挺宽的，也很矮，平时挺多人坐在上面拍照，从来没出过事。那城墙看起来挺安全的，没人想到坐上面会掉下去，这点也不能怪你老公啊，毕竟他也不想的。”

徐静抽动着道：“那我爸妈怎么会掉下去的？”

张东升哭着道：“我也不知道，就那么几秒钟的事，我根本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警察给出了可能的解释：“我们已经到山上看过了，城墙很宽，照理说，坐上面不会掉下去的。我想可能是你爸爬山后，高血压犯了，坐在

城墙上后，一时晕眩，向后倒，本能地抓了把你妈，两个人就这样一齐掉下去了。刚刚我们在你爸口袋里也找到了高血压的药。你爸最近有吃降压药吗？”

“我……我不知道，这要问张东升。”

张东升解释道：“徐静工作忙，平时主要我照顾比较多些。”

警察旋即对张东升加了不少印象分，女婿比女儿照顾得还周到，这年头这样的年轻人可不多了。

张东升继续道：“我经常提醒爸，让他吃降压药，爸却总说没感觉难受，药能不吃就不吃，吃药总是不好的。哎，要是最近一直吃着降压药，我想……我想无论如何都不会发生这种事啊！”

警察连连点头，心中对张东升的印象愈加好了。

很快，这场意外的经过登记完成了。警察的事故调查报告上记录老人家爬山后突然坐下休息，这种剧烈运动后直接休息，极其容易诱发高血压，随即向后晕倒，此时本能地抓了一把老伴，两人一起跌下山去。

随后民警纷纷安慰两人，劝他们别太伤心，回家处理善后工作，毕竟事情已经发生了，再也挽回不了，注意自己的身体之类的。在这件事上，景区几乎没什么责任，毕竟景区在出事地旁还立着安全牌，不过出于人道角度考虑，景区可以给个五千块慰问金，具体情况，派出所还要跟景区管理方沟通。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这样一个比女儿照顾还周到的女婿，却是杀人凶手。

不过这一切都在张东升的计划内，对于这次谋杀，他筹划了将近一年。他深知，以这种方式结束岳父岳母的生命，不会有任何风险，再厉害的警察来了也没用，因为，没有办法能证明这是一起谋杀，是他把岳父岳母推下去的。何况，他今天的演技很到位，博得了所有人的同情。也许除了徐静，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徐静也快了。

14

“你们说人的脑浆是什么颜色？我看到有的书上写着是黄色，有的说是白色。”回到朱朝阳家后，丁浩依旧眉飞色舞地讲着今天的事。

朱朝阳和普普都对此感到厌烦，说他实在太八卦了。今天的意外是三个人一起看到的，丁浩掌握的信息与他们俩并无差别，可他还当成一个特大新闻，不断向他们渲染。如果这事是丁浩一个人碰见的，恐怕他非得把新闻反复播报几十遍，一直到大半夜才肯罢休了。

他们给丁浩新取了两个外号，一个是大嘴巴，一个是包打听，说以后但凡有秘密绝对不能让他知道，否则，他知道了，整条街都会知道了。

尽管今天游玩遇到重大事故，不过这丝毫不影响三个少年的心情。他们拍到了照片，刚回到家，就迫不及待地拿出电脑，连着数码相机看起来。

照片拍得很令他们满意，看着各自或是故作成熟，或是故意搞怪的情景，都相互取乐，咯咯直笑，连一向冷冰冰的普普今天也笑得格外开心。看完照片，他们又打开了最后拍的那段视频，视频开始时，丁浩正在学新闻主持人播报，朱朝阳大笑着说：“你在北京待了几年，普通话讲得很标准啊。”

“那当然了，我长大想当记者。”

朱朝阳挖苦道：“嗯，你这个大嘴巴，果然很适合干新闻。”

普普道：“记者要读书好的，你肯定不行，朝阳哥哥行。”

丁浩一愣，笑容从脸上消失：“是啊，我成绩差，而且……以后也没有书读了。”

瞬间，快乐的氛围仿佛被一把无形的刷子，刷得一干二净。

朱朝阳马上转移话题，道：“我妈妈说，今天让我请你们吃肯德

基。”

“是吗，太好了！”丁浩马上又大笑了起来，笑得特别大声，弥补刚刚的话影响了大家情绪，“我和普普都没吃过，不过我们在肯德基住过好几个晚上了，他们二十四小时营业，不会赶人。”

“好啊，那我们现在就去吧。”

朱朝阳说着，正准备把视频关掉，却没注意到普普表情的异样。

“等等——”普普眉角微微蹙起，身体一动不动，极其专注地盯着电脑屏幕。

“怎么了？”朱朝阳不解地问。

普普依旧盯着电脑：“能把这段视频往前拉一下吗？”

“当然可以，”他操作了一下，“拉到哪里？这里？”

“对，就是这里开始。”普普异常严肃，目不转睛地盯着画面。

两人都不解地看着她：“怎么了？”

普普咽了下口水，完全面无表情，直到视频放完停住，隔了半晌，她才冷冰冰地吐出几个字：“他杀人了。”

“嗯？”两人还是不明白。

普普从朱朝阳手里接过鼠标，再度拉到了刚刚的位置，然后点下暂停，冷声道：“凉亭前面两个人不是掉下去的，是被开宝马车的男人推下去的。”

“什么！”听明白她的话，两人都张大了嘴。

普普按下播放键，画面再次动了起来。朱朝阳和丁浩这回看得很清楚，他们身后不远处，那个男人抓住了坐城墙上两个老人的脚，瞬间做出一个幅度很大的向上掀翻的动作，坐着的两人本能地伸手向空中抓去，但男人避开了他们的手，而是用一个更猛烈的向外推的动作，一把

将两人掀翻了出去。

整个过程只持续了一两秒。

可是直到视频再一次放完了，朱朝阳和丁浩依然站在原地，目瞪口呆地对着静止不动的画面。

“他杀人了。”普普冰冷的脸上再次冒出这句话。

朱朝阳仿佛刚从噩梦中惊醒，心脏剧烈跳动着：“怎么……怎么会是这样！”

一直喜欢说八卦的丁浩，此刻也变得木讷了，干张着嘴，发不出声音。朱朝阳感到很紧张，也是一股前所未有的害怕，他从来没经历过这么大的事，更从来没见过别人杀人。新闻里听到杀人和亲眼见到眼皮底下的杀人，是完全不同的，尤其是刚刚视频里看到那个男人在大约一两秒的时间里，一把将两个人掀翻推下山的镜头，彻底把他吓呆了。

他握着拳头，结巴道：“怎么……现在该怎么办？刚才看样子，景区其他人都不知道这是杀人，都以为是不小心掉下去的，只有我们知道，怎么办？怎么办？我们报警吧。”

丁浩忙慌乱地点头：“好好，我们赶紧报警，这是大事，天大的事！”

朱朝阳连忙打开他妈妈的房间，跑到电话机前，颤抖着拿起话筒，道：“我们……我们直接打110吗？该……该怎么说？”他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向警察组织语言，描述清楚整件事。他又想到三个小孩报警说有人杀人了，警察会相信吗？会认真对待吗？还是当成小孩的恶作剧，把他们斥责一顿？

另两人没给他提供任何建议。

朱朝阳想了想，把话筒朝丁浩递去：“耗子，你能说会道，你来讲。”

丁浩向后退了一步，道：“我说不好，要不，普普，你来说。”

普普无动于衷地摇摇头。

朱朝阳道："那我……那我直接照实说，会不会警察不相信我们小孩子的报警？"

丁浩道："不相信的话，我们就直接到派出所里报案吧。"

"嗯，也好，那我打了啊，那我真打了啊。"

朱朝阳鼓足勇气，按下了110，话筒响了几下，马上传来一个女声："喂。"

"嗯……我是——"朱朝阳刚吞吐地说了半句，突然，一只手伸到面前，直接把电话按断了。

普普看着他，摇了摇头，道："先不要报警，再想想。"

"想什么？"朱朝阳不解看着她，着急道，"这……这是人命大事啊！"

普普面无表情地道："报警的话，你准备把相机交给警察吗？"

"当然了。"

"那么我和耗子呢？"

"你们？你们怎么了？"

"警察一定会去询问视频里出现过的人，我和耗子都会被警察叫去，他们一查我们身份，就会知道我们是从孤儿院逃出来的，然后我们就会被送回去，回到孤儿院，我们就生不如死了。"

丁浩愣了一下，倒吸一口冷气，慌张道："对，朝阳，等一下，再想想，再想想。我们说过，无论如何都不回去了，不能……不能直接报警啊。"

"那……那该怎么办？"

这时，电话再次响了，朱朝阳想去接，但望着丁浩和普普，又不敢伸手接，犹豫不决。铃声继续响着，声音在房间里徘徊，每一秒都过得很慢。朱朝阳摩挲着手指，不知所措。

这时，普普一把抓过话筒，对里面的接线员柔声说了句：“阿姨，对不起，我刚刚不小心拨错了。”

电话里传来了一阵训诫，说小孩子暑假不要乱玩电话，110报警电话不是闹着玩的之类的。普普连声道歉。

挂下电话，普普朝两人看了眼，道：“我们再思考一下吧，我肚子饿了，能不能先去吃饭？”

15

三人坐在餐厅的角落，围着一个全家桶，朱朝阳从里面掏出一根玉米棒，咬了两口，索然无味，愁眉苦脸地看着两人：“不报警的话，就没人知道他是杀人犯了，他就逍遥法外了。”

普普道：“可是我跟耗子都被拍进去了，警察一旦知道我们俩的身份，一定会通知孤儿院，把我们送回北京。”

“可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杀人犯什么事也没有吧？”

普普眉毛挑了挑：“也许他杀的是坏人呢。”

“那两个老头老太，不像坏人啊。”

“坏人你又看不出。”

谈话一比一战平，朱朝阳只能转向丁浩：“你说呢？”

丁浩很为难地塞下一块肉，咕哝着：“你说得对，杀人犯不能逍遥法外，普普说得也对，报警会把我们送回去。嗯……要不然这样，等过个几年再报警吧？那时我们满十八周岁了，不用担心被送回孤儿院，杀人犯也能被抓住。”

“这是个办法。”朱朝阳皱着眉头，旋即又摇头，“可是，这样一个视频放着几年，我……我有点怕。”

普普不以为然道：“怕什么？除了我们三个，没人知道这件事。到时警察问你为什么当年不报警，你就说当年看视频没注意到后面，刚重新看时，意外发现的。”

“嗯……可是这样一段视频放好几年，夜长梦多啊。”朱朝阳忐忑地说着。

三人沉默了一阵，各自吃着东西。

普普吃完一个小面包后，突然很郑重地看着他们俩，道：“我有个新

的处理办法。”

朱朝阳急忙问：“什么？”

普普犹豫了一下，缓缓道：“我们可以把这段视频利用一下。”

“怎么利用？”朱朝阳不解。

普普眼角微微眯起来，沉声说：“我们把视频还给那个男人，不过，在此之前，我们要向他拿一笔钱。”

“啊！你是说把视频卖还给他？”朱朝阳张大了嘴。

普普点点头，表情很成人化的模样：“那个人开宝马车，一定很有钱。现在我和耗子生活没有着落，急需一笔钱。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视频卖给那个人，跟他要一笔够我们用几年的生活费，我们总得需要一些钱过下去，耗子，你说是吧？”

“是……可是这样……”

“朝阳哥哥，要到的钱我们三个人平分，这是我们三个人的秘密，只要我们自己不说，没有人会知道。当然了，拿到钱后，你要小心存到银行去，不要被阿姨发现你有这么大一笔钱，那样就说不清楚了。”

听到她的主意，朱朝阳吓得目瞪口呆，过了半晌才恢复说话能力：“我们这么做是敲诈勒索啊，而且是敲诈勒索一个杀人犯，我们这是犯罪呀！”

“耗子，你觉得呢？”

丁浩抓了抓头发，纠结地道：“如果真能顺利跟他要到钱倒是挺好的一个主意，我就担心跟杀人犯做交易会不会有危险？”

普普抿抿嘴：“这个视频能要了那人的命，那人肯定是愿意付钱买下视频的，不过……我这样想，太自私了，”她看向了朱朝阳，“我们俩确实很需要钱，可是朝阳哥哥并不急需钱，甚至……甚至拿到钱，他还要想办法存起来，一直要存到他长大，不让人知道才行。”

朱朝阳沉默无言，他半点都不想跟杀人犯做一场可怕的交易，如果杀人犯把他们三个也杀了呢？即便杀人犯没这么做，可是他们这种行为，一方面是知情不报，另一方面是敲诈勒索，甚至某种层面上，也成为杀人犯的帮凶了。

他从小学到初中，一直都是好学生，在学校只有挨揍的份，从没主动打过架，可以说是清清白白的好学生，突然之间要和犯罪分子的标签挂钩，而且是和杀人犯挂钩了，这即便放到校内外的小流氓身上，他们也不至于啊，他实在没法接受。

他非常后悔昨天留下丁浩和普普，这是个大错误。他们是杀人犯的小孩，从孤儿院逃出来的，跟他完全不是同路人。他们没有家，也不用在乎其他人对他们的看法。他们俩在别人眼里比社会上的小混混还糟糕，他们几个月流浪中，坑蒙拐骗的事都做过了，再多一件犯罪自然无所谓了。

可是他从来都是个好学生啊！昨天到现在，因两人的到来，他花了一百块钱，这对一个零花钱很有限、每月各种开销只花几百的初中生来说，算是个不小的数字了，他觉得再和他们一起混下去，后果难以设想。

最好的办法，是找个什么机会，偷偷告诉警察，说他们是从孤儿院逃出来的，把他们送回去。可是这样一来，耗子和普普一定会记恨自己了，那时再也不会把自己当朋友，会揍他，甚至采取更激烈的报复手段。即便他们当场被送走了，难保以后不会再逃出来。就算没逃出来，到了十八岁后，他们离开孤儿院了，说不定会记仇来报复自己。要知道，丁浩就说过等他长大，要去找孤儿院的死胖子麻烦。而且他总说打架的事，看得出他这人很记仇。

对此，他也害怕。

一时间，他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这两个人的到来，给他带来了无穷烦恼。

Part 16-19　麻烦

16

这顿晚饭在断断续续的谈话中，磨了好久才结束。

三人各怀心事走出肯德基，此时天色尚早，街上很热闹，朱朝阳对在外面玩耍毫无兴致，只想早点回家。可他们刚走了几步，普普突然紧张地停下脚步，绷住脸道："你们先回去，我过一会儿再回来。"

丁浩连忙道："你口袋有钱吗？"

"有十多块，我待会儿坐公交车回来。"

丁浩道："你记得路吗？"

普普转向朱朝阳："嗯……朝阳哥哥，公交车怎么坐回去？"

朱朝阳疑惑地看着她："你要干吗去？"

丁浩打岔说："不用管她，让她一个人转一会儿吧，朝阳，要不我们也在外面再待会儿，喏，我们去对面的新华书店，看会儿书，等普普弄好了来找我们？"

"可是……普普一个人干吗去？"他忧心忡忡，担忧普普该不会一个人去做什么可怕的事吧。

"她没事的啦，我们走吧，"丁浩强拉过他，又对普普说，"你好了就来找我们，我们待在书店里等你。"

普普点下头，很快离开了。

等她走后，朱朝阳顿时情绪躁动了起来："普普到底干吗去了啊？"

"嗯，这个嘛……"丁浩有些支吾。

朱朝阳着急叫出声："快说啊！"

"好吧好吧，我告诉你，但你不要跟她说是我说的。"

“废话，我保证不告诉她。”

丁浩放心地点点头：“你知道她为什么叫普普吗？”

“普普不是她名字吗？”

丁浩歪嘴大笑：“有谁名字会叫普普啊？”

“那是为什么？”

“嗯……”丁浩显得不好意思地开口，“因为她小时候生过一场病，后来一直肠胃不好，她吃完东西过半个小时左右，就会开始放屁，‘噗噗’地放屁，所以后来其他人就给她起了这个外号，普普。你瞧她昨天吃面条，吃很少对吧，因为吃多了，更要放屁。”

“原来是这样！”朱朝阳恍然大悟，“难怪昨天晚上聊天，她离我们那么远，靠着阳台一个人坐着，后来好几次我闻到屁臭，我一直以为是你。”

丁浩哈哈笑着：“没办法，她是我结拜妹妹，我这个做大哥的只能替她顶着，承认是我放的。对了，你可千万别告诉她，她是女生，脸皮不像我这么厚。”

“你也知道你脸皮厚啊。”知道普普独自离开并不关视频的事，朱朝阳也放心了。

丁浩亲密地把手圈住矮他一大截的朱朝阳：“一开始我知道她吃完饭就放屁，我笑死了，后来看她很不开心，又觉得她挺可怜的。”

朱朝阳点点头：“是啊，这样肯定被其他同学说死，她真的蛮可怜的。可你这个做大哥的，怎么还跟其他人一样叫她普普，这是侮辱性的绰号。”朱朝阳在学校被一些男生叫成“矮卵泡”，他一直对绰号很反感。

“这个无所谓，她也习惯了，她告诉我的。”

“哦，那好吧，我们去书店等她。”

17

这家新华书店是区里最大的一家，是个书城，上下三层，规模很大。里面打着空调，在这个季节显得特别惬意。

进了书城后，丁浩很快跑到少儿读物区看了起来，朱朝阳对这些文学故事毫无兴趣，他最感兴趣的就是参考书。他一到连着五座书架的初中辅导书前，就彻底心旷神怡，就像女人来到超市的感觉。书架前的大桌子上，平摊着各种模拟试卷，他真想把这些都买下来做一遍。把这些书的目录全部看上一圈，就过去了半个小时，他丝毫没感觉时间流淌，选了很久，最后拿到一本奥数竞赛的例题集，在旁边书架下挑个空处坐地上看起来。

又过了半个小时，普普手里拿着一本作文书，在他身旁坐下，嘴里咕噜着：“我回来了。耗子看一个鬼故事入迷了，现在还不肯走呢。”

朱朝阳也不想走，在这里看书比回家看电视有意思多了，更重要的是，他实在不想听他们说勒索杀人犯的事，能拖一阵子是一阵子，便道：“我们再多看一会吧，书店九点钟关门，到时公交车还有，我以前暑假一个人没事做，常来这里，一待就是一天。”

“嗯，这样的生活挺好的。”普普投来羡慕的眼光。

就这样，三人都在书城看起书来。没多久，前面有个熟悉的声音传进朱朝阳的耳朵。

“晶晶，你们班主任说的那个书放在哪？要不去问营业员吧。”

“爸爸，四大名著嘛，《西游记》，水……水什么传，还有……”

“《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哎呀，你们班主任让你们小学二年级就买什么四大名著，我都没看过啊。”

“不是的，老师说现在我们看不懂，但以后肯定要看的，我要看看四大名著到底长什么样。”

“哈哈，好，爸爸给你买，别说四大名著，四十大名著都给你买，你这么爱学习，将来成绩一定好得不得了。”

听到熟悉的声音，朱朝阳瞬时抬起头，本能地对着前面的人脱口而出：“爸爸——”不过他旋即闭了嘴。

身旁的普普好奇地抬起头，看着他。

朱永平看到儿子，忙朝他挤了个眼，随即伸出一根手指放在嘴前，做了个不要说话的动作。

一刹那，朱朝阳咽了口唾沫，什么话也没说。

朱永平拉住了继续往前走的女儿，把她扳过身，道：“四大名著在楼上，晶晶，爸爸带你去楼上拿。”

“好啊，对了，我还要买描摹字的字帖，明天书法课老师说要的，上回我忘记买了。”

“好，等下一起买。”

两人转身就走，朱永平牵着女儿，径直朝楼梯走去，没有回头，直到走上楼梯转弯处，他才侧着头瞥了儿子一眼，发现儿子隔了老远依旧在眷恋地凝视着他，他咳嗽一声，悄然把头别过，拉着女儿继续上楼。

朱朝阳仿佛陷身在了另一个世界，无法动弹，无法逃脱。

“那个是你爸爸？”

直到普普这句波澜不惊的问话，才把他拉回了现实世界。他没有回答，只是点点头，又把头深深地低了下去。他不知道此刻普普看他会是哪种表情，是同情？是可怜？还是一如既往漠不关心的神态？

“你的书皱了。”普普说完这句，又把头转过去，看起了她的作文书。

朱朝阳一愣，这才发觉，整张书页已经被他的右手握成了一团。

18

当天晚上回家，朱朝阳很少说话，普普也没有再提和杀人犯做交易的计划，唯独浑然不知的丁浩，总是问着视频的事该怎么办，两人对他皆敷衍了事。

第二天起来，丁浩又开始想着去哪里玩，说趁这几天再好好玩玩，过几天离开了朱朝阳家，也许就没多少机会了。这样的话题总是让人伤感，朱朝阳怕普普和耗子再提勒索杀人犯的事，想着出去玩倒是能打发时间，说不定几天后他妈回家，两人离开后，自然不会提了，至于以后视频该怎么处理，到时再去想吧。

他提议去少年宫，区少年宫和游乐场是建在一起的，里面很大，而且游乐场里的设施很便宜，像过山车，只要三块钱，不过以前他每次去，都需要排很久的队。

丁浩听说少年宫有游乐场，自然一百个高兴。普普很少有娱乐生活，也想去玩，不过又要花朱朝阳的钱，她感觉很过意不去。朱朝阳倒是觉得玩一天下来，也就几十块钱，毕竟朋友一场，真能跟他说得上话的朋友，学校里半个都没有，似乎也就他们两个了，而且他们过几天就要走了，以后未必有这样的机会。再加上如果花几十块钱能封住他们的嘴，打消他们的念头，让他们不好意思再跟他提勒索杀人犯的事，自然最好。

区少年宫是一座六层楼高的大房子，建在八十年代末，过了二十多年，虽经过几次外观修缮，依然显得有些陈旧。

少年宫外面是儿童游乐场，当初里面种了很多树，经过这么多年，都已长成参天大树，尽管现在是七月，但游乐场在树荫下一点都不热。里面有电火车、旋转木马、碰碰舟、小型过山车这些设施。这里是针对儿童开放的，多年未涨价，价格实惠，唯一不好的地方在于，由于价格便宜，暑假期间几乎每天都有大量的家长带着孩子来玩，任何游乐设施前都排着等候的长队。

少年宫的大房子里，一楼是免费的科普展览馆，二楼是乒乓馆、图书馆，三楼以上都租给社会机构，办各种培训班。

三人下了公交车，走进游乐场，看到满目都是人，瞬时心血来潮，恨不得马上冲进去。丁浩正兴冲冲地往里走，普普却突然站住，拉了下朱朝阳，示意他看路口的方向。朱朝阳顺着她指示望去，渐渐地，他咬起了嘴唇，因为视线中出现了朱晶晶和她妈妈。晶晶妈正拉着女儿，把书包递给她，口中嘱咐着什么，女儿似乎不耐烦，挥手让她走吧，随后，她离开女儿，钻进了路边停靠的一辆红色越野车里。

这时，朱晶晶一个人背着书包，走向了少年宫的大房子。直到朱晶晶身影消失在了人群中，朱朝阳才抿抿嘴，招呼普普："走吧，我带你坐过山车。"

普普奇怪地看着他："你不想报仇了吗？"

朱朝阳低下头，叹息一声："报什么仇，我能怎么样？"

这时，丁浩见两人没跟上来，又折回来，叫道："怎么了？快走呀，里面还好多人排队呢。"

普普道："朝阳哥哥看到小婊子了。"

"哦，看到就看到呗，别不开心了，走，咱们去玩，不用想着了。"

朱朝阳点点头。

普普板着脸道："你不是说要替朝阳哥哥出气吗？怎么一说到玩你就全然忘记了？"

"啊……我是说过，"丁浩挠挠头，有些尴尬，"可是……要怎么做？"

普普冰冷地吐出三个字："揍死她。"

丁浩张了张嘴："在这里？不会吧！这里这么多人，打一个小孩，不好吧？"

“刚刚她妈妈走了，现在就剩小婊子一个人进了那栋房子，咱们跟过去，然后找机会把她拉到角落揍一顿，替朝阳哥哥出气。”

朱朝阳顿时感到一阵血脉喷张，可是考虑几秒钟后，他还是摇了摇头，放弃了：“揍她，她肯定要告诉我爸的，那样……那样就不得了了。”

普普自信地浮出一抹笑容：“你不用出面，你只需要在远处看着，耗子去揍她一顿，他不认识耗子，当然不可能向你爸爸告状。”

“为什么是我？”耗子指着自己，张圆了嘴，“我这么一个大男人，去揍一个几岁的小女孩，这样不好吧？”

“不是小女孩，”普普纠正他，“是小婊子。”

“好好，就算是小婊子，我一个大个子揍她，很不光彩呀。”

“你不是说会替朝阳出气吗？”

“是，可是……”

普普打断他：“我明白了，反正是你们男生的那种面子，你揍她，除了我们两个，又没其他人知道。你要不去，我也可以去，但你要在旁边帮我，如果她还手，你帮我打她。”普普瘦小的手握成一个拳。

“这样子……朝阳，你觉得呢？”丁浩投来询问的目光。

“我觉得……”朱朝阳纠结地思考起来。

他两岁父母就离了婚，如果不是因为那个女人勾引走他爸爸，他原本有一个幸福富裕的家庭，现在呢？他在学校一直自卑，因为小孩子闹矛盾时，总爱拿对方父母的事情说事，每当此时，他只能忍气吞声。

如果他有个健康的家庭，陆老师不会认为他没家教，所以学坏吧？他妈妈这十多年忍受了多少委屈，前些年企业倒闭失业，后来政府照顾本地失业居民，好不容易找到了景区管门票的工作，却大部分时候都不能在家，只能他一个人照顾自己。他跟妈妈上街买菜，妈妈为了几毛钱

都要讨价还价，那女人一定不会为了几毛钱磨嘴皮子的。原本妈妈应该开越野车，他应该坐在车里。可是现在，他妈妈只有自行车，他也没有机会坐进汽车里。

一切，都是那个女人害的，她颠覆了本该属于他的一切。现在，他该享受的生活，又都被她女儿代替了。当他脑海中冒出昨晚他爸牵着朱晶晶上楼那一幕时，他紧紧握住拳头，下定了决心："我们跟过去找找，等下你们先进去，不要让小婊子看到我跟你们是一伙的。"

朱朝阳又偷偷拉了下普普，认真地对她说："谢谢。"

普普脸上没多少表情，只是轻描淡写地回了句："我和你是一样的。"

随后，普普和丁浩在前，先进了少年宫。朱朝阳独自若无其事地悄悄跟在后面。

19

朱朝阳来过少年宫很多次，对这里很熟，他说朱晶晶看样子大概是学兴趣班的，不会在一楼二楼。

他跟在两人身后十来米外，一直偷偷地做手势指引他们往哪儿走。三人径直到了三楼，朱朝阳独自躲在男厕所等消息，普普昨晚亲眼见过，认得朱晶晶，所以由她带丁浩去找人。

他们俩装成来上课的学生，在每间教室后面张望几眼，三楼没找到。随即三人到了四楼，如法炮制，四楼也没有。五楼也没有。最后，他们到了最顶上的六楼。

相比下面几层的热闹，六楼就显得格外冷清了，整个走廊里一个人也没有。正当朱朝阳以为六楼没有兴趣班开课，准备下去时，普普说："前面那个教室好像有声音，你等着，我过去再找找。"

普普过去偷偷打探了片刻，马上折返回来，指着最远处的那间教室："小婊子果然在里面。"

朱朝阳担忧地问："人多吗？"

"不多，我全部看过了，六楼就设了这一个班，好像在教毛笔字，只有一个女老师和十几个差不多年纪的小学生，他们在练字。"

朱朝阳点点头："学书法是没几个人参加的。不过有老师在，你们直接冲进教室打她总不行吧，怎么把她叫出来呢？"

普普道："我们等上一阵，待会儿她上厕所一定会出来的，希望到时她是一个人出来的，否则不太好办。"

"好吧，那我们就在楼梯转角那儿等，看今天运气如何。"

丁浩有些紧张道："等下该怎么揍她？揍成什么样？出手多重呢？"

朱朝阳想了一下，道："打伤她是不行的，把她弄哭就行了。"

普普哼了声：“弄哭就行？太便宜她了吧。”

朱朝阳道：“那还能怎样？”

普普冷声道：“我有个好办法，既不会把她打伤，又能让她今天哭个半死，让她一辈子都忘不了。”

朱朝阳兴奋问：“什么办法？”

“把她头弄到厕所的大便里。”

丁浩脸上做出个夸张的表情：“这都被你想出来，天才啊。”

朱朝阳眼睛放光，想了想，激动得差点拍起手来：“这个办法实在太好了！”

普普冷笑道：“现在唯一还有一个麻烦。”

朱朝阳着急问：“什么？”

普普缓缓道：“不知道厕所里有没有大便。”

朱朝阳扑哧笑出声：“这还不简单，我马上去厕所里拉一坨。”他欢快地奔向厕所。

他刚跑进厕所没一会儿，丁浩和普普远远看见教室里走出一个小女孩。普普眼睛很亮，指着她告诉丁浩：“小婊子出来了。”

“她朝我们走过来了，看样子是上厕所吧？”

“对，而且是一个人，我们截住她，等下把她拖进男厕所。”

由于教室在走廊的最里头，而厕所靠近楼梯转角的位置，隔得最远，朱晶晶走到厕所门口时，刚好碰到守在楼梯口的丁浩和普普。

还没等朱晶晶走进女厕所，普普一把拉住她的辫子，叫道：“你站住。”

朱晶晶哎哟叫了声，回头看到两个比她高得多的人，生气又害怕地

问：“你们做什么？”

普普冷笑着：“看你不顺眼。”说着，她又抓过她的辫子，用力拉了一下。

“哎哟，你们干什么呀！”朱晶晶叫道。

“打你，怎么了？”普普又拉了下她辫子。

“你们！你们是谁啊！干什么呀！救命啊救命啊！”

眼见她要叫起来，丁浩怕被人发现，连忙伸手去捂她的嘴，朱晶晶本能地用力一口咬上去，痛得丁浩一声大叫，竟直接咬出血来，慌忙松开手。朱晶晶忙转身想逃回教室，普普眼疾手快，一伸手又把她头发拉住了。

朱晶晶顿时痛得眼泪流出来，转头“呸呸”朝他们俩吐起了口水。丁浩的手被她咬出血，指甲盖大的一块皮破了，露出白红相间的肉，顿时气急败坏地朝她头上脸上狠拍了几下，她哽咽着断断续续哭起来，只是教室隔得远了，加上少年宫本就嘈杂，到处有小孩子的哭笑打闹声，所以没有惊动老师。

正在这时，朱朝阳刚好从厕所里走出来。

“耗子、普普，怎么了？她——”

本来他听到外面有响动，因少年宫嘈杂，他没听清，以为两人和其他人起了纠纷，压根没想到这么快就把朱晶晶拦住了。他出来后视线恰恰被丁浩和普普挡住，没看到朱晶晶。下一秒才突然发现普普和丁浩已经截住了她。他刚想退回厕所躲起来，不让她看到他，朱晶晶已经和他四目相对了。

“呀！你，是你，你们是一伙的！是你叫他们来打我的，对不对？”朱晶晶虽然只有九岁，但九岁的孩子智力已经趋近成熟了，看到这三人的关系，马上明白过来。

“没……我没有。”朱朝阳支吾着，迅速把头转过去。

朱晶晶停下了哭，怒气冲冲地指着他：“妈妈说你是爸爸跟一个胖女人的私生子，妈妈让爸爸以后不要见你，所以你才叫人打我的，对不对！”

一刹那，感觉周围一片安静。下一秒，朱朝阳整个人的血液直冲大脑，脸胀得通红，两步跨过去，指着她额头喝道：“你才是婊子生的私生女！我是爸爸的儿子！”

朱晶晶是个倔小孩，从小娇生惯养，哪里被人打过，刚刚被他们这样暴揍一顿，非常生气，此刻面对朱朝阳的状态，年纪小还不懂得什么叫害怕，继续愤怒地顶撞着：“我妈妈说你是私生子，说你妈妈长得矮墩墩的，所以你也很矮，以后肯定没我高，爸爸向妈妈保证过，以后不见你这个私生子了，也不会给你一分钱，看你还能怎么样！”

普普突然伸手一个巴掌狠狠打到朱晶晶脸上。朱晶晶“哇”一声，彻底大哭出来。朱朝阳一把抓过她的辫子，直接拖进男厕所，普普和丁浩也跟着进去。

到厕所后，朱朝阳并未把朱晶晶拖到便池，而是直接揪到了窗户口，抱起她往窗户上拱。尽管朱晶晶奋力挣扎，但年纪差太多，个头也差太多，还是被他拱上了窗户口。

朱晶晶两脚紧紧勾在窗框内，双手牢牢死抓着窗框，嘴里却依旧倔强地叫骂道：“你神经病啊，放开我，放开我啊。”

丁浩眼见情势不对，连忙上来拉住朱朝阳，道：“快放下来，你想干吗啊，这要出事的。”

朱朝阳只是一时怒极，想吓唬她，并没打算真把她推下去，在丁浩的拉扯中，恢复了理智，收了力道，抓牢朱晶晶，不让她真掉下去，冷声道：“你再敢说一句我是私生子，我马上把你推下去。”

可朱晶晶还是不管不顾地叫着：“你就是私生子，你就是私生子！救命啊，救命啊！”见她在窗口喊着救命，朱朝阳连忙把她扳过身朝内，不让楼下的人发现，手指拧她的嘴唇，喝道：“你还要嘴硬是不是？”

朱晶晶奋力摇头，然后张嘴对着朱朝阳手指用力咬去，朱朝阳迅速缩回手指，差点就被她咬到。普普冷声道："她就是条狗，只会咬人，把耗子手都咬出血了。"

丁浩伸出手展示他血淋淋的伤口，咒骂着："这条小狗，我这么大一块皮被她咬掉了！"

朱朝阳狠声道："小婊子，你再敢咬人试试。"

"神经病，神经病，神经病！"朱晶晶摇着头，依旧哭骂着。

朱朝阳一巴掌打到她头上，再次把她打得哇哇哭，可她嘴里始终不肯屈服。朱朝阳喘着粗气，心头火冒三丈，却又不敢真把她推下去，顿时不知道该如何收场。

普普冷哼一声："这小狗还嘴硬，我有办法收拾她！耗子，你过来。"

丁浩走到边上，普普在他耳边悄声说了几句，丁浩面露难色："这不好吧？"

普普一脸坚决地说："就是要这样！"

朱朝阳正好奇普普想出了什么主意，就见丁浩手伸进了裤裆里，抓了几把，夹出了几根阴毛。丁浩一把抓住朱晶晶的嘴："张嘴！叫你咬我，还把我咬出血了！"他在面颊两侧用力一捏，就迫使朱晶晶嘴巴张开了，随后把那几根阴毛塞到她喉咙里。

朱朝阳心头一阵惊愕，他刚发育，下体毛还是软的，而丁浩拔出来的毛又黑又硬。他诧异地望着普普，他做梦都想不到普普会想出这么狠毒的主意。

这一招果然有效，朱晶晶立马咳嗽干呕，嘴巴被丁浩抓着，吐不出来，她瞬间放弃了所有倔强的抵抗，流着口水，浑身颤抖着哭求："我错了，大哥哥，姐姐，求求你们了，放我下来，我再也不骂你了，哇，我错了，我再也不骂你了。"

丁浩看着手上的血齿印，道："你还敢咬我吗，小狗？"

"不敢了，我不敢了。"

普普一副胜利者的表情冷笑着："现在知道错了？你要说对不起。"

朱晶晶干哭道："对不起，对不起啊，放过我吧，求求你们了……"

普普哼了声，随后道："朝阳哥哥，看她样子，以后不敢惹你了，放她下来吧。"

丁浩也劝道："收拾服帖了，差不多了，哎，可怜了我的手哦。"

朱朝阳刚刚虽然怒极，但还是知道分寸的，见她嚣张的气焰荡然无存了，心中怒火也解了大半，瞪着她道："真知道错了吗？知错的话我放你回去。"

朱晶晶顺从地点点头："哥哥，我知道错了，你放了我吧。"

听到她叫了声"哥哥"，朱朝阳不由心软了，不管怎么说，朱晶晶和自己之间还是有间接血缘关系的，不过他还是恐吓一句："你记住，你是私生女，我不是！以后你再乱说半句，我还要打你！"说着，他又示威性地打了一下她。

其实这一下打得并不重，可朱晶晶已被吓坏了，见他巴掌又要拍到自己脸上，马上缩起脖子重新大哭起来："救命啊，我都道歉了，你还要打我，哇……我要告诉爸爸妈妈去。"

"你——"朱朝阳愣了一下，瞬间被她一句话惊醒，仿佛当头一盆水泼下来，浑身一个激灵，世界都在这一刻停止，下一秒，他一声大吼，"去死吧！"

他愤然用尽全力，一把将朱晶晶推翻出去，丁浩伸手去拉时，已经来不及了，紧接着，楼下传来一声剧烈的"砰"！就像西瓜从高处落到了地上。

Part 20-22　大案

20

朱朝阳浑身都在颤抖，立在原地。

丁浩和普普冲到窗户边，手按在窗玻璃上，朝下探视。

朱晶晶仰面躺在地上，手脚蜷缩成一团抽动着，脑后溅出一大滩血。

同一时间，地面传来了惊呼声，人们四面八方狂奔着朝朱晶晶围拢过来，几秒钟后，许多人抬起头向上打量着。

普普一把将丁浩从窗户口拉了回来。

丁浩牙齿打颤地望着朱朝阳：“现在……怎……怎么办？”

朱朝阳默不作声，一动不动。

普普看了他一眼，拉住他手臂，果断道：“我们先逃走再说！”

来到厕所门口时，普普向外探视一眼，走廊里暂时没人，立即拉着两人奔到楼梯口，快步往下跑去。一口气跑到二楼，二楼原本就有许多人，此时人们纷纷挤着楼梯，要下去看热闹。茫然无神的朱朝阳突然停下了脚步，把两人拉到角落，抿了抿嘴，道：“我闯下大祸了，你们先走，我不想拖累你们。”

丁浩急问：“你怎么办？”

朱朝阳强笑了一下：“这件事跟你们没关系，是我惹出来的，你们俩先走吧。”

丁浩去拉了拉普普，普普却站着没动，很严肃地问：“你害怕吗？”

“害怕？”朱朝阳冷笑了一下，表情中仿佛瞬间长大了好多岁，“既然今天揍小婊子被她看到我了，她一定会告诉我爸的，原本我就是个死，现在出了口恶气，也没什么好怕的。反正……就这样了。”

普普道："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做？"

"我去自首。"

丁浩摇着头叹口气，低声说了句："那样你妈妈就剩下一个人了。"

闻言，朱朝阳一愣，腮帮子抽动一下，瞬间眼睛就红了，低下头，默不作声。

普普皱着眉，思索道："也不知道小婊子死了没有。如果没死……"她眼中流露出绝望，"那……那就真没办法了……"说完，她的眼睛又微微眯成一条缝，"如果她就此摔死了……那么也没有人看到我们……"

丁浩立刻道："赶紧下去瞧瞧情况。"

普普摇摇头："不行，如果她没死，我们过去看，她看到我们，我们当场就被抓起来了。"

朱朝阳腮帮鼓了下："还是我去看吧，不管怎么说，事情是我干的，第一个抓的就是我。你们不一样，你们和她没任何关系，她不知道你们是谁，也没人知道你们是谁。如果我被抓了，你们还有逃跑的时间。嗯，就这么定了，我现在下去看情况，你们到那边窗户口看着，如果我被抓了，你们不要惊慌，偷偷跟着人群出去，谁都不认识你们，赶紧跑到其他城市去吧。"

三人权衡了一下，朱朝阳说的没错，如果朱晶晶没死，朱朝阳无论如何都跑不了，而丁浩和普普，即便警察到时要抓他们，也不是立刻马上的事，有时间逃到其他地方去。从最坏结果考虑，只能这么办了。普普和丁浩连忙跑到窗户口，费力挤过很多趴窗户往下看热闹的小孩，等待朱朝阳出现。

楼下许多人口中喊着"死了，救不活了"之类的话，而朱晶晶的身体，虽然还在抽动，幅度已经变得很小了，少年宫的几个管理员围在朱晶晶身边，不让其他人靠近。那些陪孩子来玩的家长们，纷纷把孩子拉走，避开这血腥场景，只有外面路过的人和胆大的男孩子，继续蜂拥着

往里冲。

朱朝阳个子小，被人群远远挤在外面，根本挤不进去，也不知道朱晶晶是死是活，急得不知所措。等了好久，他听到人群传来一声刺耳的尖叫：“晶晶，你怎么了，晶晶！你醒一醒啊，妈妈在这里啊！晶晶！晶晶！啊……”

朱朝阳眉头微微一皱，毫无疑问是晶晶妈来了，他可不想跟她碰面，便走到一处空地，抬头看向少年宫二楼，找出普普和丁浩的位置。他们俩也正望着他，普普嘴角露着笑容，朝他伸手做了个OK的手势。朱朝阳指指少年宫后门的方向，独自先行走去，两人心领神会，也向后门走去。三人在少年宫的后门出口重新碰头，普普冷声道：“小婊子已经死了。”

“真的？”朱朝阳瞪大眼睛，也不知是喜是悲。

普普道：“肯定死了，我和耗子在上面看得很清楚，他们把小婊子扶起来时，后脑勺整块陷进去了，怎么弄她都不会动，救护车刚来，我看着医生抬起来时，她还是一动不动，医生看了下就走了。后来我们下楼时，看到警察来了，他们正往楼上跑，我听到他们嘴里说人死了，要调查怎么死的之类的话。”

丁浩苦恼道：“是啊，警察这么快就到了。”

朱朝阳绝望地叹口气：“死了，死了，这下我也死了，警察很快会抓到我了。”

普普不屑道：“没必要害怕，谁见你推她下去的？就我们俩，我不会说的，耗子，你呢？”

“我？”丁浩瞬时挺直身体，道，“做人怎么可能出卖兄弟！打死我都不会说的，我宁可说是我干的，也不会出卖兄弟的。”

普普斜眼微笑着：“可你是大嘴巴。”

“你……我是有分寸的，放心吧，朝阳，好兄弟，讲义气！”这年纪

的孩子最有英雄情结，他大笑两声以示自己的豪情万丈，伸出手来在朱朝阳的小肩膀拍上一拍，心想如果此刻自己已经长出一把大胡须，摸上一摸，就更应景了。

朱朝阳见到两个朋友都如此，稍稍放宽心，勉强露出一个笑容，道：“反正已经这样了，听天由命吧。走，我们回家。”

刚说完这句，就听天上轰轰两声炸雷，紧接着豆大雨点扑面而来。少年宫里没带伞的人纷纷四散奔逃。他们三人也赶紧跑到公交车站，坐车回家。

朱朝阳站在公交车上，望着窗外瓢泼大雨出神，感觉今天的一切就像一场梦。他抬眼看向两个小伙伴，丁浩正兀自低着头，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别看他个子最高，性格最豁达，可他胆子其实很小，他现在一定很害怕，很矛盾吧？

普普则一脸无所谓的模样，她总是这个样子。她看到朱朝阳看她，也对他笑了一下，仿佛毫不在意。朱朝阳脸上艰难地露出一个苦笑，随后把头转过去，视线又投入了窗外的茫茫大雨中。

21

雨下得很大，冲淡了地上的血污，却荡成很大一片。

救护车刚赶到现场，医护人员就判定死亡，脑壳破了个大洞，神仙都救不活，将人转交给随后到来的警方。

民警根据现场情况猜测，应该是四楼以上掉下来的，否则不会摔得这么厉害。落地点上方，刚好是每个楼层的厕所位置，他们立刻对四楼以上的厕所进行调查。民警第一反应是从女厕所里掉下来的，可是四、五、六楼的女厕所找个遍，也没发现对应的痕迹。

结果，警察赫然在六楼男厕所的窗台上发现了可疑脚印和衣料纤维。

小女孩，男厕所！

民警顿感不妙，连忙叫来了派出所刑侦中队支援。队长叶军带人上了六楼男厕所后，连忙拓好窗台的脚印跟警车里的朱晶晶鞋子比对，结果完全吻合。所有警察都在这一瞬间感觉到了脊背发凉，小女孩在男厕所坠楼，显然，这就不太可能是意外事故了。

很快，派出所的陈法医穿着雨衣跑上六楼，顾不得脱下雨衣，一把将叶军拉到一旁，急声道："老叶，小女孩嘴巴里找出四根阴毛。"

"什么！"叶军顿时瞪大了眼睛，随后，眉角渐渐收缩成一条线，拳头因愤怒握出了声响，"在少年宫奸杀女童？"

"对，就是这么恶劣！我刚通知了分局，分局的技术人员正赶过来对尸体做进一步检查，这次案件不得了，镇里可从没出现过这么恶劣的案子！"

他们镇治安一向过得去，一年下来立为刑事案的，不过百来起，其中大部分是盗窃抢劫故意伤人之类的，命案通常都在个位数，从来不曾发生过强奸女童案。可这次不光强奸，更是杀人，最关键的是，凶手还在少年宫这样的地方，大白天强奸杀害女童，令人发指！

叶军满脸怒气，他想起他女儿正读初中，也经常会来少年宫玩，这本是孩子们的乐园，却出了这样恶劣的事，显然，案子要是破不了，一定会在社会上引起极大负面反响，以后家长们都不敢让小孩来少年宫了，他咬牙道："不管用什么办法，我们也一定要把这头禽兽抓出来，老子非扒了他皮不可！"

这时，刑警拿来了法医工具箱，陈法医脱下雨披，叶军及另几名刑警和他一起，熟练地戴好头套、手套、脚套，走进男厕所进行勘察。

这是公共厕所，每天进出人流量很大，地上脚印很混乱，而且少年宫是老房子，厕所是水泥地，对保存脚印很不利。他们查了一圈，寻到一些模糊的脚印，有些是先前进入过的民警和工作人员的，寻不出有效的足迹线索。

随后，几间便池隔间的门被一一打开，几人仔细搜寻了一番，未发现任何线索，也没找到任何朱晶晶的脚印和其他疑物，证明朱晶晶从未进入过便池间。其中一个隔间的大便槽里还有坨没冲的大便，不过没人会觉得这坨普普通通的大便和命案有关。

再三检查一圈，都没找到线索，最后，他们的希望只能全部放在了窗台。外面正下着倾盆大雨，之前的民警为了保护窗台的线索不被雨水冲刷，在窗外架起一把雨伞，朱晶晶在窗台上的脚印基本保留完好。

很快，陈法医在窗框内外注意到了几处位置很不同寻常的指纹，连忙拓了下来，又在窗玻璃上找到了多个不同人的指纹，也一一拓了下来。窗台下方是水泥墙，不是瓷砖，所以几乎难以保留指纹。他们又在厕所里细致勘查了好几遍，可是能找到的只有这点线索，法医的现场勘查工作暂时告一段落。

到了晚上，各项基础调查工作差不多完成，刑侦队在所里开了个小会。

先是陈法医做了案情描述。朱晶晶从六楼男厕所坠亡，口中发现阴毛，头发杂乱，眼睛红肿哭过，并有被人殴打的痕迹，显然，这不可能是意外事故。而是一起性质极其恶劣的奸杀女童案。厕所的窗玻璃、窗

框上，都找到了多处朱晶晶的指纹。窗户折角处找到几处朱晶晶衣服摩擦后留下的纤维。对于她坠楼的过程，有两种可能。一是她是被人抱到窗台后，被推下去的。第二种是她被猥亵时，因害怕自己爬到窗台上，跳下去的。窗玻璃上找到了很多其他人的指纹，细数下来，较新的指纹至少属于十多个人，凶手是否在这其中，无法判断。不过从常理上来说，凶手在她坠楼后，应该会趴到窗户口看一下，所以窗玻璃上的指纹，很可能有凶手留下的。而朱晶晶头部有多处被殴打的痕迹，口中含了阴毛，下体倒没有被侵犯。这表明，凶手并没有直接强奸她，而是选择了强迫朱晶晶为其口交。

所有警察听到这，都义愤填膺，强迫一个九岁女童口交，这根本就是畜生行为。

叶军忍着怒气，问："朱晶晶嘴里找到凶手精液了吗？"

陈法医摇头道："没有，分局的技术人员采集了朱晶晶口腔物质，但没找出精液。"

"是……凶手还没来得及射精？"

"就算没射精，阴茎勃起后也会分泌出少量精液。刑技处的人说，可能是朱晶晶吐掉了，或者吞下去了，他们准备进一步采集口腔内液体，进行鉴定。现在最让我纳闷的一点是，凶手怎么会胆子这么大，直接在少年宫厕所里奸杀女童？"

一名警察道："肯定是个心理变态！"

陈法医分析道："不管是不是心理变态，公共厕所里猥亵女童，他也应该要把人拉进便池隔间里，可我们每间隔间都细致检查过了，未找到对应痕迹，表明朱晶晶从没进过隔间。也就是说，凶手是直接在厕所内猥亵朱晶晶的。虽说少年宫六楼人很少，可凶手公然直接在厕所大开间里这么搞，任何进来小便的人都会立马发现，凶手胆子也太大了吧。"

众人对这个疑点莫衷一是，只能归咎于凶手胆大包天，心理变态。

陈法医又说："此外，朱晶晶的牙齿上发现了皮肤组织和微量血液，

这百分百是凶手留的，朱晶晶咬了凶手一口，还咬出血了。这部分皮肤组织看着不像生殖器上的，可能是手上的，大概凶手被她咬后，恼羞成怒，推她坠楼。分局的技术人员正在抓紧提取DNA。”

这是非常重要的指向性线索，不过中国没有DNA库，光凭DNA是无法找出凶手的。但只要有可疑对象，拿这份DNA去比对，一旦吻合，就能彻底定罪了。

物证环节讨论完，负责现场调查的警察也汇总各自的线索。

早上九点多，朱晶晶妈妈王瑶送女儿到少年宫上书法班，随后她离开去了商场，准备晚点再来接她。朱晶晶书法班在六楼最里面的一间教室，离厕所最远，整个六楼当天早上只有她们一个书法班。上课的全是小学生，一共十来个，年纪都差不多。据女老师回忆，当时她让孩子们描摹字帖，她在旁边指导。朱晶晶跟她说去上厕所，随后很快就发生了这件事。而据有的小孩回忆，事发前曾听到厕所那个方向有人哭，不能确定是不是朱晶晶，不过少年宫本就嘈杂，她们在练字，谁也没出去看。

由于少年宫是老房子，整个少年宫里，只有一楼大厅装了个监控，其他地方一概没有。而少年宫虽然人多，可朱晶晶坠楼的这个过程却并没被人目击，她坠楼后，许多人抬头往上看，没有注意到有人站在那个位置。也许凶手那个时候正站在六楼窗户口，可是六楼窗户口距地面太高，如果凶手不是把头趴出窗外，底下的人即便抬头，也看不到窗户后的人。

大家讨论了一阵，所有人都面露难色，已有的这些线索对于破案而言，并不足够。一楼大厅监控是破案的关键，因为凶手既然进出了少年宫，一定会经过这个监控，可现在正放暑假，少年宫里人满为患，一早上少年宫里出入的小孩、成人数都数不过来，要调查完全，实在太难了。

这案子影响极其重大，分局和市局明天都会派人来协查指导，必须要尽早抓出这个人渣。

叶军想了一阵，综合大家的意见，一方面，派人联系早上来过少年宫的学生、家长、老师了解情况，看看是否有线索。明天就向上级申请发布悬赏通告，寻找知情人；另一方面，审查少年宫一楼大厅唯一的那个监控，注意可疑的成年男性和大龄男学生。

22

早上开始的这场大雨，一直落到晚上还没有停歇的迹象。天气预报说，这场暴雨要一直下到明天。

屋外雨点砸着玻璃，发出忽急忽缓的阵阵嘈杂，屋子里，朱朝阳茫然坐着看电视。丁浩原本在事情发生后一直沉默寡言，可他后来在那台不能上网的电脑里意外发现有几款单机游戏，于是他很快彻底投入游戏世界中了，兴致高昂，热情空前，似乎完全忘了早上的事，被朱晶晶咬伤的手在握着鼠标时也不再痛了。普普安静地翻看着朱朝阳书架上的几本故事书。

三个人都各自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

就这样到了晚上，普普抬头望了眼墙上的电子钟，已经八点，看这两位没提吃饭的事，微微摇了摇头，道：“耗子，朝阳哥哥，我去做点面条吧。”

“随便，辛苦你啦。”丁浩头也不回，依然专注地对着电脑里的单机游戏。

“哦。”朱朝阳同样心不在焉地回一句。

普普站在原地，冷哼一声，不屑地摇摇头：“朝阳哥哥，你也不用多想了，如果警察知道你干的，早晚会来找你，如果他们不知道，你更用不着烦恼。所以，不管你怎么想，都不会改变结果，不如开心一点，当作什么事都没发生。就算是最坏的结果，就算是最后警察找到你了，你还是个孩子，孩子犯罪总不会被枪毙的。”

在她看来，枪毙是唯一可怕的。

“孩子犯罪总不会被枪毙的。”朱朝阳痴痴地重复了一句，出了会儿神，随即突然从地上跳起来，奔到书架前，从一大叠的教科书中，抽出了那本《社会政治》，匆匆翻到记忆中的那一页，几经确认，他转身看着普普，激动地一把抓住她，“我没到十四周岁，我没到十四周岁！”

普普不解道："那又怎么样？"

朱朝阳连声道："未满十四周岁是无刑事能力的，我不用承担刑事责任！"

丁浩从游戏中回过神，转头问："什么意思？"

"就是即便警察发现是我干的，也没事，到明年一月份我才满十四周岁，现在未满十四周岁，犯罪了没事！"

丁浩不相信地摇摇头，自己算了一下，道："我还有四个月才十四周岁，普普更要过两年，照你这么说，我们去街上杀人都没关系呀。"

"反正不会坐牢，听说会进少教所。"

丁浩不解问："进少教所跟坐牢有什么区别？"

"不太清楚，反正不会坐牢。进少教所的话，好像也是接受义务教育，到十八周岁就能出来了。"

"那就是和我们在孤儿院里是一样的咯？"

"这我就不知道了，"朱朝阳表情透着一股久违的轻松，"不管怎么样，总之不会承担刑事责任。"

普普笑了笑："看吧，最坏结果无非是到少教所待几年，你大可以放轻松点。"

朱朝阳点点头，随即又皱起眉："不过要是被别人知道了，我虽然不用承担刑事责任，也完蛋了。"

丁浩奇怪问："为什么？"

"如果我爸知道是我把小婊子推下去的，我就死定了，我进少教所，我妈一个人，一定会很难过的，说不定还会被婊子她们欺负。"

"没事，放心吧，不会有人知道的。"丁浩胡乱安慰几句，又投入了游戏事业中。

普普也安慰几句，去给大家煮面条。

面做好后，丁浩依旧离不开电脑，边打游戏边吃，普普和朱朝阳一起看着电视吃面，气氛比之前轻松了许多。

正在此时，电话突然响了起来，三个人瞬间停住了。已经八点四十了，谁会在这个时候打电话？

朱朝阳咬着牙站起身，一步步缓缓朝妈妈房间走去，普普跟在身旁，丁浩也把游戏暂停了，转过身，紧张地看着他们俩。

电话铃一阵阵急促地响着。朱朝阳注视着话机，拳头松紧了几回，鼓足勇气接起来："喂？"

"朝阳，我跟你说，"传来了妈妈周春红急切的声音，又带着幸灾乐祸的笑意，"你爸跟婊子生的那个小孩，今天摔死了，你知道吗？"

"摔……摔死了？"朱朝阳不知如何回应。

"我听单位付阿姨说的，她兄弟是在朱永平工厂上班的，说那个小孩今天从少年宫楼上掉下来，摔死了。婊子这下哭死了，朱永平也伤心死了，平时他对你不闻不问，现在女儿死了，哭得跟死了爹一样的。"周春红说完顿觉不妥，因为朱永平父母还是很喜欢孙子的，这话相当于咒儿子的爷爷了，连忙改口，"呸呸，你爷爷还是好的，就朱永平良心被煤灰迷了，这样也好，现在他就你一个儿子，总归会对你好一点的。"

"哦。"朱朝阳应了声。

周春红听儿子反应怪怪的，想了想，道："怎么了？你那两个小朋友在家吧？"

"在的。"

"是不是你们闹矛盾了？"

"没有，我们很好的。"

"那怎么了？"她想了想，道，"你们今天去哪儿玩了没有？"

朱朝阳想了下，不想欺骗妈妈，便老实地回答：“早上去少年宫玩了，下午在家玩游戏。”

“你们也去少年宫玩了？你们看到她小孩出事了？”

“看到了，有个小孩摔下来，我不知道是她，后来我们就走了。”

“哦，那你是不是吓到了？”周春红对儿子的异样找到了答案。

“嗯……有一点。”

“没关系没关系，不要怕，你们三个人晚上住一起呢，男子汉，胆子大一点。”

“嗯，我们一起打游戏。”

“好好，你们三个一起我也放心了，我这几天都回不来，你自己多照顾点。”

“会的，妈，放心吧。”

挂完电话，朱朝阳长吁了一口气。

Part 23-24　破碎的感情

23

严良买到新手机，补办好手机卡已经是第二天的事了。

他想起昨天徐静发的讯息，从备份的通讯录中找出号码，回拨过去："小静，昨天我手机丢了，你找我有什么事？"

"哦，没事了没事了，嗯……那就这样吧。"对话那头，徐静很匆忙地挂断。

严良皱了皱眉，一阵莫名其妙。可是半个小时后，他又接到了徐静的电话。

电话那头的声音低沉又带着几分紧张："严叔叔，刚刚我不方便细说，是这样的，我爸爸妈妈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他们……他们过世了。"

"过世了？"严良扶了下眼镜，道，"怎么好好的，突然就……"

"前天，7月3号，张东升带他们去三名山，他们从山上掉下来，摔死了。"徐静话音中带着哭腔。

严良连忙安慰："别哭别哭，意外，哎，意外落头上，谁都没办法。哪天出殡？我到时过来。"

"严叔叔，"那头犹豫了片刻，又道，"如果您有时间的话，能否尽快过来一趟。"

"哦，需要我帮什么忙吗？"他感觉很奇怪，他和徐家只是表亲，徐静父母那边都有嫡亲的兄弟姐妹，治丧这些很传统的琐碎事自会有他们操办，何况他半点都不擅长这类事，他顶多是出殡那天去送一下，尽点亲戚的义务而已。

电话那头停顿了片刻，传来一句话："我怀疑爸爸妈妈的死不是意

外。”

严良微微皱起眉头，谨慎问了句：“那是什么？”

徐静长长吸了口气，吐出两个字：“谋杀。”

“谋杀？”严良张大了嘴，“为什么这么说？谁跟你爸妈有仇，要谋杀他们？”

“张东升！”

“张东升？”严良尴尬地咳嗽一声，“是不是你们俩之前闹矛盾了？嗯嗯，突然出这样的事，难怪你要胡思乱想，不过小静，这样的话可不能随便乱说，毕竟你们是夫妻，往后还要一起过下去的，你这种想法被东升知道了，会很难过的。”

“不，我不会跟他过下去了，我已经几次跟他提过离婚，一定是这样，他怀恨在心，所以杀了爸爸妈妈。”

严良皱了皱眉，他压根不知道张东升和徐静的婚姻早已到了破碎的边缘。他的记忆依旧停留在四年前，那时他们刚结婚，并且是顶着徐静父母的压力结婚的。因为徐静的父母一开始嫌弃张东升来自农村，家里条件差，而张东升的工作也不好，门第差距十万八千里，但两人非常相爱，徐静是个倔强的女子，认定了张东升，竟直接跟他领了结婚证，先斩后奏，生米做成熟饭，父母拗不过女儿，最后只能同意结婚。曾经不顾众人反对，顶着重重压力走到一起的两个人，才短短四年，就要分道扬镳？

可是无论何种情况，严良都无法相信张东升杀了岳父岳母，他只好道：“你怀疑东升谋杀了你爸妈，警察怎么说？”

“警察出示了事故报告，说是意外。可是……这明明都是张东升的一面之词。”

严良苦笑一下：“你连警察的结论都不相信，只相信你自己一厢情愿的胡思乱想？”

徐静又抽泣了起来，颤声道："严叔叔，现在我在家很害怕，我怕张东升也会杀了我。刚刚您电话打来，他就在旁边，我怕被他知道我找您，所以才挂断的。现在只有您能帮我了，我想和您先见一面，如果您没时间的话，我今天就来杭市找您。"

"见我？我能做什么？"

"只有您能查清楚，爸爸妈妈到底是不是被张东升杀害的。"

严良尴尬道："嗯……你知道，我早就不是警察了，你应该相信警察的经验和能力，他们出示的事故报告肯定是可信的。"

电话那头好久没有说话，沉默半晌，徐静哽咽着道："连您都不相信我吗？"她断断续续哭了起来，越哭越显得凄惨。

严良只好道："好好，小静，你先别哭，我过来看一下，行吗？"那头逐渐收敛了啼哭，道："谢谢严叔叔，您什么时候过来，我找个地方见您，不过您千万不要告诉张东升，说我约了您查案，我不知道他还会做出什么疯狂举动。"

严良无奈答应她，说今天他刚好有空，下午就过来，来之前先给她电话。

24

“严叔叔！”咖啡馆里，刚见面，徐静就激动地扑到严良怀中，大哭起来。

严良一阵猝不及防，伸手胡乱拍了几下，满脸写着尴尬，抬头巡视四周，发现服务员正朝他看。那个讨厌的服务员还故意装模作样地把头别回去，可严良明明看到她正斜着眼偷看。这家伙一定想象着中年男人包二奶，二奶娇哭逼婚的剧情了。

作为别人口中的高级知识分子，严良一向注意品行，连忙把徐静身体扳正，连声道：“冷静点，冷静点！”择机起身坐到了对面，保持开距离。

隔空安慰了一阵，徐静情绪总算稳定下来，啜着饮料，抽泣着说：“严叔叔，我怀疑爸爸妈妈是被张东升谋杀的，您一定要相信我。”

严良无奈道：“警察出了事故报告了吧？”

“昨天就出了。”

“你拿到了吗？”

“拿到了，可这些都是张东升的一面之词！”她从包里拿了一份事故报告的副本给严良。

严良看了一遍，道：“怎么看都是很正常的一起意外事故，你不要胡思乱想。”

“不，不是这么简单的！”徐静抬起头，极为认真地说，“我一直把张东升想得简单了，现在回头看，他真的很有心机！去年九月，我跟他提出了离婚，他很生气，跟我大吵了几次。可没过几天，他却突然像变了个人，不跟我吵架了，态度变得极好，什么事都顺着我，而且他开始表现出对爸爸妈妈也很好，家里所有的家务，他都抢着干，总给爸爸妈妈买这买那的，每到周末，他都带他们出去玩、买东西，把他们哄得很开心。我第二次提出离婚时，他找来了爸爸妈妈，一起给我做思想工作。

我不晓得他到底用了什么花招，反正爸爸妈妈都向着他了，连我妈都开始帮着他说话，还说不但不能离婚，还要尽快生个小孩。他想用孩子这一招抓牢我，不跟他离婚了！”

严良冷哼了一声，道：“你要跟他离婚，他一开始很生气，后来他冷静下来，想明白了跟你吵架没用，他只能更多表现出对你的好；另一方面，他讨好你爸妈，来挽回这段婚姻，这不是很正常吗？这是一个人的家庭生活技巧，这能叫心机吗？”

“不，您知道我们家情况的，当初结婚时，爸爸妈妈都是反对的，所以，婚后他对爸爸妈妈表现也很一般，只会说点客套话，妈妈总找我说悄悄话，说她始终觉得张东升像个外人，她一点都不喜欢，责怪我当初一意孤行。可我提出离婚后，他就变了一个人，想着法子讨好他们，和以前判若两人。他个性一直很倔强，怎么会低头呢？我现在才想明白了，一定是他那时候就想好了杀人，故意讨好爸妈，让他们对他信任，这才有机会带他们去三名山玩，故意弄出意外，把他们推下山。”

严良冷声道：“你说他一早就设计想杀你爸妈，讨好你爸妈就是为了杀人，你有把这些话告诉警察吗？”

徐静摇摇头：“没有，警察一定不会相信的。”

严良不客气地冷笑：“你也知道警察不会相信啊。”

徐静一愣，眼泪又开始悄然翻滚，低声道：“严叔叔，我知道张东升是您学生，我这样说他，您心里一定不乐意。”

严良道：“抛开他是我学生，我了解他这一点不谈。你说你爸妈在三名山上是被他推下去的，真是这样的话，没人看见吗？警察肯定要调查的。”

“没人看见，前天是星期三，又是旅游淡季，三名山上没几个游客。”

严良冷声道：“你非得这样想，我也没办法。我劝你换种思路，我问你，是你想和他离婚，还是他想和你离婚？”

“我想跟他离婚。”

“那就好了，也就是说，他一点都不想离婚，对吗？”

“可以这么说。”

“他不想和你离婚，你爸妈也劝着不要离婚，他却杀了你爸妈，他脑子有病啊？”

严良的语气咄咄逼人，言外之意是，张东升脑子没病，有病的是徐静。

徐静抿嘴道：“他一定还会杀了我的。”

“呵呵，原来张东升还是连环杀手，他干吗要杀你？”

徐静看着严良的态度，知道严叔叔显然更相信他的学生，而不相信她，抽泣了一声，低头道：“他想报复我，同时，他还想侵占我家的钱。”

“他想侵占你家的钱所以杀人？”严良握了下拳，咬牙道，“你真的是走火入魔了吧！”

徐静望着严良脸上隐隐的怒色，哭泣着说：“我知道我这样说肯定没人信的，可这就是事实。他是上门女婿，婚前在爸妈的要求下，我们做过财产公证的，这几年，他赚的钱也是按我妈的要求，交到我账户上，他没钱。如果就此离婚，他什么都没有，所以他要杀了我们全家。”

严良大怒道：“张东升骨子里是个很要强的人，我很清楚这一点！当初他若不是爱你，想跟你结婚，怎么会抛弃进修深造的机会，本科毕业就出来工作？怎么会跑到你们宁市来！他要不是爱你，要跟你结婚，怎么会跟你结婚前签什么财产公证，做一个什么都没有，名声上也一败涂地的上门女婿！他对你付出这么多，你呢！你却说他当上门女婿是为了你家的钱，是为了以后想谋财害命，你这种话怎么会在脑子里出现的？”

徐静被他说得一句还口的余地都没有。严良瞧着她的表情，顿了顿，长叹一口气，语气软了下来，道：“你爸妈出了事，你突然受到这么

大的打击，精神状况不好也情有可原。但无论如何，这些莫名其妙的想法都是不该有、不能有的。你想想过去吧，当初你顶着你爸妈的强烈反对，毅然选择跟东升走到一起，这一点足够证明，你们俩是相爱的，是有感情基础的。尽管步入婚姻生活后，一定会遇到这样那样的矛盾，但你们毕竟是相爱的，总归是能克服的。我真心希望以后你们两个要好好地过下去，好吗？”

徐静苦笑着摇摇头：“不可能的，我和他过不下去的。”

“为什么？”

徐静低下头，轻声道：“我爱上别人了，我有外遇。”

“什么！”严良瞪着眼睛，吃惊道，“你怎么会这样？”

“严叔叔，我知道你一定会生气，可是感情并不是单纯由理智能控制的。就像当初和张东升结婚，其实也是我被一时热情冲昏了头。结婚后，我觉得很多方面我们真的不是一类人，他从农村带来的各种习惯，各种想法，我没法接受。后来，我认识了现在的男朋友，我觉得我们才是本该在一起的。我很后悔，也很痛苦，可是接下去还要过几十年，我没办法和一个不爱的人过几十年，我知道我从小娇生惯养，从小任性，我也知道我这样做不对，可我没办法，我只能跟他提出离婚。”

严良表情木然望着她：“他知道你有外遇吗？”

“他应该心里有数。”

“可是他还是原谅你了，想和你过下去，对吧？”

徐静冷笑一声：“他表面原谅我了，心中却开始了报复计划。所以他杀害了爸爸妈妈，所以他害怕罪行暴露，急着火化他们的遗体。我本想等着你来，做更深入调查，可是他从前天刚出事就想把遗体火化，我一直不肯，拖到昨天，他最后还是强行把爸爸妈妈遗体火化了，还说是警察的建议。”

严良愣了一下，问：“你爸妈从多高地方摔下来？”

“说是有一百多米。”

严良道：“都摔成那样了，遗体当然应该早点火化，早点入土为安。难不成这样的遗体还放冰柜里给亲戚看？他这么做是应该的，这样也能让你怀疑？”

徐静绝望地摇摇头：“严叔叔，我知道现在无论我怎么说，您都不会相信的。我没有证据，只是我作为一个女人对张东升的直觉。如果……将来如果某一天我意外死了，一定是张东升干的，那时，您就会相信我了。”

严良苦笑摇摇头，看着徐静的样子，感到既可怜，更可恨。同时，他更同情他那个学生，如果当初不是为了这段感情，他现在应该是博士了，以他的才华，前途不可限量。

Part 25-28　勒索

25

朱晶晶出事后第二天，依旧下雨，三个孩子留在家里，丁浩彻底迷上了游戏，朱朝阳和普普分别看着书。

经过一夜冷却后，恐惧渐渐淡化，三人都没再提及昨天的事。晚饭依旧是最简单的面条，吃完，丁浩又想回电脑前打游戏，这一回，普普阻止了他，认真地说："耗子，过几天朝阳妈妈回来后，我们就要走了，我们应该讨论一下下一步去哪了。"

丁浩皱着眉，往沙发上一躺，叹口气："走一步看一步吧，你放心，我一定会找到工作的，到时再想办法让你去读书。"

"找工作不是靠嘴说的。"

"那要怎么样？"丁浩不满地瞪着眼。

"如果找不到呢？"普普问得很直接。

"找不到？"丁浩尴尬地笑笑，"怎么会找不到呢？打工还是很容易的，对吧，朝阳。"

朱朝阳摇摇头："我没打过工，我不知道。"

普普道："我下午看到课本上写着，使用未满十六周岁的童工，是要判刑的。你还要过两年多才满十六周岁，现在没人敢要你。"

"那我……别人也看不出我不到十六周岁啊，我个子还是挺高的，对吧？"

"你什么证件都没有，谁敢用一个来历不明的人？"

丁浩恼怒地抬头看着天花板，烦躁地说道："那你说我们怎么办？总不能一直住朝阳家，等到我年满十六周岁吧？"

朱朝阳吓了一跳，他其实很希望他们赶紧走，怎么可能一直住他家？同时，他也希望他们能有个安稳的去处，至少—无论如何都不能回

孤儿院，万一将来某天他们回孤儿院交代出他杀了朱晶晶呢？

最好的情况是，普普和耗子都有个平稳的生活环境，离他也不远，这样以后经常会在一起玩，他们肯定不会出卖他了。

普普抿着嘴犹豫了片刻，目光投向了朱朝阳：“朝阳哥哥，我想把相机卖给那个男人，换一笔钱，你看可以吗？”

朱朝阳一惊，又是那个话题！那样做显然很危险，可是现在再次拒绝普普，如果他们走投无路，混不下去时，会不会把他杀朱晶晶的事说出来？毕竟才相处几天，虽然聊天颇为投机，但远远谈不上充分信赖的程度。况且他今天去楼下买面条，看到路边有人围着看社区告示栏，他也张望了眼，发现昨天少年宫朱晶晶的案子，警方给出了三万悬赏知情人，三万，这是笔超级巨款！如果被他们俩看到这张悬赏单，会怎么样？他不敢想象。

而如果那个杀人犯真愿意拿出一笔钱，买下相机，那么普普和耗子接下去几年的生活就有依靠了，他们也一定感谢自己，不会出卖他。而且勒索杀人犯是三个人的共同犯罪，彼此的秘密都会保护着。

权衡一下，朱朝阳坦诚道：“你们现在真的急需一大笔钱，嗯……我想，相机卖给杀人犯，这也许是唯一的办法了。可是……现在有个问题，我们怎么才能找到杀人犯？”

丁浩想了下，连忙高兴地说出他的主意：“去派出所问，派出所肯定登记了那个人的信息。”

普普冷哼一声打断：“去派出所？你想被送回孤儿院吗？”

“可以让朝阳去问啊。”

“朝阳怎么问？他告诉警察，有段关于那个男人的犯罪视频，要卖给那个人，问那个人的联系方式？”

被她这么一说，丁浩也顿时没了主意。三人苦思冥想一阵，始终想不到既不去派出所，又能联系到男人的办法。

26

一夜后，雨过天晴，三个小孩对未来的安排依旧一片茫然。

胡乱吃了早饭，普普去上厕所，可过了十多分钟还没出来。

丁浩等得不耐烦，冲里面喊着：“普普，你好了没，我要尿尿。”

“等……等一下。朝阳哥哥，你能过来一下吗？”

朱朝阳来到厕所门口，问：“怎么了？”

普普断断续续地说：“你妈妈……你妈妈那儿有没有卫生巾？我……我有月经了。”

朱朝阳和丁浩虽然不清楚女人为什么会有月经，但都知道，女生发育后，一个月会来一次月经。这是女生的“秘密”，两个“男子汉”都故作镇定，没去笑话她。

朱朝阳跑进妈妈的房间，看到昨天关门时，门缝上夹的那条线依然完好，说明普普和耗子始终没碰过房门。几天下来，他进出妈妈房间几次，每次关门都拿起毛线夹住，提防他们，可是他们从没偷开过门，朱朝阳心中一阵惭愧。找了好一阵，朱朝阳总算在一个抽屉里找到了一包卫生巾，到厕所门口，开启一点门缝，递进去给她。

普普出来后，难为情地向他解释，她也不知道怎么搞的，突然就来月经了，这是她第一次来月经，所以没有准备。

朱朝阳和丁浩都不想涉及女生的私密话题，只说她长大了而已。

收拾好后，普普道：“耗子，你还有多少钱？”

“两百多。”

“嗯，给我一些，我下去买卫生巾。买包跟阿姨的一样的，把新的放回去，别让阿姨发现。”

朱朝阳道：“这也没什么吧，我妈知道你是女生，来月经了很正常，不用难为情。”

可是第一次来月经的普普觉得月经是件很羞愧的事，执意不想让阿姨知道。朱朝阳和丁浩两人闲着没事，就说一起下楼，待会儿一起去外面逛逛。楼下就有便利店，普普进去后，找不到阿姨使用的卫生巾，三人继续往前一路走一路看。穿过五条街后，遇见有家规模大些的超市，朱朝阳和丁浩在一旁等着，他们可不想一起去买卫生巾。

普普独自进去后，还不到一分钟，就急匆匆跑了出来，一把拉过两人，低声道：“那个男人……那个男人就在里面！”

“什么！”两人都瞪大了眼。

“我看见他在买纸巾和毛巾，等下他就会出来的。”

朱朝阳道：“你没看错吗？”

普普很肯定地点头：“那天我看他上了宝马车，看了好一会儿，我对他样貌记得很牢，绝对就是他。”

正说话间，他们看到一个男人从超市里走了出来。由于视频里男人的样貌很模糊，当天在三名山碰见那人时，朱朝阳并未留意长相，现在也拿捏不准：“是他吗？”

男人手里提着几袋东西，出了门后，朝着一辆宝马车走去。看到和那天同一颜色的宝马车，朱朝阳和丁浩这才逐渐确信普普没看错人。

普普连忙道：“不能让他跑了，赶紧上去拦住他。”

眼见他就要上了车，时间紧迫，虽没准备好该怎么说，三人还是飞快奔了上去，在男人准备开门时，拉住了他。

张东升回过头，看到拉住他的是个小女孩，旁边还有两个中学生模样的孩子，一高一矮，不解地问了句：“有什么事吗？”

普普直接脱口而出：“你家是不是有两个人在三名山上摔下来了？”

张东升顿时眼角微微收敛起来，扫了三人一眼。朱朝阳和丁浩本能地吓得往后一退，唯独普普还是站在原地盯着他。

“你们有什么事吗？”

普普冷声从嘴里冒出几个字：“你杀了他们。”

张东升浑身一震，瞬间眼中凶光大闪：“你们说什么鬼话！你们听谁说的！”

朱朝阳和丁浩压根不敢和这个成年人对视。

普普依旧不为所动，道：“我们亲眼看见你把人推下去的。”

“神经病！”张东升冷喝一声，拉开车门，准备进去。

普普冰冷地说了句：“我们不光看到了，还用相机拍下来了，如果你现在走的话，我们只好把相机交给警察了。”

张东升身形停顿住了，缓缓转过身，仔细地打量起每个人，随后目光在个子最小的普普身上停住：“小鬼，乱说什么呢！”

普普道：“你不信的话，我们给你看相机。朝阳哥哥，你回去拿一下吧。”

张东升眯着眼看着那个叫“朝阳哥哥”的人，没有说话。

朱朝阳犹豫一下，转身飞奔回家。张东升手指轻轻敲打着车门，故作一副镇定的模样。见两个小孩只看着他，没说话，他也紧闭着嘴，一语不发。

等了十分钟，气喘吁吁的朱朝阳手里拿着一个相机，跑回来，没到跟前，普普就拉住他，三人走到间隔张东升三四米外的距离，普普警惕地看着张东升，低声对朱朝阳道：“还有电吗？”

“不知道，试一下。”

打开后，电池显示只剩一格，这相机跑电很快，他们知道撑不了几

分钟，普普连忙对张东升道：“你看仔细了。”

她身体隔在张东升前，朱朝阳点开视频，举着相机，把显示屏那一面对向张东升。张东升紧闭着嘴，眼睁睁地看着视频中出现他推翻岳父岳母的那一幕。当时他杀人时，已经注意过周边，平台上没有人，只记得远处凉亭里三个小孩自顾自玩耍着，也没朝他那边看，他做梦都想不到，这一幕，却会被三个小孩恰巧用相机录了下来。

他眉头一皱，满眼怒火，向前一步，朱朝阳抓起相机就向后飞奔，一口气跑出十多米，见张东升立在原地，没有追来，这才停下脚步。

张东升瞪着普普，狠声道：“你们想怎么样？”

普普道：“卖给你。”

“卖给我？”他吃了一惊。

普普道：“对，我们把相机卖给你，你给我们钱。”

张东升微微迟疑片刻，他怎么都想不到三个小孩竟会想着把这个足以致他于死地的相机卖给他，思索下，便道：“这里大街上，人太多，我们换个地方说话。”

普普问他：“去哪里？”

“我带你们找个人少点的咖啡厅，怎么样？”

普普转身对两人道：“你们觉得呢？”

丁浩挠挠头：“我不知道。”

朱朝阳思索着道：“这里确实不方便细说，换个地方也好，不过，我先把相机拿回去放好。”

张东升冷冷瞪了眼朱朝阳，咬咬牙，却也没直接表示反对，说：“好，要不你们俩先上车等着，我们这样一直站在大街上，不太好。”

丁浩拉过两人，小声道："上了他的车，他会不会把我们……"

普普谨慎地点头："有可能。"

朱朝阳却摇摇头，道："不会，大白天的，大庭广众下，他敢把我们怎么样？我觉得一直站在车旁确实不妥，你们先上车，我回家把相机放好就赶回来。他没拿到相机，不敢把我们怎么样的。"

27

普普和丁浩坐在后排座位上，张东升转过头朝他们和善地笑了笑，问："你们叫什么名字？"

普普打量了他一眼，沉默片刻，吐出两个字："普普。"

丁浩见她开口了，也回答道："我叫丁浩。"

"还有一位小伙伴呢？"

丁浩道："朱朝阳。"

张东升笑着继续问："你们都是念初中？"

丁浩点点头，普普没有任何反应。

"你们在哪个学校上学？"

普普继续默不作声，丁浩回答道："没有学校。"

"没有学校？"张东升以为他们对他保持警惕，所以故意不说，又问，"你们家住哪里？"

"我们现在在……"

丁浩又要回答，被普普手一拉，立刻停下，一脸警惕地盯着张东升："和你没关系。"

"好吧。"张东升抿抿嘴，感觉这个年纪最小的小女孩是最讨厌的一个。

接着，他又试图问出三个小鬼的更多信息，可是普普始终很警觉，守口如瓶，他只好作罢。等朱朝阳回来后，张东升开车带他们到了一个几公里外的偏僻咖啡厅，找了个不起眼的角落位子，招呼他们坐下："三位小朋友，想吃什么喝什么，随便点。"

来到咖啡厅后，丁浩感觉放松多了，听他这么问，顿时来了兴趣：“都有什么好吃的？”

张东升把点菜单挪到他们面前，三人点了一堆吃的喝的，反正不用他们掏钱。

张东升见他们的模样，心想小孩毕竟只是小孩，思索片刻，笑眯眯地看向他们，道：“你们那天刚好在山上的凉亭里玩？”

朱朝阳道：“对，要不然就不会拍下来了。”

张东升微微眯了下眼：“你们什么时候发现里面那一段的？”

朱朝阳道：“那天下午回来就看到了。”

“嗯……那么，这件事除了你们三个外，还有人知道吗？”

“没有了。”

“你们父母呢？”

朱朝阳道：“他们都不知道。”

张东升目光在朱朝阳脸上停留了几秒，似乎在判断他说的是不是实话，过片刻，又道：“你们为什么没告诉父母？”

“我妈妈不在家。”

“你爸爸呢？”

朱朝阳犹豫一下，道：“总之，他也不知道。”

“哦。”张东升不甘心地撇撇嘴，转向普普和丁浩，“你们爸妈呢？”

丁浩鼻子哼了声，没说话。普普面无表情地道：“都死了。”

“都死了？”张东升半信半疑问，“那你们平时怎么生活？你们三人是什么关系？”

普普冷漠地回答："这跟你没有半点关系。"

张东升眼中闪过一抹怒火，但转瞬间又变为温和，继续问："你们看到这段视频后，为什么没把相机交给警察？"

普普冷笑一声，很直接地说："因为准备卖给你。"

张东升一愣，笑了笑："你们为什么这么想把相机卖给我？你们怎么知道我会买？"

普普冷声道："你开宝马车，你很有钱，可是如果你不买相机，我们交给警察后，你再有钱都是一个死字。"

一个小鬼竟敢对他进行赤裸裸的威胁，张东升顿时大怒，咬着牙齿，瞪着她，一副要吞了对方的模样。丁浩吓了一跳，手上的鸡翅差点掉下来，身体本能地向沙发里缩去。普普则毫不畏惧挺直身体，回望着他。面对这种氛围，朱朝阳鼓起勇气，也挺了下身体，试探地问了句："你到底要不要买相机？"

张东升眼角微微一眯，转向了朱朝阳，逐渐收敛起怒容，道："我给你们每人两千，你们把相机给我，怎么样？"

朱朝阳摇头道："太少了，不够。"

"那你们想要多少？"

三人之前并没想到今天会在路上碰到杀人犯，所以也没具体讨论过该问他要多少钱。

朱朝阳只好道："我们商量一下。"

他把两人叫到一旁，低声问："你们觉得拿多少钱合适？"

丁浩琢磨着道："怎么也得一人五千吧，这样我和普普凑成一万，那就差不多了。"

朱朝阳道："钱我不要，全部给你们，我没地方放。"

丁浩睁大眼睛道：“这么多钱你不要？”

“我如果被我妈发现有这么多钱，一定以为是我偷来的，你们俩能过得好，我也开心。”

丁浩感动道：“可是你把钱全给我们，我们心里也会过意不去的。”

“没关系，我毕竟还有家，你们却无依无靠。”朱朝阳眼眶红了下，“我们是好朋友，对吧？”

普普原本冷冰冰的脸上，也隐隐泛着红光：“对，朝阳哥哥，耗子，我们永远是好朋友。”

丁浩又装大哥哥模样，笑着在两人的肩膀上各拍上一拍，道：“好吧，我们去跟那人说吧，相信一人五千，他肯定会给的。”

朱朝阳迟疑道：“会不会太少了点？”

“少？一共一万五，很多了呀！”

普普思索下，道：“对我们也许很多，对他也许是很少的。嗯……朝阳哥哥，你觉得我们俩如果没有收入，要生活到十八周岁，需要多少钱？”

朱朝阳思索下，道：“如果耗子一直找不到工作，你们俩……我算算我的，我每个月各种费用平均下来要花五百，一年是六千，加上其他各种开支，大概一年一万多一点，以后上大学了肯定更多。这样算下来，你们俩到十八周岁，一个人大概需要五六万。”

普普道：“你有家，我们没地方住，算起来还要更多。”

朱朝阳点头：“租房子这也是一笔大开销。”

普普冷静地思考了片刻，抬头道：“我想好了，我们就说一人十万。”

“一人十万！”丁浩倒吸一口气，瞪大了眼睛，“一共三十万！天呐，我手里拿过的，最多就是偷了那个死胖子钱包，拿的四千多块钱。三十

万，他怎么可能会花三十万买个相机？”

朱朝阳因为朱永平很有钱，所以他对钱的概念比两人更清楚，他想了一下，道：“我觉得普普的要求也不过分，他会接受的，他那辆车就好几十万了。”

普普道：“那就这么定吧。”

在丁浩的目瞪口呆中，三个小孩重新回到座位上。

张东升笑着说：“怎么样，商量得如何？”

普普很冷静地点点头：“商量好了。”

“那么，给你们多少钱，把相机卖给我？”

普普道：“一人十万。”

张东升口里的那口咖啡差点喷了出来，咬牙道：“你们没搞错吧，一人十万？”

普普很平静地回应他：“没错，就是一人十万，不能少。”

“你们要这么多钱干吗？你们不怕被家里其他人知道？你们区区小孩，闹出这么多钱，你们怎么解释是哪里来的？”

普普道：“这个不用你管，我们不会让其他人知道的。”

朱朝阳接口道：“对，你放心好了，钱给我们后，我们一定马上把相机给你，保证这件事永远不会告诉任何人。”

张东升拿起咖啡喝了一口，随后向后躺去，手捂着嘴巴，眯眼打量着这三个毛都没长全的小鬼。

三十万！别说他压根没这么多钱，他的钱都是徐静管着，就算他真有这些钱，他也绝不会拿出来跟这三个小鬼做交易。因为一旦三个小鬼乱花钱，被家长或是什么人知道了，一问，问出来是他给的，再问为什么给这么多钱，罪行马上暴露。

过了半晌，张东升吐口气，道：“这样吧，我给你们一人一万，一万块钱你们自己花掉了，或者藏起来了，家里人也不容易发现。”

丁浩望着他们俩道：“我觉得差不多了吧。”

张东升朝丁浩笑了笑，觉得这个个子最大的小孩，反而最好说话。

普普没有理会丁浩，而是直接摇头：“一人十万，少一分相机就交给警察。”

张东升脸上的表情瞬间一扫而空，眼角收缩起来，虎视眈眈地盯着普普，如果不是在公共场所，他真恨不得立刻把普普杀了。

朱朝阳面对这个杀人犯瘆人的眼神，手心也在颤抖。唯独普普表现出丝毫不惧的模样。

张东升冷笑道：“既然你们要这样，行吧，你们把相机交派出所吧，不用卖给我了，我不要，也买不起。”

朱朝阳谨慎道：“你买得起，你的车就值几十万了。”

张东升冷哼道：“那不是我的车，别人的。你们不用跟我说了，我只能出到一人一万，多一分没有，你们爱找谁找谁。”他把头别了过去，不去搭理他们。

丁浩连忙道：“一万就一万，成交了。普普，你看呢？”

“你闭嘴！”普普骂了丁浩一句，不想理这个不按他们商定计划执行的家伙，直接站起身，道，“朝阳哥哥，我们走吧，我们去派出所，也许警察叔叔会给我们奖励的，说不定也有几万。”

她拉着朱朝阳就准备走，丁浩在一旁追着急道：“别呀，一共三万也挺好的啊。”

普普和朱朝阳都不理他。

眼见他们真的要走，张东升只好叫了句：“等一下，你们先回来坐下。”

三人又坐回位子上，普普冷笑着说："你不是说多一分没有吗，我们是少一分不卖，还有什么事吗？"

张东升满脸怒容，但面对咄咄逼人的对手，他无可奈何道："我家这几天还在办丧事，我手里暂时也凑不出这么多钱，等过几天行吗？"

普普道："可以，但要快一些。"

"好，等我家里忙完，把钱筹好，就给你们，你们没银行卡吧？到时我直接取现金给你们。你们住哪，我怎么联系你们？"

丁浩道："我们现在住在——"

朱朝阳深怕杀人犯知道自家住址后，后患无穷，连忙制止住他，急道："不能告诉他！"

张东升道："那我怎么联系你们？家里电话有吗？"

朱朝阳关于家里的信息，半点都不敢让他知道，便道："你不用联系我们，我们会联系你，你电话多少，我们记下来，过几天打你电话。"

张东升微微迟疑片刻，取过一张便签，写下手机号码交给他们，又道："我家里明天出丧，你们后天可以打我电话。"

朱朝阳点头道："行。"

"不过在这期间，关于相机和我们之间的事，你们一定要保密，对任何人都不能说，包括你们家长。"

"我们肯定不会说。"

"好，那今天就这样，需要我送你们回家吗？"

朱朝阳摇头："不需要。普普，耗子，我们走。"

他们刚走出几步，丁浩又折返回来，对男人道："能不能先给我们一些零花钱？"

张东升看着他，问：“你要多少？”

“几百。”

张东升抿抿嘴，无奈地从钱包里掏出六百块钱递给他。他说了声谢谢，很开心地走了。瞧着三个小孩的背影，张东升躺在沙发里，嘴鼓着，手紧紧握成了拳。

三个小鬼头敢来敲诈他？哼！

28

从咖啡馆出来后，朱朝阳带着两人一路狂奔，就近从一条巷子穿了进去，又拐了几个弯，来到一条他也不知道名字的马路上，这才停下来，大口喘着气。

丁浩抱怨道：“你跑什么呀？”

朱朝阳道：“我怕那人跟踪，万一被他知道我们住哪，就惨了。”

“知道又会怎么样？”

朱朝阳冷哼一声，看着丁浩，问：“你就不怕他杀了我们吗？”

“杀我们？不至于吧。”

普普撇撇嘴，斜视着丁浩：“耗子，你实在太笨了。”

“我又怎么啦！”

“我们说好一人十万的，那人说一人一万，你居然就屁颠屁颠答应了。”

丁浩羞愧地挠头：“我这……我这不是看他不肯掏这么多钱嘛，一人一万也不错了。”

“这明显就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而且这是我们三人商量好的价钱！你这样，跑去打工也一定被人骗，本来一千块的活，人家给你一百块你也干了。”

丁浩不满道：“这完全不是一类事好吧！我刚刚看他的样子，他说顶多出三万了，我怎么知道他最后又会同意三十万。”

“朝阳哥哥刚才不是说了，他开的车就值几十万，这是要他命的东西，他怎么可能不付钱？”

朱朝阳也道：“耗子，你刚才太急了，说实在的，三万块真不够你们

接下去几年的花销的，你们至少要找个地方住，要吃饭穿衣服，还要想个办法上学，对吧？”

见两个人都说他，丁浩只好道：“好吧好吧，算我错了，下回我都听你们的，我不拿主意了，这总成了吧。”

普普哼了一声，转过头去。

朱朝阳道：“好啦，都别生气了。我们得为接下来的事，认真筹划一个具体的方案。”

“方案！”丁浩握起拳，兴奋地说，“听起来很刺激的样子，就像电视里那样？”

朱朝阳很认真地说：“对，可是我们不是在拍电视。现在开始我们就不是小孩了，我们要像成年人一样做计划，要想出万无一失的方法，因为我们要和一个杀人犯做交易，这件事很危险，明白吗？”

丁浩道：“我早就不是小孩了。”

普普鄙夷地望了他一眼，重复刚才的话题：“你太笨了。”

丁浩只好低头闭上嘴。

朱朝阳咳嗽一声，缓和气氛，看着他们俩，道：“刚刚你们害怕吗？”

丁浩摇摇头：“一开始看到那人有点紧张，后来也没什么好怕了。”

“咖啡馆里他瞪我们的时候呢？”

“那时有一点点紧张啦，不过他不可能打我们的，我肯定，所以我不怕他，哈哈。”

普普鄙夷地望他一眼，再次重复刚才的话题：“那是因为你太笨了，笨蛋是不懂害怕的。”

“哼！”丁浩咬咬牙。

朱朝阳转向普普："你呢，你害怕吗？"

原本他们俩都以为普普一定会说"这有什么好怕的"，因为刚刚男人露出凶相时，只有普普毫不畏惧地跟他对视，他们俩都各自胆怯了。谁知普普此时此刻突然像变了个人，缓缓点点头，目光中流露出来小女生的柔弱："我怕。"

丁浩奇怪道："可你刚才好像一点都不怕呀？"

普普皱了皱眉，表情恢复成了一如既往的冷漠："你越害怕，别人就越知道你好欺负。只有不怕，别人才不敢对你怎么样。"

朱朝阳不由赞叹道："普普，你真勇敢！"

普普目光瞧着远处，幽幽道："以前我爸爸刚被枪毙时，同学笑我打我，我都不敢还手。后来有一次我跟她们拼了，她们再也不敢惹我了。"

丁浩道："朝阳，那你刚才害怕吗？"

朱朝阳笑了笑："害怕也是有的，不过这件事肯定要去做的，害怕也只好克服了。"

普普看着他："朝阳哥哥，谢谢你。"

朱朝阳微微脸红："谢我什么？我们是好朋友嘛。"

丁浩拍了下手，道："好吧，那么接下来我们的这个方案，是什么样子的呢？"

朱朝阳道："先回家再慢慢筹划，还有两天时间，我需要好好想出一个确保我们安全，又能拿到钱的办法。不过我们现在回家要小心，千万不要被那个人跟踪盯上了。"

三人沿着路往前走，找到一个公交站，看了看，没有直达车，只能先坐到主城区，然后再搭上回家的公交车。为避免被杀人犯跟踪，朱朝阳带他们在目标站的前一个站就下了车，然后拐进了胡同里，最后穿来穿去，回到自家楼下。

Part 29　被同情的人

29

因为人是死在外面的，按照当地风俗，丧事不能放家办，又由于尸体摔成那样，按习俗等不及过头七了，要先下葬入土为安。

徐家在小区不远处的一个老年活动中心租了场地，治丧以及明天出殡后的亲朋吃酒都在这儿。张东升把超市买的毛巾、纸杯交给帮忙治丧的人后，刚转过身，就看到了严良。

严良独自坐在靠里的一张空桌上，朝他点头笑了笑，招手示意他过来。张东升本能地心中一惊。在他还是学生时，他就听说过严良曾是省公安厅的刑侦专家，偶尔还会有杭市市局和省公安厅领导模样的人过来找他聊天。后来认识徐静后，徐静告诉他，这位严叔叔以前做警察时可厉害了，从来没有他破不了的案，甚至得到过公安部的表彰。和严良接触多了，张东升愈发知道严良可不像数学系里许多只知道研究理论，并不懂这些复杂理论研究出来有什么用的老师，严良很喜欢发掘数学理论怎么样结合生产实践，像学校计算机系的学生，多半会来选修严良的这门数理逻辑，想必严良当年做警察时，也一定很擅长从数学角度解决问题。

当然，张东升很清楚，严良今天过来可不是为了查他，他是作为亲戚明天送葬的。不过即便严良查他，张东升也有一百个把握，这案子无人能破，因为没有任何办法能证明人是他推下去的，而不是意外摔下去的。除非，那三个小孩的相机落进其他人手里。

张东升马上点点头，走过去，热情地握住手，道：“严老师，四年不见了，徐静说联系过你，我还以为你这次没空过来呢。”

“放暑假了嘛，你中学空，我大学也空。对了，我来时，他们说你去超市买东西，怎么买了几个钟头？”

张东升不慌不忙地撒了个谎：“我去找明天的送葬车确认下事宜，又跟花圈店结了下账，耽搁了。”

严良点点头：“这几天你可忙坏了吧？”

张东升叹口气，低下头："出了这样的事，徐静心情不好，每天一没人就独自哭，只能我这个做男人的安排了。"

严良同情地看着这个学生，犹豫了片刻，还是把话说出来："你现在和徐静的感情是不是出了点问题？"

张东升低下头，手捂着嘴巴，道："她告诉你的？"

严良默然点点头。

"我们……"他抿着嘴，似乎很艰难地说出来，"我们也许会离婚吧。"

严良关切问："怎么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也许……"他叹了口气，从口袋里掏出香烟，他知道严良不抽，所以只拔出一根，自己点上。

"你开始抽烟了？"

张东升苦笑一下："平时不太抽，偶尔心烦的时候抽一下。"

严良点点头："能……方便跟我说一说吗？"

"你是长辈，也是我最敬重的老师，告诉你是应该的。"他吐出一口烟，道，"这一切的根源，大概因为我来自农村，我跟徐静本来就不是一类人吧。"

"可是你们当初是相爱的。"

张东升笑了笑："恋爱的时候，会忽略很多对方的缺点，等到结婚后，就不一样了。你是知道我家里情况的，我爸妈都是山里的农民，都是老实人，没见过世面，不懂城市人的规矩。我跟徐静结婚后，我爸妈过来看我们，可是第一次来了后，徐静就嫌他们不讲卫生，跟我说以后我爸妈再过来时，花钱让他们住宾馆，不要住家里。而在我爸妈的农村观念里，总是觉得一家人就应该住家里的，所以我劝徐静忍一下，反正过来也是住几天就走的，我会把他们卫生搞好的。可她坚决反对，说他

们住家里，她就去住宾馆，跟我吵了一架，没办法，我只好委婉地劝爸妈，以后改住宾馆，他们嘴上没说什么，我知道心里肯定不舒服。这几年，他们一次都没再来过，这次办丧事过来，也是安排住的宾馆。这只是一点小事，不算什么，很快就过去了。可是后来我的一些习惯，跟徐静的性格差距太大了。我从小家里穷，买东西习惯比来比去，挑性价比最高的，徐静完全相反，她只要牌子大质量好的，不在乎价格，她觉得我太小气，不够男人，哎，凡此种种，大概我的形象在她脑海里分数越来越低了吧。越往后，她对我越冷淡了，甚至……甚至不再让我碰她了。”他搓了下头发，眼眶中隐隐泛红。

严良同情地看着他：“那么你现在对她的感情怎么样？”

张东升望着空白处，温柔地笑起来：“我依旧很爱她，无论她做了什么，在我心里，她还是四年前那个不顾父母反对，执意要跟我在一起的女孩。”

严良瞬时被他的情绪感染，唏嘘一声，道：“你接下来准备怎么办？”

“去年她跟我提过离婚，我不想离，我很希望可以和她好好过下去。我尝试着讨好她，似乎效果有限，我觉得她一时间钻了牛角尖，并不清楚什么才是她真正想要的生活。所以我想用时间慢慢调整她的想法，另一方面我也检讨自己，觉得出现问题，我也有很大一部分责任。坦白说，我和她结婚后，面对她的父母，我内心有自卑在作祟，总感觉他们看不起我，没把我当一家人，所以我也没尽心去做一个好女婿，在整个家庭里，我像个孤零零的局外人。于是我开始把自己真正融入到这个家中，做一个女婿的本分。我在中学教书，空闲时间多，就多抽空来陪她爸妈。我这么做其实也有一部分私心，讨好他们，让他们劝劝徐静。他们知道情况后，也一直在做徐静的思想工作，所以我们俩拖到现在还没离婚。可是……哎，爸妈突然出这样的事，我实在……其实都怪我，爸有高血压，可爸平时都说自己不难受，不肯吃药。我也没在意，还带他们去山上，结果拍照时，我刚摆弄相机，突然听到爸妈叫起来，我抬头已经看到爸妈跌下去了。后来警察推测爸当时爬了山，一下子坐下去后，高血压发作，拉住妈一起掉下去了。无论怎么说，这都怪我，我觉

得我太对不起徐静了。”他把烟熄灭，双手盖着额头，一脸的痛苦模样，让人不忍直视。

严良叹息一声，劝道：“你也不要自责了，这种事谁都不希望发生，有人出门就遭遇车祸，完全始料未及，这能怪谁去？”

过了好久，张东升才重新抬起头，道：“现在我也想通了，只要徐静快乐，我也无所谓。我只能尽我本分，还是她丈夫的时候，做一个好丈夫，至于最后的结果，我只希望她快乐而已。”

严良听了非常感动，连连安慰，又说：“你这边也不用这么悲观，我会劝劝徐静的，我的话她还是会听一些的。现在她爸妈这边刚出了事，她也不会马上就跟你再提离婚，你也多努力努力，让她珍惜这段来之不易的感情。”

“我会的，谢谢你，严老师！”

张东升脸上依旧是一副沮丧的模样，不过他看着严良的反应，心底泛起了一丝狡黠的笑意。

Part 30-32　与狼共舞

30

床下震起一地灰，朱朝阳弯腰爬出床底，又把两个盖满灰尘的大箱子往底下塞回去，站起身拍拍手，回头道：“现在相机藏在最里面，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我们一定要保密，不能告诉任何人。如果那个男人问起，千万不要被他骗了，好吗？”

普普皱着眉，很认真地点点头，随即用怀疑的目光投向了“太笨”的丁浩。

丁浩略显无奈叫道：“我不会被他套出话的，放心吧。好啦好啦，咱们还是商量一下，怎么才能把钱拿到手。”

朱朝阳道：“拿到钱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我们一定要平安地拿到钱。”

“平安地拿到钱？难道……”丁浩皱眉，“难道那个人还会把我们杀了灭口不成？”

朱朝阳很严肃地点点头：“很有可能，你看他今天的表情就知道了，要吃人的样子。”

“他是看我们年纪小，想故意吓唬我们吧？”

朱朝阳撇撇嘴：“我不知道。”

丁浩转向普普：“你觉得呢？”

普普摇摇头：“我也不知道，反正朝阳说的有道理，万一他不打算给我们钱，只是想杀我们灭口呢？”

丁浩道：“可是相机在我们手里。”

朱朝阳点了一下头：“对！只要相机没落到他手里，他就不敢把我们怎么样。你瞧他今天的样子，我说先回家把相机放好再回来，他的脸都绿了。后来普普跟他说话时，他明明很生气，还是忍住了。我想就是因

为相机还在我们手里。”

“可是最后交易成功的话，我们还是要把相机给他的吧。”

普普想了想，冷笑道：“那也可以不把相机给他。”

“不给他？”丁浩惊讶地望着她：“怎么不给他？”

“只拿钱，不给相机。”

丁浩干张嘴，道：“他又不是傻子，怎么可能只给我们钱，我们不把相机给他呢？”

普普眼角微微眯了下：“我们要求他先给钱，等拿了钱后，我们不把相机给他，他也对我们束手无策，难道他会去派出所告我们骗他？这样还能继续威胁着他，相机在我们手里，他就不敢对我们怎么样，如果过几年钱花完了，还能接着跟他要。”

丁浩想了想，犹豫道：“这个办法好倒是挺好，他就成我们永远的钱包了，而且他再生气，也不敢把我们怎么样。可是……我们这么做，不太合道义吧？”

“道义？”普普斜视他一眼，鄙夷道，“不要学电视里的人说话！”

丁浩只能转向朱朝阳：“你觉得呢？”

朱朝阳很果断地摇摇头：“这办法不行。”

“为什么？”普普问。

“电视里放过很多这种事了，拿着别人的把柄威胁他、勒索钱财，第一次第二次别人都照办了，可是三番五次后，把人逼到了极限，他再也受不了，就把对方给杀了。你们想，如果你是那个男人，三个小孩拿着相机，几次三番威胁你，跟你要钱，你会允许这样的事一直发生下去吗？不会的，所以这么做，很可能真的把他逼急了，杀了我们。”

丁浩道：“那怎么办？”

“只能交易一次，一次过后，我们跟他不要再有任何来往，彻底不认识！”

普普道：“可是你前面说的情况，我们把相机给他后，他会不会还想着杀我们灭口？虽然相机已经给他了，可我们毕竟知道他杀人的事实。”

朱朝阳点点头：“很有可能。”

丁浩眉头皱起来：“那该怎么办，给他也不行，不给他也不行，难道只能交给警察？”

朱朝阳同样摇了摇头，道：“当然更不可能交给警察。”

丁浩急躁道：“那你说到底该怎么办呀！”

朱朝阳道：“我们拿到钱后，就把相机给他，但必须保证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在光天化日、大庭广众下把相机给他，在外面他不会把我们怎么样的，决不能让他知道我们住在哪里，这样一来，他找不到我们，时间久了，他见我们没把他杀人的事说出去，自然就会放弃灭口的想法了。”

两人想了片刻，都点点头，觉得朱朝阳的主意稳妥。

朱朝阳继续道：“但我们现在对到时具体怎么交易，会发生什么事完全不知道。所以我想，为了确保安全，下一回实际交易时，我们把相机留家里，要先拿到钱，再到公开场合偷偷把相机给他。此外，我们去交易的时候，只去两个人，这样他知道我们其中一人留在外面，如果去的两个人出事了，另一人自然会报警，这样一来，他就不敢对去的两人怎么样了。”

普普点点头，很是赞同：“留一个人在家，只去两个人，这个办法很好。”

丁浩笑出声：“是啊，我就说朝阳最聪明了。嗯……那我们哪两个去，哪个留家里呢？”

朱朝阳道：“我和普普去，你留家里。”

“为什么是我？你们两个个子小，他万一对你们使坏呢？我个子高大，防御力高，至少可以抵抗一下伤害。”

普普白了他一眼：“如果他真想杀人灭口，你去也是一样，你个子高还是打不过他，别以为你是孤儿院里的打架王，你根本不是成年人的对手，他比你高一大截，而且他是成年人，力气也比我们大多了，说不定他还有武器。最重要一点——耗子，你实在太笨了，我怕你被他骗，不能说的话说漏嘴。”

丁浩怪叫着：“普普，如果你不是我妹妹，我一定揍死你！”

朱朝阳连忙笑着充当和事佬：“好了，耗子，你就留家里玩游戏吧，唯一记住一点，如果有人敲门，你一定先看看是谁，不是我们的话，无论如何不能开门，知道吗？”

“好吧好吧，那我就勉为其难玩玩游戏吧。”听到玩游戏，他的热情瞬间盖过了替他们阻挡危险。

31

早上出殡，中午吃酒，下午跟各路帮忙的人结账和收拾善后。

这几天徐静已经对张东升表现出外人看得见的反感，张东升父母不愿再继续留在徐家看人脸色，提前订了火车票连夜返回老家。张东升送走父母后，回到家，家里只剩了徐静一人。他走过去，伸手刚要搭上徐静的肩膀，徐静警惕地从沙发中一跃而起，退到一旁："别碰我！"

张东升手停在半空，这个动作保持了一两秒，随后放下手，低头叹息一声，轻声道："对不起，没照顾好爸妈，真的对不起。"

徐静冷冷地望着他，盯了很久，嘴里冒出几个字："接下去你还想怎样？"

张东升一脸茫然："什么怎样？"

"你还想做什么！"

张东升皱眉摇摇头："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徐静走到远离张东升的一张沙发上，颓然坐下，目光呆滞地看着面前的空气："我们离婚吧。"

"离婚？"张东升缓缓地坐下，掏出香烟，点燃一根，深吸了一口，道，"爸妈刚走，你就要离婚了吗？"

"离婚吧，新房子给你，你如果嫌不够，你还想要多少钱，你说，我实在不愿意过下去了。"

张东升苦笑着摇摇头："徐静啊，我们之间什么时候开始变成这样了？我和你结婚是为了钱吗？当初认识你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你家有钱，你也没嫌弃我是个穷学生，为什么到今天，会变成这样？"

徐静没有说话。

张东升接连叹息着："也对，生活总是会慢慢改变一个人的。怪我没

有本事，虽然是浙大数学系毕业却不能像其他同学那样出国留学、当公司高管，每天谈的都是大钱，都是事业运作。我呢，我每天只能跟学生谈中学那些幼稚的数学题。我又是个农村穷学生，爸妈什么钱都没有。你呢，在烟草公司工作，家里五套房。从一开始我们结婚就是个错误，现实的门第差距太大，是我太天真了。”

徐静双手掩面，轻声哭泣起来。

“不要哭了，看见你哭，我就伤心。”他叹口气，“好吧，只要让你开心，一切我都无所谓，你去年就想着离婚了，我一直求着爸妈劝你，想必更是让你反感，现在爸妈走了，这次事故也是我的错，我自觉对不起你。好吧，我同意离婚。房产我不要，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我自己去学校旁边租个房子。如果可以的话，我只有一个条件，你能不能帮我爸妈在他们老家县城买套房，不用大，够住就行，我希望他们能过得稍微好一些。”

徐静泣不成声，抬起通红的眼睛，望着张东升。

张东升低头抽着烟，苦笑一下，兀自道：“遇着你，我从来不后悔。”

“我……对不起。”徐静哽咽地说出这三个字。

“不要说对不起，你永远是我的公主。”

“我……”徐静犹豫了一下，道，“那套新房子，还是分给你吧，你爸妈县城买房的钱，我也会出的。”

瞬时，张东升眼睛微眯了一下，低头掐灭香烟，冷笑着自语一句：“原来你还是要离婚。”他抿了下嘴，抬头道，“爸妈刚走，现在离婚亲戚要说闲话的，等过几个月行吗？”

徐静想了一下，点点头，然后吞吐地道：“我……我想搬出去住。”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最后几个月你都不愿意和我一起生活吗？”

徐静低下头，没有回答。

张东升苦笑一下，道：“这就是所谓的分居？”

徐静还是没有回答。

张东升叹口气，道：“好吧，你想什么时候搬出去住？”

“今……今天开始。”

张东升愣了一下，沉默半晌，叹息一声，道：“你不必搬了，这本就是你家，该搬出去的是我。这样吧，等下我收拾一下，我搬去你家新房子住几个月，等我们离婚后，我再搬出去另外找房子，这样你觉得可以吗？”

“我……对不起。”

张东升伸展下手臂，站起身，走过徐静身旁时，拍了拍她的肩，徐静神经质地跳起来，躲到一旁。

张东升愣了下，迟疑道：“你就这么怕我吗？”

“没……没有，我……我精神不太好。”

“对不起，是我没照顾好你。”他叹口气，去房间里收拾衣物和日用品，心里想着，徐静必须要早点解决了，她显然是怀疑自己杀了她爸妈。

32

按照约定时间，今天该给那个男人打电话了。

显然不能用自家的电话，朱朝阳家楼下不远处的一个小卖部就有公用电话，可是他没去，因为小卖部老板认识他，他担心杀人犯万一查电话查到小卖部，老板告诉了杀人犯他家的大致住址，那就危险了。

所以他和普普坐公交车来到汽车站边的一家小店，那里有电话，而且店主不认识他们。拨通了电话后，就传来了杀人犯的声音：“喂？”

“是我们。”朱朝阳道。

“你们好啊。”杀人犯这一次和前天像换了个人，对他们的语气里透着欢快，似乎很高兴听到他们的声音。

朱朝阳心中微微警觉，谨慎道：“今天在哪里见面？”

“如果你们方便的话，来我家里谈吧。”

朱朝阳警惕问：“为什么去你家里，外面不可以吗？”

杀人犯低声道：“小朋友，你们应该知道，这么大一袋钱很显眼，我们不能让别人注意到对吧？今天以后，我们彼此不认识了，从没发生过这件事，对吧？”

朱朝阳手捂住话筒，低声在普普耳边说了杀人犯的话，普普思考一下，道：“朝阳哥哥，你觉得呢？”

朱朝阳轻声道：“我们东西没带，不怕他耍诈，而且耗子在家呢。”

“嗯，那就答应他。”

朱朝阳重新拿起话筒，道：“喂，叔叔，还在吗？”

“在的，你们三个小伙伴商量怎么样了？”

“就按你说的办。”

“好的，那么把东西带上，你们过来时，不能让其他人知道，行吗？”

“那当然。”

“好的，你们打个车吧，我在盛世豪庭5幢1单元301室，地址记下了吗？”

朱朝阳记忆力极好，默念了一遍就牢记在心。

挂下电话，朱朝阳和普普走出车站，在公交车站跟旁人打听了下盛世豪庭的位置，问清了路线，随后坐上公交车。

很快，盛世豪庭小区外出现了背着书包的朱朝阳和普普，带个书包自然是为了装钱的。两人打量了一圈小区，虽然不懂楼盘，但看着建筑外观也知道这里一定是有钱人住的。

进了小区，很快寻到了5幢1单元，楼下有个门禁，朱朝阳和普普从没进过高档小区，研究了一会儿门禁，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谨慎地按下了301的按钮。铃声响过一阵后，传来杀人犯的声音：“门开了，请进。”

两人拉开门，小心地走进去，普普轻轻拉住朱朝阳的衣角，朱朝阳低声安慰：“没关系，不用怕，按商量好的来。”

“嗯。”普普点点头，脸上又摆出了一副无所谓的表情。

他们刚走上三楼，门就开了，张东升脸上带着笑意，友善地跟他们打招呼：“你们好。”随即，他脸上微微泛出异样，“怎么就你们两个人来，还有那位耗子小朋友呢？”

朱朝阳道：“他在外面，我们来也是一样。”

普普平静地道：“如果我们两个没回去，他会报警。”

张东升愣了一下，干张下嘴，随即又换上笑脸：“快进来吧。”

当张东升在他们身后关上了门，朱朝阳和普普都本能地愣了一下，感觉那个杀人犯正在身后用一种寒冷的眼神打量着他们，他们立在原地，不知所措。

好在张东升马上走到了他们前面，招呼他们：“不用脱鞋，随便坐吧。”

朱朝阳这才缓下心神，打量起这套房子，房子里的装修和他家的简陋形成了巨大反差。光洁的瓷砖铺在门口进来的开放式餐厅上，再过去是铺满木地板的大客厅，他对房子的面积没概念，只知道光餐厅和客厅，就比他家还大了，所有电器家具都是崭新的，发出亮光，唯独似乎少了些什么。

他想了一下，马上知道了，这房子里太整洁了，所有家具桌子上，几乎没放着任何杂物，门口的鞋柜上，也只有一双鞋子。

“这房子是你住的？”

“对啊。”

“可是……为什么房子像是没人住过？”

张东升愣了一下，道：“我昨天刚搬进来的。”

朱朝阳心中泛起一丝警惕，不过没表现出来。

张东升继续招呼他们：“坐吧，别客气了，坐下慢慢说。”

朱朝阳和普普就近在长方形的玻璃大餐桌前坐下。这是一张双层桌，上面一层是钢化玻璃，下面一层是不锈钢，可以放些杂物。桌子上摆了几个空杯子，还有一瓶开过的大瓶装的果汁，另一边，桌上铺着的几本《数理天地》引起了朱朝阳的注意。

普普看着果汁，道：“我口渴。”

张东升拍了下头，道：“我真不会招呼客人，大热天的你们来，肯定渴了，我给你们拿可乐。”

普普指着果汁："不用了，这个就行。"

跟这杀人犯也没什么好客气的，她正伸手主动去拿果汁，张东升却一把抓过了果汁，道："这瓶开过几天了，坏掉了，我给你们拿可乐。"

朱朝阳想起增高秘诀里不能喝碳酸饮料，便道："我不喝碳酸饮料。"

张东升为难地皱下眉，道："那你喝白开水行吗？"

"好的。"

张东升拿走了那瓶开过的果汁，过了会儿，拿回一瓶没开过的可乐，给普普倒上，又给朱朝阳倒上白开水。

朱朝阳仔细地看着这个细节，默不作声。

随后，张东升坐到桌子的另一边，道："你们今天过来家里大人知道吗？"

朱朝阳道："你放心，这么大的事，我们不会让其他人知道，只有耗子知道。"

"呵呵，你们比一般孩子懂事，告诉了你们地址，这么快就找到了，真聪明。"他刻意说了些不着边际的客套话，随后不经意地随口提一句，"那个相机……今天带了吗？"

朱朝阳摇摇头："没有。"

"没有？"张东升脸上再次透出了惊讶。

普普道："你先把钱给我们，我们再把相机给你。"

朱朝阳补充道："对，先给钱再给相机，我们拿到钱，一定会把这个麻烦的东西给你的。"

张东升苦笑着点点头："好吧。"

朱朝阳道："那么，今天你钱准备好了？"

张东升露出一个抱歉的微笑："我现在没有钱给你们。"

朱朝阳质疑道："你开宝马车，又住这大房子，怎么会没钱？"

"这些都不是我的。"

"那是谁的？"

"都是我老婆的。"

普普道："你老婆的自然是你的，男人是一家之主。"

张东升脸上浮现出一抹尴尬，微微低着头，咳嗽一声，道："我是上门女婿，钱和财产都不归我管。"

朱朝阳不懂，问了句："什么是上门女婿？"

普普撇嘴不屑地解释："这个我知道，就是生了孩子不能跟男人的姓，要跟女人的姓。"

"还有这样子的啊？"

听到这两句对话，瞬时，张东升眼中一抹寒光闪过，但稍纵即逝，他笑了笑，道："对，就是这个样子，我老婆家很有钱，有房子，有车子，不过这些都不是我管的，所以我现在手里拿不出这么多钱。"

普普冷然看着他，质问："既然你没钱，那你电话里为什么又叫我们把相机拿上？你是想把相机骗走吗？"

张东升愣了一下，连忙道："当然不是，我想相机放你们那里不安全，相机先给我，我先给你们一万，剩下的过些时间再给你们。"

普普面无表情地道："相机放我们手里很安全，我们不会让其他人知道。除非，你不想做交易了。"

普普依旧如上回那般的咄咄逼人，不过这次张东升倒没表现出生气

的样子，只是和善地笑着道：“好吧，真拿你们几个没办法。你们放心吧，钱过些时候我一定想办法弄好给你们。”

普普问他：“要多久？”

“嗯……”张东升笑了笑，“应该不会超过一个月，你们觉得怎么样？”

普普追问：“为什么过一个月你就有钱了？”

张东升摊开手：“我是成年人，总是有办法筹到钱的，对吧，小朋友？”

普普冷哼一声：“不要叫我小朋友！”

张东升丝毫没脾气：“好的，同学。”

普普见朱朝阳一直没说话，便问：“你觉得怎么样？今天谈不成，我们回家吧？”

朱朝阳目光盯着桌上几本乱叠着的《数理天地》杂志，上面标着高中版，便问：“你孩子读高中了？”

张东升笑了起来：“你看我的样子，有这么老吗？我还没有小孩。”

“那你为什么看《数理天地》，还是最新的？哦，我知道了，你是老师，对吧？”

张东升眼睛微微收缩一下，被他猜中身份，只好承认：“对。”

“你是数学老师还是物理老师？”

张东升不情愿地吐露自己的职业：“数学。”

“我最喜欢数学了。”

张东升不在意地瞥他一眼，心想三个小鬼一定都是问题少年，学习成绩注定一塌糊涂，还喜欢数学？大概其他科目都不及格，唯独数学靠

偷看作弊偶尔混个及格，这才说最喜欢数学吧。这三个白痴！

普普突然道：“你是老师，怎么还会杀人？”

这句话一问，顿时房子里一片安静，张东升闭着嘴，什么也没说，朱朝阳也觉得普普这样直接问杀人犯，不合适。张东升脸上泛起一片默然，手指交叉着打量着两人。普普摆出一脸无所谓的样子，无视他的目光，轻松地喝起了可乐。朱朝阳连忙咳嗽一声，说点不着边的话转移话题：“我最喜欢《数理天地》了，以后我数学上有不懂的地方，能请教你吧？”说着，他就拿过那几本《数理天地》，“咦，下面还有《数学月报》。”他透过钢化玻璃看到双层桌的下层还放着一叠《数学月报》，伸手把报纸抽了出来。

张东升刚试图阻止，已经被他拿走了，只好故意咳嗽一声，笑了笑道：“当然可以了，中学数学题中，没有我解不开的。”

“哦，这是高中的竞赛题，不过好像有些也是初中的知识啊。”朱朝阳翻看着杂志，却没注意到普普表情中的异样。

普普拿起可乐，一边大口喝，一边用手偷偷戳了下朱朝阳。朱朝阳抬眼，发现普普的目光正偷偷地看着桌子。朱朝阳顺着望过去，突然发现，桌子的下层，赫然摆着一把造型修长、模样别致的匕首，刚刚那把匕首上盖着一叠《数学月报》，把匕首完全遮盖住了，而且匕首把手的一端，正靠近男人的位置。

张东升显然注意到了他们的表情，只是装作兀自不觉的样子。朱朝阳极其迅速地一把从下面把匕首拿了出来，拉着普普站起来，慌张退到门旁，拉开匕首套，里面刀刃非常锋利，他惊恐地盯着男人，道：“你桌下为什么藏刀！”

张东升连忙起身，一脸无辜的样子做解释：“你们肯定误会了，这是水果刀，我家这套新房子去年刚装修好，我老婆的大伯从德国旅游回来送的，给房子镇宅，我们随手放在这儿。”

普普冷然道：“那你为什么今天非约我们来你这新家，你是想着这里是新家，旁边也没人住，更没人知道，方便把我们杀了吧？”

“怎么可能！”张东升急忙辩解，“你们想想，虽然你们是孩子，可你们毕竟三个人，我只有一个人，怎么保证肯定能杀得了你们？万一你们逃出去，我不是马上就被抓了？我花钱向你们买相机，以后就没有瓜葛了，我干吗要去冒险杀你们呢？为了省三十万冒险杀三个人，太不值得了，这笔账我算得清。”

“那为什么你突然昨天搬进这里住？”

张东升叹口气，坐下来，苦着脸道：“我老婆要跟我离婚，闹分居，昨天跟我吵了一架，坚决不肯和我住了。这房子是去年装修好的，一直空到现在。本准备今年住进来的，但后来家里闹了离婚，一直没搬来。否则，我怎么会一个人住到这空落落、什么都没有的新房子来？”他咬了咬牙，眼中微微泛红。

普普将信将疑地望着他。朱朝阳没把匕首放回去，而是小心地放进了自己的书包，只想快点离开，便道：“既然你现在没有钱，那我们过段时间再联系你，今天我们先走了，下回你可别耍诈。”

张东升不甘心，但也只好无奈点点头，站起身道：“一个月内我一定会把钱准备好，到时你们联系我。记住，这件事，决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知道了。”

朱朝阳正想开门，普普拉住他，轻声道：“朝阳哥哥，今天你妈妈要回家了，我和耗子住哪？”

“这个……”朱朝阳一下子为难了，耗子和普普一直住在家里可不行啊。

普普转身道：“你之前说的一万块，可以先给我们吗？”

“这……你们很缺钱吗？”

“不需要你管。”

“我怕你们乱花，万一被别人注意到……”

普普道：“我们不会乱花。”

“那你们准备用这钱做什么？”

普普觉得告诉他也没什么大碍：“租房子。”

张东升微微一皱眉，随即试探问：“你们没地方住吗？”

“不需要你管。”

“你们租房子，是和大人住，还是就你们自己住？”

“你放心，我们不会跟大人住，也不会让别人知道我们有钱。”

“那么你们为什么不住家里？你们……你们离家出走了？”

普普摇摇头：“没有。”

“那是……你们没有家？”

普普冷漠道：“不需要你管。”

张东升脸上露出同情的神色，道：“你们这个年纪，应该好好读书，要有个家才好啊。”

普普哼了下，默不作声。

张东升微笑一下，道：“你们是学生，就像是我的学生，我不能忍受你们这么小的年纪在外漂泊无依。我家里还有套小的房子空着，我去收拾一下，下午就腾给你们住，你们觉得怎么样？另外我再给你们一些生活费，至少能让你们暂时安定下来。”

普普向朱朝阳投去询问的眼神，朱朝阳也不置可否，思索了片刻，问：“你真的有空房子？”

“对，一间小的单身公寓，刚好那一套是空的，另外几套租出去了，家里租房子的事都是我在处理。”

朱朝阳低声对普普说了句：“我觉得可以。”

张东升立刻笑着说：“好吧，我带你们俩先去房子那儿收拾一下，你们今天就能搬进来住。”

Part 33-39　父亲

33

陈法医走进办公室，扔下几份文件，对叶军道："市刑技处对朱晶晶做了全面尸检，刚传真了结果，他们没找到精液。判断凶手没射精，或者微量射精，被吞下去后，胃蛋白酶分解，检测不出。朱晶晶嘴巴里的几根阴毛和残留皮肤组织及血液，经过鉴定，拿到了DNA。不过光有DNA，凭空还是锁定不了嫌疑人。"

叶军烦躁地皱起眉，点上一支香烟，道："朱晶晶衣服上能不能提取到指纹一类的线索？"

陈法医摇摇头："只有皮革这类材料的衣服能保存指纹，普通衣服都难以提取，而且朱晶晶坠楼后，被管理人员、救护人员等许多人碰过，那天后来还下了雨，场面很混乱。"

"也就是说，除了DNA很明确外，窗玻璃上的那些指纹，其中有没有凶手的，也不知道了？"

这次案子需要排查的人员很多，一个个比对DNA需要取样送实验室，很麻烦，而如果只是比对指纹，就轻松多了。可偏偏公共厕所窗玻璃上采集到的指纹远远不止一个人的。

陈法医道："是的，唯一可靠的就是凶手的DNA是明确的。"

叶军寻思问："我们一个派出所，设备、技术、人员都有限，从没碰上这类案子。过去有类似的案例侦破参考吗？"

陈法医眯着眼思索了片刻，道："我记得大概十年前倒是有一起类似的案子，最后成功破获了，可是……"

"可是什么？"叶军急问。

"可是那回专案组规格高多了，省公安厅直接挂牌，专案组组长是严良。"

"严良？"

“我记得你进修还曾经听过他的课？”

叶军点头：“对，以前我到省里进修，听过严老师的课。刚见着他觉得是书生气，靠着高学历进省厅的，对破案肯定是纸上谈兵。后来才知道严老师有丰富的一线办案经验，公安部都表彰过他。他那门犯罪逻辑学讲得特别好，绝对实用，不像那些什么犯罪心理学，纯属忽悠瞎猜马后炮，后来不知怎么了，他突然辞职不干，去浙大教书了。”

“除了带队的是严良外，省厅配了超过百人的专案组团队，人员经验丰富，各方面专家都有，这才把案子破了的。”

叶军抽了口烟，道：“那案子是怎么回事？”

陈法医回忆道：“当时是两个家庭的女童前后失踪，后来在一处停工的工地临时棚里被人发现，两人均被强奸、虐打，再杀害，凶手用了避孕套，没留下体液，同时，凶手还放火把现场证据烧得一干二净，第二天新闻登上全国报纸，省厅为之震惊，即刻成立专案组破案。专案组前后圈出三十多名可疑的嫌疑人，结果被严老师一一推翻，他最后把目标指向了一名和那两家人表面并无多大仇怨的人。可是那人被抓后，口风严密，坚称自己无辜，案发当晚独自在家，从未去过案发现场。审讯的警察也倾向于认为他和案件无关，唯独严老师对他紧追不舍，后来，也是在一干物证专家的共同努力下，通过最先进的微物证技术才驳倒嫌疑人口供，最后把他定罪的。”

叶军寻思着说：“那案子比我们这次的似乎更棘手。”

“当然，那次案子凶手的反侦破手段很强，专案组起初人证物证一样都没有。这回好歹有凶手的DNA样本，窗户上的指纹也极可能有凶手的。不过那次专案组规格高得多，不是我们这地方上的派出所能比的。”

叶军也认同地点点头，这次案发地人流量太大，要侦查的工作太多，除非运气特别好，否则这案子没有几个月，根本办不下来。

这案子虽是他们镇上的大案，可放到更大范围里，也算不上什么了，不可能配上超额警力去破这一个命案，就算市局和分局会派技术员协助，主要工作还是要靠派出所刑警队。四天的走访调查下来，基本可

以肯定的一点，当时没有目击者，没人注意到可疑人员。

现在全部的工作重心都放在一楼监控里出现过的人，寻出可疑的目标，逐个进行调查。他们相信，凶手应该是成年男性，当然，也有可能是岁数较大的男孩子，毕竟现在未成年男学生犯下强奸案也时有发生。

此外，凶手应该是独自出入的，因为按常理推断，带小孩来少年宫玩的家长，不会这么卑鄙变态，背着自己小孩，独自跑到六楼奸杀一名女童。所以，凡是独自出入在监控里的成年男性，包括发育成熟的男学生，都是重点调查目标，要想办法一一找到，比对DNA和指纹进行核实。

但这显然不是朝夕能做完的工作，监控里出现的人脑袋上又没写着姓名住址，这给侦查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首先要找出每个可疑人员是谁，住哪里，才好去核查情况，采集DNA和指纹比对。这部分工作就算再顺利，也要花上几个月时间，以及大量的警力。派出所刑侦中队就那么二三十号人，不可能所有人为了这案子，日常工作都不做。再加上监控画面本来就不太清晰，看不清人的面部特征，如果没人认识里面的人是谁，那又该怎么查？

如果凶手是外来务工人员，已经逃走了，更从何查起？这是摆在叶军面前的现实问题。

这时，一名刑警敲开门，道：“叶哥，朱晶晶他爸朱永平找你，想了解下办案进度。”

叶军打发道：“这案子哪有这么快，你去安慰他一阵，跟他说我们正在查，有情况会立刻通知家属。”

他刚说完，马上皱了下眉，叫住，“喂，等一下。”

他转向陈法医：“老陈，我听你前面说，十年前的那个案子，最后抓到的凶手和被害人家有仇？”

“对，表面上看没多大仇怨，实际上是陈年宿仇。说是凶手老婆早年背着他，跟两家男人都上了床，凶手性格老实，知道这事后，也一直没

声张。他有个儿子，儿子渐渐长大后，他越看越不像自己的，后来偷偷带儿子做了亲子鉴定，果然不是他的，这下他多年积怨爆发，铁了心报复，所以精心布置设局，绑架了两家人的女儿，将她们强奸虐杀。”

叶军想了想，道：“朱晶晶家里比较有钱，对吧？”

“对，朱永平开冷冻厂的，规模还算可以。”

“生意做大了，容易跟人结仇。你看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凶手未必只是个心理变态，他奸杀朱晶晶，会不会是跟朱晶晶父母有仇？”

陈法医寻思着点点头，道：“有这个可能。”

叶军连忙对门口的刑警道：“我去跟朱永平聊一下，顺便把咱们手里的这部分监控给他，让他和他老婆在家抽空看看，是否能从里面找出他们认识的人。如果是因为有报仇的成分，而奸杀朱晶晶，那么他们夫妻肯定能认出凶手。”

34

“你觉得刚才那个男人真的要杀我们吗？”公交车上，普普和朱朝阳并排坐着，压低声音悄悄问。

“对，”朱朝阳点点头，用着只有他们俩才听得到的声音说，“如果我们三个是一起去的，还带上了照相机，他一定会杀了我们，拿走相机。”

“他抢走相机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杀我们？”

“有些秘密是永远不能让别人知道的，否则永远睡不上一个安稳觉。毕竟我们亲眼见到了他杀人。”

“可是他只是一个人，未必杀得了我们三个人吧？”

“他有刀。”朱朝阳不由自主地摸了摸放书包里的那把匕首，道：“他故意把刀放桌子下面，刀把就在他手旁，还用报纸遮住，真阴险。”

他想了想，又说：“不过也有可能他没打算直接用刀杀我们，刀是他的防备选择。”

普普不解问：“什么意思？”

“我想他一开始可能是想下毒。你瞧，我们刚进去，看到桌子上放着一瓶开过的果汁，你想喝，他却把果汁拿走了，说果汁开过几天，坏了，给你换可乐。可是他亲口说昨天才住进这房子的，房子是新房，一看就是之前没住过的，怎么会冒出来一瓶开了好几天的果汁？如果是昨天开的，饮料又不会坏，当然可以接着喝的。我猜是因为我们刚进去的时候，他看到我们只有两个人，你又直截了当告诉他，如果我们没回去，耗子会报警，而且相机也没带，所以他放弃了杀我们的打算。刚刚他带我们看房子时，不是好几次问了，我们看房子拖了时间，耗子会不会担心之类的话，他其实是担心，我们有没有跟耗子约定了回去的时间，如果超过时间不回去，耗子会不会直接报警。”

普普思索道：“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三个人带着相机一起来，他就会给我们喝饮料，毒死我们，如果没毒死，再用刀杀了我们？”

“毒药喝下去不会三个人同一时间一起死，如果一个人开始肚子痛了，还没中毒的想逃跑，他就会用刀杀人了。”

普普脸上微微变色，看着前方，嘴里慢吞吞地说：“刚刚好危险。”

朱朝阳点点头：“他一开始电话里说钱准备好了，叫我们过去交易，实际上呢，他压根没把钱备好。他就是想把我们三个都骗过去，拿相机跟他交易。到了他家，发现这房子根本没人住过，他也承认是新房，昨天刚搬进来的。哪有这么巧合，他偏偏昨天刚刚搬进新房？他就是想在这儿杀了人，然后偷偷神不知鬼不觉地收拾干净。他住的这小区很新，似乎没几户人家住进来，他真在里面杀人，外面人听不到动静。还有一点，前几天他第一次见到我们，知道我们手里的相机，他很生气，还好几次露出凶光，吓唬我们。今天呢，你几次顶撞他，他也嘻嘻哈哈，什么生气的样子都没有。这大概就是笑里藏刀，大反派都是这样，明明心里恨你，表面上装出对你很好的样子。”

普普听完他的分析，由衷佩服地看着他：“朝阳哥哥你真聪明，他这些阴谋都被你发现了。”

朱朝阳不好意思地挠挠头：“也没有啦，就是他小看了我们嘛，我们比他想象的聪明一点。”

“那还要再跟他交易吗？”

“要的，只要我们还是和今天一样，人、相机都分开，他就不会对我们下手，到时拿了钱，再不和他私下见面，他也没办法对我们怎么样了。”

普普点点头，随后又皱眉道：“可是我和耗子住进他提供的房子里，会不会有危险？”

朱朝阳很肯定地说：“不会，只要不让他知道我家在哪里，就没事。他不知道我在哪，又不知道相机在哪，自然不敢对你们使坏。所以最重要一点，如果他来找你们，千万不能让他套出话，关于我们三个的情况，半点都不能让他知道。”

普普微笑点头："放心吧，我肯定不会说，回去叮嘱好耗子，只要他不被套出话就行，我就怕他太笨了。"

朱朝阳哈哈一笑，又道："不过今天那男人本来想杀我们的事，不能让耗子知道，否则他不敢住到他的房子里去了，而且说不定他被那人一吓唬，就说漏嘴了。"

"嗯，我明白，我们就跟耗子说那男人钱还没准备好，暂时先给了一些生活费。"

朱朝阳点头："他给你们生活费，可以先买几件衣服，然后买点好吃的，你们也该好好犒劳一下自己了。"

普普感激地看着他："不如给你也买件衣服吧，我和耗子都在你家住了好几天了。"

朱朝阳摇摇头："不用，我妈看到我买了新衣服，不知道我钱哪里来的呢，说不清楚。"

"嗯，这倒也是。"

"还有，我刚刚在你们要住的房子里找到一根线，我把线夹在了衣柜的门上。你们以后开过衣柜，记得把线重新夹上，如果发现线掉了，那么说明男人偷偷进来了，翻过东西，我们也好多个心眼。"

"就像在你妈妈房间门上夹条毛线吗？"

朱朝阳一个激灵，看向普普，她眼里倒没有责怪的眼神。

他低下头，吞吐道："对不起……我一开始——"

普普打断他："我知道的，两个陌生人来你家，换谁都会防备的。耗子这个笨蛋不知道，我是不会告诉他的。"

"唔……"朱朝阳含混地说，"谢谢你。"

两人照旧在离家的前一个公交站下了车，往小路上绕了好多弯路，跑回家。朱朝阳故意没用钥匙开门，而是敲门，丁浩果然严格遵守两人

的嘱咐，很警惕地在门里问了谁，听到他们声音，这才欢快地开了门，急匆匆把两人迎进来。

两人按照商量好的内容，跟他说了今天的事，丁浩对钱没拿到略略有些失望，后来知道有了个房子住，还拿了男人一千块生活费，顿时心花怒放，跟普普一起收拾了原本就不多的行李，与朱朝阳道别，去往新家。唯一遗憾的是电脑不能搬走，丁浩颇为苦恼。

35

晚上，周春红回到家，烧了几个小菜，和朱朝阳两人围着小餐桌吃饭，头顶的铁质吊扇呼啦地转动着。朱朝阳从头到尾很少说话，吃完饭就说：“妈，我去房间看书了。”

“等下，”周春红叫住他，“你今天怎么不高兴，都没说几句话？”

“嗯……没有呀，好好的啊。”

周春红不解地看了儿子一眼，问道：“你的两个小朋友回去了吗？”

“今天刚走的。”

“你们这几天玩得好吗？”

“挺好的，我们逛了好多地方。”

“哦，那……你爸这几天有打电话给你吗？”

朱朝阳低下头：“没打过。”

周春红低声叹口气，道：“你有时间的话，去看下你爷爷奶奶，听说你爷爷中风更厉害了，估计今年就要去了，他们对你还是好的。省得朱永平说你不看你爷爷奶奶，更有借口不给你钱了。”

“哦，那我明天去一趟吧。我就怕……就怕去的时候又遇到婊子，上次去时，奶奶说婊子等下要过来，让我先回来了。”

周春红气恼地哼一声：“你怎么说都是朱家的孙子，朱家就你这一个孙子，一个男丁，你爷爷要是走了，还得要你拍棺材板的。你去朱家是天经地义。婊子生的是女的，怎么也轮不到她说东说西，再说了，她女儿现在都死了，真是老天开眼！”

朱朝阳悄悄把头侧过去：“爸这几天都在弄小婊子的事吧？”

“肯定的！”周春红越想越气，“别人说你爸这几天，每天在厂里陪着

婊子哭他们的死小孩，朱永平法宝可真够足的，我认识他这么多年，从来没见他掉一滴眼泪的，现在小婊子死了，居然哭得跟天塌了一样，活该！他对你要有对小婊子十分之一的好，你日子就好多了。”

朱朝阳低声道：“那……那爸爸以后总该给我们多一些钱吧。”

“看他良心了！就你这么一个儿子，换成别人，疼都来不及了，哪会像他那样不闻不问。婊子就是他克星，看见婊子什么魂都丢了，以后会不会多给你钱，估计他还是要看婊子脸色！”

朱朝阳抿抿嘴，试探道：“妈，你知道小婊子是怎么死的吗？”

“不是从少年宫掉下来的吗，那天你不也在少年宫吗？”

“嗯……是，我那时不知道是她，听你说才知道的。她是怎么掉下来的？”

“说是被人强——”周春红刚想说“强奸”两个字，想到儿子还小，这话不好听，就改口道，“好像说成年男人弄了她，然后把她推下楼，摔死了，派出所在调查，我今天回来看到楼下小店门口还贴着悬赏通告。”

“成年男人？”朱朝阳一愣，他最担心警察查出他把朱晶晶推下去的线索，怎么莫名其妙变成了成年男人？便急忙问，“有人看到那个成年男人吗？”

周春红摇摇头：“没人看到，所以才抓不到。”

“那怎么知道是成年男人？”

周春红犹豫一下，含糊其辞道：“我听别人在传的说法，小婊子嘴巴里有几根毛，警察分析出来是成年男人的。”

朱朝阳稍稍一想，马上明白过来了，朱晶晶嘴里有几根耗子的阴毛，难怪警察会这么想。他松了一口气，这样的话，毛是耗子的，那么朱晶晶的死就不会怀疑到他头上了。不过他转念一想，心下又一阵不安，绝对不能让警察知道耗子，否则一旦查出朱晶晶嘴里的毛是耗子的，把耗子抓了，马上所有人都会知道他才是凶手了。无论如何，必须

让耗子和普普有个长期稳定的生活环境。

周春红又道："朝阳，以后你不要去少年宫了。"

"为什么？"

"现在好多家长都不敢让孩子去少年宫，那边有变态。"

"可我是男的，没关系吧。"

周春红想了想，道："那你也不要一个人跑到冷僻角落，现在社会这么复杂，各种人都有，知道吗？"

"知道了，我都这么大了，不会有事的。"朱朝阳冲着周春红笑了笑，让她放心。

36

第二天一早，叶军刚到派出所没多久，手下一名刑警就告诉他：“叶哥，朱晶晶她妈王瑶过来说，她知道谁是凶手了，她一定要亲口跟你说。”

叶军眼睛一眯，立即道：“快带她进来！”

没一会儿，两眼布满血丝的王瑶走进办公室，直直盯着叶军，沉声严肃道：“叶警官，请你们一定要抓住凶手，绝对不能让他逍遥法外！”

叶军当即正色回应：“你放心，这个凶手我们必抓不怠！你知道谁是凶手了？是谁？”

王瑶冷声道：“我丈夫跟前妻生的儿子，朱朝阳！”

“朱朝阳？”叶军听到这个名字，第一反应是很熟悉，想了一下，他女儿的一个同班同学也叫这名，那学生一直都是年级第一，也不知道是不是同个人。他们大致了解过朱永平的家庭情况，他离过婚，不过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前一段婚姻情况和案子无关，所以他们并不太清楚。

王瑶借他的电脑，重新打开监控视频，拉到了她记下的时间点。

画面中正是少年宫的一楼大厅入口处，有不少小孩跑来跑去，从中穿插经过。

一开始，走进来一个小女孩，正是朱晶晶，后面又走过了几波小学生模样的孩子，大约过了一分多钟，出现了一男一女两个中学生模样的孩子，男的个子相对高些，女的挺小个的，这两人走出画面后不久，一个穿着普通土黄色短袖T恤的小孩，独自走进了画面中，他个子不高，站在画面中停顿了一两秒，张头张脑看了一下，随后又往前走，消失在画面外。

王瑶指着这个瘦小的男孩子，道：“他就是朱朝阳，我丈夫跟前妻生的小孩，他就是杀害我女儿的凶手！”

叶军和手下警员有些茫然地互相看了眼，随后抬起头："他几岁了？"

"十四岁。"

"嗯……然后你为什么说他是杀你女儿的凶手？"

王瑶严肃地说："所有人看下来，我只认识他。"

叶军抬起身，干咳一声，道："这个……除了这点呢？"

"他心里一定很恨我和晶晶，为了报复，他杀了晶晶。"

对于王瑶说的这种情况，不用说透也能想个大概。男人二婚，前妻的孩子和现任妻子之间有矛盾，憎恨现任妻子及小孩，这是太普遍的情况了，哪个小孩不恨其他女人抢了他爸爸？

叶军原本对王瑶说她知道凶手了，抱了极大期许，现在听她这么说，似乎纯属主观臆断，因为画面中的朱朝阳明显是个小孩子，跟他们定位的凶手天差地别，他难免失望之色溢于言表，皱了皱眉，道："除了你说他恨你们这点外，还有其他的吗？"

"难道这还不够吗？"王瑶吃惊地瞪大了眼睛，似乎是质疑警察在徇私枉法，包庇坏人。

叶军坐进了椅子里，略显无奈道："当然不够，办案是要讲证据的，你说的只是你的想象。"

"证据是吧？晶晶刚进少年宫，才过一分多钟他就跟进来了。"王瑶拖动视频往后拉，继续说，"你看，晶晶出事后，才过不到五分钟，他又跑出少年宫。"

叶军解释道："你女儿出事后，整个少年宫很快都知道了，有很多人跑出去看。如果一个人听到外面发生这么大动静，他还无动于衷，继续待少年宫里，才会可疑，相反，我认为，你女儿出事后，你说的这个朱朝阳很快跑出少年宫，这很正常。"

王瑶反问道："那么前面呢？前面为什么晶晶刚进少年宫，才过一分钟，朱朝阳就跟在后面进来了？你们刚才看到了，他进少年宫时，站在大厅停留了一下，鬼头鬼脑东张西望，肯定是在找晶晶！晶晶刚来少年宫，他就跟进去，难道这也是巧合吗？"

叶军稍稍一顿，觉得她说的也有几分道理，可是监控里看着朱朝阳个头很小，还是个小孩，而他们调查的凶手有强迫朱晶晶口交的行为，这似乎不会是一个十四岁小孩会做的事吧？

正在这时，朱永平闯进了办公室，拉住王瑶就说："你怎么还是一个人跑过来了，快回家去。"

王瑶一把甩开他，大声叫嚷道："你就是不想承认你儿子是杀我们女儿的凶手，是不是，是不是！"

"你在说什么，朝阳怎么可能会是凶手，跟我回家去。"他一面劝慰着，一面连声向警察道歉，"警察同志，对不起对不起，我老婆心情不太好，抱歉抱歉。"

叶军办案多了，完全能理解受害人家属的心情，和派出所里的其他警察跟着一阵安慰。但王瑶显然认准了朱朝阳就是杀她女儿的凶手，坚持叫着："你们一定要抓朱朝阳，他就是凶手！不可能这么巧合，偏偏是他，在晶晶进少年宫才一分钟，就跟进来了。晶晶刚出事，他就跑出去了。一定是他，一定是他！"

她丝毫不肯放弃，派出所警察只能让她和朱永平先介绍了朱朝阳的大致情况，包括姓名住址，朱永平前一段婚姻情况以及现在和朱朝阳一家的关系。记录好后，说他们会对朱朝阳进行相关调查，安慰了一阵，好不容易才送走王瑶。

办公室总算安静下来，手下民警们吁了一口气，一人摇头道："这女人，自己女儿死了，怀疑到丈夫和前妻生的小孩，可对方明明只是个小孩。"

叶军微微皱眉："我觉得王瑶怀疑的也有几分道理，你们看，朱晶晶走进少年宫才过一分钟，朱朝阳就进去了，还站在原地张望，似乎是在

找着什么。”

“可是他还是个小孩，你瞧他个子，看着大概才一米五，应该还没来得及发育吧。”

叶军道：“十三四的男孩子，大都已经发育了，性能力是有的。”

“可看他的样子还没发育完全，朱晶晶嘴里的阴毛是发育很完全的阴毛了。”民警拿起登记的信息，“才十三岁半，现在还是求是初中的初二学生，怎么都跟口交这种事联系不起来吧？”

“求是初中……”叶军从他手里接过登记信息，又看了一遍。

“叶哥，你家叶驰敏不也在求是初中念初二？”

“是。”叶军点点头，道，“这个朱朝阳应该就是我女儿同班同学的那位，每次年级统考，这朱朝阳一直是第一，我让小叶多向人家学习，她总是很不服气，这死丫头就是没出息。”

“一直考年级第一？成绩这么好，更不可能跟杀人有关联了。早上王瑶说她知道凶手了，我还以为马上能破案了，谁知道就是这么回事。”那人不满地吐口气。

叶军思索片刻，道：“不过话说回来，朱朝阳和朱晶晶进少年宫的时间只差了一分多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去找朱晶晶，这事还是要调查一下。就算他不是凶手，也要问清楚他去干吗，说不定他那头会有新线索。”

几名刑警想了想，也认同地点点头。

37

自从昨天普普和耗子搬去杀人犯家后，朱朝阳忐忑了一夜。

杀人犯主动提出房子借给他们住，未必是出于好心。可是昨天这个选择也是出于无奈。

普普和耗子两个小孩出去找房子租不切合实际，没人会把房子租给小孩的，说不定别人怀疑他们俩是离家出走的小孩而报警，一旦普普和耗子被警察带走，他们肯定会被送回孤儿院，更说不定他杀朱晶晶的真相也会抖露出来，那样就天塌了。而他们一直住自己家自然也不可能，妈妈一定会觉得奇怪的。

一夜过去，他们三个没手机，无法联络，普普和耗子现在怎么样了也一无所知。

此刻，周春红出去买菜了，朱朝阳正打算出门去找普普耗子了解情况，没等他动身，门外却传来了敲门声。

朱朝阳小心地趴在门后通过猫眼朝外看了眼，瞬时吓得缩回头来，外面站了两个穿着短袖制服的警察！

警察！难道是朱晶晶的事？

朱朝阳惊惧不安，几天过去，他以为朱晶晶的事风平浪静了，却突然来了警察，是不是查到他了？

他不敢开门，躲在门背后，心跳很快。

如果他们问起，该怎么说？

无论怎么样，必须咬定一句不知道。

“怎么没人在？地址是这儿没错啊。”

另一人接口道：“大概出去了吧，要不我们下午再来？”

“大热天的空跑一趟，真麻烦。也只能这样了。”

两人正准备转身走，背后门却开了。

朱朝阳强自平复心绪，隔着铁栅栏的防盗门，抬头望着他们俩：“你们……你们找谁？”

“你是朱朝阳？”其中一位三十多岁、体型壮硕、一脸严肃的警察朝他看去，顺便拿出证件，晃了晃，“我们是派出所的。”

他连忙避开目光的对视，道：“警察叔叔，你们……有什么事吗？”

“把门打开，我们有话问你。”

朱朝阳手放在门锁上，没有直接打开，又谨慎地问了句：“你们有什么事吗？”

“调查一些情况。”警察似乎并不打算直接把“命案”两个字说出口，怕吓到小孩。

朱朝阳迟疑着又看了看两人，最后只好打开了门，让他们俩进来。

“你们要喝点水吗？我给你们倒水。”朱朝阳躲避着两人目光，背过身去倒水。

“不用了，谢谢你。”胖警察目光始终停留在他身上，依旧是习惯性的严肃语气说，“你妈妈不在家吗？”

“出去买菜了，你们找她有什么事吗？”

“哦，那也没关系，我们有些情况要跟你核实一下。”如果审问未成年人，需要监护人在场，不过他们本意只是来了解情况，并没真的怀疑是朱朝阳干的，便接着道，“7月4号，也就是上个星期四早上，你去过少年宫，还记得吗？”

“少年宫……”朱朝阳身体瞬间愣在原地，倒水的手停在半空，他背对着他们，警察看不到他的表情。

“还记得的吧？”

朱朝阳偷偷深吸一口气，果然，警察果然是来调查少年宫的事的，对此他多少有些准备。

当天事情发生后，他考虑了很多。

最好的情况当然是警察永远不会来找他。退一步，如果来找他，无论如何，也一定要否认到底，决不能承认是他杀了朱晶晶。因为他一旦承认，他爸就会知道这一切，那简直和死没什么两样。再退一步，即便他矢口否认，最后警察还是查出了他杀害朱晶晶，到时还有个未成年人保护法在，他不用承担刑事责任。

所以，就算他当着警察面撒谎失败了，情况也不会更糟糕。

他并不怕警察，因为他未满十四周岁。他只怕别人知道真相，他怕他爸知道真相。

朱朝阳抿抿嘴，回应道：“我记起来了，那天我是去了少年宫。”

“你是一个人去的吗？”

“我……是一个人。”朱朝阳回过身，捧着两杯水，小心地把水递给警察。

“谢谢，”警察接过水杯，没有喝，放到一旁桌上，“那么，你一个人去少年宫做什么？”

“我是去看书。”

“哦，一直在看书吗？”

“是的。”朱朝阳回望着他们，表情从一开始的紧张，渐渐变得镇定。

胖警察继续问他：“你经常去少年宫吗？”

“一般暑假我要么去新华书店，要么去少年宫看书。”

胖警察眼睛瞥到小房间的墙上贴了很多奖状，此前他们也知道，朱朝阳学习很用功，成绩很好。他点点头，又问："那天你什么时候离开少年宫的？"

"大概吃中饭以前。"

"你离开前，有没有遇到什么事？"

"什么事……"他微微停顿了一下，道，"你们说的是朱晶晶摔死了？"

"你知道摔死的是朱晶晶？你见到她摔死的？"

朱朝阳摇摇头："没有，我后来回家听我妈电话里说的，才知道早上摔死的是朱晶晶。"

"那天你进少年宫时，是不是遇到朱晶晶了？"

朱朝阳摇摇头："没有啊，我不认识她。"

胖警察眉头微微一皱："你不认识朱晶晶？"

"我只见过她一两次。"

"这么多年你只见过她一两次？"

朱朝阳眼睑低垂着，轻声道："我爸没让我和她见面，她不知道我爸离过婚，也不知道我爸还有我这个小孩。"

"是吗？"胖警察眼神复杂地望着他，心也不由地随着他的语调收缩，不过脸上依旧保持着职业性的严肃，"我们看到少年宫的监控里，那天你进去时，就跟在朱晶晶后面，还东张西望着，你那时在干吗？"

朱朝阳心中一惊，以他这个年纪的认知，压根没去想监控这些侦查手段，此刻面对胖警察似乎咄咄逼人的问话，他也只能铁了心否认到底，露出一脸无辜状："我都不认识她，没有跟着她啊，我就是进去看书，后来听别人说外面摔死人了，我就跑出去看了，那里围了好多人，我也没看到，就回家了，到晚上我妈电话打来，说朱晶晶摔死了，我才

知道早上摔死的是她啊。”

两位警察相互对视一眼，找不出什么漏洞。

胖警察又打量着朱朝阳的两条手臂，因为据陈法医的说法，朱晶晶嘴巴里留下的一片皮肤组织，不是生殖器的，化学成分上更接近手上的皮肤，而现在朱朝阳双手完好，没有任何伤口，对他的怀疑更淡了。便继续问了一些有关当天的情况，朱朝阳从头到尾只说就在少年宫里看书，并不清楚外面的情况。

末了，警察要求采集他的指纹和血液。

朱朝阳不解问：“这是做什么？”

警察没有告诉他，只说这是调查步骤需要，朱朝阳只能配合。

调查结束，警察刚准备离开他家，周春红买菜归来，见到警察，问了一番情况，得知警察是来调查朱朝阳的，顿时大叫起来：“你们怀疑朱晶晶的死跟我们朝阳有关系？”

胖警察平静地摇摇头：“没有，我们只是例行公事，调查需要。”

周春红琢磨一句：“调查怎么会调查到我儿子头上？”随即，她又大叫起来，“是不是朱永平叫你们来调查朝阳的？朱永平这个畜生啊！自己女儿摔死了，还要怀疑到亲生儿子头上，你们说啊，有这样的爹吗！有这种做爹的吗！”她不禁哭喊出来。

两名警察不好承认，承认了那是透露案情，也不好否认，因为确实是因为王瑶说了疑点，他们才来做例行调查的。只好随口安慰几句，说他们工作需要等等，敷衍了一阵后快速离去。

朱朝阳默默看了一阵子，随后步入自己小房间，关上了门。警察离去后，周春红望着儿子关上的房门，心想大概是自己刚刚骂朱永平是畜生，无论怎么样，朱永平都是儿子的亲爸，不知儿子此刻心中是怎么想的，她心下又是一阵懊悔，拭了拭眼泪，走进厨房烧菜。

而朱朝阳此刻待在房间里，并不是因为妈妈刚才的一番话而难受，

他心里思考着一个问题。刚刚警察问他那天是不是一个人去少年宫的，他说是，警察并没表现出怀疑。后来警察提到了少年宫的监控，既然警察看过了监控，难道监控里没看到普普和耗子？否则警察应该知道他们是三个人一起去的啊？

他努力将上周四的一切从头到尾回忆出来，想了好久，他才明白过来。那天他们在外面看到朱晶晶后，准备进去揍她。朱朝阳怕被朱晶晶认出，让普普和耗子先进去，自己在后面跟着。所以警察看到监控里他是一个人的。而警察说他在东张西望，那是他跟在后面找人群里的普普和耗子。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绝对不能让警察知道他还有普普、耗子这两个朋友。原本他打算今天去找普普和耗子，看样子也不能去了，他们俩可千万别主动来找自己，这样一旦被警察盯上，就穿帮了。

38

下午，朱朝阳去楼下买料酒，刚下楼，就瞧见普普正在旁边一栋单元楼下的石凳子上独自坐着。普普一见到他，刚准备跑上来，朱朝阳连忙手指伸在嘴前，做了个“嘘”的动作，然后偷偷招了下手，独自快步朝弄堂方向走去，普普随后跟上。

进入弄堂后，朱朝阳带着普普一路小跑起来，一连穿过几条小路和弄堂，最后来到一条热闹的大街上，这才扶住一棵绿化树喘气。

“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跑这么快？”普普胸口起伏着，脸微微胀红。

朱朝阳平复了一下心跳，抿抿嘴道：“早上警察来找我了。”

“警察来找你？”普普这句声音有点大。

朱朝阳连忙大声咳嗽一下制止她，领着她往前走，低声道：“对，小婊子的事。”

普普跟在一旁，同样压低声音：“警察知道是你把她推下去的了？”

朱朝阳茫然摇摇头：“我不知道，我想，他们应该还不知道，要不然一定直接把我抓走了。”

“哦，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只是怀疑你？”

“可以这么说。”

普普思索一下，停下脚步，正色道：“朝阳哥哥，我和耗子绝对绝对没和第三个人说过这件事，那个男人也绝对不知道的。”

朱朝阳抿嘴干笑一下：“我知道不是你们说的。”

普普皱眉问：“可是除了我们俩外，没人看到那一幕，警察是怎么怀疑到你的？”

“警察说少年宫一楼有个监控摄像头，拍到了小姨子进少年宫后，没多久我就进去了。也许是大姨子看过了监控，她怀疑是我害死了小姨子。”他撇撇嘴，把早上的事简明扼要地说了一遍。

普普吁了口气：“真危险，现在你是不是很害怕？”

朱朝阳苦笑一下，摇摇头，又点点头：“我不怕警察，反正我受未成年人保护法保护。我怕我爸万一知道了这件事，不知道会怎么样。”

“你爸知道了会怎么样？”

“我也不知道，反正，一定没有比那更糟糕的了吧。”

普普默默点了点头，叹息着：“是啊，如果你爸爸知道你害死了他女儿，那他以后一定更不疼你了。”

朱朝阳鼻子哼了下，吸口气，重新抬起头：“对了，你在楼下——”

没等他说完，普普就打断他：“你听。”

朱朝阳停下脚步，不解问：“听什么？”

“听这首歌。”她指着街对面。

朱朝阳抬眼望去，对面的人行道上坐着一个乞丐，身旁的大音响里正大声播放着筷子兄弟的那首《父亲》。

普普道：“知道这首歌吗？”

朱朝阳点点头：“知道啊，音乐课我们老师教过这首歌。”

“是吗？”普普欣喜，仿佛遇到了知音，“我们老师也教过这首歌，我最喜欢这首歌了。”她不禁跟着慢慢哼唱起来，“多想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托清风捎去安康。”

就哼了这几句，一向冷若冰霜的普普，眼中已然湿红起来，声音也开始哽咽。

她转头瞧了他一眼，使劲吸了下鼻子，努力不让眼泪出来，用力地笑了笑：“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我都有点……那个。”

朱朝阳温和地朝她笑了下，也轻轻跟着哼唱：“我是你的骄傲吗，还在为我而担心吗，你牵挂的孩子啊长大了……”

普普眼睛明亮地看着他：“那么……你是你爸爸的骄傲吗？”

朱朝阳愣了一下，脸上多了一层黯淡，但随即又笑出声：“我肯定不是，不过他的骄傲，已经没了，也许以后就是我了。”

普普望着他，诚挚地点点头：“对，以后你一定是他的骄傲的。”

“谢谢你。”朱朝阳笑了笑，又道，“就看这次警察是不是会抓到我了。”

“你自己觉得呢？”

朱朝阳苦恼地摇头：“说不好，这件事虽然没有其他人看见，可是我对警察撒了个谎，我说那天我是一个人去少年宫的，幸亏那天进大厅时，我让你们俩先进去，我一个人跟后面，所以监控里我也是一个人，警察不知道还有你们两个。可是如果一旦某一天让警察知道了你们俩和我一起进去的，就会全曝光了。”

普普很肯定地回答：“朝阳哥哥，你放心，我和耗子就算被送回北京，也不会出卖你的。”

朱朝阳摇摇头：“没用的，我们小孩是骗不了他们警察的，如果他们知道你们俩跟我一块儿去的，迟早会查清楚。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不能让警察知道我有你们这两个朋友，所以你和耗子一定要想个法子，好好妥当地安顿下来，这一步就全看能不能敲到那个男人的钱了。此外，最近你们不要来找我，我们得想个更安全的见面方式，不要被其他人发现。”

“嗯……什么办法呢？”

朱朝阳想了想，道：“这样吧，我每天下午一两点钟，去一趟新华书

店，一直待到五点，如果你们有事，就来书店里找我。”

普普点点头：“这个办法好。”

朱朝阳道：“此外，我最担心的是今天警察采集了我的指纹和血液。”

普普不解问：“这个是干什么的？”

“电视里犯罪了，警察都是要查指纹的，我也不知道当时有没有留下我的指纹。”

普普思索片刻，摇头道：“没有，你当时只是把小婊子推下去了，最多只碰到她衣服，怎么会留下指纹呢？”

朱朝阳低头道：“我也不知道衣服上会不会留下指纹。”

“那血液是做什么的？”

“我想大概是检测血液里的脱氧核糖核酸。”

“什么是脱氧核糖核酸？”

“就是DNA，我们生物课上教过的，人的各种身体组织里，包括皮肤，都带有他的遗传信息。可是，我想了好多遍，我没有被小婊子抓伤啊，警察为什么要采集我的DNA？”

普普眯着眼，想了一阵子，突然瞪大了眼睛。

朱朝阳奇怪问：“你怎么了？”

普普缓缓道：“你是没有留下，可是……可是耗子留了。耗子手被小婊子咬伤了，还咬出血了。”

朱朝阳也瞬时睁大了眼睛，深吸一口气：“那更不能让耗子被人发现了。嗯，无论如何，一定要给你们找个稳妥的地方长期安顿着，一直到十八周岁能够独立在社会上活动，绝不能落到警察手里。希望就全寄托在那个男人的身上了，我们一定要敲诈成功，而且我们一定要装出有底

气，绝对不能让他知道我们也有把柄在警察手里，不敢真的告发他。”

“对，我和耗子说过的，我们不能表现出半点心虚，被他看穿。”

朱朝阳点点头，回到最初的话题：“对了，你今天怎么会在我家楼下？”

普普瞬间眉头一皱，低声道：“我怀疑那男人今天趁我和耗子不在时，把家里翻过了。”

朱朝阳眼角微微一缩：“你怎么知道的？”

“柜门压的那条毛线。”

“毛线掉了？”

“不，毛线没掉，但位置不一样。我明明记得毛线压住的地方上，有个油漆点，但后来我发现毛线在油漆点的上面一厘米了。”

“你们出去过？”

“是的。早上那男人过来，给了我们几百块零花钱，又给了几张肯德基的优惠券，说街斜对面有个肯德基，让我们中午去吃，他还有事，明天再来看我们，又用各种诡计问我们家里的情况，想试探我们，但都被我们挡住了。最后他只能说，有什么需要跟他提就行了，然后就走了。中午我和耗子出去一起吃了肯德基，回来后，我发现毛线的位置变了一厘米，里面东西我倒看不出是不是翻过，我问了耗子，他说他从没动过衣柜。我觉得这件事可疑，就过来找你商量。我知道阿姨今天在家，我不好上楼，所以就在楼下等着，看你是不是会出来，等了两个小时。”

朱朝阳脸有愧色：“害你等这么久，真对不起。”

“不怪你，你也不知道我在楼下嘛。我就在想，那个男人一定是来找相机的，不知道他最后是不是会真的愿意掏钱买回去，还是会继续用其他的阴谋诡计。”

朱朝阳紧紧皱着眉，思索了一阵，道：“看起来那男人特别特别细

心。你瞧，他明明翻过东西，可是东西都完好无损，看不出翻动的迹象，甚至你塞的那根毛线还被他发现了，他还把毛线原模原样塞回去，只不过差了一点点位置才被你看出来的。”

“嗯……你说接下去该怎么办？”

“我想你们还是不动声色为好，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静观其变。相机不在你们手上，而且你们和我分开住，他百分百不敢对你们怎么样。最后他没办法，只能掏钱买他的平安。”

“嗯，你真厉害，我就照你说的做。”

“嗯，一言为定。我得赶紧回家了，我妈叫我下来买酒，你也赶紧回去吧。”

39

“老叶，朱朝阳指纹和血液DNA我们都采集了，刚从法医那儿拿到结果，DNA不对，窗玻璃上的指纹也没找到朱朝阳的。本来就不可能嘛。”胖警察把两份法医开具的证明扔到桌子上，撇撇嘴道，“这小孩个子很矮，你家小叶都比他高，我瞧着他嘴上毛都没长出，顶多才刚开始发育，完全不可能是凶手。”

叶军瞥了眼证明，弹了弹烟灰：“你们问他话时，他表现怎么样？”

“有点紧张，小孩嘛，见我们两个警察去调查命案，当然是这样的。不过这孩子挺懂礼貌的，我们去时，还主动给我们倒水。家里墙上到处都贴了奖状，不愧是学校里考第一的。”

“是吗？”叶军低头思索下，“那么他当时跑进少年宫时，刚好跟在朱晶晶身后，纯属巧合了？”

胖警察确信道：“我瞧着完全是王瑶这女人疑心病太重。说来你肯定不信，朱朝阳家很小，我打量了下顶多五六十平米，很老的房子，里面也脏兮兮的，稍微上点档次的家具电器都没有，连空调也没装，今年夏天多热啊，这天气就靠电风扇过活，他爸朱永平怎么着也是身价千万的老板，说出来你敢信？”

叶军冷哼一声：“朱永平跟他老婆分别开两辆豪车，每辆车都能换套房了，儿子家居然这样，太过分了吧？”

胖警察点头道：“我们后来又去了他厂子，跟厂里我一认识的人打听过，说王瑶管着朱永平的账，而且不准他给前妻小孩钱，以前朱永平偷偷摸摸给钱被她查出来，闹了很多次。朱朝阳他妈在景区检票，撑死一千多块一个月，早上听说我们是去调查朱朝阳，一直揪着我们不放，骂朱永平不是人，怀疑到自己儿子头上。”

叶军低着头想了会儿，琢磨道：“照这么说起来，嗯……我们抛开指纹和DNA不合，同是朱永平的小孩，朱朝阳和朱晶晶过着截然相反的生活，朱朝阳倒是有杀害朱晶晶的动机，照理说，他应该挺恨朱永平现在

的老婆和女儿的，嗯……会不会他找那种流氓男学生去做这件事呢？”

胖警察摇摇头：“不可能，听说他在学校很安分，一心只读书，从不和乱七八糟的人来往，况且他几乎不认识朱晶晶。”

“他不认识朱晶晶？”叶军很惊讶，毕竟朱晶晶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

胖警察点头道：“我早上也找过朱永平，他说女儿死了，他老婆接受不了，才会乱怀疑到他儿子的。他说一直以来他都是偷偷私下见儿子，朱朝阳和朱晶晶上星期才第一次碰过一面，确实不认识朱晶晶。我跟他厂里人听到的说法是，上星期他老婆带女儿出去玩了，于是朱永平把儿子叫到厂里来玩，结果他老婆带着女儿提前回去，意外碰了面，据说那回朱永平说他儿子是另一个人的侄子，不承认是他儿子。”

“这是为什么？”

“朱永平夫妻一直瞒着女儿，没让她知道朱永平离过婚，还有个前妻的小孩，其他人也不知道朱永平脑子怎么想的，反正一直以来很宠女儿，对儿子关心很少，你说怎么会有这样的爹？”

叶军叹口气：“这样的爹，朱永平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脑子进了水，离婚后和前妻一家老死不相往来的大有人在，还有的甚至连以前的小孩都不认。朱永平偷偷给小孩钱，比起那些人来，还不算最缺心眼的。哎，社会上就是有这些蠢货，苦的还是小孩。朱朝阳也怪可怜的。”

“可不是，现在朱晶晶死了，怀疑到他头上，你说他对他爸怎么想？家庭离了婚的小孩，在外学坏的太多了，瞧我们派出所抓的那些小流氓，很多都是父母离婚，没人管教的。像朱朝阳这么争气，学习全校第一的找都找不出来。早上看着他和他妈那表情，哎，我都后悔去这一趟。”

叶军轻轻点头，他起初对朱朝阳的稍许怀疑也彻底烟消云散了，转而成了深深的同情。

Part 40-44　失望

40

第二天傍晚，朱朝阳正躺房间地上看书，突然，楼下传来剧烈的争吵声，继而是周春红愤怒的叫骂。

朱朝阳一听到楼下传来周春红的叫骂，立马翻身坐起，套上件短袖飞奔下楼。

他刚冲到楼下，就看到了不远处面目狰狞的王瑶，王瑶也同一时间发现了他。

“是你！啊！”王瑶一眼就认出了他，指着他直冲过来。

“不，不是我，不是我。”朱朝阳见她歇斯底里，一脸疯掉的样子，本能一阵恐惧，短时间内愣住了，不由露出胆怯心虚的表情，退后几步。

朱朝阳的表情尽落入王瑶眼中，她更确信女儿是被他弄死的，摇着头哭吼着冲过去：“小畜生，你把晶晶害死了，你这小畜生，我弄死你！”

朱朝阳眼见她疯癫状狂冲过来，拔腿就要往楼上逃。王瑶直接将手机重重地朝他掷去，“啪”一下正中他的脸颊，他痛得“啊”一声大叫。

与此同时，周春红把一块刚买回来的猪肉甩到王瑶脸上，顺势巴掌没头没脑地往她头上拍，叫骂着：“死婊子你敢动我儿子，我今天跟你拼了！”

周围人连忙去拉架，两个女人此时都死死抓着对方头发不肯放。可王瑶丧女心痛，成了疯子，力大无穷，猛一甩头，头发挣脱出来，随即双手朝周春红头上猛烈挥打。周春红体型矮胖，虽然力气肯定比王瑶大，但个子差着对方大半个头，尽管本能地还手，但还是吃了个子上的亏，打不到她，反而被她暴打了很多下。周围人拉都拉不住。

朱朝阳眼见妈妈受辱，刚刚一时间的胆怯彻底抛空，“啊”大叫着冲上去，一把抓着王瑶头发就拼命扯，王瑶穿着高跟鞋朝他乱踹，他不顾

疼痛，愤然回击着。

终于，三人都被周围人死死拉住，朱朝阳脸上多了几条鲜红的指甲印，愤怒地睁着眼，眼角都要炸裂了。王瑶披头散发，脸上也多了几条划痕。而周春红最惨，额头上鼓起了一个血包，一撮头皮被拉掉，鲜血直流。

朱朝阳看着他妈的样子，痛心疾首吼道：“妈，你痛不痛？死婊子，死婊子，我跟你拼了！”

周围人死死拉着，嘴里劝着架，朱朝阳也像疯了一样，伸脚凭空乱踢着。王瑶冷笑着瞪着朱朝阳：“你过来，啊，你过来，小畜生，我一定弄死你，我肯定要弄死你，你过来！你过来啊！你把我女儿害死了，警察不抓你是不是？我一定弄死你！你瞧我怎么弄死你！”

朱朝阳嘴里回敬着：“小婊子死了是不是？死的好，怎么不早点死？怎么你这个婊子还活着？你天天被千万人弄，你就是靠做婊子赚钱的！”

三人哭天喊地地叫骂着，都要上去跟对方拼了，全靠周围人死命拉住，否则一定打得更激烈。这时，一辆大奔急速驶来停下，车里朱永平跑了出来，一把拉过王瑶就往外拖：“走，回家去，别在外面疯，让人看笑话！”

王瑶用力甩脱他：“看笑话？谁敢笑话？我女儿死了谁敢笑话？你儿子杀了我女儿，你知不知道？警察为什么不抓他，还说不是他干的？你给警察送钱了是不是，你想保你儿子是不是？”

“警察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不关朱朝阳的事！”

王瑶摇头，如狂魔般冷笑：“不关这小畜生的事？我告诉你，就是这小畜生害死晶晶的！你有看到刚才这小畜生的表情吗？你说他跟踪晶晶进少年宫干什么？这小畜生还打我，他把我打成这样了，你去打他啊，你去打他啊！哇……你去打他啊……”

朱永平捋了下王瑶的头发，脸上不由自主流露出疼惜的神色，回头看了眼儿子和周春红，什么话也没说，还是拉着王瑶要把她拖回去。

朱朝阳大吼道："爸！是婊子先打我的，是婊子先打我打我妈的，我妈被婊子打出血了！"

朱永平瞬时转过身，脸色铁青怒道："婊子是你叫的吗？你阿姨是婊子，那我是什么？"

朱朝阳瞬间愣在原地，望着他爸，一句话都没说。满脸鲜血直流的周春红，顿时尖叫哭吼起来："朱永平你还是人吗？婊子把你儿子打了，冤枉你儿子杀人，你还要护着婊子，还要骂你儿子，你还是不是人啊！"

周围邻居看到这场面，也不禁嘴里数落起来，朱永平也为刚才骂儿子的话感觉后悔，任凭周春红骂着，默不作声。

这时，两辆警车驶来停下。刚刚纠纷开始时，旁边居民打了110，叶军在派出所接到这消息，听说是王瑶来朱朝阳家闹事，立马决定亲自过来调解。赶到现场后，劝慰了王瑶一番，谁知，王瑶丝毫不领情，又指着朱朝阳开始骂起来。

周春红眼见儿子今天遭受莫大委屈，再也控制不住，用尽全力一把挣脱旁人，冲上去一脚踢上王瑶，正准备甩她耳光，突然，朱永平一把拽过她，一个巴掌拍在了她脸上。

清脆的一声"啪"，极其响亮。

一瞬间，朱朝阳彻底愣在了原地，感觉周围好安静，好静好静，完全听不到一丝声音。他嘴巴缓缓抽动了两下，发出只有他自己听得到的声音："爸……"

警察连忙再次把各人死死拉住固定，叶军一把揪过朱永平，拖到警车旁，指着他鼻子骂："你当着你儿子面打前妻，你还是不是人？啊，我问你，你还是不是人？有你这样做爹的吗？上去，到派出所去！"

朱永平紧闭着嘴，默然无语，任凭警察把他推上警车。

随后，叶军回到现场，听着周围人打抱不平的各种话语，他对整件纠纷的经过已了然于胸。听到旁边人讲的公道话，说着朱永平刚刚还一

味护着老婆，明明是她老婆先动手的，把他儿子打了，他还反过头去斥责儿子。

叶军一脸阴郁地回头望了眼警车里的朱永平，又看了看目光呆滞、愣在原地的朱朝阳，深深叹了口气。他回过头厌恶地瞪了王瑶一眼，用不容抵抗的语气大声道：“我们跟你说的很清楚。”又把目光看向周围人，故意在周围邻居们面前替朱朝阳证明清白，“朱朝阳我们已经调查过了，你女儿死的那天，他刚好去少年宫看书而已，他放假经常要去少年宫看书，很多人都能作证，我女儿以前去少年宫看书也经常遇到朱朝阳，他根本跟你女儿的死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再这么胡搅蛮缠，我们只能把你关起来了。”

王瑶不屑冷笑道：“关，把我关起来吧，没事。”她指着朱朝阳，“你小心点，我肯定叫一帮人弄死你！”

周围人听她这么一说，立马义愤填膺地大骂起来。

叶军一把抓过她头发，指着她鼻子骂道：“你他妈说什么！你叫半个人试试看？你当我们警察是空气？你家朱永平什么人，就他妈一个小老板，你他妈横个屁！老子警告你，要不是看你是个女人，你今天这么恐吓一个小孩，老子把你往死里打你信不信！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要是改天朱朝阳少了半根头发，我直接把你抓来揍死！带走！”

叶军在当地被人称为“铁军头”，流氓团伙不知抓了多少个，他以前当过兵，脾气很暴，凡是被他抓进来的流氓，通通吃了不少苦头，出来后都私下叫嚷着要卸叶军的手，不过等他们真的见到叶军时，都跟老鼠一样低头走，根本不敢说半句嚣张的话顶他。不过叶军对老百姓一直态度很好，是镇上有名的好警察。

此刻听他这么说，周围人都大声鼓掌叫好。

随后，叶军又跟周春红说了几句，说她最好也去派出所，今晚调解好，免得儿子被吓到了，夜长梦多。总之不用担心，他叶军会做主。朱朝阳还是个小孩，今天是大人的事，他不要去派出所，好好在家待着，休息休息。周春红点点头，摸了下头发，走到儿子跟前，可是朱朝阳依

旧一脸痴呆的模样，急得她连叫了好几声，才算回过神来，担忧地问起母亲伤势，周春红安慰他几句，叫他留家里自己弄点东西先吃，小孩子不要跟去派出所，朱朝阳满口答应。

周春红也上了警车后，叶军对周围人说了几句，叫大家都散了，随后圈着朱朝阳肩膀，拉到一旁，低声安慰了很多话，叫他不要担心，王瑶不会真叫人来动他的，给了他自己的手机号，让他有事随时找他。

警车离去后，朱朝阳缓缓转过身，仰天吸了口气，他现在的心情却出乎意料的平静。他没有去想刚刚的纠纷，也没去想周春红的伤势，也没去管自己脸上的肿痛，他突然想到了未成年人保护法，他突然间想到了杀人。

第一次杀朱晶晶，显然不是他最初的本意，不过这一回，他是真的想杀人了。他抿抿嘴，抬起脚步往家里走，刚走几步，余光瞥到角落里缩着个熟悉的身影，他抬头看，发现普普独自站在远处一个花坛旁，关切地朝他望去。

他轻微点了下头，嘴角勉强露出一丝笑容。

普普嘴型做出动作：“明天再说。”

朱朝阳点点头，在普普关切的目光中，继续往家走去。

41

第二天下午，朱朝阳如约来到新华书店，普普已经在一排少儿文学的书架下看书了，看得很认真，以至于站在她面前好一阵子还没发觉。

“你在看什么？”朱朝阳弯下腰，朝书封上看去。

普普把书封一亮，道：“《鬼磨坊》，很好看的一个德国的童话故事，主人公父母双亡，来到一个磨坊里，当了里面的学徒，师傅教了这些徒弟魔法，但是每一年，师傅会杀死其中一个徒弟去献祭，最后，主人公反抗求生，杀死了师傅。”

“听起来挺不错的一个故事。”

“你也拿本看看吧，真的很好看。”

“好啊。”朱朝阳哈哈笑了笑，也在书架上拿了一本《鬼磨坊》，坐到一旁翻起来。

普普瞧了他几眼，关心地问：“阿姨怎么样了？”

朱朝阳抿抿嘴，苦笑一下：“我爸在派出所赔了我妈一千块医药费，就这么了结了。”

“就这么了结了？婊子呢，有没有关起来？”

朱朝阳无奈摇摇头：“打架这点小事哪会关起来啊。听我妈说，警察把婊子教育了一通，说考虑到她女儿刚死，体谅她心情，说下次再这样，就会把她拘留。反正婊子很嚣张，在派出所还要骂我妈，我爸一直维护婊子，婊子还要我爸保证以后不联系我，我爸居然答应了，哼哼，我妈都快被他们气死了。”

普普瞪大眼睛，道：“你爸怎么会这样子？”

朱朝阳冷哼一声：“他已经不是我爸了。”

普普叹息一声，朝他点点头，抿抿嘴。

朱朝阳苦笑一下，问："对了，昨天傍晚你怎么会在我家楼下的？不是说在这里见面吗，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昨天下午我到书店时，你已经走了，后来我想到你家楼下看看，你是不是还会出来，刚好看到了昨天的事。昨天下午那个男人找到我和耗子，跟我们说他要出差几个星期，让我们耐心等他，不要出去乱玩，更不要跟别人透露相机的事，说他出差回来后，大概就能筹到钱了，又给了我们一些钱，你说他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他要出差几个星期？"朱朝阳微微眯上眼，思索着，"他居然会放着相机这么重大的事不管，反而去出差几个星期，那么……除非他现在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会是什么呢？他不知道我的身份，我家住哪吧？"

普普很肯定地说："我们守口如瓶，他绝对不知道。"

"那有什么事会比相机对他来说更重要呢？"朱朝阳挠了挠头，始终想不明白，过了一阵，只能道，"也许他真的是因为单位出差。反正相机在我这儿，他也不知道我是谁，我家在哪，那么他绝对不敢轻举妄动，你们两人安心住下去，一定是安全的，不要怕。"

普普点点头："听你这么说，我和耗子就放心了。对了，我还发觉他很奸诈。"

"怎么奸诈？"

"他知道耗子喜欢玩游戏，带了台旧电脑给耗子玩，耗子高兴死了，现在管他叫叔叔叫得很亲。"

朱朝阳担忧道："我就怕耗子被他一点点的好处就给收买了，被他套出话。"

"我也是反复跟耗子说了，耗子说这点分寸他还是有的，让我们放心，他多余的话不会说的。"

朱朝阳点点头："反正你要看牢耗子，叫他看清楚那人的真面目。"

42

自从那个男人出差后，整个生活显得很平静。

警察再没找过朱朝阳，婊子倒是没真的找人来对付他们，不过朱永平也没有再给儿子打过半个电话。朱朝阳平日里的话语也更少了，周春红看在眼里，常常偷偷抹泪，不过朱朝阳一看到她这样，就会反过来安慰她。

每天中午吃完饭，朱朝阳都会按照惯例来到新华书店看书，每天都会遇到普普，两个人看看书、聊聊天，听说耗子每天对着电脑，倒也不以为意。他总是看参考书，普普总是看文学故事，他觉得暑假一直这么过下去倒也不错。对于未来，对于他杀了朱晶晶，对于他爸是否还会惦记他这个儿子，对于普普和耗子的着落，对于相机的处理，对于开学后的烦恼，他暂时都抛之脑后不管了。

在这个初二的暑假，既是他烦恼最多的一个暑假，也是他感觉最安逸的一个暑假。普普这位朋友带给了他从未有过的快乐和温暖，不再是孤单一个人了，挺好。

半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朱朝阳独自在家，边吃着面条，边看电视。电视里，正在放着宁市新闻频道。这个频道每天采编宁市范围内大大小小的各种事件，大到事故、命案，小到吵架纠纷。

此时，画面中正播放着今天的一起交通事故。

“今早8点高峰时间，新华路一辆红色宝马车突然失控，撞上路边绿化带，造成多车事故。本台记者赶到现场后，交警已封锁现场，据了解，事故车上的女性驾驶员当场死亡，据事后交警部门的调查结果，宝马车上的这位年轻女性在行驶过程中，突发性猝死，导致车辆失控……”画面中，红色宝马车架在绿化带上，看起来受损并不严重，不过按新闻里的说法，不是车祸导致死亡的，而是猝死导致了车祸。

画面一转，变到了医院场景。

“据悉，女驾驶员父母半个多月前在外旅游时，发生意外去世。亲人说女驾驶员悲伤过度，半个多月来一直精神不济，常靠酒精和安眠药才能入睡，多日的精神虚脱也许是导致猝死的原因。死者丈夫近日一直在外地出差，早上接到噩耗赶回来后已经痛不欲生，希望他能坚强挺下去……”

后面是记者和主持人一长串的鼓励话，朱朝阳已经完全没有心思听下去了，他瞪大了眼睛，死死盯住屏幕。因为画面里，那个被几人搀扶，脸上挂满眼泪，痛不欲生的男人，正是他们的交易目标。

他又杀了他老婆？朱朝阳感到一阵寒栗。难怪，他说出差了，他一定是有更重要的事，原来更重要的事，是继续杀人！尽管电视里的记者说死者是因为精神不济加上近期酒精和安眠药的影响导致的猝死，不过朱朝阳丝毫不信，他知道，这一定是那个男人干的。

他还在杀人！可记者又说他在外地出差，他是怎么杀了他老婆的？而且他老婆是好端端开车过程中猝死的。必须了解清楚，否则，如果那男人也用这一招对付他们呢？

43

第二天中午，朱朝阳刚吃了饭就赶到新华书店，等待普普的到来。结果今天普普没来，换成了丁浩。丁浩一见到他，就亲热地圈住脖子：“嘿，朝阳，咱们好几个星期没见了吧。”

朱朝阳冷笑一声：“你不是一天到晚对着电脑吗？”

丁浩嬉皮笑脸地撇撇嘴，搭着他肩膀，一同坐到地上：“我是个有分寸的人，什么时候该玩儿，什么时候该干正经事，一清二楚，肯定是普普在你面前说我坏话了。”

朱朝阳无奈道：“好吧，其实你不出门，在家玩游戏也好。”

“为什么？”丁浩奇怪问。

朱朝阳心里想着自然是警察在朱晶晶身上发现的证据是丁浩的，当然不能让警察知道丁浩这个人，不过这件事他和普普为了不让丁浩害怕，都没告诉他，此时连忙换了个话题：“今天怎么你过来了，普普呢？”

“嗯……她嘛……”丁浩嘻嘻笑了笑，突然压低声音道，“你猜今天为什么是我过来？你肯定猜不到的。嗯，是这样。”他咳嗽一声，用很郑重的语气说，“普普今天委托我来办一件事。”

朱朝阳不解问：“什么事？”

“嗯……普普……她喜欢你。”说完这句，他就摆出一副深藏笑意的表情看着朱朝阳。

“咳咳……你说……你说普普让你来告诉我，她喜欢我？”

丁浩点点头，又连忙摇摇头：“是，也不是。其实她不是要我直接告诉你，她喜欢你，而是让我来试探一下你的心意，看你对她有没有感觉。”

朱朝阳无奈道："你这个叫试探吗？你已经直接告诉我了。"

"啊，是吗？"丁浩脸上透着尴尬，"大概我试探得明显了一点点吧，哦，不过有一点是重要的，你可别告诉普普，我直接跟你说了她喜欢你。"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其实就是……普普她让我来试探你，看你对她有没有意思。她没有直接说她喜欢你，不过我看她样子就知道了，她肯定喜欢你，所以让我来试探。我这么说，你听明白了没有？"

朱朝阳沉默了一会儿："你没有骗我？"

"我骗你干什么呀，你就直接说一句，你想不想做普普的男朋友？"丁浩问得真直接。

"做她男朋友？"朱朝阳瞬间感觉脑子还没转过来，原本他今天是来找普普谈那个男人继续杀人的事，结果却冒出了普普喜欢他这件事。

如果说他对普普没好感，那自然是假的。普普长得很甜美，像瓷娃娃一样，非常可爱。朱朝阳虽然才刚开始发育，不过喜欢女生这种事，不用等发育就会有了。在学校里，他也心里喜欢过其他女生，可是他个子矮，一向自卑，从来没跟任何人表露过。女生总是喜欢高高帅帅的男生，不会喜欢他的。

"快说，你到底喜不喜欢普普？"

"我……"朱朝阳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只好反问，"那你喜欢普普吗？"

"我？"丁浩做了个不屑的表情，"她是我结拜妹妹，我怎么会喜欢她？搞笑。"

"可你们毕竟在一起这么久，又经历过这么多事。"

丁浩哈哈摇着头："我完全把她当妹妹啦，而且呢……咳咳，"他低

下声，仿佛在说一个天大的秘密，“嗯……其实我有喜欢的人。”

“啊？谁？”

丁浩把短袖卷起来，露出左上臂的内侧，上面有个不太明显的刺青：“看到字了吗？”

朱朝阳瞧着他黑乎乎手臂上的刺青，道：“人王？”

“是‘全’啦。”丁浩失望地撇撇嘴。

“‘全’，这是什么意思？”朱朝阳不解。

丁浩悄悄道：“我老家有个女孩，从小就认识的，她叫李全全，我去孤儿院后，她还经常给我写信的。所以我用钢笔蘸了蓝墨水在手臂上刻上‘全’，这次从孤儿院逃出来，我也想着跑回老家看她，看她现在长啥样了，又怕被人发现，哎，现在她写信给我也收不到了，只能过几年了。这事我只告诉了你，你要替我保密，普普也不要说，我怕她笑我。”

朱朝阳点点头，又问：“你喜欢她，她也喜欢你吗？”

丁浩茫然摇摇头：“我不知道，她信里也没说过，我也不敢提，算起来从去年开始就没收过她的信了，也许……也许她有喜欢的人了吧。”他目光随即黯淡下去，不过转瞬又笑起来，“好了啦，不说这个了，说吧，你到底喜不喜欢普普？”

朱朝阳低头害羞地问：“普普……她为什么会喜欢我？”

“她喜欢聪明的人，她说你最聪明了，好啦好啦，废话不多说，你只要回答我，你喜不喜欢她，我回去好交差。”

“我……这怎么说啊。”朱朝阳脸胀得通红。

丁浩哈哈大笑：“普普真挺好的啦，懂事，人也长得漂亮，长大肯定会是美女。你瞧她对所有人都冷冰冰的，对我也是呼来喝去，只有对你，她才会好好说话，看来你正是她的克星。别看我最近都待家里没出来，不过我猜都能猜到，她跟你说话，一定是温柔的，对不对？”

“这个……也许是吧。”

“那就好了，现在很简单啦，你就直截了当告诉我，你到底喜不喜欢她。跟我不用遮遮掩掩的，咱们是兄弟，不管你说什么，我都支持你自己的意见的。”

“我……”朱朝阳低头吞吐着，“如果那样……也是好的，不过我想……也许是她不是真的喜欢我，我也不知道她到底怎么想的……”

丁浩捂着嘴大笑，拍拍他肩膀：“好啦，我明白你的意思啦，改日喝你们喜酒啦，就这样啦，我回去啦。”

他站起来就要走，大概是急着回去玩游戏，朱朝阳连忙叫住他：“对了，那个男人回来了没？”

“没呢，他说要出差几个星期，回来后会第一时间来找我们的。”

“嗯……哦，好吧，那你先回去吧。”朱朝阳把男人又杀了人的事压了下去，因为他觉得跟丁浩这傻瓜商量没用，还是等普普明天过来再说吧。

今天听了丁浩这么说，他心中也有一股暖洋洋的感觉，需要反刍消化一下。女生会喜欢自己，怎么会这样？

44

丁浩走后，朱朝阳又在书店待了会儿，今天普普不在旁边，还真有点不习惯，他感觉挺无聊的，只好提前回家。

下了公交车，又走了一段路，快到家时，突然背后有人喊他名字：“朱朝阳。”

他本能地转过身，陡然眼帘中飞来一个装满东西的塑料脸盆，他本能去闪避，脸盆虽然只砸到他肩膀，可是随即发现，他从头到脚，都已经被粪尿淋个精光。

他在原地莫名愣了几秒，等反应过来时，两个年轻的成年男子飞快地冲上路边一辆面包车，面包车一脚油门就立刻开走了。他急忙捡起花坛里的一块石头追去，但面包车很快就把他甩到了后面，他整个人伫立原地，一动不动。

旁边过路人纷纷围拢过来，嘴里都在说着“哎哟，这个孩子怎么这么可怜，谁弄的呀”，一些好心人拿出纸巾，递给他擦拭。

他两眼噙满泪珠，小心地接过好心人的纸巾，不让手碰到旁人，擦了几下脸，低头匆匆往家走，走出几步，他忍不住哇一声哭了出来，像只落水狗使劲抖了抖身上的大便，朝家里飞奔。

刚到楼下，就发现楼道里围着一些附近的邻居，一位大妈刚见着他，就急切说：“哎呀，朝阳啊，你怎么回事，身上怎么弄的？你快给你妈打个电话，让她回来吧，你家出事了。”

朱朝阳一惊，来不及细问，就跑上楼去，从下面的楼道开始，墙上一路用红漆画着叉。到了自家门前，门两侧分别是红漆画着几个歪曲的大字“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下面聚集的邻居也跟着上来：“朝阳啊，你快让你妈回来看看吧，你妈是不是欠了外面人的钱了？你身上是怎么弄的，怎么都是大便啊？”这些人里，既有关心他们家的，也有担忧以后自己生活会不会因他们家而

受到牵连的。

“春红是本分人，不会欠外面钱的，肯定是朱永平老婆叫人弄的。”一位大叔分析着。

“对，一定是这样。”

朱朝阳瞬时感觉整个世界天旋地转，找不到方向。

这时，一位阿姨跑了上来，急声说：“我刚给春红打了电话，春红说她也被人泼了大便，泼她大便的几个畜生跑掉了。”

“我妈也被人泼大便了？”朱朝阳转身大叫，两眼都喷出火来。

他“啊”一声怪叫，急忙掏出钥匙，打开家门，冲到电话机前，顾不得手脏，拿起话筒就拨了叶军留给他的电话。

十分钟后，叶军带人冲上楼，一见这情景，还没听周围邻居把事情经过描述完，直接一拳打在墙上，怒喝一声：“小李，你现在就带人到朱永平厂里抓王瑶！”

随后转向朱朝阳道：“你别怕，今天叔叔给你做主，你去洗个澡，把衣服换了，我带你去你爸厂里抓人，今天这笔账，一定要算个清楚！”

朱朝阳感激地狠狠点头，立刻跑进卫生间里冲澡，换了衣服，上了叶军的警车。

很快，到了朱永平的工厂，空地上，几个警察正在和朱永平等一些人争执着。叶军冲上前，看了一圈四周，冷声质问：“王瑶人呢？”

“叶哥，朱永平说王瑶不在，也联系不到她。”一名警察说道。

叶军把眼瞪向朱永平，怒喝道：“朱永平，今天王瑶我们一定要带走，你赶紧把人交出来！”

朱永平拿着几条烟递过来，叶军一把甩开：“别他妈来这套！”

朱永平勉强笑着打着太极：“叶警官，今天这事我真不知道，您看在

我老婆她不懂法，脑子钻了牛角尖—”

“什么叫不懂法！我上回在派出所是不是警告过她！是不是跟她已经说得一清二楚了！”他拉过低着头的朱朝阳，“你瞧你儿子，被人用大便从头浇到尾，还有周春红，也被人浇了大便，他家房子大白天的被人泼了油漆！这什么行为？黑社会行为！我跟你说，你是个男人就考虑下你儿子感受！你儿子被王瑶这么整了，你还在维护王瑶，你对得起自己良心吗？”

朱永平一脸难堪，但还是强撑着笑脸劝说着。旁边一些朋友是他刚刚打电话叫来的附近工厂老板，也是镇上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是有关系的人，本想叫来一起帮着跟警察说情，此刻他们了解了事情前因后果，竟然是王瑶找人泼了他儿子大便，还光天化日下泼油漆，也纷纷摇起头来，劝朱永平把王瑶交出来，总得给自己儿子一个交代吧。

朱永平被那么多人数落着，重重叹了口气，坐到旁边的椅子里手蒙着头，一句话也不说。大概看到丈夫这副模样，本来躲在工厂办公室里的王瑶冲了出来，大声嚷着：“你们找我干什么？”

朱永平一见她出来，立刻跑过去把她往回推：“你出来干吗，你回去，你回去！我会处理的。”

叶军朗声叫道：“好得很！你有种出来最好，抓走！”

警察正要上来抓她，王瑶一把甩开，捋了下头发，理直气壮道：“喂，警察同志，凭什么抓我？”

叶军狠声道：“你泼人大便，泼人家门红漆，这种事干下来了，还问抓你干什么！”

“我什么时候做过这种事了？我一天都在厂里啊。”

叶军指着她鼻子：“我跟你说，你在警察面前装傻充愣，睁眼说瞎话没用的。”

“好呀，可是警察是要讲证据的对吧？你们不抓这小畜生，说没证

据。那现在抓我就有证据了？我女儿死了，你们这么久都没本事抓到人，现在抓我很容易啊？”

“好，很好。”叶军咬着牙，“本来只当治安案件处理了，你要这么说，很好，你指使几个小流氓干事，以为我们抓不到小流氓？等我们抓到那几个小流氓，这案子性质就升级了，你要不怕，就等着！我们走！”

叶军带了人就收队，朱永平愣了一下，连忙跑上前拉住他们，连声求着：“警察同志，我老婆不懂事，不会说话，万万原谅，万万原谅。”回头狠狠对王瑶骂道：“你做了就做了，还不承认，你找死啊！快过来道歉，我跟你一起去派出所。快过来啊！”

王瑶看着丈夫的模样，不甘心地低头走过来，瞧见了叶军身后的朱朝阳，又忍不住冷声骂了句：“小畜生！”

朱朝阳刚见她出来，就已经气得浑身发抖了，想起妈妈和自己都被泼了大便，此刻还被她骂，再也控制不住，大吼道：“死婊子，臭婊子，我跟你拼了！”

他刚要冲上去，朱永平一把拉住他，叫道：“大人的事，你不要管。”

“爸，你还要护着她吗？”朱朝阳后退两步，摇了摇头，用一种奇怪的目光看着朱永平。朱永平脸有愧色，想了一下，把儿子拉到一旁，低声道：“朝阳，这件事是你阿姨做得不对，你阿姨对你一直有成见，所以妹妹出事后，她一直胡思乱想。我跟你保证，以后不会有这些事发生了，你跟你妈说一下，这件事你们不要追究了，我这边也好跟警察去说不要抓你阿姨。”

朱朝阳吃惊地看着朱永平，颤声道：“我全身都泼满了大便。”

朱永平抿抿嘴：“爸爸过几天给你们一万块钱，你们找人把家里外面的油漆都刷掉，这件事就这么算了。”

朱朝阳眼泪在眼眶里翻滚。

“就这么算了，啊。”朱永平歉意地拍拍他肩膀，他知道，儿子还是很乖的，从不会违逆他的决定。

过了好一会儿，朱朝阳退后一步，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朱永平，点了点头，走到叶军旁边，悄声说了一些话。

叶军皱起了眉，过了会儿，他摇头叹口气，来到朱永平面前，道：“泼大便的事，当事人不追究，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但光天化日公共场所泼油漆，这事情算不了，当事人不追究也没用，王瑶我们还是要带回去。”

朱永平连声道：“行，没问题，叶警官，我陪她一起去。”

叶军撇撇嘴，冷声道：“你还是先开车送你儿子回家，安慰安慰吧。”

“这个……”朱永平犹豫地看了王瑶一眼。

周围人都忍不住开始劝说着：“朱永平你脑子混了是吧，先送你儿子回家啊。”

朱永平只好道：“好吧，朝阳，爸爸送你回家去。”

他想伸手拉儿子，朱朝阳躲开了：“不用了，我自己回去。”他平淡地说完这句话，转身飞快跑走了。

Part 45-49 试探

45

严良挂下电话后，整个人愣在了椅子里。

徐静死了？

刚刚亲戚给他打电话，说前天早上，徐静开车时猝死，还差点导致了更大的交通事故。张东升原本在公益支教，接到消息当晚赶回了宁市。在交警开出了事故报告单和医院的死亡证明后，第二天，即是昨天，张东升就把徐静的遗体火化了。

按照当地风俗，通常人死了要停放七天，过了头七再火化下葬。

上一回徐静爸妈死时，是因为情况特殊，人摔烂了，所以第一时间送去火化。可是这一次徐静死了，为什么第二天就火化？

严良眼睛微微眯起来，他想起了徐静当时跟他说的话，如果有一天她死于意外，一定是张东升干的。

张东升，真的会是张东升杀了人？

严良手指交叉，心中各种情绪交织着，在椅子里足足坐了半个小时，揉揉眼睛，站起身，出了办公室，上了汽车。

叶军正低头看卷子，听到一个脚步声来到门口：“叶警官，你好。”

叶军目光在这个四十多岁，戴着金属框眼镜的男人脸上停留了几秒，表情渐渐从惊讶变成了激动：“严老师！怎么是您，哪阵风把您给吹来了。”

严良浅浅地微笑一下：“我来你们镇有点事，我翻了通讯录，找到了你，本想着你说不定已经升职调到其他地方了，没想到你还在。”

叶军哈哈大笑：“自从上了你的课，我就再没升过职。哈哈，开个玩笑，我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去其他地方也不习惯，能在这儿干到老我就很满足啦，您坐您坐。对了，您来这儿有什么事，是宁市有什么学术

会议吗？”

“其实嘛，”严良咳嗽一声，他给叶军上课那阵子，是省厅抽调他来兼职给骨干刑警培训犯罪逻辑学的，虽然时间不长，但叶军私下请教过他许多问题，两人不算陌生，所以也省去了各种开场白，直接道，“其实坦白跟你说，我来这儿是为了一件死人的事。”

“命案？”

“也不能这么说，现在还不能下结论是命案。”

“嗯……那是……可是您不是已经……”叶军部分领会了严良的意图，脸上露出了犹豫。他知道严良几年前就已经辞去了警察职务，到了大学教书。一个前警察来调查案子，这当然是不合适的，公安体系内部有保密规定，只要涉及刑案，未经司法审判的案情对外一律保密。

严良微微一笑：“我来之前跟省厅的高栋通过电话，他说他待会儿会让人发一份传真函过来，我想应该快到了吧。”

叶军一愣，他当然知道严良口中的高栋是谁，高栋是省公安厅副厅长，专管全省刑侦工作。严良过去是省厅刑侦专家组成员，也在刑侦总队工作过，高栋未当副厅长前，当过一年的刑侦总队队长，和严良有过短暂共事。严良虽然几年前辞去警察，不过他在省厅工作这么久，不用想也知道会有很多朋友。

叶军拿起电话拨了个号码，果然，没一会儿一名警员送来一份传真函：“叶哥，分局转发了一份省厅的传真件。”

他接过来一看，上面打印着几行字：“严良老师需要调取几份资料，如不涉及敏感信息及保密机要，请宁市江东分局予以配合。”下面还盖着公安厅的章。

此外，警员还说：“刚刚高副厅还特意打电话给马局，说如果我们派出所在某些案子方面有什么侦查困难，可以问问严老师的意见。”

叶军稍一思索，立刻欣喜道：“严老师，是高副厅请您来帮我们查少

年宫那个案子的？”

严良不解问：“什么少年宫的案子？”

叶军立刻把朱晶晶在少年宫坠楼的案子描述了一遍，还说了十年前一起奸杀女童案就是严良破的，严良来了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严良想了想，苦笑道：“我只是请老高帮我开封介绍信，调查的也不是敏感案子，他倒真会做生意，乘机还塞我一个案子。”

叶军这才明白，原来严良根本不是为了朱晶晶的案子。这案子一发生就是大案，报到了省厅，高副厅想必也关注到了，案发至今毫无进展，于是借着严良来查资料，高副厅顺手让他帮我们破案。严良当年可是号称无案不破的，而且破过同类命案，甚至当年情况要更复杂，如果他来帮忙，那破案的把握大多了。

叶军把话挑明了，希望严良介入。严良压根不想再接触破案的事，这次是徐家三口死了，他怀疑是自己学生张东升干的，这才跑到了宁市，此刻见叶军一脸热忱的样子，他只好打太极，说他已经不是警察了，只不过是来调几份资料，关于少年宫的案子，遇害者是未成年人，属于保密机要，不能透露给他这个外人，否则违反规定。

见他坚持这个态度，叶军脸上忍不住透出了失望，只好意兴阑珊地回应，要查什么资料，现在调给你。严良说句抱歉，实在爱莫能助，他不干警察好多年，早不懂破案了，随后咳嗽一声，又道：“前天早上新华路上有起车祸，女车主开车过程中猝死，这件事你知道吗？”

“不知道，交通方面归交警管，怎么了？”

“能否帮我联系一下交警，我想要当时的出警记录、事故报告、新华路上该时间的监控，以及医院给出的检查报告。”

“您需要这些东西做什么？”叶军想了想，沉声道，“难道您怀疑不是交通意外，是命案？”

严良不置可否地回答：“我现在也不能确定，没法下任何结论。出事

的是我侄女，所以，我想对这件事有个较全面的了解。”

46

严良和叶军坐在电脑前看着一段监控。

画面中停了很多车，因为是早高峰，路面很拥挤。严良的注意力放在了中间一辆红色宝马车上，这时，绿灯亮了，路口的车辆开始缓缓向前移动，宝马车也跟着前进，但车子从起步开始就出现了明显的不对劲，左右晃动，没开出多远，车子的方向就彻底失去了控制，径直冲上绿化带。

叶军道："根据交警的记录，因为早高峰交警本就在前面路口执勤，所以事故发生后不到五分钟，就赶到了现场，发现车主昏迷并口吐白沫，情急之下砸开车窗把人拖出来送去医院，送到医院就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失去抢救价值。车内找到安眠药，从车主丈夫和亲友口中了解到，车主前段时间死了双亲，精神一直不济，天天需要靠酒精和安眠药入睡，所以判断死亡原因是长期神经衰弱加上药物的刺激。"

严良抬了下眉毛："不过似乎没有对徐静做过进一步的尸检，解剖、理化分析，这些都没有。"

"这是普通的意外猝死，不是刑事命案，不需要做这些工作吧。"

严良点点头："我知道，按规定，这么处理就够了。"

"您怀疑这次事故另有隐情？"

严良不承认也不否认。

"但当时车上只有徐静一个人，没有其他人。"

严良笑了笑："谋杀的方法有很多种。"

叶军想了一下，依旧是一脸不解："严老师，从我的角度看来，这样的事故很普通，开车猝死的并不只有您侄女一个，当然，她是年轻人，但现在社会压力大，年轻人猝死也常有听闻。您是觉得这里面哪里有问题？"

“整起事故看起来，嗯……确实看不出问题，不过……”他停顿一下，“你能不能帮我调查一个人。”

“谁？”

严良抿抿嘴，不情愿地说出口：“徐静的老公张东升。”

“您是怀疑他杀了他老婆？”

严良咳嗽一声，凑过来道：“这件事还请你替我保密，我对这个结论一点把握都没有，也许怀疑是错的，我和他们有亲戚关系，如果我的怀疑是错的，那会很难堪。”

叶军理解地点头：“明白，您需要我调查他的哪些情况？”

“最主要一件事，他这半个月来，是不是真的在支教，没有回过宁市。”

47

早上十点，张东升回到新家，只感觉全身都要瘫痪了。这几天每天晚上他都要守夜，只有趁着白天的功夫，回家小憩一下。不过他的心情很好。

徐静是在上班途中，开车时死的，这是他计划中的最理想情况了。而前天徐静尸体火化后，他彻底放下了心。现在整个徐家，包括五套房子和不少的存款资产，都是他一个人的了。

徐静的背叛，和那个男人的苟合，这一切现在看来都不算什么了。他原本很爱徐静，觉得和她结婚是最幸福的事，可是现在这些幸福感荡然无存，他心中早已没了徐静这个人。

也许有人会对他有所怀疑吧，或者背后说他一个上门女婿命真好，继承了徐家的所有财产。不过这也无所谓了，因为这只是两起非常正常的意外事故，不管谁怀疑他，甚至调查他都没用，包括严良老师。

因为他深知，除非他自己说出来，否则没有任何证据能表明，这两起不是意外，而是谋杀。当然，证据还是有一个，而且是最致命的证据，就是那三个小鬼手里那个该死的相机。

怎么对付三个小鬼让张东升颇为苦恼，他最近想了很久，始终想不出稳妥的办法。原因就在于三个小鬼太狡猾，警惕性很高，三人从不一起跟他私底下碰面，每次都另外留着一个人。如果三个人一起私底下和他碰面，他就可以把他们三个直接控制住，然后逼问出相机在哪里，最后杀了他们，取走相机，再毁尸灭迹。那样所有事情都天衣无缝了。但每次只有两个人，他虽然可以控制两个，逼问出另一个现在在哪，可他总不能光天化日之下去外面把另一个干掉吧。一旦行动失败，他和三个小鬼的关系顷刻破裂，他们肯定顾不上要钱，而是直接报警了。

看来对付三个小鬼的事还得从长计议，等办完丧事再干，到时讨好一下他们三个，消除掉他们的警惕心，再来实行。他伸了个懒腰，正准备去睡觉，可视门铃响了，他看着对讲机屏幕，楼下站着三个小鬼中的

朱朝阳，这次就他一个人。

小鬼肯定又是来要钱的。他正犹豫着是否让他进来，朱朝阳开口说话了：“叔叔，我知道你在楼上，你的车还停在下面呢。”

张东升冷笑一声，只好按下按钮，发出友善的声音：“同学，请进吧。”

等进了门，张东升热情地招呼着：“要喝点什么吗？可乐？哦，我记得你不喝碳酸饮料，那就果汁吧。”

朱朝阳接过他递来的果汁，从容喝了半杯，道：“谢谢。”

“嗯，好久不见了，你们过得怎么样？是不是缺钱了？我先给你们一些零花钱，至于三十万，我暂时还没筹到，再给我一些时间好吗？”

朱朝阳淡定地拉了条椅子自顾坐下，道：“没关系，我今天来不是问你要钱的。”

“不是要钱？”张东升略显惊讶，“那你是？”

“我想知道你太太是怎么死的。”

张东升顿时眉头一皱，随即苦笑一下，坐到了他对面，打量着他：“你怎么知道我太太过世了？”

朱朝阳平静地说：“我从电视新闻上看到的，也看到你了。”

“哦，原来是这样。”张东升摆出一张苦脸，“医生说我太太最近神经衰弱，所以开车时猝死了，哎，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你应该很开心才对。”

张东升顿时瞪起眼，冷声道：“你会说话吗！”

朱朝阳笑了笑，脸上毫无畏惧：“上回那两个人是你的岳父岳母，现在你太太也死了，你说你是上门女婿，这些车、房子都不是你的，现在都是你的了吧，你不是应该高兴吗？”

张东升鼻子重重哼了下，抿嘴道："没错，我岳父岳母确实是我杀死的，你们也看见了。不过我太太和他们不一样，我很爱我太太，她是猝死，并不是被我杀的，对她的死，我很痛苦。岳父岳母和妻子是不一样的，以后你长大结了婚，自然会理解我的感受。"

朱朝阳点点头，换了个话题："你最近真的是在出差吗？"

"没错，我在丽水的山区公益支教，我太太出事当天，我接到电话才赶回来的。"

朱朝阳皱眉问："真的是这样？"

"当然是，那么，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想知道一个杀人办法，你在山区支教时，是怎么能让一个隔这么远的人死的，而且是开车过程中突然猝死，就像一起意外一样。"

张东升咬了咬牙："我跟你说了，我太太是猝死，和上一回不同。我确实人在山区，和我同行的支教老师都可以证明，如果你怀疑是我杀了我太太，我半个月前就不在宁市了，中间从没回来过，怎么杀人？"

朱朝阳依旧很镇定地看着他："这正是我要问你的杀人办法，提防你也用这一招来对付我们，我必须问清楚。"

张东升泄气道："我已经强调很多遍了，我太太是猝死，是意外，完全不关我的事，不管你信不信！"

他气恼地点起一支烟，抽起来。尽管他杀岳父母的事被三个小鬼看到了，可他不想让三个小鬼知道他更多的秘密，所以决不打算承认第二起命案。

这时，可视门铃又响了，张东升起身一看，屏幕里居然出现了严良。

按道理严良应该是出殡那天才会来，可今天就到了，而且是来这个新家找他。严良应该并不知道他新家地址，此刻却能找到这里，会不会在怀疑他和徐静的死有关？

他顿时紧张起来，如果此刻只有他一个人在家，他丝毫不紧张，因为即便严良怀疑他，也不会有半点证据的。可是现在他家还有个朱朝阳，这小鬼可是手握他犯罪的直接证据，万一一个不小心说漏嘴，哪怕只有一点点说漏嘴，以严良的敏感度和智力，说不定就会顺藤摸瓜了。

他想装作人不在，不开门，可下一秒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连这小鬼都看到车停楼下，知道人在里面，严良不可能不知道，这样只会加重他的怀疑。

他连忙转头低声对朱朝阳道："我有个朋友要上楼，待会儿你不要说话，行吗？"

朱朝阳盯着他急迫的眼神，笑了下，却摇摇头："我不答应，除非你告诉我你怎么杀死你太太的，否则我说不定会说错话。"

张东升急道："真是猝死，是意外！"

朱朝阳固执地道："你不说实话，也不用想着我会配合。"

门铃继续在响着，还传来了严良的声音："东升，开门。"

张东升回头看了眼屏幕，恼怒道："好，人是我杀的，我承认了，行了吧，你能做到吧？"

"你怎么杀的？"

张东升咬了咬牙："用毒药，以后再跟你细说！"

朱朝阳爽快回他："好，我答应你。"

张东升连忙按下应答按钮，冲着对讲机道："严老师，门开了，请上来吧。"

朱朝阳笑着问："要不我到里面找个地方躲起来？"

张东升思索一秒，忙摇头："不行，万一没躲好被发现，更解释不清。你就说你是我学生，来拿参考书回去看的，行吗？"他随手拿起桌上的几本数理天地塞给他。

“没问题。”朱朝阳脸上掠过一抹得意的窃喜。

张东升皱了皱眉，心想小鬼今天的这副表情怎么跟那个讨厌的普普这么像，半个月前这小鬼似乎不是这种性格的。

48

“你就叫我张老师，我是高中数学老师，你说你是我暑假私下辅导的学生，今天过来拿参考书的，等下你说你先走了，知道吗？”趁严良上楼梯的空隙，张东升仓促地嘱咐几句，朱朝阳露出一张讨厌的笑脸。

这时，门敲响了，张东升皱眉望着朱朝阳，伸手指了指脑袋，低声再嘱咐一遍：“一定要记住。”

“放心吧。”朱朝阳肯定地点点头。

“来了。”张东升打开门后，换上了一张身心俱疲的脸，将严良迎进屋里，“严老师，您怎么到这儿来了？”

“亲戚说你守夜一晚上，撑不住了，跑来新房休息，我来时，他们说你刚走，我想你可能还没睡，就过来看看你。咦—这位是……”他看到张东升新家出现的这个陌生小孩，微微感到惊讶。

“这是我暑假私下辅导的学生，我刚跟他说了家里这几天办丧事，让他先拿书回去自己看。”

朱朝阳随即道：“张老师，您忙吧，不要太难过了，我先走了。”

“好吧，过几天我再联系你，你暑假不要偷懒，多学习。”

“嗯。”

朱朝阳刚准备离开，严良的目光在他身上停留一两秒后，叫住了他：“你上几年级了？”

朱朝阳停下脚步：“我下半年高二了。”

“你是高中生？”严良忍不住惊讶，因为朱朝阳个子小，他第一眼以为这小孩是小学的高年级学生，是张东升暑假私下收费辅导的学生，虽说教师是不允许假期开辅导班的，不过这种私底下带几个学生赚些钱是很多老师都会做的，收费挺高，而且学生家长乐意，严良倒不会说什

么。可他瞥见这小孩手里却拿着高中版的《数理天地》，心下微微奇怪，于是随口问了句。

听到朱朝阳这个回答，张东升眼神跳动一下，随即平复如初，心想这小鬼倒也会随机应变，如果手拿高中版《数理天地》，回答念初中，就露馅了，刚刚匆忙之间，倒忽略了提醒他这一点。

他正准备送朱朝阳出门，随后打起精神来应付严良，可接下去严良的动作却把他吓了一大跳。严良稍稍俯下身，从朱朝阳手中拿过一本《数理天地》，玻璃镜片后的一双细长眼睛微微眯起，打量着朱朝阳，同时翻了几页，很快看到了其中一篇微分方程的文章，严良目光在那道方程上停留了片刻，突然笑了："这题会解吗？"

张东升目光随之望去，刚触到微分方程，就硬生生咽下了一口唾沫，这是高一的知识，而且《数理天地》上的东西都是竞赛题，这白痴小鬼才念初中，连微积分都没接触过，肯定看都看不懂。

这下糟糕了，一句回答不好，就要引起严良的怀疑。严良怀疑自己倒是有充足把握应付，因为他不会有证据的。可万一严良怀疑到这小鬼，从小鬼身上展开调查，这……他都不敢想下去了。

正当他担忧着小鬼回答会不会露馅时，朱朝阳却露出了笑意，脸上跳跃出一副自信的表情，从容不迫地吐出几个字："此题无解。"

张东升心中暗骂一句，这白痴，看不懂题目还装什么大头蒜啊。

谁知严良哈哈一笑，把《数理天地》还给了朱朝阳，道："它打印错了，上面的22应该是2。东升，你辅导的学生很厉害，短短半分钟就看出了方程错误。"

"哦，是嘛。"张东升淡淡地笑了笑，掩盖住心中的惊讶，此刻他来不及去想这白痴小孩怎么会看出这道微分方程无解，在他印象里，三个小鬼肯定都是学习一塌糊涂的问题少年，他根本想不到朱朝阳早在初二上半学期就学完了初中数学，他一向做的都是竞赛题，今年已经自学了高中数学，他的志向是下半年初三全国数学竞赛拿一等奖。

朱朝阳笑着说："叔叔更厉害，随便看一眼，就发现这道方程打印错了。"

张东升心里大骂，瞎猫碰上死耗子，你赶紧滚就是了，还要互相吹捧一番，真当自己是知识分子啊！不过这话却明显让严良很受用，严良朝他笑着挤了下眼睛，他几十年沉浸在数学里，对数学的敏感度当然不是一般人能比的，看几眼方程自然就感觉不对劲，稍一想就知道是打印错了。不过他听到一个小孩夸自己，这滋味还是妙不可言。

好在朱朝阳说完这句，就老老实实滚蛋了，张东升松了一口气，现在需要打起十二分精神来应付突然到访新家的严良了。

49

站在一个亲戚的角度寒暄安慰了几句后，严良叹了口气：“徐静也遭了不幸，你心里现在一定很不好受吧？”

张东升鼻子抽了声，慢慢地掏出香烟，点上，目光呆滞地望着前面，默默无言。

严良打量了他一会儿，站起身，走到了客厅的中间：“这本是你和徐静共同装修的新房吧？”

张东升默然点点头。

“哎，现在变成你一个人的了。”

听到这句不轻不重的话，瞬时，张东升握香烟的右手小指动了下，不过严良看不到他的小指。

严良苦笑一下：“我能参观一下吗？”

张东升心中愈发确信严良一定对自己有了怀疑，旧的家里这些天都是亲戚，他自然不会留证据在旧房子里，严良想必是想在这新家寻到一些东西吧，不过随便他，他不会找到的。幸好此前就预料到严良可能会这么做，所以他没让朱朝阳躲起来，否则被发现屋子里躲了个小孩，严良肯定会怀疑到这小鬼身上了。

张东升就这么坐在客厅里，一句话不说抽着烟，严良则似是漫不经心地在每个房间里都走了一圈，房子很空，家具都还不全，日常杂物不多，不过严良其实是很细致地打量过了每个角落，就剩没把衣柜拉开来看了。

看了一圈后，严良回到客厅，脸上没流露出任何情绪特征，只是道：“看来你在新家也住了一段时间了，你一个人住的？”

张东升点点头：“徐静爸妈过世没多久，她又跟我提过离婚，这次我答应她了，不过说现在就离，恐怕会被人说闲话，让她再等几个月。她

说她不想住家里了，想搬出去住，我想还是她住着吧，我搬出来。”

“分居？”严良啧啧嘴，“看样子那时你们的婚姻已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了。”

“其实我这么做也是另有用意。”

“嗯？”严良侧过头，微微惊讶地看着他。

“我想让她一个人安静一段时间，或许能从牛角尖里钻出来。我独自搬这儿住了没多久，就去丽水的山区参加暑期支教，在那儿山上，我每天拍了照片给她发过去，希望她会回心转意。其实她后来已经有一些回心转意了，您瞧她回我的信息。”他脸上挂着淡淡的笑意，同时还带着一抹忧愁，把手机点开递给严良，吐了口烟，“可是，没想到突然会这样……”

严良从他手中接过手机，微信上，张东升和徐静之间的聊天里，有很多张照片和对话。

严良征求意见：“我可以听听吗？”

“没问题。”

严良点开了其中的一些对话，内容上看，张东升似乎故意想表现出热恋中的状态，极力讨好着徐静，逗她笑，说着山上支教的趣事。有时徐静也会很好奇，甚至带着笑声回应，比上回他见到徐静对张东升的态度好多了。

此外，严良特别注意到，张东升每一天都会传照片发讯息，两人间的交流，早上、下午、晚上都有，如果是这样—严良眼睛微微一眯，只要从移动公司确认了张东升手机这些天都在丽水山区，并未离开过，那么他就有了很坚固的不在场证明。甚至，照片中还有许多张东升跟其他志愿者老师的合影，找那些人一核对，如果确认无误，那么更能百分百证明徐静死前的很多天，张东升都在丽水山区，从未回过宁市。

丽水山区到宁市，最快速度开车都要六七个小时，来回就是十多个

小时，张东升想乘机短时间赶个来回是不可能的。

难道——徐静的死，真的是起意外吗？

严良抿抿嘴，道："可惜，我想你们原本是有机会复合的，谁也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意外。不过……你有没有考虑过，这或许不是意外？"

张东升惊讶道："那是什么？"

"这么年轻猝死的概率是很小的。你知道，我以前从事过警察行业，对有些情况比较有经验，你有没有想过，或许是徐静与你有复合的可能，导致了另一个人的不满，从而……"

"您是说徐静的……情人？"

严良点点头："你知道他是谁吗？"

"我只知道是她单位的，我没见过，我也不知道具体是准。"

"其实如果徐静的尸体还在，或许可以做进一步的尸检，判断到底是不是真的猝死。交警部门的尸检是很粗糙的，他们只针对交通事故，测些酒精什么的，刑警队里才有真正的法医。交警只是测了她非酒驾，又根据心脏的一些特征，做出了猝死的结论。交警当天就把尸体还给了你，不过你第二天就拿去火化了，还没过头七，是不是……太急了一些？"说话间，严良的眼睛冷冷地落在张东升的眼睛上。

谁知张东升丝毫没有紧张，似乎对这个问题早有防备，他突然咬住了牙，手指关节捏得发白，最后把香烟狠狠压灭在烟灰缸里。

严良收敛了下目光："怎么了？"

张东升吐出一口气："严老师，您是不是怀疑徐静是我害死的？"

"嗯……怎么会呢？"

张东升摇摇头："我不是笨蛋，我听得出您的想法，不光是您，也许其他人私底下也会这么想。徐静爸妈死了，徐静也死了，徐家这么多套房子，最后都落到我一个上门女婿头上，对吧？"

“嗯……”严良没想到他会直接戳穿了说，顿时有些不知所措。

“徐静出事第二天，我就不顾别人说什么要停尸治丧，急着先去火化了再治丧，显得更可疑了，对吧？”

“嗯……”

“其他人这么想，我也不想解释，因为这件事，我实在是不想说的。不过，我实在不希望您对我有所误会。没错，我确实急着要把徐静火化，因为……那是因为出事那天我赶回宁市，我在家里发现了一个避孕套的包装。可……可我和徐静很久没有过夫妻生活了。”

张东升红着眼，直直看着严良，仿佛他正在把一个男人的满腔屈辱和悲愤都强行压进心里：“我早就想到，徐静一定和那个人发生过性关系，可我根本没想到，我在山区支教，想着办法讨好她，我天天拍照片，跟她说话，讨她欢喜，她也明明表现出了开心的样子，可是呢，她却直接把人带回了家。我不想看到她，真的，那一刻我真不想再看到徐静了，我无法看着她躺在棺材里，我宁可她是一盒骨灰。您明白吗？”

严良手指交叉着，看着激动的张东升，默默无言，过了半晌，站起身，道：“你好好休息，这几天忙坏了，如果你需要帮忙，随时联系我。”

走出屋外，严良摘下眼镜擦了擦，他觉得他看不清张东升这个人。

徐静在此前曾说过，如果她出了意外，一定是张东升干的。

可从逻辑上说，徐静死前半个多月，张东升都有不在场证明，而且他的回答没有任何问题，甚至他的神态举止，也完全正常。

真的怀疑错了吗？严良陷入了思索。

Part 50-53　吃惊

50

下午在新华书店，朱朝阳一见到普普，就激动地说：“总算见到你了。”

普普脸微微一红，悄悄把头别过去：“不是每天都见到的吗？”

朱朝阳正色道：“我有很重要的事跟你说。”

普普头更低，脸更红了：“嗯……你说。”

“那个男人——他姓张，他把他老婆杀了。”

“什么？”普普抬起头，瞪大了眼，她预期中的话没出现，却突然听到这么一句。

“对，他把他老婆杀了。”朱朝阳似乎并没注意到她脸上一晃而过的失望，认真地重复了一遍。

“嗯……你怎么知道的？”转眼间，普普眉头一皱，“是不是他被抓了？那我和耗子要赶紧逃了，不过你呢——”

朱朝阳摇摇头：“不，他没被警察抓，是我问出来的。”他把电视上看到那个男人，以及早上的事说了一遍。

听完，普普惊讶地张口：“你一个人去他家问他这事，很危险。”

朱朝阳不屑地撇撇嘴：“一点都不危险，现在没人能抓到他，只有我们有他的罪证，他拿不到相机前，是不会对我们任何一个人怎么样的。”

普普点点头，同时又担忧地望着他：“可是我还是觉得挺危险的。”

朱朝阳冷哼一声，道：“放心吧，我有数。他杀了他岳父母，又杀了他老婆，上回他说自己是上门女婿，钱不是他的，现在他岳父母和老婆都死了，根据继承法，这一切都归他了，相信他很快就有钱来买相机了。”

“你认为他最后真的会花三十万买吗？”

“当然会，不过——”朱朝阳犹豫一下，道，“他说他这几天家里办丧事，很忙。我过几天还要再去找他，你能不能陪我一起去？”

“当然了，你是为了我和耗子，我当然应该陪你一起去。”

“不不，过几天我要找他的这件事……嗯，不是为了你和耗子。”

普普不解问：“那是什么事？”

朱朝阳支吾着说：“我还没想好，不过我希望你到时能帮我说话。”

“我肯定会帮着你。”

“嗯，那就说定了，我们一起过去，到时不管我说什么，你都要站在我这边，支持我，好吗？”

普普想了想，果断答应：“没问题，我一直会站在你这边。”说完，她又难为情地低下头，连忙扯开话题，“你爸最近和你关系怎么样？”

朱朝阳冷哼一声：“我爸已经死了。”

普普大惊：“啊，什么时候的事？你爸怎么会突然死了？”

朱朝阳撇撇嘴：“我是说，他在我心里已经死了，我和我妈都被婊子派人泼了大便，家门口也被泼了红油漆。我报警了，警察要抓婊子，他却自始至终维护着婊子。在他心里，只有婊子是重要的，我和他完全是两家人，他只爱着婊子一家。”

他把晶晶妈找人泼大便泼油漆的事说了一遍。

普普握拳义愤填膺：“怎么有这样的人，还泼你大便，实在太可恶了，应该把婊子推进化粪池里，活活淹死她才解气。”

“对，我也恨不得是这样。”朱朝阳嘴角冒出一抹冷笑。

“最后婊子怎么样，警察关了她多久？”

朱朝阳咬咬牙："才关了一天，交了罚金。"

"才一天？"普普狠狠道，"警察肯定被婊子收买了。警察从来都不是好人，我爸就是这么说的！"

朱朝阳无奈道："这事也不能全怪警察，本来要关婊子好多天的，但是我爸要我别追究婊子责任了。"

"这……她泼了你大便啊！这样的事，你爸怎么能叫你算了呢！"

"他的心里只有婊子一家，他不光让我算了，还说给我一万块钱弥补我和我妈。"

普普点点头："他给你钱本来就是应该的，嗯，一万块，挺多的，不过他本该给你更多。"

朱朝阳看着她一会儿，冷笑一声，摇了摇头，用一种奇怪的语调说："他不说钱，他还是我爸。他给我钱，这一刻起，我爸已经死了。"

普普不解问："他不给你钱才不是你爸呢！为什么给你钱，反而不是你爸爸了？"

朱朝阳看了看她，笑了笑，仿佛是个大人一般的目光瞧着她："等你再过几年就明白了。"

51

在严良的请求下，叶军手下几个警员对几个事项进行了调查，很快就有了结果。

“徐静死前的半个月里，张东升确实一直都在丽水的山上进行支教。这一点，移动运营商数据可以证实，他从未离开过当地，并且我们问了与他在一起支教的老师，也证实了这点。”叶军将这个结果告知了严良。

严良立在原地，默不作声地思考着。

叶军给出结论：“所以，张东升不可能是凶手。”

严良不置可否，他知道有几种方法能够不在场杀人，不过他没有把那些可能说出来，因为随着徐静被火化，根本就是查不出结果的。也许是张东升杀的，也许真是意外，恐怕真相永远无法探究了。

叶军继续道：“如果非说徐静的死不是意外，相比较张东升，徐静的情人可能更有嫌疑。她情人姓付，和她同单位，是她上司，比她大三岁，已婚，夫妻感情不好，所以去年开始和徐静凑到了一起。这家伙是小白脸，长相不错，也有钱，听说做事干练，风度翩翩，和多名女性都保持着不正当男女关系。他承认在这段时间内去过徐静家里，他一开始说单纯是安慰对方，后来在我们质问下才承认，他在徐静家中与她发生过性关系，用过避孕套。”

严良点点头：“张东升在家中发现了拆过的避孕套包装，于是恼羞成怒，当即要火化徐静尸体，这也说得过去。”

叶军道：“此外，我们从其他人那儿了解到，姓付的和徐静近期曾有过多次争吵，我们将这件事询问了姓付的，他承认确有其事。因为他看到徐静和张东升相互发暧昧的微信而吃醋。但他坚决否认他会害徐静，据他说他们俩都准备今年年底前各自离婚，明年结婚，不会因为微信这点小事闹得太大。”

严良看着他：“你觉得呢？”

“我们找不出反驳的依据，这次本来定性是意外事故，所以也不能对他采取强制审问的措施。他说徐静在父母过世后跟他说过，如果某天自己突然死了，肯定是张东升干的。不过在这件事上，他并不相信真是张东升干的，因为徐静出事的前几天里，他们俩一直在一起，张东升确实没回过家。徐静最近常喝酒，偶尔也吃安眠药，所以他也觉得，徐静是自然猝死。当然，在这件事上，他希望警方能替他保密，他不想让人知道徐静死前一天和他在一起过，那样名声上过不去。”

严良思索了良久，点点头，对叶军表示了感谢。

他也不知道现在该如何处理了。和张东升摊牌？更加深入地调查他？

徐静已经火化，那几种不在场就能杀人的方法，都需要进一步的尸检，而现在已经不可能了，查不出结果。只要张东升自己不招，没人能奈何得了他。严良对继续调查张东升，不报任何希望。他有过多年的从警经历，深知不是所有案子都能寻出真相的。很多的真相，永远都无法被人知道。更何况，如果徐静真的是自然猝死，压根不关张东升的事，那自己这样怀疑他，以后还如何相处？

他只能心里默默希望着，不是张东升干的，这是意外，和他那位学生没有任何关系。

52

接着的几天，朱朝阳和普普照旧每天下午会在新华书店碰面，朱朝阳只字不提普普喜欢他的事，普普心中一阵的失落，不过她看得出最近朱朝阳总是心事重重，很少说话，有时见他看着奥数竞赛题，半个小时后他还是停留在那一页。

直到一个星期后的一天，那天碰面时，朱朝阳仿佛换了一个人，因为他眉头是完全舒展的。他们一个下午都在看书聊天，唤回了久违的快乐。

分别时，朱朝阳告诉她："那个男人家里的丧事应该办完了，是时候去找他了。明天上午八点，你和我在书店门口碰头，我们一起过去。到时不管我跟他提什么要求，你都要站在我这边，好吗？"

普普奇怪地看着他，问他到底是什么事，他说明天就知道了，不肯吐露更多。最后，普普还是点头答应了。

第二天早上，两人碰面后，一起来到盛世豪庭，小区依旧很空旷，里面没见到几个人，地面车位零星停了几辆车，那辆红色的宝马车正在一角孤零零地停放着，表明那个男人正在家里。

朱朝阳已经是第三次来了，熟门熟路，按了门铃，上了楼，见到那男人时，对方还穿着睡衣。张东升目光在朱朝阳脸上停留了几秒，又看了眼普普，笑了笑："坐吧，需要喝点什么吗？普普，你是可乐？朝阳，你是橙汁？"

朱朝阳点点头："谢谢叔叔。"

张东升给两人倒了饮料，自己坐到他们对面，抽出一支烟："我能抽烟吗？"

朱朝阳表示无所谓："这是你家，你随便。"

"呵呵。"张东升点着烟，语气尽显轻松，"你们是来拿钱的吧，我财产继承手续还没办好，恐怕一时间拿不出这么多钱，不如——"

朱朝阳打断他："叔叔，我们不是来拿钱的。"

普普看了他一眼，心中琢磨不透，不是来拿钱还能干什么？

朱朝阳继续道："你上回告诉我用毒药杀人，能说得具体一些吗？"

张东升抿抿嘴，苦笑了一下，道："上次你非得打破沙锅问到底，我只能随便想个理由骗你，其实，我老婆真的是车祸意外猝死的。"

朱朝阳像个成年人一样端坐着摇摇头，丝毫不信地说："你不用骗我们了，我们知道你的底牌，你老婆绝对是你杀的。要不然你上次也不会这么慌张地要我走，我想上回那位叔叔，可能知道点内幕？"

张东升眼角微微眯了下，依旧一口咬定："确实是猝死，不骗你。"

"叔叔，你太没有诚信了，你那天明明告诉我会跟我说具体怎么毒死的，今天又赖账了。你这样，我真担心你跟我们买相机时，会不会耍诈。"

张东升皱着眉，眼神复杂地打量着朱朝阳，他觉得这小孩无论眼神，还是行为举止，甚至连说话的方式都和前阵子完全不一样了，甚至微微让他感觉到了一丝寒意，没错，就是寒意，他和普普的冷冰冰不同，普普这小女孩虽然极度让他讨厌，不过他接触了一阵子后，觉得她更多像是掩饰着自己儿童的一面，似乎是一种防御动作。可今天的朱朝阳，却出现了一种不顾一切的进攻欲。

他咳嗽一声，道："我老婆的事情和你们无关，你们放心，等我财产处理好后，一定会把钱给你们。我和你们说句真心话，你们也许看到我杀人，觉得我很坏，我很歹毒。其实我有不得已的苦衷。我是这个家庭的上门女婿，或许你们还不太懂这其中的滋味，那么我跟你们简单说说，如果我爸妈来到这个家看我，看媳妇，看亲家时，他们都不让我爸妈住在家里，我爸妈一大把年纪，把我从小带到大，看到儿子结婚后，他们连进家门都难，你说他们心里怎么想？"

他把目光投向了普普，普普抿抿嘴："他们不让你爸妈住家里？"

张东升唏嘘一声："我出身农村，他们是城里人，嫌我爸妈脏。"

普普点点头："我也是农村的。"随后她又摇摇头，说："可是这样你也不能杀了他们。"

张东升冷笑一声："我老婆有外遇，她要跟我离婚，我是上门女婿，离婚了一分钱都拿不到。而且，她还把其他男人带到家里。你瞧我，没小孩，对吧？我结婚四年，我老婆不愿生小孩。她现在要跟其他男人生，你说，我这么做，是不是逼不得已？"

瞬时，张东升的话触动了普普的心弦，她咬咬牙，冷声道："你老婆确实该死！"

张东升原本只是装委屈可怜，博他们的同情，降低他们的防备心理，把自己遭遇渲染一遍后，没想到普普会表现出和他同仇敌忾的态度，倒是让他微微有些吃惊。

他稍一思索，接着道："我没有小孩，我是个老师，看着你们，就像看着自己的小孩，看着自己的学生。虽然你们没跟我说过具体情况，但我看得出，你们的家庭肯定也出过一些状况，我不希望看到你们三个未成年的孩子过早接触这些，你们应该在学校好好读书，那样和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未来。人最宝贵的，是未来有所期盼。我的人生已经是这样了，无法改变，可是你们的可以。我愿意以后一直帮助你们，直到你们大学毕业，能够掌握住自己的未来。"

他打量着两人。普普低下头，目光变得黯淡下去。朱朝阳也是若有所思。他觉得这一步走得很对，毕竟只是小孩，还是很容易取得他们的信任的。正当他暗自得意，朱朝阳又重新抬起头，回到了刚刚的表情："叔叔，今天我们来不是听你说教的，我必须要知道，你是怎么把你老婆毒死的。"

张东升皱着眉道："这个和你真没关系。"

"不，有关系，今天我必须要知道。"

"你知道了有什么用？你觉得我会用同样的办法对付你们？这不可

能，你放心吧。我还不至于为了省三十万，继续去杀人。”

“这不关我们之间交易的事，我只是一定要知道你的办法。”

“你想干什么，你也想杀人？”张东升不屑地冷笑一声。

谁知朱朝阳突然冒出一句：“没错，我也要杀人！”

瞬时，普普瞪大了眼睛，吃惊地看着朱朝阳。

张东升也是紧皱着眉头，打量他，从表情上看得出，这小鬼根本不是在开玩笑。

“咳咳，”张东升咳嗽一声，“你……你想杀谁？我知道你们这个年纪，打架被欺负什么的，经常会有，也很容易一时冲动，我跟你说，这些事等你长大了回头去看，其实都是小事……”

朱朝阳打断他：“不关这些小事，总之你今天必须告诉我！”他语气突然变得咄咄逼人了，“你一定要告诉我，否则我会做出任何事！”

张东升脸上的表情停滞住了，手指夹着烟停留在空中，过了好一会儿，他把目光投向了比起此刻的朱朝阳稍微不那么讨厌一点的普普：“他……发生什么事了？”

普普看着朱朝阳，也小心地问：“你……你想做什么？”

朱朝阳回头看了她一眼，问：“你会支持我的，对吗？”

“哦……”普普犹豫了一下，还是点点头，“嗯。叔叔，请你告诉我们吧。”

张东升抿了抿嘴，掐灭香烟，站起身，踱了一会儿步，又坐回位子上，双手交叉，关切地问：“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你想做什么？”

朱朝阳深吸一口气：“我要杀两个成年人，我需要下毒，我需要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

普普惊讶问：“你想杀谁？杀婊子吗？怎么是两个？”

朱朝阳没有理他，而是继续很直接地看着张东升。

“这……”张东升咬了咬嘴唇，皱眉道，“两个你什么人？”

“这个不需要你管，总之，我不会拖累你，只要你帮助我，我决不会拖累你。”

张东升摇了摇头：“我说，你年纪小，太异想天开了，下毒，并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会被警察查出来的。而且你要靠近对方，给对方食物里下，否则他怎么吃进毒药？”

“可是你出差去了，你是怎么毒死你老婆的？警察不也没有发现吗？”

张东升撇撇嘴：“很复杂，我也是运气好，否则警察恐怕还要调查。”

朱朝阳道：“反正我们已经知道你杀了人，你告诉我具体怎么干的，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他加重了语气，“总之，今天你一定要告诉我。普普，你会帮我的。”

普普轻咬着牙齿，犹豫了一会儿，最后也看向张东升：“叔叔，你一定要告诉他，否则，你知道的。”

张东升表情只剩了冰冷，打量着对面两个小孩，此刻，普普眼中似乎带着恳求，而朱朝阳的眼中，完全只剩下了咄咄逼人。如果现在丁浩也在场，他恐怕直接要把三人控制住，再逼问相机藏哪去了，最后把三人都杀了，可是他们每次来，都商量好另一个留外面，他实在没把握下手。干了两起神不知鬼不觉，甚至警方都没调查过他的命案，如今却被这三个小鬼把握住命运，他觉得真是一种莫大的讽刺。

他深吸一口气，想着小鬼已经知道了他两次杀人，对于怎么杀徐静的，也没什么好隐瞒的，只好道：“我老婆每天早上都会吃一种胶原蛋白的美容胶囊，我把毒药藏在她胶囊里，然后去出差了，半个月后，她吃到了那颗毒胶囊就死了，那时我在外地，所以警察没怀疑我。”

朱朝阳道："是什么毒药？"

张东升皱皱眉："氰化钾，你大概不知道。"

朱朝阳摇摇头，初中阶段确实没接触到这类化合物，他接着问："毒药你是怎么弄到的？"

张东升很不情愿地回答："自己合成的。"

"你不是数学老师吗？"

"我数理化都不太差。"

"这毒药吃下去多久能死？"

张东升叹着气，看着如此"好学"的一个学生，无奈撇撇嘴："几分钟。"

朱朝阳思索了会儿，道："不对，你在撒谎。"

"我没有骗你，到现在我还有什么好骗的呢？"

"你老婆在家吃了胶囊，照你说几分钟就死了，怎么会死在路上的？"

"这个嘛……"张东升只能把杀徐静的所有秘密说了出来，"其实我毒药是藏在一个更小的胶囊里，把更小的胶囊再放进胶囊里。胶囊的外面那层膜会在胃中分解，没几分钟，但两层胶囊就不同了，时间会比较久，所以她刚好出门后，在车上猝死了。"

朱朝阳满意地点头："你在出差，你老婆却是在车上猝死了，难怪警察不查你。不过如果你老婆不是早上吃的胶囊呢？那你怎么办？"

"她通常都是早上吃的，不过就算晚上吃了死在家里，我在出差，也是嫌疑最小的，只要我第一时间赶回来，火化了她尸体，再也不会有人知道了。当然了，她早上出门前吃了胶囊，最后开车过程中猝死，是最好的结果，因为那是交警负责调查的，交警不够专业，所以我说运气也很重要。而如果你想用毒药杀人，如果对方吃了东西很快死了，毫无疑

问警察会认为是中毒的，能不怀疑靠近他们食物的你吗？所以，你不要想了，用毒药杀人，根本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朱朝阳思索了片刻，皱起了眉头，原来这男人杀老婆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而他呢，连靠近这两个人的机会都没有，怎么下毒呢？

过了片刻，他重新抬起头：“这毒药只有吃下去才能毒死人吗？”

“呃……当然了。”

“如果是鼻子吸进去呢？”

“那要在密闭环境下，整个空气里都是毒药，哪搞这么多毒药？”

“注射呢？”

“哦……”张东升皱眉看着他，无奈道，“理论上也可以，不过，你想干吗？”

“注射是不是比吃下去死得更快？”

张东升盯着他问：“嗯……你怎么知道？”

“我们学过人体循环系统。”

“你到底想干吗？”

“你把毒药给我，我自己想办法。”

张东升顿时一惊，这点他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答应，瞧这小鬼架势，真的准备杀人了，如果把毒药给他，这么个小鬼杀人不被警察抓到才怪，警察抓了他，百分百会套出自己。他连连摇头道：“毒药我没有了，扔掉了，这种东西我怎么会放着等警察来查？”

“没有了你可以再合成，你说你懂合成毒药。”

“原料我也没有了。”

朱朝阳坚定地摇头：“你骗人，你一定会有办法的。总之，我不管，

你要帮我这个忙。或者你帮我杀了那两个人。”

“什么，要我帮你杀人？”张东升差点叫了起来，“你到底想杀谁？”

朱朝阳咬着牙，过了片刻，吐出几个字：“我爸和他的女人！”

瞬时，身旁一直忐忑不安的普普终于脸色大变：“什么，还有个要杀的是你爸爸！”

张东升舌头伸在外面，也呆住了。

53

过了半晌，张东升才从惊讶中反应过来，眼神复杂地看着他：“你爸外面有女人，我能理解，你心里肯定很恨。不过，这是大人的事，你不该去管的。你长大了就会明白这个道理，现在的一时冲动会毁了你一生。这个想法，你永远烂在肚子里，不能让其他任何人知道。”

普普也连忙劝说：“你爸虽然对你不好，但他无论怎么说都是你爸爸，你就原谅他了吧。”

朱朝阳气恼地看一眼普普：“你答应过今天无论如何，都会站在我这边的。”

“是，可是……”普普皱着眉，第一次露出怯懦的表情，“朝阳哥哥，如果你那么做，你以后一定会后悔的。”

朱朝阳激动地吼道：“我不会后悔的，我决不会后悔！”

张东升望着他，心里想着这小鬼怕是疯了吧。

普普继续劝着：“你妈妈肯定也不想看到你这样，她不会同意的。”

“我永远不会告诉她。”

“可是如果你被抓了呢？”

朱朝阳看向了张东升：“叔叔这么厉害，他帮我去杀人，一定不会留下证据的。”

张东升冷冷地摇摇头：“我不会帮你做这种事的，无论你怎么说，哪怕你现在就拿相机去派出所，我也不会帮你杀你爸爸。我跟你说，我并不是自己怕事，我是为你考虑，弑父这种事一旦做出来，必将后悔终生。不管你自己亲自动手，还是找别人帮你杀了你爸，这都不是帮你，是害你，害你一辈子。我必须郑重告诉你，你今天的话，我和普普都不会告诉第三个人，你自己必须全部忘掉，否则，那是心灵上极大的负担，一辈子的心理障碍，你懂吗？”

朱朝阳看着一脸严肃的张东升，又看了看坚决反对的普普，冷哼了一声，站起来，直接开门就走。

“喂，你等等。”张东升叫他，他丝毫不理会，冲下楼去。

普普正要追，张东升连忙拉住她，道：“你一定要稳住他，决不能让他做傻事。”

“我知道。”

她正要跑出去追赶，张东升依旧拉着她，犹豫了一下，道：“他会不会把相机……”

普普反应过来，道：“不会的，最后我们还要和你换钱，他心情不好，我去劝劝他，我一定会劝好他的，你放心。”

“好，你快去吧。”

张东升放开了普普，心中一阵忐忑，就怕朱朝阳一时冲动，直接把相机交派出所了，但细想应该也不会，直接交派出所害死他对朱朝阳自己也没好处，而且他们也拿不到钱了，不过这个年纪的小孩会不会冲动之下不管利害得失呢，也不好说。

他走到窗户边，看着普普追到了朱朝阳，两人站着说了很久，直到朱朝阳脸上重新露出了笑容，他才安下心来。

看来，这三个小鬼真的得早点解决了，万一这几个冲动的白痴在此之前犯了什么事，落入警察手里，那么他也得跟着完蛋。

不过这三人实在太有心眼了，永远不会一起来，而且相机不知被他们藏哪儿了，套不出话，真是相当麻烦。比他杀徐静一家要远远麻烦得多。

Part 54-56 好朋友

54

朱朝阳冲下楼后，一口气跑出了几十米，扶着一棵树大口喘着气。

头顶盛夏的骄阳带来一阵阵的热浪，他感觉快要窒息了，身体仿佛要炸开。他狠狠一拳打在树上，头缓缓地靠在了树干上。

“对不起。”一个轻轻的声音传进他耳朵。

朱朝阳回过头，看到普普正低头抿着嘴向他道歉。他深吸了口气，狠狠地吐出几个字：“你为什么不帮我？”

普普看了他一眼，又把头低下：“我觉得你不应该那样想。”

“你答应过我，今天你一定会站在我这边说话！”

“那是因为我根本没想到你会说杀了你爸爸。如果你要报复婊子，我同意，可是，他毕竟是你爸爸。”

朱朝阳冷声道：“他已经不是我爸了。”

普普抬起头，直直地看着他眼睛：“不管你怎么想，他永远都是你爸爸。如果你真杀了他，你会后悔一辈子，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的！”

“不可能，他死了，我会很开心，我这辈子都会很开心。”

普普咬了咬牙，突然大声道：“那是因为你根本没真正失去过爸爸！”

朱朝阳一愣，看着普普的模样，她眼眶很红，不过没有眼泪，突然间他有种想去圈住她肩膀的冲动。

普普吸了口气，语调又转为了平淡：“你觉得耗子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他平时是不是每天嘻嘻哈哈的样子？”

“对啊。”

“那你知不知道他经常晚上做噩梦，大叫着醒过来，然后又缩在被子里一声不响，虽然他从没说过，但我早就知道了，他那是在哭。”

朱朝阳脸色变了一下。

普普极为认真地看着他，过半晌，叹了口气，用一种复杂的语气说：“你比我们好多了，你为什么还想着要变成第三个我们呢？”

“我……”朱朝阳突然间感觉喉咙肿大得发不出声。

“那一回小婊子的事，根本不是出自你最开始的本意，是意外。可是现在，如果你真打算这么做了，那就不一样了。如果你被抓住，你妈妈就剩一个人了。”

朱朝阳咽了下唾沫，还想坚持：“可是婊子那样对我和我妈，我爸却还那样维护她。”

“你爸是个自私的人，可他还是你爸。”

“哼。”

普普撇撇嘴：“其实你和你妈的遭遇，就当是和小婊子的事扯平了。你没有被警察抓走，只不过受了大婊子的报复。大婊子也被警察抓过了，她以后不会再来找麻烦了。不管你爸以后怎么样，即便他再也不来关心你了，你和你妈妈照样能够生活下去啊，为什么非要报复呢？你成绩这么好，以后肯定能上很好的大学，找到很好的工作，赚好多好多钱，比你爸更多，到他老了，看到你的厉害，他会后悔以前没好好对你。这样不是最好的结果吗？”

朱朝阳低下头，默默地思索了片刻，长长叹了口气，朝普普勉强笑了下：“谢谢你。”

普普抿着嘴微笑：“你想明白了？”

“我再想想吧。”他苦笑一下，道，“你一直站在太阳底下热不热？为

什么不过来？”

普普做了个鬼脸：“谁让你刚才表情像是要吃人的样子。”

“可是你谁都不怕的呀，你就怕我吗？”

普普脸红了下，什么话也没说。

“好啦，我们回去吧。”

55

“什么，朝阳找张叔叔，要杀了他爸和大婊子？”丁浩这一次总算知道这是正经事，关掉了游戏，转过身认真地听着普普讲早上的事。

“对，”普普点点头，“大概是婊子几次三番弄他，他实在气死了。”

“可是，无论怎么说，他也不能有杀了他爸的想法啊。”

“是的，我也这么觉得。”

“你劝过他没有？”

“劝了，暂时劝住了，不过我看他可能还没彻底回过神来。”

“嗯……”丁浩皱眉想了想，道，“我们下午一起去找他谈谈。”

普普鄙夷地瞧着他：“你今天总算能不玩游戏了吗？”

丁浩辩解道：“我就偶尔玩一下嘛，兄弟出事了，我这不就打算赶去了嘛。”

普普冷冷地说：“我觉得你应该对那个男人提高一些警惕，现在交易还没完成，你不要一口一个张叔叔叫得这么亲密，好像他真的是你叔叔一样。”

丁浩撇撇嘴：“我觉得他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坏，他送了我电脑，给你买了书，他毕竟是老师，还是蛮关心我们的。”

普普白了他一眼：“他这是收买人心。”

“应该没必要吧，他也没有说让我们把相机便宜点卖给他啊？”

“总之你小心点，朝阳说这个男人其实很阴险。”

丁浩摇摇头：“不至于。”

普普郑重道：“反正你注意着，我们和朝阳的所有事，决不能透露给

他知道，否则他就知道我们不敢把相机交给警察，到时主动权全在他手上了。”

丁浩挥挥手：“放心吧，这点分寸我有，毕竟我是你大哥，阅历上你和我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啦，哈哈。”

普普无奈地撇撇嘴。

两人收拾了一会儿，正准备出门吃饭，外面传来了敲门声。

普普趴到猫眼上看了看，发现是那个男人，她思索了一下，打开门，让他进来。

张东升一手拎着一个全家桶，一手拎着几瓶可乐，把东西往桌上一放，道：“你们还没吃饭吧，我给你们买了点吃的，顺便带了几瓶冰可乐，解解暑。”

丁浩立刻两眼放光：“哇，哈哈，谢谢叔叔。”

张东升朝他笑了笑，又把目光投向了普普，普普似乎对他带的东西完全无动于衷，自顾自地在桌旁站着，就像前几次他来时一模一样。

丁浩这小鬼还是蛮好哄的，知道他喜欢玩游戏，给他带了电脑后，他就一直喊他叔叔。只不过这小鬼好像也挺聪明，每次吃他的喝他的玩他的，可当他试探三个小鬼背景情况时，他就开始装傻充愣了。

普普呢，似乎水火不进，每次买东西过来时，她顶多说句谢谢，此外几乎都不说话，警惕性很高。

原本一开始他把房子给两人住，一方面是担心他们如果自己在外找房住，万一出了什么事，譬如房东看两个小孩租房，报告给警察，就难处理了；另一方面他当时想在房子里装监控录音设备，来了解这三个小鬼的底细。不过正因为看到普普警惕性这么高，甚至有一次趁他们外出，偷偷进来找相机，发现柜子上塞了条毛线，看得出这几个小鬼心眼很多，于是只能作罢。

“普普，你也来吃，别客气。”张东升看着丁浩狼吞虎咽的样子，笑

了笑，招呼普普。

丁浩也道：“对，普普，你也吃点，面包还是容易消化的。”

普普面无表情地看着张东升：“叔叔，你来是因为朝阳的事吗？”

张东升愣了一下，被普普第一句就戳穿了想法，只好承认：“嗯……朝阳家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

“可是他都想着把他爸杀了。”

“他只是一时冲动，已经好了。”

张东升无奈地笑了笑：“嗯，那就好，你们再好好给他做做思想工作吧，如果他还是有困惑，让他来找我，我毕竟是老师，懂得开导人。”

“我知道了。”

见普普一副和从前一样守口如瓶的样子，张东升心中气恼，不过脸上还是挂着笑容，又给了他们几百块生活费，就离开了。

56

下午，普普和丁浩一起去了新华书店见朱朝阳。

一见面，丁浩就亲热地圈住他脖子，带到一个角落，拍拍他肩膀，道：“好兄弟，普普把事情都跟我说了，我说你也太冲动了吧，怎么会冒出来这么可怕的想法呢。再怎么样，你还有个家，你还有妈妈，绝对不能再这样想了啊。”

普普也道：“对，你爸妈虽然离婚了，但他们都还在的，你没有体会过他们都死了的那种感觉。”

丁浩接口道：“我觉得普普说的挺对，大婊子找人泼了你大便，算是和你推小婊子的事扯平了，你就忍她一回又如何，如果再敢来，你再报警，那样警察肯定要关她一阵子了。至于你爸，他要维护大婊子就随他去吧，你不还有妈妈吗？按我说，你爸护着大婊子是一时的，他早晚会向着你这边。你看啊，你毕竟是他儿子对不对，他就只有你一个儿子了。以前他不关心你，那是因为他怕大婊子，而且他还有个小婊子，他偏心，只疼小婊子。现在呢，就剩你一个了，他早晚会回心转意来关心你的。我估计等过了这一阵，他肯定会再偷偷联系你，再给你钱，一定比以前多。”

朱朝阳哼了声：“他最近再也没打过电话给我。”

普普道：“那是因为他不好意思打给你，连续出了这么多事，他打电话给你，该跟你说什么呢？你就等着，过一段时间看看，过阵子，他肯定会趁大婊子不知道，偷偷联系你，给你钱的。”

丁浩道：“对了，你绝对不能让其他人知道你有那种想法，万一传到你爸耳朵里，那他才会真的再不联系你呢。”

朱朝阳深深吸了口气。

普普认真地看着他，抿嘴道：“你怪我没站在你这边，其实，我一直站在你这边。”

朱朝阳抬起头，和她目光对视了几秒，又看了眼丁浩，心中一阵暖意。他在学校没有什么朋友，幸好，现在有这两个朋友了。

朱朝阳叹口气，默默地点点头，低声说了句："谢谢你们。"

丁浩哈哈一笑："有什么好谢的，咱们是好兄弟，对吧。"

"嗯，好兄弟。"他用力地点点头。

三人一起笑了起来。

Part 57-60 说服

57

三人在书店待到了四点才出来，在外面吃了东西后就分别回家了。

前阵子大婊子接连闹事，周春红也请了好几天假在家看着儿子，这几天都回去补班了。

朱朝阳回到家中，孤零零一人，突然间又感到一阵失落。他真希望能够每时每刻和两个好朋友在一起。

孤独的时候只有奥数竞赛题可以陪伴，拿起习题集，看到封面有着他常写的一行字：“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他笑了笑，翻开书本，认真地投入到数学的世界中。

看了没一会儿，电话响了，接起电话，传来了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朝阳，你妈在家吗？”

朱朝阳听到爸爸的声音，愣了下，随后平淡地回应：“不在，在单位。”

“嗯，那你现在下来吧，爸爸在楼下等你，跟你说点话。”

“哦。”他应了声，他不知道他爸来找他谈什么，收敛了一番情绪后，下楼去。

楼下不远处，朱永平正一脸严肃地站着，他的奔驰车远远地停在马路对面。

看到儿子，朱永平招招手。

朱朝阳来到他面前三米的地方停下了脚步，没有再上前了。

朱永平看着儿子面无表情的模样，皱了皱眉，走上前去，想伸手去圈儿子的肩膀，但手伸到一半，又停住了。似乎父子之间多了一层无形的陌生和尴尬。

朱永平咳嗽一声：“嗯，你这几天还好吧？”

朱朝阳点点头：“还好。”

朱永平叹口气，停顿了片刻，道：“你阿姨前阵子的事，吓到你了吧？”

朱朝阳默不作声。

“其实主要是你妹妹的事，你阿姨一直脑子转不回来，以后不会了，你不要恨她啊。”

朱朝阳还是默不作声。

朱永平低下声音，道：“以前爸爸对你关心不够，爸爸向你道歉，你不要怪爸爸。爸爸不是不关心你，身处两个家庭，有时候也是比较难做，等你以后长大了，你就能理解。上次你阿姨这么疯，你奶奶也跟她吵过了，嗯……以后有什么事，你跟奶奶说，奶奶会打电话给我的。我听方建平说，你们是不是再过个几天要补课了？”

朱朝阳抿抿嘴，回答道：“下学期初三，学校担心一个暑假过去都忘光了，所以八月十二号开始补课两星期。”

“嗯，初三了，要抓紧。”他朝马路对面的奔驰车看了眼，又回过身，圈住儿子的肩膀，伸手从口袋里拿出一叠钱，塞到他手里，“这里五千，给你的下学期报名费，以后你和你妈如果缺钱了，就跟你奶奶说，爸爸会把钱给奶奶的。”

朱朝阳点点头，朱永平的一番话，让他心中泛起层层涟漪。

大概真的像耗子和普普说的，他爸过段时间会关心他的。

瞬时，他开始后悔怎么会有弑父这么可怕的想法。顷刻间，他所有的报复念头都消散了。

朱永平又道：“你爷爷看样子就是这几个月了，算命的算过他过不了今年，你趁着暑假有空，再去看看。”

朱朝阳顺从地点点头：“我这几天就过去。”

这时，朱永平手机响了，他的手从儿子的肩膀抽出来，背过身走出几步，接起手机，听了几句，挂断了，随后摆弄了一番手机，走回来笑了笑："广告电话真多。"

随后，他又开始皱着眉，打量了几眼儿子，道："儿子，爸爸有件事想问你，如果问错了，你不要怪爸爸。"

朱朝阳点点头："嗯。"

"嗯……"朱永平犹豫了片刻，颇为艰难地把话说出来，"那一天在少年宫，你是不是在跟着你妹妹？"

朱朝阳眼睛突然睁大，望着朱永平，尖声道："没有！爸，你也不相信我吗？"

朱永平连忙道："不不，你说没有就是没有。我本来以为，如果你跟着你妹妹，或许能提供给警察一些线索，早点抓到害你妹妹的凶手。"

朱朝阳摇摇头："我真的不知道。"

"嗯……"他再次迟疑了片刻，支吾道，"那天……你阿姨来这里找你们家的那天，你阿姨说……她说你一见到她就逃，她说你很心虚，咳咳，嗯……那是为什么？"

朱朝阳极其坚决地看着爸爸："我没有逃，我没有心虚。我经常去少年宫看书，我同学可以作证，警察叔叔也调查过，他们也是知道的，警察也说我是冤枉的！"

朱永平连声道："嗯嗯，爸爸就是随便问问，你别往心里去。你妹妹毕竟也是爸爸的女儿，爸爸也很想抓到凶手，你不要多想，知道吗？"

朱朝阳面无表情地点点头。

朱永平目光在儿子身上停留了片刻，拍拍他肩膀，道："好吧，你上去吧，爸爸也走了。"

说完，朱永平转身离去，朱朝阳站在原地，痴痴地望着他。

可是，朱永平刚转身走出没几步，对面他的奔驰车后座的门就开了，王瑶急匆匆跑了出来，拦住朱永平就问："小畜生招了没有？"

朱永平立刻压低声音道："回去再说！"

"到底招了没有？"

"回去再说！"

王瑶一把从朱永平手里夺过手机，朱永平想去抢夺，王瑶背对着他护住手机，点了几下，手机里传出了声音："'儿子，爸爸有件事想问你，如果问错了，你不要怪爸爸。''嗯。''嗯……那一天在少年宫——'"

这时，朱永平用力一把把王瑶拽过身来，抢过手机，看都不看就狠狠地朝远处扔出去。

"啪"，手机在地上跳跃了几下，撞到路牙子上。

王瑶大怒喝道："你疯了！"她冲过去要捡手机，朱永平硬生生把她拉住，大怒道："不关朝阳的事，这件事你不要再折腾了！"

朱朝阳站在原地，痴痴地看着面前这一幕。

王瑶尖叫起来："这小畜生是不是还没招？他是不是不承认？你刚才以为我没看见，你还偷偷塞给他钱了是不是？"她回过头，狠狠地盯着朱朝阳，"你说话啊，你承认啊，你不是很喜欢钱吗，只要你承认了，你要钱，我多少都给你啊，小畜生。"

她肩膀整个被朱永平箍着，奋力挣扎着，手从包里抓出一把钞票，狠狠往朱朝阳脸上打过去："给你，钱给你，你承认啊，你承认啊！要么是你杀的，要么是你指使人干的，对不对，对不对！我一定找人天天跟踪你，查出你的罪证，查出你的同伙。就算你不承认，我也会找人弄死你，弄死你！"她歇斯底里地大叫，引得周围所有路人都过来围观。

一叠钞票"啪"一声打在了朱朝阳脸上，他感觉脸很痛，可是他没有动，就这么静静地立在原地看着。

此时，朱永平一把将王瑶拽过来，朝她甩了一个耳光，怒喝道："你还要折腾多久！我已经受够了！不就女儿死了吗，又不是天塌下来，你年轻得很，大不了再生一个，走！回去！你给我滚回去！"

他把王瑶整个抱住往外拖，王瑶呜呜地哭着，嘴里依旧叫骂着："小畜生，你别得意，我早晚收拾你！"

朱朝阳站在原地，默默看着朱永平拉走王瑶的身影，直到上车了，车开走了，朱永平始终没再看他一眼。

周围人很快起了一阵骚动，有人已经开始捡飘飞出去的钱了。

朱朝阳突然大声怒吼："别捡，是我的钱！"他疯狂地捡起地上的钱，然后疯狂地往家里跑。刚刚出来时，天还是亮的，此时，已然黑了。

朱朝阳走到楼下时，停了一下，抬头看了眼天空，这恐怕是最糟糕的一个暑假了。

整个天幕都灰蒙蒙的。

58

“普普，我看完了。”朱朝阳翻到了书的最后一页，合上，那书的扉页上写着“鬼磨坊”。

“怎么样，你觉得好看吗？”普普期待地问。

朱朝阳微笑着点头：“嗯，你推荐的这个故事很有意思，我第一次看故事书，一下子就入迷了。”

普普目光空虚地望着远处：“如果世界上真有鬼磨坊这样的地方，就好了。”

“可是鬼磨坊里的人，每年都会被他们的师父杀掉一个。”

普普平淡地笑着：“他们在外面时，也可能会死掉。至少在磨坊里，在每年的那一天来临前，生活都是可以很轻松，很自由自在的。”她又苦笑一下，抿抿嘴，“可是这是德国的童话故事。”似乎如果是中国的童话故事，那么世上就真的会有这样一座让她向往的“鬼磨坊”了。

朱朝阳叹口气：“是啊，生活总是不能自由自在的，总是有很多麻烦的事。”

两人叹息一声，纷纷摇头，又同一时刻看向了对方，同时笑了出来。但朱朝阳笑了一下后，眉头紧跟着就锁了起来。

“怎么了？”普普关切地问。

朱朝阳低下头，沉默了片刻，低声说了句：“这次恐怕真是大麻烦了。”

“又出了什么问题吗？”

“我爸也怀疑小婊子是我杀的。”

“什么？”

“昨天我爸来我家楼下找我，我下去后，他先是虚情假意地跟我说了对不起，还假模假式地给我钱。后来他接到个电话，他听了几句，什么话也没说，就挂断了，然后跟我说是广告电话。再接着，他突然问起小婊子的事，问我那天去少年宫，到底是不是在跟踪小婊子。”

“你怎么说的？”

“我说没有。”

“他相信了吗？”

“我想他没有信，因为他又接着问我，大婊子那天来我家找我时，为什么我一看到她转头就逃，问我是不是心虚。”

普普紧张地问：“你怎么回答的？”

“我说没有，不关我的事，警察也调查过了不关我的事。”

“你爸这下总该信了吧？”

朱朝阳摇摇头：“我想他还是怀疑的。那个时候他跟我又说了几句，掉头走了，这时对面马路上，大婊子冲了出来，问他我招了没有，还抢走了他的手机。”

普普不解问：“大婊子为什么要抢走你爸的手机？”

朱朝阳面色黯淡地低下头：“当时我也奇怪，可马上就知道了，大婊子点开了手机，里面出现了我爸和我谈话的录音。”

普普眉头一皱，几秒钟后，缓缓睁大了眼睛，恍然大悟：“你爸想套你话，还录音了？”

“是的，那个时候的那个电话，一定是婊子打的，提醒他要录音，只要我心虚了，只要我说出来了，他们就有了证据，就会叫警察把我抓走了。”

普普咬着牙：“你爸竟然想让警察把你抓走？”

朱朝阳叹口气："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他们临走时，婊子说要么人是我杀的，要么就是我指使别人干的，跟我脱不了干系，她一定会天天跟踪我，调查清楚，一定会抓到我罪证，找出我的同伙，一定要弄死我。"

普普冷声道："死婊子实在太可恶了！"

"一开始警察拿了我指纹和血液，后来就没再找过我了，他们肯定是排除了我的嫌疑，警察找到的证据，我猜是耗子的。"

普普点点头。

"警察不知道我有你们这两个朋友，可是如果一旦被婊子知道了，她有钱，她会派人查的，她还会派人跟踪我，如果她知道了还有你们，那么我们三个都彻底完蛋了。"

普普愣了一下，随后脸上渐渐失去了所有色彩，似是抹上了一层昏暗，她低下头，轻声轻语："你的意思是……让我和耗子离开这里，不再和你联系？嗯……那样……那样其他人永远都不会知道了。"

"不是的，"朱朝阳很坚决地摇摇头，"你们俩是我最最要好的朋友，我只有你们两个朋友，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是最好的朋友，我不能失去你们，不能让你们离开，如果你们离开了，我又剩下一个人了，没有半个朋友，我找谁说话去？那样的日子我再也不要过了。所以，无论如何，你们都要留在这里，好吗？"

普普看着他不容拒绝的表情，过了很久，才缓慢点点头，又皱眉道："我也希望能够一直这样，和你一起看看书，可是，如果那样一来，某一天被婊子发现了我和耗子，那么你……"

"所以，现在必须做点什么改变这一切了。"

"嗯……能做什么？"

朱朝阳笑了一下，轻描淡写地吐出几个字："让我爸和婊子都消失吧。"

"什么！"普普看着朱朝阳此刻的表情，感到一阵不寒而栗，她觉得

面前的朱朝阳仿佛很陌生，仿佛从没见过。上一回朱朝阳说到杀了他爸时，不是这个表情的，更多是一股愤怒的冲动，可是今天——似乎不一样了。

“你觉得怎么样？”朱朝阳声音很平静，但让普普有一种害怕的错觉。

普普使劲地摇摇头：“不行，朝阳哥哥，无论你爸做了什么，你可以恨他、怪他，甚至下定决心以后长大了报复他，可是，你不能想着杀了他，绝对不可以！”

朱朝阳看着她，扬嘴淡淡地微笑：“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怕我以后回想起来，心理承受不了。不过，你不理解我。”

普普倔强地说：“我理解。”

朱朝阳吸了口气，苦笑一下，突然换了个话题：“对了，认识你这么久，我居然不知道你真名叫什么。”

普普见他突然问了个不相干的问题，有些不解地看他一眼，还是回答了：“我叫夏月普。”

“嗯，怎么写的？”

“夏天的夏，月亮的月，普通的普。”

“夏月普，”朱朝阳点点头，笑道，“很好听的名字啊，谁给你取的？”

普普略略得意地笑着：“我爸爸想出来的，他说我生的那天，刚好是夏天，晚上十点多，那天月光普照，我爸又姓夏，所以我就叫夏月普。”

“嗯，那我以后叫你月普，再也不叫你普普了。”

“哦，为什么？”

“‘普普’不是你的名字，是侮辱性的绰号，你已经不在孤儿院了，应该永远和这个绰号告别。我会告诉耗子，我们以后再也不能叫你普普，

必须叫你月普。”

瞬时，普普脸上的表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她眼眶中多了一些湿润，她使劲眨了眨，笑了出来：“是耗子告诉你我绰号的事？”

朱朝阳点头承认，又说：“以后我一定带你去最好的医院，找最好的医生，治好这个病。现在开始，你吃饭不要再躲躲藏藏了，吃完你也不要一个人走了，我一点儿也不觉得那有什么，你自己也不要再介意了，好不好？”

普普停顿住了，过了几秒，紧紧抿着嘴笑了起来，她把头侧向了另一面，抬起头使劲眨眨眼，又用手抹了几下，重新转回身，看着他：“好，我叫夏月普，不叫普普了。”

“月普，你爸的祭日是这个月吗？”

“对。”

“是这个月什么时候？”

“月底的时候。”

朱朝阳想了想，道：“我十二号开始要补课了，要上半个月的课，到时可能出来的时间不多。相机里有那个男人的视频，所以照片不能去打印店打出来。嗯……不如我现在带你去照相馆拍照片吧，多拍几张，你一定要笑，你爸肯定想看到你高兴的样子。”

普普抿嘴笑道：“好。”

59

傍晚，周春红从景区回来，带着一脸怒气回到家，见到儿子，她强忍住怒火，关切地问："朝阳，昨天朱永平是不是来找过你了？"

朱朝阳面无表情地点点头："找过我了。"

"他来找你做什么？婊子也跟来了？"

"你听邻居说的吧？"

周春红咬着牙点头。

朱朝阳便把昨天朱永平和王瑶的事一五一十、毫无隐瞒地说了一遍。

听完，周春红更是大怒："朱永平这个畜生，连儿子都会怀疑！还想出录音这种招数！警察都说了不关你的事，他居然……居然跑过来录音！"她双眼通红，大口喘着气。

朱朝阳连忙给她倒了杯水，扶她坐下，拍着她肩膀，一脸平静地劝慰道："妈，你也别气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周春红抬起头，她从儿子的眼睛里，读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成熟，但还带着一丝古怪的陌生感，让她隐约有点不舒服。

但这个表情在他脸上只出现了那么一瞬间，随后朱朝阳道："妈，我会好好读书，不会让你失望，你不要为我担心，也不要替我生气了。"

周春红咽喉一阵抖动，不过她没有哭出来，深吸了口气，欣慰地看着儿子："你自己别多想就好。"

"我不会多想的，妈，你放心吧。"朱朝阳冲她笑了一下，跑回房间拿出一叠钱，道，"爸昨天给了我五千，婊子的有三千六，你收好。本来应该有四千多的，那时她扔地上，有好几百被旁边的路人捡走了。"

周春红接过钱，用力捏皱，痛惜地看着儿子："朱永平的钱，你拿是

天经地义的。可是婊子扔到地上的钱，你不该捡！”

“我不捡走的话，肯定会被其他人捡走的。”

“这些钱就算让火烧了，你也不能捡！”

“为什么？”

周春红看着儿子，毕竟儿子才念初中，人情世故还不懂，也不能怪他，她叹口气：“这是婊子扔地上的钱，是侮辱你的钱，你捡了，就是你低她一等了。”

朱朝阳无所谓地笑了笑：“妈，这就是你不聪明了。钱上又没写婊子的名字，落在你面前，你不捡，这是跟自己过不去。”他突然冷笑一下，“别说这些钱，就算他们整个厂子给我也是应该的，给我多少钱，我都会心安理得地拿来，这是应该的！”

周春红叹息一声，道：“我听人说朱永平还要和婊子再生个小孩，哎，要是生出个男孩，恐怕以后朱永平的资产就更没你的份了。”

朱朝阳不屑道：“我马上初三了，四年后读大学，再过几年就能工作赚钱，我也不担心。以后我也不会主动跟他联系了，也不会去爷爷奶奶家了。”

周春红眼神复杂地看着负气的儿子，语调柔下来，劝道：“朱永平虽然对你不好，可是你爷爷奶奶对你还是好的，你快开始补课了，听说你爷爷上星期又去医院抢救了一回，怕是时间不多，你这几天最好还是去看一趟。你去过了，别人只会骂朱永平配不上做爹，不会说你不懂事。”

朱朝阳想了想，点点头顺从地同意了。

60

第二天下午，普普在书店见到朱朝阳后，马上凑过去低声道：“耗子来了，他说要和你再谈谈。”

朱朝阳四周看了圈，问：“他人呢？”

“你昨天说婊子和你爸都开始怀疑了，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耗子的存在，所以我让耗子在最后面的那个书架等我们。”

“耗子知不知道他在小婊子身上留下了证据？”

普普摇摇头：“我昨天告诉他了。”

“他害怕吗？”

“他应该有点怕的。”

朱朝阳点点头：“原本我们商量着不告诉他，怕他心里徒增害怕。不过事到如今，是应该让他知道情况的严重性，才能让他提高警惕。走吧，我们去找他。”

两人像做贼一样小心地打量四周，然后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走到了最里面一排书架。

丁浩正在看漫画书，见两人来，立刻放下书，摆出一副严肃的表情，走上前悄声道：“朝阳，有件事我必须要和你谈谈。”

“你说。”朱朝阳淡定地看着他。

“昨天普普告诉我，你还是想着那件事。”

朱朝阳轻松地摇摇头：“不是想着，上一回是想着，这一次是下定决心去做。”

“你考虑过这样做的后果吗？”

“没有什么后果，未满十四周岁是不用承担刑事责任的。”

“不，我不是说这个，”丁浩想了想，努力组织劝说的语言，“你……你要杀了你爸，这样做的结果是，你心里永远都会背着这件事了。”

朱朝阳平静摇头：“我不会。”

“你肯定会！”丁浩把目光投向普普，“普普，你说是吧？”

朱朝阳突然打断他：“耗子，以后不要叫她普普了。”

丁浩不解问：“那叫她什么？”

“叫她夏月普。”

“夏月普是她名字呀，这和普普有什么区别吗？都叫了她好几年了。”

“有区别！普普是在孤儿院别人起的侮辱性绰号，你们已经离开孤儿院了，再也不会回去了，所以，要忘记这个名字，彻底和孤儿院说再见。”

普普的脸色动了动，也对丁浩说：“耗子，我以后就叫夏月普了。”

丁浩无奈撇撇嘴：“好吧，可我以后还是可能会叫错的，我都叫习惯了。”

朱朝阳道：“我会提醒你的。”

丁浩瞧着他们俩，突然嘿嘿笑出了声：“你们俩现在关系不一般呀。”

普普脸上泛出一抹红晕，抿抿嘴，瞪着他：“白痴，别岔开话题，你不是来找朝阳谈事的吗？”

丁浩一脸无辜道：“可刚刚明明是朝阳岔开话题，说到你名字去了，你怎么反过来怪起我了？”

“我……”普普撇撇嘴，“反正你是最笨的一个。”

“好吧好吧，”丁浩酸酸地道，“我最笨，行了吧，朝阳永远最聪明，这下你满意了吧？”

朱朝阳连忙劝着：“好啦，耗子，你一点都不笨，而且你心地特别好，今天你过来，就是想劝我放弃这个想法，对吗？”

“对，你真的不能一错再错，没有人会杀自己爸爸的，这和你不小心推下朱晶晶完全不同。”

朱朝阳叹了口气，道：“其实我也不光是为了我自己。月普，你知道《鬼磨坊》的最后，克拉巴德为什么要杀了他的师父吗？他的师父对他还是不错的，让他当继承人，愿意把一切都留给他。”

“嗯……如果他不杀了他师父，他师父虽然不会杀他，但会杀了其他几个徒弟和他心爱的姑娘。”

朱朝阳道：“他为了他的兄弟和心爱的姑娘，他必须这么做，他必须杀了师父，他没有其他的选择。”

丁浩看着两人说着他完全听不懂的东西，不解问：“朝阳，别岔开话题行吗，我是认真地和你在说。”

朱朝阳叹口气：“我知道，但现在的情况是，婊子和我爸都对我产生了怀疑，他们说这件事和我脱不了干系，不是我干的就是我找别人干的。如果婊子找人调查我，一直查下去，迟早有一天会知道我有你们这两个朋友。到时不光我会被抓走，还会拖累你们两个。她叫夏月普，再也不是孤儿院的普普了。你也不想再见到死胖子院长对吧？如果这些事都暴露了，你们再回到孤儿院，那结果会怎么样，想想都好可怕。”

普普脸上抽动了一下。

丁浩也烦恼地皱起双眉：“可是那样一来，你……如果你杀你爸爸，你会……”

朱朝阳打断他：“我不会怎么样，我心里不会感到半分难过。我已经

没有爸爸了。我只有一个妈妈和你们这两个朋友，你们是我最重要的朋友，也是唯一的朋友。”

他又接着道：“并且我想好了，如果婊子和我爸都消失了，那么按照继承法，他们夫妻的财产先平分，一半归婊子娘家，一半归我和我爷爷奶奶三人。我爷爷奶奶只有我一个孙子，没有其他子女，最后这些钱都是我的了。我有钱了，我会想办法给你们钱，让你们有个安定的生活，再也不用为钱担心。那个男人帮了我后，也有了我的把柄，到时他三十万就算不给也没关系了。你喜欢打游戏就尽管打，以后等我大学毕业了，能独立支配财产了，我开公司，请你当副经理，这样多好。”

丁浩扑哧笑了出来：“普普，不，月普是老板娘吗？”

普普一听用力扭他手臂，他急忙讨饶。

朱朝阳也是害羞地笑了笑，避开不谈，道：“这么说，你是同意了？”

丁浩停下了开玩笑，眉头再次皱起，道：“我总觉得这事情太大了，不可能实现的。”他把目光投向了普普，“你怎么看？”

普普面无表情地停顿了一会儿，淡淡地说：“如果被婊子查出了我们俩，朝阳完蛋了，我们也完蛋了，我们要被送回孤儿院，我死也不会回去的。”

听到普普的意见明显已经站在了朱朝阳一边，丁浩纠结了很久，道：“我想只让婊子消失就行了，你爸毕竟是你爸。”

朱朝阳摇摇头：“如果婊子出事了，我爸肯定百分百要怀疑到我了，只能两个人一起出事。”

“可是如果两个人一起出事了，警察也会怀疑到你吧？”

朱朝阳又摇了摇头，道：“不会，他们出事的那天我在学校上课，警察不会认为是我干的，而且我一个小孩，警察也不会认为我能雇凶杀人。”

丁浩想了想，不解问：“你在学校上课？那谁去干？”

“那个男人，要那个男人去干，我们三个小孩，根本没办法杀死两个成年人，那个男人已经杀了三个人了，警察完全没抓他，他一定有很多别人不知道的杀人办法，他肯定有办法把事情做得别人完全看不出的。”

“可是……可是我们用相机跟他勒索钱，他没办法只能给，现在用相机威胁让他杀人，他会答应吗？”

朱朝阳冷声道：“不答应也要答应。”

“如果他说他没有能力办到呢？”

“我已经替他想好了办法。下个星期三是小婊子的生日，我早上去我奶奶家，听她说我爸和婊子两人会在那天去上坟。现在是大夏天，他们上坟一定是趁一大早天气凉的时候去，这季节大清早根本没人上坟，到时叫男人在墓地下手，一定会成功。下星期开始我们学校要补课了，那时我正在上课，他们俩出事了，根本不关我的事。”

“这……”丁浩瞧着朱朝阳说着计划的模样，眉宇间透着一股让他都感觉害怕的冷酷。

朱朝阳看了他们俩一眼，道：“只剩下最后一件事，我们必须要说服那个男人，必须威胁他。那个男人肯定是不愿帮忙杀人的，到时你们一定要态度鲜明地站在我这边，不能让他感觉到能劝服我。而且我们一定要非常强硬，逼迫他必须帮忙，威胁他如果不同意，我们三十万不要了也要把相机交给警察！”

Part 61-64　威胁

61

接下去的几天，朱朝阳和普普依旧如过去一样，每天在书店碰面，彼此谈着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事。日子似乎很平静，两人经常在笑，不过在这份平静背后，他们偶尔也会流露出一些焦虑感。

普普问朱朝阳什么时候去找那个男人，他表示要越晚越好，越晚给那男人思考对策的时间越少，到时用最强硬的态度，迫使他别无选择。

这叫破釜沉舟。

到了星期天，明天朱朝阳就要去学校补课了，这是最后的一天。

他和普普约定了一早在盛世豪庭小区门口碰头，随后一同按响了那个男人的门铃。

张东升见到两人，照旧摆出了一副亲切的笑脸，但他发现今天这两个小鬼脸上一脸凝重，他微微感觉出两人情绪不对劲，试探性地问了句：“怎么了？你们好像不高兴？”

“没有不高兴，”朱朝阳面无表情地说，“今天我们是来和你做倒数第二次交易的。”

“倒数第二次？”张东升疑惑道。

“对，最后一次是把相机还给你，这一次是需要你帮我们去做一件事。”

“哦，什么事？”

“杀两个人。”

当这句话平淡无奇地从朱朝阳嘴里说出来时，张东升头发都竖起来了。

“你……你还在抱着那个想法？”张东升吃惊道，随后连忙摆出了一副语重心长的样子，“朝阳，叔叔必须要好好跟你谈谈了，你这个想法是

极其不应该有的，不管——”

朱朝阳打断他的话：“叔叔，今天来我不是听你说教的，这件事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没有回转的余地，你——必须——帮我——杀两个人。”

张东升咬住牙齿，鼻子重重地吸了口气，把目光投向了普普，用责怪的语气说：“你们不是劝好他了吗？又发生了什么事！”

普普站在原地，不动声色地停顿片刻，道：“叔叔，这件事你必须要帮他。”

“什么！”张东升眉毛挑起，“你居然也赞同他杀他爸？你知不知道你这是害了他！”

普普瞬间低下了头。

朱朝阳立刻道：“叔叔，你不用再想着鼓动他们说服我了，这件事我们三人已经商量定了，不会更改。所以，你必须做。”

张东升怒道：“不用说了，你一个小孩要教唆我杀人，这种事我不可能干！”

“你已经杀了三个人了，再多杀两个也一样。”朱朝阳脸上透出一抹残忍的冷漠。

张东升顿时拳头狠狠一握，双眼像充满火焰一样径直投射向朱朝阳。

朱朝阳目光很直接地迎向了他，异常冷静地道：“你要么今天把我们俩直接杀死在这里，但耗子不在房子里，他在外面，你杀死我们再赶过去杀他是不可能的，就算你觉得你把我们俩抓住，就能逼问出耗子在哪也没用，我们已经告诉过他，如果不是我们去找他，而是你，那就意味着我们被你抓了，他不会跟你走的，他只会找警察，告诉警察所有事情！”

张东升看了他一会儿，嘘口气，皱眉道：“我不会再杀人，我家里的

事是逼不得已，我以后再也不会杀人，不会害你们，也不会帮你们害人。”

“如果你不愿意帮我杀人，那么三十万你留着吧，我们不要了！我今天就把相机交给警察。反正你不帮我杀了那两人，我也快活不成了。”

“嗯？”张东升眼睛微微一眯，道，“你也快活不成了，什么意思？”

“我告诉你吧，我为什么必须杀了他们。我爸和他老婆有个小孩，一个多月前，那小孩在少年宫被人推下去摔死了，结果我那天刚好在少年宫看书，婊子说人是我杀的，警察找了我，他们证明这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婊子不信，她好几次找上门了，打我还打我妈，甚至雇了人泼了我和我妈大便，还有家门口也被他们用油漆泼了。她放话，一定会派人弄死我，会三天两头找我麻烦。你说，如果他们不死，我还能活吗？”

张东升摸了摸下巴，这是他第一次知道朱朝阳家的情况，他思考了一会儿，道：“这事情警察不管吗？”

“管，警察来了好几次了，可是她雇人泼我大便，警察又不能把她拉去坐牢。所以她一而再，再而三地来弄我。”

“那你爸呢？”

朱朝阳冷哼一声：“他只护着婊子，甚至我被泼大便，警察去调查，他还是护着婊子，把她藏起来了，还叫我跟警察去说算了。”

“嗯……这件事确实是你爸的不对，但不对归不对，你总不该为这个原因想着杀了他。你要知道，社会上家庭离婚的情况很多，许多人离婚后，对前妻和以前的小孩不闻不问，彻底断绝关系的也大有人在，甚至当仇人看的也有。你爸不过是对他的新家庭更偏心、护短，但你也不应该有那种想法。”

朱朝阳冷声道：“那你告诉我，除了杀了他们俩，还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以后日子不受他们骚扰？如果那婊子铁了心要弄死我呢？”

“她不过是吓唬吓唬你，不可能的。”

“他们很有钱，我妈很穷，没钱，根本斗不过他们。如果有人三天两头走在你背后，朝你泼大便，这是不是比死还难受？”

“嗯……我觉得这事还是找警察，一次性解决比较好。”

“我跟你说过了，警察这件事管不了，雇人泼大便，我又没证据是她干的，就算查出是她指使人干的，最多关一两天就出来了，又不会坐牢。”

“嗯……或者你可以找你爸爸好好谈一谈，毕竟，他老婆总是听他的吧，他老婆认为小孩是被你推下去的，你爸不会信的，让你爸好好说服她。”

“哈哈。”朱朝阳笑了起来，“我爸他也信是我杀了他小孩。”

张东升一愣，眼神复杂地望着朱朝阳。

“所以，叔叔，这件事对我来说，比钱更重要。你可以不给我钱，只要你杀了他们，我同样会把相机还你，把所有我们经历过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否则，我今天一定会把相机交给警察。你可以考虑一下，但我最后期限是今天中午前。”

张东升嘴角抽动了一下：“你这还是一时冲动。”

“不，这件事我想了好几个星期了，不是一时冲动。我知道你不想做，但你别无选择。”朱朝阳露出了咄咄逼人的眼神。

张东升咬牙冷笑道：“好啊，你不用威胁我，我不会干的。你大可以把相机交给警察，让我被警察抓走，我也会跟警察说，你想杀了你爸和他老婆，到时，你家里人会怎么看你？”

朱朝阳笑了起来：“非常好，我也希望你这么说，我嘴上说杀人，是犯罪吗？哼，就算我真的杀了人，我不满十四周岁，能怎么样？让警察告诉我爸，我想杀了他和他老婆，正好让他们害怕，他们以后就不敢再来找我麻烦了。反正我现在处境已经是这样了，没办法更糟糕。不过你

现在生活得很好，可一旦相机落入警察手里，你就活得不好了！”

张东升鼻子哼了声：“好吧，那你去吧，我就在这儿等警察来。”

朱朝阳咬咬牙：“很好，我也说到做到。”

他转身就走，开了门，走到了外面。

张东升牙齿紧紧咬住，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普普冷冷道：“叔叔，他真的会去的，我知道他。”

听到朱朝阳下楼梯的脚步声了，似乎越走越快。

张东升皱眉站起身，走到门口，咳嗽一声，道：“那个……你先回来吧。”

62

张东升喊他回来，可听着脚步声不但没有停顿，反而更快向下离去。

他又叫了两声，此时朱朝阳已经开了一楼的铁门，走出了建筑外。

张东升恼怒地咒骂一句，只好奔了下去，在楼下几十米外的地方追住了朱朝阳，把他扳过身，一脸烦躁地看着他："回去再谈谈怎么样？"

"没什么好谈的，你劝不了我，我已经想了几个星期了。"

"我和你再沟通一下。"

"不需要。"

张东升怒道："那我们再商量一下总可以吧？"

"你同意了？"

"你听我说——"

"那就算了。"

"好好，"张东升极度不情愿地道，"这不是一句话就能办成功的事，我们再合计合计怎么做，你觉得呢？"

朱朝阳面无表情地点点头，跟着他重新上了楼。

坐在椅子里，张东升抽出一支烟点上，道："你要我杀了他们，他们是谁我都不认识，怎么杀？你不要以为杀人很容易，我老婆和我岳父岳母，是同个屋檐下生活的亲人，平时接触很多，相对容易办到。我和你爸及他老婆，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他们肯定对我有警惕心，怎么可能给我下手的机会。再者说，杀人总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吧，我又怎么能和他们俩有私下接触的机会？"

朱朝阳冷声道："原来你担心的是这个，这好办，平时机会不多，这

次机会来了。三天后，也就是下周三，他们会去给他们的小孩上坟。上坟的地方我知道，是东郊大河公墓，那里位置很偏，旁边都是山，大夏天的，坟地上不会有其他人，这季节上坟，一定是大清早去的，在坟地上神不知鬼不觉，这是最好的机会。”

张东升冷冷地看着他，他本来是想表示不是他不愿帮忙杀人，而是能力限制，办不到。他根本没想到朱朝阳不但有杀人的想法，甚至在哪杀人都替他想好了。

他皱着眉道：“可我对他们俩来说是陌生人，他们俩去上坟，看到我一个陌生男人走过来，能不起戒心吗？我又不会武术，更不是什么特种兵，我一个人就算拿上刀啊什么的，也杀不了两个人啊。”

朱朝阳冷笑道：“你不是会下毒吗？”

张东升摇摇头：“我怎么让他们吃下毒药？”

“有办法。”

“什么办法？”

普普突然接口道：“我可以帮你让他们吃下去。”

“你？”张东升吃惊地看着她，“你也要去帮着杀了他爸？”

普普点点头：“对。”

“你这是害了他，他迟早会后悔，会恨你。”

朱朝阳连忙道：“不可能！她是我朋友，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永远不会后悔，更不会怪她，一切都是我想出来的。”

普普动容地看着朱朝阳。

张东升流露出震惊的表情望着他们俩，难以想象朱朝阳到底是用了什么法子说服普普帮他杀他爸，更想不到，这俩小鬼不光在哪杀人想好了，更是连怎么杀人都想好了。似乎是设计了好久，今天吃定自己了，不给自己任何理由拒绝。张东升顿时感觉到一种冰冷的寒栗。

他咬牙道：“他们出事前这阵子，一直在折腾你，你说如果他们俩死了，警察能不怀疑你吗？”

朱朝阳摇摇头：“不会怀疑我的，因为下个星期三我在读书，我们学校要补课。”

“什么？你自己不去，只叫我去？”

朱朝阳点点头：“对，如果我去，就像你说的，警察会怀疑我。可警察根本不知道我和你的关系，完全不知道你。”

“可警察会知道你有这两位朋友。”

“我和他们俩的关系，谁都不知道！”

“警察肯定会来调查你，到时你会吐出来。”

“怎么应付我都想好了，决不会吐出来！”

“你一个孩子，警察很容易发现你回答的漏洞。”

“不光只有你一个人会在警察面前演戏，我也会！我那天在上课，只要一口咬定不知道，警察凭什么怀疑我！”

张东升咬着牙齿说不出话了。

朱朝阳道：“叔叔，如果你帮我做成这件事，我们有你的秘密，你也有我的秘密，那样我们之间就可以完全信赖，我们也不会再拿着相机威胁你了。”

张东升冷哼一声，道：“这件事我和普普两个也做不了。”

“为什么？”

“普普力气太小，到时如果有突发意外呢？我应付不过来，还有杀了人后要处理尸体，普普哪来力气抬？除非你们还能说服丁浩也一起去，他个子大，能抬得动人。”

张东升早就看出来了，三个人中，朱朝阳和普普最歹毒，反而是丁浩这个个子最高大的稍微善良点，上一回他就强烈反对朱朝阳杀他爸，现在要他去帮忙杀朱朝阳爸爸，他肯定不会答应，也不敢答应。只要他说不去，那么张东升也有理由拒绝杀人，说是因为丁浩不愿去，他和普普两人办不成。

普普点头道："好，就如你说的，耗子，还有我，都跟着你一起去。"

"嗯？耗子也同意一起去杀人？"

普普很肯定地答复他："他一定会去的。"

朱朝阳道："叔叔，你不用再想找其他借口了，三天后，成功了，我会把相机还你，如果你不肯做，那么我一定会把相机交给警察。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威胁你。"

张东升的香烟已经燃尽了，可他似乎毫无察觉，他手指捏着烟头，停驻半空，眉毛皱起，一动不动。

足足过了一刻钟没说话。

朱朝阳和普普也是同样沉默地望着他。

他一直在犹豫，是不是该现在就动手把两个小鬼直接弄死，再去找丁浩，并拿回相机？

但他考虑再三，放弃了，朱朝阳这小鬼今天显然是有备而来，一开始就直接说了今天弄死他们也没用，他没有任何把握杀了他们后能再杀死丁浩并拿到相机。

朱朝阳这小鬼说他现在的处境已经无法更糟糕了。而自己杀了徐静一家后，现在彻底换了一种生活。如果不按这小鬼的话做，那么自己好不容易争取来的生活马上会烟消云散，而自己被抓到肯定是死刑。

相反，如果真帮朱朝阳杀了两个人，那么肯定能彻底取得小鬼们的信任了。彼此都有把柄，也不怕他们再拿相机威胁自己。彻底了却这些

事是迟早的。

当然，这么做也有风险，如果他爸及其老婆一同被害的案子曝光，尽管那天朱朝阳在上课，没有犯罪时间，但警察也会去向这位“利益相关人”询问调查的，张东升对这么个小鬼在警察面前能否演戏过关，没有半点信心。他演砸了的话，必然会把所有事吐出来。

所以，如果真要去做，必须不能让他爸及其老婆被害的命案曝光，也就是说，毁尸灭迹，旁人看来只是失踪了，不是被害。对于失踪案，警察向来不重视，自然不会去调查朱朝阳了。

而且，听朱朝阳说，他爸及其老婆是去大河公墓上坟，那样下手似乎挺轻松的。杀了人后，往山上的空墓穴里一埋，被人发现命案也是几个月甚至几年后的事了，到时三个小鬼肯定也被他处理干净了，这起案子更不可能怀疑到他。

权衡再三，张东升最后点点头，暂且同意下来。

离开那个男人家后，朱朝阳愁眉不展道：“现在还有个问题。”

普普问：“什么？”

“那男人要耗子也一起去，该怎么说服耗子。”

“他会同意的。”

朱朝阳摇摇头：“他不会同意的，他胆子其实很小。”

普普目光平直地看着前方：“这一次，他不同意也得同意，这关系着我们三个人的未来。”

63

“什么！”丁浩瞪大眼睛，“我也要一起去杀人？”

“笨蛋！”普普一把拉过他，低声斥道，“你在公园里这么大声说出来，是不是想让全人类都听见啊！”

丁浩惶恐地扫视一圈四周，他们在儿童公园的一个偏僻角落，没有人朝他们看。他转回身，摇了摇头：“我不去，要去你们自己去。”

普普怒道：“这个计划你不是已经同意了吗？”

“我是勉强同意了，但只是说让张叔叔去杀人，我可没答应我也要去。”

“你就是决定不会帮忙了？”

丁浩倔强道：“对，这件事打死我也不干。”

“好，很好！”普普盯着他，“你这个自私鬼，好吧，你不去就不去，我也跟你这个自私鬼绝交！”

丁浩瞪眼瞧着她，一脸的委屈和愤怒：“我以前在孤儿院怎么帮你的？我帮你打架打了几回？王雷骂你放屁精，是不是我把他牙齿打掉下来的，我还被关了整整两天禁闭，这些你都忘了吗？还说我是自私鬼……”

“哼，你不是自私鬼，就是胆小鬼。”

丁浩脸胀得通红：“这……不是打架，这……这是……这是杀人。”

朱朝阳连忙制止住两人的争吵，低头叹息道：“对不起，都是我不好，这是我的主意，害得你们吵架，都是我不好。”

普普和丁浩谁都没说话。

朱朝阳诚恳地看着他，又道：“耗子，这次是我求你，你能不能帮

我？”

丁浩对朱朝阳倒是发不出脾气，只是摇了摇头：“这个……我真帮不了，我没做过。”

“你害怕就直接说，胆小鬼！”普普叫道。

“哼。”丁浩把头别过去，不理她。

“好了，月普，别说他了。”朱朝阳劝道，“耗子，这次事情因我而起，如果不是我当初推下了小婊子，根本不会有这么多事。但事到如今已经别无他法了，如果不除掉他们，早晚会查出我们三个，到时我要进少管所，你们要被送回孤儿院，你想想，这是不是最糟糕的情况了？”

丁浩紧闭着嘴，默不作声。

普普冷声道：“我这辈子都不会回去了，要回你回吧。那个死胖子的恶心我受够了！”

“耗子，你怕不怕回孤儿院？我是你兄弟，月普是你结拜妹妹，如果……如果可以的话，你能否再好好想想？”

普普道：“你不满十四周岁，就算杀人了也没关系，大不了进少管所，那儿总比孤儿院好吧？”

朱朝阳道：“那男人不是说要你帮他一起杀人，他说比如后面抬尸体什么的，需要你这样一个帮手。”

丁浩握着拳头，低着头，一动不动。

普普道：“你到底要怎么样才会答应？我都一起去了，你是男的怎么比我女的还胆小？”

丁浩吃惊地抬起头：“你也去？”

普普理所当然道：“对，小孩最容易伪装，别人对我不会有警惕心。”

“你去做什么？”

“你到时看着就行了，反正我比你要做的事难得多。”

朱朝阳道：“耗子，你想想，这件事不去做，我们三个都会完蛋。去做的话，如果失败了，暴露了，最倒霉的是那男人，我们是小孩，不会枪毙，最多就是进少管所，比你们的孤儿院总要好。如果做成了，那我就有钱了，我会照顾你们，等我们长大了，一起办公司，等你到时找了老婆，我们四个人一起打麻将。”

丁浩思索了一会儿，突然白了他一眼：“照你这么说，月普好像已经是你老婆的样子了。”

普普朝他猛地踹出一脚，他连忙躲开。

朱朝阳道：“这么说，你是答应了？”

“反正我说好了，具体的那个杀——”他似乎不敢直接把“杀人”两个字说出口，“那个杀……我不干，我绝对不干！我就负责最后帮帮忙，抬一下。”

朱朝阳激动地抱住他：“好，那就说定了，只要过了这一关，那我们三个以后就完全大吉大利了！”

普普瞅着丁浩，撇嘴笑了笑：“算你还有点良心。”

64

下午，普普和丁浩回到楼下，就见旁边停着那个男人的红色宝马车。

与此同时，车门开了，张东升走下车，看了他们一眼，平静道："我等你们很久了，走吧，上楼说。"

进了门，张东升这一回并没说一些家常话，而是直截了当地切入主题："朝阳的事完全不可行，弑父是天理难容的，想都不能想，更别提去做。我知道你们俩肯定也反对他的，他这是一时冲动，少年人热血冲头的一时冲动，你们要好好劝他，一定要把他劝回来。"

普普道："叔叔，这件事我们俩也是赞成的。"

张东升望着他们："你们俩怎么会赞成他弑父的？你们是不是他朋友？你们知不知道这么做只会害了他？"

丁浩道："张叔，其实他也不光是为了——"

普普连忙重掐他的背，制止住他，瞪了他一眼，冷声道："闭嘴！"

张东升稍稍一思索，试探地问："其实这件事还另有隐情，他还有另外的目的，对吗？"

丁浩自觉语失，低下头，默不作声。

普普停顿片刻，道："没错，他还有一个原因，为了钱。"

"为了钱？"

"没错，你觉得朝阳家是有钱人吗？"

"嗯……看他衣服，好像……不是特别有钱吧。"

普普道："他爸妈是离婚的，他跟了他妈妈，他妈妈很穷，没有钱。可是他爸爸超级有钱，比你还有钱得多了。"

张东升苦笑下："我根本不算有钱，当初就因为我老婆的这辆车，你们以为我是有钱人，想要三十万吧？如果我真有那么多钱，早拿给你们了。"

普普道："他爸的小孩上个月摔死了，现在他爸和他爸的老婆如果也死了，那么朝阳就是继承人了。"

张东升愣了下，他根本没想到现在的小孩会有这么深的想法。到了他这个年纪，他才想到谋财害命，继承遗产，区区十几岁的小孩就会这么想了？

普普补充一句："这是向你学习。"

张东升咬了下牙齿。

普普继续道："除非你能拿出上千万的钱给他，否则他既有仇恨，要自保，又有钱的原因，你怎么可能劝说得动他？"

"可是这么做真的不对。"

"你也这么做了。"

"我可没有弑父，我老婆一家和我，本质上没有血缘关系。"

"他爸已经不是他爸了，相比你的情况，他和他爸的关系比你能想象的更糟糕。"

张东升烦恼地闭上了眼睛。

普普道："如果你帮了这个忙，事成后，钱可以不要你的，我们直接把相机还给你。可是，如果你不愿意帮忙，就算你今天说服了我们俩也没用，朝阳他不听我们的，他有自己的主意。他会做出任何事的。如果他自己贸然行动被警察抓了，再供出你的事，你也不愿意吧？"

张东升沉默了好久，随后把目光投向了丁浩："耗子，对付两个人我办不到，我需要你一起做，你敢吗？"

丁浩低着头，"嗯"了声。

张东升苦笑着自语道：“一旦去做了，你就会和我一样，再也不是清白的了。”

丁浩脸上出现了犹豫的神色。

普普立刻道：“耗子，我也一起去的。”

丁浩点点头，望向张东升，道：“张叔，放心吧，我决定了。”

直到此时此刻，张东升觉得这件事再无挽回可能了，他苦涩地看着他们俩，只好道：“好吧。”

Part 65-69 行动

65

星期三一大早，今天原本是朱晶晶的生日，朱永平反复劝说王瑶，今天给孩子上坟，就让事情到此为止吧，不管警察以后能不能抓到凶手，都不要再提了，日子总是要过下去，他也已经戒了烟，备孕半年，明年重新要个孩子。他才刚满四十，王瑶也只有三十多，都算年轻，重新要个孩子一点都不困难。

一个多月来，丈夫的反复耐心劝说，各种包容，各种顺从，王瑶心中自然也是感动。

他们俩相识在周春红怀孕期间，那会儿朱永平正开始做生意，借了不少钱买了一些地皮，又用地皮跟银行贷款造冷冻厂，朱永平那时做生意时，看着很阔绰，但相识一阵后，知道这是打肿脸充胖子，其实他是个借了很多钱的“负翁”。

王瑶长得很漂亮，追求的人很多，朱永平对她是一见钟情，疯狂展开攻势。她最后选择朱永平倒不是为了他的钱，那时他的钱都是借银行的，都是空的，甚至她得知他已经结婚有小孩时，一度要分手。不过朱永平保证尽快离婚，他用尽各种花招要和她结婚。

后来，朱永平果真同前妻在朱朝阳两岁时离了婚，没多久和她结婚。结婚后，正值中国房地产持续十几年的大涨，朱永平一开始借钱买下的地皮和厂房价值节节升高，他能向银行贷更多的钱，生意规模也做更大了，到现在，净身价已上千万了。

不过朱永平这些年对王瑶始终一心一意，一切都宠着让着，别人说一物降一物，朱永平虽然对前妻一家不上心，王瑶却似乎是他命中注定的克星。

也许，这就是爱情吧。

朱晶晶出事已经一个多月，时间的冲刷加上丈夫的安慰，王瑶心中也开始逐渐平静下来。虽然她深信朱晶晶的死跟朱朝阳脱不了干系，不过她苦于没有证据，警察也抓不出朱朝阳的把柄，好在朱永平倒是在她

要求下，多次发誓保证，不再和前妻一家往来了，她暂时把这份仇恨压在心底，想着朱朝阳彻底没了爹，算是另一种变相的报复。

今天天上一朵云彩都没有，看来又将是个燥热的天气。

朱永平和王瑶早上六点多，赶在太阳彻底出来前，就到了大河公墓给小孩上坟。

大河公墓是这几年新开的一片墓地，每个地方的公墓，大都是位置偏僻、周围无人居住的地方，大河公墓也不例外。

车子一路驶来，只有快到公墓的路上遇到过几个老农在地里干活，到了公墓后，整片墓地上，一眼望去，一个人都没有。

下了车，王瑶提了个篮子，朝上走，走着走着，眼泪就忍不住要流出来。朱永平咳嗽一声，劝道："别哭了，看一眼，早点回去吧。"

王瑶强忍着点点头。

两人来到朱晶晶的坟前，王瑶痴痴地站着，长久注视着女儿的坟，一动不动。朱永平轻叹一声，俯下身收拾纸钱。

这时，朱永平看到，十几米外，两片坟区中间的路上，走上来一男一女两个小孩。男的个子快接近成年人了，女孩还是个小学生的模样，他们俩低着头，手里拎着装纸钱的篮子，来到了相隔几十米外的一座墓前。

朱永平并没有太在意，继续把折着的纸元宝一个个拉开来。

过了几分钟，朱永平还在拉着纸元宝，这时，刚才那个小女孩朝他们跑了过来，脸上带着求助的表情："叔叔，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火点不起来，您能帮我们一下吗？"

"哦，你们没带打火机吧？"朱永平从口袋里摸出一个打火机，交给对方，谁都不会对一个小女孩产生怀疑的。

"不是，我们有打火机，可是火一点就灭了，点不起来。"她皱着嘴

说。

“你们肯定是点上面了，点火要点在中间，这样才能着。”他手在空气中做了个示范。

小女孩烦恼地说：“我们试了好多遍，就是不行，叔叔，能不能麻烦你帮我们点一下，我哥太笨了，根本弄不来。”

朱永平看着对方一脸天真的表情，想起了朱晶晶，笑了笑，道：“好吧，我去帮你们点。王瑶，你来弄下纸钱吧，我过去一下。”

跟着小女孩走在后面，朱永平问：“你们也是来上坟的？”

“对啊，是我妈妈的坟，我妈妈今天生日。”

瞧着这么小的孩子就死了妈，而且也是在生日的这天来上坟，朱永平不禁产生同情，道：“怎么就你和你哥来，你爸爸没一起来吗？”

小女孩低头轻声说着：“我爸……他上个月出车祸，也……也死了。”

朱永平腮帮子抽动了下，忍不住问：“那你和你哥哥现在跟谁一起生活？”

小女孩抿了抿嘴：“没有人，我们就自己生活。”

“自己生活？你们有亲戚吗？”

小女孩低声道：“我爸还欠了人钱，亲戚不要我们，家里东西都被人搬走了。”

“嗯……那你们以后怎么办？”

小女孩失落地摇摇头：“不知道，我会做糯米果，做了一些，想去卖卖看。叔叔，要不您尝尝我做的糯米果？”

她返回身，从兜里掏出一颗用保鲜膜包着的糯米果子。朱永平不知所措地停顿了一下，本能地心想小孩子该不会是来骗钱的吧，毕竟社会

上骗子太多了，不过骗子大热天的谁到这没人来的坟地？女孩似乎看出他的顾虑，道：“叔叔，您吃吃看嘛，不要钱的，我就怕我做的不好吃，卖不出去。您吃吃看，太甜还是不够甜。”

朱永平感觉自己怀疑对方是个小骗子，是个很卑鄙的想法。他微笑一下，接过糯米果，剥开放嘴里，咬了几口咽下去：“嗯，你做的真好吃，甜度刚刚好。”

“哈哈，那我就放心啦，肯定能卖得出去。”小女孩乐观地笑了起来。

来到那座坟前，看到坟碑上写着一个女人的名字，贴着一个中年女人的照片。一旁站着那个小女孩的哥哥，看样子哥哥比女孩大了好几岁，不过他脸上看不到任何乐观开朗的神色，只是低着头，默默地看着坟发呆。

因为不认识，朱永平也不知该安慰什么，便蹲下身，帮他们整理纸钱，点起火来。几分钟后，朱永平点好火，站起身，他突然感觉一阵晕眩。他以为是蹲久了，站起来脑子缺氧，强自在腿上用了下力，但十几秒过后，他感觉腿部出现了一阵抽搐，他依旧在强自忍着，没表露出来。

再过了几秒，他突然感觉真的要摔倒了，他心中想该不是得了高血压什么的吧。他觉得眼前一阵发黑，连忙道：“扶我一下。”说完就要坐下去了，旁边的大男孩赶紧扶着他坐下。小女孩看了眼，连忙朝王瑶奔去，叫道：“阿姨，叔叔生病了，晕倒了。”

“啊？”王瑶刚刚还瞥见朱永平在帮他们弄纸钱，说着话，一转眼没见，突然看到晕倒了。她急忙跑了过去，坐在地上的朱永平大口喘着气，整张脸变得通红。

“永平，永平！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啊呀。”

她突然感觉脖子一阵刺痛，本能地回过头，看到那个小女孩已经跑到了几米外，手里握着一根针管，针管已经空了，冷漠地看着他们。

“你干什么？你做了什么？”王瑶还没彻底反应过来。

那个大点的男孩也跑了过去，缩在了小女孩的身后，不敢朝他们看。王瑶倒下去的时间比朱永平快得多，因为她是直接注射进脖子的。王瑶刚发作，躲在后面树林里的张东升就跑了出来，看着这一幕，他摇了摇头，随后毫不犹豫地道：“耗子，你抬女人，我抬男人，我们得赶紧把人弄到后面的穴里埋起来。”

他们后面二十几米外的地方是一片挖好的空穴，给以后的墓葬用。张东升和丁浩拉着两人的尸体，很快到了空穴旁，那里还放着两把折叠铲，显然这是张东升带来准备着的。

张东升把两具尸体推进一左一右两个空穴里，穴不大，不到一米长，半米宽，挖出来是准备以后放骨灰盒的。

他把两具尸体折叠着分别往穴里塞下去。一边吩咐丁浩：“把他们的手表、项链、戒指，还有钱全部拿出来。”

“嗯……为什么，还给朝阳？”丁浩不解问。

“伪造抢劫，别废话，快动手，被人发现了我们都完蛋。”

飞速地把他们身上所有东西都拿下来交给他后，张东升拿出一把匕首，又把两人的衣服裤子割破，连内衣裤都不剩，全部掏出来，扔进他带来的一个蛇皮袋里。

“这是干什么？”丁浩问。

“埋这儿过几个月就算被人发现，尸体也烂光了，身上什么物品都没有，警察要查两人是谁都很难。好了，这里没你们事了，你们先到林子后躲起来，我还有些事要处理。”

普普道：“我帮你。”

张东升果断道：“不，你们不能看，会吓到你们的。”

这一次，普普倒没有坚持，跟丁浩一起跑到了树林里。他们看到张

东升用匕首朝两个穴里弄了几下，随后飞快地盖上土。

两个穴都不大，而且土都是挖好的，就堆在穴外，是松的土，张东升毫不费力就把土填了进去。五分钟后，张东升拿着蛇皮袋跑回了树林，道：“刚才没人过来过吧？”

刚刚张东升盖土时，自然也时刻警惕地观察周围，但公墓里价格高的那些墓都有高高的墓碑，两座墓间都种着一人高的柏树，视线遮挡着，看不到公墓下方的情况。而普普和耗子站在树林里，地势更高，相比他能看得更远。

丁浩今天整个人都像丢了魂似的，双眼茫然。普普则依旧很冷静地回答他：“没有，一个人都没来过。”

张东升看了眼手表，道：“六点四十了，你们先在这儿等我，我下去到他车里拿点东西，造成抢劫的假象，待会儿我们从树林后照原路出去。”

他又看了眼丁浩，拍拍他：“好了，事情结束了，别想了。”

丁浩低着头勉强应了声。

普普道：“叔叔，他们俩的东西，你要还给朝阳吗？”

“当然不，这些东西我要销毁。”

“可是，刚刚看到有好多钱，还有手表项链，应该挺贵的。”

张东升笑了笑：“他爸确实挺有钱的，这些东西比你们要的三十万还贵。”

普普露出了微微吃惊的表情。

张东升道：“不过你们不要贪这些东西了，这里的现金我过段时间会还给你们，手表项链什么的，不用去惦记着了，我不会还给你们，更不会自己要，而是等过了这一阵，彻底销毁了。总之，这件事后，我帮了你们，你们也该把相机还我，我们扯平了。从此以后，我们三个，加上

朝阳四个，谁都不能再谈以前的事，半句都不能谈，想都不能想，好吗？”他特意盯着丁浩，坚定地道，“一切都过去了，放心大胆地生活，做一个干干净净的人。”

丁浩注视着他，狠狠点头：“好，我一定不去想了！”

普普也点点头：“我也不会的。”

“好，我们都需要一个彻底干净的生活，如果你们能做到，说明你们成熟了。这次事后，我不会直接把三十万交给你们，怕你们乱花，但我承诺可以照顾你们生活，负责你们需要的花费，直到你们以后长大工作，怎么样？”

两人对视一眼，同时感激地看着张东升，道：“谢谢叔叔！”

66

“喂，喂，”方丽娜轻叫两声，又伸手碰了碰同桌，“喂。”

“啊，怎么了？”朱朝阳这才回过神来。

她悄悄凑过来：“刚才下课你出去那会儿，是不是又被老陆叫去训话了？”

“嗯？没有啊，我没去过办公室，我就上了个厕所。怎么，老陆又有事要找我？”

方丽娜摇摇头：“没有，我猜的，我以为你被她叫去训话了呢，要不你怎么半个钟头就看着这一页，笔都没动过呢？”

朱朝阳尴尬地笑一声，不知怎么应答。

“嗯……”方丽娜又思索了会儿，低声道，“你是不是有心事？是不是你爸爸的事？”

“啊，我爸……”朱朝阳顿时紧张地看着她。

方丽娜同情地看着他：“暑假你家里的事儿，我爸都跟我说了，放心，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嗯……王阿姨，确实对你太过分了。”

朱朝阳勉强笑了下：“我习惯了。”

“你可千万别想不开啊。”

“不会的啦。”朱朝阳嘴角动了下，把头转向书本，动笔去解题目。

夜自修一结束，朱朝阳连忙骑上自行车，以最快的速度往家里冲，到了家里楼下，他左顾右盼却没见到任何人，心中一阵害怕。

这时，传来一声轻微的咳嗽。他转过头，这才注意到不远处一栋建筑的阴暗角落里缩着普普，她几乎和黑暗融为一体了。他急忙停好车，看了眼四周，随后飞快朝普普奔去，带她穿过几条小路，到了一个靠墙

的隐蔽处，确定没有人后，着急问："怎么样了？"

普普抿着嘴，看了他片刻，道："一切结束了。"

朱朝阳立在原地，脸上表情发生着丰富多彩的变化，看不出是喜是忧是悲是乐，过了好久，他大口喘着气，似乎情绪剧烈波动着："都死了吗？"

"死了，埋掉了，以后再也没有人知道了。"

朱朝阳抬起头，仰天望着天上的繁星，出神了几分钟，重新看着普普："告诉我，是怎么做的？"

普普将早上的事原原本本复述了一遍。末了，朱朝阳长叹口气："终于结束了。"

普普道："叔叔问我们什么时候把相机还给他。"

突然听到普普也喊那个男人叫"叔叔"了，朱朝阳微微惊讶了一下，略略不安问："你也叫他叔叔了？"

普普想了想，不以为然道："我觉得他不是太坏。"

朱朝阳谨慎道："我觉得还是要防着他一些。"

"嗯，放心吧，现在我们和他扯平了，他不会对我们怎么样了。"

朱朝阳思索下，点点头："但愿如此吧。"

"那么你打算什么时候把相机还他呢？"

朱朝阳考虑了一会儿，说："等过几个星期吧，完全风平浪静了，我就过去把相机还他，还要谢谢他这次的帮助。其实，我最需要谢的是你，真的，月普，我很感激你。"

面对他明亮的眼神，普普脸色微红地低下头："没什么的。"

"耗子呢，他害怕吗？"

“早上我瞧他挺紧张的，还怕他弄出岔子呢，好在最后没什么。回来后，他现在又在家里玩游戏了。”

朱朝阳咯咯笑着：“只要有游戏玩，他就什么都无所谓了。”

普普道：“是啊，要是回孤儿院哪能玩游戏，所以他也根本别无选择。”

“好啦，现在开始，我们都开始全新的生活，以后我们再也不要提过去的事啦，包括孤儿院，让他们统统见鬼去吧。”

普普脸上露出温和、由衷的笑容：“对，都见鬼去吧。”

“对了，你说他们俩埋在坟上面的空穴里？”

“是啊。”

朱朝阳想了想，道：“嗯……我想再去看一眼，算是最后一眼。”

普普思索了会儿，缓缓点点头，同情地看着他：“嗯，不管怎么说，他都曾是你爸爸，也许你过些天，心里会越来越不好受的。也许……也许会恨我……毕竟……毕竟最后是我做的……”她声音逐渐小得像蚊子。

“不可能的！”朱朝阳极其坚决地摇头，认真地看着她，并抓住了她肩膀：“你永远不要这样想，你是我最重要的人，我永远不会恨你。我也永远不会后悔，不会不好受的，你放心吧！我知道，你不想这么做的，你是在帮助我，做了你不想做的事，我很感动。与其说是你，其实是我亲手杀了他们，归根到底，还是他们亲手杀了他们自己。我只不过再去看最后一眼。你不要告诉耗子和那个男人，让他们担心，我知道他们都不想再提及这件事了。我这个星期天休息，一个人去看最后一眼，算是彻底做个了断了。”

“嗯。”普普重重地点点头。

与普普分手后，朱朝阳独自缓缓走向回家的路，他嘴上有淡淡的微笑，可眼睛里又含着泪在哭。

他走到楼下，抬头望着黑色的天空，用只有他自己听得到的声音唱起一首歌："我是你的骄傲吗……"

67

星期六晚上，周春红看到儿子房间门关着，门底缝隙透出光亮，知道儿子还在学习。

儿子学习极其用功，每次都是年级第一，所有任课老师都对他赞誉有加，尤其是数学老师，说朝阳现在的能力，不光初中数学早学完了，高中奥数题都开始做了，如果发挥正常，初三的全国数学竞赛一等奖不是问题。如果他拿了全国一等奖，高中肯定能保送进全市最好的效实中学。

每每想起她这么一个文化程度不高、收入有限，还离了婚的普通妇女，能培养出这样一个优秀的儿子，她心中就充满了欣慰和自豪。别人都觉得朱朝阳是个宝，偏偏只有亲爹朱永平不上心，只宠着他现在的家庭，想到这儿，她忍不住冷哼一声，心中迸发出要给儿子更多关爱的想法。

唯一的缺憾就是儿子个头像她，长不高吧。近两年儿子也时常表露出个子矮的苦恼，大概是青春期来了，谁都会额外注意自己的外在。周春红从冰箱里拿出纯牛奶，倒了满满一杯，给儿子送去。她转开门，看到儿子正背着她坐在椅子里，低头奋笔疾书，连电风扇也没有开，赤裸的后背上挂满了汗珠。

“朝阳，喝杯牛奶，休息一下。”

她刚发声，朱朝阳突然全身一震，极度紧张地转过身来，看见是他妈，吐了口气：“妈，你进来怎么一点声响都没有，吓我一跳。”

周春红歉意地笑着：“是你太用功了，没听到。你在做题目？”她瞅一眼，看到了一本笔记本上满是文字，“你在写作文啊。”

朱朝阳轻声地应了下，悄悄把笔记本合了上去。

“那，你把牛奶喝了，补钙。”

“嗯，放下吧，我等下会喝的。”

“你怎么不开电风扇，这天多热啊！椅子都被你坐湿了。”

“风扇太吵了。”

“以前你也没觉得吵啊。”

“这次作业很多，我还有很多题没看。”

周春红点点头，又问：“这几天你在家，有没有接到过你爸电话？”

朱朝阳微微一愣，道：“没有啊，一直没打过电话，怎么了？”

周春红撇撇嘴，很是不屑的样子说：“你奶奶今天打了我电话，说朱永平失踪了，你说好笑不好笑？”

“失……失踪了？”

“对啊，说他这几天跟婊子两个人都失踪了，厂里人找不到他们，有几件要紧的事也拖着办不了，说两个人手机都关了，你奶奶还问我能不能联系到他们。”

“嗯……干吗要问你？”

“就是说咯，朱永平跟婊子去哪里鬼混我怎么晓得？真是好笑，管他们去哪鬼混都不关我的事。”

朱朝阳想了想，问：“他们失踪几天了？”

“好几天了，好像说是星期三开始就联系不到他们了。”

“他们那天干吗去了？”

“谁晓得呢。”

“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管他出了什么事，反正你爸也不关心你，我说，你也别去关心他，到头来什么事也没有，还惹得被婊子嘲笑。”

朱朝阳点点头。

周春红道：“好啦，你也早点写完作业睡觉，明天你难得休息一天，初三后，休息更少了，不要累着。”

“妈我知道了，你出去吧。”

周春红刚走出房门，就见朱朝阳连忙又把门关上了，她微微感觉奇怪。

到了半夜，周春红一觉起来上厕所，发现儿子房间的灯还亮着，她看了眼手表，竟然都已经一点了，隐约还能听到儿子快速写字的沙沙声。她忍不住站门外说了句：“朝阳，早点睡了，明天写一样的。”

“哦，我马上睡。”

很快，见他房间的灯关了，周春红这才继续回去睡觉。

68

大河公墓下面的停车道上，停着几辆警车，离这几辆警车相隔不远，还停着一辆奔驰。

叶军下车后，朝那辆孤零零的奔驰车看了几眼，随后跟着最开始接警的民警一同上去。

尸体发现处位于公墓最上方一带，那里是一片挖好的空穴，为以后的坟预备的，两具尸体分别埋在相邻的两个穴里。尸体已经被挖出，正放在一旁，上面搭着临时的简易遮阳棚。现在是最热的八月正午，尸体散发出阵阵的恶臭，所有警察都顾不得闷热，戴上了口罩。叶军朝尸体看了会儿，受不了气味，走到一旁，等了十多分钟，那个最受苦受累的法医老陈从棚子边跑了出来，摘下口罩，大口呼着气，连声道："受不了，真受不了，这季节出命案，简直要了公安的命。你说这些个歹徒，冬天杀人也就算了，这季节干活，也……也太心狠手辣了。"

叶军朝他苦笑："没办法，谁让你领这份工资的。"

陈法医朝他打趣："其实最难闻的是刚过来那会儿，你在旁边站上个几分钟就慢慢习惯那味道了，你要不要去体验一下？"

"免了，我听你的结论就够了，怎么样，什么结果？"

"一男一女，两个人都是被人用刀捅死的，脸上也被刀划花了，完全无法辨认容貌。死的时间倒是不久，估计没几天，不过这季节你知道，半天功夫就开始烂了。另外，两名死者身上所有物件，连同内衣裤都被人剥光了，所有证明身份的东西都没有，看来这次光是认定死者身份的活，就得不少日子。"

叶军摇摇头："两名死者身份嘛，我猜用不了多久，你瞧。"

他手指着山下的停车区。

"什么？"

“那辆奔驰车，孤零零停着，这荒郊野地的，旁边又没人住。”

陈法医点点头：“看来八九不离十。”

“我刚给交警打了电话，让他们查车牌了。”

过了会儿，叶军手机响了，他接听完毕，微微皱起了眉，迟疑道：“说不定，这次要牵出个大案了。”

陈法医理所当然道：“杀人毁尸，而且杀了两个人，本来就是大案。”

叶军哼了声，道：“你猜得出那车是谁的吗？”

“谁的？”

“朱永平的。”

“谁是朱永平？”

“朱晶晶他爸。”

“啊？”陈法医微微张着嘴，“死的该不会是朱永平和他老婆吧？”

叶军朝棚子远远看了眼，道：“我回想了我见过的这两人的形态，和这两具尸体有点像。”

69

当天晚上派出所的案件通气会上，几位侦查员汇总了今天的情况。

命案是今天一早由一群送葬者发现的。今早九点不到，一户包括亲友和葬礼帮工在内的约七十多人的送葬队伍，包了两辆大巴车来到大河公墓，为一过世的亲人下葬。下葬前，按照风俗，先放鞭炮，然后和尚要做半个钟头的法事，这期间，闲着无聊的一些亲友在公墓里随意走动聊天。当时有几个人走到了公墓最上一片的空穴处，无意中陡然发现一个穴里冒出半只赤脚。刚开始几人以为谁家居然没把死者火化，偷偷埋了，后来走过去细看，感觉不太对劲。于是招呼了其他人过来看，大家看到后，越发觉得不对劲，随即报警。

经过今天的调查确认，死者确为朱永平和王瑶，两人自从上周三早上去给女儿上坟后，失踪至今，当天早上即出现手机拨不通的情况，他们家在上周六也报过人口失踪警。结合初步尸检情况判断，两人在上周三早上上坟时就已经遇害。

今天是星期三，案发至今已整整一个星期，期间虽然都是晴天，但宁市靠海，中间免不了下过几场雷阵雨，即便从没下过雨，这种露天犯罪现场经过一个星期也早就面目全非，加上今天早上发现尸体的一群送葬者踩踏，足迹这一块的犯罪痕迹是不用指望了。

经法医初步判断，两人均是被人用匕首捅死，同时用匕首毁容，包括身体部分也遭到匕首的划戮，并且凶手将两人尸体埋入空穴中，显然是准备毁尸灭迹。

初步定性是抢劫杀人案，因为死者身上钱财、首饰、珠宝、衣物均被凶手拿走，甚至凶手还到过死者的奔驰车内，据永平水产的工厂工人透露，朱永平车里一直放有数条名烟和一些财物，而现在，车内空空如也，找不出任何值钱东西。当然，警方少不了对车内外指纹进行一番提取。

整个刑警队今天对大河公墓进行了搜查，未找到作案工具。另外由

于案发过去一个星期，现场痕迹都已损毁，所以也找不出两名死者具体是在大河公墓哪个地点遇害的。

于是，摆在刑警队面前的这起双人命案，就成了典型的无头案。只知道案发时间和被害人，除此外的情况，一无所知，甚至凶手有几人也无从判断。

叶军低头抽着烟，听着其他同事对案件的看法。看得出，大家对破这起命案都不乐观。在场的有老刑警，也有年轻警察，他们或多或少接触过命案，也知道，并不是所有命案都能破得出。他们所在的镇工厂众多，外来人员流动大，地理位置靠海，有几片沙滩，几乎每年都会在沙滩上发现被人掩埋的尸体，有的甚至是碎尸案，这些案件经常是放了几个月后，最后连被害人是谁都调查不出，更别提什么时候遇害，什么时候被人埋在海滩上的。大部分这类无头案都成了尘封的卷宗，静静躺在档案室里。这次也差不多，无非知道了被害人和遇害时间。但案发现场找不到任何线索，公墓位于山坳，几公里内没有监控，公墓附近自然也没有人居住，平时除了送葬者，根本不会有人去公墓。倘若不是朱永平半只脚没被土盖进去，露在了外面，今天的送葬队也根本不可能发现，这起命案恐怕至少要过个把月甚至半年、一年才会曝光。

不过叶军心中还有个疑问，一个多月前朱晶晶在少年宫被害，现在朱永平夫妇也被害，也就是说，他们一家三口都死了。虽说今天对案件的初步定性是抢劫杀人案，但会不会并不是表面看到的这么简单？

短时间内一家三口发生两起命案，全家被害，这两起命案之间，会不会存在一定的关联呢？

Part 70-72　约定

70

暑假的补课只有他们这一个年级，相比正常的开学，学校里只有平时三分之一的学生，显得空落落的。

在这个假期当口，学生们的心思自然也放不进学习，老师们心中也不想暑假加班，夜自修时，办公室里通常只有一个老师值班。于是每天晚上的夜自修，少不了各种窃窃私语，写情书、扔纸条、笑骂，应有尽有。声音闹得大了，引来老师的一番巡视，等老师走后，学生间的又一轮嬉闹重新开始。

每天晚上都乱糟糟的。方丽娜成绩处于中游，她对学习的兴趣也不大，只是爹妈天天念叨着要她向同桌学习，烦死了。不过也仅烦死而已，她对朱朝阳没有任何恶感，不像班里另几个成绩拔尖的女生，把朱朝阳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因为她和朱朝阳差距太大了，她相信就算朱朝阳中风瘫痪躺床上，考得也比她好，差距太远的时候就没什么好比较了。

相反，朱朝阳经常把作业给她“借鉴”，甚至考试时也会把试卷随手“拉长”，不过她知道朱朝阳可精着呢，每次试卷摆放的角度只能让她一个人看到，根本不给坐他后面的几位“死对头”瞧见。

今天是星期三，晚自修开始后，方丽娜放一本大大的习题集在桌上，手里还拿着支笔，装模作样地思考题目，不过这本习题集下面还压了本言情小说。如此过了一节课，她愉快极了，到了夜自修第二节，她才意识到今天的作业只字未写，只能转而向同桌借鉴。

她转过头时，发现朱朝阳正整个人伏在桌上，奋笔疾书。她透过朱朝阳脑袋和桌子间的空隙偷看，原来朱朝阳不是在做习题，他同样是将一本习题集放上面，底下压着一个本子，他正在那本子上拼命写字，写了很多字。

“嘿。”方丽娜叫了他一声。

“嗯，怎么了？”朱朝阳迅速地把本子缩回到习题集下，握着笔，一

脸思考的模样对着习题集写下一道答案后，才微微转过身，看着她。

方丽娜一脸怪笑地看着他：“你在写什么？”

“做题目啊。”

“嘻嘻，”她露出一双智慧的眼睛，“题目下面呢？”

“嗯……什么？”

“别装了，你在下面那本子上写什么，我看看？”

“嗯……写作文。”

“作文？”方丽娜一脸不相信的表情，“今天没布置作文吧？”

“我自己练练笔。”

方丽娜摇摇头，低声笑道：“不可能，我知道你在写什么。”

朱朝阳微微一皱眉：“写什么？”

“情书。”

“咳咳，没有，你别乱说。”

“而且我看到了写给谁的。”

朱朝阳紧张问：“给谁？”

方丽娜抿抿嘴，露出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得意地单边翘着嘴笑着：“我真没看出来，你目光这么毒辣，嘻嘻，”她凑过去压低声音问，“你怎么会喜欢上叶驰敏的？”

朱朝阳瞬时脖子一缩，咧嘴道：“你说我喜欢那个变态？”

“不至于吧……你居然说她是变态？”

朱朝阳把头一梗：“我一直都这么说。”

“那是以前，可是现在……你喜欢她，还说她是变态？……该不会你喜欢变态，嘻嘻？”

朱朝阳咬牙道：“你在说什么啊，我自杀也不会喜欢那变态。”

方丽娜微微皱眉道：“难道你不是写给她的？可我刚刚明明看见你写了她的名字。”

朱朝阳皱着眉，低声道：“你还看到了什么？”

方丽娜轻松地笑着：“别紧张嘛，我就瞟了一眼，就看到了她名字而已啦。那你告诉我，你是写给谁的，我不说出去。而且嘛……要不我帮你把情书送给你想送的人？”

朱朝阳摇摇头：“我没在写情书，你别乱想。”

“那你在写什么？”

“写日记。”

“写日记？”方丽娜不解道，“暑假不用写周记啊。”

“我自己练练笔，每天写点日记，提高下作文成绩。”

方丽娜失望地吐口气：“真白激动一场了，你太让我失望啦。嘿嘿，不过如果你连作文都上去了，你就是语数外物化生通吃了，叶驰敏几个以后还想设计让你考试发挥不好，就更没戏了。放心吧，我不会把你这个核心武器透露出去。嗯……对了，今天的作业借我看看。”

朱朝阳马上把几个本子奉上，谁知他刚把本子交给方丽娜，班主任老陆出现在门口，并且盯着他，笔直朝他走过来。

他和方丽娜都愣在了那里。

老陆走过来后，低头说了句：“你先出来一下。”

朱朝阳一惊，马上向方丽娜要回了作业，又把那本日记本塞进书桌一堆书的最中间，跟着老陆出去。几分钟后，他重新回到教室，两眼通

红，一句话也不说，收拾起书包来。

其他同学纷纷朝他那儿看，有好奇的，有幸灾乐祸的。

方丽娜一脸紧张又愧疚地道歉：“就这个事老陆又不让你上课，要你回家了？太过分了吧。”

朱朝阳摇了摇头，道：“不是这事。”

“那……”她目光示意了下后面，悄声道，“又是她们害你？”

朱朝阳还是抿着嘴摇摇头。

很快，他把书包塞满拉上了拉链，重新拿出了几本作业，交给方丽娜：“明天你帮我交，你想抄就抄吧，没关系。”

“你要干吗去？老陆要把你怎么样？”方丽娜瞬时感觉到一股义愤填膺。

朱朝阳用手擦了擦眼角的泪水，凑过去低声说：“我爸死了，家里要我快回去，你别说出去。”

方丽娜表情整个呆滞了，惊讶地看着朱朝阳，随后点点头：“你快回去吧，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71

回到家时，屋里挤着不少人，除了周春红的亲哥和亲妹两家人外，还有方建平等几位水产厂的老板们。众人见朱朝阳满眼通红，显然哭过，不禁纷纷唏嘘，安慰了他一阵，随后方建平跟他说了具体情况：

“今天白天，派出所在大河公墓发现了你爸和王瑶的尸体，据说是遭人抢劫杀害。具体案件情况公安会查，现在最重要的是收拾好情绪，赶紧去厂里。你是朱永平独子，按普通人的观念，你是继承人，但按法律，王瑶家的亲属也有同等继承权，所以得赶紧先占住工厂，可不能让他们赶了先，把重要财产通通转移走。”

讲完了轻重缓急，朱朝阳也马上收拾好情绪，和其他人一样，他也表示决不能让王瑶娘家把工厂占了。沟通一番后，众人当即出门，赶往永平水产。

到了厂里，那里有更多的人，有朱永平的亲属，包括朱朝阳的奶奶，朱永平没有兄弟姐妹，其他亲戚都是叫来帮忙的，还有一些朱永平的生意伙伴和旁边工厂的老板，此外，银行、派出所及镇政府的人都在。

所有人都守在一栋办公楼的内外。方建平跟在场大多数人都认识，打了招呼后，叫上朱朝阳、朱朝阳的奶奶、周春红，外加几位旁边工厂的老板一起进了朱永平的办公室，几人关上门来商量。

朱朝阳在众人的谈话中，了解了他爸的大致财产情况。除了工厂外，他爸还有两部车子、一套别墅、三套市区的房子，其他现金和投资就不清楚了。负债方面，借的全是银行贷款，共借了大概一千五百万，之所以方建平这么清楚，是因为朱永平的贷款都是旁边几家工厂联保的，对这笔贷款，银行倒不担心收不回，因为这是资产抵押，又有商户联保，像方建平等几个担保人，资产比朱永平还大，所以今天只是派了员工过来看看，并不是冻结资产。

很快进入财产处置的正题。周春红不用说，自然希望儿子分到的财

产越多越好，朱朝阳奶奶是个软弱善良的老人，知道儿子噩耗后，今天一直在反复拭泪，但说到接下去的财产分配，老人家可不糊涂，完全站在了孙子这边，毕竟王瑶娘家人分走财产后，和朱家就再无关系了，只有朱朝阳是朱家的。

按照继承法，对于突然留下的这笔资产，王瑶的父母、朱永平的父母和朱朝阳五个人都享有继承权，朱永平是独子，爷爷奶奶分的财产自然早晚都要给孙子，老人对财产看得很淡，表态他们俩有养老金，财产都归孙子。

王家人肯定也想多分钱，不过王瑶是隔壁县的人，他们估计明天才能赶到。

一说到王家人要来分钱，周春红就气不打一处来，忙问着方建平几人有什么法子，不让他们占便宜。

方建平等人显然早就商量过了，提出一个方案。

朱永平的财产中，工厂、房产、汽车这些都是固定资产，都没办法转移。但除此之外，朱永平的其他资产，都是可以提前转移掉的。

首先，要把工厂的有关资料、财务章、账目都控制起来，到时王家人要分财产，让他们上法院起诉，他们不知道总共有多少资产，而且他们是外地人，来这里起诉，注定是很被动的。

其次，朱永平除了固定资产外，手里还有个很值钱的东西，那就是工厂里的存货。

方建平几人知道，朱永平上个月刚收进一千多万的鱼，冻在冷库里，还没卖出。鱼是他们水产加工业的原料，是硬通货。现在他们几个旁边工厂的老板，想用半价收了这批鱼，这钱不打工厂的账户上，而是私下打给周春红。尽管半价卖掉硬通货很不划算，但事急从权，这笔钱是完全给他们的，不用分给王家。

方建平当场就拿出了一份协议，说如果觉得没问题就签了，他派人今天连夜把货都拉走。朱朝阳觉得协议没问题，唯独担心工厂这么多

人，会不会有人告诉王家说当晚厂里的货就被人拉光了。

对此，方建平有经验，他拿出了提货单，盖上永平水产的章，对外就说这批货是他存放在永平水产的。他们水产行业遇到进货太多时，常会租用旁边工厂的库房存放，现在朱永平出事，他当然要第一时间把货拉回去了。有盖了章的租赁凭据，还有提货单，再加上以前业务往来的租赁手续，他们对这套流程很熟，保管没问题。他明天一早就会把货款打到周春红账上。

方建平厂子规模比朱永平的大得多，专做出口，他是镇上有头面的人，不可能为了坑他们几百万把脸丢掉，他说的话自然没人怀疑可行性。于是朱朝阳在协议上果断地签了字。

最后零零总总地算下来，朱永平这家工厂到时卖出，估计不会超过两千万，还掉银行一千五百万的欠款，实际所剩也不多，加上几处房产、车辆和其他资产，最后大致计算了下，朱朝阳一家实际能分到一千多万，王家顶多拿走几百万。

财产怎么处理的问题，在一干人的商量下敲定，方建平等人连夜拉货，当然了，以后王家上法院起诉财产分配时，方建平等人还会给朱家提供各种帮助。剩下各项善后工作，自然一步步来。

总之，这是朱朝阳感觉天翻地覆又对未来新生活充满期许的一个长夜。

72

今天的调查依旧毫无进展。

大河公墓旁有路过的老农前几天就注意到孤零零停着的那辆车了，不过并没留意车子是哪天来的，开车的是谁，更没留意最近有什么可疑人员经过。

公墓附近本就地处偏僻，八月大夏天的，谁没事来公墓溜达啊。所以朱永平夫妇的这起命案，注定是找不到目击者的。此外，警方对附近进行较大范围的搜查，始终没找到作案工具。这下连物证也没有。

专案组一晚上开会讨论，对这起命案的侦查极不乐观。别说这起没人证没物证的案子，上个月少年宫奸杀女童的案子至少物证翔实，DNA都有，可案子办到现在，渐渐成了死案。

夏季本就是最不适合工作的季节，警察也是人，炎炎夏日，满地头跑一圈问别人是不是见过可疑人员，在得到一个又一个失望答案后，只过一天，斗志就被消磨光了。

专案组也探讨了朱晶晶案和朱永平夫妇案子是否可能有关联，但大部分警察认为不具关联性。因为两起案件除了受害人是一家子外，犯罪过程、犯罪手法都大相径庭。

朱晶晶案中，凶手残暴变态，竟然敢在少年宫这样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奸杀被害人，还留下DNA信息，没被抓到其实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运气，因为如果当时有人刚好走进六楼男厕所，那么凶手就会被当场抓获。

可朱永平案中，凶手是谋财，不光身上财物，包括车内财物也都被洗劫一空，但这次凶手却聪明地带走了一切犯罪工具，半点证据都不曾留下。

当然，现在全区周边的黄金店、典当店都下发了协查通知，如果有人拿了朱永平夫妇的首饰珠宝来卖，第一时间报警。但叶军知道，这类

案子靠这样抓获凶手的几率微乎其微，通常凶手不会在本地销赃，带到了外地，带到了外省，就算以后查到了线索，要找出凶手也极其困难。

回到家时，他感到身心俱疲。七月、八月连出两起重大命案，却毫无破案的希望……老婆给他倒了杯参茶，他躺在沙发里，喝了口茶，忍不住掏出烟，正要点上，老婆阻止了他："孩子在房间做作业，你就别抽了，满屋子都是烟味，她都跟我说了好几次了。"

叶军强忍着烟瘾把香烟塞回去，道："她怎么自己不跟我说？"

"还说呢，"老婆抽抽嘴，"孩子都这么大了，你还老骂她，她最怕的就是你。"

叶军干刑警多年，时常早出晚归，有时候遇着案子，几天几夜回不了家，甚至半夜接到重大案件也只能摸黑出门，回到家中遇着工作不顺心，脾气大得很，动不动就把自己当年当兵的那套拿出来，女儿最怕他发火。

他自知理亏，不过还是冷哼了一声，强自道："我也不是平白无故就去训她，她做得不好，自然要训，你看看我们派出所抓回来的小兔崽子，不都是家里不管教的？"

他站起身，朝女儿房间走去，打开门，看到女儿正在做功课。

"嗯……爸。"叶驰敏听到刚才门外的对话，抬头忐忑地看着她爸。

叶军应了声，还是如往常一样，板着脸，摆出严父的模样，走过去翻了下她作业，道："不是说你们暑假补课时要模拟考的吗，考了没？"

"嗯……考了。"

"分数出来了没？"

"出……出来了。"

"你怎么没拿给我看，是不是考得不好？"

"我……我本来想等下做完习题拿给你看的。"叶驰敏从书包里拿出

几份试卷，小心翼翼地递过去。

叶军翻开她试卷，看了一遍，目光落在了最后那份数学试卷上，数学卷总分一百二，卷上的得分只有九十六。

“怎么错这么多？”他放下试卷，手指指着鲜红的九十六。

“是……这次数学特别难，其他……其他同学也都考得不高。”

“你考第几名？”

“班上前十。”

“年级呢？”

“这次年级没排过。”

“你们班那位朱朝阳考几分？”

“他……他……”叶驰敏心中一慌，她爸总拿这学霸来说事，可她无论怎么努力，就是考不过对方，因为对方每次都满分，她就算华罗庚附体，也没办法在满分一百二的卷子上考出一百二十一吧，她能怎么办？以前有次她还谎报了朱朝阳的分数，报得低了，结果他爸去学校一查，发现她撒谎，回家后狠狠臭骂了她一顿，险些要揍她。所以她在她爸面前根本不敢撒谎，只好如实交代：“他……他考满分。”

叶军忍不住道：“你怎么也不能差别人这么多吧？”

叶驰敏停顿一下，过了几秒，眼泪就如兰州拉面般滚了出来。

老婆连忙跑进屋，抱怨道：“你怎么又把女儿弄哭了，别每天跟审犯人一样的。模拟考，又不是中考，没考好下次努力来过就行了。”

叶军哼了声，自觉语气重了些，见女儿哭成这样，也是心有不忍，便沉下气道：“算了，别哭了，下次考好就行了。”

“还说呢，你别管了，你早点洗漱了睡去吧。驰敏，别哭了啊，没事的。”

叶军刚想起身离开，突然想到件事，便又回过身：“我还有事跟驰敏聊聊，你先出去吧。好了好了，爸爸跟你道歉，别哭了啊。”

老婆又安慰了一阵，叶驰敏才不哭了。叶军催促一阵，说要谈谈心，不会把女儿弄哭的，才把老婆赶出去，之后关上门，先说了一些学习上无关紧要的事，把女儿安慰好了，才转入了他的正题：“你们班的朱朝阳是不是请假了？”

叶驰敏点点头。

“他昨天请假的？”

“嗯，他昨晚夜自修突然被陆老师叫出去，后来就请假回家了。爸，你怎么知道的？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叶驰敏脸上现出了好奇，不过她可不会让她爸知道，她是真心希望朱朝阳出了什么事。

“嗯，他家里出了些事，你也不要跟别人说。”叶军语焉不详。

“哦。”

“对了，上个星期他请过假吗？”

“没有啊。”

“他每天都来上课？”

“是啊，他从不请假的。”

“他夜自修也天天上的？”

“嗯。”

“他上个星期三也是准时上课的？没有迟到什么的？”

“没有，他总是最早来，不知道他哪来这么多精力。”

叶军没留意到女儿流露出一丝不屑，继续问着关心的事：“你能不能肯定他上个星期三没请过假？”

“肯定，上个星期三有一门化学的模拟考。”

“你能肯定他那天也没迟到吗？”

“肯定。”

叶军奇怪地看着女儿：“你怎么那么肯定？”

“我……他就坐第一排，我坐他后面第三排，天天看见的。”

“哦。”叶军想了想，又道，“你有没有见他最近和什么人来往？”

“没有，他从不跟人来往，学校里没人跟他做朋友。”

“哦？为什么？”

“反正他看上去很孤傲的样子，只知道死读书，死读书是没用的。”

叶军没注意听女儿的画外音，又道：“你觉得他最近有没有什么地方和以前不太一样？”

“哪方面？”

“任何方面，你想到的都可以说。”

叶驰敏想了想，摇摇头：“想不出，他跟以前一样，每天还是一个人，也不说话，也不和别人交流，就在那边埋头写作业，他们都说这样子书读得再好，以后也是个书呆子。”

她正想多跟她爸灌输一些书呆子以后没用的价值观，暗示别再拿这没用的学霸来跟她比了，谁知叶军却点点头，一副深思的样子站起身，准备出去了，似乎根本没领会她的画外音。

她连忙问：“爸，是不是朱朝阳做了什么违法犯罪的事，被你们抓了？”

叶军一惊，抬头：“没有啊，你为什么这么问？”

“那你怎么问了这么多他的事？好像他犯事了一样。”

叶军笑着敷衍下：“没什么，随便问问，你早点睡吧。以后你多向别人学习，有不懂的找懂的同学问，虚心一点，知道吧。”说着就离开了。

叶驰敏失望地撇撇嘴，这么多画外音，爸爸居然一句都听不懂！

Part 73-76　死亡

73

接下去的几天，朱朝阳都请假在家。

他是独子，大部分人的观念里，他该继承一切财产，当然，从法律上说，朱永平的财产是夫妻共有资产，王家人要拿属于王瑶的那部分，但王瑶那部分财产该是多少，就没人说得清楚了，因为财产要扣掉上千万的银行贷款，并且大部分是固定资产，能变现多少不知道。

主动权已经牢牢掌握在朱家这边了，因为朱家是本地人，第一时间控制了印章、账单、产权证，原本银行要接手保管的，但方建平等几人向银行提出了全额担保，银行不担心这笔借款收不回来。政府层面上，无非是工厂人员工资、工厂的善后，但工厂的合同工总共也没几个，朱永平也没有欠其他自然人的外债，所以处理起来也很简单。

当然了，工厂最后还要卖给方建平这几个同行老板，到时自然也会像卖存货那样，做阴阳合同，把价格压低，方建平等人私下另外给朱家一笔钱。

这几日，朱朝阳在亲戚的带领下，展开了一系列的“财产争夺战”，他的作用只是以独子的身份站场，自有人替他说话。他们和王家吵了很多次，派出所警察也来调解了很多次，但所有产权都被控制在朱家手里，王家到现在一分钱都没拿到，他们又是外地人，对一帮本地人束手无策，警察每次调解，也只能建议他们走法律途径，朱家也是让他们上法院起诉去，法院判给多少，就给多少，否则一分钱都不给。

几天过去后，王家无功而返，只能着手后续的起诉事宜。

朱家这边，朱永平的葬礼却不能如期进行，因为尸体还在警察那边放着，案件还处于前期侦查阶段，要等过段时间才能还给家属。

这天下午，朱朝阳跟着周春红回到家，在楼下时，他瞥见普普在一旁坐着，他跟周春红撒了个谎，说去买个甜筒吃，随后朝另一边的一条小弄堂里走去，普普心领神会，悄悄跟在后面。

两人在弄堂出来后的一条小街上碰了面，朱朝阳边走边问：“你等了我很久吗？”

“还好，我坐在那儿看书，没觉得久。对了，警察是不是找过你了？”

朱朝阳一愣，随即继续若无其事地往前走，低声道：“你怎么知道的？”

“张叔叔猜到的。”

“哦？”

“他在新闻上看到，墓地里的尸体被人发现了。他问我你是不是去过墓地，动过尸体了。”

朱朝阳眉头微微一皱：“你怎么说的？”

“我没告诉他你星期天去过公墓，我说我不知道。”

“哦。”朱朝阳放心地点点头，又问，“他怎么会猜到我去过公墓了？”

“他说按他设想，尸体埋在那里，过个把月都未必能被人发现，所以他担心是不是你去动过了。”

朱朝阳一惊，问：“如果动过了会怎么样？”

普普张大嘴：“你真动过尸体？”

朱朝阳随即摇头，道：“我去看过，没动过尸体。”

“他说如果动过尸体，可能会留下你的脚印和其他痕迹，不过他后来又说，脚印什么的倒也问题不大，那几天下过几场雷阵雨，肯定冲掉了。他最担心的是你去公墓时，会被路上的监控拍下来。”

“公墓那儿有监控？”

“他说公墓附近没有，但外面的主干道上肯定有。”

“可我是坐公交车的，下车后进山那段路我是走去的，中间也没遇见过人。”

普普想了想，道：“他说进山那段路没有监控，那应该没问题。”

朱朝阳停下脚步，思索了几秒，又继续向前走：“嗯，应该没问题的，否则警察早把我抓走了。”

“你刚才说警察来找过你了？”

“对，不过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光是我，我妈和我家亲戚都找过了，问了一些我爸和婊子前阵子有没有联系过我们的问题，还问了上周三那天我们在哪儿，我在上课，我妈在上班，都是清白的。”

普普放心道：“那就好了。”

朱朝阳道：“你放心吧，你和耗子还有那个男人，跟我爸一家不存在任何关系，警察不会怀疑到你们。只要过了这阵子，一切都烟消云散，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等风平浪静后，我们光明正大一起玩儿，也没人会怀疑了。”

普普笑了笑：“希望快点过去吧。对了，张叔叔让我来问你，什么时候把相机给他？”

朱朝阳思索下，道：“过几天吧，等警察彻底不来找我们了，我就过去把相机还他。他帮了这个忙，以后用相机威胁他也没用了，我会把相机还他的。你和耗子最近怎么样，他害怕吗？”

普普撇嘴道：“他一碰游戏就什么都忘了，不过我有一点点担心……因为我和耗子现在没住那儿了，我们搬到了张叔叔家住。”

朱朝阳停下脚步，皱眉道：“为什么？”

“那次事情后，他又问了我们家里情况，耗子不小心说漏了嘴，我想现在相机对他也构不成威胁了，就把我们从孤儿院逃出来的事告诉他

了。第二天他又过来，说我们这样下去不行，要去读书，他说读书需要户口，还需要学籍，他想办法先给我们上个外地的户口，再想办法弄学籍，他说弄假户口，把身份洗白需要一笔不少的钱，所以他准备把这套最小的房子卖掉，让我们先住他家，顺便给我们补课，就算赶不上开学，也能跟上读书进度。”

朱朝阳眼神复杂地看着她：“我们现在对他已经够不上威胁了，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这么好心？”

“我知道，他怕我们在外面混，万一哪天把事情捅出去就不好了。”

朱朝阳感到这话仿佛也是在说他，脸不由红了下，连忙道：“不过他愿意帮你们，也是好的。”

“你觉得我和耗子都住进了他家，会不会有危险？”

朱朝阳摇摇头：“不会了，现在我们对他构不成威胁，而且前阵子我们去找他那几回，看得出，他很不想再杀人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想他算得明白。”

普普放下心，点点头：“其实他这个人，可能真没我们一开始想得这么坏，他怎么说都是个老师。他说发生过的事都过去了，以后谁都不要再提，彻底把这些事忘了，好好生活下去。”

朱朝阳点点头，感叹道：“我也希望快点过去。”

普普道：“那好吧，我先回去了，过几天我再找你，选个时间把相机送回去。他还说你爸那儿留了些东西，这些东西他不能还给你，等过些时间风平浪静了他会去找地方丢掉，留着的一些现金他可以分几次还给你，他也怕你乱花钱。”

朱朝阳感激地看着她：“谢谢，没有你的帮助，我真不知道会怎么样了。”

普普微笑着摇摇头。

“对了，你爸的祭日是哪天？”

“明天。”

“你要把相片烧给他吗？”

“对啊。”

“我和你一起去吧？”

普普停顿了下，目光有些湿润，笑着摇摇头：“不用了，这几天你一定很忙，这样对你不方便。等明年。”

朱朝阳望着她，缓缓点头：“好，说定了，明年。”

74

暑假的补课很快结束了，再过几天，就将正式开学，也意味着最重要的初三来了。

补课的最后几天，朱朝阳没去过学校，一直请假在家。

周春红也请了一个星期假，处理着各种事宜。

尽管他们家的财务状况迎来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不过周春红是个本分人，不会守着财产坐吃山空，她说这些钱都存着，给儿子大学毕业后买房买车，多余的部分到时让儿子自己打理。

一个星期后她回到了景区上班。这一天，朱朝阳再次见到了普普，约定了明天早上把相机还给那人。

深夜，朱朝阳独自在家，伏案写了整整一个晚上后，他停下笔，活动了一下酸楚的手臂，将手里的笔记本合上，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随后，他把笔记本端正地放在了书架上，又把书桌收拾一空，把所有参考书叠成了一堆，拿出了那本印刷粗糙的《长高秘籍》，盖在了这堆书的最上面。

他躺在椅子里，闭眼思索了一阵，睁开眼，从抽屉里拿出了相机和两张存储卡。其中一张，自然是相机原来的存储卡，另一张则是他今天下午刚去电脑城买的。

他把新的那张存储卡放进相机里，相机塞入书包，把旧的存储卡小心翼翼地放进了书包的另一个小袋。

做完这一切，他皱了皱眉，目光看着窗外，木然望了好久，脸上出现了远超他年龄的表情，叹息一声，上床睡觉。

明天是最关键的一天。

月普、耗子，但愿一切顺利，你们永远是我最要好的朋友。

第二天早上，他背着书包，如约来到盛世豪庭，走到楼下铁门处，按响了门铃。

张东升走到可视门铃前，看了眼画面里的朱朝阳，他眼角露出了一丝微不可察的笑意。

他转过身对另外两间卧室喊：“耗子、普普，朝阳来了。”随后按下了开门键。

朱朝阳刚到门口，丁浩就把门开了，热情地迎进来：“好兄弟，几个星期没见面了！”

“坐吧。”张东升友好地招呼。

朱朝阳坐下后，和丁浩聊了些近况，不过他们谁都没提那件事，仿佛那件事从来都不曾发生过。

说了一会儿，朱朝阳道：“叔叔，相机我拿来了。”

他将书包放在一旁位子上，从里面拿出了相机，递过去。

张东升打开相机，相机还有电，他看了一遍，视频果然在里面，他满意地点点头，问：“这段视频你们只放在了相机里？有没有另外存电脑里？”

朱朝阳摇摇头：“没有存过。”

张东升将信将疑地朝三人分别看了眼：“从来都没存过电脑里？”

“没有。”朱朝阳肯定地回答。

丁浩道：“叔叔你放心吧，我能肯定，没存过电脑里。”

普普也道：“我们没有必要骗你，现在也没有保留视频的必要了。”

张东升点下头，抽出相机里的存储卡，一下掰断，扔进了垃圾桶，轻松地笑起来：“好吧，那么从今天开始，一切都是新的了，过去的一切都过去了，包括我，也包括你们。”

丁浩露出了由衷的笑容，普普嘴角稍稍翘了下，只有朱朝阳，勉强歪歪嘴，似乎笑不出来。

张东升看着他，想了想，安慰道："已经发生了，你后悔也没用，忘了吧。"

朱朝阳道："我没有后悔，只是最近发生了太多事，嗯……"

"慢慢会过去的。"

"嗯，我会忘掉的。"

张东升拍了下手，道："好吧，接下来朝阳你安心生活着，耗子和普普我会想办法给他们弄上户口，再弄上学籍，重新开始上学，不过需要些时间，恐怕开学是安排不上了，不过最迟年底前我肯定会搞定。"

丁浩哈哈笑着挠头，很满意这个结局。

张东升又道："我们四个人也算某种意义上的同舟共济了，经历这么多，今天彻底告一段落，中午我买点东西庆祝下，怎么样？"

丁浩连忙道："好呀，我要吃披萨饼。"

张东升朝他笑道："你只要少玩游戏，学普普一样多看看书，以后想吃什么都没问题。不过现在，我会变一样好东西给你们。"

普普努努嘴："是不是冰箱里的蛋糕？"

张东升故作惊讶："你昨天看到我藏进去的吧？"

丁浩笑道："其实我也知道啦，就是没说出来。"

朱朝阳看着他们的模样，也不禁跟着笑。

张东升的"惊喜"被识破，无奈摇摇头，从冰箱里拿出了一个大蛋糕，掀开泡沫盒，一个插满巧克力和水果的漂亮蛋糕出现在他们面前。

丁浩咂着嘴："叔叔，你太棒了！"

“再来点饮料吧，朝阳不喝碳酸饮料的对吧？橙汁呢？你们俩依旧可乐？”

“随便，您快点吧。”丁浩迫不及待地先叉了个草莓放嘴里。

张东升笑着摇摇头，倒了一杯橙汁和两杯可乐，放到他们各自面前，他自己倒了杯葡萄酒，杯底敲了敲桌子，道：“咱们先干一杯。”

“好呀！”

丁浩一口就喝了大半杯冰镇可乐，普普也喝了三分之一，朱朝阳喝得很慢，喝一口后，手伸到嘴边，咳嗽一声，又接着喝，又咳嗽一声，随后道：“我去小个便。”他又喝进一大口，鼓着大嘴朝厕所走去。

张东升瞧了他一眼，又看了看他的杯子，他那杯也喝了三分之一。

“现在切蛋糕啦，你们想吃哪块？”

张东升正切着蛋糕，朱朝阳已从厕所出来了，他依旧笑着问：“朝阳，你喜欢巧克力还是水果？”

“我昨晚拉肚子了，现在还不敢吃。”

“那好吧，只能下次补偿你了。耗子，这块先给你。”

丁浩接过蛋糕，吃下几口后，突然皱起眉：“哎呀，糟糕了，看来我也要拉肚子了，我也肚子痛。”

普普不屑道：“谁让你总是吃这么多这么快。”

“我痛死了，你还要说我呢。”丁浩瞪了她一眼，可是没过几秒，他就痛得更厉害了，他捂着肚子，痛得呀呀叫。

“耗子，耗子！”普普觉得他叫得有点夸张，转过头去看时，他竟直接从座位上滑了下去，脸上都开始狰狞了。

朱朝阳赶紧和普普一起去扶他。

张东升也连忙跑过去，把他拉到位子上，急声问：“怎么了，是不是急性肠胃炎？”

“他怎么痛得这么厉害？”普普焦急地弄着已经在抽搐的丁浩，可是这时，她眉头微微一皱，忍了几下，随后，她脸上也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张东升道：“肯定是肠胃炎，我去拿药。”

他转身装作去桌子下拿药，却拿出了一个遥控器，按了下，门锁上传来了一声“咔嚓”。

这时，朱朝阳朝自己座位走了几步，突然也痛苦地叫出声，随后摔倒在地，开始呻吟。而丁浩，已经只剩抽搐了。

普普紧跟着滑到了地上，瞪大眼睛，惊慌地看着此时缓缓转过身，脸上没有一丝表情的张东升，突然想起了朱朝阳爸爸死前的样子，顿时惊醒，嘶哑喊着：“你……你要杀了我们！”

张东升没有回答，只是漠然地立在原地，看着他们三个从挣扎到抽搐，再逐渐一动不动。

等了足足五分钟，他吐了口气，冷声道：“一切都是你们逼我的。你们以为到此结束了？你们毕竟是小孩，不懂一个道理，有些秘密是永远不能让别人知道的，那样永远睡不着一个好觉。”

他平静地走上前，翻开丁浩的眼睛，瞳孔已经散了，身体还热乎乎的。等半夜出去把三个小鬼丢到海里，今天终于是个了结了。他心下感觉一阵久违的轻松。

他正想去拿袋子装尸体，突然间，却感觉胸口一下刺痛，他还没回过神来，又感觉到了一下刺痛，一下，两下，三下，四下。

他本能地低下头，惊讶地发现，胸口血流如注，血液喷了出来，他回过头，在他最后的目光里，看到了手拿匕首的朱朝阳站在身后。

那把匕首，就是朱朝阳和普普第一次来他家，在桌子下找到，被朱

朝阳抢来放书包里带走的。满手是血的朱朝阳愣在原地，看着张东升彻底倒下，四肢逐渐从抽搐，变为一动不动，可还是睁着一双充血的大眼，仿佛死不瞑目，一直瞪着他。

过了好一会儿，朱朝阳才回过神来，望着躺在地上的丁浩和普普，最后，他的目光全部集中到普普脸上。

他蹲下身，看着普普的脸，轻轻地叫唤：“月普，月普，你醒醒……”

普普没有回答他。朱朝阳伸出手，慢慢地握住了普普的小手，手心穿来一丝温度，让他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暖意。

“月普，你醒醒，我们一起出去，好不好？”他的手抓得更紧，另一只手伸上前轻轻撩拨她细细的头发。

“月普，月普，你起来好不好？起来，起来啊……”

突然间，泪水在他眼中翻滚，顷刻后，变成了号啕大哭。

普普始终一动不动，她再也不会动了。

朱朝阳低下头，在普普的额头上浅浅地亲了一下，这是他第一次亲女孩子。

他就这样痛哭流涕地看着普普，过了好久，才停歇下来，用力吸了下鼻子，缓缓站起身，目光迷茫地看着周围。

他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团纸巾，纸巾粘糊糊，吸满了橙汁。他把匕首放一旁，走到桌前拿起了那瓶橙汁和他的那杯橙汁，进了厕所，将手里这团吸满橙汁的纸巾扔进了马桶，将杯子里和瓶子里的橙汁也都倒进了马桶，冲掉，塑料瓶和空杯子都用水冲了一遍。

接着他返身回到客厅，把空杯子放回桌上，拿起桌上的那瓶可乐，给空杯子里倒上了大半杯可乐。然后他从垃圾桶里捡出了被张东升摁成两截的存储卡，又拿着空的橙汁瓶，走到了阳台的窗户口，朝外看了眼，确认下面没人后，他把空瓶连同摁断的存储卡一起抛了出去。

他再次回到客厅后，拿出了书包里藏着的原先旧的那张存储卡，塞回了相机。随后他捡起匕首，走进厕所，打开自来水，拿下一块毛巾，用力搓着匕首，包括匕首的把手，洗了一阵后，他用毛巾裹着匕首，回到了客厅，用匕首从张东升身上沾了些血，又把匕首的把手放进丁浩手里握了几下，拿出来后，又往张东升手里握了握。

他站在原地，缓缓闭上眼睛，咬紧牙齿，用毛巾拿着匕首，在自己的胸口和手臂上划了几刀，那几刀都不深，不过也马上流出了血，浸红了薄薄的T恤衫。

做完这些，他把匕首扔到了丁浩的手附近，把毛巾、蛋糕、椅子都推翻在地，地上显得一片狼藉。他深呼吸一口，跑到了门边，转动门锁，却发现门打不开。

他看了看，今天门锁比以前多装了个东西，那东西上有个发光的红点，他想到刚刚张东升按了什么东西后，门锁上传来一声“咔嚓”，想必是遥控开关控制的。

他来到桌子旁查看，马上寻到了桌下的一个遥控器。他刚要伸手去拿遥控器，却中途停住，思索片刻，没有去碰，而是跑到了厨房，爬到窗户上，拉开窗户，大声哭吼着朝外面呼救：“救命啊，救命啊，杀人了，救命啊！”

75

保安听到呼救声，抬头看到窗户上趴着一个满身是血的小孩，连忙报警。

同时，几名保安也一齐冲上楼救人，却发现打不开门，敲门也听不到里面的任何回应。

最后是警察用工具强行把门撬开的，一开门，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客厅里满地是血，一片狼藉，血泊中躺着三个人，一个成年人，两个小孩，三人都已经死了。

随后他们在厨房找到了原先那名呼救的孩子，他同样全身是血，受了好几处刀伤，不过他没有死，只是昏过去了，在众人的救援下很快苏醒过来，但神智不清，嘴里说着不清不楚没人能听懂的话，警察连忙送他去了医院，同时增派大量警力封锁现场。

送到医院后，医生检查一遍，说这孩子身上是些皮外伤，没有大碍，除了人受了惊吓外，其他没什么。包扎处理完伤口，暂时留医院打消炎针，观察一下。

今天叶军正在外头，接到消息说盛世豪庭发生重大命案，死三个，只活了一个，他感叹今年夏天真是倒了血霉，后来他得知唯一一位生还者是朱朝阳时，确认再三，是朱永平的儿子朱朝阳，他顿时两眼放光，心中思索一遍，先是朱晶晶，后是朱永平夫妇，接着是今天的三人命案，这三件大事都和朱朝阳连在了一起。

叶军第一时间赶到医院，医院专门开了个独立病房，里面好多警察围着朱朝阳。

朱朝阳两眼布满血丝，满身污血，身上多处包着纱布，依旧抽泣着，但眼泪已经干了，表情木然，全身瘫软依靠在床上，身边一名女警正在一个劲地安慰，给他擦脸，喂他喝水。

警察们围在他身边，都焦急地等他开口说话，因为他是唯一生还者，只有他知道发生了什么。

足足过了半个小时，见他情绪逐渐稳定下来，叶军忙开口问：“你怎么样了？我叫人通知了你妈妈，她正从景区赶过来。你现在能说话了吗？”

朱朝阳张张嘴，试图发出声音，过了好一会儿，才艰难地开口，一张脸布满了绝望：“杀人犯……他要杀我们，普普被他杀死了，唔……被他杀死了……，普普、耗子，他们……他们都死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他要杀我们。”

“你们和他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要杀你们？”

朱朝阳喘着气，不清不楚地说着：“我们……我们有他杀人的一段视频，我们知道他杀人了，他……他要杀我们灭口，他下毒杀我们。”

“下毒？”叶军皱着眉，疑惑道，“他下毒杀你们？”

“他……他下毒，普普和丁浩，都被他毒死了！”

“另两个孩子，男的叫丁浩，女的叫普普？”

朱朝阳默然点头。

“你说的杀人视频是怎么回事？”

朱朝阳断断续续地说着：“我们……我们去三名山玩，用相机拍视频，不小心……不小心拍到了杀人犯把他岳父母推下山的画面。”

叶军神色陡然一震，他记得上回严良找他时，隐约怀疑张东升岳父母的死不是意外，难道真的是一起谋杀？

叶军急问：“视频在哪？”

“相机里，相机还给他了，在他家里。”

“你们有这样一段视频，为什么以前不报警？”

“因为……因为……”朱朝阳吞吐着，艰难地说，“不能报警，视频里也有耗子和普普，你们会把他们抓走的。”

叶军眉头一皱：“我们为什么要抓走他们俩？”

“他们……他们是从孤儿院逃出来的，他们再也不要回去，可是……可是他们现在死了，我真不要这样啊！”

叶军满脸疑惑，见他说的话没头没脑的，他一头雾水，只能继续耐心问：“你们有他这段杀人视频，最后怎么会被他知道的？”

“我们……”朱朝阳低下头，“我们想把相机卖给他换钱。”

所有警察都不禁咋舌，这三个孩子手握别人的犯罪证据，不去报警，反而用犯罪证据勒索杀人犯？

叶军继续问：“所以你们今天带着相机去找他，他要杀了你们灭口？”

朱朝阳缓缓地点头。

“那么最后他是怎么死的？今天在他家到底发生了什么？”

朱朝阳脸上露出了恐惧的表情：“他……他对我们下毒，耗子和普普都中毒了，我们发现他下毒，我们……我们一起反抗，他要杀了我们，耗子从桌子下找出一把刀，我和普普死命抱住他，耗子把他……把他捅死了。后来他们……他们俩也中毒死了，哇……他们也死了……”他伤心欲绝，顷刻间再次大哭起来。

张东升下毒杀人，最后又被个子最大的那个叫丁浩的男生捅死了？叶军心中一阵错愕。

过了好久，再次把朱朝阳安慰下来，叶军忍不住问：“你没有中毒吗？”

朱朝阳摇摇头："没有。"

"他是怎么下毒的？另两个中毒了，他没对你下毒？"

朱朝阳干哭着说："他给我们每人倒了杯可乐，可乐里肯定有毒。普普和耗子都把可乐喝了，我刚喝进一大口，想起来上个月买的《长高秘籍》，不能喝碳酸饮料，会影响钙吸收，我就没咽下去，马上跑卫生间里吐掉了。出来时，看到耗子和普普都捂着肚子，说肚子痛，普普说可乐有毒，他就站那儿笑起来。我很害怕，连忙冲到门口去开门逃走，可是门锁转不开，他见我没中毒，就跑过来拉我。耗子从他桌子下面拿出一把匕首，要跟他同归于尽，我和月普一起拖着他，耗子把他捅死了。可是耗子和月普马上就躺地上，我怎么喊他们，他们都不动了，他们再也不动了，哇……"一瞬间，他的情绪再度崩溃了。

看着他身上的几处刀伤，警察们大约也能想象出早上的惊心动魄。旁边的警察连忙拍着他，使劲安慰，又过了好一阵，才逐渐平复下来。

大致听明白了今天的经过，叶军接着问："你说的丁浩和普普，他们是从孤儿院逃出来的？"

朱朝阳点点头。

"哪家孤儿院？"

"不知道，就是北京的孤儿院。"

"北京的孤儿院？"叶军皱起了眉，道，"那他们俩和你是什么关系？"

朱朝阳嘴巴颤抖地道："他们是我最最要好的朋友，我唯一的朋友，唯一说话的朋友。"

"你们怎么认识的？"

"丁浩是我小学同学，普普是他结拜妹妹，他们一起来找我的。"

"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的？"

“上个月。”

“上个月什么时候？”

朱朝阳回忆了一下，道：“暑假刚开始的时候，具体哪天我记不得了，我要看看日记才知道。”

“日记？”

“我每天写日记，所有事我记在日记里。我记不得了，我好累，叔叔，我想睡觉，我不要待在这里，我要回家，我要回家！”他的情绪又一下子失控，干哭了几声，咳嗽起来，咳得满脸通红，但片刻后脸色又惨白得失去一切血色，眼皮耷拉着，似乎很累很累了。

警察们很理解，一个孩子经历了一早上的恐怖遭遇，能撑到现在已经是极限了。

“老叶，先让孩子休息，睡一觉，等他醒了再问吧。”其他警察建议。

叶军点点头，虽然他急于想弄清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但现在孩子身心俱疲，他也不忍心继续问下去。

叶军让人照顾好他，让他先睡一觉。他来到外面，安排了一下工作，让人等周春红赶到后，让她带刑警去家里拿朱朝阳说的日记，既然他每天写日记，那么从他那本日记里或许能了解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76

晚上，手下一名刑警走进办公室，道：“叶哥，朱朝阳还在医院睡着，中间醒了几次又睡了。看来这孩子确实被吓坏了，只能等明天问。周春红也在医院守着孩子，她带我们去了她家，从书架上找到了这本日记，桌子上还有本朱朝阳说的《长高秘籍》，一起拿回来了。”

他递上两个本子。

一本很薄，印刷粗糙，封面上印着“长高秘籍”四个大字，一看就是内容东拼西凑的盗版小册子，骗小孩的。想着朱朝阳这年纪了还不到一米五的个子，难怪他会买这个看。

叶军翻开大致看了下，书虽然才几十页，不过看得出已经被翻了很多遍，里面一些地方还像对待教科书一样做了重点标记，看来这是朱朝阳读书的习惯。其中有一条长高不能喝碳酸饮料的禁忌，打了一个五角星。

另一本是个笔记本，每一页都凹凸不平，因为上面都写了很多字。封面上用水笔写着五个端正的大字“朱朝阳日记”，翻开里面，纸张有点泛黄，似乎有些时间了，第一篇日记是从去年的12月开始的，随后几乎每天都写，日记内容五花八门，有写考试的，有写日常生活杂事的，还有像学校受了欺负等等也都写了进去，篇幅不等，少的只有几句话，多的有上千字，整整记了大半年，最近的一篇是昨天晚上刚写的。

叶军对前面那些学校琐事不关心，准备去找月普和耗子出现后的篇幅，这时，陈法医和一位刑侦组长走了进来。

他连忙放下本子，急切地问陈法医：“你那边现场处理怎么样了？”

“张东升是被匕首捅死的，匕首上有他自己和现场那名叫丁浩的男童的指纹。男童和女童身上没什么外伤，均是中毒身亡，我初步判断是氰化物中毒，具体有待进一步鉴定，张东升家中暂时没找出藏着的毒药，毒药这东西很小，恐怕他也会藏得比较隐蔽，我们正打算对每个角落重新认真搜查一遍。”他表情有点古怪，“不过嘛，毒药暂时没找到，我们

意外找出了其他东西。”

叶军好奇地看着他：“是什么？”

“一个是桌子上留着的一个相机，里面果然还有一段犯罪视频，视频拍的是他们三个小孩，不过在离他们几十米外的地方，还拍到了张东升，拍得很清晰，当时张东升把两个人从山上推下去了。那是7月3号的事，当时张东升带了他岳父母去三名山，那天他岳父母从山上掉下去摔死了，景区派出所出具的调查报告上写的是事故，说他岳父有高血压，登山后坐在了城墙边缘拍照，不小心晕厥，顺带着把他岳母也带下去了。如果没这段视频，谁都不相信这不是意外，而是谋杀，甚至就算调查他，也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是谋杀，谁知道这三个小孩把这段给拍下来了。”

叶军微微眯起眼，他又想起了严良，严老师在徐静死后找过他，说怀疑可能不是单纯的事故。现在已证实张东升杀了岳父岳母，那么徐静恐怕也是他干的吧？

陈法医打断了他的思路，继续道：“还有一些东西，你做梦都想不到。”

“什么？”

“张东升家的柜子里，找到一包东西，是朱永平和王瑶的。”

叶军瞪大了眼睛：“朱永平和王瑶的东西怎么会在他家？难道他们俩也是张东升杀的……”

陈法医道：“这我就不知道了，张东升和朱永平夫妻之间压根不认识，他们之间的联系点是朱朝阳。朱朝阳肯定是知道这件事的，不过他为什么没来报警呢，还是说……这其中他也参与了，想想就可怕，还是你自己问吧。”

叶军紧紧锁着眉，慢慢点点头。

“还有件事，你会更吃惊的，朱晶晶那案子不是查不出嘛。当时厕所

窗玻璃上采集到一些指纹，今天我发现，丁浩和普普的指纹都在这上面，她嘴里的阴毛和丁浩的在纤维结构上相似，我明天送去做DNA比对。”

叶军的表情仿佛被刀刻住了。

“朱朝阳这小孩肯定藏了很多秘密，听说他还没醒，我建议就算他醒了，也别放他回去，你肯定有很多事想问他吧。”

叶军整个人都愣在了那里。

张东升岳父母被杀案、朱晶晶被杀案、朱永平夫妇被杀案，这些案子居然在今天都关联在了一起！

旁边的刑侦组长补充道：“从今天的情况看，张东升是准备杀三个孩子灭口的。我们今天破门后发现，门是被电子锁锁上了，遥控器放桌子下面，所以朱朝阳说他跑去开门时，开不开，最后只能站在厨房窗户上喊救命。那把匕首造型很特别，我们专门问过，是徐静的大伯去德国旅游时空运回来送给他们新家镇宅用的。按朱朝阳说的，当时丁浩是从桌子下拿到匕首的，我想张东升本意是桌下放这把匕首作为杀人的备用方案，如果没毒死，就用匕首杀人，结果他去追朱朝阳时，被丁浩拿到匕首，几人缠斗，反而把他自己也害死了。”

叶军缓缓点头，道：“丁浩和普普这两个人的身份要抓紧时间核实，把他们几个的关系彻底弄清楚，这样整件事的来龙去脉才会完全清晰起来。”

两人走后，叶军独自留在办公室，心中各种情绪交织着，从目前的情况看，朱朝阳肯定是知道朱晶晶和朱永平夫妇这两起命案的，甚至……他直接涉及了这两起命案。

之前问他时，他都说不知道，肯定是在撒谎。

难道……难道……真的是弑父？

一想到这个，叶军都不禁一阵毛骨悚然。

他吸了口气，翻开了面前的日记本，很快找到了朱朝阳和丁浩、普普第一次碰面的日记，那一天是7月2日，日记写了很长。

看了几页后，他浑身冒起一层鸡皮疙瘩。

Part 77-86 秘密

77

两天后，叶军在派出所见到了突然到访的严良。

“严老师？”

严良站起身，脸上透着复杂的情绪：“叶警官，又来打扰你了。我接到亲戚电话，说张东升被人杀了，家里除了他之外，还死了两个陌生的小孩，你是否方便透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叶军叹了口气，将他带到自己办公室，给他倒了茶，随后关上门，低声道：“严老师，当初你猜想的是对的，徐静一家确实是张东升杀的。”

“真的？”他干干地吐出两个字，虽然怀疑过张东升，可他希望不是，是巧合，是他猜错了，他怎么都不希望自己学生真的是杀人凶手。

叶军唏嘘一声，道：“我拿到一个相机，里面拍了一段视频，拍到了张东升在三名山将徐静父母推下去的整个过程。而张东升后来杀徐静的事，因为徐静已经火化，所以找不出证据，不过有一位证人的口供。”

严良沉默了半晌，抿抿嘴：“张东升三天前在家被人杀了，遇害的还有两个小孩，又是怎么回事？”

“一系列很复杂的事，涉及九条人命。”

听到九条人命，严良脸上也不禁悚然变色。

叶军继续道：“我这儿有一个孩子写的日记，看完您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他将日记复印后的一叠材料交给严良，自己则在一旁点起烟，望向窗外，陷入了沉思。

严良翻开第一页，那是第一篇日记。

2012年12月8日　星期六

我每次写日记，总是坚持几天就断了。许老师说不要把日记当作文，日记是给自己看的，不要在意篇幅，要当成每天的习惯，一日三省吾身，会让我们一生受益。短期内还能提高作文水平。如果我作文分数再提高一截，那就无敌了。这一次我一定要天天坚持，养成习惯，不管多晚都要写一点。好吧，今天就写这些。

朱朝阳，晚安！

严良看到最后一句，问了句谁是朱朝阳，知道就是日记作者后，他不禁莞尔一笑。瞧这笔迹和措辞，可以看得出，日记作者年纪不大，字里行间充满了童真。

他又继续往下看，大部分是流水账，记录了每天家里、学校发生的琐事，还有一些心里的小秘密。

不过贵在坚持，这位叫朱朝阳的作者在此后果然天天坚持写日记。

篇幅有长有短，大概视他的时间而定，譬如考试的那几天，他会短短写上几行，祝自己正常发挥等；过年的几天里，他有时会写“今天过年，不想写，不过为了习惯，还是写上一句”这样的话；另有一些篇幅很长的，甚至有上千字，大都说他在学校受了欺负，被人收保护费等。

严良从这些字里行间得到的信息是，日记作者是个初二男生，学习用功、自制力很强，不过个子矮小，他总是感慨不长个，没有一个女生喜欢他，而且在学校似乎经常受人欺负。大概是个性格内向、不合群的孩子，因为他在日记里从没写过有什么朋友，提到的名字几乎都和被欺负有关。另外有几篇日记提到他的家庭，他父母离异，与母亲生活，母亲在景区上班，隔几天回家一趟，平时自力更生。

他花了一个多小时把前面这部分看完，他看得很仔细，像他这个年纪却有机会窥视一个初中生的生活，他自觉有些不好意思，却又仿佛把他的思绪带到几十年前。

那个年代和现在虽然完全不一样，包括孩子的接触面也远没现在的广，不过一样的是不管哪个年代的十几岁少年都有着青春期烦恼，各种深藏心底的秘密和想法。

严良看着日记里的朱朝阳在学习上锋芒毕露，不禁想起了他的初中时代。他初中也是数理化全才，不过那时是八十年代初，社会大环境并不看重读书，学校的女生只喜欢文科生，那时候的文艺青年很吃香，像他这样的理科高材生是很孤独的。

某种意义上他与朱朝阳的孤独有几分相似。

他笑了笑，思绪拉回现实，随后，他翻开了7月2日的那一页，从那一页开始，每篇记载的内容就明显比前面多了，几篇翻下来，他表情也从刚刚的莞尔变成了深深的凝重。

78

2013年7月2日　星期二

发生了好多事。

今天见到了丁浩和他的结拜妹妹普普，耗子是我小学最要好的朋友，五年没见了，以前我们一样高，现在他很高，如果早几年拿到《长高秘籍》大概就不会这样了，我犯了好多禁忌，尤其是不能喝碳酸饮料，以后绝对不喝了！

他想在我家住几天，我很乐意，每天一个人很无聊。可他后来才告诉我，四年级时他不是转学了，而是他爸妈杀人被枪毙，他回老家了，之后去了北京的一家孤儿院，普普是他在孤儿院认识的，也是杀人犯小孩。他们是从孤儿院逃出来的，早上在路边被救助站的人抓走，他们半路逃下车，找到我家。

我开始很担心他们住进家里，后来看他们也不坏，应该不会偷我东西。后来说到普普爸妈的事，耗子说她爸杀了她妈和她弟弟，判了死刑。可普普坚持说她爸是被警察冤枉的，被逼承认杀人。她还问我有没有照相机，下个月是她爸祭日，她要拍照片烧给他。

下午我接到爸爸电话，让我过去，我担心我出去后，他们会在家里偷东西，不过他们听到我要出门，就说到外面等我回来。

我爸和几个叔叔在赌钱，婊子母女去动物园了。可没一会儿，婊子居然回来了，说相机电池坏了，提前回来。那时我躲在后面，还是被她看见了，小婊子还问我是谁，我爸怕影响她心理成长，说我是方叔叔的侄子。

后来方叔叔说我衣服太旧，要我爸带我去买衣服，结果婊子两个也不知廉耻地跟去了。去之前，我爸偷偷给我五千块钱，让我不要让婊子知道，我看到她们不要的相机，想给普普拍照片，问我爸能不能给我，我爸这次倒是直接把相机送我了。在商场我刚看了双鞋子，小婊子就要我爸赶紧过去，我爸就被她叫过去了，小婊子还对我吐口水。这肯定是

婊子教的，我一辈子都会记住她们今天的表情！

我只好一个人坐公交车回家，那时我真没用，在车上哭了，回想真是好笑，我为什么要哭，莫名其妙。

回来耗子和普普看出我哭了，以为我后悔留他们住，说要走。我不想他们误会，把今天的事告诉了他们。普普很气愤，要帮我报复小婊子，说要把小婊子扔进垃圾桶，还要脱了她衣服扔进厕所，让她哭死。普普说这件事不用我出面，她和耗子去做，这样就查不到我了。可我不知道小婊子在哪个小学读书，想想不现实，还是算了。

我们聊了一晚上，他们说孤儿院管太严了，要关禁闭，所以逃出来。逃走前，耗子偷了院长钱包，有四千多块，我想来有点后怕，幸亏没把五千块钱的事告诉他们。

后来才知道耗子是惯偷，爸妈死后，他一个人在老家经常偷东西，有回终于被抓到，揍了一顿，当天晚上他又拿石头砸了人家店，结果又被抓到，送孤儿院去了。耗子说这笔账迟早要跟店老板算，到时把他往死里揍。在孤儿院也是，他经常偷老师的钱逃出去打游戏。

他还是打架王，孤儿院里没人打得过他，他的目标是做社团大哥，所以他在手臂上刻了“人王”两个字，要做人中之王。

普普爸爸死后，她住叔叔家，有天她和同学吵架，同学骂了她爸，她打了对方，当天晚上那个同学被人发现在水库淹死了，大家都说是她把人推到水库里的，警察把她抓走，最后没证据又放回来，可同学家长一直上门闹事，婶婶不要收养她，就把她送去孤儿院。

那时我很气愤，这些成年人这样冤枉她，太坏了。

谁知她笑了起来，我问她笑什么，她摇摇头，过了一会儿突然说，其实，人就是她推下去的。那个人，就该死！

我吓了一跳，想不到她小小一个人，竟然杀过人！她看出我的担心，让我放心，我是她朋友，她不会对朋友做任何不好的事，包括以后谁欺负我，她和耗子都会帮我。

我想她那时大概年纪小，不懂事吧，看她遭遇挺可怜的，现在她是我朋友，我肯定会替她保守这个秘密。

现在他们在我房间睡下了，我妈房里放了钱，所以我要睡这间。今天的日记是最长的一次，发生这么多事，我心里很烦，只有他们俩能陪我说话，我把他们当作真朋友，他们可千万别偷我家东西。

看完这一篇，严良轻轻闭起了眼睛，他眼前浮现出一个内向好学却经常受欺负的小孩，碰见了两个“问题少年”。

一个是荷尔蒙太盛的“暴力男孩”，经常偷窃，想做社团大哥，手臂刻着“人王”，打架王。一个是小小年纪就因为争吵把同学推下水库淹死的小女孩，大概是成长经历的缘故，从小就有着超出年龄的成熟和阴暗，甚至被警察带走调查都不承认推了同学，这个小女孩的心理，想想都令人不寒而栗。

两个少年，父母皆判死刑，其中一个还深信爸爸是被警察冤枉的，特殊的成长环境造就了心理上的歧路。偷东西、打架、纹身、把同学推进水库、偷院长钱包、出逃孤儿院、逃离救助站。在初中这个最叛逆的年纪，一个内向的小孩遇到两个有着很不寻常经历的问题少年，严良忍不住替朱朝阳后来的命运担忧。

79

2013年7月3日　星期三

我很怕，我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却又不能告诉任何人。

早上我带他们去三名山拍照片，在山上我们打开录像功能玩，才过一会儿，一对爷爷奶奶掉山下去了，他们的女婿在呼救。

下午回来后，我们把相机连上电脑，看了那段视频后才知道，早上两人不是掉下去的，是被他们那个女婿推下去的。

我赶紧打110报警，是一个阿姨接的，我刚开口说半句，普普直接把电话按断了。她说不能报警，视频里把她和耗子也拍进去了，报警的话，警察会调查视频里的人，知道他们是从孤儿院逃出来的，肯定要把他们送回去。后来110阿姨电话打回来，普普骗她按错了，她把我们骂了一顿。

可是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怎么可能不报警？

我想等过几天他们走了再报警，可是我又担心他们被查出来送回孤儿院后会记恨我，等过几年他们从孤儿院出来，会不会来报复我？耗子是打架王，他很记仇的。

后来普普说要找到杀人犯，我问她干什么，她居然说要把相机卖给他，跟他勒索一笔钱，他们俩没钱了，需要一笔钱过生活，她看到杀人犯开宝马车，肯定有钱，她还说拿到钱后会平均分给我。

我觉得她太疯狂了，要去勒索一个杀人犯。我要这钱干吗？我连校规都没有违反过，却要被她拖去犯罪？这不可能，我坚决不同意。可耗子觉得她主意挺好，也赞成这么做。

我劝了他们很久就是不听。

晚上在书店时，我又遇到了爸爸带着小婊子，爸爸故意装作没看见我，我气死了。普普在旁边看着，她说只要我同意把相机卖给杀人犯，

她和耗子一定会帮我报复小婊子，想怎么揍都可以。我还是不同意。

我现在很无力，他们正睡在隔壁，我越想越恐怖，我很后悔昨天把他们俩留下来。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报警我怕耗子过几年会回来报复，不报警难道留着一个有犯罪证据的相机一辈子？更不可能去勒索杀人犯。

严良凝视着这一篇，过了好一阵，才叹息一声。

尽管日记文字粗糙幼稚，可他依然能感受出，日记的主人，这位朱朝阳，那个时候的矛盾。一个好学生面对这种突发事件，一定会选择报警。而两个从孤儿院逃出来的问题少年，因担心被送回去，拒绝报警，这还能够理解。可是他们却想到了勒索杀人犯，这样的主意已经远远超过这两个孩子的年龄了。他愈发为朱朝阳后面的命运担忧了。

80

2013年7月4日　星期四

我该怎么办，再没有更糟糕的一天了。

我怕他们又要说服我去勒索杀人犯，就带他们去少年宫玩以拖延时间。

到了少年宫，普普看到小婊子也来少年宫了，要替我报仇。我觉得不现实，少年宫人太多了，如果被人看到我了，告诉我爸我就惨了。

耗子却说没问题，一切包在他们身上，我偷偷跟在后面看着就行。

他们两个先进去，我怕被小婊子撞见，远远跟后面。普普在六楼找到小婊子在学书法，让我到楼梯口等着，她和耗子在厕所外守着，只要小婊子一个人去上厕所，就把她拉进去揍一顿。我担心他们把人打伤了，丁浩保证过不会出事。

可还是出事了，小婊子被他们拉进厕所没几分钟，他们就跑出来，把我拉到二楼，说小婊子不小心掉一楼去了。

后来他们才告诉我真话，耗子把小婊子拖进男厕所，小婊子骂他们又吐口水，把耗子惹火了，他拔了阴毛要塞小婊子嘴里让她恶心，结果小婊子把他手咬破了，他一怒之下把小婊子抱上窗户推了下去。

我骂他干吗要把人推下去，他也后悔了，普普说现在怪耗子也没用，如果小婊子死了，没人知道是他们干的，她叫我先下去看看小婊子是死是活，他们躲二楼窗户上看我信号。

我在楼下挤不进人群，反而是他们在楼上看清小婊子死了，示意我先走，他们下来去后门会合。

后来回了家，谁也不再提这事，我很害怕，虽然人是他们杀的，那这算不算是我指使的？可我的本意根本不想让她死啊，最多让她哭一场出口气就行了。可我如果这么说，有人会信吗？爸如果知道我和他们是

一伙的，我死定了。

普普又说起了勒索杀人犯的事，她说出了这么大事，他们不能留宁市了，要勒索到一大笔钱，然后跑其他城市去。我现在想来想去，也只有这个法子了。如果他们被抓到，我说什么都洗脱不清。可是怎么找到杀人犯呢？能顺利拿到钱吗？

我心里很乱。

看到这篇，严良的一颗心沉了下去，原本仅是一次出于家庭仇恨的报复行为，本意只是打她几下，把她弄哭，结果却演变成了一起命案。

最后变成命案大概也不是丁浩和普普的本意，不过看到一个初中生竟想到拔下阴毛塞对方嘴里这么让人恶心的招式，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难受感。

仅仅因对方不服输，不低头，咬伤手，就一怒之下把人推下楼，这丁浩的心理该是多么暴躁？难怪是孤儿院里的打架王，这性格大概是长期习惯用暴力解决争端而形成的吧。

他也理解朱朝阳在事发后的担忧，毕竟是一起来的，如果他们被抓后，他说他本意只是弄哭朱晶晶，恐怕没几个人信，他爸也不会信。

从他日记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骨子里是个缺乏却又异常渴望得到父爱的孩子，每每总是失望多过期许，他害怕朱晶晶案子被查出，过去那些虽少、但毕竟还是有的父爱之门也将永久对他关闭，这才是他害怕的根源。

严良甚至有点害怕继续看下去了。

81

2013年7月5日　星期五

只知道那个杀人犯的车是宁市的，可宁市这么大，怎么才能找到他呢？

想来想去都想不出办法，我妈过几天就回来了，丁浩和普普到时该上哪去？烦透了。真怕他们被抓。

2013年7月6日　星期六

真找到杀人犯了，也不知是好是坏。

早上陪普普上街，在东面的小超市意外遇到杀人犯。我早不记得他长什么样了，普普认出来的。见他要上车，普普跑上去拉住他，说看到他杀人。杀人犯马上瞪起眼睛，吓了我一跳，丁浩说打架是家常便饭，叫我不用怕，有什么他顶着。杀人犯倒没真动手打我们，骂了一句就要走，普普警告他，我们有一段他杀人的视频，如果他走了，我们马上交给警察。他停下来，盯着我们看，我很害怕，他们两个都很镇定，叫我回去拿相机。

我把相机拿回来，在路上点开相机给他看了，他脸都绿了，说要带我们找个地方，谈一谈。上车前，普普让我把相机先拿回去藏好，说他拿不到相机就不敢把我们怎么样，否则有危险。

后来杀人犯把我们带到一个咖啡厅，问我们想干什么。普普说把相机卖给他，杀人犯问多少钱，我们走到一边商量，丁浩说要三万，普普问我我一年要花多少钱，我说一万多，她觉得他们要拿到足够生活到成年的钱，包括以后租房的钱，一人十万，共三十万。我说太多了，他不会给的，我不要钱，全给你们。她谢谢我，但还是坚持三十万，说他的宝马车就值几十万了，现在要的是他的命。

普普跟杀人犯说三十万，杀人犯一下子怒了，我很害怕，不过普普

和丁浩一点都不怕他。杀人犯最后答应了，他要一些时间筹钱，给了我们他的手机号，让我们后天打他电话。

出来后，普普让我们快跑，跑了好多条街才停下，她怕杀人犯跟踪我们。丁浩说跟踪就跟踪，还怕他？普普骂他是笨蛋，杀人犯如果想杀我们灭口，肯定带刀，丁浩不是他对手。我很担心以后和他交易会不会有危险。普普说肯定有危险，但只要相机不落入他手里，他就不敢把我们怎么样。下次去，我们就过去两个人，还有个留外面，这样他不敢对两个人怎么样，因为还有个人会报警。

我觉得普普的主意听起来可靠，不知道最后能否顺利。

2013年7月7日　星期天

普普说明天她和我一起过去，丁浩留家里，因为他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特别容易冲动。

是啊，如果他不冲动，那时打一顿小婊子就好了，根本不会死人。我很怕他们被抓到，如果爸爸知道我和他们是一伙的，一定恨死我了。希望明天一切顺利，他们拿到三十万，到外地好好生活下去吧。

普普很聪明，她比我小两岁，但感觉她什么都知道，怎么提防杀人犯使坏，怎么成功拿到钱，她都想好了。而且她对我很好，我想大概我和她经历相似吧，我爸爸宠小婊子，她妈妈也宠她弟弟。

以前没有朋友，现在有这两个朋友，一个能帮我出头，一个和我有那么多共同语言。

2013年7月8日　星期一

今天去了杀人犯家，他肯定在耍诈，电话里让我们把相机带过去，我们没有照做，普普说先拿到钱再还他相机，才能保证安全。去了他家，他又说钱没准备好。明明没钱，却让我们带上相机，肯定有鬼。

他家一看就很有钱，他却自称上门女婿，钱不归他管，暂时拿不出这么多钱，过阵子就有了。

普普问他没钱为什么要我们带相机。他说他怕我们保管不好，让他保管，他先给一部分钱。这肯定是个骗子。

后来普普让他先给一部分钱，他又推托了，怕我们乱花被人发现。普普说要租房子，他问我们为什么租房，普普什么都不告诉他。他也没办法，后来他先给了普普一些生活费，说他家空着一套小房子，给我们住。

普普答应他了，让我保管好相机，不要被人跟踪，不要让杀人犯知道我的信息，只要我和相机都安全，那么她和丁浩也都安全。普普很周全，而且她特别细心，她想到在他们的柜门上塞一条毛线，如果以后毛线位置变了，就说明杀人犯趁他们不在家，进来搜过东西。

可是从现在开始，普普和丁浩都住杀人犯的房子，我一个人很害怕，他们可千万不要出事啊。

2013年7月9日　星期二

今天警察找了我，问了小婊子的事，还知道我那天去了少年宫，就走在小婊子的后面。

我当时真不知该怎么回答，普普跟我说过，如果警察来问，一定要咬定不知道小婊子怎么死的，也不能承认是在跟踪她，如果我说漏嘴了，她和丁浩就会被抓。其实我更担心的是我爸知道我参与了这事，间接害死了小婊子，那就惨了。

我只能骗警察说我是去少年宫看书，和小婊子只见过一两次，走外面根本不认识她。

不知道警察相信了没有，还抽了我的血，让我手按在一个东西上，那时妈妈刚好回来，知道警察查我，和警察吵了一架，回到家又是哭，我看了好难受。

如果没这些事该多好，我好后悔那天去了少年宫。

下午普普来找我，听我说了这事，她叫我不用怕，只要我没说漏嘴，警察就查不出。为防警察注意到她和丁浩，她以后不找我了，约定每天下午去新华书店见面。

2013年7月10日　星期三

今天婊子找上门，说我害死了小婊子，还把妈妈打成重伤，爸居然为了帮婊子，打了妈耳光，这笔仇我记下了，我大学毕业后一定要把这笔账原原本本算回来！

婊子还说一定要弄死我，有本事就来吧，我才不怕。普普也在旁边看到了，她说明天和我商量。

2013年7月11日　星期四

普普说耗子也知道了婊子打伤我妈，耗子愿意替我报仇，他可以守在婊子家门口，如果婊子一个人出来，他就冲上去把她暴打一顿逃走，普普问我怎么看。我当然很想把婊子打死，可一旦耗子去打婊子被抓到，那么小婊子的事也曝光了，我想还是先忍着吧。

普普也觉得埋伏揍人很危险，她问婊子是不是知道我和小婊子的事有关，我也不知道她到底知道多少，可她昨天来找我时，我一见她转头就跑，可能更加深了她的怀疑吧。

普普说如果婊子还要纠缠下去，就不是想着揍她报复了，而是做另一件事。她突然问我，如果婊子死了我会不会很开心。

我看着她样子，感觉一阵害怕，问她要干什么，她说如果婊子一直纠缠，说不定会调查到她和耗子，他们决不能被抓走，如果逼不得已，她看过我的政治课本，写着未满十四周岁的人不用承担刑事责任，她说她和耗子都不满十四周岁。

我赶紧劝她打消这个念头，我决不会把他们俩供出来的，我不说，没人知道小婊子是他们俩杀的。她说只是开个玩笑，我想他们俩也没本事真的杀死成年人吧。

普普还说杀人犯昨天找了他们，说要出差去，交易暂时做不了，等过段时间。希望他不要耍花样。

从7月12日开始到7月26日，日记里就没什么大事发生了，每天朱朝阳和普普在图书馆见面，大都记了一些看了什么书，两人聊了什么之类的，开始几天，日记大都是寥寥数语，但后来篇幅逐渐加长了。

因为严良看到，朱朝阳在日记里吐露心声，他喜欢上了普普，所以他对普普的记载特别详尽，甚至今天普普看的是哪几本书都一一记下，可他又不敢告诉普普，怕一旦告诉了她，她不喜欢他，以后两个人肯定会疏远。他更担心普普喜欢的是耗子，那样一来，他只能把这份喜欢，默默放心里珍藏了。

但从7月27日开始，又有新的事发生了。

82

2013年7月27日　星期六

婊子是畜生，她就是靠卖赚钱的！

她找人泼了我大便，妈在景区上班也被人泼了，家门口到处是红油漆。叶叔叔带我去厂里抓她，爸竟然还要护着婊子，所有人都在说他，他还在护她！还要我不要追究了，给我一万块钱。

哼，在他心里，婊子是最重要的，我比不上一万块钱。

我恨他们，我恨死他们了！

2013年7月28日　星期日

昨天下午来的是耗子，他说普普去买东西了，他过来是要告诉我，前天晚上他们看到电视，杀人犯的老婆死了，杀人犯正在医院哭。新闻说开车时猝死，杀人犯这段时间都在外地出差，普普觉得他老婆不可能是自己死的，肯定是被他杀的，普普说她会去找杀人犯，问出人在外地是怎么把他老婆杀了的，提防他对付我们。我不想让普普去冒险，我去问。

今天我去时，杀人犯始终不承认他杀了他老婆。后来有人按门铃，他很紧张，要我冒充他学生，我不答应，除非他告诉我。他只好承认人是他杀的，是下毒，把毒药放在胶囊里，胶囊再放进他老婆每天会吃的美容胶囊里，那样吃下去不会立即发作，过一会儿消化了胶囊就中毒了。

下午见到普普，她说知道杀人犯是下毒就没什么好担心了，我们每次最多去两人，相机也不带，就不会怎么样。她很谢谢我早上一个人替她冒险，我很开心看到她的笑脸，她平时真的笑的太少了。我趁机问她有没有喜欢耗子，她说不可能，她只把他当哥，耗子也把她当妹妹，她说她喜欢聪明的人。

我不知道我算不算聪明的人。

后来又跟她说了昨天婊子的事，她问我想怎么样，我想把大便泼回来，可是一时找不到好方法，她说她一定会替我想办法。

7月29日后的几天里，没有发生大事，每天朱朝阳和普普在书店见面，商量着如何报复王瑶，但总是想不出好法子。

2013年8月6日　星期二

我爸也开始怀疑我了。

爸来看我，给了我五千块钱，说以后会关心我。可后来，他又问了我小婊子的事，问我那天是不是在跟踪她。我当然说没有。

后来婊子冲了过来，抢了爸手机，他们俩差点打起来。婊子点开了手机，里面传来了我和爸的对话。原来他是来录音，想套我话的。

婊子还说，不是我干的，就是我找人干的，肯定和我脱不了干系，她一定会派人调查，追查到底的。

哎，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能是个头。

他也不是我爸了，我不想要这样的爸爸。

2013年8月7日　星期三

我把我爸调查我的事告诉了普普，还有婊子的话。看得出，她也很紧张，她最担心婊子派人调查我，那样一旦查出她和耗子，都完了。

她问我对我爸还有感情吗，我实话告诉她，没有了，他已经不是我爸了。婊子折腾了这么久，他始终护着婊子，我真恨不得他们俩都被泼大便。

普普说她会想办法替我报复他们一顿的。

2013年8月8日　星期四

我不想再去爷爷奶奶家了，可妈说我爸不会做爹，我还是要做好孙子的。我只好早上去看了下爷爷，爷爷躺床上不会下地一年多了，大家都说过不了今年，哎，爷爷以前对我还是很好的。奶奶也越来越老了，不知道我以后工作了，她还能不能享受到我的孝顺。

奶奶知道爸和婊子做的事，她说爸做得不对，但又说他也是左右为难，下个星期三是小婊子生日，他们俩那天去上坟，上完坟就把所有发生的事都放一边，重新好好过生活，现在就我一个儿子了，肯定会对我好。我是不指望的，奶奶总是帮着她儿子说话的，爸的所作所为，彻底让我失望了。

下午见到普普，把奶奶说的也告诉了她，她说我爸就算想对我好，婊子也会拦着的，这是不可能的。我想也是这样。

她还问了他们去哪里上坟，说坟地上肯定没人，到时耗子去泼婊子大便。我很想出这口恶气，可又担心耗子被抓，她说我爸不可能跑得过耗子，让我放心，他们俩不会冒险的。

祝他们泼大便顺利！

之后的几天，并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朱朝阳从12日开始去学校暑期补课了。但14日的日记，再次让严良大跌眼镜。

2013年8月14日　星期三

婊子死了，爸也死了，他们在搞什么！怎么会这样！

夜自修出来普普路上拦下我，告诉我他们都死了。我质问她明明是去泼大便，怎么会死人的！

她跟我道歉，说她是骗我的，她知道告诉我真话，我肯定会反对。她担心婊子派人跟踪调查我，早晚会查到他们，所以要杀了婊子。她用相机威胁杀人犯，说服他帮他们用毒药杀人！她原本只是想杀了婊子的，但杀人犯在坟地上突然把我爸也毒死了，事后跟他们说，如果不把两个人都杀死，肯定会查到。

为什么要这样子？我真不想要这个结果！

怎么办，虽然我爸对我不好，可他终归是我爸啊！

我要不要去派出所举报他们？

可是普普，我不想普普出事，我真的好难受。

我想明白了，这是杀人犯在反过头威胁我们。只要我们也杀人了，那样相机就对他不构成威胁了。一定是这样的！

我恨他，我恨死他了！

我也恨我自己，为什么，为什么！

后面的几天，日记篇幅都不长，记了些他内心的各种波折。

2013年8月18日　星期日

今天我独自去了公墓，看到了爸和婊子被埋的地方。

我说不出什么心情，一个是我最想她死的人，一个是我一点都不想他死的人。

为什么是这样的结局？

我是不是没有明天了？这样的生活就要一直下去了吗？

是不是迟早都会被发现的？如果被人发现这里埋了两个人，该怎么办？

我担心自己，也担心耗子，更担心普普。

我在坟前跪下了，希望爸爸能够原谅我，这真不是我想的。

2013年8月21日　星期三

爸爸和婊子终于被人发现了，早晚警察会找我的吧，我该怎么说？

是坦白，还是按照普普教我的应对，她说上周三我在上课，所以事情和我没关系，只要我说不知道就行了。

我真不想继续撒谎了。可是如果我告诉警察叔叔实话，那么普普和耗子就会被抓走了。我不能害他们，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普普出事啊。

我到底该怎么办？

后面的两天，都只有寥寥数语，一笔带过，只写了几句他的想法而已。

2013年8月24日　星期六

普普晚上来找我，让我把相机还给杀人犯。这次，她没有称呼杀人犯，而是叫他张叔叔，说张叔叔其实没我们一开始想的那么坏，他毕竟是老师，对他们还是挺关心的。

张叔叔准备把那套小房子卖掉，拿钱给他们办新户口，换上新的身份，再想办法安排上学，做一个新的人。他们现在已经和张叔叔一起住了。

他们能做新的自己，那么我呢？

希望一切事都尘埃落定吧。

我答应过几天家里的事弄定了，我也一同过去一趟，大家约定，再也不提过去了。

2013年8月27日　星期二

明天就去把相机给张叔叔，这个东西放在身边，我每天都提心吊胆。

现在警察叔叔没再过来了，大家也都渐渐不再提爸爸一家的事了，明天把相机还了，他们有了新身份，我也要开始新生活。

马上就要开学了，一切都会是新的，包括我，包括普普和耗子。

好想做一个全新的人啊。

83

严良花了整整三个小时，把这叠打印的日记翻到了最后一页，他缓缓闭上眼睛，在了解了这三个小孩的故事后，他感觉胸口很闷，呼吸不过来。

“严老师，你也一定想不到这三个小孩和张东升之间发生的这些事吧？”坐在对面的叶军看着他问。

严良唏嘘一声，点点头，道：“最后张东升是怎么死的？”

“最后一篇日记后的第二天，也就是8月28日，朱朝阳带着相机去了张东升家，准备把相机还给他，而在这之前，普普和丁浩已经住进了张东升家。现在三个孩子全到齐了，相机也在了。”

严良抿着嘴，缓缓道：“于是张东升这一回可以把人灭口，把证据毁灭了。”

“对，朱朝阳作为唯一一个幸存者，他想开门逃跑，结果门开不了，他只能跑到厨房窗户上喊救命。我们破门进去时发现，门锁上额外加装了一把遥控电子锁。调查得知，这把锁是张东升前阵子在网上购买后自己安装的，应该在普普和丁浩住进他家前就装好了，目的就是为了等人和相机都到齐的这一天动手。这把电子锁只能用遥控器开，可见他是等着机会下手，一网打尽，决不让其中任何一个有机会逃出去。”

叶军又接着道：“朱朝阳情绪稳定后告诉我们，张东升当时还反复问了他们视频是否还有备份，三个孩子都保证说没有，他很高兴，说要庆祝一下四个人的新生活，他准备了一个蛋糕给他们吃，给三人都倒了可乐，他自己倒了葡萄酒。法医已经查证，蛋糕是没问题的，问题出在可乐，三个孩子杯中的和瓶子里剩下的可乐，都检出了氰化钾。根据朱朝阳的口供判断，徐静应该也是误服了氰化钾丧命的。她每天会吃一种美容胶囊，连续吃了几年。张东升把毒药放进了徐静的胶囊里，然后他去丽水支教，制造不在场证明。这样徐静哪天吃了胶囊，哪天就会中毒死亡，而他第一时间赶回来火化了尸体，完全找不出证据来证明他犯罪。

此外，朱永平和王瑶体内也检出了氰化钾。我们当时看到尸体，上面被捅了多刀，压根没想过其实真正死亡原因是中毒，想必也是张东升在下毒杀人后，补刀伪造案发经过的。”

严良心中一阵悲痛，张东升把他缜密的思维没有用到该用的地方，而是放在了犯罪上。一起起构思精密、不留任何证据的犯罪，一次次误导警方，甚至警方从头到尾都没怀疑过他，一般人是决计办不到的。

张东升把最好的才华用在了犯罪这条路上，可悲，可叹。

他沉默了一阵，思绪回到当前，又问："普普和丁浩都喝了可乐中毒死了，朱朝阳为什么没事？"

"您忘了他不喝碳酸饮料，那本《长高秘籍》救了他一命。我们在他家见到了那本秘籍，只不过是本印刷粗糙的盗版书，这孩子对身高很在意，他在盗版书里像课本一样做满了笔记。幸亏这一条，他喝了一口可乐后，想起不能喝碳酸饮料，就跑去卫生间吐了，又上了个厕所，出来后就看到了毒发的丁浩和普普，此时张东升也原形毕露，朱朝阳遇见危险，忙逃向门口，张东升去追他，丁浩趁机找到桌下的一把匕首和张东升搏斗，虽然他是成年人，但三个打一个，最后他被普普和朱朝阳拖住，被丁浩捅死了。朱朝阳在搏斗中也被割了几刀，好在都是皮外伤，否则四个人全军覆没，这一连串事情的真相恐怕永远不知道了。"

严良皱眉冷哼："他多么严谨的一个人，前面几次命案即使知道是他干的，也没证据指控他，对他而言，眼见就将大功告成，最后却功亏一篑，被他想杀的孩子捅死了，真是一种讽刺。"

"尽管氰化钾发作很快，但人死前的爆发力是很强的，我想他也决没想到小小的对手会在死前殊死一搏，和他同归于尽。"

严良唏嘘一声，问："现在一切差不多都水落石出了，朱朝阳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叶军皱起眉，道："还没定呢，不过也差不多了，大致来龙去脉报到了市里。早上，市局和分局的领导及我们所长开了会。市局的马局长意见是教育为主，不管是朱晶晶还是朱永平夫妇，这两起案件和朱朝阳都

没直接的关系，他的核心问题是包庇罪。前面几次警察调查中，他谎称不知道，掩藏了丁浩和夏月普，就是普普的真名。但他所犯的包庇罪，其实从他的成长和生活环境中看，也情有可原。第一次丁浩把朱晶晶推下楼，如果他说出两人，那么朱永平会怎么看这个儿子？这是他无法承受的压力。第二次朱永平和王瑶遇害，他事先并不知情，当突然遇到这么大的事，一个孩子能不害怕吗，他自然也不敢说出来。平心而论，就算成年人遇到他这样的处境，恐怕也会犯包庇罪。他本质是好的，在学校，他的成绩一直全校第一，从没惹过事。他喜欢和丁浩、夏月普在一起，不过他跟这两人有着本质区别。丁浩是小流氓，夏月普更是性格偏激乖张，这两人和他相处两个月，多少会潜移默化地带来影响。所以不能把责任都归到他这一个小孩身上，有家庭的，也有社会的。马局还说了，根据法律，包庇罪的适用对象是年满十六周岁，朱朝阳还未满十四周岁，不适用包庇罪。即便他杀人了，都不用承担刑事责任，更别说包庇罪了。对未满十四周岁触犯刑法的，通常做法，轻罪由家庭负责监督教育，特大案件才移送少管所。对此，大家一致认为不能把他送少管所，少管所里都是些小流氓，他读书这么好，送进去就毁了。所以我们现在要做好和周春红以及学校的沟通工作，商量以后如何教育，如何治疗他遭遇的心理创伤，如果可行的话，最好让他9月1日正常去报到，同时还要替他保密，不让他以后的生活受到影响。”

严良欣慰地点点头：“警察的职责不光是抓人，更重要的是救人。看到你们这么细心，我想这个孩子以后会好起来的。”

又坐了一会儿后，他站起身告辞：“叶警官，多谢你破例告诉了我张东升的事，我也该回去了。你们接下去这阵子应该都很忙吧？”

叶军苦笑道：“没办法，一下子冒出这么多案子，我们所里还是第一次。徐静一家的两次案子，之前都作为事故登记的，现在要补立刑事案，还要重新做卷宗。朱永平和王瑶的尸体当时在公墓被很多人当场发现，镇上轰动，我们还要做后续的案情通报工作。朱朝阳那头，还要和家长、学校商量今后的教育方案。”

“呵呵，确实很辛苦。”他客套了一句，正准备离开，突然停下了脚步，眉头微微一皱。他在原地静止了几秒，转过头问，“你说朱永平和王

瑶的尸体在公墓被很多人当场发现？”

“是啊。”

“怎么发现的？”

“那天有队送葬的人，一些人在公墓上头走时，看到一个土穴里冒出半个脚掌，随后报了案。”

严良眼角缩了缩：“半个脚掌露在土外？”

“对啊，朱永平的半个脚掌在土外，那土穴是原本就成片挖好的，以后立墓放骨灰盒，只有大半米长宽，比较小，人很难完全埋进去，所以半个脚掌露外面了。”

“不可能，”严良连连摇头，“张东升一定希望尸体越晚被人发现越好，那样警察就越发破不了案，他不可能会让尸体的脚掌露在土外，那样很容易被人发现尸体。”

叶军撇撇嘴：“可是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能不能把你们调查时拍的照片给我看看？”

叶军随后拿了朱永平、王瑶案的卷宗，给了严良。

严良翻了一下，脸色逐渐阴沉下来，吐出几个字：“这案子有问题！”

“嗯？什么问题？”叶军一脸不解。

“朱永平和王瑶整张脸都被刀划花了？”

“对，肯定张东升划的。”

“身上衣物等东西也都被拿走了？”

“是的，这些东西在张东升家找到了。”

严良望着他：“你有没有想过，张东升为什么拿了被害人的衣物，又

把人脸彻底划花？”

“当然是为了造无头案，让我们警方连受害人是谁都查不出，更别想破案了。”

严良点头：“对，没错，他就是想着即使以后尸体被人发现，由于无法辨识，确认受害人身份都难，破案难度大幅增加。可是——”他话锋一转，接着道，“他在埋尸体的时候，怎么会连脚掌都没埋进去，就一走了之，让你们这么快就发现了尸体，就确认了被害人身份？他如果连尸体都没埋好，那么前面这些划花人脸，带走被害人衣物的事不就白干了？张东升这么严谨的人，所有案子都做得天衣无缝，他不可能没把脚掌埋进土里就走了。”

叶军不置可否道：“大概他当时处理尸体比较匆忙。”

“既然他去杀人，就一定想过了如何处理尸体，不会因匆忙而敷衍了事，着急离去。而且他有时间把人脸划花，衣物带走，却连最后把脚掌埋进土里这么点时间都没有？不要说他不小心没留意，这么明显的东西任何人都不会疏忽。”

叶军猜测着：“嗯……也或许是下雨冲出来的，那几天下过几次雷阵雨。”

“雨有多大？”今年整个夏天浙江都是副热带高压，几乎没下过雨。

“嗯……大倒不是很大。”

“除非特大暴雨，否则不会冲出半个脚掌。”

叶军不解问：“严老师，那么你是什么意思？”

严良紧紧皱起眉，立在原地思考了很久，随后他眼神复杂地看向了叶军，缓缓道：“也许，脚掌是被人挖出来的。”

叶军更加不解：“这是什么意思？你想说明什么？谁挖的，为什么要这么做？”

严良对叶军的疑惑置若罔闻，他来回踱了几圈步，最后，轻轻地说了一句："似乎两个月来的这些案子，我们所知道的所有来龙去脉，全部来自于朱朝阳的口供和他的那本日记。"

"对，嗯……您是怀疑朱朝阳说谎？"

严良不置可否道："我不想妄加猜测。"

"他一个初中生，在这么多警察面前不会撒谎的。"

"他之前撒谎了。"

严良思索了一会儿，道："你们有没有对他的口供和日记里的内容进行过调查确认？"

"当然，我们要做备案卷宗，第一时间就对里面的各项关键点都做了调查，这两天结果差不多都出来了。"叶军自信满满地拿出一叠文件，看着里面记录，介绍道："先来说说夏月普和丁浩，我们查出他们身份，都是今年4月从北京XX孤儿院逃出来的。我们跟孤儿院取得了联系，他们院长知道了两人的事后，向我们证实，丁浩是里面的打架王，多次偷教导员的钱包逃出去打游戏，多次殴打其他孩子，甚至还有比他年纪大的，两次把人牙齿打落，三次致人轻伤，不服管教，和教导员都敢动手。我们在他尸体左臂上看到刻着'人王'的刺青，他要做社团大哥、人中之王。他老家的派出所说他小时候就是因为盗窃被抓，又半夜去砸人家玻璃被带到派出所，后来送去孤儿院的。这样的暴力分子，如果调教不过来，出来后肯定危害社会。相比丁浩，看似夏月普好多了，但其实她比丁浩更坏，丁浩干坏事都是她出的主意。她性格一向很古怪，平时不说话，但骨子里有着不同于年龄的阴暗。她刚来孤儿院的时候就说她爸爸是被警察冤枉枪毙的，这导致了她性格偏激的一面。她结识了丁浩后，两人以兄妹相称，凡是骂了她的，丁浩都会动手打人。女生和她发生争执后，丁浩不打女生，但过几天得罪夏月普的人就会发现，自己的茶杯里被人放了大便，但她又不承认。后来，整个孤儿院里，这两个人成了孤立的小团体，不和其他人往来，其他孩子也不敢招惹他们。两人都经常被关禁闭，大概他们因此萌生了逃跑的念头，逃跑前还偷了院长的钱包。"

严良迟疑道："那么……夏月普的爸爸，真的是被冤枉枪毙的？"

叶军耸耸肩："这是其他地方的陈年旧案，没人知道了。反正在我个人看来，丁浩的暴力还是可控的，夏月普这样的孩子成年后才最危险。我们跟她老家派出所取得了联系，当地警察也都证实她七岁时把一同学推下水库淹死，但她那时不肯承认，警察找不出证据，而且她年纪小，此事不了了之。朱朝阳日记里提过，夏月普承认人是她推下去的。小小年纪就这样，内心里藏了多少事啊。"

严良不认同地摇头："也不能怪他们，家庭、社会，都有责任。"

叶军不屑道："同样家庭的小孩，他们孤儿院里还有很多，可那么多人都好好地生活着，慢慢成长着，可见不能把犯罪都归咎于环境，更重要的是自己放弃了走正路的心。"

严良知道叶军这样天天抓罪犯的实战警察和他一个知识分子对待犯罪的宽容度是不同的，也不愿反驳。只是轻微摇摇头，道："其他呢？"

叶军道："从事情发生顺序讲起吧，7月2日那天，朱永平和很多人打牌，那些人都证实，当天朱朝阳来厂里遇到王瑶母女，朱永平让他喊叔叔，这对孩子心中的仇恨埋下了伏笔，导致了少年宫去找朱晶晶报仇，结果意外引发悲剧。3日下午，在看到视频中张东升杀人后，朱朝阳选择了报警，警讯中心通话录音显示，当时朱朝阳刚说了半句话，电话就挂断了，协警回拨过去，变成夏月普接听了，她说拨错了。4日朱晶晶遇害的男厕所窗户上采集到的指纹，找到夏月普和丁浩的，朱晶晶嘴里阴毛和皮肤提取的DNA也和丁浩完全匹配，证明了丁浩杀人。后面王瑶几次找朱朝阳的事，都是我接警处理的。所有事情和他日记里记载的完全一致。"

"那么……"严良迟疑道，"日记里所记载的每件事的时间有核对过吗？"

"完全一致，甚至还抽调了新华书店监控，证明每天下午夏月普约了朱朝阳见面。"

叶军又接着道："至于最后一天的事，我们在张东升家搜查了很久，

终于找到了毒药，他竟包在一个塑料膜里，塑料膜放在洁厕粉瓶子的最底下，好在他家东西不多，否则要找到还真不容易。毒药来源很难查了，可能买的，黑市剧毒物交易没法查，也可能是自己合成的，他利用老师的身份去学校实验室拿点化学品还是容易的。”

严良思索片刻，突然问：“有没有查过杀死张东升的那把匕首是不是他自家的？”

叶军不解地看着严良，还是回答了：“当然是他自己的了，那把匕首造型很特殊，我们查到，匕首是徐静大伯去德国旅游空运回来，送给徐静张东升新家镇宅用的。”

“哦……”严良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叶军奇怪地问：“严老师，您到底在怀疑什么？”

严良犹豫了一阵，缓缓道：“我深信朱永平的尸体半个脚掌露出土外，决不是张东升疏忽大意，他不可能把一切都做得天衣无缝，却犯这种低级失误。”

“嗯……那您的意思是……”

严良抿抿嘴：“我有个卑鄙的猜测，我在想，会不会那半个脚掌，是朱朝阳挖出来的。”

“他……哦，我记起来了，他日记写过，朱永平夫妇死后的那个星期天，他去过公墓，可能他想看看他爸的尸体，挖出来看了眼，又盖回去了，结果露出半个脚掌。否则也不会这么快被人发现尸体。”

“可他日记里只说了他去过公墓，没有说他动过尸体。”

“他又不是拍纪录片，没必要把每天的一言一行都写下来吧。有时候日记篇幅长，有时候日记只有寥寥几句。”

严良道：“他现在已经在家了吗？”

“对，昨天晚上让他先回家休息了。”

“你能否打个电话问问？”

“想问他什么？”

“就是这一个问题，他有没有把尸体挖出来。”

“这个问题很重要吗？”叶军一头雾水。

严良狠狠点头：“非常重要！”

84

叶军按下免提，拨通了朱朝阳家的电话，是周春红接的，说还有事需要向她儿子核实。朱朝阳接了电话后，叶军说了问题。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回答道：“我……我就翻开土，看到脚，就……就怕了。”

严良直接凑到了电话机前，道：“你为什么要翻土？”

“我……我想看一眼。”

“那你为什么那天想到去公墓呢？”

“我……我想最后看一眼……看一眼我爸。”

“除此外，你是不是有其他的目的？”

严良的语气显得咄咄逼人，叶军向他投来不友善的目光，显然意思是，有这样逼问一个心理受创伤的小孩的吗？

电话那头再次沉默了一会儿，回答道：“没有啊，我就是想去看最后一眼。”随后那头传来了哭声。

接着周春红接过了电话，向警察解释儿子情绪不好，如果还有问题需要问，最好当面来，这样容易接受些。

挂下电话后，叶军无奈地笑了笑，一脸责怪的样子望着严良。

严良略显尴尬地摇摇头，道：“他的回答天衣无缝了，我找不出任何理由怀疑他。”

叶军责怪道：“您到底怀疑他什么？”

严良自嘲般一笑：“我有个很卑鄙的想法，一个成年人的很卑鄙的想法。事情发展到现在，出了这么多条命案，但最后，你想想，谁是最大的受益者？”

叶军不明白："谁？"

严良道："朱朝阳。朱永平死后，朱朝阳肯定能分到为数不少的遗产。"

"可朱永平又不是朱朝阳杀的，他也不想他爸死啊。"

严良道："不管他心里是怎么想的，在财产上，他是最后的最大受益人，这一点没错。"

"可这跟尸体脚掌有没有露出来这问题有什么关系？"

严良道："如果脚掌没露在土外，说不定朱永平的尸体到现在也没被找到，对吗？"

叶军想了想，点头道："公墓这地方平时很少人去，上面的空穴或许等以后要立新墓了才会被人发现里面有尸体。"

"那样一来，朱永平夫妻只能是失踪状态，不是死亡状态。没登记死亡，怎么分财产？人失踪一段时间后，工厂还要办下去，到时就是王瑶一家人接管工厂了，朱朝阳怎么分财产？"严良眼睛里发出锐利的光芒，正色道，"所以，只有让朱永平脚掌露出来，只有让人早点发现他的尸体，才能登记死亡！朱朝阳才能去分财产！"

叶军听到严良的分析，顿时瞪大了眼睛："你是怀疑，朱朝阳在得知了他爸被杀后，星期天跑去公墓，挖出脚掌，是为了让人早点发现尸体，他才能去分财产？"

严良点点头。

叶军随即连连摇头："这不可能吧，一个初中孩子，没想这么长远吧？"

严良双手一摊："我也只是胡乱地猜测，毕竟一个人的内心怎么想的，没法知道。"

"可就算他真有这方面的想法，也算不上什么，人都喜欢钱。他爸又

不是他杀的，知道死了后，无法改变事实，只能转而争取未来的利益最大化。”

严良摇摇头：“不，如果他真那么想，那么整个案件的定性就错了！”

叶军不解问：“怎么错了？”

“你们认为他是包庇罪，但如果他把脚掌挖出来，并非只是为了单纯看最后一眼，而是想让尸体快点被人发现，好登记死亡分财产，那么他涉及的就不是包庇罪，而是故意杀人罪！”

叶军笑起来：“严老师，这回您可搞错了，您颠倒了时间顺序。朱永平夫妇被杀后，朱朝阳才跑去公墓的，即便他真这么想，那也是在朱永平死后，才去想着分财产。而不是他想着分财产，朱永平夫妇才被杀。”

严良道：“日记是写给他自己看的，有什么想法不会保留，都会原原本本写上去。如果他挖出脚掌的目的是为了登记死亡分财产，可是他在日记里却没有写出这个想法，也就是说，他在日记里隐藏了自己的真实想法，那么也就是说，这本日记，本就不是给他自己看的，而是——特意写给警察看的！”

叶军瞬间再次瞪大了眼睛，严良这句话让他全身毛孔都竖了起来。

严良继续道：“这本日记里有两个疑点。第一是实在太详细了，我一个从没接触过这个故事的人，在看了日记后，对里面的人物关系、几次事情发展都了然于胸，几乎所有与案件有关的细节都写进去了。第二，平时的事情都记录这么详细，但朱永平尸体被发现后的那几天日记，几乎都是寥寥数语，里面只谈到了一句分财产，一笔带过。而显然，那几天分财产会成为家庭的头等大事。一笔带过，似乎简单了些吧。我想以现在的局面分财产，主动权肯定在朱家这边，他们肯定能分到比王家多的钱。具体怎么分、分到多少财产为什么不写下来呢？我再卑鄙地猜测下，那是因为他担心如实写下来，就会被公安机关看到分财产有不合规的操作。”

严良吸了口气，继续道：“除此外，我还有两个没有逻辑的怀疑。第

一是，整整九条人命，联系的中心点是朱朝阳，但却都和他没有直接关系，这似乎有些不可思议。第二是，张东升这么缜密的一个人，在最后即将成功的关头，却被他下毒的人莫名捅死了。不过，这在你们旁观者看来很正常，只是我了解张东升，我很难想象。”

叶军低着头，沉思了一会儿，道：“您的意思是说朱朝阳的日记是故意写好放着，等着给警察看的？”

“我只是猜测，一个很卑鄙的猜测。因为事到如今，所有相关人都死了，他怎么说，日记怎么写，就成了唯一的答案。”

叶军拿起打印出来的日记，翻了翻，随后摇摇头，道：“不可能，日记不可能是他编造的。你瞧这里，他写着普普想出柜子上夹毛线的办法，来试探张东升有没有趁他们不在家，进来搜过东西。凡是编造的故事，不可能有这么细的细节。类似的地方日记里还有很多。只有经历过的，才能写下这些小细节，编造的故事根本做不到这样细腻。”

对于叶军的这个质疑，严良表示他无法反驳，因为确实，编造出来的故事无法深入细节上的丰满。

叶军很坚决地道：“您说的这些疑点，其实都只是猜测，构不成证据。日记不可能是假的！除非朱朝阳有未卜先知的能力，提前知道会是这个结局。知道张东升会下毒杀他们三个；知道张东升会把毒下进可乐里，所以他不喝可乐；知道张东升最后会被丁浩捅死；知道丁浩和夏月普最后都会被毒死；只剩他一个活着。否则任何一人活着，都能拆穿日记与事实不符。他又不是神仙，怎么可能提前知道结局？就拿张东升来说，他要把三个孩子灭口，他把毒下进可乐里，他总不会提前通知朱朝阳吧？”

严良轻轻点头：“你说的很对，我也想不出任何可能的解释，至少张东升在可乐里下毒是不可能让这三个孩子提前知道的。所以我也仅是猜测。我坚信张东升处理尸体，不会犯把脚掌露在土外这种低级错误，所以让你打电话问朱朝阳。如果他否认了，我会对他产生怀疑。可他承认是他挖的，逻辑上，我已经找不出理由怀疑他了。”

叶军顿感松了口气，刚刚听到严良怀疑整个日记是假的，专门为警察而写时，他也吓了一跳，一个孩子如果有这样的心计，那该多可怕？

严良又道：“那本日记的原件在派出所还是还给朱朝阳了？”

“还放在所里，这是物证，我们也征求过朱朝阳本人的意见，他同意交给我们。”

“那么能否给我看一眼？”

叶军不解问：“您要实物干什么，复印件一模一样。”

严良尴尬地笑笑：“我只想看一下而已。”

叶军道：“好吧，反正也不是重要物证，您要看就看吧。”

他打了个电话，很快有协警送来朱朝阳的日记本。

严良接过来一看，本子挺旧的，原本不太厚的一个本子，因为里面写满字，显得很蓬松。他翻开里面几页，上面有错别字，也有涂划的地方，和复印件一模一样，看着只是个很普通的日记本。

他背过身，故意大声说话掩盖他一个小动作所发出的声音：“写了这么多，算起来应该有两万多字吧，哦，坚持写了大半年，这份毅力一般初中生不具备。”

叶军接口道：“是啊，他全校第一，自制力肯定比一般学生强多了。”

“好吧，谢谢，我看过了，没问题。”他把本子递回给那名协警。

协警刚拿过日记本出去，抖了一下，突然道：“哎呀，这日记怎么破了半张？”

他翻开第二页，第二页上少了个不大不小的角。

严良道：“我以为本来就破了的。”

叶军立刻冲协警喊着："给我找出来哪个混蛋撕的！这好歹也是物证，保管这么粗心，如果以后凶器、指纹弄丢了，麻烦大了去了！"

协警小心翼翼地离去，严良觉得有点对不起他。

随后，严良又道："能否提最后一个请求，我想和朱朝阳当面谈一谈。"

叶军狐疑地看向他："您想和他谈什么？"

"你放心，我不会再咄咄逼人了，你可以在旁边，我只是单纯地找他聊一聊，了解他的心理。"

85

朱朝阳到了派出所，周春红也跟来了，不过因为不是审问，说只是聊一些其他问题，用不着监护人陪旁边，所以让她先去旁边办公室坐着。

朱朝阳走进叶军办公室，看到他，立刻有礼貌地喊了句："叶叔叔。"

叶军朝他微笑，给他倒水，显然很喜欢这个孩子。

随后朱朝阳目光看向了坐在一旁的另一张面孔，迟疑了一会儿，道："您是……您是那个人的老师，也是教数学的？"

严良向他点头笑了笑："我们已经见过一次面了，你好，小朋友。"

叶军很好奇严良居然见过朱朝阳，严良解释那天在张东升家见过一次，却想不到后面会冒出这么多事。

朱朝阳道："您数学太厉害了，看一眼就知道题目错了。"

严良道："你也不赖，我是老师，天天和数学打交道，看出题目错了不奇怪，你一个初中生，却能看出高中题的错误，并在那个时刻伪装张东升的学生，应对自如，这本事——"

他还想说下去，叶军重重咳嗽了一声，意思是告诫他别说这么露骨的话，严良只好笑笑闭了嘴。

朱朝阳听到他说到一半的话，神色微微变了下，随即连忙岔开话题："您是大学的数学老师？"

"对。"

"您是哪个大学的？"

"浙江大学。"严良回答道。

“浙大！”朱朝阳瞬时瞪大了眼睛，“我最想考的是浙大，我最想读的是浙大数学系！”

严良不置可否地淡淡道：“看你以后的高考了。”他停顿一下，又道，“对了，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你，我自己怎么也想不明白。夏月普是怎么说服张东升，让他帮忙杀人的？”

叶军又咳嗽一声，不过这次严良没管他，而是很直接地盯着朱朝阳的眼睛。

朱朝阳眼睑低垂下去，低声叹息：“我……我告诉过警察叔叔了，我也不知道。”

“夏月普没告诉过你吗？”

“月普……月普她只是后来才告诉我，我爸……我爸出事了，是她和耗子先威胁然后说服那个人一起干的，怎么说服的我不知道。”

“张东升肯定是不希望继续杀人的，即便他们威胁他，他肯定也会想方设法找借口拒绝。他最好的办法，是直接告诉你夏月普和丁浩的计划，让你阻止他们。他没来找过你吗？”

“他不知道我家在哪。”

严良笑了笑：“这回答不错。”

叶军喉咙都快咳断了。

可严良还是继续问：“他们是怎么让你爸和王瑶中毒的？”

“我和警察说过了，我不知道，月普不愿意告诉我具体细节。”

叶军忍不住打断：“严老师，事情都调查清楚了，不用问这些了吧？”

朱朝阳看向了叶军，声音低沉地道：“叶叔叔，我也不想说了，我想做个正常人。”

叶军更是催促："严老师，差不多了吧？"

严良不管他，道："我还有一个问题——"

他还没说话，朱朝阳打断他，祈求地看着叶军，带着低沉的哭腔："叶叔叔，明天……明天报名了，我能去学校吗？"

"你放心，正常去上课，我们已经决定了。"

朱朝阳低头支吾着："那……那我能不能拜托您一件事？"

"你说。"

"我的事……我的事您能不能不要让叶驰敏知道，千万不能让她知道，"他露出惊恐的表情，"如果她知道……如果她知道，我就彻底完蛋了。"

"嗯……"叶军不禁奇怪问，"怎么了？"

朱朝阳随即把叶驰敏上个学期期末考试前一天，先冤枉他摔坏相机镜头，又自己泼水却去老师那儿告状，最后才知道是为了要影响他心情，让他考试考不好的事说了一遍。还说叶驰敏如果知道了，肯定会让他难堪的，他在学校就没法待下去了。

严良很仔细地看过他日记，知道日记里写过这件事，不过他压根没想到日记里写着的叶驰敏，竟然是叶军的女儿！

他抬起眼，一脸吃惊地看着朱朝阳。

叶军显然没有仔细看过日记前面那些在学校的琐事，并不知道这事。

他听着朱朝阳的讲述，早已咬紧了牙关，等到讲完，他顿时怒目圆睁，狠狠一拍桌子站起身，吓了另两人一跳。

他严肃地望着朱朝阳，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叔叔替小叶向你道歉！你放心，这事我替你做主。我保证叶驰敏再也不敢欺负你！你的事学校也不会有人知道，老师也不知道，你安心去上课。保护未成年人是

我们警察必须的，假如哪天传出什么风言风语，你大胆告诉叔叔，叔叔一定会把造谣源头抓出来！”

他说完这句，满脸怒火就往外冲。

严良叫住他：“你做什么去？”

“抽烟去，下班再回去收拾死丫头！”他大步向外冲去，幸亏他没戴警帽，否则大概已经怒发冲冠了。

严良回头看向朱朝阳，目光很复杂，叹息着苦笑一声：“你这么厉害，你妈妈知道吗？”

朱朝阳一脸茫然：“什么？”

严良哈了口气，站起身，道：“小朋友，我也走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86

9月1日，初三开学了。

今天只是报到，还没正式上课。

朱朝阳早早来到了学校，暑假过后，同学间都是一片久别重逢的欢声笑语，还有对新学期到来的哀叹。大家都在谈着暑假的新鲜事，没人在意他。只有同桌方丽娜问了他怎么样了，不过显然方丽娜只知道他爸死了，并不清楚后面的事。

叶驰敏今天来得很晚，进教室后，瞪了朱朝阳一眼，却什么话也没说，独自走到位子上，看起书来。

方丽娜偷偷对他说了句：“叶驰敏瞪你干吗？”

朱朝阳一脸茫然道：“我不知道啊。”

“刚开学就要和你过不去，以后你得防着点。”

朱朝阳点点头：“我读我的书，不管她。”

方丽娜笑道：“这样想就对了。”

很快，到开学典礼时间点了，班主任老陆招呼学生们都去操场。

朱朝阳独自走出教室，身后却偷偷响起了一个声音：“你干的好事。”

他回过头，看到了九月天里脸上透着寒气的叶驰敏，她两眼红肿，显然哭过。朱朝阳白她一眼：“什么事？”

“哼，不承认就算了，”叶驰敏别过头，“以后我不惹你了，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这话说的，我从来没有冒犯过你。”

“哼。”

叶驰敏加快脚步，匆匆穿过朱朝阳离去。

来到操场上，在旁边其他学生的喧闹中，他依旧是独自一个人，他想起了月普，想起了耗子，想起和月普一个多月来每天下午一起看书的温暖，他不禁叹了口气。

再也没有这两个朋友了。

以后也不会有这样的朋友了。

明年，月普的爸爸再也收不到相片了……

他咽喉有些酸，抬起头，明媚的阳光让他心情好受了些。

新的学期，新的一天，新的太阳，新的自己。

在这所初中的铁栅栏围墙外，站着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他双眉蹙成了两道峰，眼神复杂地望着操场上的这些孩子，望着人群外游离着的一个孤独身影——朱朝阳。

他还是孤独的，就像一直以来那样。

严良拿起手机，又看了眼，上面有条讯息：“严老师，您的纸片经过字迹鉴定，可以确定是在一个月内写的，具体哪天因技术有限，无法给出结论。”

“这个结果够了。”严良淡淡地自语一句。

他撕的是日记的第二篇，也就是去年12月的，但结果是这篇日记是在一个月内写的，也就是刚过去的这个月。

至此，那个卑鄙的猜测却成了事实。

朱朝阳在短时间内写出了整整大半年的日记，显然，这日记不是给他自己看的，而是留给警察看的。

写日记的那本笔记本显得很旧，大概是朱朝阳拿了几年前的笔记本写的，他成绩这么好，每年都会奖励本子吧。用旧本子写日记，更能显得日记像是写了很久的样子。

只不过这孩子不知道，字迹能够鉴定出大致的书写时间，虽然做不到精确，但足够了。

那么日记中的内容是假的吗？

也不是。

警方对日记内容进行了大量调查核实，但核实到的结果竟没有一条与日记有出入。

夏月普和丁浩不管是他们老家派出所还是孤儿院，反馈回来的信息都和日记里记着的事完全一致。那几起案件，也都有坚实的物证支撑，与朱朝阳无关。

朱晶晶案，有夏月普和丁浩的指纹，DNA和丁浩一致，却没有朱朝阳的任何信息。朱永平夫妇被杀案，朱朝阳在上课，同样与之无关。徐静一家的两起命案，显然是张东升干的，和孩子们没关系。最后张东升三人死了，指纹、凶器、毒药等各项物证显示，和朱朝阳的口供也完全一致。

那么他为什么要写假日记，他在日记里到底隐藏了什么？

严良不知道。

最让他惊讶的，如果日记是假的，那么也证实了朱朝阳早就料到了最后结局。可他怎么会预料到张东升会下毒杀他们三个，怎么会预料到毒下在可乐里，怎么会预料到夏月普和丁浩都会中毒，怎么会预料到张东升也会被丁浩捅死？

严良根本想不出任何解释。

这个答案，恐怕只有朱朝阳自己能解释了。

他只知道，现在字迹鉴定结果放在面前，那就是朱朝阳在撒谎，日记是假的！

毫无疑问，他隐藏了一些极其重要的秘密，也许有些秘密，是永远不能与别人分享的。

但仅凭日记是近一个月写的这点，是否就能定朱朝阳的罪呢？

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他直接涉及了这几起命案，甚至他即便真的直接涉及了命案，未满十四周岁，也不能把他怎么样。

只不过，戳穿一个孩子最阴沉的谎言后，也意味着戳破了孩子所有的伪装防线。

当身边所有人以后都用一种提防、恐惧的眼光打量他时，这孩子的心理会受到怎么样的创伤？他以后会怎么样看待这个世界？

此时，国歌响起，孩子们聚集在操场上排好队，一个个精神抖擞。

阳光很明媚，朱朝阳面朝太阳，孩子们正在茁壮成长。

严良手指放在了手机上方，屏幕上是叶军的名字，左边是通话键，右边是取消。

看着阳光下的孩子，他突然想起朱朝阳日记的最后一句话："好想做一个全新的人啊。"

这话，大概是真的吧……

他很矛盾，也许这孩子已经是个全新的人了，他这么做会不会毁了一个人的一生？

他手指停留在"通话"和"取消"之上，只差了一厘米。

这一厘米，向右，也许是一个孩子从此过上全新的生活，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向左，也许他的所有虚伪被揭穿，赤裸裸地展现在周围人面前，心理受重创，改变他接下来的整个人生。

这一厘米，通向两个截然不同的未来。

这一厘米，是世上最长的一厘米。

嫌疑人杀人抛尸，却因意外在大庭广众下被当场抓获[redacted]

[redacted]目击证人，他对整个犯罪经过也供认不讳。

人证、物证、口供，[redacted]

就在检察机关对嫌疑人正式提起公诉之时，

[redacted]变……

长夜难明

Zi Jinchen

紫金陈 —— 著



The Long Night

为了信念，你愿意付出多大的代价?

“高智商犯罪” “推理之王”系列后

紫金陈心血新作

铁骨铮铮，血泪十年。

每接近真相一步，却更接近绝望。

The Long Night

Zi Jinchen



浦睿文化

紫金陈 —— 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楔子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六章
第四十七章
第四十八章
第四十九章
第五十章
第五十一章
第五十二章
第五十三章
第五十四章
第五十五章
第五十六章
第五十七章
第五十八章
第五十九章
第六十章
第六十一章
第六十二章
第六十三章

第六十四章
第六十五章
第六十六章
第六十七章
第六十八章
第六十九章
第七十章
第七十一章
第七十二章
第七十三章
返回总目录

楔子

嫌疑人杀人抛尸，却因意外在大庭广众下被当场抓获，现场至少有几百个目击证人，他对整个犯罪经过也供认不讳。人证、物证、口供，证据链齐全，就在检察机关对嫌疑人正式提起公诉之时，案情却陡然生变……

第一章

2013年3月2日，周六下午，阳光明媚，杭市地铁一号线西湖文化广场站。

地铁站外的马路中段有一个红绿灯，此刻，那个男人手里正拉着一只硕大的行李箱，耐心地站在路口等待绿灯。

不过显然更多人缺乏这种耐心，尤其是在繁忙的道路上，仿佛一群人一起闯红灯，就无所谓素质高低了，大家穿梭而过，知道车不敢朝一群人撞过来，于是闯红灯就成了理所当然，每个人都跟随周围的人流穿行而过。

男人鄙夷地看着人群，轻蔑地笑了："人们已经想不起来第一次闯红灯的时间了，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绿灯亮了，他拉起行李箱，朝地铁站走去，来到自动扶梯前，旁边一对大学生情侣正与他并行步入扶梯，看到他上去后，主动退开一步，过了几秒，直到他下了五六级后，离得远了才跟上。因为他看上去不太"平易近人"。

他大概四十岁出头，穿着件皱巴巴的夹克，头发全是油腻，似乎很多天没洗，戴着一副破旧的塑料眼镜，眼球微微肿胀着布满血丝，脸上覆盖着一层油脂，又混合着灰尘，浑身透出浓重的酒气和汗臭。如果他手边多根棍子，他就是丐帮弟子。

无论多拥挤的车厢，人们都会善良慷慨为乞丐腾出方圆一米的舒适空间，何况是路上。

下了自动扶梯后，男人拖着那只笨重的行李箱，继续往前走，周围人闻到他的满身酒气，都主动远遁，他毫不在意，往购票机里投入硬

币，拿到一张地铁卡，然后慢吞吞地朝安检口走去。

这时，他注意到远处地铁站另一个出入口的台阶上，有目光向他投来，他扶了下眼镜，也朝那里看去。那里站着两名中年男子，一人满脸怒意，紧紧握住拳头瞪着他，一人面无表情，只是用手指了指眼睛。他心领神会地做了一个很轻微的点头动作朝他们回应，摘下眼镜，脸上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随后又戴上眼镜，再也不看他们俩，继续朝安检口前进。

快到安检口时，他裹了下旧夹克，弓起背，缩着头，拉住行李箱，突然加快了步伐，跟着人群往前挤，似乎想混在人群中间穿过安检口，但还是被保安拦住了："箱子放上去过安检。"

"我……我这里面是被子。"他微微一停顿，攥紧了行李箱。

保安见过太多第一次坐地铁的土人了，像往常一样随口应付："所有箱包都要过安检。"

"里面……里面真的是被子。"他试图再往前一步，但保安伸出大手，像张印度飞饼一样拦在了他面前。

"所有箱包都要过安检。"保安再次重复了一句，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

"真的是被子，不用检。"他身体向一旁倾了下，挡住了后面排队的人，引起身后一阵不满的催促。

保安抬起头，开始注意起这个浑身透着酒气的男人，他脸上写满了慌张。保安眉角微微皱起，心中逐渐警惕，本能地握紧了手中的对讲机。

对视了一两秒后，突然，男子猛一脚朝保安踹去："我不进去了！"他用力很足，一脚踹翻猝不及防的保安后，掉头一声大吼，凶悍地撞开身后排队的人群，一把掀翻隔离栏，拖着箱子拔腿就跑。

在逃跑的过程中，他摘下眼镜扔到面前，故意一脚踩碎。

保安急忙爬起身，抓起警棍就朝他追去，一边口中大叫“站住”，一边朝对讲机里狂喊请求支援。

地铁站很拥挤，男子拖着沉重的大箱子没能跑出多远，就被赶来的几名保安前后包夹围在了通道中间，随即，两名驻站的派出所民警也赶了过来。

“你们别过来啊！”男子见无处可逃，站住路中间，箱子立在身后，屈膝呈半蹲状，一手张开五指，拦住要冲过来控制住他的保安和警察，怒目圆睁，“别过来，我有杀伤性武器！”

一听到“杀伤性武器”，所有人本能地停下脚步，心中顿时一紧。警察赶忙示意旅客往后退。

地铁站里的旅客吃惊地看着这一幕，按照社交惯例，有危险是吧，先别管那么多了，人们纷纷拿起手机，对这个奇怪的中年男子拍了一通照，发到网上。当然，少不了年轻女性趁机转过身，调到前置摄像头，自拍美颜一番，配上文字“我就在地铁站，出了大事，好危险啊，怕怕的”。

警察和保安死死盯住男子，预防他的下一步动作。男子也死死盯住他们，一只手伸进了衣服，一把抽出一只乒乓球拍，挥舞着喝道：“别过来，你怕不怕？你们别过来啊，箱子里真没东西！”

见他所谓的“杀伤性武器”只是一个乒乓球拍，围观人群发出一阵哄笑，手机拍照键按得更快了。

民警顿时松了口气，看来这家伙是个喝醉酒的疯子，若是强行冲上去控制住他，免不了脑门被乒乓球拍甩上几下，疯子力气通常比较大，还是从身后包抄为好。同时，警察注意到了他的后半句话，不禁把注意力转到了他身后的这个大箱子，警察隔空挥舞着警棍，厉声质问：“箱子里装着什么？”

“没……没东西。”中年男子慌张言语。

“打开！”民警的语气不容置疑。

“不——不能碰——”

这时，被身后突然跳上来的警察一把抱住肩膀的他还想试图挥舞乒乓球拍，但立马就被其他警察和保安扑上来压倒在地，嗷嗷直叫。

控制住他后，警察转身看着箱子，刚要去打开，男子突然高声大叫：“不能打开，很危险，会爆炸的！”

当听到“会爆炸”时，警察的手停在了半空，谁也不敢对这可疑箱体贸然行动，警察转过身，盯住他，同时掏出对讲机，向上级汇报，说地铁站里有个行为古怪的男子携带一个可疑箱体，人已被控制住了，但对方称箱子打开会爆炸，他们不敢贸然行事。

涉及公共安全问题谁都不敢冒险，尤其地铁站民警都受过专门的突发应对训练。

很快民警得到上级回复，既然箱子是被那个男人拉来的，那表明拉着应该不会出什么事，只要不打开就行。先把箱子移出地铁站，放到马路空旷处，马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

现场的警务人员连忙启动广播，通知旅客西湖文化广场站临时停运，地铁过站不停留，请旅客尽快有序出站。

与此同时，民警不敢耽搁，两个民警硬着头皮小心翼翼地两人拉住箱子，尽量不颠簸，往地铁站外移去。

“怎么这么重？该不会真的是炸药吧？”一名民警低声道，他们一拉箱子就感觉不对劲，由重量可知里面不可能是被子——至少有一百多斤重。

另一位民警什么话也没说，一脸严肃，丝毫不敢怠慢，如果箱子里这分量是炸药，那威力简直不可想象，他想到今天出勤早，还没来得及看女儿一眼。

身后跟着押来的那个该死的嫌疑人还在苦苦劝他们：“危险啊，小心一点，千万别打开，你们俩还年轻。”

听得两个警察突然好想爸爸妈妈。

很快，地铁站外的道路上车辆被清空，两头实施交通管制，警察拦起了前后二十几米的警戒线，中间立着那只箱子，旁边是被民警控制住的嫌疑人。

在这期间，西湖文化广场站因某男子携带可疑箱体而紧急停运的消息在社交网络上迅速发酵，这是杭市地铁一号线试运行三个月以来首次因突发事故而停运，媒体记者纷纷赶往事发地，警戒线外的旅客们拿起手机充当自媒体实时播报着这个轰动新闻。大家都在猜测箱子里到底是什么，有人猜炸药，有人猜毒品，有人猜音响和话筒，因为看装扮这男人像是苦大仇深、很有故事的流浪歌手，可能只不过在《中国好声音》上没得到导师转身，于是转投行为艺术想获得大众的关注，结果还没来得及等人问“梦想是什么”，就被警察扑倒在地无法动弹。

十五分钟后，下城区公安分局的刑警和排爆机动队赶到现场，用仪器检查过箱子后，发现里面没有爆炸品，可当警察现场打开行李箱时，远处围观的人群集体发出了一声惊呼。

一具赤裸的尸体！

这条新闻迅速在杭市炸开了锅。

第二章

2013年3月2日晚上。

下城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的审讯监控室，大队长和副局长走进门，朝里面的值班警察问：“怎么样，招了吗？”

一名警察指着画面里正拷在椅子上的男人，说：“嫌犯已经承认人是他杀的，具体过程还在交代，态度很配合。死者是他朋友，据他说是因为债务纠纷一时冲动失手杀了人。”

副局长看了眼审讯监控，联想到他今天的行为，撇嘴道：“这人脑子有病吧？”

“脑子正常，还是个律师呢。”

“律师？”

刑警说：“他叫张超，是个律师，开了家律师事务所，他本人专接刑诉案，好像在杭市还略有名气。”

“刑辩律师张超？”大队长微微皱眉回忆着，“这人我好像有点印象，对了，去年我们有起案子移交检察院，嫌犯找了他当辩护律师，听说辩得挺好的，最后法院判了个刑期下限，搞得检察院同志一肚子气。”

副局长朝画面里的张超看得更仔细了些，迟疑问：“他杀了人后，把尸体带到地铁站做什么？”

“抛尸。”

“抛尸？”副局长瞪大了眼睛，“带到地铁站抛尸？”

“他想坐地铁去萧山的湘湖，到那儿把尸体连着箱子抛进湖里。”

副局长怀疑地看着监控里的张超，道："这怎么可能？哪有坐地铁去抛尸的？他为什么不开车去？"

刑警解释："张超是在他的一套房子里杀害了被害人的，杀人后，他很害怕，在房子里待了一晚上，今天上午，他下决心准备去萧山湘湖抛尸，毁尸灭迹。抛尸前，他喝了很多酒壮胆，结果……他酒量不好，喝醉了，不敢自己开车过去，怕出交通事故，酒驾被查的话，一定是连人带车被带走，箱子里的尸体马上就会曝光。所以他选择打车，可是很不幸，他坐上出租车后，开到了地铁站附近时，出租车被一辆拐弯车辆追尾了，两个司机都说是对方责任，报了交警来处理，他怕交警赶来发现箱子的事，就借口有急事，从后备箱里抬出箱子先行离开了。这时他突然想到地铁站还在试运行，猜想安保可能不是很严，就想混上地铁，再一路坐到湘湖抛尸，所以就去地铁站碰碰运气。结果在安检口被保安拦住，他心中胆怯掉头就跑，被保安和民警赶上来围住了。"

副局长皱眉道："那他为什么在地铁站一会儿说有杀伤性武器，一会儿说箱子会爆炸？结果导致杭市地铁第一次停运，新闻都炒翻了。"

刑警无奈道："他那时酒劲上来，头脑已经不太清醒了，心里又害怕箱子被民警打开，惊慌失措下，彻底胡言乱语。现在他倒是酒醒了，说对地铁站发生的一切只记得大概，又有些模糊。"

大队长吐口气："难怪刚抓来时一副醉醺醺的样子，说话都不清楚，一个劲地说箱子里没东西。"

副局长点点头，又叮嘱手下刑警："他是刑辩律师，对我们的调查工作很了解，对他说的话不能全信，要仔细审，别让他钻了漏子，他交代的笔录要和后面的证据勘查一一核实，这起案子影响很大，不能出错。"

"那是一定的，"大队长瞥了眼监控里张超低头认罪的可怜模样，冷笑，"刑辩大律师啊，自己犯了事，还不是得老老实实交代。他对司法程序清楚得很，人赃并获，现场这么多目击证人，狡辩抵赖没用，只能老老实实认罪，配合我们工作，也许最后还能请求法院轻判。"

审讯室里，张超一脸垂头丧气，目光里透着无助，语气也是有气无

力，似乎对目前自己的遭遇深感绝望。

审讯人员问他：“你当时用绳子勒死死者时，是从正面还是背面？”

“我——我想想，当时场面很混乱，记得不是很清楚，好像是……好像是从他身后。”

两位审讯队员目光交流了一下，一人道：“你再想想清楚。”

“那——那就是从正面。”张超很慌张，整个人处于恐惧之中。

“作案用的绳子你放哪儿了？”

“扔外面了？垃圾桶？好像也不是，我杀人后很害怕，后来又喝了酒，到现在头还是很痛，脑子一片糊涂，好多细节都记不清了，我——我怎么会就这样把人勒死了，我——我根本没想杀死他的……”他痛苦地按住头，轻声啜泣着。

副局长又看了一会儿监控，嘱咐他们：“如果案情不复杂，那你们这几天就辛苦一点，早点核实完毕移交检察院。这案子我们要快点结案，今天是杭市地铁站第一次停运，记者都快把公安局挤爆了，市政府也打了好多个电话催促，上级要求我们用最快速度向社会通报案情。”

大队长点头应着：“法医今晚会出尸检报告，案发现场已经派人初步去看过，等明天白天再派人仔细勘查一遍，和他的口供一一比对，看看有没有出入，顺利的话，三四天左右就可以结案了。”

接下去的几天，一切调查核实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张超认罪态度很好，录口供很配合，杀人动机、过程都交代得很主动，想来因为他是刑辩律师，很清楚流程和政策，希望以此求取轻判。他也被带回案发现场，指认了现场，找到凶器，法医拿出了尸检报告和物鉴报告，与嫌疑人的口供一一比对核实。

各项证据与他的口供完全吻合，所有证据链都齐全。

其实这本是起稀松平常的凶杀案，只不过当时引发地铁站停运半小

时，这是杭市地铁开通以来首次因突发事故导致停运，现场又有成百上千个目击者看到了箱子里的尸体，连日来这个案子一直是网络上的热门话题，各地新闻媒体更是天天往公安局跑，追踪报道案件背后的真相，为大家提供茶余饭后的谈资。

所以下城区公安分局在几天后特别组织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公布整个案子的来龙去脉。

嫌疑人叫张超，曾经是大学里的一名法律系老师，后来辞职当起了律师，他对整起犯罪供认不讳，并深感后悔。

死者叫江阳，曾是金市检察院的一名检察官。他和张超相识十多年了，大学时，他是张超的学生，毕业后两人一直保持着联系，属于很好的朋友关系。

不过江阳为人不端，当检察官期间收受他人贿赂，还向他人索贿、赌博，并且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因此前妻多年前与他离婚，他也随后被人举报到纪委，后经查实被判刑入狱三年。

出狱以后，他常跑杭市找张超，借口是工作、家庭不顺来杭散心。张超对这位十多年的老友很是热心，他父母前几年过世后留下了一套市区的小房子，他免费提供给江阳居住，还一直劝他振作起来，找份像样的工作谋生。江阳也表态要重新开始人生，说前妻独自带着孩子租房住，实在不忍心，他向张超借了三十万，说要回金市买房，与前妻复婚，到时再做点小生意。

张超很大方地借了他钱，可过了一个月，江阳又再次问他借钱，他心中起疑，找江阳前妻打听，前妻却压根儿没听江阳说过买房的事，更没说过复婚。在他一再追问下，江阳只好承认这些钱被他赌博花完了。张超大怒，要他还钱，江阳不但不还，还想问他再借钱翻本。两人多次发生争吵，还打过架。就在案发前两天，两人因争吵打架惊动了派出所，派出所里还有出警记录。

终于，3月1日晚上张超再次去找江阳，两人争吵中又动了手，张超一时冲动用绳子将江阳勒死了。

事后，张超深感恐惧和后悔，不知所措，他不敢报警，一旦报警，他现在让人羡慕的事业、家庭都将毁于一旦。

他呆坐在房子里整整一夜没回家，第二天，张超决定前往萧山湘湖抛尸来掩盖这起命案。因抛尸前喝了不少酒，他不敢自己开车，于是打车，结果出租车与其他车辆刮擦，情急之下，他拖着箱子跑到了旁边的地铁站。在醉酒和恐惧的状态下，发生了后面的事。

证据方面非常充分，小区门口的监控显示，张超的座驾于3月1日晚上7点驶入小区，随后两人在房子里发生冲突。江阳死于当晚8点到12点之间，是被人从正面用绳子勒住，机械性窒息而死，凶器绳子上有大量张超的指纹，死者指甲里有大量张超的皮肤血液组织，张超的脖子、手臂等处也有相应的伤痕。

第二天抛尸一开始坐的出租车也已找到，司机说当时张超带着一个很大的箱子，看得出箱子很沉，对方拎了好几次花了大力气才抬上后备箱，期间司机还问他，需不需要帮忙，他拒绝了。他一坐上车，司机就闻到他身上满是酒味。出租车开到离地铁站一个路口的马路上时，被一辆拐弯的私家车追尾，司机与私家车主讨论赔偿事宜期间，张超借口赶急事，就先行下车搬了箱子匆忙离开。

一切口供都与调查完全吻合。

案子很简单，新闻发布会很快结束，记者们还不满足，希望能采访到凶手，了解他的想法。警方商量后又征求了张超本人意见，他认罪态度好，并且愿意接受采访，便安排记者隔着铁窗采访。

几个问题的答复和发布会内容差不多，当被问及是否悔恨时，张超停顿片刻，很平静地面对镜头：“也没什么好后悔的。”

这句话没有引起任何人警觉，新闻也照常播出。

没人觉得有什么不妥，一切热闹的新闻在几天后就消费尽了大众的新鲜感，很快无人问津，很快烟消云散，很快，人们再也记不起在铁窗那头接受采访的张超，以及，那一刻他有点古怪的眼神。

第三章

2013年5月28日，杭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理张超杀害江阳一案。

这次开庭非常引人注目。整起案件极具新闻传播的第一要素“话题性”。

当初地铁运尸发生后轰动全国，网上有大量网友现场拍到的照片，手里挥舞乒乓球拍的张超被做成各种表情包，带着Rap节奏的“你怕不怕”神曲广为人知，新闻曾连续多天霸占各大媒体头条，甚至一些明星发通告都无奈地避开这几天霸道日。

警方向社会做了案情通报后，又激起了新一轮的话题争议。“你有交到过欠钱不还的朋友吗？”“你的好朋友问你借钱去赌博，你借不借？”大多数人都遇到过被人借钱不还的情况，人们就算记不起初恋长相，也不会忘记借钱不还者的“音容笑貌”。于是，舆论滔滔如水。

被害人江阳本人声名狼藉，受贿、赌博、嫖娼，还坐过牢，甚至他前妻接受媒体采访时，都不愿开口替他说话，更是激起大多数人的同情心，认为张超杀人是一时冲动，应该轻判。

在法院公告开庭日期后，当初的新闻再度发酵，很多网站做了专题页面报道。全国各大媒体记者纷纷申请旁听，热烈程度堪比明星涉案——还是一线大牌明星的待遇。

除了吸引公众之外，这起案件也引起了全国法律圈的关注，因为这次张超请的辩护律师团太大牌了。

他本人就是刑辩律师，杭市圈子里也算小有名气，不少朋友以为这次他会自己辩护，可他家属最后为他找来了两位刑辩大腕。

一位是张超早年读博时的导师，如今已经六十多岁、退休在家的申教授。申教授是法律界权威，“全国人大刑法修正案”起草委员会的委员。另一位是他的同门学长，申教授的得意弟子，号称浙江刑辩一哥的李大律师。

申教授已多年没替人上庭了，李大律则一直活跃在刑辩第一线，只不过他收费很高，请得起他的人不多，张超能请到他显然是因为申教授的缘故。两位大牌律师同台为他辩护，这种场面很是罕见，诸多法律界人士也都向法院申请旁听，学习两位大律师在这起案子上的辩护策略。

案情本身很简单，不涉及不方便公开的隐私，法院征求了张超和被害人江阳家属的意见，双方均同意公开审理，于是法院特地备了个大庭来尽可能满足旁听人数的需要。

庭审前，公诉人与被告辩护律师交换前置证据，法院开了三次模拟庭，张超都没有任何异议。

开庭后，很快，检察官宣读了起诉书，出示罪证，询问被告对起诉书是否有不同意见。所有人都知道他认罪态度好，整个案情简单，犯罪过程清晰明了，理所当然认为他没有意见。这只是走个过场，重点是待会儿辩护律师与公诉人关于张超犯罪的主观恶意性的辩论，看是故意杀人呢，还是过失杀人。

这时，张超咳嗽了一声，拿起一副前几天才向看守所申请佩戴的眼镜，不慌不忙地戴上，随后拉了一下黄马甲，使得囚服更挺一些，整个人更精神了些。

他微微闭上眼，过了几秒钟，重新睁开，挺直了脊背，缓缓开口道：“对于公诉人的犯罪指控，我个人有很大的不同意见。”

大家感到一丝好奇，他的两位大牌律师互相对视一眼，但都以为是他想自己反驳检察官对杀人主观恶意性方面的指控，只不过他这开场措辞听着有点怪怪的。

“请被告陈述。”法官说道。

张超低下头，嘴角露出一丝旁人觉察不到的笑意。他摸了摸额头，然后不急不慢地抬起头，朝后面诸多旁听人员扫了一遍，说："今天我站在这里，我很害怕，但更多的是不解，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站在这里接受审判。因为我从来没有杀过人。"

他脸上挂满了无辜，仿佛比窦娥还冤，但接下来整个法庭都被一片惊讶和唏嘘所笼盖，法官锤子都快敲断了。

"什么……你没有杀人？"检察官有些反应不过来。检察官应付过很多故意杀人案的公诉，被告往往也只能从故意还是过失的角度进行申辩，从没遇到被告对前面的证据都没异议，突然最后冒出来全盘否认杀人的情况。

老教授连忙小声提醒："你干什么！证据确凿，你现在翻供来不及了，只会加重刑罚！我们不是早就商量好对策，你只能从犯罪主观上辩，我和李律会帮你！"

张超低声向导师道歉："对不起，有些真实情况我只能现在说，再不说就来不及了。"

他不管两位大牌律师，目光朝着旁听席上的众多记者和政法从业人员笔直投射过去，深吸一口气，突然将音量提高了一倍，镇定自若地说道："我说，我没有杀人！法医出具的尸检报告显示我在3月1日晚上8点到12点间杀害了江阳，但实际情况是，3月1日中午我就坐飞机去了北京，第二天也就是3月2日上午坐飞机回杭市，在江阳被害的时间里，我没有任何作案时间。关于我在北京的情况，有两地的机票、监控、登机记录、旅店住宿可以查，并且，我在北京的这一天，分别去会见了我律所的两位客户，一位一起吃了晚饭，一位跟我在咖啡馆聊到很晚。在这短短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大部分时间我都能证明我在北京，无法证明的独处时间只有几个小时，在这短短几个小时里，我不可能从北京回到杭市，杀了人后再次回到北京。江阳是被人勒死在杭市，当天我全天在北京，怎么可能是我杀人？我之所以在公安局写下认罪书，是因为我在里面受到了某种巨大的压力。但是，我没有杀人，我是清白的，我相信法律！我相信法律会还我清白！我要求出示相关证据！"

他环顾一圈沉默的四周，挺起胸口，目光毫不躲闪地迎向了所有人。

当天晚上，最具轰动性的新闻引爆网络。凶手试图抛尸在地铁站被当场抓获，现场有成百上千个目击证人，事后凶手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还上了电视认罪。结果到了庭审这一天，他却突然翻供，一席话推翻了检察官的所有证据链，法院当庭以事实不清为由，暂停审理。

原本清晰明了的案件顷刻间变得扑朔迷离。

事后，他的两位大牌辩护律师告诉记者，事发突然，张超在此前的会面中从未向他们透露这个情况，但目前看来，张超在江阳被害当天人在北京的证据是充分的，至于张超在公安局到底有没有受到某种压力，他们不方便做过多猜测和解读。

当天媒体的新闻稿中，引述了张超自称受到某种巨大压力的情况下才写了认罪书的说法，事实上他根本没有犯罪时间，人们有充足的理由怀疑张超遭到了警方的刑讯逼供。

就在几个月前，浙江省高院平反了轰动全国的萧山张氏叔侄杀人冤案，当年办案的“女神探”聂海芬走下神坛，被控通过对嫌疑人刑讯逼供来录根本不存在的犯罪口供。有此前科，下城区公安分局更是对张超的案子百口莫辩。

法律学者、人大代表看到相关报道后，纷纷建言对案件和相关办案人员进行严肃调查。

与此同时，省市两级检察院领导大怒，认为公安在这起案件办案的过程存在严重猫腻，极大抹黑了本省司法机关的形象，监察部门则要求隔离约谈办案警察。

下城区公安分局顿时深感压力重大，正副局长一齐赶到市政府汇报情况，尽管他们反复表明此案中他们从未对张超进行刑讯逼供，张超认罪态度一直很好，证据链也非常扎实，但上级领导对他们的工作依旧半信半疑。

一位领导问他们，张超那天坐飞机去了北京，你们怎么会不知道，怎么没查他的机票、酒店记录？副局长直想骂对方白痴，如果张超不承认自己杀人，警方自然要他出示不在场证明；现在他自己承认杀人，难道警方还要证明他犯罪时，人不在北京，不在上海，不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才能定罪？何况当时审讯时，张超交代了案发当晚他去找了江阳，警方调取了小区门口的监控，看到他的座驾于晚上七点多驶入小区，谁想到张超现在翻供后说这车借给江阳在开，座驾里的人应该是江阳，不是他！

另一位管司法的副市长当面抛给他们一句话：“如果你们证据链扎实，那张超现在怎么可能翻供？”一句话更是问得他们哑口无言。

最后，为了给社会一个交代，省公安厅、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决定成立高规格的三方联合专案调查组，由杭市刑侦支队支队长赵铁民担任组长，各单位分别抽调骨干人员，约谈相关办案民警，详细地重新调查这起案件。

第四章

“你当时用绳子勒死死者时，是从正面还是背面？”

“我……我想想，当时场面很混乱，记得不是很清楚，好像是……好像是从他身后。”

两位审讯队员目光交流了一下，一人道：“你再想想清楚。”

“那……那就是从正面。”张超很慌张，整个人处于恐惧之中。

“作案用的绳子你放哪儿了？”

“扔外面了？垃圾桶？好像也不是，我杀人后很害怕，后来又喝了酒，到现在头还是很痛，脑子一片糊涂，好多细节都记不清了，我……我怎么会就这样把人勒死了，我……我根本没想杀死他的……”他痛苦地按住头，轻声啜泣着。

……

一名市检察院侦查监督科的官员暂停了投影上的视频，看了眼对面坐着的一干警察，随后面向所有人：“审讯监控很明显证明了，下城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存在诱供。”

那些警察各个脸上透着忐忑不安，面对人数比他们还多的省公安厅、市公安局和检察院的领导，仿佛做错了事的小学生，不知所措。

赵铁民咳嗽一声，道：“你们有什么不同意见吗？”

大队长停顿几秒，鼓起勇气回答：“我觉得……我觉得我们不算诱供，这是正常的审讯。”

“不算？”检察官鼻子哼了一声，看着手中材料，“你们审讯张超时，

问他从正面还是从身后勒死嫌疑人，他说记不清，猜了个身后，你们让他再想想清楚，不就是暗示他死者是被人从正面勒死的？还有作案工具、犯罪时间等等细节，他交代时明明说记不清楚，为什么最后他的认罪书上写得这么清楚明白？还不是你们查了现场后，要他按照现场情况写下来的？”

大队长对这个质疑无言以对，张超被抓后，对杀人一事供认不讳，但一些细节他自己也记不清了，这也是人之常情，杀人后，在紧张恐慌的情况下，自然会对一些细节感到模糊，何况他后来又喝了酒。警方调查了现场后，张超也对调查结果没有表示异议，最后也是在完全心甘情愿的情况下写下认罪书。

当时录口供时，张超态度很好，供述细节上他自己记不清时，警方自然会根据现场情况对他进行提醒，所有审讯都是这么做的。谁曾想到他在杀人这件事上供认不讳，却在细节交代中耍花腔，故意说记不清了让警方提示他，等到庭审翻案后，检察院调取相关的审讯录像时，这审讯过程就成了警方无法辩驳的“诱供”。

他觉得张超从被捕那一刻，就给警方下了一个套。

检察官打量了一会儿这队沉默的警察，突然严肃地问：“你们说实话，张超被捕后，你们是否对他有过刑讯逼供？”

“没有，绝对没有！”大队长脱口而出。

其他警察也集体附和起来，这个问题上绝不能模棱两可。更何况，天地良心，他们真是冤枉，他们自问张超被捕后，认罪态度好，而且这案子性质上是一时冲动，情有可原，所以他们从未对他施加一些强迫审讯的手段，相反，在初步调查结束后，他们就把张超送入看守所，还给了独立的单人监牢，后来虽说又提审过几次，但都是一些简单的细节核实，可以说，张超从被抓进来到最后庭审的几个月里，从未受到过任何虐待。现在整个社会和上级机关都质疑他们刑讯逼供，真是百口莫辩。

检察官脸上透着不置可否的表情，看着其他专案组成员，严肃地道：“对于具体是否存在刑讯逼供，我们还会再做进一步调查，目前看，

诱供这点是确凿的，程序上违规了。”

警察们无法辩驳，检察官打发他们先出去，由专门人员单独对话。

一队人默默地站身起立，沮丧地挪步离开，到门口时，大队长突然转身面向诸多领导，大声道：“我发誓我们没有对张超刑讯逼供，可以安排他本人跟我们对质。我敢肯定张超绝对涉案，这是他故意设的局，就算现在他翻案了，我也肯定他一定涉案！”

开完这个专案组的初步交流会，组长赵铁民回到了办公室，看着面前一堆资料，包括张超来回北京的机票、机场登机记录、北京的住宿记录、监控录像的人像识别鉴定报告、他在北京与客户会面的多方口供，等等，这一切都表明，张超在被害人的死亡时间段内，人在北京，没有任何的犯罪时间。

张超坚称，他没有杀人，之所以会提着装江阳尸体的箱子，是因为他3月2日早上回杭市后，就去找了江阳。那套房子他和江阳都有钥匙。他敲了门，没人应，于是他自己掏钥匙开了门。进门后他就看到摆在地上的一个大箱子，打开发现了江阳的尸体。张超当时很害怕很紧张，他检查了房子，门锁没有明显损坏痕迹，窗户也是关着的，只有他和江阳有钥匙。加上最近他多次和江阳发生争吵，声称要把江阳赶走，就在两天前还打架惊动了派出所。因此，突然面对这样一个装着尸体的箱子，他担心匆忙报警后，警察很可能会怀疑是他杀的人。他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非常害怕，于是在房子里喝了许多酒，结果脑子更是混乱，才头脑发昏想到直接去抛尸。

可如果这就是真相，那他为什么前面要认罪？

赵铁民一开始也怀疑分局刑警迫于该案的社会影响压力，对张超采取了刑讯逼供，捏造了一开始口供中的犯罪事实，企图早点结案。可他初步了解情况后得知，不但下城区刑侦队全部矢口否认，甚至他派去看守所见张超的刑警打电话过来，说张超自己也承认警察没有刑讯逼供。

警察没有刑讯逼供，为什么他前面认罪最后翻供呢？

据张超的说法，那是因为他在公安局里受到一股无形的莫名的巨大

压力。

气场压制，这就是他的答案。

这个答案会让大部分临终病人来不及交代后事，先走一步。幸亏赵铁民是个久经风雨的警察，不过他还是感到内心受到了伤害。

现在赵铁民的工作很不好做，专案组的初步工作当然是要查清当事警察是否存在刑讯逼供，但更重要的是查清江阳被杀一案的真相，抓出真正的凶手。

要不然，真凶没抓到，江阳被害依然茫然无解，对社会通报当事警察没有刑讯逼供，公众会信没刑讯逼供嫌疑人全部认罪又翻供吗？上级会信吗？全国司法圈能交代得过去吗？

所以，当务之急，还是要查清真相，抓获真凶。

第五章

“地铁运尸案的新闻闹得这么大，你们这几个月里应该注意过这新闻吧？”一名刑警问。

“注意到了啊。”坐在对面的两个男人异口同声地回答。

“网上有嫌疑人被抓后的照片，包括他上电视接受采访的视频，很多聊天软件里还有他的表情包，这些你们都看到过吗？”

“看到过。”

“新闻里很详细地写着他是在3月1日晚上杀人，而你3月1日和他一起吃了晚饭，你和他在咖啡馆聊到很晚，你们看新闻的时候都没意识到这人案发时跟你们在一起，没有回杭市犯罪的时间吗？”

一人道：“我压根儿没想到新闻里的这人就是那天跟我吃饭的李律师啊。”

“对啊，我也没想到。”

“李律师？”刑警皱眉，“你说李律师？他明明叫张超。”

那人回忆起来：“前一天律所打我电话，说有位李律师会来北京出差，顺道和我见面，详细聊聊。第二天他到北京后打了我电话约吃饭，见面后他没给我名片，我也就一直称呼他李律师，他也没说不是，我就一直当他姓李。你们跟我联系后，我才知道他姓张，不姓李。”

“他有骗你说他姓李吗？”

那人想了想回答：“他自己没说过，可我一直以为他姓李。”

一旁负责记录的刑警详细地把这个细节写了下来。

“我也是同样，律所前一天打我电话说会过来一位李律师。那时我已经委托了杭市另一家律所来处理我的案子，就推脱不见了。对方好像很想做成这单生意，很热情地要跟我见面细聊，说单纯聊聊情况，不收任何咨询费，我也就答应了。可后来聊到最后，他却跟我说这案子还是走协商渠道为好，或者建议我找其他律所，他不接了，这搞什么啊。”

“我也是，我们一起吃饭，还是他抢着埋的单，他最后也说案子太小，不值得打官司，不接了。本来我这案子就不大，他一开始就知道，还很热情地来找我，结果聊完又不接了，我说再加几千块律师费，帮我打赢这案子，他还是拒绝，实在是莫名其妙。”

刑警又问：“新闻上有张超被捕后的照片，还有他在电视上接受采访的画面，你们既然都看过，为什么接下去几个月里都没注意到，新闻上的嫌疑人就是和你们见面的律师？”

“怎么会想到是他啊，新闻上的那人很邋遢，看着像个乞丐，电视采访的我也看了，剃了光头，穿着囚服马甲，神态也和当初见面的律师完全不一样。那个律师来找我时，穿着很有档次呢，围着红围巾，戴着一副银框的高档眼镜，头发梳得很直，手上戴着名牌表，还有个名牌皮包，说话给人感觉很不一般。”

“他那副眼镜还是个奢侈品牌，我特别有印象。”另一人补充说。

“他被抓的照片上没戴眼镜，采访时也没眼镜，发型也变了，整个人神态气质更是完全不一样。如果不是你们来问我，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新闻那人就是跟我一起吃饭的律师。”

“对啊，这就跟我老婆一样，早上醒来和化完妆完全是两个人，除了我，她妈都快认不出她了。我也是你们来找我，我看着照片仔细回忆，才觉得有几分像，之前我哪会想到全国大新闻里的杀人犯，杀人时却在跟我喝咖啡。这感觉棒极了。”

“我从来没说过我是李律师。”张超戴着向看守所申请带进来的树脂眼镜，理直气壮地看着刑审员，“我可以和两位客户当面对质。”

“可他们一直叫你李律师，你没有纠正。”

“这有什么好纠正的？他们搞错了而已，前一天是我给他们打的电话，当时说安排我律所另一位姓李的律师去趟北京跟客户见面，后来想起来宁波一位当事人的案子约了第二天，那案子本就是李律师负责的，我就让李律师去宁波，我去北京了。”

刑审员质疑道：“你一个在杭市圈子里已经算是有些知名度的刑辩律师，而北京的两个客户都是很小的合同纠纷，为此，你这大律师的时间和飞机票都不划算吧？”

“当然，我去北京的最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见两个小客户。在那之前呢，我太太好多次提到想吃正宗的北京全聚德烤鸭，星期天刚好是我们结婚纪念日，所以一想到北京，我就一时兴起，专门跑一趟，准备给她一个惊喜咯，第二天我也是先回了趟家，把烤鸭放冰箱里，后来才去江阳的住所，这点你们可以向我太太核实。既然到了北京，那么就顺便和两个客户见个面吧。虽然两个客户案子不大，一个案子顶多一两万吧，但再小的钱也是钱，我律所规模不大，包括我在内，一共三个律师两个实习助理，可我毕竟要养活这几个人。反正去趟北京买烤鸭，抽点时间出来见下客户，多个几万块也好。你们肯定也知道，大牌律所也不会拒绝小案子的，我这个小律所对待业务自然多多益善了。”

刑审员看着他一副笑眯眯的对答表情，不由大怒，突然猛一拍桌子，大喝：“不要油腔滑调，你当这里什么地方！”

张超做了个吃惊的表情，拍着胸口连声道：“吓死我了。”

可看得出，他一点都没被吓到，刑审员咬了咬牙，瞪着他，咄咄逼人问：“你为了买个烤鸭专门坐飞机跑到北京，为什么不网上买，你这个理由能说服我们吗！”

他看着刑审员好一阵，突然笑了起来：“能否说服你我不知道，人与人之间的价值观本就不同的嘛。国外富豪专门出资赞助宇航局，拿块月球上的石头，送给女朋友，你怎么不问问他为什么不花几百块钱买块陨石送人啊，还附带鉴定证书呢。我收入还算过得去，来回飞机票没什

么，专程坐飞机买个烤鸭，这是一种情怀，网购嘛，呵呵，完全不是同一类的好吧。”

他略带笑意地望着对方，刑审员被他看得发窘，仿佛联想到自己在淘宝上比较来比较去，花了一晚上挑件衣服省下几块钱，而杭市大厦里一位富人随便刷卡几万块买了件同样的衣服，自己还凑上去问：“你为什么不买淘宝同款，只要一百块啊。富人哈哈一笑，孩子，有些世界你不懂。”

刑审员咳嗽一声，强自恢复了气势：“你说你对待业务多多益善，为什么后来北京两个客户的案子，你都拒绝了？”

“这个问题你应该问问其他律所的朋友，看看是否案子只要给钱就会接。这两个案子都是合同纠纷，标的都不大，却很繁琐，而且当事人签的合同对他本人不利，他们对打赢官司的要求和我的理解存在很大不同。一两万的案子，各种成本不少，最后能否达到客户想要的胜诉不好说，所以我自然推掉了。”

刑审员忍气瞪着他，却对他的各种解释没法反驳。

“那时冰箱里确实有个烤鸭。”张超太太面对警方的询问，表现得很坦然。

“你不知道这是北京全聚德的烤鸭吗？”警察问。

“包装袋上有写，可是，全聚德的烤鸭又怎么了？”

“你不知道这是他坐飞机专程跑去北京买的吗？”

“我哪里想到这是他去北京买的，还以为他在网上订的。那天下午警察打电话给我，说我丈夫杀人被捕了，我马上赶去了公安局，后来几天都在各种奔波。你说，都什么时候了，我关心活人还来不及，哪有心思管一只该死的烤鸭从哪儿飞来的？”张超太太透着恼怒。

警察撇撇嘴，那个时候只要是个正常人的老婆，即便平时是个整天

在朋友圈里发美食的吃货，也都没心思管冰箱里的一只烤鸭，哪怕是只正宗的北京烤鸭。

“他去北京没跟你提过吗？”

“没有，我也是庭审时第一次听到案发时他去了北京。”

“他前一天晚上没回家，你不觉得奇怪吗？”

“不奇怪，他业务很忙，经常出差，我也是职业女性，有自己的事业，在工作上我们两人彼此尊重。他工作之余是很顾家的人，对我很好，我当然支持他的事业了。只有没有自信的女人才把生活一切都寄托在丈夫身上，管得死死的，什么都要问个一清二楚，我可不是那样的人。难道您每次晚上执行任务，您妻子都要问个不停吗？”

警察胸口有点疼，感到这女人和她丈夫一样，都很难对付。

“对，我那天是要跑宁波见个客户，这是早几天就安排好的，那个案子很重要，一直是我在跟进。”李律师面对警方询问，如此说道。

“张超有没有向你提过北京两个案子的事？”

“没有，我不知道北京有两个客户，大部分业务都是老板亲自接的，接到委托意向后再视情况，有些交给我们，有些他自己进一步跟客户联系。”

“也就是说他从来没跟你提过北京的两个客户，然后他自己跑去北京见客户了，你觉得这正常吗？”

“不知你们说的正常是指哪方面。如果是两个小案子，还只是委托意向，没有正式签协议，老板专程跑到北京当然不正常。”

“我们问的是业务流程方面。这两起小案子你们律所就算接了，也不会张超亲自处理吧，要分给你们或者助理，他不需要先跟你们说下情况，征求你们意见，自己就去谈业务了？”

“那是当然的，他是老板嘛，而且他的专业性比我们都强，老板很懂得判断一件委托接还是不接。大部分时候是他决定了是否接受委托，再把工作分下去的，只有复杂的大案才需要大家一起商量接不接。”

第六章

“铁民，坐，”省公安厅副厅长高栋摆摆手，示意赵铁民坐下，掏出烟，扔给他一支，自己也点上，脸上透出不可捉摸的表情，说，“待会儿我还有个会，就不跟你废话了，今天找你来是问问关于张超的事。江阳是张超杀的吗？”

赵铁民看了眼高栋，心里开始猜测。

高栋是公安厅主要领导里唯一一个干刑侦出身的，过去曾是全省公安系统闻名的神探。赵铁民前些年在刑侦总队工作时，高栋是总队长，是他的老领导。不过后来高栋当上了副厅长，这级别的领导再也不会参与具体案件的侦破工作了，顶多给予一些所谓的理论指导和人事安排，案子破了，自然是“在公安厅领导的高度重视下”，案子破不了，也怪不到他头上。

尽管张超的事新闻上闹得很大，但在高栋这级别的领导眼里，依然只是小事一桩，无论最后是什么结果，只会成为领导训诫会上一句“吸取深刻经验教训”。所以今天高栋找他来专门谈这案子，不由让他好奇。

赵铁民谨慎回答：“我们经过和法医的反复确认，尸检报告没有问题。被害人江阳在3月1日晚上被人勒死。张超也确实在3月1日中午就坐飞机去了北京，直到2号早上回来，这期间的行程有足够证据支持。因此……人不是张超杀的，这点可以肯定。”

高栋似乎早知道了这个结果，一点都不意外：“听说检方初步结论是刑警诱供？”

赵铁民为难地挠头道：“检察院嘛……他们法律是很精通，不过都是坐办公室的读书人，不会站在我们的角度体谅实际工作。下城刑警的审讯流程在我看来没问题，一直都是这么做的。抛开口供，当初物证方面

很完整，江阳是被绳子勒死的，绳子上留有张超的指纹和DNA，指甲里有大量张超的皮肤组织，张超脖子处也有相应的抓伤，典型的搏斗伤。唯独当事刑警根本没想到张超那天去了北京，还和两位客户见过面。回头看，当初他配合刑警录口供，是故意设了个局，让他们在程序上对他诱供。”

“有意思，”高栋微笑着弹了下烟灰，“定罪和翻案都证据链齐全，这案子很特别啊。现在这届政府在做司法改革，省里也平反了一些案子，不过都是过去物证漏洞百出、光靠口供判的案子，像这样定罪三证齐全，翻案也三证齐全的，我是第一次见，值得研究。嗯……那既然人不是张超杀的，为什么他要认罪？法庭上他说受到压力才写下的认罪书？”

“张超他本人承认办案刑警没有对他刑讯逼供，只是公安局的环境给了他一种无形的压力。”

“这理由很蹩脚。”高栋笑着摇头。

“对啊，”赵铁民摊开手，无奈道，“但他非要说他因心里恐惧写了认罪书，我们也没办法反驳他。他是刑辩律师，口才相当好，比我们的刑审员还能说，现在已经连审几天了，刑审员轮班换着来，可他精力出奇地好，整天对我们讲故事、谈人生，不管什么问题，他都能用别人听起来合理但我压根儿不信的理由解释过去。而且……各界都怀疑警方刑讯逼供，监察人员也进驻看守所，多次找他了解情况，监察人员还觉得他解释得合情合理，认为杀人与他无关，搞得我们对他的审问工作很谨慎克制，相当被动。”

高栋微微眯起眼，道：“那你为什么不相信他说的呢？”

“您没见过他跟刑审员的对答，心理素质不是一般的好，这心理素质还能因为一种莫名的无形的压力，不是他杀的人直接认罪了？他一个刑辩律师能不清楚认罪会有什么后果吗？下城刑警一开始就被他骗了，那时审问时，他表现很老实，胆子很小，说话都结结巴巴，哪像现在每次提审都像找他做演讲一样。自从翻案后，他就变了个人。依我看，这就是个局。”

“那他为什么要设这么个局？”

赵铁民很肯定地指出：“他一定是替人顶罪的，他在替真凶隐藏真相。”

“不对，”高栋连连摇头，“我不认为他是在替真凶隐藏真相，而是——”他突然停下来，没继续说。

“而是什么？”

“没什么，真相还是要靠你们去找，我胡乱猜测只会打乱你们的调查脚步。”高栋敷衍地笑了笑，道，“不过我可以给你提个建议。如果先认罪后翻案这一切从头到尾都是张超故意设计的局，那么他当初也一定想到了，即便他翻案成功，警方也不会释放他，他在地铁站谎称炸弹，这是实实在在的妨害公务和危害公共安全。既然他还要被继续关在看守所，那他自然也知道警方一定会继续审问他，直到找出真相。他做了这么多，岂会没做好应对警方后续审讯的准备？所以，你们从他身上是审不出结果的。你不妨换个方向，从江阳身上调查。据我所知，张超曾经是江阳的大学老师，江阳毕业后两人依然保持联系，相识超过十年。江阳这样一个有各种前科的刑释人员，开口问张超借三十万说要买房，张超当即就借了。江阳来杭市散心，张超还提供他房子住。这两个人的关系肯定不是一般的朋友。”

赵铁民缓缓点头思索着，然后睁大了眼睛，恍然大悟：“您是怀疑……怀疑他们俩之间有着某种不同寻常的同性感情纠葛？”

“咳——”高栋一口烟被他这席话呛得咳嗽起来，摆手道，“我电视看得不够多，想象力追不上你。你说的这种情况有没有，我不知道，也不关心。我只是认为你们从张超口中问不出有用的东西，所以建议你直接从被害人江阳的身上查起。江阳既然不是张超杀的，那么这案子你就把它当成，假如世上从来就没有张超这个人，现在你们遇到江阳被杀了，该怎么查就怎么查吧。”

赵铁民为难道：“可这是一起几个月前的命案，隔了这么久，如果按通常命案的调查流程，如今再去询问附近群众，采集线索，似乎不太现

实。”

高栋仰起头，叹息笑道：“赵队长啊，这又不是什么流窜犯无意中犯下的命案，隔了几个月无凭无据没法查。这起命案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起特定、有计划、有预谋的谋杀案，谋杀案调查首要不就是找人际关系，看谁最有嫌疑吗？”

赵铁民恍然大悟地连连点头。

高栋坐直了身体，摇头道：“我看你这几年当上大队长后，案子也不需要自己直接办了，办公室坐久了，职业技能退化了。”

赵铁民微微红起脸，但领导说他工作能力不行，他还能反驳吗？

高栋笑了笑，道：“我再给你个建议，你去找严良。”

“找严良？可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管。”赵铁民有些吃惊，严良过去是省厅的刑侦专家，后来因一次严重违纪事件离开了警察队伍，到了浙大当数学系教授，基本不过问警方的事。这几年下来，赵铁民找过他几次帮忙研究案子，有些案子他参与了，有些案子他拒绝了，似乎全凭他心情，跟个女人一样，赵铁民拿捏不准他会参与破案的标准是什么。

“他一定会的！”高栋很肯定地说道，“首先，你告诉他，死者是浙大毕业，嫌疑人曾是浙大老师，都是他的校友。其次，你代我转达一句话，查这起案子，他比你更适合，不光职业技能上，其他方面他也比你更适合。”

“为什么？他又不是警察。”

高栋沉默了片刻，道：“以你的级别，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真相，需要你自己去找。”

赵铁民目瞪口呆地望着高栋，显然领导掌握的信息远比他这位调查组组长多得多。

高栋看了眼手表，站起身，做出送客状：“还有一句嘱咐，不要告诉其他人我对这案子感兴趣。”

赵铁民感到这案子愈加扑朔迷离了。

第七章

“你们既然一开始就知道他是刑辩律师，就该对他的口供多加提防，要知道，刑辩律师的工作就是戳你们的证据链。”严良幸灾乐祸地看着赵铁民。

他与大多数人一样，一开始知道张超是通过新闻，当时他也认为警察刑讯逼供导致嫌犯先认罪，后在法庭上突然翻供。可当赵铁民再三肯定警方从未对张超刑讯逼供时，他对案子产生了兴趣，当赵铁民又转达了高栋的两句话后，他很快答应参与调查。

赵铁民挠着头：“我找过分局，当时他们副局长特别叮嘱刑警队要对他的口供严加核实，可核实的结果没看出问题。江阳被害当晚七点，小区门口监控拍到张超车子开进来，可监控分辨率低，又是夜晚天黑，看不清人脸，翻供后张超才说那车子借给江阳了，所以车里的人不是他，是江阳。他都承认杀人了，进入时间七点多和监控里的车子时间也对上了，刑警队当时怎么可能想到车里人不是他，哪能想到当时他人在异地，哪会去调出行住宿记录？”

“他为什么要坐地铁去抛尸呢？地铁要过安检，拿着尸体过安检嘛……”严良笑起来。

赵铁民无奈道：“他当时理由很充分，说杀人后一夜惶恐没睡，第二天决定抛尸来隐藏罪证。抛尸前，他喝了酒壮胆，这才想到现在开车是酒驾，万一路上出点小事故酒驾被抓，车子就会被拖走，后备箱里的尸体要曝光。于是他拖着箱子打车，结果出租车在地铁站附近被其他车追尾了，两个司机发生争执，他害怕之下，就拖着箱子逃进地铁站。一夜没睡加上醉酒状态，他就糊里糊涂去过安检了。当时刑警找到了出租车，出租车司机证实了他的口供。而且他当时被抓时，确实已经处于醉酒状态，包括地铁站里的胡言乱语也证实了这个情况。”

严良点点头："这个借口合情合理，难怪当时警察没有往远处想。"

赵铁民叹气道："再往远处想，也不会想到一个抛尸当众被抓，回来后一口气交代全部犯罪事实的人，而且各种人证物证都完全吻合，居然不是凶手，命案发生时不在杭市。"

严良笑着说："这样的案子确实从没有遇到过，刑警队被他骗过去也情有可原。他现在翻供后，关于为什么他口供说他案发当晚七点去找江阳，跟监控拍到他车子七点进入小区完全吻合，口供和事实如此巧合，他怎么解释？"

"他的解释就是巧合。"赵铁民很是无奈，"他咬定当时承认杀人，是因为受到一种公安给他的无形压力，于是胡诌犯罪事实，吻合的地方都是巧合。"

严良翻开卷宗和口供比对了一番，微微皱起眉："他明明那天人在北京，与江阳隔了一千两百公里，可他的口供与一千两百公里外的这起命案存在多处巧合，这概率也太低了。你们能百分百肯定人不是他杀的吗？"

"肯定啊，死者尸检结果一目了然，是当晚被人用蛮力勒死的，必须要他人在现场才能勒死。可他有完完全全的不在场证明。"

"不过也肯定一点，就算江阳不是张超杀死的，张超也对整个案发过程了如指掌，要不然口供不会和证据这么吻合，就像他就在旁边看着别人勒死江阳的。"

赵铁民摊开手："我们也这么认为，可是他翻供后，一直说口供纯属巧合，我们拿他没办法。"

严良揶揄着："很难想象刑审队员会对一个关在铁窗里的人没办法。我听说只要嫌疑人进来了，就没有审不出的。国家暴力机关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温和了？"

"那怎么办，掐死他？"赵铁民抱怨道，"自从翻案后，人大代表三天两头过来看，问警察有没有用违法手段强制审讯，检察院侦查监督科隔

几天就来看守所，防止翻供后警方对他进行报复。全社会本来就怀疑警方刑讯逼供，我们现在还敢拿他怎么样？公益律师和记者都恨不得他指控警方刑讯逼供，如果身上带点伤，舆论就要高潮了。涉外媒体更是蠢蠢欲动，我们要对他使点手段，马上就要上国际人权新闻。如今他吃得好睡得香，每天提审光听他扯淡几个小时，除了冲他拍拍桌子吓唬几句，一根手指都不敢动他，就差把他当菩萨供起来了。”

严良忍不住笑出了声，随后又叹息一声：“这也挺好，文明手段来破案，放过一个坏人总比冤枉一个好人来得好。半年前省高院平反的萧山叔侄杀人冤案，当初也是你们支队的杰作，那对叔侄可是白白坐了十年的牢啊。”

赵铁民肃然道：“我声明，那件案子跟我一点关系没有，我几年前才调来支队，十年前我还在总队工作。我也从来没搞过刑讯逼供那一套，现在我们支队的办案风格，讲证据，非常文明。”

“这点我相信，所以我们成了好朋友。”严良笑了笑，又说，“好吧，我们回到案子上。既然人不是张超杀的，他却自愿认罪入狱，那么他的动机是什么？”

赵铁民道：“我怀疑他是为了替真凶背黑锅，案发后第一时间他认罪入狱，真凶自然就被警察忽略了，而他知道几个月后能靠不在场的铁证翻案，如此一来，他和真凶都将安全。”

严良摇摇头：“这不太可能。”

“为什么？”

“他自愿入狱，他哪来的信心面对警方的高压审讯，一定能咬紧牙关不说错话，不透露实情？他是律师，自然也知道即使一开始成功骗过警察，几个月后翻案，但谎报地铁站有炸弹是刑事罪，要判上几年，你们还是会天天来提审他。他只要一次交代时说漏嘴，引起怀疑，他和真凶都会栽进去。从你们调查的材料看，他家庭富裕，事业有成，和太太非常恩爱。被关进去几年，家庭、事业，他都不要了吗？这代价也太大了。”

赵铁民严肃地说："我怀疑凶手是他太太，他为了保护太太，所以才出此下策。"

"不可能，"严良果断否定他的意见，"案发当天他突然去了北京，第二天上午回来抛尸，这显示了，他是知道当天晚上江阳会被人杀死的，于是提前准备了不在场证据。而不是命案发生后，他才临时想出办法替他人顶罪。他太太一个女人，很难将江阳勒死。并且如果他真爱他太太，怎么可能明知当晚他太太要去勒死江阳，却不阻止呢？"

赵铁民苦恼说："那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动机了。"

严良思索片刻，说："我想见他，和他当面谈谈。"

"我们天天提审，他从没吐过真相。"赵铁民似乎对这个建议不抱任何期望。

严良笑了笑："他这么做既然不是为人顶罪，而是其他目的，相信他会透露一些信息，来达成他的目的。只不过他透露的信息，并没有被你们完全解读出来。"

第八章

隔着铁窗，严良第一次见到了张超本人。

他之前看过一些张超的照片和监控录像，这人长相给他的感觉是老实。可如今一见面，顿时感觉对面这个男人精明能干，与印象中完全不同。

他翻看着卷宗里的照片，细细思考为什么照片、录像与面前的真人会有这么大差异。

此刻铁窗另一头的张超，戴着一副眼镜，两鬓多了一些白头发，不过精神面貌很好，脸上淡定从容，整个人自信、沉稳，完全不是一开始的审讯录像里那副任凭命运轮盘碾压的面容。

“严老师，你怎么会在这里？”严良还没说话，张超反而先开口了。

“你认识我？”严良有点惊讶。

“当然，”张超微笑着，“你是学校的明星老师，我虽然比较早辞去了教师工作，但还是会经常来学校参加一些法律会议，我知道你也见过你，你以前在省公安厅工作过，是很有名的刑侦专家，不过我听说你早就辞去公职了，怎么会进来这里？”

严良是编外人员，通常情况下是不能进审讯室的。

赵铁民替他解释：“严老师是我们专案组的特聘专家。你既然知道他，也应该听说过，没有他破不了的案。所以，不管你怎么掩饰，严老师一定会找到漏洞。无论你怎么掩盖真相，都是徒劳的，只会加重你最后的审判量刑。”

“是吗？”张超眼睛眯了下，“那我就特别期待了。既然严老师介入一

定会破案，我也很希望能早日抓出真凶，还我清白。”

严良笑了笑，打量一下他，转头问赵铁民：“他为什么能在看守所里戴眼镜？”

“他近视，庭审前他向看守所申请把眼镜带进来，方便看材料。他这眼镜是树脂的，框钛合金，不具危险性。”

严良点点头，转向张超：“你的眼镜不错，多少钱？”

张超有些不解地看着他，不知道对方问这个干什么，只好照实回答：“我老婆配的，我不知道。”

严良继续问：“你近视多少度？”

“这……”张超茫然不解地看着他。

严良重复了一遍：“你近视多少度？”

张超只好回答：“左眼两百五，右眼三百。”

“度数中等，不戴眼镜确实会有很多麻烦呢。我看了你之前的审讯录像，你好像都没戴眼镜吧？”

赵铁民奇怪地看了眼严良，不晓得废这么多话在他眼镜上干什么，嫌疑人就坐在对面，根本用不着客气搞什么开场白，直接问不就行了？老大不小的年纪了，当什么暖男呀。

不过严良似乎对这个问题很在意。

张超眼中闪现过一丝警惕，但一晃而过，他头微微侧过，目光投向赵铁民，似乎有意避开严良。

严良依旧抓着这个问题不放：“我说得对吗？”

“对。”张超只好点头，“眼镜带进看守所要审批，庭审前为了看材料需要，我才主动申请的。”

严良笑了笑："我见过你地铁站里被抓的照片，那时你也没戴眼镜吧？"

"那个……那天下午我被抓逃跑时，眼镜掉了。"

"是吗，掉得有点巧啊。"严良神秘地笑了笑。

张超看着对方的表情，忍不住着重强调："我在地铁站逃跑的时候掉了，当时那么多人，大概撞别人身上掉了。"

严良点点头，这个问题便不再深究了。

旁边的刑审队记录员好奇地瞧着严良，不解他为什么问了一堆眼镜的事，这眼镜戴不戴能跟案件有什么关系？不过看着此刻的张超，不再像之前自信沉稳、侃侃而谈了，而是露出了惶恐的神情，这在连日的审讯中可还是第一次。联想到赵队长之前在审讯室介绍这位严老师时，说曾经是省厅有名的刑侦专家，想来这专家审问大概有一套秘密方法，故意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让嫌疑人捉摸不定，心中不安，最后声东击西，问出一些关键线索，想必这就是传说中审讯的至高境界，隔山打牛吧。

年轻记录员不由暗自点头佩服，心中恍惚一瞬间，差点把笔录本当草稿纸，要在上面画个大拇指了。

严良又接着说："我看过这个案件的一些材料，还有一些不理解的地方，希望能和你再确认一遍，可能有些问题与之前的审问有所重复，不过你应该不会介意的吧？"

"我每天重复回答很多遍同样的问题，早就习惯了。"

"看样子你的台词倒背如流了，所以从没说错。"严良笑着看他。

"我交代的都是真实情况，你们不信我也没办法，或许只能让刑审警官把我的口供编成绕口令，我背错了就说明我撒谎。"

赵铁民无奈瞥了眼严良，仿佛在说，看吧，这哪是被抓的嫌疑人，天天在这儿跟我们玩脱口秀。

如果是个普通嫌疑人这么跟警方调侃，以赵铁民的脾气早就忍不住了，只要问他一句爸爸的妈妈的爷爷的外婆的外孙的孙女的孙子是谁，他三秒内回答错误，一句话，撒谎，打脚板，一天工夫就招了，哪儿还费得着这力气。谁让这案子引起轰动，大家都怀疑警方刑讯逼供，导致社会各方监督，他能怎么办？

严良笑了笑，不以为意，他喜欢这样的对手，如果嫌疑人是个五大三粗的家伙，那这案子也太无趣了，便继续问了句毫无营养的开场问题：“人不是你杀的，你当时为什么要认罪？”

显然张超对这个问题已经回答了无数遍，并且每天还会继续回答无数遍，他撇撇嘴说出每天笔录必备的答案：“我那时在公安局感到一种莫名的压力，脑子糊涂就认罪了。”

“脑子糊涂了几个月，直到开庭突然清醒？”

张超摇头：“后来我虽然后悔了，但事情已经闹大，警方都对外公布了结果，如果突然在看守所翻供，我怕会遭到很严厉的对待，半年前看到萧山叔侄案子的新闻，心有余悸。我想只有等开庭时，突然翻供，引起大家的注意，才能保护我在看守所的人身权益。”

严良揶揄地看着赵铁民，仿佛在说，你们支队十年前的杰作真是给他找了个恰当的理由。

严良微微一笑，继续道：“江阳不是你杀的，那么为什么在江阳指甲里，有你大量的皮肤组织，这点你能解释一下吗？”

“江阳死前一天，我跟他打架了，我脖子上很多地方被他抓伤，那次闹得邻居都报警了，他指甲里我的皮肤组织一定是那个时候留下的。”他指了指脖子当初被抓伤的位置。

“是吗？”严良笑了笑，“我看过派出所的出警记录，时间也确实如你所说，是江阳死的前一天。我想确认一下，在这次打架之后到江阳死前的这一天里，你有再和他打架吗？”

张超微微眯了下眼，似乎思索着他问话的用意，过了一会儿，摇摇

头：“没有。”

严良摇摇头：“看来江阳不是个爱干净的人。”

其他人都不解地看着他。

严良解释说：“除非江阳接下去的一整天都不洗手，否则，恐怕指甲里提取不到你的皮肤组织，即便他洗手很敷衍了事，以至于有少量残留，那也只可能从他指甲沟底部提取到微量你的DNA，而不是现在指甲前端的大量皮肤组织。”

赵铁民顿时眼睛一亮，脸露笑意。

张超嘴角抽动了一下，过了一会儿，继续强硬道：“我说的是事实。”

赵铁民冷声道：“你还不肯交代吗？他一天前抓伤你，后来没发生过打架行为，为什么指甲里还有大量你的皮肤组织？”

张超兀自道：“谁也不知道这一天里他有没有洗过手，也许我和他打完架没多久，他就被人控制起来了，直到被杀都没机会洗手。”

赵铁民哼道：“你这完全是在狡辩！”

谁知严良反而点头：“你说的有道理，从概率上，确实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谁也没法证明这一天里江阳有没有洗过手，也没法证明他是不是在此后不久就被人控制住直到被害，或者家里水管坏了，出不了水。”

张超疑惑地看着他，想他为什么反而帮着自己找借口？

赵铁民听了嘴巴都鼓了起来，几乎就要当场拆台骂严良放屁了，哪个人能一整天不洗手，大小便吃东西都用手，可能吗？

严良继续道：“现在你说不说没有关系，我相信这起案子的真相一定会被挖出来的。不过，如果你能给我一些提示，加快进度自然更好，现在你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赵铁民心里在说，这家伙连日来一句有用的线索都没透露过，你这

么问，他除了说几句“我坚信法律会还我清白”、“那就预祝你快点找出真凶啦”这种屁话，还能有什么想对你说的！

谁知张超眼睛微微眯起，过了一会儿，很严肃地问：“你为什么会参与到这起案件里？”

“这有关系吗？”严良饶有兴致地微笑看着他，“建议你相信我，我会把真相调查出来的。”

张超没有说话，和严良对视了很久。

漫长的沉默过后，他突然重新开口：“人绝对不是我杀的，但我建议你们可以从江阳身上查起。我进那房子时，门锁是好的，说明凶手是江阳认识的人，也许你们可以从他的遗物、通讯记录之类的东西里面查到线索。”

第九章

离开看守所后，赵铁民一直皱眉思索：“你说张超最后说的话，靠谱吗？”

严良很轻松地笑着：“谁知道呢，就按他说的查吧。”

“按他说的查？”赵铁民停下脚步瞪眼，“他自身就是最大嫌疑，肯定是在误导我们！”

“他没有误导，”严良摇摇头，“既然人不是张超杀的，要找凶手，自然从死者江阳身上查起，他不说，我们也会这样查。”

赵铁民喃喃道：“看来你和高厅想到一起了。”

严良微微皱眉感到好奇：“高栋也这么说？”

“是啊，高厅说张超一直糊弄着，又不肯说实话，我们问不出结果。既然如此，不如就彻底把张超放一边，把这案子当成一起几个月前的命案展开调查，调查第一步按惯例就是查死者的人际关系。”

严良停顿了片刻，随即打了个哈哈：“既然英雄所见略同，那就事不宜迟，张超提到江阳的遗物、通讯记录，我就先去一趟案发现场。”

“案发现场？”赵铁民皱眉道，“我接手案子后，第一时间就派人去过案发现场了，不过没找到任何新线索。虽然那房子还空着，也没出租，不过这期间张超的老婆打扫过房子，现场就算留着线索，也早就被破坏了。”

“这样子啊……”严良皱起了眉头，“不知道江阳的遗物是不是都被扔光了。”

“不清楚，你想去的话，我可以马上安排人带你过去。”

严良点点头："不如让林奇跟我过去，你手下的其他人我不认识。"

林奇是赵铁民下属的得力干将，之前的一些案件中，严良与他多有接触。

"好，我再让技侦人员跟着一起过去。"

"不用，林奇就行。"

"不带技侦队员？"赵铁民不解，"你们俩又不懂微物证的搜查，现场隔这么久，都被打扫过了，还能查出什么线索？"

"我查的不是物证方面的线索。"严良似乎充满信心。

林奇开车载着严良来到当初的案发现场，到了那儿已是晚上。房子位于九十年代初造的老小区，面积不大，只有六十多平方，进门是个小客厅，两间卧室连着小阳台，站在门口就能将房子全貌打量清楚。

林奇打开客厅的灯。

墙上刷了白漆，不过多是斑驳脱落，地上铺着九十年代很流行的灰黑色人造大理石，整个屋子因此显得更加阴暗，在晚上的时间，联想到这是命案现场，更让人有一种凉飕飕的感觉。其他一应用具都很简单，老旧的布沙发，棕绷床，黄色的书架，以及一些日常家用电器。

林奇指着客厅一块位置说道："张超后来翻供后说当初他进门，就是在这个位置发现了旅行箱，打开后是江阳的尸体。"

严良看了眼，没什么值得特别留意的地方，转而问："他一开始交代是在哪里把江阳勒死的？"

"阳台。"

"去看看。"

严良和他一同穿过卧室走入阳台，刚伸手去按墙壁上的电灯开关，猛然间瞥到近在咫尺不到一米的距离出现一张白色的人脸，黑衣、长发，目光与他们相撞。

他们简直吓得跳了起来，大叫：“你谁呀！”

“你们是警察吧？”女人按亮了灯，语气平缓柔和。在灯光下细看，女人实际上一点都不恐怖，相反，面容姣好。

深夜出现在这老旧的房子里的，他们也瞬间猜到了面前这位就是张超的太太。

严良看过资料，记得她比张超小好几岁，大约才三十五六，不过她保养得很好，面容望去不到三十岁的光景。

通常女人三十是个坎，过后利好出尽大盘见顶，终生熊市。

这女人显然算是非周期性行业的成长股，皮肤、身材依然保持得很好，透着一股恰当好处的成熟。他们俩都不禁多看了几眼。难怪各方面调查都显示张超很爱他太太，平日里对他太太极好，他太太比他小好多岁，老夫少妻，又是美女，恩爱的概率自然会高很多。

女人挪动着优雅的身躯，开始自我介绍：“我是张超太太，刚才警察打电话给我，说要带人再来复查，让我有时间的话最好过来，免得贵重物品丢失等麻烦。”

严良向四周张望一圈，问她：“这里还放着贵重物品？”周围空无一物，只有她身后的地上堆放着类似伸缩晾衣架的组件和一些杂物。

女人大方地示意周围：“没有贵重物品，你们可以随便看。我过来只是想了解下，我丈夫的案件进展到什么程度了。”

林奇咳嗽一声，用标准的官方答复回答道：“案子还在调查，你知道的，当初你丈夫提着箱子在地铁站被当场抓获，这一点是很难解释过去的，还有很多疑点需要一一查证，如果你能提供一些线索，想必会对调查有帮助。”

“这样啊，我所知道的情况都已经向你们讲过了。”女人懒懒地回答着，好像对丈夫的遭遇并不太往心里去，转身朝客厅走去。

严良望着她的背影，只好跟了上去。

女人招呼他们坐下，严良盯着她的脸看了几秒钟，对方脸上很平静，看不出情绪波动，似乎对张超的案情并不是真的关心。

严良起了一丝怀疑，摸了摸眼镜，试探性地问：“从你个人角度，你相信你丈夫是清白的吗？”

“不知道啊，对整件事，我都茫然不知。”

“他从来没向你透露过什么吗？”

“没有。”女人的回答很快。

严良忖度着她的态度，换了个话题：“关于江阳这人，你知道多少？”

“你们肯定也知道，他这人人品很糟糕。他是我丈夫的学生加朋友，骗了我们家三十万，为这事，我跟张超说过好几次，怎么都不该轻信江阳这人会改邪归正，借给他钱。可他偏偏这么大方，哼。”她似乎对张超和江阳都很不满。

严良皱眉看着她：“江阳有什么仇人吗？”

“我对他不是很了解，听说他人际关系复杂，张超大概更清楚一些。”她话语中带着不屑。

严良摸了摸额头，看来从这女人身上问不出什么，便问起了他今天这趟最关心的问题：“江阳的遗物还在屋里吗？”

“大部分都扔了。其实一开始我什么也没动，因为想着他们家属可能会过来收拾遗物，后来，家属只来了他前妻，跟着警察一起来的，也没拿走遗物。之后我独自过来时，看着这房子里的东西，嗯……一些个人物品看着有点……瘆得慌，我经过你们警察同意，才把毛巾、牙刷、杯子、衣物这些东西都扔了。嗯……现在就剩下书架上一些书，有些是我丈夫原先放着的，有些大概是江阳的，我也弄不清。”

“书？”严良站起身，走到小房间的书架前，书架有三排，上面放着一些法律类的图书资料，排得很整齐。他目光在书架上来回移动，上面

两排都是大部头的法律工具书，底下一排是一些零散的法律材料。

他抽出最右边的一本绿皮小册子，封面上写着“中国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江阳曾经是检察官，这本册子八成是他的。

不过他马上注意到，册子很新，发行日期是今年1月份，江阳几年前就不是检察官了，还买这本检察官的册子干什么？

严良思索着，随后，他翻开小册子，刚翻出第一页，就从里面掉下一张折叠过的A4纸，他捡起来，是张身份证复印件，上面的人名叫“侯贵平”，而这本小册子的扉页上，也用笔写着“侯贵平”三个字，后面跟着三个重重的感叹号。

严良收起小册子，拿给女人确认：“你看一下这字，这笔迹是你丈夫的，还是江阳的？”

女人接过小册子，转过身对着灯光看，从而避开严良和林奇的目光，能看到她胸口微微起伏，她深吸一口气后，转过身把小册子交还给他，说：“应该是江阳的，这不是我丈夫的字。”

严良点点头，随即问：“谁是侯贵平，你知道吗？”

女人面容平淡无奇地回复：“江阳的大学同学，也是张超的学生，好像是个……有点固执的人。”

第十章

2001年8月30日，侯贵平来到了妙高乡。

妙高乡隶属浙江金市平康县，地处浙西山区，离县城三十公里，四面环山，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大多年轻人都会选择外出打工。镇上只有一所破旧的小学，一百来个学生，六个大龄乡村教师，一个人要管几个年级，教育极其落后。

侯贵平是浙大法律系的大三学生，学校有政策，支教两年可以免试保研，于是他报了名，来到妙高小学，成了学校里最年轻、最有文化，也是唯一一个懂得城市文明、现代科学的老师。

学校给他安排了宿舍，是一间在操场旁边的老旧平房，不远处一些房子里住着那些路途遥远的住宿生。

那个年代既能炫富又能打架敲人的大哥大还没退出历史舞台，公交车上依然能看见举起大哥大谈着几百上千万大生意的老板们，手机刚刚兴起，是奢侈品，他一个学生负担不起，通讯主要靠笔。

当天晚上，他给大学同班的女朋友李静写了封信，介绍这里的情况——落后，但人们淳朴善良，在未来的两年支教生涯里，他会尽全力在这有限的教学资源下教给学生更多的知识，来改变一些孩子未来的人生轨迹。

这个一米八大个子的阳光男孩对支教事业充满了热情，学生们也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年轻的大哥哥。

很快一个多月过去，国庆后的第一天，侯贵平来到六年级上课，看到最后排空了一个位子，那里原本坐着一个叫葛丽的胖女孩，便随口问：“葛丽没来吗？”

班长王雪梅小声地回答："她生病请假了。"

侯贵平不以为意，农村农忙时经常让孩子请假回家帮忙干活，却不想班上一个调皮的男生突然起哄说："葛丽大肚子回家生小孩了。"引得几个男生一阵哄堂大笑。

侯贵平瞪了他一眼，斥责他别说同学坏话，但视线一瞥间注意到，班上多个女生的脸上都露出了阴郁的神色，他隐隐有种不舒服的感觉。他转身继续授课，努力讲着三角形的基本知识。

下课后，他找来了班长王雪梅了解情况："葛丽生什么病了？"

"是……她……她不是生病了。"王雪梅吞吐着。

"不是生病，那为什么请假？家里有事？"

"是……"王雪梅手指在衣角上转圈，语言表达显得很艰难，"她……她快生了。"

轰隆一声！脑袋里仿佛受到重击。

真的回家生孩子去了！

侯贵平微微张着嘴，简直不知道如何形容自己此刻的心情。

他回想起这个叫葛丽的胖女孩，她是个沉默内向的女孩，长得高高胖胖的，每天低着头，回答问题也不敢看老师，当时只以为她身材胖，此刻才知道，原来那时的她已经怀孕了。回头看，那个女孩的肚子确实胖得不太正常。

"真……真是怀孕了？"他再次确认这个不愿确认的结果。

王雪梅默默地点着头。

犯罪！身为法律系学生的侯贵平第一反应就是犯罪！

葛丽未满十四周岁，任何人与未满十四周岁少女发生性关系，都是强奸。

在农村，结婚早、生孩子早不稀奇，很多人都在没到法定年龄时就结婚生子，直到满了年纪后才去领证，虽然不合法，但这在很多地方是约定俗成的规矩，地方上总是采取了不支持也不反对的暧昧态度。

可是，任何地方，任何农村，与未满十四周岁的女孩发生性关系，这都是犯罪，这一条是刑法，全国的刑法，绝对不能变通。

可是现在偏偏就发生了！

侯贵平强忍着心头的激动，咽了口唾沫："什么时候的事？"

"国庆这几天才知道的，听说月底就要生了，她爷爷奶奶把她接回去，退学了。"王雪梅低头小声地说着。

侯贵平深吸一口气，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一个六年级的小学生就要退学回家生孩子了。

"她爸妈呢，知道这件事吗？"

王雪梅摇摇头："她爸爸很早就死了，妈妈改嫁了，家里亲人只有爷爷奶奶，年纪都很大了。"

"她怎么会怀孕的？怀了谁的孩子？"

"是……是……"王雪梅脸上透着害怕的神色。

侯贵平耐心地看着她："你能告诉老师吗？"

"我……"王雪梅咬着牙，吞吐着不肯说，最后哭了起来。

侯贵平不忍再强迫她，只能到此为止，安慰着让她回去。

后来，他又找了其他学生了解情况，但所有人只要一提到谁是孩子的爸爸时，都惶恐不敢说，看着孩子们恐惧的样子，侯贵平只能作罢。

他从众人口中大概拼凑出了整个过程。

葛丽的爸爸在她三岁时去外地打工发生事故死了，后来妈妈跟别人

跑了，她从小跟着仅剩的亲人爷爷奶奶，爷爷奶奶年纪已大，家境十分贫穷。在这样家庭环境下长大的孩子，性格很内向，很少主动与同学说话。

大约在今年寒假的时候，有个当地人都怕的人，侵犯了葛丽。对于这件事，胆小内向的葛丽从来不曾向别人提及，包括她的爷爷奶奶，后来逐渐地，她发现自己肚子变大了，这才知道是怀孕了。可是一个六年级的女生，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更觉得这是一件很羞愧的事，她始终不曾告诉别人，大家也以为葛丽只是胖了而已，直到后来肚子太大，再也隐瞒不住了。

对于这件事接下去该如何处理，侯贵平没有主意。他自己只是个大学生，没有太多社会经验，他知道这件事是犯罪，可是当地其他人是怎么看待的呢？

也许当地的乡俗会认为这件事很正常，他一个外地支教老师去替葛丽报警，反而会被家属和乡民认为多管闲事。

他拿捏不定，心想过完这个星期，去趟葛丽家看望一下，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问问葛丽本人的意愿，到时再做决定吧。

第十一章

星期五，这周的最后一天，下午放学早，学校里空荡荡的。

侯贵平独自坐在教室门口，手里捧着一本书，心中却布满了阴霾。

得知葛丽怀孕生子而退学后，他向更多的人了解了情况，学校里的乡村老师似乎对此并不在意，说乡里经常有未成年女孩结婚生子，很正常。在他们看来，只有杀人放火才是犯罪，才要坐牢，十来岁的女孩怀孕生子，只要自己没说被强奸，就没什么大不了的，男方最后要么和她结婚，要么会给钱。在这样的环境里，侯贵平很难说服他们接受十四周岁这条刑法线。

这件事最后该如何处理，他还需要征求葛丽本人的意见。

渐近黄昏，他合上书走回教室，发现坐最后一排的高个子女孩翁美香还留在位子上。

翁美香是班上个子最高的女生，瓜子脸，长得很秀气，可以预见若干年后会长成美女。她发育早，现在胸部已经悄悄凸起，开始有了曲线，大概这个年纪的女孩对身体上的变化往往很害羞，所以她总是弓起背走路，试图让胸部的凸起不那么明显。

经过几个月相处，对于学生，侯贵平大致清楚了他们的家境。

翁美香与葛丽一样，父母不知什么原因不在了，成了留守儿童，跟着爷爷奶奶生活。这样的孩子在农村里有很多，大都个性内向，不爱说话，开口总是轻声细语。

此刻，她手里正拿着一截短短的铅笔，一副认真的模样，在稿纸上写着日记一类的东西。看到老师进来，她抬头看了眼，又面无表情地低下头，继续写着。

侯贵平关上了一扇窗，回头催促着："翁美香，你还没回家啊？"

"哦……我想在教室写作业。"

侯贵平又关上了另一扇窗："老师要锁门了，你回去写吧，不早了，再过些时间天就黑了，周末就别住校了，回去陪陪爷爷奶奶吧。"

"哦。"翁美香顺从地应着，慢吞吞地收拾书包，慢吞吞地站起身，似乎刻意把动作放得很慢。

侯贵平关上了最后一扇窗，见她还站在原地，往门口示意了一下："走吧。"

"哦。"翁美香今天的反应特别迟钝，她依然慢吞吞地站起身，然后背上一个小小的布书包，低头弓着背，慢慢挪到了教室门口。

侯贵平锁好门，冲一旁的翁美香问："这都周末了，你怎么不早点回家呀？你爷爷奶奶肯定想你了。"

翁美香低着头说："我……我这周不回家。"

"为什么？"

"嗯……我想住学校。"

"哟——"侯贵平凑到她面前，瞬间露出知心大哥哥的笑脸，但顷刻一想这副嘴脸冲着一个小女孩未免太过猥琐，忙挺直身体，咳嗽一声，说，"你是不是和爷爷奶奶吵架了？"

"没有没有，"翁美香回避着他的眼神，"爷爷奶奶这周很忙，我不去添乱了。"

侯贵平笑了笑："好吧，那你下周可要记得回去哦，老师相信你是个懂事的孩子，不会让大人担心的。"

翁美香点点头，与他一同往学校外走去，快到校门时，翁美香突然停下脚步，欲言又止，过了片刻，才鼓足勇气问："老师，你晚饭吃什么？"

“我去镇上吃，你呢？”

“我……我不知道，老师，我能不能……”

“当然没关系，老师带你去吃。”侯贵平猜测到这孩子的心思和不宽裕的钱包，爽快地答应了。

“谢谢老师！”翁美香脸上露出了今天难得的笑容。

他们说笑着离开学校，夕阳照在他们背上，把两个影子拉得好长。

学校外的小水泥路边停着一辆在当时农村并不多见的黑色小汽车，车外倚靠着一个平头染黄头发个子不高的年轻男子，他正抽着烟，一脸不耐烦的样子，看到他们走出学校，大声喊道：“翁美香！翁美香！”

翁美香朝他看了一眼，连忙转过头，仿佛置若罔闻，继续往前走，侯贵平却停下了脚步，朝那个黄头发男子看去，那人跑了上来，又生气地叫了一遍：“翁美香！”

翁美香这次再也不能装作听不见了，只得停下脚步，转身低下头面对黄毛。

侯贵平看着黄毛：“你是？”

黄毛连忙收敛怒容，堆起笑脸：“你是老师吧？我是翁美香的表哥，今天说好了带她去县城玩，这孩子，耽搁了这么久，真不懂事。”

“我……我要跟老师一起去吃饭。”翁美香似乎并不情愿去县城。

黄毛脸色微微一变，怒容一闪而过，忙又上前笑着说：“麻烦老师多不好啊，走，哥带你去县城吃好吃的东西去，你好久没去县城玩了。”

侯贵平知道翁美香今天在闹脾气，想来周末去县城玩也挺好，便一同劝着：“你哥带你去县城玩，你就去吧。”

“我……我不想去县城。”

“翁美香！你太不听话了。”黄毛声音略略放低了，瞪着她。

翁美香向后畏惧地退了一步，过了一会儿，很轻地应了一声“哦”，走到那人身旁。

侯贵平隐约感觉有些不对劲，但想着大概翁美香这孩子今天心情不好，在闹脾气，最终还是笑着招个手：“去吧，玩开心点！”

翁美香不作声，低下头。

“跟我走！”黄毛招呼一句，转身朝汽车走去。

翁美香身子停在原地，回过头，目光静静地望着侯贵平，发现老师只是微笑地看着她，并没说什么，过了几秒钟，她缓缓转回身，跟上了黄毛的步伐。

侯贵平不明所以地站在原地，奇怪地看着翁美香的离去，他突然有种特别的感觉，翁美香眼中似乎流露出的是一种失望的神色。

黄毛打开车门，翁美香脚步僵硬地站着，手抓着车门，突然转过身来，大声叫了句：“侯老师。”

“有什么事吗？”侯贵平冲她微笑。

“没事没事，”小青年哈哈两句，“快上车，老师再见啊。”

侯贵平驻足目送着翁美香上车，车子开动，车头调转方向，朝县城驶去，副驾驶座的翁美香一直朝他静静望着，带着一种奇怪的眼神，眼神仿佛一条线被慢慢拉长，直到看不见。

车子远去，消失在视野里。

那天侯贵平虽然自始至终有一种说不出的奇怪感觉，可他最终什么也没做。

直到后来，他始终在为那一天的驻足原地而懊悔。

如果再给他一次选择的机会，他一定会拼尽全力拦下汽车。翁美香望着他的眼神，眼神随着车子远去不断被拉长的那条线，他永远不会忘记。

第十二章

星期天的凌晨两点，侯贵平在睡梦中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门外围着一群惊慌失措的住宿学生，在一阵混乱的对话后，他总算弄清了状况。

几分钟前，有个女学生起夜，厕所离宿舍大约有二三十米，女学生拿着手电走到厕所时，突然发现厕所门口倒着一个人，她吓得连忙逃回宿舍叫起舍友，几个女生又喊上旁边宿舍的男生一起过去，到那儿发现倒地的是翁美香，于是赶紧把人扶起来，跑到最近的侯老师处报告。

侯贵平匆忙披上衣服赶过去，此时，翁美香被几个学生搀扶着，站立不住，意识模糊，不能言语，身上全是呕吐物，同伴女孩都急哭了。侯贵平不假思索，马上叫学生一起帮忙，抬去了乡里的诊所，医生初步诊断，怀疑是农药中毒，情况危急，小诊所无力施救，赶忙喊邻居借来农用三轮车，载着他们直奔县城的平康人民医院。

一路上，侯贵平都急哭了，他用被子紧紧包着翁美香，握着她的手，一直在她耳边喊她不要睡着，坚持住，他只是感到翁美香身体越来越沉重，似乎，这被子里的世界很温暖，她渐渐沉入了梦乡。

一个小时的路途颠簸，到医院时，翁美香已经气若游丝，经过几个小时的抢救，医生最终宣告死亡。

死因是喝了敌敌畏。

侯贵平瘫坐在急救室外的长椅上，整个大脑嗡嗡作响，天旋地转。

怎么回事？怎么就突然死了？为什么要喝农药？

侯贵平想到了前天下午翁美香的眼神，他隐约感到翁美香的死没那么简单。

天亮后，校长和镇政府的人赶到县城医院，处理后事。县城派出所警察也接到报案来到医院，做情况记录。当问到侯贵平时，他讲述了最后一次见到翁美香是前天下午放学后，她跟着一个黄头发年轻男人上了一辆黑色轿车，去县城了，不过他对于那人一无所知，虽然觉得那时翁美香情绪不好，但也无法肯定翁美香的死是否与之有关。

因为他是外地支教的大学生，人生地不熟，对处理善后工作也帮不上什么忙，校长和镇上工作人员让他先带学生回学校。

几个学生围着侯贵平坐在农用三轮车车兜里，任山路颠簸，彼此沉默无言，一个女生忍不住偷偷抽泣着。侯贵平仰天把头搭在兜栏上，脑中一直浮现出前天下午翁美香坐上车后望着他的眼神，仿佛一切就发生在一分钟前。

那个眼神……

那个眼神明明是对他这个老师的失望啊……

他一个激灵坐起身，问身边的学生：“你们知不知道翁美香什么时候回学校的？”

“昨天下午回来的。”一位和翁美香同宿舍的女生抽泣着小声回答。

前天下午翁美香跟人上了车，直到昨天下午回来，然后当天晚上就喝了农药，这过去的整整一天里究竟发生过什么？

侯贵平的不安更盛。

他急忙问：“你们知不知道她有个表哥，个子不高，头发染成黄色，开一辆黑色小轿车？”

“那个……”女生吸了下鼻子，“那个不是翁美香的表哥。”

“那是谁？”侯贵平瞪起了眼睛，从学生们的神情中，他读到了更多的不安。

“是……”女生张开嘴，却始终没说出来。

“那是谁呀？”侯贵平急了，如果面前的不是一群小学生，他恨不得抓起对方的胳膊，一口气问清楚。

“是……是……”女孩支吾着。

这时，一个男生突然开口道：“他是小板凳，是我们乡上的大流氓。”说完，男生马上闭起嘴，他的胸口在起伏着。

“小板凳？你们乡上的流氓？”

侯贵平重复着，其他学生低下头默认。

他把目光投向那个女生，盯着她的眼睛看：“翁美香前天下午跟小板凳去县城了，你知道她去做什么了吗？”

“是……是去……”

“告诉老师吧，老师一定会替你保密，同学也不会说出去的。”

女生抽泣着，身体微微抖动，话到嘴边却就是不敢说出口。

刚刚的男生又突然冒出一句：“翁美香肯定是被小板凳欺负了，侯老师你千万别说是我说的。”说完，他把头深深埋到了两腿间。

女生默默地点点头，轻声说：“翁美香昨天这么跟我说的。”

“欺负？”侯贵平停顿了好一会儿，慢慢地开口，“你们说的欺负……是什么意思？”

女生低下头，继续抽泣着再也不说话了。其他学生也都紧闭起了嘴。

侯贵平环视着他们，没有人回答他。

沉默，只有三轮拖拉机的马达声。

侯贵平嘴巴干张着，不知说什么，他只知道，他所学的专业告诉他，这里出了大案子！

下车后，他把开拖拉机的农夫叫到一旁，询问关于小板凳的事。农夫只尴尬地笑笑：“小板凳叫岳军，是我们这里的流氓，侯老师你可千万别去招惹他，这小子狠着呢。”至于其他再多的信息，他就不愿开口了。

侯贵平站在原地，也不知过了多久，他的两腿肌肉变得很僵硬，最后艰难地走回了宿舍。

现在该怎么办？对于这个学生和成年人口中都如恶魔一般的村霸“小板凳”岳军，他也有些发怵。

他是个外地人，这里又是偏远的农村，不适用城市的文明规则，很多事情的处理，往往是一些人用嘴巴说了算。

他躺在床上，闭起眼睛，脑海中不断浮现出翁美香那一天的眼神，那求助、那渴望，最后坐上车，带着失望遥遥远去的眼神。

他痛苦地握紧拳头，前天下午发生的一切都如单片循环的电影，不断播放着。

突然，他想起了他回教室时看到翁美香，她好像正在写日记，也许……也许她的日记里会留下些什么。

侯贵平马上跑回教室，从翁美香的课桌里找出了一本日记。他翻到日记的最后几页，日记是用铅笔写的，小学生的语言很粗糙简陋，但还是发现了线索。

日记清楚地写了小板凳几天前找到她，说周五晚上带她去县城，她很害怕，但不敢不去。虽然日记没有写小板凳要她去县城干什么，但结合学生透露的消息，又联想到葛丽的事，那一定是个让人愤怒的结果。

来不及多想，他带上日记本，搭了辆去县城的货车，最快速度赶到平康县公安局报案，要求对翁美香进行尸检。

第十三章

一个星期后。

屋外阳光明媚，宿舍里拉着窗帘，漆黑一片。

两颗久别数月的心，迸射出两股激烈的热流，在流星最绚丽的那一刻，释放进对方的身体里。

体内的多巴胺见顶回落，迅速跌到谷底，两人也开始把心思放在了正事上。

李静把头靠在侯贵平的手臂上，抬眼望着对方明亮的眼睛：“你信里跟我说的事怎么样了？”

侯贵平严肃地皱着眉：“公安局对翁美香做了尸检，处女膜破损，阴道提取到了精液，他们第二天就把小板凳抓进去了。唉，只不过翁美香再也不会回来了。我后悔，我真的后悔。”

“你后悔什么？”

侯贵平抿了下嘴巴，视线望向空虚的地方：“这一个星期来，我只要一闭上眼睛，就会看到翁美香坐在车上望着我。我就这样看着她走了，她对我这个老师，一定很失望，很失望……”他眼睛里渐渐泛红，最后，无法抑制地哽咽起来，“我那时明明已经看出了不对劲，我看得出她不想上车，我还对她说……我还对她说玩得开心。我……我……”他仰起头，情绪奔溃，泪水肆意横流。

李静把这个男人的头抱进她的胸口，感受着他的热泪一滴滴滑落。

过了很久，宣泄完毕，他平复下来，感激地朝李静笑了笑。

李静叹了口气：“我没想到你支教才几个月就遇上这样的事，早知道

你还是别支教保研了，等明年毕业直接找工作。”

侯贵平苦笑着摇头：“我不后悔这次支教，如果只是顺利毕业，我也许当个律师，也许当个法官，也许当个检察官，永远是和书面材料打交道，永远不知道材料背后的故事，这次支教的经历，才是真正的社会现状。”

李静笑了笑：“你会不会留下心理阴影呢？”

侯贵平挺起身体，说：“当然不会，身为法律人迟早要面对社会的阴暗面，要是这点勇气都没有，还当什么法律人呢。”

李静打趣道：“还没毕业就自称法律人了，说起来我大四了，你才读完大三，现在我可是你学姐了。”

“学姐？我最喜欢学姐！”侯贵平一把将李静压到身下，向她吻去。

李静嘤咛一声，挣扎道：“你一个大学生来农村可受欢迎了，你欲望又这么旺盛，两年空窗期，我真怕你被农村小寡妇勾引走了。”

“说起来我们学校外还真有个小寡妇，长得白白嫩嫩，你要是怕我被人勾引走，就得经常过来，要不然，我可不敢保证。”

“小寡妇叫什么名字？”李静问。

“丁春妹。”

“好啊，脱口而出，把小寡妇名字记得这么牢，你肯定动了心思！”李静假装生气。

“那你来检验我吧。”侯贵平抓住她的手，两人又抱在了一起。

正当体内的多巴胺再一次升高时，突然，门“嘣嘣嘣”的被敲响了，侯贵平立起身，喊了句“谁啊”，没人回答，门依然在被粗鲁地敲击着。

侯贵平只好起身套上衣服，把李静裹在被子里，走过去转开门锁，刚把门锁转开，门就被猛地被推开，撞得他一个趔趄，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来人便一脚把他踢倒在地。

“你他妈一个支教大学生在公安局告我什么来着！老子今天废了你！”小板凳岳军从门外蹿进来，冲上去就猛踹抱头蜷缩在地的侯贵平，一边破口大骂。

李静被这突发情况吓得措手不及，躲在床上大声叫喊快住手。

岳军回头一看，邪笑一声，跑过去一把掀翻被子，暴露出赤身裸体的李静，淫笑着：“身材真不错啊，要不要找哥哥玩玩？”他回头指着侯贵平骂起来：“你他妈大白天抱个女人在学校睡觉，老子关在公安局里吃苦，你他妈说说这应该吗！”

小板凳岳军个头大概才一米六五，侯贵平整整一米八，身材高大强壮，刚刚是猝不及防被他踹倒，此时爬起身后，见女友受辱，顿时怒发冲冠，冲过去一把把岳军揪起来往门外拉。

岳军虽然打架经验丰富，但无奈对方个头比他大上太多，几下间就被侯贵平重重揍了几拳。

闻声赶来的附近乡民们围了上来劝架，但也都是口头劝架，不敢上去拉正在纠斗中的两个男人。

岳军面对侯贵平的拳头，毫无还手之力，吃了很多亏，这时，他趁侯贵平一个不留意，突然跑到灶台旁，抓起上面的一把菜刀，冲过来挥舞着：“你动啊，你他妈再敢给我动一下试试！”

面对近在咫尺挥舞着的菜刀，侯贵平恢复了理智，这种亡命之徒打起架来不要性命，谁也不敢保证他的刀不会挥过来。

侯贵平咬紧牙关，向后缓缓退缩到床沿，岳军同步上前，把他逼迫坐倒在床，一手拿着菜刀靠着他的脖子，侯贵平面对这样的架势，根本无法反抗。随即，岳军冷笑着开始一巴掌一巴掌地抽他，骂着：“你再动下试试？”

侯贵平整张脸都被抽红，旁边人见这架势，哪敢上来劝。

李静裹着被子蜷缩在角落，吓得浑身瑟瑟发抖，抽泣着。

“瞧你这呆样，大白天抱个女人在学校睡觉，还敢到公安局告我！老子告诉你，老子出来了，翁美香就是老子碰的又怎么样，你能拿老子怎么样！”

听到这话，侯贵平一把抬起头，怒目而视，满腔怒火熊熊燃烧，吼起来：“砍我，你砍我，你有种就砍死我啊！王八蛋！”

李静闭着眼睛摇头尖叫：“不要！”

“老子就弄死你！”岳军举起菜刀，但举起来后，并没有挥过去，而是退后一步，指指对方，“算你有种，老子今天放你一马，滚回你大学去，别让老子再看见！我告诉你，我是替孙红运办事的，你小心点！”岳军把菜刀扔到了地上，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寝室。

侯贵平立在原地，呆呆地望着地上的菜刀，几秒钟后，他一把捡起菜刀，就朝岳军追去。

岳军听到身后传来声响，回头一看，见一个凶神恶煞的大个子举着菜刀追他，顿时吓得脸色惨白，拔腿就跑，但侯贵平人高马大，三两步就追到眼前，一把抓住他的衣领揪过来，岳军大喊救命，侯贵平举起菜刀，听到身后李静大喊：“不要啊！”

侯贵平迟疑着，刀立在半空，过了一会儿，他把刀扔在一旁，抓起岳军的头，拳头雨点般一顿猛揍，最后在众人的拉劝下才松手。

岳军一瘸一拐地站起身，走出很远后，转头威胁道：“你给我等着！”

侯贵平作势又要冲上去，岳军连忙逃走。

在众人的搀扶劝慰中，侯贵平回到了宿舍，关上门。

李静看着他红肿的脸颊，又不禁失声哭起来。

侯贵平摸着她的头，轻声呢喃着：“没事，我没事。”

第十四章

又过了一个多星期。

夜晚，侯贵平站在乡上的唯一一个公共电话柱前，疲倦地对着话筒说：“我又去了一趟平康公安局。”

“公安局怎么说？”电话那头的李静问。

他丧气着：“态度很敷衍，说他们的调查已经排除了岳军的犯罪嫌疑。我说这不可能，他们说排除就是排除了。我问他们翁美香是不是遭人强奸了，他们态度很模糊，说阴道里是测出了精液，但究竟是强奸还是其他情况，还有待调查。完完全全不懂法，与未满十四周岁的发生性关系，就是强奸，居然还说其他情况！岳军带翁美香去了县城一天一夜，他们说岳军的精液不符，排除了嫌疑，所以把人放了。可就算岳军精液不符，他也是最有可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不继续对他调查！”

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久，传来一声李静的叹息：“你还是回学校来吧，不要继续留在那里了。”

“那怎么行？翁美香就这样白死了吗？她可是我的学生啊，是我没拦住才发生了这样的结果！”

“我跟张超老师说了你的情况，”张超是他们的班主任，“张老师的意思也是让你先回学校，他会把情况汇报给教务处，教务处会安排你去其他的地方支教，如果你不想支教，也可以回来接着上大四。张老师说你是个没出过校门的大学生，对社会上的一切都想得太简单。大城市里我们可以讲法律，但很多小地方，行政机关和民众都没有法律意识，他们并不依法办事，有些时候法律很没用。张老师说岳军既然知道是你到公安局告发他的，说明有警察把你这举报人透露给了岳军，这是违法违纪

的，一定有猫腻。为了你的人身安全，他希望你赶紧回来。”

侯贵平深深吸了一口夜晚的冷空气，摇摇头：“不能，我现在不能回来，我每天晚上闭上眼睛都会看到翁美香。你不是我，你没法体会那种感觉，再向前伸一点点手就能抓住她了，可她还是掉下去了。如果这样的事都不能用法律解决，如果这样一个人就这么白死了，那我就真的不明白，我们读法律到底是为了什么。”

李静沉默了一会儿，叹口气，问：“这几天岳军有没有来报复你？”

“没有，我不怕他。”侯贵平咬牙道。

“你今天又去了公安局，说不定岳军又会知道，我怕……我怕他还要来找你麻烦！”

“那正好！”侯贵平一脸不屑，脑海里又浮现出了坐在副驾驶座上的翁美香，他握紧拳头，指甲都钉进了肉里，“你别为我担心了，我根本不怕他，他打得过我吗？我还盼着他来呢！我真想狠狠揍他，揍死他！”

李静发出了抽泣：“你不要再招惹他了，他打不过你，可你一个外地人，他是当地的流氓，如果他多找几个人，他拿着刀找你，我……我怕……”她哽咽起来。

侯贵平冷笑一声：“你说的情况我都考虑过，我也做好了这样或者那样的准备，我一点都不怕。他不敢真对我怎么样，如果闹出人命，当地警察再怎么样也包庇不了他了。”

李静哭出声：“你不要说这种话。”

侯贵平深吸口气，一脸严肃：“如果这个案子我不是亲身经历，那么对我来说，这只是个新闻，可以为此痛心疾首几分钟，但几分钟后，这就是个报纸上的故事了，不会影响到生活，我也不会为这个故事浪费更多的精力。可是我是亲身经历的这一切呀，我没办法袖手旁观。如果我不管了，就此回学校了，翁美香的死谁来负责呢？我想我一辈子都会后悔的。”

“可是你已经多次找过警察了，岳军依然逍遥法外，你还能做什么？”

“县公安局不管，还有市公安局，市公安局不管，还有检察院。我这几天也在做一些调查，查到了一些很不寻常的事，我感到整个案子并没我一开始想的那么简单，包括葛丽怀孕生子。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一定能让真相大白。”

侯贵平紧紧握住话筒，他有把握真相就在不远处。

第十五章

2001年11月16日，星期五。

大约半个月前，侯贵平得到一份关键证据，并且弄清了翁美香之死背后的真相。因为真相太过骇人，出于对平康公安局的不信任，他没有把材料交给平康公安局，而是交到了平康检察院。检察院的一位办公室主任接待了他，详细了解了情况，又看了他提交的材料，看得出，那位主任也非常震惊。

一个星期后，侯贵平再次来到平康检察院催问结果，又是那位主任接待了他，这一次，主任专门把他叫到了小会议室，闭门商谈，告诉他这个案子他们不能查，反复劝着他回大学去，把这件事放到一边不要管了。

侯贵平很是失望，于是他在前几天多上了一些课，今天特意请一天假，一大早就坐车去了金市，找到金市公安局，交上了同样的证据并说明情况，工作人员表示需要向领导报告后再处理，到时会给他答复。

回到妙高乡已是傍晚，山区初冬日落早，此刻，乡上的那些房子都升起了袅袅炊烟，天际一抹红霞，即将沉到山的那头。

侯贵平伸直身体，深深吸了一口冷飕飕的空气，迈开步子走回学校。

快到宿舍时，他远远瞅见门口有人在徘徊，那人很好辨认，个头不高，染着黄毛！他警惕地停下脚步，与此同时，小板凳岳军也发现了他。

侯贵平眼角微微缩小，冷静地扫了眼周围，旁边地上有块砖，如果这家伙动手，他就马上操起砖块往对方头上砸。

不过看样子不必动手了，岳军手里没拿菜刀，而是一手提了两瓶酒，一手提了一些菜，满脸堆笑地跑上来讨好："侯老师，您总算回来了，以前是我不对，我错了，您要怎么我都行，我给您赔礼道歉，走走，去您屋里说。"

侯贵平弄不清楚对方在玩什么把戏，若是换成其他小流氓，不打不相识，浪子回头金不换，他倒愿意交上朋友，但对方祸害他的学生，罪不容赦，完全无法原谅，他脚下没动，很冷漠地瞪着岳军："你想干什么？"

"我们这儿啊，如果两个人打架闹纠纷了，大家坐一起，吃顿赔礼酒，道个歉，就好了。"

"我和你，不可能。"他毫不留情面地回绝。

"你——"岳军脸色有些难看，但马上恢复笑容，"侯老师，翁美香的事真的跟我没关系，我们进屋，您听我慢慢跟您解释，怎么样？"

侯贵平迟疑不定地看着他，不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犹豫中，被他半拖半拉地进了宿舍。

岳军很主动地把几盘荤素冷菜摆开，开了一瓶酒，给两人都倒上，自己先举起酒杯一口干完赔罪："侯老师，以前完完全全是我不对，我没文化，您是大学生，别跟我一般计较，如果您不满意，那您砍我一刀，我绝对不反抗，算是扯平了，怎么样？"

侯贵平皱眉看着他，道："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们先干了这杯酒，我再和您具体解释。"岳军举起杯子，一直等着他，侯贵平看了他很久，反正也不惧怕他敢如何，便拿起酒杯一口喝完，仿佛是用足力气把满腔怒火压制下去。

"侯老师，今天您去了市公安局对吧？"

侯贵平一愣，顿时脊柱感到一阵寒意。

"你怎么知道我去了市公安局？你在市公安局里也认识人对不

对？”侯贵平瞬间让酒气撑红了脸。

岳军连连摆手：“我哪能认识公安局里的大警察啊，县公安局的我也不认识啊。我这么跟您说吧，您去哪里举报，马上他们就都知道了。”

“他们是谁？”

“这我不能说，我跟您说过，我是替孙红运办事的，我是他厂里的司机。您是外地人，可能不知道我们老板，但平康没人不知道我们老板的。我只是帮老板做点事情，翁美香的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哪能想到翁美香会自杀呀。现在这事闹大了，谁都没想到，他们跟我说了，他们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发生这些事了，您啊，就高抬贵手，不要管这事了。这里有三千块钱，补偿您这些日子的辛苦，如果您觉得不够——”

侯贵平一把打掉小板凳递过来的红包，顺带把他推翻在地，冷喝道：“你们要用钱来收买我？这是人命，这是人命！”

岳军脸色一变，正想发火，但望着面前侯贵平正气凛然的高大身形，本能地畏缩了，便从地上爬起来，强忍脾气道：“侯老师，大家都是在社会上讨个生活，没必要这么耿直。他们想知道您今天交到市公安局的材料，是不是还有备份，我不知道您交的是什么材料，但他们很重视您这份东西，说只要您愿意把这份东西给他们，多少钱您都可以开口。侯老师我偷偷告诉您，他们很有钱，您尽可以开高点。我只是跑跑腿，如果这件事办好了，我也能拿点奖励，我绝对不会忘记侯老师您的人情，如果您选择继续在这儿教书，我保证以后整个妙高乡没有人敢动您半分。”

侯贵平咬牙摇头：“不用跟我说了，我今天去市公安局你们马上就知道了，我算是领教了你们的能耐。不过想用钱买回我手里这个东西，不可能！不管多少钱，我都不会交给你们！”

岳军咬咬牙，冷声道：“侯老师，我对你个人没有任何意见，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你来我们镇教书，也是个缘分。我跟你说句实话，我凭良心建议你这事不要管了，一是你根本管不了，二是你再管会有大麻烦！”

侯贵平握了握拳头，伸手狠狠指着对方："你想威胁我是吧？"

岳军害怕再被他揍，向后退缩一步："我只是按他们说的，把好话坏话都带给你，具体怎么做，你自己看着办吧。"

"滚出去！"

小板凳哼了一声，捡起地上的红包，转身开门就走。

侯贵平拿起桌上的酒，连倒三杯喝完，半斤白酒下肚，他红着脸喘着粗气，头脑却更加清醒。

他掏出笔，在信纸上写道：

小静：

我拿到了一些证据，翁美香的事远比我想象的复杂，这些罪犯很有势力，我不能在平康久留了。我不害怕他们会怎么对付我，但这件事在平康无法处理，我必须尽快回学校，学校里有更多的法律资源，我到时会把情况报到省公安厅和省检察院，我一定要给受害学生一个交代。明天早上我去给学生们做剩下的教学安排，下午我就回杭市。

平

2001.11.16

写完信，酒精涌上来，浑身燥热，他把信装进信封，贴上邮票，离开宿舍，把信投到了校门口的信箱里。

他站在原地，一阵冷风吹来，浑身一个激灵，望着这片山区农村夜空层峦重叠的黑色天幕，满腔的愤懑无处发泄。

以前他觉得这片天空像黑宝石一样，宁静而美丽。

此刻，他突然发觉，这片天空黑得那么彻底，没有一丝光亮。

他想大声吼叫，又怕惊扰学校里的住宿生，他喘着粗气开始绕着学校的土操场一圈圈奔跑，挥洒着体内的酒精和汗水，尽情奔跑。

一直到汗水湿透了衣服，他再也跑不动了，才停下来，慢慢走回宿舍。

他架起煤炉，烧了一壶开水，准备好好洗个澡，然后好好地在这里睡最后一觉，等醒来后，天就亮了。

这时，门外传来了轻碎的脚步声，由远及近，最后响起敲门声。

侯贵平警惕地回过身：“谁啊？”

“侯老师，是我，家里热水没了，你这儿有吗？”一个女声。

侯贵平打开门，门外是那个住学校外面的年轻小寡妇丁春妹，她穿着白色的鸡心领毛衣，很随意地扎了个马尾。大晚上的，有女人来访，侯贵平有些害羞地招呼了一声。

小寡妇看着烧热的炉子，露出雪白的牙齿笑着：“侯老师您在烧水呀，我家柴火没了，正想烧水洗澡呢，借我点热水吧。”

“嗯……你拿吧。”

“那我借你热水瓶用用。”

她挪着婀娜的步子，走过去要拿桌下的热水瓶，突然间一个踉跄，恰好摔倒在了侯贵平怀里，侯贵平一愣，似乎身体不会动了，他粗重的酒气喷到了她的脸庞上。她突然把手伸进了侯贵平的秋衣，像跳蚤一样触及了胸膛的敏感点。

第十六章

“侯贵平性侵留守女童，强奸妇女，最后畏罪跳河自杀？”严良合上这份当年的案卷材料复印件，和办公桌后的赵铁民对视一眼。

赵铁民点头道：“我派人专门去了一趟平康公安局调来这份材料，也找过当时大学里的一些知情老师核实。当初是平康公安局派人到学校通报这个情况的，考虑到浙大学生支教期间发生如此不堪的事，为了保护各方的声誉，学校对外宣称学生是支教期间在水库意外落水死亡。”

“这……”严良皱眉，“我很难相信这是事实。”

“为什么？”

“他是名牌大学的学生，受过高等教育，他本身学的又是法律。”

一听这话，赵铁民忍不住哈哈大笑：“老严，你就别摆知识分子的面孔了，你们这些知识分子的套路啊，我最懂，最闷骚的就是我是说理工科类大学的学生，涉及性犯罪的挺多，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严良不怀好意地瞪他一眼，道：“你再派人详细查一遍，这案子很可能有问题。”

“这能有什么问题？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案卷记录，2001年11月16日晚上11点，妙高乡一位名叫丁春妹的妇女来到派出所报案，称支教老师侯贵平诱骗她到宿舍，强奸了她。

民警赶到宿舍后，屋里没人，但从床上发现了未干的精液。

第二天，县里的法医赶到乡上，提取到了丁春妹阴道内的精斑。警察在搜查侯贵平宿舍时，还找到一条女童的内裤，上面同样有侯贵平的精斑，这条内裤经过调查，是侯贵平班上一位叫翁美香的女生的。该女

生几个星期前喝农药自杀身亡，当时警方对女生尸检时发现，女生自杀前曾遭人性侵。走访当地乡民的记录证实，侯贵平支教期间行为极不检点，大量证人证实，他在大白天和陌生女人在学校宿舍发生性关系。

第三天，乡民在水库发现一具男尸，经辨认是侯贵平的，丁春妹阴道与女童内裤上的精斑，经过比对，都是他的。

所以警方认定，侯贵平性侵留守女童，强奸妇女，妇女报案后，他仓皇逃窜，最后畏罪跳湖自杀。有物证有人证，证据链齐全。

严良微微摇着头："表面看，案子没问题。可是你想，案子发生十多年了，照理早该被人遗忘了，那么江阳又为什么要在那本检察官的小册子上留下侯贵平的名字和身份证复印件呢？小册子是今年1月份刊印的，江阳死于3月，也就是说，江阳留下名字和身份证复印件发生在他死前不久。一起扑朔迷离的命案，死者在死前不久，留下了一起十二年前案子的嫌疑人信息，这值得我们关注。"

他重新拿起材料，把里面的各项资料平铺在桌上，一页页仔细翻过，过了很久，他突然注意到一个很明显的问题："为什么材料里缺少侯贵平的尸检报告？"

"没有尸检报告？"赵铁民瞪起眼，将一页页材料都翻找一遍后，摊开手，"材料里只写了侯贵平溺毙的结论，还真没有尸检报告，有点奇怪啊。"

严良抬头严肃地瞧着赵铁民："一份封存留档的结案报告里，居然没有最重要的尸检报告，这种纰漏很少会发生吧？"

赵铁民眯着眼，没答话。

"你让你们专案组里省高检派来的检察官联系平康县检察院，看看平康县检察院是否有这起案子的材料。"

"检察院肯定没有。"赵铁民摇头道，"刑事案件中，嫌疑人已经死亡的案子，自动销案，无须报给检察院。侯贵平的卷子，只可能公安局留档，不会交给检察院的。"

严良不以为然地看着他："如果平康县检察院没有这案子的记录，江阳这位曾经的检察官为什么会写下侯贵平的信息呢？"

两天后，赵铁民心急火燎地找到严良，带给了他一份案件材料："平康县检察院果然有一份侯贵平的案件材料。"

严良意料之中地接过手，笑着问："这份里面有尸检报告？"

赵铁民特别严肃地点头："有。"

严良奇怪地看着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你看了就知道。"

严良急忙拆开，找到侯贵平的尸检报告，目光投到结论上，结论依旧是溺毙。可当他浏览到对尸体的描述时，马上发现了问题。

"尸体上有多处不明原因外伤，死者胃部积水150毫升。"

严良忍不住惊呼："溺水死亡胃部怎么可能只有150毫升积水？"

赵铁民转过身，冷哼一声："侯贵平只吞了一口水就淹死了，死个人原来是那么容易。"

"果然这案子有问题！"严良微微皱眉，随即问，"嫌疑人已经死亡，按规定要撤案，公安不必报到检察院，为什么平康检察院也有侯贵平的卷宗？"

赵铁民摇摇头："平康检察院的几个主要领导都是近年调来的，对于为什么这起本该销案的案件材料会在他们院，都称不知道。"

严良把整份材料详细看了一遍，道："检察院和公安局的两份卷宗，内容完全一样，只是公安局的那份没有侯贵平的尸检报告。尸检是公安局做的，他们却没有尸检报告，反而检察院的材料里有尸检报告，这太不寻常了。"

赵铁民表示认同。

严良目光悠悠地望着远处："现在你该相信张超没有在误导我们了，我们找江阳的遗物，结果马上发现了一起很不寻常的陈年旧案。"

"你的意思是，这是张超故意让我们知道的？他的动机呢？翻案？可一起十多年前的旧案，人都死了，翻案有什么用，值得他自愿入狱吗？"

严良双手一摊："我不知道答案，没法回答你。你可以再找张超问，不过我相信你问不出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他一定会说他对这件事不知情。现在，你只有继续查清楚侯贵平的事。"

赵铁民点点头，可是随即又皱眉，表现出为难的样子："我拿到这份东西后，也给专案组其他同志看了，毫无疑问，大家都认为这起旧案有问题。不过大家有个分歧，大部分人只想尽快把江阳被杀一案了结，不愿意管十几年前小地方的一起普通命案。哪怕这案子有明显问题，可当地公安已经定性了，翻案，是一件很麻烦的事，会触及很多过去的当事人，受到各种各样的阻力。"

严良不假思索道："毫无疑问，侯贵平的案子，你们必须追查下去。"

赵铁民为难道："你很清楚我们的办案程序，案件调查要权衡投入和产出，如果仅仅是为了正义，凡是疑难案件都要查到底，全国警察翻三倍都不够。专案组是为了江阳被杀一案成立的，不是为了十多年前的小命案。何况人都已经死了，谁愿意自讨没趣替一个死人翻案？地方上的各种办案阻力，你这位老师是没有亲身体会的。"

"不，"严良很认真地盯着他，"侯贵平的案子你们不查出真相，恐怕江阳被害一案永远破不了。张超建议我们查江阳的遗物，我们去查了，结果马上牵出一起充满疑点的旧案，这绝不是巧合。侯贵平的死与江阳被害，以及张超的先认罪再翻供，这几件事有什么关联，虽然现在没有答案，但我相信线索会逐渐串起来的。"

赵铁民扳动着手指，思考着，过了很久，点头表示认同："可是侯贵平的案子都发生了十多年了，现在怎么查呢？"

"很简单。第一，调查侯贵平的卷宗为什么会存到检察院，我相信和

江阳有关；第二，”他拿出尸检报告，指着末尾的签名，“找到这位负责尸检的法医陈明章，向他了解当时的情况；第三，和当年负责该案的经办人谈谈，问他为什么明显是谋杀的尸检报告，最后结论会变成跳河自杀溺毙。”

赵铁民思索片刻，点头道：“这几项调查都需要人手，专案组成员目前还是围绕着江阳被杀一案，他们不少是省里单位的领导，级别比我高，让他们查一起旧案，我差遣不动，幸好我们支队有几百号人，我可以让我手下的刑警去调查。”

听他这么说，严良慢慢睁开了眼睛：“这次的案子社会影响那么大，省市两级三家单位破格组成专案组，照理组长应该由省厅的人担任，你这刑侦支队长级别是不够的，可是高栋却极力推荐你。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级别比你高的人，手下却没你多。”

赵铁民惊讶道：“让我当专案组组长，是高厅的刻意安排？”

严良点点头，目光投向了窗外，呢喃道：“高栋究竟知道些什么，他又在这案子里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第十七章

2003年，江阳来到了平康县。

江阳的人生无疑是幸运的，从小就是学校里的尖子生，大学考上了浙大法律系，2002年顺利毕业。

那个时候外企最吃香，宝洁、四大事务所是所有学生的向往，其次是金融业，当时的公务员不像后来那么热门，江阳没毕业时就很轻松地考上了金市人民检察院。

他并不是金市本地人，却报考了金市的检察院，自有他特别的考虑。

当时他的选择很多，既可以报考最高检，也可以报考省高检院或者省会杭市检察院的职位，可是仔细权衡之下，这几家单位都是精英云集，论学校、论学历、论能力，他都比不上精英，论关系背景，他更是毫无优势。金市位于浙江西部，经济排名省内垫底，一线法律专业的精英不会去报考这家单位，矮子里面拔将军，他相信浙大的招牌在落后城市的单位里，还是金光闪闪的，只要努力经营，很容易成为单位的重点培养对象，一步步踏实前进，仕途一定光明。

结果果然如他所料，他一来就成了单位里唯一的名校高材生，外加他是个帅哥，性格开朗，口才很好，一表人才，而任何机关单位都不缺爱撮合的大妈，很快，单位大妈络绎不绝地拿着各种女孩的照片找上他，他很有眼光，一律拒绝——当然，主要还是因为这些女孩丑。

事实证明，他并没有因单身就随便挑个女朋友，他对自己的人生规划很是明确。

不久之后，他等来了值得爱的姑娘。

金市检察院吴副检的漂亮女儿吴爱可，大约是个制服控，遇见了穿着制服的江阳后，立刻产生了眼缘。吴爱可尖脸长发，曲线别致，也学法律，刚刚毕业，现在在一家律所当助理。

于是两人在都是法律人的借口下，很快谈起了人生理想，双方表达了共同度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决心。吴副检也在旁观察了他几个月，亲自找他谈过心，评价他是社会主义的四好青年，对他很是满意。

在机关单位生存，如果有一位大领导是未来的老丈人，那么一切就变得很容易了。再加上平时看点管理类的书，开会时装模作样说上几句莫名其妙的话，他自然成了单位里的重点培养对象。

一切都很顺利，2003年的时候，吴副检调去了平康县检察院任检察长，江阳也跟着去了平康县，任侦查监督科科长，副科级，手下带四名工作人员，这在毕业才一年的人里很不容易，所有人都看好他的未来。

那个时候手机刚刚开始流行，还没出智能手机，年轻人的主要聊天渠道是互联网。毕业后，他的大学同班同学们建起了一个QQ群，有一次江阳说到自己在平康县检察院任职，女同学李静马上对他发起了私聊，得知他任侦查监督科科长后，李静表示过几天来平康看看他。

李静是班上的美女，身材相貌都一流，不过她和侯贵平是男女朋友关系，所有人都知道，江阳对她自然不抱任何想法。她突然郑重提出要来平康看他时，江阳心里是拒绝的，该不会对自己有意思吧？好吧，虽然他自认长得帅，可他正和领导的女儿谈着恋爱，可不敢开任何小差。

他只能一本正经地问她什么事，对方却不答，只说见面了会告诉他。

对于这次会面，江阳不敢隐瞒，如实告诉了吴爱可，毕竟在这县城如果发生点什么风流韵事，一下子就传开了，要是谣言四起，传到吴检的耳朵里，他很快就会从科长变成门卫。

会面地点定在了县城唯一的一家西餐厅，吴爱可独自坐在一角“监视”，江阳和李静坐在不远处的偏僻一桌。

相互寒暄客套一番后，江阳做贼心虚地瞥了眼远处的吴爱可，压低声音直切主题：“你跑来平康找我有什么事？”

李静思索一番后，缓缓开口：“你记得侯贵平吗？”

“你男朋友？我当然知道，”江阳皱了皱眉，“对于他发生的事，我很遗憾，好像就发生在我们平康吧？”

李静默默地点点头。

江阳奇怪地看着她：“怎么回事，这都过去几年了，为什么突然提到他？”

她再三犹豫后，说：“有件事我一直想弄明白，但是又觉得这样会很麻烦你。”

听得出不是爱慕自己，江阳松了口气，爽快问：“什么事，你说吧，老同学了，不违反工作原则的情况下我一定帮忙。”

“我……我怀疑侯贵平不是淹死的。”

江阳当即瞪眼：“那是什么？”

李静牙齿咬住嘴唇，半晌后，低声说：“他死于谋杀！”

“你说什么！”江阳一声惊呼，引起了不远处吴爱可的注意，片刻后，他意识到自己失态，忙低声问，“为什么这么说？”

“侯贵平死后，平康公安局带着结案材料找到学校，向学校通报了这件事，你知道材料里记录侯贵平是怎么死的吗？”

“不是下河游泳，不小心淹死的吗？”

李静轻轻地摇头：“通报说，侯贵平性侵留守女童，强奸妇女，在被警察逮捕期间逃走，最后畏罪跳湖自杀。”

江阳瞪大了眼睛，连声道：“这不可能，侯贵平不可能是这样的人。我跟他虽然不熟，可我知道他不可能是这样的人！”

他脑海中浮现出侯贵平的身影，一个高高大大的阳光男孩，爱运动，很强壮，而且特别热血，给人感觉就是一身正义，绝不是那种躲在角落里看片的猥琐男生。他还记得有一次有个偷车贼被他们班男生抓到，很多人要去揍小偷，侯贵平靠他的个头拦住大家，坚持不打人，扭送派出所。这么个阳光正义又善良的大男生，怎么可能跟性侵案连在一起？

李静眼眶微微泛红："我也绝对不信他会做那样的事。而且有件事你不知道，在他支教时，我去过他所在的妙高乡，在我去之前不久，他班上的一个女学生喝农药自杀了，警察发现女孩自杀前曾遭人性侵，侯贵平一直在为此事向上级举报，要求调查，怎么可能是他干的？"

"你说他举报学生遭性侵而被谋杀，最后警方的结论却是，侯贵平性侵了那个女生？"

李静缓缓点头。

听到这儿，江阳的表情沉了下来，脸上覆盖了一层阴霾。

李静继续说："平康公安局来学校通报这件事时，张超老师看过他们带来的结案报告，张老师后来告诉我，材料上有处问题。侯贵平的尸检报告结论写着溺水死亡，而尸检描述上写着，胃部积水150毫升。"

江阳不是专业人员，一时不明白："那又说明了什么？"

"张老师说，一个人如果是溺死的，肚子里会吞下大量积水，150毫升只是一大口而已，所以他不可能是溺死的。"

江阳悚然动容："既然如此，张老师有没有把这个疑点告诉平康公安局？"

李静摇了摇头："没有。我问过他，他说地方上的办案，有很多黑幕，这个疑点既然被他看出来了，相信当事法医自然更清楚，可是最终还是送来了这份结论。侯贵平当时在举报时，平康公安局就有内鬼向被举报人透露是他举报的，这案子可能牵涉范围很广。张老师说，要在地方上推翻一起案件，非常困难，会牵涉很多人，尤其这样一件疑点重重

的案子，我们未出校门的法律人不懂实际工作的困难，侯贵平已经死了，不管翻案与否都改变不了侯贵平已死的事实。”

江阳闭上嘴，思索着。

从事检察官工作一年多，他已经不是那个未经世事的天真大学生了，他知道实际办案的困难，有些案件明明存在疑点，最后却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妥协了。

学会妥协，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

李静看着他的表情，过了会儿，试探地问：“如果可以的话，你能不能帮我确认一下案件材料，看那份尸检报告的记录，是不是真如张老师看到的那样？”

“如果是的话呢？”

“你……你是侦查监督科的科长，你能不能……”面对一件很麻烦别人的事，李静很难说出口。

“你想替他翻案，还他清白？”江阳表现出并不十分热心的样子。

李静慢慢地点头，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那次事情后，我听说侯贵平的妈妈精神失常，后来就失踪了，他爸爸不久后也跳河自杀了……”

这时，大概是见到潜在情敌在自己男朋友面前哭，吴爱可忍不住走了过去，刚走到那儿，却发现气氛不像预想的那样。

两人都很沉默，李静无声地哭着，而江阳则正襟危坐，眉头皱在了一起，从未见过他如此严肃。

李静蓦然抬起泪眼看到一副古怪表情的吴爱可，顿时有些不知所措。

江阳忙收敛情绪，替双方介绍了一番，随后把侯贵平的事向吴爱可转述一遍，吴爱可脸上渐渐透出了怒容，突然秀拳击打在桌上，冷声道：“如果事情真是这样，江阳，你要查，一定要查！必须还人清白，抓

出真凶！”

江阳考虑着如果去调查兄弟单位公安局的案子，不但会遇到阻力，他这个新人也会得罪体制里的人，犹豫着不敢下决心做保证。

李静看出了他的犹豫，勉强地笑了一下，抿抿嘴：“我知道这件事很为难，让你很难做，我……我只是想确认一下侯贵平到底是怎么死的，我没有什么其他要求。”

吴爱可果断道：“怎么可以只确认一下，这件案子一定要一查到底啊！江阳，你还犹豫什么，你是不是检察官啊？你不查，我就找我爸去了。”

李静疑惑道：“你爸？”

“我爸是检察长，管着江阳。”吴爱可脸上浮现出得意。

江阳无奈撇撇嘴，表示这是不争的事实。

李静马上抹了眼泪，满怀期待：“如果……如果真的可以，我希望——”

江阳说：“我知道了，我尽力吧。”

第十八章

把李静送上回杭市的大巴后，江阳和吴爱可走在回来的路上，他沉默不语，眉头紧蹙。

吴爱可不满地数落起来：“怎么回事！你对你同学的案子好像很不情愿帮忙。”

江阳有他的顾虑：“如果真是李静说的那样，这件事处理起来不太容易。我工作才一年，如果要去翻侯贵平的案子，会得罪不少人的。”

吴爱可鄙夷地望着他：“你还是检察官吗？你还是侦查监督科科长吗？你不就是处理冤假错案的？”

江阳无奈叹气道：“实际工作不是这么简单的，我……我还没有平反过案子。”

“我真是不明白，凡事都有第一次，那就把这案子当成你平反的第一个案子来做啊。你有什么可犹豫的？如果是冤案，你这侦查监督科科长当然要义无反顾平反，按着法律规定来办不就行了，天塌下来我爸会帮你顶着，你怕什么呢，回头我跟我爸说一下这事，他一定支持你。”

“可是——”

“别可是了！”吴爱可激动起来，停下脚步，回头严肃地瞪着江阳，“你没听到李静说的吗？侯贵平明明是去举报他的学生被人性侵，结果被人谋杀了，死后还被扣上了性侵女童、强奸妇女的帽子。这事害得他妈妈精神失常、失踪，他爸爸羞愧自杀。一起冤案害了整整一个家庭，如果这样的事情你都不去阻止，你凭什么继续当检察官，我对你太失望了。”

江阳咬了下嘴唇，马上笑着讨好：“好好好，我一定遵照您的最高指

示，尽我所能去调查，可以了吧？”

“这不是为了我查，这是为了你检察官的职责。我一点都不想你变成一个什么事都要考虑利益权衡的官员，这样的伪君子我见得太多了！”吴爱可表情很是认真。

江阳深吸一口气，挺胸道：“好，为了我检察官的职责，好了，我错了，我不该犯官僚主义，这案子我马上去查，中纪委大小姐饶过我这一次吧。”

吴爱可瞪着他，保持了很久一脸正气的表情，最后，总算被他逗笑了：“这还差不多，记住，去公安局的时候制服穿帅点，别给我丢脸！”

“那是当然的，我是平康县最帅检察官嘛——哦，我是第二帅，第一帅是我的岳父大人。”

第二天，江阳亲自带人去了平康公安局，要调侯贵平的案卷材料。接待他的是刑侦大队长李建国，李建国四十岁左右，个头不高，体态略发福但仍十分强壮。虽然行政级别和江阳一样，但刑侦大队手下管的人多了，大队下面还有中队，合计有六七十号人，管了这么多人，自然生出领导的气场，远不是江阳这手下就四个工作人员的科长能比的。

得知他的来意后，又见他是个年轻的嫩头小子，李建国很不屑：“侯贵平那案子，罪犯本人已经死亡，撤案了，案卷材料都封存在档案室，按规定不用交到检察院，你们检察院要调这份材料干什么？”

“我们接到一些情况反映，需要对这起案件做一次复查。”

李建国眉头微皱：“什么情况反映？谁反映的？”

“按规定，这方面不能透露。”

李建国冷笑，一副桀骜的样子：“那我也是按规定办事，案子已经销案封存，不关检察院的事，你们回去吧。”

江阳忍着脾气没有发作，拿出了阅卷的调令，李建国接起瞥了眼，

直接还给他，笑着说：“给我没用，我不管档案。”说完转身就走。

江阳在手下面前失了面子，心中大为恼怒，在公安局却又没法发作。他只好去找档案室，结果档案室说刑事案件的卷宗调档需要李建国签字同意，他只能再去找李建国，可大队刑警说李建国有事外出，离开单位了，将他们几人晾在了一边。

第十九章

江阳没料到调份卷宗就直接碰壁，左思右想之下，既然李静说谋杀的证据在尸检报告上，经过打听，平康公安局所有尸检报告均出自法医陈明章之手，于是他第二天早上去找了陈明章。

技侦中心门口，这是他和陈明章第一次见面。

陈明章大约三十五六岁，戴一副眼镜，长相斯文却带着一副独特的狡黠，后来才知道那是“狡猾”。

听到江阳想了解一起两年前案子的死者死因时，陈明章表现出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冰冷模样：“这个找我干什么？所有材料都在档案室，你们检察院可以凭手续问档案室要啊。”

江阳皱了皱眉，坦白说：“你们单位档案室不是很配合。”

“那你找领导协调，你们是检察院，公安这帮人最怕你们，你们要份东西还怕不给？”

江阳没法对着公安工作人员抱怨公安的推诿，只能耐着性子恳求：“陈法医能不能请你通融一下帮个忙，核实一下死因，这个结果对我很重要。”

陈明章打量了他一会儿，皱眉道：“你明明可以走公文程序，却不走，这个死者跟你什么关系？”

“死去的嫌疑人是我朋友，那个案子很特殊，我想陈法医您一定对此会有印象，我想——”

“等等，你说死去的嫌疑人是你朋友？”

“是我的大学同学。”

陈明章想了想，微微一笑，问："也就是说，你对你同学的死因有所怀疑？"

"对对，但我绝对不是怀疑您的工作，我只是——"

陈明章打断他，爽快道："没关系，工作都会有疏漏，怀疑我工作也无妨，"他突然凑过去，压低声音道，"这算你私事还是公事？"

江阳不理解为什么对方态度会突然转变，只好说："目前是我私事，如果一旦查到证据，我会按公事办。"

"这样子……"陈法医挠了挠头，欲言又止。

江阳连忙道："您放心，无论结果如何，我都不会给您添麻烦，以后也不会给您添麻烦。"

"你误会了，添麻烦我倒一点都不担心，我是怕麻烦的人吗？不是的，只不过嘛……"陈法医一脸为难地说，"这是你私事，我帮助你的私事，自然会动用我工作外的私人时间，我私人时间是很宝贵的，俗话说，时间就是金钱……"

江阳渐渐听明白了，心中咒骂着小地方的机关人员实在太过龌龊，想方设法捞钱，但现在有求于人，只得忍下气来，问："多少钱？"

"哎呀，这怎么说呢，"陈明章伸出一只手，摇了摇，"你觉得合适，我就帮你翻下记录。"

"五十？"

"咳咳，这个嘛，你知道，现在物价涨得快。"

"五百？"江阳瞪直了眼。

陈明章红起脸，嘿嘿一笑，很不好意思地点头。

江阳咬了咬牙，心中激烈斗争一番，想起女朋友一定要他查清真相的态度，只好吐血同意："行。"

陈法医很开心地笑了起来：“你要查哪个人？我下班了来找你。”

“两年前妙高乡上一个淹死的支教老师侯贵平。”

“侯贵平？”陈明章脸色一变，过了片刻，连忙摇头，“这个不行。”

江阳瞬间警惕起来，盯着他问：“为什么不行？这起案子有什么特别？侯贵平的死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陈法医严肃道：“这起案子确实很特别，所以五百不行，必须得一千。”

“一千，将近我一个月的工资！”江阳忍不住叫道。

陈法医连声嘘着，看了看周围，确认没人听到他们说话，立刻压低声音道：“我虽然是技术人员，不算职能警察，偶尔靠技术接私活不算违纪，但传出去也不好听呀，你小声点。我告诉你，县里就我和我徒弟两个法医，我一年要碰三四十具尸体，我哪记得住这么多名字。侯贵平这名字我记住了，说明这案子肯定有特别之处呀。不过嘛，我这人还是很厚道的，他毕竟是我的尸体，你是尸体的同学，看在尸体的分儿上，给你个友情价，八百吧，怎么样？如果你接受，除了侯贵平的尸检报告外，我再送你一条绝对物超所值的重磅信息。”

江阳心中对他一通咒骂，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人都不像个法医，而是个实实在在的生意人，讨价还价了一番最后还是看在尸体的面子上，才为难地给了个“友情价”。

他思虑了好一会儿，想到除尸体的信息外，还有一条重磅信息，显然陈法医绝对知道很多事，恐怕案子大有隐情。

既然已经向吴爱可承诺了会尽全力查清真相，如果一开始就放弃，恐怕女朋友会对自己失望。纠结了半天，大半个月工资，虽然心疼，不过好在身处公职单位没有其他花销，就咬牙答应了下来，约了晚上一起吃饭。

第二十章

江阳和吴爱可坐在餐厅的包厢里焦急等待着，房门半开，他们时不时透出去看。

“黑，实在太黑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人！讹了你整整八百块！你一个月工资才多少！”吴爱可足足在那里抱怨了半个小时，不断计算着八百块需要江阳上几天班，八百块能买几件衣服，能在外吃多少顿，而陈明章简简单单的举手之劳，就敢要价八百块。

末了，她只好把抱怨转到了江阳头上，说他这个男人就是不会讨价还价，如果是她，一定还到三百块，不能再多了，如果陈明章犹豫，她扭头就走，对方一定会叫住她说再加一百块吧，她坚决说一分都不能加了，继续摆出扭头随时要走的架势，最后对方肯定愿意三百块成交。

想到早上江阳就这么轻松答应下来，她就一阵火大。

换任何人都会火大，就像预期中一次开开心心的大保健，结果变成了仙人跳，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了。

江阳虽然为八百块肉痛，但心中也是一阵得意。想着吴爱可这回可明白他爱得深沉了，要知道，这八百块纯粹是为了吴爱可才掏的，侯贵平虽是同学，可彼此不熟，他们的交情值不了八百块。

他笑着说：“既然已经答应他了，只能我下个月省着点了。早上看他的样子，侯贵平的案子八成确实另有隐情，我还怕他反悔不来了。”

“他敢！”吴爱可怒道，“你钱不是还没给他吗？瞧这种人的样子，贪财不要命，他肯定舍不得八百块。哼，居然有警察敢向检察官索贿，简直不要命。你记着，待会儿一定要他开张收据，等案子查清后，你再把他带回检察院审他，说他索贿，要他连本带利还钱。”

江阳撇嘴无奈道："他不是警察，他是技术岗，不是职权岗，我们这算私事，不是索贿。"

正说话间，陈明章推门而入，反客为主地拉过凳子一把坐下，笑眯眯地瞧着他们："这位是你的女朋友？很漂亮。怎么样，钱准备好了吗？"他没有过多废话，开场直接谈钱，伸出手，好像正在做一场毒品交易。

吴爱可忍不住问："这对你来说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八百块太贵了，三百块！"

陈明章笑着望向江阳："这个价格是我和你男朋友谈妥的，他同意的，对吧？"

江阳不说话表示默认。

"可是太贵了！"

陈明章摊开双手，表示无奈："小姑娘，人要讲诚信，而且男人要一诺千金，你男朋友既然已经答应下来这个价格，你作为女朋友应该支持，要不然，别人就不知道你们家当家的，是男的说话管用呢，还是女的说了算。"

这话呛得吴爱可闭了嘴，只能更加生气地瞪着他。

他丝毫不以为然，从江阳手中很是心安理得地把八百块现金收入囊中，还拍了拍口袋，显示很满意，笑着表示，既然生意成交，那么今天这顿饭他请了，结果他却只点了三碗面条，惹得吴爱可心中大骂这也太抠了吧。

江阳不关心吃什么，只想早点知道结果，着急问："陈法医，你查的事……"

"放心，以诚待人是我的原则！"他笑眯眯地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江阳刚准备接过，他又把文件往后一抽，按在桌上，郑重地说，"我提醒你一下，你走之后，我了解到了侯贵平案子的后续情况。虽说侯贵平是

你朋友，但其实这案子跟你并没多大关系，你如果执意要看这份尸检报告，恐怕会给你带来一点麻烦。现在你放弃，我会把钱还你。当然——这顿的面条钱你们出。”

吴爱可心中大叫，这么严肃的话题，为什么还要提面条！

江阳犹豫不决，回头看了眼吴爱可坚决要把案子管到底的表情，丝毫没有妥协余地，只好硬着头皮说：“我不怕麻烦，你给我吧。”

“嗯……那当然没问题，不介意的话，容我再问你几个问题？”

“你说。”

“对侯贵平的案子，你了解多少？”

“我还没见到结案报告，我知道的就是当年平康公安局向学校通报的这些。”

“他们跟学校是怎么通报的？”

江阳深吸一口气，缓缓道：“侯贵平在平康支教期间，性侵留守女童，强奸妇女，最后在民警抓捕过程中逃脱，走投无路之下跳湖自杀。”

陈明章眼角微微跳动了下：“他们是这样通报的？”

江阳点点头。

陈明章抿了抿嘴唇：“你去我们单位档案室要过结案材料了吧？”

“对。”

“为什么没拿到？”

“档案室说要刑侦大队长李建国的签字。”

陈明章皱眉道：“李建国不肯签？”

“他说这件事归档案室管。”

陈明章点点头，脸上露出了思索的表情，过了一阵子，他重新抬头，微微笑着问：“如果你发现侯贵平不是淹死的，你接下去要怎么做？”

“侯贵平真的不是淹死的？”江阳和吴爱可同时坐直了身子。

陈明章目光毫不回避地迎着，慢慢点头：“没错，我从来没说过侯贵平是淹死的。”

“可是据说当初的尸检报告写着是溺亡。”

陈明章不屑道：“那份尸检报告的结论一定不是我写的。”

“可我听说平康所有刑事命案的尸检报告都出自你手？”

“很简单，有人篡改了我的结论呗。”

听到这话，江阳和吴爱可都知道事情比预想的还严重，陷入了沉默。

陈明章笑了笑，看着他们俩：“现在你们还想买侯贵平的真正尸检报告吗？”

江阳更加动摇了，他知道这件事大概会牵涉很大。伪造尸检报告，那是严重的职务犯罪，该不该继续深入调查下去？他一个年轻检察官，并没有多少经验，更谈不上人际关系网，目前在吴检的提拔下当上科长，如果平平稳稳走下去，相信未来会很顺利。但如果牵扯进地方上的一些复杂事情里，不管结果如何，恐怕都得不到任何好处。

陈明章不动声色地打量着他，没有说话，表现出很大的耐心。

这时，吴爱可果断地开口：“我们买，这件事情我们查定了！”

“这得看你男朋友的意见。”

江阳咬着嘴唇不作声。

吴爱可瞪眼道：“江阳！”

江阳马上抬起头，道："我买，案子有隐情，我作为侦查监督科的检察官，我要查下去。"

吴爱可瞬间用欣赏的眼神望着他。

"行吧，那我就把尸检报告交给你吧。"陈明章笑了笑，把材料交了过去，接着缓缓说，"我这儿的结论很明确，侯贵平不是溺亡，而是死于谋杀。在他落水前，他已经死了或者正处于濒死状态。因为他胃里积液只有不到150毫升，溺死的人可远远不止这些了。他身上有多处外伤，但都不是致命的，直接的致死原因是窒息，他脖子没有勒痕，嘴唇破损，大概是被人强行用布之类的东西闷死的。他体型高大，要把他闷死，一个人是不够的，凶手至少两人。这些是我的结论。"

陈明章三天两头跟尸体打交道，描述起死人来，仿佛说着鸡鸭牛羊的动物一般，吴爱可听得心中一阵发怵，脑海中不禁刻画起侯贵平尸体的模样。

陈明章笑称："我这份尸检报告的结论是经得住检验的。不是我吹牛，我在这方面的职业技能很出色，我是法医学博士，我老家在这儿，照顾爸妈需要，才来平康这小地方上班。我的水平不输于大城市公安局的法医。所以你们对我这份尸检报告的准确性，大可以放心。"

过了会儿，陈明章调侃般瞧着江阳，又说："现在你拿到这份报告了，也知道公安局里的那份案卷材料有问题，我很好奇，你真的打算为一个死去的人翻案吗？"

江阳看了吴爱可一眼，马上把心头的犹豫打消回去，稳住正义凛然的检察官形象："我要为侯贵平翻案！"

"恕我直言，你和这同学关系很要好吗？"

"一般般，普通同学关系。"

"那我建议你还是算了吧，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翻案，从来都不容易，要得罪人的。你还年轻，不要拿自己的前途冒险，这案子，比你想象得复杂，翻案，嗯……你级别不够。"

吴爱可不服气："他是科长。"

"科长？"陈明章不屑笑了笑，"一个县级机关的科长，也就副科级吧？而且还是个很年轻的科长。李建国和你级别一样，你还是他的监督部门，你连他都摆不平，还能怎么翻案？"

吴爱可听到江阳被他说得一文不值，不由恼怒道："照你说翻案要多大级别？"

陈明章指着江阳："等他当上检察长还差不多。"

吴爱可笑称："我爸就是平康县检察长，正职，一把手。"

"呃……这样啊。"陈明章重新打量起他们俩，"难怪。我想这事即便你知道没那么简单，小地方事情处理起来特别复杂，更别提翻案，一个刚工作的检察官就敢出头，果然是靠吃软——咳咳，"他强行把"饭"字吞了回去，"有大靠山啊。"

江阳看了一遍尸检报告，把材料放到一边，不解问："你为什么会有这份最原始的尸检报告，你们的报告不都是并到结案报告里一起放档案室了吗？"

"这个问题问得好。"陈明章不由笑了起来，欣赏地看着江阳，冲吴爱可道，"小姑娘，光情绪用事是没用的，你男朋友比你聪明多了。"

吴爱可嘴里哼了声，但听到他这么夸江阳，脸上不禁得意。

陈明章继续道："事情是这样的，当初大队长李建国带人送来了侯贵平的尸体，我还没得出结论呢，他就四处告诉其他警察，说结论是侯贵平畏罪自杀淹死。后来我找到他，说出了我的结论，侯贵平不是淹死的，是死于谋杀，还没等我说完，他就跟我说，一定是自杀淹死的，不会有第二种可能，让我就按这个结论写。我不同意，因为这明显违背我的职业道德嘛，万一将来翻案，说尸检报告有问题，岂不变成我的责任？他一直劝我，说他们刑警有破案考核压力，如果侯贵平不是死于自杀，他们不好交代。我很怀疑他说法的真实性，还没展开调查呢，怎么就知道案子破不了？所以我最终依旧不同意，于是他让我只要写好尸检

过程就行了，后面的结论他来写，所有责任他来承担。没有办法，他是刑侦大队长，这块他说了算，我只能做好我的本职工作。所以如果档案室里的卷宗里，尸检报告的结论写着侯贵平溺亡，那一定是李建国写的。”

江阳不解问：“那么你手里的这份尸检报告原件？”

陈明章笑眯眯回答道：“既然尸检报告结论他来代笔，若将来翻案，变成我和他共同伪造尸检报告，岂不是很倒霉？所以呢，我自己重新写了一份尸检报告，签下名字，盖好章，一直保留着，作为我完全清白的证据。”

江阳思索着，他理解陈明章故意留一手的做法，一个法医的权限是有限的，他只能保证自己的工作没风险，管不了刑警队长最后会把案子如何处理。

过了会儿，他又问：“关于侯贵平性侵留守女童和强奸妇女的事，你知道多少？”

陈明章皱眉道：“性侵女童这件事上，侯贵平有没有做过，不好说。可能有，也可能没有。”江阳不解地看着他。

陈明章露出回忆的神情：“侯贵平尸体发现前一天，刑警送来了一条小女孩的内裤，上面有精斑。侯贵平尸体找到后，我从他身上提取精斑，比对后，两者确实是一样的。”

江阳和吴爱可都不可思议地瞪大了眼睛，心中都在呼喊，怎么可能，难道侯贵平真的性侵了女童？

陈明章又道：“但是光凭一条内裤上的精斑是不能下结论侯贵平性侵女童的。那名死去的女童也是我做的尸检，我从她阴道里提取到了精斑，不过从来没和侯贵平的精斑比对过。”

“为什么？”

陈明章脸上表情复杂：“因为在侯贵平死前几天，法医实验室有人进

来过，丢失了一些物品，包括女童体内提取的精斑也不见了。”

江阳吃惊道：“小偷怎么会跑到公安局的法医实验室偷东西？”

陈明章笑了笑：“是不是小偷干的，没有证据，我们就不要下结论了。”他吐了口气，道，“女童内裤精斑确实是侯贵平的，但体内精斑没有比对过，所以我说侯贵平是否性侵了女童，结论是不知道。不过嘛，他强奸妇女有可能是真的。”

江阳和吴爱可张大了嘴巴。

“那名妇女被强奸的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妙高乡，提取了她阴道里的黏液，上面有精斑，后来侯贵平尸体找到后，经过比对，这确实是他的，他与那名妇女发生过体内射精行为，这是不可能伪造的。”

江阳听到这话，半晌默默无言，这个结论彻底打破了侯贵平在他心中的形象。李静是站在侯贵平女朋友的角度看问题，自然深信不疑侯贵平绝对不会做出那些事，但是证据上，侯贵平确实这么做了啊。

替一名强奸犯翻案，值得吗？

陈明章似乎看出他心里的想法，笑道：“是不是在考虑，该不该为一个强奸犯翻案？”

江阳默认。

“其实侯贵平也未必是强奸犯吧，我的结论只能证明侯贵平与那名妇女发生过性关系，是不是自愿的谁知道呢。”

即使自愿的又怎么样呢？背着女朋友，在支教期间与其他妇女发生性关系，在江阳看来，同样是件很龌龊的事，侯贵平的人品该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陈明章站起身，道：“后面怎么办，都看你个人的决定。”

江阳表情沉重地点点头，说了句：“不管怎么样，还是谢谢你。”

陈法医拍拍装了钱的胸口，道：“助人为乐嘛。”

江阳看着他问：“你跟我说了这么多内情，你就不担心……不担心给你带来麻烦吗？”

陈法医不屑道：“这有什么好担心的。首先，法医在单位里是技术岗，相对独立的部门，领导顶多看我不顺眼，不能把我怎么样。其次呢，就算有人因为我多管闲事想办法调走我，那也无所谓咯，法医工资本就这么低，要不然我也不会私下接活，不光这次跟你，我还有很多赚钱门道，医学、物鉴学、微观测量学，这些我都很精通的。不干法医，还有很多单位排队请我呢，现在无非是有点职业理想罢了。”

他豁达地笑起来，也感染了另两人，走出了刚刚一席话带来的无形阴霾，跟着笑出了声。

这时，江阳突然想起一件事，连忙问：“对了，你说除了侯贵平的事外，你还要告诉我一条——”

“一条绝对物超所值的重磅消息。”陈法医没忘记这事，他咳嗽两声，带着仿佛蒙娜丽莎一般神秘的微笑着看他们，“我刚说我有很多赚钱的门道，其中一样是炒股。中国股市自从2001年见顶后，已经跌了两年多了，你们现在如果有钱，可以多买一些贵州茅台这只股票，拿上个五年十年，你们会发财的。”

两人刚刚鼓得像气球般满怀期待的脸顿时泄了气：“这就是你说的重磅消息啊？”

“对啊，你们如果不信，十年后一定后悔没听我的。来，服务员，埋单。什么！餐具也要一块一份，赚钱要不要这么拼命啊？”

第二十一章

杭市刑侦支队的大院里，一辆S级奔驰缓缓驶进停下，从车上走下一位四十多岁戴着眼镜、一身休闲装扮的男人，迈着轻松的步子朝办公楼走去。

赵铁民透过落地玻璃指着他：“我们的客人来了。”

“他就是法医陈明章？”严良颇为意外。

赵铁民揶揄道：“你是在想凭法医那点微薄收入，怎么开上大奔了？你一个正教授都开不起，这陈明章嘛，要么富二代，要么拆迁户，要么靠脸吃饭吧？”

“最后一条对他有点困难，赵大队长可以把这碗饭吃得很香。”

赵铁民情不自禁地摸了下脸庞，哈哈一笑：“法医有钱不奇怪，你过去那位姓骆的朋友不也很有钱吗？”

提起那位姓骆的朋友，严良苦笑着摇摇头，脸上泛着落寞。

“这位陈法医呢，比你那位朋友更有钱，因为他是你那位朋友的老板。”

严良哑然：“他是骆闻的老板？”

“没错。我听别人说，这位陈法医当年私下很有赚钱的门道，炒股特别厉害，早年买了贵州茅台的股票，一口气拿到2007年大牛市卖了，赚了一百倍，后来就辞职到杭市创业当老板，开了家微测量仪器公司，几年后他邀请骆闻以技术入股，成立了现在这家专门对口我们公安的物鉴设备公司。待会儿关于江阳和张超，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尽管问他，我们是甲方嘛。”

不消片刻，陈明章来到了办公室。

十年过去，现在的陈明章是个四十五六岁的中年人，面容虽比起当年少了很多胶原蛋白，眉宇间倒是依然带着一分和他年纪不相符的玩世不恭。

这一次他可没像当年“勒索”江阳八百块那样，管赵铁民和严良要钱，他现在的公司有一大半业务对口公安部门，作为乙方，他进门就掏名片，一口一句领导。

寒暄完毕，赵铁民又找了几位专案组成员和记录员共同参加这次会议，彼此介绍一番，表明会议是响应省公安厅号召，大家要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共同努力攻克大案。末了，赵铁民笑眯眯地暗示对方，如果你陈明章有所隐瞒，那他赵铁民就会放大招。

立场表达清晰后，严良就开始发问了：“陈先生，你还记不记得2003年有一起命案，嫌疑人同时也是死者，名字叫侯贵平？”

“记得，是我做的尸检。”陈明章没有任何犹豫，脱口而出。

严良拿出了从平康检察院拿到的尸检报告，出示给他：“这份尸检报告是你写的吗？”

陈明章瞥了一眼就点头：“没错，是我写的。不过——”他微微皱起眉，“你们怎么拿到这份东西的？”

赵铁民微眯起眼打量他：“我们是公安机关，拿到这份材料很奇怪吗？”

“当然奇怪了，这份报告只在平康检察院有，你们公安跑检察院拿到这份报告，好像不太常见。”

赵铁民和严良相视一眼，连忙道：“你说这份尸检报告只在平康检察院有？”

“对啊。”

“平康公安局呢？”

陈明章望了他们一圈，随后漫不经心地说：“公安局以前有一份伪造的尸检报告，现在可能没有了。”

“伪造尸检报告？”专案组其他成员都瞪大了眼睛。

陈明章回忆起来：“案子经办人是李建国，当时的刑侦大队长，他要我在尸检报告的结论上写溺毙。我是个很有职业操守的人，当然不同意，于是他拿了我的尸检报告，自己在结论上写下溺毙，所以平康公安局的那份尸检报告上只有盖章，没有我本人签字。我知道他这么干，为防以后翻案，变成我的责任，我当时就另外写了一份真实的尸检报告保留下来。”

严良问他：“就是检察院的这份吗？”

“对。”

严良微微皱眉：“你这份真实的尸检报告为什么会放在检察院？本该销案的案子又为什么会报到了检察院？”

陈明章脸上露出尴尬的笑容：“我……我把尸检报告卖给了江阳。”

“卖给江阳？”所有人都以为听错了，确认一遍后，他确实是说卖给了江阳。

严良咽了口唾沫：“好吧，你说说怎么卖给江阳的。”

陈明章只好把当年的交易一五一十地向他们讲述一遍。原来江阳拿到报告后，费了很大力气，最后才在检察院把侯贵平的案子重新立案，所以检察院保留了这份报告。

严良思索着，又道：“李建国擅自伪造了尸检报告，可是我们从公安局拿到的结案材料，里面根本没有尸检报告，伪造的那份去哪儿了？”

“很简单，江阳拿到我的尸检报告后，就开始为此翻案，公安的报告有明显漏洞，自然被人拿掉了。”

“被谁拿掉了？李建国吗？”严良追问。

“也许是他，也许是其他人。法医不管这些。”陈明章含糊地说着。

严良观察了一会儿他的表情，他很自然，不过做大生意的人演技总不至于太过浮夸，不太容易判断他究竟透露了几分信息。过了会儿，严良问：“对于江阳你了解多少？”

陈明章双手一摊：“我和江阳只是做了那一次交易，后来又见过几次，我2007年就离开了平康，来到杭市，交情并不深。”

“你觉得他的为人怎么样？”

陈明章哈哈笑起来：“你们的意思是指他因受贿入狱，还有赌博、不正当男女关系这些事？”

严良点头。

陈明章摇摇头：“他后来怎么变成这样我不知道，至少一开始我认识的江阳，绝不是这样的人。”

站在落地窗前，严良注视着陈明章坐上奔驰车，渐渐驶出了支队大院。

一旁的赵铁民撇撇嘴：“这家伙，没说实话。”

“至少我们提问的，他都如实回答了，只不过我们没问的，他也没说，他有所保留。”

“你认为他为什么有所保留？”

“也许他不想牵扯到自己，也许，我也不知道。不过我感觉得到，他对江阳的人品持肯定态度。”

赵铁民连连点头：“当说到江阳受贿、赌博、有不正当男女关系时，他语气很不屑。”

“对于江阳这个人，我们还需要找更多的人还原。不过首先，我们应

该调查一下李建国，照陈明章所说，是李建国伪造的尸检报告。”

这时，赵铁民接了一通电话，过后，他皱眉有些无奈：“恐怕调查李建国会比较困难，他现在的级别可不低。”

“什么级别？”

“金市公安局政委兼XX主任。”

“比你还高。”严良倒吸口冷气，意识到这是个很麻烦的问题，赵铁民是杭市支队的队长，根本没权力去调查一个异地城市级别比他更高的警察。

赵铁民无奈道：“我只能找专案组里省高检院的同志，说服他们相信侯贵平的这宗案子一定与江阳被害一案存在关联，请他们派人向李建国了解情况。”

严良微微眯着眼：“如果李建国当年在侯贵平的案子上存在某些违法犯罪问题，你会怎么办？”

“他不管当年做了什么，都在我权力管辖范围外。我只对江阳被害一案负责，如果他与案件有关，也是由省级机关处理。”

一听到这句话，严良突然眼睛微微一缩，陷入了思考。

赵铁民发现了他的异常：“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

“动机。”

“什么动机？”

严良眼神望向窗外，喃喃自语：“张超自愿入狱来，难道是逼迫专案组去调查李建国，为当年的案子平反？不对，为了李建国不需要这么大动静，翻案也不需要付出这种代价。动机到底是什么……”

第二十二章

2004年3月。

早春时节，寒意依旧。

外面的雨淅淅沥沥，火锅店里，三人围坐在冒着袅袅白气的电磁炉边，听江阳讲述这几个月来的进展。

自从拿到尸检报告后，江阳多次跑公安局，要求对侯贵平的案卷材料提档，李建国推诿了几次后，江阳找上了公安局领导，他手续齐全，合法合规，公安只得按照规定，把材料做了副本交给他。

随后，他开始了重新立案复查的工作。不过在此之前，他还需要找一个申诉人。

当然，刑事案件检察院发现疑点，无须申诉人就可重新立案，但机关单位向来讲究团结，在没有申诉人的情况下，他贸然拿一起两年前的旧案要公安重查，难免有故意找茬的嫌疑。

于是他和吴爱可去了一趟侯贵平老家，想让其亲属向平康县检察院提出申诉，可是遇到了困难。

侯贵平家在江苏农村。他死后，派出所向家里通报，侯贵平因强奸妇女、性侵女童畏罪自杀，没多久，他母亲就疯了，整天在村里游荡、吃垃圾，又过了些时间，再也没人见过她，不知道去了哪里，也不知道是死是活。他父亲是个中学老师，一直是当地被人尊敬的人物，却因儿子的事，羞愧难当，不久之后也自杀了。

侯贵平没有兄弟姐妹，直系亲属都已不在，其他亲戚担心在申诉书上签字会惹麻烦，都拒绝代表侯贵平家属申诉。江阳和吴爱可做了很多工作，告诉他们材料都准备好了，只需要家属签个字，后续不需要再出

面，所有事情由他们来负责。最后，终于有一位表舅签了字，表舅为此还和家里人吵了一架。

拿到申诉书后，江阳马上以监督侦查科的名义重新立案，要求公安复查。

可是立案决定书送达公安局后，大队长李建国亲自把文书送了回来，要他撤销，说两年前的案子早有了定论，现在凭一份尸检报告就要翻案，让他们以后工作怎么做？江阳据理力争，说尸检报告明显和结论不符，侯贵平是被人谋杀，必须彻查抓出真凶。李建国笑称这事他不管，两年前的命案他可没本事查出真相，你们检察院有本事，自己去抓真凶吧。

面对如此态度，江阳只好找了吴检，吴检听了事情经过后，起初有些犹豫，怕影响兄弟单位的往后工作，但吴爱可在一旁积极游说，讲述了侯贵平因此举家家破人亡，吴检也不禁动容，亲自派人把立案书再次送到公安局。

吴检的面子对方还是给的，这一次立案书没被直接退回，几天后，公安局副局长打电话约江阳晚上吃饭。

对方领导邀约，他不得不去。

去了才知道，这顿饭请客的是李建国，副局长是作陪的。李建国先向他赔礼道歉，说过去态度不好，他承认两年前这起案子确实有瑕疵，但那是因为侯贵平死在水库，没有人证物证，案子没法查，临近年底刑警有命案考核的压力，又因侯贵平确实强奸了丁春妹，无奈才把他的死因归结于畏罪自杀。

李建国又劝说，案子过去两年，查出真相没有希望，重新立案也于事无补，只会让当事刑警难堪。副局长也一同劝说，并讲了刑警工作的重重压力。

末了，李建国拿出了几盒烟酒送他。他东西没拿，不过面对公安的领导，他不能一口回绝，给对方难堪。

回来后，江阳向吴爱可讲了情况，他再一次深陷矛盾之中。

一方面，侯贵平已经死了，现在只知道他死于谋杀，重新立案调查，无非是要查出当年谁杀了他。可案子过去两年，人证物证都没有，就算复查也很难发现真凶。强奸案有精斑留存，证据确凿，连陈明章也没否认。可见侯贵平的人品不值得如此辛苦替他翻案。另一方面，公安局副局长说情，大队长道歉，如果他一意孤行，强行要求立案复查，这简直是让他一人顶翻整个公安局，他以后在平康该怎么立足呢？

陈明章听完江阳这几个月来遇到的事，很是理解地点头，目光看向吴爱可："看来小江要放弃立案了，你觉得呢？"

这一次的吴爱可大概一同经历了几个月来的波折，一开始坚决要彻查到底的锐气没了，变成了向无奈的现实低头，她握住江阳的手，告诉陈明章："他已经尽力了，我也没想到会这么困难。"

陈明章叹口气："是啊，翻案会牵涉很多人，很困难。"

江阳愧疚道："你那时不顾得罪人，把尸检报告给我，现在我放弃了，我……我很过意不去——"

"所以你今天突然打电话来，说要请我吃饭？"陈明章微微一笑。

江阳默然。

陈明章摊手道："其实你没必要自责，当初你给我钱了，我提供是应该的。"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信封，递过去，"你说请我吃饭，我就猜到你大概要放弃立案了，钱我准备好了，还你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江阳慌忙推却。

"拿去吧，这里面还是你当初给的那八百块，我分文没动过，不过是和你开了个玩笑。"他笑了笑，"我们第一次见面，当我听到你是为了侯贵平的案子来时，我就没想过要收你的钱。之所以和你开这个玩笑，是想试探你是否真有决心为侯贵平翻案。如果这件事在你心中的分量还比不上八百块钱，我一定会建议你不要管。当初见你如此坚决，我才决定

把尸检报告交给你。”

江阳红着脸道：“我当初是很坚决，可是后来遇到这些事，我——”

陈明章把手一摆：“我完全理解，很明白你的困难，如果我在你这个位置，大概早就放弃了，你已经做了很多。人嘛，总会遇到一些自己想坚持最后却放弃的事。放弃也好，坚持也好，说不上哪个对哪个错。坚持也未必会有好结果。我当年读大学时，苦追过一个女孩，她一早就拒绝我了，可我没放弃，相信迟早会感动她，结果人家毕业就出国了，我真是要问世间情为何物了。”

在他的调侃中，三人哈哈大笑起来，江阳和吴爱可的手握得更紧了。

这时，陈明章手机响了，他拿起手机看了眼，说句了抱歉，转身离开包厢接电话，过了几分钟，他返回屋内，说：“不知这顿火锅能不能再加双筷子，我有个朋友想过来坐一坐，这顿我埋单。”

吴爱可揶揄着：“陈法医什么时候变这么大方了？”

“喂，我一向很大方的好不好！”

江阳笑着问：“还有位朋友是谁？”

陈明章朝门外喊道：“八戒，进来吧——他叫朱伟，是个警察，你们可以叫他八戒，也可以叫他猪八戒。”

第二十三章

门口探进一张圆圆胖胖的脸，穿着便服，年纪看着四十出头，身材高大，相当魁梧强壮。

朱伟一进屋，就露出一张无奈的脸：“老陈你当着外人的面，能不能积点口德？”

“没事，都是朋友，叫叫无妨，别人又不知道你叫猪八戒。”

“别人还不知道？”朱伟向他们一对年轻人诉苦，“老陈没来我们单位前，我从来没这个绰号，自从有一年夏天他看到我在单位吃西瓜，就开始叫我猪八戒了，结果整个单位都知道了，连我老婆跟我吵架都骂我猪八戒。不就吃个西瓜嘛，我哪儿招惹他了。”

吴爱可掩嘴笑出声：“看得出朱伟大哥脾气好呀，叫你猪八戒你也不生气。”

“他脾气好？”陈明章哈哈大笑，连朱伟本人也笑了起来。

陈明章一脸得意地说：“公安局其他人可不敢叫他猪八戒，这是我的特权。来吧，我为你们正式介绍一下我们平康最有知名度的猪八戒警官。”他指着朱伟的脸庞，“朱伟呢，正式的外号叫平康白雪。”

“平康白雪？”两人都不解。

“没错，就是平康白雪。”陈明章脸上顿时神采飞扬起来，“我们平康上世纪八十年代出过一位正国级的领导，那位领导退休后呢，有一次回乡探亲，八九十年代嘛，警察力量薄弱，装备也差，安保水平很低，那位领导过来时，只带了一名警卫员。当时那位领导的一个族内长辈被县城信用社人员骗了钱，他就带那位长辈去协商，结果刚好那天有伙人抢劫信用社，包括那位领导在内，很多人被困在里面，虽然警察很快赶到

包围了信用社，但里面歹徒带了土枪，挟持着人质，警方不敢轻举妄动。这时候我们年轻的阿雪同志，单枪匹马，不带武器进去和歹徒谈判。最后呢，阿雪瞅准机会，使出失传已久的擒拿绝技，三下五除二——”

“行了行了，你就别替我吹了，”朱伟打断道，“真实情况是那伙劫匪也没料到人质里有位大领导，所以一出事，全县警察马上赶到，里里外外包围了信用社，歹徒自知逃不出去，我用了一些技巧他们就投降了。”

陈法医笑起来：“我呢，是夸大了一些，阿雪呢，则过分谦虚了点。实际上拿枪劫匪就一个，阿雪当时制服住那人后，其他人也就跟着投降了，不过阿雪肚子上中了光荣的一枪。这事外面新闻从没报过，不过平康人都知道。事后，那位领导评价他是平康白雪，在我们土话里，白雪就是最纯洁的意思。阿雪后来果然不负众望，这些年抓了很多歹徒，破过很多案件，最重要的是，他为人正直，刚正不阿，要论老百姓里的口碑，他是当之无愧平康第一人。”

陈明章把大拇指伸到了朱伟面前，朱伟一把拍开：“好了好了，就这样吧，真受不了你。”

“你们看你们看，他什么都好，就是有一点，脾气不太好，单位里的人都怕他。小江，总是跟你做对的那位李建国，最怕他了，见了他跟见了爹一样。”

朱伟鼻子冷哼一声：“那都是以前的事了，现在他可不怕我。”

江阳好奇问：“他为什么怕你？”

陈明章替他回答：“原先阿雪是刑侦大队长，李建国是副队长，有一回，阿雪抓了个歹徒，阿雪对待某些罪大恶极的歹徒，确实不太讲究人道主义，结果李建国居然联合歹徒家属，告阿雪殴打犯人，导致阿雪被降级，李建国当了大队长。李建国这家伙的背后捅刀理亏，全警队都鄙视他，他当然怕阿雪了。现在他做了几年大队长，站住脚跟了，倒是腰杆硬了，底气足咯。”

“那你们几位局长呢？”

“局里几位领导倒不是怕他，是烦他。”陈明章苦笑说，“他最爱抓人了，而且抓了就不肯放，为此呢，得罪了不少人。比如打架斗殴这种事，可以行政处罚，也可以刑拘，他老把人往重了处理，我们这小地方人情复杂，常有人跟局里的领导求情，他全不理会，所以嘛，领导很讨厌他，要不然就凭李建国告个状，哪会把他们俩位置对调。不过，阿雪脾气可一点没改，还是那么正直，这点是我最欣赏的。领导们估计做梦都想把他开除，可也拿他没办法。”

吴爱可不解问：“为什么拿他没办法？”

“一个嘛，自然是阿雪名声在外，随便把代表正义的平康白雪调走，哪个领导下的令，大家都会怀疑这领导有问题。另一个就是机关单位的特点了，你想混得好，自然得巴结领导，不过一个人如果对仕途无所谓，那就没人能奈何他了。公司里老板讨厌员工，直接开除了事。机关单位里开掉一个人是很难的，他没犯罪，凭什么开除他？顶多调岗。不过朱伟这脾气，领导也不敢随便惹他，谁知道他一怒之下会不会打人呢。所以我一直评价他本质上是个披着警服的流氓。”

大家哈哈大笑，朱伟不以为怒，反而一副很受用的样子。

“那为什么陈法医你不怕他？”吴爱可问。

“我嘛……”陈明章凭空摸了把事实上并不存在的胡子，晃着脑袋，“他想抓人，要没我这个法医鉴定伤情级别，他凭什么抓？”

四人说笑间，新一波食材煮沸了，便纷纷下筷子吃起来，又叫了几瓶啤酒，觥筹交错，很快相互熟络。

酒精作用下，朱伟渐渐红了脸，他又倒了满满一杯酒，突然双手举起来，朝着江阳道：“小江，我敬你一杯，我听说了你这几个月的奔波努力，辛苦你了，我先干了。”

江阳看着他突然这么郑重的样子，颇有些不自在。

“我听老陈说你要放弃立案，唉……”他重重叹了口气，还要继续说点什么。

陈明章连忙打断他："小江有他为难的地方，你要理解一下。不是所有人都像你对前途无所谓，你几岁，小江才几岁？"

江阳略略不解地看着他们俩，迟疑道："朱大哥想说什么？"

"我——"

"别说了，吃完就走吧。"陈明章催促道。

朱伟吞了口气，又倒了杯啤酒，一饮而尽，默不作声。

江阳心中已经隐约猜到了什么，但还是忍不住问出来："朱大哥想说什么，说出来吧？"

朱伟点起一支烟，重重吸了口，拍了一下桌子，愤恨道："侯贵平被杀就是因为他举报女孩被性侵，李建国枉法操纵，难道这真相就要永远被埋起来了吗？"

江阳干张着嘴，没有开口，不知该说点什么。

陈明章则沉默坐在一旁，好像肚子很饿，又开始吃起了火锅。

朱伟这句话说完，重重叹了口气，又拿起酒杯喝着。

四个人的沉默不知过了多久，陈明章拿纸巾擦了擦嘴，道："阿雪，到此为止吧，我去埋单。"

朱伟看了江阳一眼，叹口气，别过头去，跟着起身离开。

就在两人已经走到门口之时，江阳不知怎么心中鬼使神差地一闪，突然站起身，严肃问："朱大哥，你说侯贵平是因为举报女孩被性侵被人谋杀的，有证据吗？"

朱伟慢慢转过身，停顿了几秒，摇摇头："我没有证据。"

"那你为什么这么说？"

"有个人告诉我的。"

第二十四章

地点换到了茶楼，朱伟点着烟，顾及吴爱可，他拣了靠窗的位置。烟雾缭绕中，他讲述起侯贵平的案子。

侯贵平案发时，朱伟正在外地办案，过了一个多月才赶回平康。回来后，陈明章告诉了他这起案子。朱伟找到李建国，李建国始终不肯给他看卷宗。他私下调查，却始终毫无头绪。

几天后，突然有个神秘男人打他电话，告诉他，侯贵平死前曾一直举报他的学生因遭到性侵而自杀，侯贵平手里握有一份极其重要的证据，这才导致被人灭口。事后，朱伟查找神秘男子的身份，却发现对方是在一个公用电话亭打的电话。

联想到李建国如此匆忙结案，还把性侵未成年女性的事嫁祸在了侯贵平头上，而这之前法医实验室恰好遇贼，从受害女生处提取的精斑也恰好失踪了，朱伟不得不开始怀疑这件事里，李建国这位刑侦大队长也牵涉在其中。

可是案子已经销案，他手上又无证据，只能眼睁睁看着调查的黄金期流逝。

直到这次江阳出现，以检察院的名义重新立案，他才看到了让真相重新浮出水面的希望。

江阳思索后问："你觉得那名打电话的神秘男子说侯贵平手里有一份极其重要的证据，是真的吗？"

朱伟点点头："我相信是真的。侯贵平死前已经连续举报了一段时间，可警方查证后认为他举报的证据不实。既然他举报不实，幕后真凶任凭他继续举报好了，为何冒着最高可判死刑的风险派人杀了他？唯一

的解释就是，他手里确实掌握了某个证据，能对真凶构成实在的威胁。”

江阳暗自点头。

朱伟又道：“从侯贵平被杀的整件事看，他举报学生遭人性侵，随后学生体内提取的精斑在公安局里丢失了，然后他又被人谋杀，被并扣上性侵女童的帽子。这中间几件事，必须有警察配合，加上李建国对案件的处理态度，所以我怀疑李建国涉案。”

江阳小心地问：“难道……难道性侵女童是李建国干的？”

“不可能。”朱伟马上否认。

陈明章也摇摇头。

“为什么不可能？不然他为什么要嫁祸侯贵平？”

朱伟给出了一个很简单实用的理由：“他怕老婆。”

陈明章笑着点头：“他是有名的怕老婆，其他方面我不清楚，但男女问题上，李建国一向很干净。”

江阳皱眉道：“那他作为一个警察，没理由冒如此大的风险，参与其中。伪造罪证，制造冤案，这些都是重罪。”

朱伟深吸了口烟，叹气道：“所以问题也出在这儿。”

陈明章皱着眉，跟着慢慢点头。

江阳不解地看着他们俩：“什么问题？”

朱伟解释道：“既然性侵女童绝不是李建国干的，他又甘冒如此大的风险参与其中，能指挥得动他冒险干这些事的真凶，势力绝对不一般。”

陈明章看着江阳：“情况就是这些，我们没有保留，案情很复杂，牵涉警察，立不立案，决定权在你。”

朱伟激动起来：“小学女生被性侵，举报人被谋杀还被泼上脏水，父

母因此羞愧自杀，家破人亡啊！小江，这样的案子如果不能翻过来，我真是……我真是……”

吴爱可忍不住跟着眼眶一红，也开始劝说：“立案吧，不管多困难，我和我爸都会支持你的。”

江阳犹豫着道：“案子已经过去两年，如果现在重新立案，嗯……能不能查得出来呢？”

陈明章道：“当初侯贵平一直举报妙高乡一个叫岳军的小流氓性侵他的学生，岳军被抓了，可我比对过精斑，不是岳军干的，证明另有其人，但岳军一定是知情人。并且我一直怀疑，侯贵平强奸丁春妹与他被谋杀发生在同一天，哪有这么巧合？既然性侵女童是别人栽赃在他头上，为什么强奸妇女不能也是呢？如果重新立案，找到这两个当事人，我相信真相一定会水落石出的。”

朱伟从江阳犹豫的态度中看到了希望，拍着胸口保证：“只要你立案，我一定毫不保留用行动支持你！”

江阳低头思考着，案子的复杂程度逐渐浮出了水面，明面上的涉案人就有李建国这级别的，背后能指挥他的势力可想而知。他一个年轻检察官，光为立案就折腾了几个月，而要翻案，查出真凶，牵出所有涉案人，难度可想而知。

可是如此一起冤案，如果不能平反，那他为什么要当检察官，难道只为了以后能当官？这样的自己，渐渐变成了一个他很讨厌的人了。

其他三人都在盯着他做出最后的决定。

过了很久，他抬起头，望着他们期待的眼神，缓缓点头：“好，那就查个水落石出！”

第二十五章

2004年7月。

李静再一次来到了平康县。

毕业两年后的李静，已经当上了一家外企的小主管，白色短袖衬衫紧紧包裹着她坚挺的身材，职业女性比起当年的学生，又多了一种魅力。

“他是？”李静看到走进茶楼包厢的江阳、吴爱可身后，还跟着一个中年男人。

江阳介绍说：“他是负责侯贵平案子复查的刑警，我们常叫他小雪，你也可以叫他雪哥。”

“小雪？”李静见一粗壮的中年男人叫小雪，很是别扭，只好害羞地跟着点头打招呼。

江阳揶揄着：“他本名叫朱伟，总不能叫他伟哥吧。他可是平康刑警一哥，正义的化身，外号平康白雪，所以我们叫他小雪。”

朱伟嘴角轻笑一下，几个月接触下来，他和江阳已经熟络，丝毫不在意江阳的玩笑。

江阳又道：“小雪听说你来平康找我们，执意要过来跟你见一面，希望能亲眼看到当年侯贵平写给你的最后一封信。”

“信我带来了。”

四人落座后，李静拿出了信，信用透明塑料纸小心地包着，看得出她很细心。

朱伟接过信，很仔细地看了一遍，点头道："这是你男朋友——"

李静尴尬地打断他："我现在有男朋友了，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

朱伟连忙拍着脑袋，道："抱歉，是我口误，都过去好几年了，你现在还能过来已经太好了，我非常感谢你。"

"不不，我很关心侯贵平的案子，江阳一跟我说，我就过来了。只是……只是我不想再提及男朋友这个称呼，希望您能理解。"李静礼貌地解释。

"当然理解。"朱伟马上纠正了称呼，"侯贵平在给你的信上提到他发现了一个重要证据，这和我们的猜测也是一样的，不知道他有没有向你说过证据是什么？"

李静回忆了一阵，摇摇头："没有。"

"他经常和你打电话吗？"

"不，那时我们都还没手机，他那儿打电话不太方便，要跑到离学校挺远的一个公共电话机，我只能在寝室接电话，我又经常要上晚自习、听课、参加各种活动，回到寝室的时间不一定，所以我们大部分靠写信联络。"

"那除了这最后一封信，其他信里还有提到过什么吗？"

"没有，他不想给我压力，很少谈到举报的事，只会安慰我。小板凳没来找过他麻烦，江阳说小板凳不是侵犯女孩的凶手，我就不知道还能有谁了。"她皱起了嘴巴，过了几秒，突然想起来，"对了，那段时间他曾经问我借过相机，我就把一个新买不到半年的相机邮寄给他了，后来他死了，我也没见过那个相机了。"

朱伟皱起了眉头。

江阳思索着说："答案应该就是那个相机了，卷宗里有一份现场遗物清单，我记得没有相机。"

朱伟道："看样子侯贵平是拍到了某些照片。"

江阳不解地摇起头来："性侵女童案都已经发生了，女童也自杀了，侯贵平能拍到什么作为实质性证据的照片，让对方这么害怕？不可能啊。"

朱伟冷哼一声："不管拍到了什么，现在都没用了，相机既然丢了，自然是被人销毁了。"

听着他们俩自顾自的分析，李静不懂，只好问："你们案子查得怎么样了？"

他们脸上瞬间都没了表情。

吴爱可嘟着嘴道："案子上个月才最终重新立案，他们刚刚开始着手查。"

"怎么花了这么久啊。"李静不由露出了失望。

江阳愧疚道："和你上一次见面，隔了一年了，确实……确实太久了，我很对不起。"

朱伟替他开脱："你不要怪小江，这并不是机关单位的办事拖沓，相反，小江一直在为这件事奔波。重新立案很不容易，小江做了很多工作，克服了重重阻力。"

李静点点头："接下来就可以正式调查了吗？还要多久能翻案？"

朱伟咬了咬牙："现在虽然立案了，但这案子牵涉众多，单位也有人阻挠，没办法大规模展开复查。坦白说，我手下人手有限，至于最终水落石出的时间，我并不知道。"

李静低头道："张老师说的是对的，就算立案了也没用，调查肯定很困难。"

"又是你们那个班主任！"朱伟不由恼怒，他听江阳说起过这事，"你们那位张老师这么聪明，一开始就发现了尸检报告的问题，为什么当初

不举报？事情藏着掖着能让真相大白吗？”

“张老师说举报了没用。”

朱伟一下子激动起来：“放屁！要是人人都这么想，案子还怎么破？要是人人都息事宁人，谁为死者讨公道，谁为犯罪付出代价！”

李静默不作声。

江阳劝说道：“张老师也没恶意，毕竟是他先发现了侯贵平案子的疑点，他只是个大学老师，能做的很有限。”

“他第一时间发现疑点，可是什么也没做，这有什么用？如果他第一时间举报，说不定第一时间就能重新立案调查，说不定早就真相大白，还需要拖到几年后调查？无非是他怕自己惹上麻烦，可死的是他的学生，这样的大学老师，哼，我看也就这样了！”朱伟愤愤不平。

李静的脸上阴晴变化着，默不作声。

过了一会儿，吴爱可岔开话题：“雪哥，现在追究这些也没用，我们得想个办法看看怎么查几年前的案子，只要证据拿出来，翻案、抓获真凶都是迟早的事！”

朱伟伸出大拇指：“果然是检察长的女儿，一身正气，比什么大学老师高明得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吴爱可连忙谦虚道：“哪里哪里，比起平康白雪，我只能站在雪山脚下抬头仰望了。”

四人都不禁笑起来，刚才沉闷的氛围一扫而空。

朱伟指着侯贵平的信：“你现在有了男朋友，留着侯贵平的东西也不合适，不如这份东西让我保管吧？”

“当然，”李静点头表示感谢，“侯贵平的案子，就全拜托你们了。”

朱伟眼睛一瞪：“什么话！查清这案子的真相，本就是我们的工作。”

第二十六章

赵铁民带着严良进到审讯室后，转身关上门离去，张超奇怪地看了他们一眼，脸上却露出了微笑："严老师，今天就我们两个？"

严良点点头，同样微笑地望着他："对，就我们两个。"

"这好像不符合审讯规定。"

"所以，今天不是审讯，也不需要做笔录，只是我们俩之间的一场私人谈话，谈话内容我会有选择性保密，包括对刚刚那位赵队长。"严良指着头顶的监控探头，"监控关了，探头对着空白处，拍不到你，也没有录音，如果你依然有所怀疑，我可以让警察暂时解除你的限制，搜我的身。"

张超身体向后微仰着，面无表情地观察了对方一会儿，突然从容地笑起来："不用，我深信不疑。"

"很好，"严良缓慢地点头，认真地看着他，然后依旧缓慢地问："你到底是什么动机？"

"我不明白你说什么，我是冤枉的，我没有杀人。"

"我从没怀疑是你杀害了江阳，只是……"他略一沉吟，忽笑道，"好吧，这个问题留到最后再问。我们先聊聊，江阳是个什么样的人？"

"一个检察官中的败类，一个受贿、赌博、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的前公务员。"

"既然人品这么坏，你又为何要交这么个朋友，又借钱帮他？你可是个事业有成家庭幸福的大律师，人以群分说不通。"

"我博爱，普度众生嘛。"

两人同时大笑起来。

严良饶有兴趣地望着他："侯贵平也是你的学生，侯贵平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的印象呢？"

严良盯着他："你在试探我们的调查进度吧？"

张超没有说话。

"我们已经找过陈明章，知道侯贵平是被人谋杀，而不是自杀，但是仅有的案件材料里，没有记录他死亡前后发生了哪些事。我想最直截了当的办法是来问你。"

张超依然望着他没有说话。

"你不需要试探我的诚意，我是个大学老师，并不是警察，更不是官员，我的工作，只是寻找最后的真相。"

张超慢慢地挺直了身体，开口道："侯贵平是个好人，一个正直、善良、阳光的孩子。那会儿他在妙高乡当支教老师，遇到他的一位女学生自杀，而且他发现，女生死前曾遭人性侵，此后，他一直在举报，直到他死。"

"他在举报谁？"

"一个当地的小流氓。"

"警察查了吗？"

"查了，不过比对过精斑，不是。"

严良思索了一会儿，微微皱眉："既然举报的内容不实，那么最终性侵女生的犯罪者就任他举报好了，为何要冒险把侯贵平杀了呢？"

张超笑着摇摇头，没有答话。

“你知道答案？”

“知道。”

“现在还不能告诉我？”

“现在没必要说，你迟早会知道的。”

严良没有勉强他，笑了笑：“那我就不急于一时了。我们来谈谈另外一个人，李建国，你一定知道他吧，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张超轻蔑一笑：“侯贵平的尸体被发现后，李建国第一时间下结论是侯贵平死于畏罪自杀，江阳得到尸检报告后，要求立案复查，他也是百般阻挠，最后在江阳的各种努力下，才重新立案。至于李建国究竟是为了破案率、个人面子，或者是为了某些其他目的，我没有任何证据，就不作衍生性猜想了。”

“照你的表述，当年的江阳是个正直的检察官，为什么会变成后来这个样子呢？”

张超笑起来：“如果仅仅几份材料就能看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么对人的定性未免跟那些材料的纸张一样，太单薄了。”

严良点点头：“我明白了。”

“你早晚会明白的。”

严良吸了口气，道：“不如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如果仅仅是平反案子，根本不需如此大动静。如果想让当时的罪犯和责任人伏法，也没必要绕这么大圈子。我实在不理解，你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换句话说，你最终想让我们怎么样？”

张超笑了笑：“你们继续查下去，很快会知道我想要什么。”

“我知道是这样，不过给点提示会更快吧？”严良调侃着。

张超思索片刻，道：“最了解江阳的人，是朱伟，你们可以找他谈谈。”

“朱伟是什么人？”

“平康白雪！”

第二十七章

2004年的夏天，江阳第一次来到妙高乡。

他们一行三人，朱伟还带着一个入职不久的年轻刑警，专门负责记录，因为调查至少要两个警察同行，否则结果无效。

顶着炽热的太阳，站在公交车下车口，望着面前多是破旧房子的妙高乡，江阳不由感慨：“果然是贫困山区啊。”

相比周围近乎原生态的环境，他们携带的手机、笔记本电脑等现代工具，显得格格不入。

朱伟笑道：“比我几年前来时有进步，你瞧，那边有好几栋水泥房了，过去这里可全都是黄泥房。”

江阳抹了抹头上的汗珠，感到吸进的每口气都是火烧过的，抱怨着：“小雪啊，你要真是白雪该多好啊，这天气烤死人了。”

朱伟拍了下他脑袋：“你们检察官办公室坐惯了，哪里知道我们一线调查人员的苦，今天已经很好了，我们是去找活人谈，这天气要出个命案，跟死人打交道，那才叫惨。走吧，早点找到人问完情况，要是晚了没回去的公交，怕得找农户借宿了。乡下跳蚤多，你这细皮嫩肉的吃不消。先去找那个报警说自己被强奸的寡妇丁春妹吧。”

他们俩此前商量过怎么调查这起案件，发现困难重重。

物证方面，只有尸检报告证明侯贵平并非死于自杀，其他一概没有。可究竟谁杀的？不知道。就算是岳军杀的，他们也没证据。

所以只剩下人证了。

他们相信这起案子牵涉众多，肯定会有相关人证。只要找出人证，

再进一步调查，自然会有物证冒出来，到时收集齐所有证据就行了。

经过简单打听，他们很快问清了寡妇丁春妹的家。她家离学校不远，开了爿小店，卖些食品饮料和儿童玩具等杂货。

柜台里没人——除了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小男孩正专心致志地研究手里一个会发光的溜溜球。

江阳朝里喊了句："有人吗？"

男孩抬头看到他们，立马转身跑进屋，一边大声喊着："妈妈，妈妈，有人来买东西。"

听着孩子喊丁春妹妈妈，两人心下一阵疑惑。

转眼间，孩子跟着一个妇女走了出来，妇女大概三十多岁，穿了件白色的T恤，身材丰腴却不失婀娜，面容比一般农村妇女好看多了，看着他们用土话问："要买什么？"

江阳用普通话回答她："拿三瓶雪碧，再拿三支棒冰。"

他自己开了冰柜，拿出东西，给了钱。

妇女听他是外地口音，好奇问了句："你们是贩子吧，这季节来收什么？"

朱伟掏出警官证，在她面前晃动了下："我们不是贩子，是警察。"

妇女微微一愣，笑了笑，没有答话。

朱伟从江阳手里接过棒冰，边吃边问："你是丁春妹吧？"

"对，你们认识我？"她有些忐忑，无论谁面对警察找上门，都会忐忑。

朱伟指了指她身边的男孩："这是你的小孩？"

"对。"

“什么时候生的？”

“这……”

“你这几年好像没有结婚吧？”

“是……”

“是你生的吗？”

“我……”丁春妹有些惊慌。

“你这小孩怕是——”

朱伟话说到一半，被江阳打断：“你让孩子回屋子后面玩会儿，我们有话问你。”

丁春妹唯唯诺诺地应承，拿了支棒冰，哄孩子去屋后自己吃去。

待她回来后，江阳道：“听说农村有很多买小孩的，你这孩子该不会是从人贩子手里买的吧？”

丁春妹连忙摇手否认：“不是不是，不是买的。”

江阳冷笑道：“乡里对严禁买卖儿童肯定宣传很多遍了，你这行为——”

丁春妹忙说：“这不是我小孩，是我朋友的，我帮忙带这孩子。”

江阳思索了片刻，心想帮朋友带孩子，孩子不至于喊她妈妈吧，其中必有缘故，他们本是找她问当晚报案强奸的事，谁想竟发现个疑似拐卖的小孩，正好抓住这个把柄来让她交代实情，便道：“你哪个朋友的小孩，为什么会叫你妈妈？这事情我们要查仔细了，如果孩子是拐来的，你这是要坐牢的。”

“真是……真是我朋友的小孩。”她显得很慌乱，手足无措。

“哪个朋友？叫过来。”江阳看出了她的惊慌，更觉孩子有问题。

丁春妹掏出一只蓝屏手机，拨起电话，打了好几次，都没人接，她更是焦急，过了几分钟，她终于放弃，转身道：“电话现在没人接，等下看到了会回我的，真是我朋友的小孩，我没骗你们。”

“行，这事情先放一边，我们会调查清楚的。”江阳道，“我们来找你，是要问你一件事。”

朱伟示意带来的刑警开始做记录。

“什么事？”

“三年前你到派出所报案，侯贵平的事，你应该不会忘记吧？”

听到“侯贵平”这三个字，丁春妹的脸上瞬间变了颜色。

第二十八章

丁春妹表情传递出来的信息逃不过他们的眼睛。

朱伟板起脸问她："三年前那晚，你跑到派出所报案，说侯贵平强奸了你，这事情你应该记得很清楚吧？"

丁春妹低头没说话，似是默认状。

"他是直接把你从家里拉到他宿舍吗？"

"不是，我……我去他宿舍借热水，他……他趁机强奸了我。"

"几点的事？"

"七……七点多。"

"是吗？"朱伟口气很冷硬，"为什么你要跑去学校借热水，你这附近住了这么多人家，七点多大家还没睡吧？你从这里走到侯贵平宿舍起码要五六分钟，为什么近的不去，跑那么远？"他指了指周围，相隔几十米外还有几户石头房子。

丁春妹顿时脸色发白，当初警察并没有问过她这个问题，她迟迟不语。

江阳冷声道："好好回答！在警察面前不要撒谎，你如果说假话要吃苦头的。"

"是……是，我去旁边家里借过了，别人家没热水，所以……所以我跑学校里看看。"

朱伟冷笑："是吗？你都借过了，别人家没热水，对吧？"

“对……是这样。”

“那么，这户借过了？”朱伟手指向旁边一户最近的人家。

“借……借过。”

“那户呢？”他指向稍远点一户。

“借过。”

“再那户呢？”他指向斜对面一户。

“我……我想不起来了，都……都这么久了，我忘了，我只记得借了几户都没有，才跑学校里看看。”

朱伟看向记录员：“这几户人家都记好了吗？”得到肯定答复后，他满意地点头。

江阳咳嗽一声，瞪着她：“你说借过的这几户人家，我们都会去调查的，如果发现你撒谎，那么——”他冷哼一声，没再言语。

丁春妹脸色更是惨白，一直低着头，不敢看他们。

朱伟又继续追问：“你到侯贵平宿舍后，他就强行把你拉进去，这过程没人听到动静吗？他宿舍对面就是学生宿舍，也就隔着二三十米。”

“我……我被他吓住了，不敢叫出声。”

“侯贵平放了你后，你马上去报警了？”

“是。”

“在这期间你有没有遇到什么人，告诉他侯贵平强奸你的事？”

“没……没有。”她眼神透着慌张。

“你说你七点多去了他宿舍，后来派出所记录里写着你十一点多跑到派出所报警，扣掉你跑到派出所的时间，也就是说，侯贵平强迫你在他宿舍待了足足三个多小时？”

“是。”

“这期间你一次都没呼救过吗？”

“没……没有。”

“这期间有谁来找过侯贵平吗？”

“没有。”

“侯贵平后来死了，你觉得他是因为你这件事畏罪自杀吗？”

“我……我不知道，他自作自受。”

朱伟鼻子哼了声，刚想继续问她，被身后传来的一个男人的土话声打断：“春妹，打我电话有事啊？”

朱伟和江阳同时转过身去，朱伟眼中一亮，认出了走过来的这个男人——小板凳岳军。

第二十九章

江阳三人都穿着便服，朱伟认识岳军，岳军不认识朱伟。他原以为站在店门口的两个人是顾客，走近了看到还有一个人坐着写记录，又注意到丁春妹的脸，隐约觉得不对劲。

“小板凳。”朱伟脸上挂着怪笑。

岳军隐约觉得来者不善，但还是强撑气势，没好气反问：“你谁啊？”

朱伟走上前，伸出一手抓住他肩膀，凶巴巴地问他：“屋子里那小孩是你的？”

岳军一把打开他的手：“你他妈谁啊？”

朱伟掏出警官证，在他面前晃了晃。

岳军马上萎了下去，但嘴巴还是很硬：“找我干吗，我又没犯事。”

“丁春妹说屋里那小孩是你的，对吧？”

岳军脸色微微变了变，兀自道：“是我的，怎么了？”

“你结婚了吗？哪来的小孩？”

“我……我捡来的！”

朱伟哈哈一笑：“哪里这么容易捡，帮我也捡个来。”

“我……我就是捡来的，有人放我家门口，我总不能把这孩子饿死吧？是我捡来的！民政局都登记过！”

“登记过了，也不一定就是合法的啊。”朱伟打量着他，突然压低声

音，严肃喝道，“群众举报你诱拐小孩，跟我走！到派出所老实交代清楚，小孩到底是怎么来的！”

朱伟撩起短袖走上前，一把揪住他胳膊，岳军本能地打开他的手，朱伟一个巴掌呼到了他头上，原本朱伟就很壮实，岳军哪里是他的对手，加上这些年朱伟抓罪犯养成的气势，岳军在下一秒就放弃了反抗的念头，连声哀求：“放手放手，我跟你走，哎哟哎哟。”

朱伟从包里掏出手铐，把他拷了起来，放到一边，走过来凑到江阳耳边，神秘一笑：“你和丁春妹先聊着，等我好消息。”

他们走后，江阳自顾拉了条店里的凳子坐下，示意对方也坐，摆出办案的架势，道：“我现在问你的话，你要老老实实地回答，记录员的录音和笔录都会一五一十记下，明白没有！”

他工作时间不长，实际办案经验不多，不过纪委和检察院是联合办公，违纪官员被带到检察院审问看得很多了。

朱伟也传授了他一些经验，审问时态度一定要严厉，严厉但不是凶，因为遇到有些老油条的家伙，审讯人员越凶，他们反而会看透你手里压根儿没牌，是在故意吓唬人呢。玩同花顺不能把把都梭哈投机，自然，审问时也要真真假假。

果然，丁春妹很顺从地回答：“明白了。”

“说，你和岳军是什么关系？”

“我们……我们……”

“说实话！”

“我们……有时候他在我这里过夜。”

江阳点点头，这关系从刚刚两人的神情中也可猜出大半，城市里叫偷情，农村叫姘头。

“他经常来找你吗？”

“嗯……有时候。”

“一个月几次？”

“不好说，三四次，五六次。”

“你和他是什么时候开始这种关系的？”

“几年前。”

“具体什么时候！”

“大概……大概2001年。”

“侯贵平死前你和岳军已经是这种关系了？”

“对。”

江阳微微眯了下眼睛，停顿着没说话。丁春妹抬起头，发现对方正在盯着她的眼睛。

江阳放慢了语速：“我们现在已经查出来，侯贵平不是自杀的，他是被人谋杀的！”

丁春妹瞬间眼角抖动起来，指甲掐进了肉里。

“谁杀了侯贵平？”

“我……我不知道。”丁春妹很是慌张。

“侯贵平死前和岳军多次发生冲突，岳军扬言要弄死侯贵平，你说侯贵平强奸了你，以你和岳军的关系，你自然会把这件事告诉岳军，他怀恨在心，所以跑去杀了侯贵平，对不对！”

“不是不是，他没有杀侯贵平。”

“这件事你也知道，你也有份，对吧？”

“没有没有，不关我们的事，侯贵平真的不是他杀的！”丁春妹紧张

地叫起来。

江阳一动不动盯着她："那是谁杀的？"

丁春妹慌忙低下头："我不知道。"

此后，无论江阳怎么问，丁春妹始终否认她和岳军杀了侯贵平，在谁杀了侯贵平这个问题上，她坚称不知道。

一个多小时后，朱伟满头大汗地赶回来，把江阳拉到一旁，低声道："岳军坚称孩子是捡来的，还去民政局办过收养手续，是用他父母的名义，不过很奇怪，派出所户口登记里，这小孩没姓岳，姓夏天的夏。"

"为什么？"

"不知道，这孩子户口是冬天上的，又不是夏天捡来的，岳军只说他有个朋友姓夏，当孩子干爹，所以跟着他朋友姓。这事先别管了，我刚才问了旁边的几户人家，他们说丁春妹从来没来借过热水，农村最不缺的就是柴火，哪里会没热水。"

江阳心领神会。

朱伟转过身，望着坐立不安的丁春妹，肃然喝道："周围那几户人家都问过了，你从来没有向他们借过热水，你撒谎！"

"可能……可能隔了几年，他们忘记了。"丁春妹连忙想出这个理由。

朱伟冷笑："是吗？可是岳军在派出所交代了一些对你很不利的事情。"

他们注意到丁春妹的神情更加慌张了。

江阳轻轻握住了拳，试探性地问了一句："说实话！侯贵平到底有没有强奸你！"

丁春妹脸色一瞬间惨白，嘴角微微抖着。

看到这个表情，两人都是一喜，江阳是根据丁春妹撒谎说借热水这一点，怀疑强奸一事很可能存在隐情，于是故意试探，她这副表情毫无疑问证明猜测是对的。

江阳更加有信心了：“他说你报了假警，此外，他还交代了一些事情，我们要跟你好好核实，你不要想着继续隐瞒了，他都招了，你坦白交代会从宽处理。否则——”

“我……”丁春妹眼睛一红，忍不住哭了出来，“我没想到事情会这样，我真没想到侯贵平会死。”

第三十章

在朱伟和江阳的连番攻势下，丁春妹这位并没有多少应付调查经验的农村妇女的心理防线很快崩溃，交代了当年的真相。

当初岳军给了丁春妹一万块钱。

2001年的时候，一万块钱还是很值钱的，在县城上班的普通人工资是四五百，一万块差不多抵普通人上班两年的收入，对农民而言则更多。岳军要丁春妹做的事很简单，勾引侯贵平睡觉，然后到派出所告他强奸。

对丁春妹而言，勾引侯贵平睡觉不为难，她年轻守寡，又有姿色，总有年轻人来勾搭，贞节牌坊是不用立的。可是跑派出所告对方强奸这事，丁春妹犹豫了，这是诬告，谁愿意没事跑派出所找麻烦？

岳军几句话就打消了她的顾虑：只要侯贵平和她睡了，谁能证明她是诬告？只要一口咬定侯贵平强奸就行了，派出所肯定向着本地人，哪能帮外地人？何况，简简单单的一件事，一万块到手，这个诱惑实在太大了。

丁春妹唯一的顾虑是侯贵平拒绝她，但岳军说侯贵平喝了酒，酒里有药，他又处于欲望最强的年纪，独自待在他们这穷乡僻壤的，这捆柴，一点火准着。

那天晚上岳军找到她，说侯贵平把酒喝了，让她现在过去。她去找了侯贵平，借口借热水，进屋勾引侯贵平，于是就和侯贵平发生了关系。她按照岳军的吩咐，用毛巾擦了些侯贵平的精液，带了回来。

朱伟和江阳听完这段讲述，震惊了。

他们马上推断出下一个结论：在侯贵平屋内发现的女孩内裤上的精

斑，就是那块毛巾擦上去的。

先拿到精液，再谋杀侯贵平，然后栽赃，这是一个完整的局啊！

江阳强压着心头的惊怒，这件事太恐怖了！在警察去找侯贵平前，侯贵平已经被人带走杀害了，而歹徒把带着精斑的女孩内裤藏在了他室内，将性侵女孩导致其自杀之罪嫁祸给侯贵平。而此前从女孩体内提取的精斑在公安局里丢失，使之无法与侯贵平比对，才让嫁祸顺理成章。此案再次超出了他的想象。

胆大包天！

朱伟紧握着拳头，嘴唇颤抖着问："这一切都是岳军指示你干的？"

丁春妹老实地点头。

"侯贵平是岳军杀的？"

"不是不是，"听到这个问题，丁春妹连连摇头，"侯贵平在水库被找到后，岳军也很害怕，跟我说，他不知道侯贵平会出事，闹出人命来，他也吓坏了。"

朱伟慢慢凝神盯住她，道："一万块钱是岳军给你的？"

"对。"

"这钱是他自己的吗，还是哪来的？"

丁春妹慌张道："我不知道。"

"你和他相处好几年了，这件事你怎么可能没问过他，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我真不知道，你别问我，你去问他吧。"

朱伟怒喝道："他我自然会问，你现在给我交代清楚，这钱到底是谁出的！"

丁春妹无言以对，过了一会儿，她双手捂起脸，用出女人最原始但最经典的一招，大哭起来。

女性天生擅长哭，尤其在与异性吵架的过程中。

哭大体有两种，一种是情绪性发泄，真受了委屈，表达内心痛苦，老娘命比纸薄，怎么遇到你这样的臭男人；一种是技术性防御，比如男女朋友吵架，女方明明理亏，但只要开始哭，最后都会发展成男方理亏，主动道歉而告终。许多男性朋友对此总是束手无策，其实办法很简单，你可以心里骂娘，但只要表面上道个歉，最后开一堆空头支票，对方准能破涕为笑。

朱伟还有个更直截了当的办法，他喝了句："号个屁，再浪费时间，现在就把你带看守所关起来审！"

丁春妹马上止住了哭。

"说，谁出的钱！"

丁春妹哽咽着，显得万分犹豫："我……我问过岳军，他说，他说这件事千万千万不要传出去，我们得罪不起，要不然下场跟侯贵平一样。"

"我问你，他们是谁！"

"我……我不是很清楚，听岳军提过一次，好像……好像是孙红运的人。"

"孙红运！"朱伟咬了咬牙，手指关节捏出了响声。

江阳对这个名字倒是第一次听说，但看朱伟的样子，他显然知道这人。

朱伟深吸一口气，又问："那块毛巾去哪了？"

"我拿回毛巾后，先赶回家，岳军看到我拿到了毛巾，就给他们打了电话，他们让他马上就把毛巾送过去。"

"后来你过了多久去报的警？"

“岳军回来后，就让我一起在屋里等着，大概过了一个小时，岳军接到他们电话，让我马上去报警。”

江阳思索着这些信息，显然，对方拿到毛巾后，趁精液未凝固涂到了女孩内裤上，然后去侯贵平宿舍下了手，布置妥当后，让丁春妹去派出所报警，一切都在计划中！

问完后，江阳把笔录递给丁春妹，让她把笔录抄一遍，做成认罪书。

这时，他看到朱伟紧皱着眉头，兀自走到门口，点起一支烟，用力地吸着。他也跟了出去，道：“怎么了？是不是……你刚刚听到孙红运这名字，好像神情就不太对劲。”

朱伟眼睛瞪着远处天空，猛抽了几口烟，又续上一支，恼怒地点点头。

江阳狐疑问：“孙红运是谁？”

朱伟冷哼道：“县里一个做生意的。”

“这个人是不是比较难处理？”

朱伟深吸一口气，过了许久，才叹息道：“这人听说年轻时在社会上混得很好，黑白通吃。九十年代我们县里的老国营造纸厂改制，当时资不抵债，孙红运把造纸厂收购了，我想你也猜到了，那家造纸厂后来改名叫卡恩纸业。被他收购后，厂里效益越做越好，成了县里的财政支柱。就在几天前，卡恩纸业在深交所上市了，不光是平康县，这可是金市第一家上市公司。”

江阳沉默着不说话。平康县最高的一座楼就是卡恩集团的，最大一片地也是卡恩的。金市位于浙西，多是山区地形，经济远比不上浙江沿海的那几个城市，平康县自然更加落后。而卡恩是全县最大的企业，贡献了县财政三分之一的收入。里面更是有着几千名员工，是关乎社会稳定的基石。卡恩在深交所挂牌上市，市领导班子集体到了县里庆祝，全县都在热烈宣传。

如果是卡恩的老板孙红运涉案，这个时候抓了老板，会怎么样？

金市唯一一家上市公司，刚上市老板就被抓？厂里还有几千个员工，这在领导看来，是影响社会稳定的大事。

怎么抓？

县公安局会批吗？市公安局会批吗？政府班子会同意吗？

江阳瞬间感到前所未有的困难。仿佛前路一片渺茫，就算现在眼睁睁看到孙红运亲手杀人，要办他恐怕也要颇费周折吧。

这时，朱伟接到一个电话，挂下后，回头道：“局里通知我晚上要抓捕一个盗抢团伙，我先走一步。你留在这等她写完材料，人先不用带去派出所，你是检察官办不了公安的手续，谅她一个女人也跑不了。等过几天抓捕行动处理完了，我再来找你。”他顿了顿，胸膛起伏着道，“管他什么上市公司老板，这么大的刑事命案一旦证据确凿，天王老子也保不了他，看着吧！”

第三十一章

接下去的几天，江阳打过几次朱伟手机，他总是关机，只有一次回复他正在带队日夜蹲点抓捕犯罪团伙，等过几天再找他。

而从妙高乡回来，知道了孙红运这个名字后，江阳每天上下班，都会绕一圈远路，经过卡恩集团的大楼。

他并不指望朝里张望一眼能发现什么线索，只是自从知道孙红运涉案，他本能地想亲眼看一看孙红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不过未能如他所愿，他一次也没见过孙红运，可是有一天下班回家的路上，他看见岳军抱着那个疑似拐来的小孩从卡恩大楼走出来，他心中莫名有种不太好的预感。

第二天他坐上中巴车重新回到妙高乡，找到了丁春妹的小店，却见店门紧闭，敲了好一阵，无人应答，向旁边邻居一打听，得知丁春妹这几天都没开过店门，像是不在家。

畏罪潜逃！

他急忙掏出手机打给朱伟，幸好朱伟此刻手机开着。

“丁春妹家里没人，旁边邻居说她这几天都不在家，怕是潜逃了！”

朱伟做梦也没想到丁春妹这一个女人会选择潜逃，她虽然报假警，但侯贵平不是她杀的，那天他们也向她宣传了政策，她的行为虽然属于犯罪，做伪证，但性质并不严重，主观上并未预料到侯贵平会死的结果，并且有主动交代的从宽情节，只要她将来出庭作证，检方会建议法院用缓刑。

可是她却潜逃了！

一个可以适用缓刑的证人，却选择了最笨的方法，逃跑！

朱伟连忙叮嘱："你等着别走，我马上带人过来！"

一个小时后，朱伟开着警车，带着两名刑警和陈明章赶到丁春妹家门口。

江阳奇怪地问："陈法医来是……"

朱伟冷声道："跟你打完电话后，我细想这事情蹊跷，我不相信丁春妹会为这事潜逃当通缉犯，老陈听了后说他来现场看看。"

朱伟打电话叫来了镇上的派出所警察做见证，他们撬开了小店的木门，初一看就觉得不对劲。

店里的货柜上，有一片玻璃裂了，从一个点发散出辐射状的裂纹，另一片玻璃空了，不知所踪。

陈明章缓缓地走进屋，站在原地看着这一幕，道："玻璃本来就这样吗？"

江阳和朱伟异口同声地回答："不是。"

陈明章摸了摸额头，慢慢地绕着屋子走了一圈，讲解道："从地上的痕迹看，屋子新近被人用扫帚打扫过。"

他走到货柜旁的一片墙边，那里钉了枚挂钩，他低头仔细地看着这枚挂钩，咂咂嘴："有血。"

江阳他们连忙上去观察，果然，挂钩前段有稍许的淡红色痕迹，不注意根本发现不了。

朱伟皱眉道："你肯定是血？"

陈明章笑道："我的专业水平不可能把血和油漆搞混，是血，时间不太久，没几天工夫。"

这时，江阳说出了昨天傍晚的事，他下班路过卡恩大厦，看到岳军

抱着那个小男孩从里面出来，小男孩本该是丁春妹在抚养，现在在岳军手里抱着，所以他才会有不好的预感。

朱伟咬着牙，过了好一阵，他一拳砸到墙上，怒道：“抓岳军，带回去！”

他掉头离开小店，到了外面，嘱咐两个一同过来的刑警去向周围人打听这几天的异常情况。他则带着民警直奔岳军家。

第三十二章

“我不跟你多说，打发他律师走，岳军我关定了。岳军那小子哪儿来的律师！你替他请的吧！你说我手里没证据，哼，我等下就带证据过来！”小餐馆里，朱伟嘴里叼着的香烟像旧时代的轮船一样往外吐烟。

挂下电话，朱伟撩起袖子怒骂：“人他妈才抓了一天，李建国就催着我放人，管到我案子头上来，他百分百是孙红运养的！”

“你是不是还没把我们手里有丁春妹认罪书的事告诉局里？”

“当然，我故意留着的，不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底牌。我就是要看看，到底单位里哪些人对这案子着急。岳军抓来才一天，你看，李建国就急了。”

江阳不无担忧道：“你们大领导呢？”

“几个局长倒没说什么，如果他们都跟孙红运一伙，那公安局岂不成孙红运开的了？本来我们当天就能把丁春妹带回来，顺便抓了岳军审，那天李建国打我电话让我去抓捕一个盗抢团伙，耽误了，丁春妹这才出了事。昨天我抓了岳军回来，要亲自审，李建国又故意给我个案子想支开我，孕妇盗窃团伙！去他妈的孕妇盗窃团伙，整个平康就剩我一个警察了？抓几个孕妇还要我去带人蹲点？要不是被人拦着，我早跟他动手了。”朱伟气冲冲地又续上了一根烟。

“原来是李建国通知你回单位的……”江阳顿时思索起来，“那天我们刚做完调查，你就接到李建国的电话，临时要你回去办案，这未免有点巧合吧？好像是故意把你引回去，不然丁春妹和岳军当天就带回去审了。”

朱伟眉头瞬间皱了起来，琢磨道：“照你这么分析……那个盗抢团伙

我们确实跟了一段时间了，但侦查员还没对情况完全摸底，那天晚上我带队蹲点时，还跟他们说主犯没有现身，现在抓捕会打草惊蛇，但他们说李建国命令当晚就要抓。我觉得时机不成熟，所以没急着动手，安排人轮流蹲守了几天。这李建国那天下令抓捕的时机，确实太早了。”

江阳想了一会儿，道：“如果是李建国故意找借口把你拉回去，那么是谁通知他的？”

“肯定是孙红运的人。”

“孙红运怎么知道我们在妙高乡调查岳军和丁春妹？”

朱伟眼睛一亮：“我把岳军带到派出所，让民警调查他小孩的来历，随后我就往你那边赶来，一定是岳军趁我走后，找机会拿手机打了电话。”

江阳点头笑起来：“你那儿应该能查到岳军的手机打给谁了吧？”

“当然能查。”

江阳嘴角冷笑：“一种可能是岳军直接打给了李建国，嫌疑人在拘押期间打刑侦队长电话，我是检察官，我有理由叫李建国到我们单位来聊一聊。另一种可能是岳军打给了孙红运的人，随后孙红运的人通知了李建国，只要把三方对电话的解释比照一下，如果说辞有漏洞，我同样有理由叫李建国来趟检察院。”

朱伟忍不住拍手叫道：“太好了，我这就派人去查。”

“不急，关于丁春妹的事，有什么进展？”

“昨天审了一晚，岳军坚称不知道丁春妹去哪儿了。他说那天我们走后，丁春妹把小男孩送回了他家，此后就不知所踪。丁春妹的邻居说，那天晚上大概十一点，听到过玻璃打碎的声音，还听到了一声女人的哭喊，他不确定是不是丁春妹。农村都养狗，那时他家狗听到声音叫了起来，他还起床出门看过，但外面一片漆黑，也没听到后续动静，他以为是哪户人家夫妻吵架，没有在意。看来，丁春妹应该是在那时出事的。”

“会不会是岳军干的呢？”

朱伟苦恼摇头：“不会，那天岳军在派出所拘留过夜，直到第二天早上民警找民政局核对过，确实有合法的领养手续，才放了他。”

“我们刚调查过丁春妹，这位证人就出事了。”江阳愤恨地咬牙。

朱伟握紧拳头怒道：“老陈说，结合邻居的说法和现场的勘查，他判断当天晚上十一点丁春妹出事了，不止一个人动的手。对方还把现场打扫过，丁春妹恐怕凶多吉少。实在是胆大包天，在警察眼皮底下动证人。如果这事查出是孙红运派人干的，我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这王八蛋抓起来！”

第三十三章

第二天早上，朱伟打电话把江阳从单位叫出来，两辆警车停在检察院门口，朱伟从前一辆里探出身，满面容光地招呼他上车。

“去哪儿？”

“带你抓人去。”

朱伟迫不及待地告诉他案子的最新进展。岳军果然在派出所时用手机打了个电话，对方叫胡一浪，是卡恩集团的副总经理，孙红运的助理。并且胡一浪在接到岳军电话后没多久，用手机打了一个电话到刑侦大队长办公室，通话整整五分钟。只可惜岳军这小子一直不肯交代他打电话是通风报信。

“你要抓谁？”江阳问。

“当然是胡一浪。”

江阳质疑道：“你有什么证据直接抓他？”

“没证据，先抓了审，我有把握他会交代犯罪事实的。”

“他又不是傻瓜，突然良心发现吗？”

朱伟一声冷笑：“如果我把孙红运也抓了呢，胡一浪一慌，自然就交代了！”

“你要直接抓孙红运？”

“当然。”

“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跟这些事有关，你怎么抓他？”

“理由不重要，”朱伟鼻子一哼，道，“把这两人刑拘后，审上几个星期。嘿嘿，我们警察审讯自有一套办法，大灯一照，连着几天睡眠不足，人的情绪就会变得很糟糕，思维也会混乱，到时稍微用点审问技巧，通常嫌疑人不出三五天就会招供的，我还没见过心理素质能强大到硬撑几个星期的罪犯。侯贵平都死了快三年了，上哪儿找直接物证，只能靠口供突破。”

江阳是个很遵守程序正义的检察官，听了他的话，顿时连连摇头：“你无凭无据抓人，这完全不符合规矩。”

“规矩？我也想守规矩，可他们守规矩了吗？”朱伟瞪起眼，“侯贵平怎么死的？我们刚调查丁春妹，她就遭遇不测。这帮人穷凶极恶，你跟他们谈规矩？别指望了，对付他们，就不能用正常手段。现在我们手里只剩下丁春妹一张单薄的认罪书，其他什么证据都没有，只能先强制拘留他们，逼他们交代出真相，再搜集相关证据。”

江阳依旧表示反对，说：“你要直接拘留孙红运，拘留书拿到了？”

朱伟露出了笑容，得意地从公文包里掏出几张纸，扬了扬。

江阳接到手里看了眼，拘留书上是他们副局长签的名，不由惊奇：“你们副局居然支持你拘留孙红运？”

朱伟掩手凑到他耳边说：“这事局里领导不知道，我这几天抓了好几波人，今早拿着一堆拘留书找副局签字盖章，只不过里面多了两张。待会儿我们抓了人后，不带回局里，直接带去派出所，那里我找人偷偷安排了两间屋子借我用几天，我和我几个手下都把手机关了，谁也联系不到，谁都不知道孙红运被关在这儿，没法阻止我们审讯。这些我都安排好了，局长和管刑侦的副局长下午都去市里开几天会，今天是最好的机会。不过，这事早晚会被领导知道，我得抓紧时间，赶在领导们知道前审出结果。嘿嘿，只要有了证据，木已成舟……”

“你……你还想把他们偷偷关起来，你这是非法拘留！”江阳惊讶地合不上嘴。

“管他合法非法，我一想到他们敢在警察眼皮底下对证人动手就忍不

了！”朱伟一副不在乎的样子。

“你……可你还骗取领导签名，又加上非法拘留，你这么做……”

“说不定他们不配合审问，那就再给我加一条刑讯逼供吧。”他不屑地笑起来，“我在单位本来就不求上进，这么胆大包天的罪犯要是继续逍遥法外，我见了头痛，所以我也胆大包天一回。放心，带你去是做见证，到时不管出了什么事，你都要说是被我蒙蔽了，责任我一人扛。”朱伟无所谓地哈哈一笑。

江阳心里动荡着。

这么做对朱伟个人没有一丝好处。

这案子如果破了，也会闹出很大动静，全市唯一一家上市公司，刚上市老板就涉嫌刑事重罪被抓了，政府领导会高兴吗？这也罢了，如果最后审不出，副局长知道朱伟夹着拘留书骗取签名和公章，私底下把这位开会能和市领导坐一起的大老板非法拘留了，甚至搞刑讯逼供，会怎么样？朱伟很可能入狱！

无论哪种结果，朱伟都会受到严厉处罚。可是他还是铤而走险地做了。

他有些不理解，朱伟到底追求的是什么？

江阳自问追查这案子，刚开始只是因为同学间的情谊，但很快就动摇了，在吴爱可的“强迫”下才坚持下来，后来遇到那么多困难后，他又再次动摇了，是其他人的鼓励才使他最终决定立案。再后来的坚持，更像是上了发条的齿轮，已经做了那么多工作，不想付出的一切都付诸东流，于是就像已经上了高速公路的车辆，不得已地前进着。

可是如果让江阳为这案子骗取领导签名和单位公章，他是绝对不会干的。

他一切行动都在框架内，既要对得起职业，又要对得起良心，还要对得起自己的前途。

职业、良心、前途，这注定是一个不可能的三角形吗？

他不知道，但他希望活在一个干净、稳定的三角形里。

目前他们最大的困难，就是缺少证据，唯一的突破口，正是朱伟所说的，先让嫌疑人们交代口供，既然朱伟豁出去了，自己也热血一次，陪着走一趟吧。

第三十四章

很快，他们到了卡恩集团，朱伟带人大步流星闯进去，前台小姑娘一看是警察，哪敢阻拦，承认老板在公司，马上带他们上楼。

顶楼是集团高层的办公区，他们直接闯向董事长办公室，这时，一名三十五六岁的戴眼镜男子从旁边一间办公室走出来，拦住了他们：“你们是？”

朱伟出示了警官证和两张拘留书，道：“胡一浪和孙红运在哪儿？我们要带走。”

那人表情微微一变，然后说：“我是胡一浪。”

朱伟朝他打量了一会儿，他长相很斯文，小眼睛却透着一股狡猾的气息。

朱伟冷笑一声：“孙红运在哪儿？你们俩都跟我们走一趟。”

胡一浪镇定自若地拿起拘留书，反复看了几遍，抬头不慌不忙地微笑问：“刑拘啊，啧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要对我和孙总进行刑拘？”

“涉嫌多起刑事案件，去了自然知道。”

“是吗？好像有一点点麻烦呀。”胡一浪低头叹息一声。

这时，办公区里的人都走了过来围观。

朱伟丝毫不为所动，冷喝道：“别废话，跟我们走！”

他掏出了手铐，准备采取强制手段。

“等一下，”围观者身后传出一个平稳厚重的男声，人们自然地让到

两边，一个四十多岁穿着一件干净的短袖休闲衫的男人走了出来，朝他们看了眼，镇定地询问，“发生什么事了？”

“孙总。”胡一浪走到他身边，递上拘留书，解释了一番。

孙红运皱眉看着拘留书，朝胡一浪耳语几句。

胡一浪转身微笑说：“警察同志，你们的手续好像有点问题。”

朱伟不由心虚，但还是鼓着嗓子问：“什么问题？”

“孙总是省人大代表，受拘留，你们需要先去省人大常委会申请，省人大同意后他才能跟你们走。”

他们顿时一惊。

江阳并不知道孙红运是省人大代表，朱伟更是一阵懊恼，他忽略了，但本不该忽略的，孙红运这么个人物，怎么可能没点社会地位？他太焦急了，他急着要破案，这才铤而走险骗取公章和签名，可他没想周全，以为把人偷偷抓走强制审讯就成了，可最终，功亏一篑！

朱伟脸色发黑，孙红运双手圈住胳膊，像看戏一般瞧着他。

江阳突然道：“孙红运暂时不用跟我们走，胡一浪，你不是人大代表吧？”

胡一浪脸上闪过一丝慌张。

“那你跟我们走吧。”

胡一浪腮帮微微抽动着，他抬头看着孙红运，仿佛是在求援，孙红运脸上毫无表情。

江阳用手臂碰了下朱伟，他咬咬牙，重新振作起来，想起已经骗了拘留书，责任背定了，既然两个不能抓，抓一个也好，拿起手铐道：“胡一浪，走吧。”

这时，孙红运又重新开口了：“小胡，你刚才介绍这位警官叫什么来

着？”

“朱伟。”

“哦，”他故作惊讶地连连点头，“朱伟，我知道，我们平康人都知道。平康白雪，警界的名片！嗯，朱警官，原本从手续上，我是不需要跟你们走的，不过你的大名在平康无人不知，既然是你来亲自调查，拿了拘留证，我和小胡大概是在某些方面有嫌疑了，如果我仗着人大代表的身份不配合你调查，那平康的老百姓知道了，肯定要骂我，也会在背后传我谣言。你放心，你的面子我一定给，我跟小胡都跟你走，会非常配合你的调查。”

说完，他在胡一浪耳边低声说了几句，又跟公司其他人悄声嘱托了几句，满是自信地迎了上去。

第三十五章

朱伟知道已经没办法把孙红运私下抓走强制审讯，他不想拖累江阳，让他先回检察院。朱伟一脸阴沉地带着孙红运和胡一浪回到局里，那里却已经站着分管政法的副县长、县委办公室主任和局里的其他几位领导，一干人等斥责的眼神，他视若无睹，依然让手下带着胡一浪去做笔录，随后与其他人一起到了单位会议室。

没等朱伟说完经过，孙红运就开始侃侃而谈："各位领导大概都知道，早些年我从县国资委手里买下这个实际已经破产的造纸厂，保住了几百个职工的饭碗，一开始经营很困难，资金、技术、人员素质都是难题，我们平康本身不发达，交通不便利，那时整天想的都是怎么养活这么多人。后来，企业经营逐渐上了轨道，我们卡恩集团也进步很快，这个月在深交所上市，成了市里第一家上市公司，总算是取得了一点点成绩。以前我经营困难时，社会上没人说我不好，厂里的几百个职工知道我不容易，都很亲切地叫我孙厂长。现在我们卡恩有了一些发展，集团解决了平康几千个人的就业问题，有钱了，社会上就开始传出一些谣言。有说我早年是靠黑道起家的，有说我侵吞国有资产的，有说我现在还在从事一些非法犯罪活动的，对于这些传言，我个人从来没回应过，身正不怕影子歪，各级组织也都对我们卡恩做过调查，如果真有问题，卡恩能上市吗？"

领导们纷纷点头赞同。

他继续说："老百姓是什么心态？老百姓可以跟你一起穷，但就是见不得你比他好。我们平康在省里又是落后山区，老百姓很多还是小农思想，谣言这东西，一传十十传百，起先我倒没觉得什么，但今天朱警官都亲自找上门了，我觉得谣言再这么传下去，会影响到我们集团的经营和稳定，我想有必要做个澄清。"

在座领导都开始数落起朱伟来，副县长严厉斥责："朱伟，我们知道你在办案方面尽职尽责，但你在办案的时候也要讲政治顾大局，讲究方式方法。人红是非多，孙总是我们平康杰出的企业家，你在没有经过深入的调查取证后，直接要拘留人家，人大代表能随便拘留吗，你懂不懂法律！谁给你批的拘留书，你们副局长？这传出去是什么？社会上会怎么说？老百姓会怎么看？卡恩是县里的支柱，是金市的名片，你这么随意地拘留集团董事长，会影响到一个企业的经营稳定，你懂不懂！"

显然，这个时候他们还不知道朱伟设计骗取了领导的签名，对他还是保留了几分客气。

朱伟深深吸了口气，咬住了牙齿，选择继续绷住脸，以沉默对抗。

"也没这么严重，"孙红运反而笑着替朱伟开脱，"朱警官的正义感我们都知道的，我在平康听过很多朱警官的事迹，对他也是很佩服的。朱警官大概是听了社会上一些乱七八糟的传言，所以对我个人有所怀疑。这样调查一下也好，能证明我清白，堵上一些人的嘴。"

朱伟再也无法忍受，开口冷声质问："丁春妹去哪里了，你肯定清楚！"

孙红运一脸茫然："什么丁春妹？你说的这名字我是第一次听到，这是什么人？我认识吗？"

朱伟从胸口的内层口袋里拿出一个信封，掏出丁春妹写的认罪书，摆在桌上："你自己看。"

孙红运接过看了一遍，随后几位领导也接过看了一遍。孙红运不解道："这上面出现的侯贵平、岳军是谁？我从来不认识啊。"

副县长问："你这份材料哪里来的？"

"丁春妹亲笔写的认罪书。"

"丁春妹是什么人？"

"妙高乡的一名妇女。"

“哪几个刑警监督记录的？”

“我和手下一名队员，还有一位朋友。”朱伟临时替江阳瞒下了名字，面对县政府的领导，他不想把江阳这年轻的检察官拖下水。

“你朋友？”副县长皱眉道，“是警察吗？”

朱伟否认：“不是。”

“你带了一位不是警察的朋友找丁春妹做调查，她当你们面写下了这份认罪材料？”

“对。”

“那现在丁春妹人呢？”

“我调查结束的当天晚上丁春妹就失踪了，初步怀疑被人劫持了，现在得问问孙老板，人去哪儿了？”

孙红运摇头一番苦笑。

副县长道：“既然她写下这份认罪书，不管材料内容是真是假，和孙总有没有关系，你都应该把丁春妹带回单位继续调查，人怎么会失踪了呢？在公安局被人劫走的？”

朱伟脸色难看，低头道：“我当天临时有事，一时疏忽，那时没把她带回来。”

副县长冷笑：“妙高乡的一名妇女，怎么会认识孙总的呢？单单一份笔录，能当证据？现在人也找不到，这份材料的真实性怎么保证？”

朱伟无可辩驳。

“上面的侯贵平是什么身份？”

“是支教老师。”

副县长笑起来：“材料上写，岳军拿钱给丁春妹，让她勾引侯贵平最

后报假警，这笔钱是孙总出的，孙总能跟一个妙高乡的支教老师有这么深仇大恨吗？孙总又不是妙高乡的人，怎么会有过节？”

孙红运道：“是啊，我在平康这么多年，还从没去过妙高乡，更不认识一个支教老师，也不认识岳军这个人。”

朱伟紧紧咬着牙，他现在无凭无据，如果说孙红运和女孩性侵有关，简直是无稽之谈，恐怕在座所有人都会当场发怒，斥责他凭空捏造企业家谣言。

过了片刻，他盯着孙红运，道：“岳军和胡一浪都关在后面，现在就等着看他们的口供吧！”

孙红运不急不慢地道：“胡一浪是我的助理，我相信他的为人，我也从没听说他和一个妙高乡的支教老师有什么过节，希望朱警官今天的调查能给出一个可靠的结论，小胡到底有没有犯罪，如果他涉嫌犯罪了，我绝对不包庇，一定和公安积极配合调查。如果他是清白的，”孙红运顿了顿，咳嗽一声，声音突然冷了下来，“我也决不允许这种莫名其妙的谣言存在，一定要向上级部门举报！”

第三十六章

“太可恶，实在太可恶了！”餐馆里，朱伟咕噜咕噜喝下一整瓶啤酒，冲江阳抱怨着。

中午孙红运在公安局谈了不到半小时，就借口公司有事，先行离开。所有领导都斥责朱伟办事莽撞，要他马上放了胡一浪。他执意不肯，摘下警徽，以辞职威胁，结果领导纷纷让他马上辞职，他们绝不挽留。

朱伟无奈，只能收起警徽，不理众人，走进审讯室里把门关了起来，在里面亲自审问胡一浪。

审了一下午，毫无结果。

胡一浪坚称和岳军只是普通朋友关系，那天打电话的内容，他忘记了，反正不是重要的事。至于后来打电话到李建国办公室，也不记得说了什么。

岳军也是如此，不记得电话里说了什么。丁春妹去了哪里，他更是毫不知情。

后来，还在市里开会的正副局长都打来电话，怒批他骗取领导签名，回来后找他算账，李建国和其他领导更是强行要他放人，律师也到了公安局，手下刑警都不敢再接着审了，所有人都站在了他的对立面。

他孤掌难鸣，只好作罢。把两个人都放了。

胡一浪坚决要公安局开无罪证明，还他清白，免得卡恩集团和孙总受人非议，局里领导同意，最后朱伟无奈在无罪证明上签了字。

江阳感到前路一片昏暗，垂头丧气：“现在路都被堵死了，人证物证

都没有，还能怎么办呢？”

朱伟厉声道：“查，必须查！越是这样，越是要查！我虽然拿孙红运没办法，但岳军我总对付得了！”

“可最后他不也被放了吗？”

朱伟皱眉思索着，目露凶光，过了好一阵，沉声道：“岳军必然知道内情，直接逼他交代，我们再根据他交代的情况找证据！”

江阳带着忧色：“你说逼他交代，怎么逼？你骗取领导签名已经违纪了，幸好最后你没非法拘留，对付他，难道你要……”

“你猜对了，对付这种无赖，我要揍到他坦白为止！”

“这……”江阳强烈反对，“这不符合程序！”

“要什么程序！这种货色我见得多了，什么法律程序最后都成了他们的挡箭牌，只有用手段！”

江阳脸色发青，他对这个主意感到恐惧，他和朱伟这老刑警不同，他是正规名牌法律系毕业，带着书生气，一直讲究程序正义，刑讯逼供，这是他绝对不愿涉足的。

朱伟看了他一眼，劝慰着：“你别怕，有什么责任都是我背，你不用担心。你还是愿意继续一起追查下去的吧？”

江阳一脸纠结，听着朱伟的话，他心中开始了退缩。

他工作不久，有着大好前途，人生刚刚起航，这件事已经给他带来了很多麻烦，单位里不少人悄悄建议他，不要跟着朱伟胡闹了，就算孙红运真有问题，也不是他这级别能办的。

可是他看着朱伟周身散发出来的正义感，想到朱伟虽然冲动，心思却也细腻，早上让他先行离开，避免了他面对县领导的尴尬，也避免了给检察院带去麻烦，颇为感激。

他考虑了许久，沉重地道：“如果……如果你一定要对岳军刑讯逼

供，那这案子我退出。”

“如果只是吓唬一下呢？”

江阳思考了一会儿，很认真地看着他：“态度上，我始终站在你这边，但是你绝对不能对嫌疑人造成人身伤害，这是我的原则。”

朱伟松了口气：“你放心，我做了这么多年刑警，有分寸。岳军这种货色我见得多了，吓唬一下就全招了，不会伤害他的。”

江阳问：“你打算怎么做？”

朱伟思索片刻，道：“不如就今晚连夜赶去妙高乡，今天岳军放出来后，孙红运那边肯定告诫他以后怎么应对我的调查，今夜就要打他个措手不及，免得时间长了他有了心理准备，到时更难问出话来。”

江阳想了一会儿，觉得既然决定了要用非常规侦查手段，自然越早越好。

朱伟继续道：“我去单位借辆侦查用的社会车辆，免得这小子一看到警车就逃。待会儿你来开车，我嘛……”他指了指面前立着的一排啤酒瓶，醉酒驾驶可不太好，他挤了下眼，“我回局里拿把枪。”

“带枪？”江阳惊慌地问。

“放心，我不要命了，难道真崩了他？吓唬一下，戏当然要演真了。”

第三十七章

夜幕降临，江阳开着车，载着朱伟前往妙高乡。

他们聊着各自的家庭、生活、经历。

朱伟家庭很幸福，有个当小学老师的贤伉俪，有个刚念高中的儿子，儿子像他，个头高，又很壮，从小喜欢体育，练过武术，性格也像他一样，很有正义感。初中时见同学被流氓学生收保护费，他路见不平，一人单挑三个，还把三个都打伤了，老师叫来了各方家长，于是流氓学生和校外混混得知他有个号称“平康白雪”的老爸，威名远播，再也不敢惹他。唯独这孩子学习不怎么样，他志向是考警校，出来后也当警察。

谈到儿子，朱伟脸上总是洋溢着得意的笑容，好像看到了若干年后父子联手抓罪犯的场面。

江阳也谈到了他的过去。他出生在一个小乡镇，上小学的时候，母亲就病故了，后来父亲又组建了一个家庭，生了个女儿，在这个新家里，父亲把爱更多偏向了他的现任妻子和女儿，所以他一直存在着心结。自中学起，他就住校，不到万不得已不回家。他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顺利从大学毕业，遇到了一见钟情的女朋友，人生刚起步，对未来的日子充满了憧憬。

交谈中，时间过去得很快。

他们到妙高乡时大约晚上九点，农村人生活单调，大半人不太热衷于响应计划生育，都早早关灯上床办事。乡里没路灯，一片漆黑。

通往岳军家的路上路过一片鱼塘，车子经过时，突然，他们听到一声“救——”。他们连忙停下车，侧耳倾听了片刻，但声音消失了。

“小江你听见了没有？”朱伟全神贯注倾听动静。

“好像……好像刚刚有人喊救命？”江阳不太确信地向四周张望，除了车灯照出的前方一块路面外，周围及更远处都是一片黑乎乎的。

“下车看看。”那声音听着真切，朱伟不敢怠慢。

下车后，朱伟打起手电，朝声音发出的一侧探去，前方有片空地，他们没走出几步，就看到空地上停着一辆面包车，车外站着一个人，正盯着他们。

这时，面包车后又传来一声清晰的“救命”，但马上声音源被人堵上了嘴，朱伟注意到面包车后还有人影，他马上冲了上去。

那人冲他们喝了句：“滚开！”然后一把拉开驾驶座的门，跳上去，车后又蹿出三个人，其中两人正抓着另一个，捂住他的嘴，想强行把那人推上车，但那人双脚赖在地上，使劲挣扎，不愿上车。

朱伟眼见是歹徒行凶，急忙从腰间掏出手枪，朝天开了一枪：“别跑，警察！”

两人听到枪响，立刻撒手把人抛在车外，跳上车，关上车门，面包车一脚油门朝他们猛冲过来，朱伟和江阳不得不避让，跳到一边，眼睁睁看着面包车逃走，面包车上没有牌照，显然是辆专门犯事的黑车。

朱伟回头紧张地看着江阳：“你没事吧？”

江阳站起身拍拍手：“没事，先去看看那人。”

这时，还没等他们靠近，倒地的那人却一下爬起身，拔腿就跑。

“站住，我是警察，你跑什么啊！”朱伟大叫着追赶，江阳也在身后急追不舍。

没跑出多远，朱伟拉住了那人的衣领，用大力一把揪过来压倒在地，看清那人的脸后，朱伟冷笑起来：“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小板凳，没想到老子救了你啊！”

第三十八章

“说，到底怎么回事！”朱伟松开手，让岳军起身。

“没，没怎么回事啊。”岳军依旧一副无赖的嘴脸。

江阳对刚才差点被面包车撞死心有余悸，见他此刻还是这副嘴脸，不由怒上心头，喝道：“我们救了你的命，你还不交代？刚才逃走的那三个是不是孙红运的人？”

“我……我不知道，我不认识他们，什么三个人？”

朱伟一把抓过他的衣领，眼神简直要把他吞下去：“刚才要不是我们，你今晚是死是活都没人知道！孙红运都要杀你灭口了，你还要替他瞒多久！”

岳军不敢与他对视，侧着头看着江阳。

江阳道：“孙红运为什么要抓你？他们要把你怎么样，杀了你灭口？”

“我不知道，你们别问我了行吗？”

“你他妈——”

江阳拦住动怒的朱伟，道：“你最好老实一点，好好跟我们说实话，只有把孙红运抓起来，你才能真正安全，否则以后你还会有今天的遭遇。我问你，丁春妹是不是就这样被抓走了？”

“我真不知道丁春妹去哪儿了。”

江阳呼了口气，对这小流氓彻底丧失了耐心，冲朱伟道：“行吧，你看着办。”

“很好！”朱伟冷喝一句，一手拎着岳军的后衣领，一手狠狠往他头上肚子上连连几拳砸去，痛得岳军哇哇直叫，求饶不已。

江阳此刻丝毫产生不了同情，冷眼看着他：“现在你该知道了吧？”

“我真不知道，你们别问我了，求你们了，孙红运的事我一点都不知道，我都不认识他。”

“嘴够硬！”朱伟顿时火冒三丈，直接摸出手枪，顶住他的睾丸，唾沫星子喷到了他脸上，“你今天害老子脸面全无，你今晚要是不招，老子一枪崩了你。”

岳军脸上表情渐渐僵硬，艰难地咧嘴干笑：“你……你是警察，你……你……你杀了我要坐牢，你……你不会的。”

“你赌我会不会！”

朱伟的枪更用力顶了出去，岳军感到下体一阵麻木，他闭起眼摇头：“你是好警察，你不会的，杀我你要坐牢，你不敢，你一定不敢！”

朱伟冷笑：“就这么杀了你我当然要坐牢。可是如果你袭警呢？”他收回枪，从腰间掏出一把匕首，递给江阳。

江阳不解问：“干什么？”

“你拿去。”

江阳接过来：“给我干什么？”

“你往自己身上割上几刀。”

“我往自己身上割？”江阳瞪大了眼。

朱伟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说：“岳军躲避调查，持刀袭击你，我为了保护你，于是无奈开枪将其击毙。”

听着好像很合情合理啊。可是江阳还是不理解：“等一等，为什么是我？你很厉害，你往自己身上割几刀，然后再击毙他，不是很好？”

朱伟笑道："正因为我很厉害，岳军持刀袭击我，我还用得着拔枪对付这小泼皮？说出来监督处也不信。所以今天需要你做出一点牺牲。"

"一点牺牲，我……"江阳艰难地咽了口唾沫，摸着月光下透着寒意的匕首，看着自己单薄的衣衫，此刻他觉得自己是个乖宝宝，只想要一个大大的拥抱。

"就当是无偿献血了。"朱伟朝他挤了下眼。

他马上心领神会，冲岳军道："好，你今天不交代害得我们俩在单位里名声扫地，这笔账一定要算！我自残，然后平康白雪把你击毙，这事算告一段落，我们在单位也有了脸面。"

岳军不可思议地看着江阳，他正渐渐把匕首朝自己的胳膊移去，整个画面仿佛变得很漫长，他能感受到额头的汗珠渐渐渗透出来。

正在这时，突然"砰"一声，朱伟竟然直接开枪，江阳一个激灵，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听到枪声，他简直跳了起来。岳军闭上眼睛连声哭喊着大叫："我说我说我全说！"

子弹并没有击中岳军，而是从他裆下穿过，射入了身后的地面，朱伟松开了他，他直接滑倒瘫软在地。

朱伟使劲地甩着手，因为他手上和枪上都是湿漉漉的一片，岳军裆下全是腥臭液体。

第三十九章

岳军被带到车内，江阳当即问：“说，今天面包车那几个人是谁？”

“是……是胡一浪派来的。”岳军眼神中满是惶恐不安。

“派来做什么？”

“我……我不知道，也许——”

“也许什么？”

“我不知道。”岳军低下头。

江阳冷笑：“是要杀你灭口吧？”

岳军垂着头，慢慢点了几下：“他们……他们把我叫出来，那时，我……我看情况不对，就反抗。后来你们车子经过，我抓住机会喊救命，他们捂住我嘴巴，不让喊。幸亏……幸亏你们赶过来，我才……我才逃脱。”

“丁春妹的失踪是不是也是被他们杀人灭口了？”

“我不知道。”

朱伟揪起他头发：“你还不肯招？”

“我真的不知道，胡一浪没跟我说过，我更不敢问，我猜……我猜大概就是这样吧。”

江阳道：“你在公安局什么也没透露给我们，他们也知道这点，为什么还要冒险杀你灭口？”

岳军哭丧着脸：“胡一浪认为是我把他供出去的，要不然你们不会知

道我打电话给他，我怎么解释他都不信。”

原来如此，两人明白了，胡一浪不知道他们是通过岳军当天打的手机查过来的，还以为是岳军把他供出来的，既然供出第一次，以后也难保不会透露更多的事，这才冒险杀人灭口。

江阳点点头，道：“很好，你终于开始配合了。”江阳拿出手机，打开录音功能，开始录音，“胡一浪这次派人要杀你灭口，即便你今天活着回去了，将来他也会继续找机会做了你。你自己可得想清楚了，你想要平安无事的唯一机会就握在自己手里，只有配合我们调查，把胡一浪、孙红运一干人等全部捉拿归案，才能保证你以后的安全。要不然，留着你这样一个定时炸弹，他们能安心吗？至于你自己，愿意当证人，将来会得到宽大处理，甚至可能免于刑事处罚。”

岳军默不作声地思考着。

“你同意配合我们工作吗？”

过了一会儿，岳军缓缓点头：“同意。”

“那你先跟我们详细说说丁春妹、侯贵平的事。”

岳军承认，当年胡一浪找他，让他找个女人勾引侯贵平，再诬告他强奸，给了他两万块，他把其中一万块给了丁春妹。但他坚称绝不知道后来侯贵平会死，如果知道闹出人命官司，他绝对不敢收这钱。至于谁杀了侯贵平，他毫不知情。

“胡一浪为什么要对付侯贵平？侯贵平当初举报你强奸了他的学生，最后公安调查排除了你，不是把你放了吗？侯贵平就算继续举报你也没用。侯贵平应该不知道你上面是胡一浪吧？”

“是……不过……不过……”

“不过什么？”江阳问。

朱伟怒喝一声：“快说！”

岳军吓得马上脱口而出："不过他有一份学生被侵害名单，还拍到了照片。"

"什么！"江阳和朱伟面面相觑看着对方。

江阳强忍住剧烈的心跳，问道："你的意思是被侵害的女生不止一个？"

岳军点点头。

"有几个？"

"我……我知道的应该有四个……"

江阳的心越发沉了下去，这案子越发深不见底了。他深深吸了口气，平复剧烈的心跳，此刻，他最关心的是侯贵平究竟拍到了什么照片，导致他们竟然会杀人灭口。

岳军交代："我只是听胡一浪提过一句，说侯贵平拍了一些照片，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照片。"

"照片在哪儿？"

"侯贵平当时交给公安局了。"

江阳望着朱伟，朱伟深深地叹息一声："我从没在单位见过侯贵平拍的照片。"

江阳问朱伟："当年侯贵平来公安局举报，接手的是李建国吧？"

朱伟沉重地点点头。

江阳转头对岳军道："现在带你回公安局，你愿不愿意把知道的一切详详细细写下来？"

听到把事实都写下来，岳军又开始了犹豫不决。

江阳只好再做思想工作："你看到了，胡一浪向你下手，而且你刚刚

也向我们透露了关键信息，我们自然会据此调查。你想想，他知道你告诉我们的这些事，他以后能放过你吗？只有一个办法能救你，就是配合我们的调查工作，将胡一浪等人捉拿归案。至于你个人的犯罪行为，我是检察官，我向你保证，结案时我会替你争取最宽大的处理机会。”

岳军考虑了很久，最后点头：“我跟你们去。”

第四十章

在回去的路上，岳军交代了更多的事。

他几年前开始在卡恩集团当司机，由此认识了胡一浪，胡一浪得知他是妙高乡上的混混后，有一次跟他说，如果他能带女生到县城来玩玩，可以给他钱，远比工资多的钱，于是他从2000年开始威逼利诱乡里的女孩，把她们带到卡恩大酒店，交给胡一浪。这些女孩大都是父母在外地打工的留守儿童，或是孤儿，性格软弱，胆小怕事。前后他一共带过四个女孩，每次他把女孩送到酒店后，由胡一浪接引，第二天再把她们接回去，胡一浪每次会给他一千块。女孩在酒店发生了什么事，他没问但能猜得出来。此外他还听说，胡一浪找了好几个类似他这样的混混帮助找女孩，所以受害女生的数量远超他所知的四个。至于他所带去的四个女孩，除了翁美香外，其他三个只知道小名，不知道真实姓名，但如果拿到学校的名册，他能找出来。

江阳开着车，内心在剧烈起伏着。

受害女童原来远不止一个！

这起案件牵涉出来的新案情完全超出了他们的想象。

触目惊心，令人发指！

到了公安局后，朱伟让值班警察安排审讯室，他带两名刑警一起去审问岳军，江阳在旁监督。

刚开始审问没多久，审讯室的门就被人推开，李建国急匆匆冲进来，指着他们嚷着："都出去，出去！"

朱伟站起身，拦在两个欲走的刑警前，怒视李建国："为什么要出去？"

“你刚传唤了岳军，审不出结果，把他放走了，现在你又把人抓回来，这是连续拘传，是严重违法行为！”

“违法？”朱伟冷笑，“我新发现有重大线索，再次调查，他本人也同意配合调查，不行吗？”

“程序不到位，就是不行，出去，都出去！”他朝另两名刑警呼喝着。

两名刑警不知所措，考虑到李建国是大队长，更有话语权，片刻后，他们还是向门口挪动了脚步。

“都别动！”朱伟大吼一声拦住他们，伸手指着李建国，“你大半夜赶来管我案子干什么？你是不是怕我查出什么证据！”

“我……我有什么好怕，你是违法行为，我作为大队长，你的领导，我纠正你。”李建国挺了一下背，让气势更壮些。

“纠正我的违法行为？哈哈，李建国，老子问你，当年侯贵平来报案是你接的吧，照片在哪里？照片在哪里！”

“什么照片，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李建国略有惶恐。

“你继续装吧，你要是和孙红运、胡一浪没关系，老子二十年警察白干了！这种未成年女孩集体性侵案你都敢包庇，你还是不是人！”

李建国怒叫起来：“朱伟！我告诉你，你再胡说八道，我就把你关起来！”

朱伟大手一张：“来啊，谁敢关我，谁敢关我，就凭你？败类，害群之马！”

“你嘴巴放干净点！”李建国怒指着他。

“我骂你是警察败类，黑社会保护伞！”朱伟丝毫不为所惧地对视着。

“你他妈再说一遍！”李建国再也忍不住冲了上去。

朱伟毫不示弱地拿拳头迎接他，两人瞬间扭打在一起，单位所有值班警察都被惊动了，纷纷跑过去拉架。

两人被强行拉开后，依然在兀自叫骂着，朱伟大骂他是孙红运的保护伞、警察里的败类，李建国面红耳赤地喝止他，扬言要把他关起来，但其手下也不敢真对朱伟动手。

这时，一群人走进来，带头一个穿西装的男人拿出证件，自称是岳军律师，要和岳军单独会面。

朱伟怒骂道："岳军一个农村小鬼哪来的律师，不就是卡恩集团的律师吗？"

律师微笑地看向岳军："我是岳军请的委托律师。"

朱伟回头看岳军："他是你请的律师吗？"

岳军低下头，不敢承认，也不敢否认。

律师看向他："现在可以让我和岳军单独会面了吗？"

"不行！"朱伟喝道，"刑事侦查保密阶段，公安有权拒绝。"

李建国冷喝道："你有刑侦调查的手续吗？你没有，你违法。"

江阳突然开口道："我有手续，这是我们检察院立的案，我们要调查岳军。"

李建国对他丝毫不屑一顾："那你带你们检察院的人来啊，跑公安局干什么，有本事自己去调查。可你记住，这里是公安局，还轮不到你一个小小的检察官发威。"

"你——"江阳气急，却在这公安局里势单力孤，周围都是李建国的人，他气势上就矮了一截，后半句硬生生说不出来。

朱伟挡在江阳身前，喝道："李建国我告诉你，在我审完之前，岳军这人，我绝对不会放，我知道你为什么会狗急跳墙，哼，口供一出来我就抓胡一浪，过几天你也跑不了。"

李建国冲动地要挣脱其他人的拉阻，叫骂道：“朱伟，你今天口口声声侮辱我，我一定向督查处举报，你等着！岳军的律师在这里，你必须按照规定来！今天你骗取领导签名，非法逮捕人大代表，已经严重违法，这笔账还没算，现在你还知法犯法，这事我跟你说没用，我打电话给两位局长，让他们跟你说！”

李建国转身走出去，到一旁，掏出手机打了领导电话。过后，主管的副局长打电话到单位，说不反对朱伟调查，但必须按照规矩办，既然岳军的律师已经到场，就该安排他们单独会面。至于朱伟骗取签名的事，回头再处理。

朱伟没有办法，他可以跟李建国叫板，但没法跟正副局长叫板。李建国叫其他刑警把朱伟抓起来关了，没人敢动手，但如果局长下令，他们将不得不这么做。没有刑警敢违抗正副局长的命令。

朱伟吞了一肚子气，最后，只好带着江阳到外面的办公室等着，让岳军和律师单独会面。

到了凌晨三点，李建国突然带人推开门闯进来，手里拿着一副手铐，大声道：“朱伟，你严重违法，市公安局警风监督处正式对你立案调查，现在先把你拘留，你没有意见吧？”

朱伟不可思议地看着他：“这不可能，你——”

“手续还在路上，监督处的人一早就到，刚刚监督处打来的电话其他同事都可以作证。”

两个刑警接过手铐，胆怯地走上前，低声道：“朱哥，实在对不住了。”

朱伟仿佛烈士一般地伸出手，让他们拷住，冷眼望着李建国：“我没想到你们做到这个份儿上，很好，很好！”

他回过头，郑重地看了江阳一眼，江阳咬住嘴唇艰难地朝他点头。

朱伟被带走后，李建国轻蔑地看了眼江阳，道：“现在还没到检察院

的程序吧？早点回去歇着吧。”

江阳深吸一口气，一言不发地走出门，手里紧紧攥着有岳军录音的手机。

来到外面，他抬头看天，夜色尚深，这夜出奇的长……

第四十一章

赵铁民递给严良一份银行对账单，说："江阳在死前一个星期，给他前妻汇了一笔款，一共五十万。"

"他哪来这么多钱？"

"根据账户流水，其中三十万是张超在几个月前打给他的，他一直没动过这笔钱。"

严良皱眉问："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如张超一开始所说，把这笔借款拿去赌博？"

"对。"

"那么，关于江阳人品的定性，赌博这一条值得商榷？"

赵铁民自然领会他的意思，只是含糊地笑着："看得出，案子的水越来越深了。"

"另外一笔二十万是怎么回事？"

"经过查实，那笔二十万是卡恩集团的一名财务在一个多星期前汇给江阳的，汇款没用公司账户，走个人转账。"

"卡恩集团？"严良琢磨了一下，"是那个……"

"对，就是我们杭市的大牌房地产公司卡恩集团，余杭区的卡恩天都城是全杭市最大的楼盘。"

严良不解问："江阳过去是平康县的一个小小检察官，怎么会和卡恩集团牵扯关系的？卡恩集团的财务为什么要给他汇这样一笔钱？"

“卡恩集团一开始是平康县的公司，老板孙红运在九十年代收购了县城的国营造纸厂，后来规模越做越大，上市了。没过几年，集团业务拓展到杭市做地产，在房地产井喷的几年里，很快成了杭市最大的几家地产公司之一，集团总部也迁到了杭市。所以，我想江阳与卡恩集团的关系，应该是在他当平康检察官期间建立的。”

他继续说：“更有意思的是，我们查江阳的手机通讯记录，发现他死前一段时间，一直频繁地和一个号码在相互打电话，这个号码的主人叫胡一浪，是卡恩集团的董事兼卡恩纸业的董秘。”

严良分析道：“如果江阳还是检察官，说不定他们之间存在权钱交易，可江阳早不是检察官了，他们为什么要给他这么一笔钱？是不是江阳手里有卡恩集团或者这位胡一浪的把柄，甚至这起案子牵扯到他们？”

赵铁民摸了摸前额，低头轻叹一声：“这也是我担心的，如果仅仅胡一浪个人存在某些问题，倒也不麻烦。如果是卡恩集团涉及这案子，调查就有些麻烦了。民企做到卡恩这么大规模，接触的圈子很复杂，有句话叫牵一发而动全身。”

严良点点头理解他的苦衷，虽然他不愿意但不得不承认，体制内有很多桎梏，对于警察来说，有些案子不是想查就能查的。思索片刻，他突然眼睛一亮：“高栋对你说过，你只管负责真相，你只是在尽一名专案组组长的职责，对背后其他因素你要佯装不知，看来高栋这句话是对今天的你说的。”

赵铁民一愣，左右踱步几圈，随后缓缓笑起来，仿佛松了一口气，转而说：“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对了，省高检派人约谈过李建国，他说那么多年前的案子，他记不清楚了，如果当时办案有瑕疵，也是因为当时环境的制约，不是他个人能控制的。”

“那他为什么在案发后第一时间就急着销案？”

“他不承认他急着销案，具体细节一概称记不住。”

“检察院的同志相信他的话吗？”

赵铁民笑笑："你会相信吗？"

"不会。"

"不相信又能怎么样？谁有证据证明那是他故意办的冤案？只不过是草率结案，追究起来，顶多是工作能力问题。"

严良皱眉独自思索着，如果张超的动机是为了翻案，查办李建国，此刻他应该已经亮出底牌了，可他没有。他想对付卡恩集团？他也从未暗示过。他究竟想要什么？

他依旧想不明白。

第四十二章

“这一次，朱伟的麻烦不小啊。”陈明章皱眉望着江阳。

江阳急切地问：“市公安局到底是凭什么把雪哥刑拘的？”

陈明章抿了抿嘴唇，瞥了他一眼：“这事你也在场，他用枪指着岳军，并且最后开枪了。”

江阳顿时变了脸色。

陈明章继续道：“他被监督处带走后，他们发现他的警备登记里少了两颗子弹。监督处问他子弹去哪儿了，他说当时看到岳军被人劫持，情急之下朝天开了两枪警告，事后还没来得及写开枪报告，就被带走了。监督处随即询问了岳军，可岳军不是这么说的。”

“岳军怎么说？”

“岳军说当天晚上你和朱伟来找他，他看到朱伟喝醉了酒，气势汹汹要抓走他，朱伟说他害得朱伟下午在单位面子全失，要教训他。岳军害怕要逃跑，朱伟朝天开了一枪警告他，他只好停下来，结果朱伟不但揍了他，还掏枪顶着他的生殖器，要他非得作证孙红运是黑社会，否则直接杀了他，理由是他攻击你这个检察官，朱伟出于保护你开枪杀了他。岳军说他只在卡恩集团打工，认识胡一浪，完全不认识孙红运，朱伟不信，在他裆下开了一枪，把他都吓得尿失禁了，他无奈编造了胡一浪的犯罪事实，你们才罢休，接着又把他带回了局里。督察处查了朱伟的枪，上面确实有岳军的尿液，也去过你们吃饭的小饭馆，小饭馆的老板承认朱伟当天喝了多瓶啤酒，于是认定朱伟作为警察，酗酒开枪威胁民众，暴力执法。”

江阳急道：“岳军在说谎！监督处为什么没有来调查我，我当天和朱

伟寸步不离，为什么不找我问清事实？”

陈明章叹息道：“监督处把岳军交代的情况跟朱伟核实后，朱伟说一切都是他干的，是他胁迫你这个检察官跟他一起去做调查，他喝醉了，你受他暴力强迫，不得不去，不关你的事。而且我听说他们来找过你们吴检，吴检保下了你，所以，他们才没有找你。”

江阳感到一阵天旋地转，当即表示：“不行，我要去找监督处，我要说明情况，绝对不是岳军说的那样。”

“没用的，”陈明章摇摇头，“我问你，朱伟是不是用枪指着岳军的裆部，最后还开了枪？”

“是，可是——”

“你不要再去自找麻烦了。两颗子弹都找到了，弹道经过了分析，枪上有岳军的尿液，这是错不了的，这是事实，对吗？”

“可是——”

“事实就是事实，无论你们有多么感人的理由，朱伟用枪指着岳军裆部并开枪了，这就是事实。这个事情性质很严重，比刑讯逼供还严重得多，你是检察官，你很了解。警察用枪威胁手无寸铁的普通百姓，最后还开枪了，这事情放大了可以说故意杀人未遂。而且，李建国举报朱伟在单位公开辱骂他，骂他是黑社会保护伞，对他个人声誉造成严重损害。孙红运举报朱伟当天要非法拘留他这个人大代表，在没有任何事实证据的情况下，对他个人名声和企业的正常经营都带来了很坏影响。副局长说朱伟私自盗取签名，伪造传单。这些都是事实，唉……”

江阳听得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如果这些指控全部成真，恐怕朱伟要被判重刑了！他无法遏制地叫起来：“不行，我必须把情况说出来，我不能让朱伟这样平白坐牢，让真正的罪犯逍遥法外！”

陈明章道：“这个时候你绝对不能站出来，绝对！”

“为什么！”江阳眼睛血丝密布。

“你不能辜负朱伟，他说你完全是受他强迫，他一个人揽下了所有责任，你们吴检为了保你想必也做了很多工作。因为他们都知道，你还年轻。现在，你什么都不要做。”

“可是这案子牵涉很广，不止一个受害女童啊，远远不止一个啊！”

陈明章叹息着：“我知道，是朱伟让我转告你，这件案子，到此为止吧。”

江阳仿佛身体被掏空一般向后倒在椅子里。

第四十三章

“吴检，岳军虽然是被我们逼迫，但他交代的绝对是事实，我请求对性侵女童案进行立案调查。”

“就凭这个吗？”检察长把手机递回给江阳，撇撇嘴，“你知道，录音材料不能作为直接证据，何况是你们非法获取的证据。”

江阳急声道：“虽然是非法获得的证据，可如果岳军交代的是谎话，他不可能把所有细节都供述得这么详尽。”

检察长叹息一声：“小江，坦白说，我个人相信这份录音内容的真实性，可法律不会相信。如果你现在再去找岳军，他会承认录音内容吗？他一定是说录音内容纯属在你们暴力胁迫下临时胡诌出来的。”

江阳咬住牙，眼中尽是无奈和失望。

检察长又道：“你那位叫平康白雪的朋友朱伟警官，已经被拘留，市公安局对他立案调查，刑拘申请已经打到了市检察院，他们也来我们单位找你，我拦住了，动用了许多市里的关系把对你的调查压下来。为了你和爱可，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他脸上透着疲倦。

“怎么能到此为止呢？”江阳忍不住激动起来，“多名女童被性侵，一名女童自杀，侯贵平老师被人谋杀遭诬陷，证人丁春妹突然失踪生死不明，对嫌疑人岳军的审问被无故打断，主办警察朱伟被拘留，这样的案子怎么能到此为止！”

检察长平静地看了他一会儿，还是耐着性子劝他：“工作中不要带着情绪。”

江阳深吸了一口气收敛情绪，抬头正色道：“吴检，你过去是支持我调查这个案子的。”

“过去我是支持的，但你要清楚目前的处境，不要意气用事。照道理，除了贪腐案件外，其他刑事案件通常都是公安机关负责侦查，检察院在侦查阶段不会介入。我们就算立案了，谁去调查？你吗，你有刑侦能力吗？还不是得要公安去查。过去是朱伟和你一起调查，现在朱伟不在了，公安里谁帮你查？”

江阳据理力争：“就算我一个人去调查也不怕，我一定会找出证据的，这案子我绝对不会放弃。”

检察长坐在椅子上沉默了许久，慢慢道：“对于录音里的多名女童被性侵，我同样痛心疾首，我也很想立案调查，想要查出真相，可是我也束手无策。这案子的水很深，朱伟进去了，如果你再继续追查下去，说不定，你也可能成为下一个他。”

“这不可能，我不像朱伟那么冲动，我追求程序正义。”江阳一副坦然。

检察长摇了摇头：“我相信朱伟不是第一次这么冲动了，过去他的冲动破案获得了嘉奖，成为单位里的美谈，可是这一次他进去了。为什么同样的冲动会换来截然不同的结局？你怎么能保证你不会成为下一个朱伟？”

“我一切行为都在法律框架内，我不会做任何出格的事。”

“那侯贵平犯了什么法吗？”

江阳突然闭上了嘴。

“我相信你是个好检察官，我从不怀疑，我也很欣赏你。”检察长叹口气，诚挚地看着他，“但这件事上，我真心实意劝你停下脚步。”

“我不会停，”江阳回答得很果断，“一开始接触侯贵平的案子，我确实很犹豫，但得知了更多事实后，我就没办法停下来了。吴检，我只求检察院立案，一切调查，我会尽我自己的能力去完成。”

“不行。”检察长的回答同样很果断。

两人就这么对视着，沉默了许久，检察长的脸色渐渐变得冷漠，眼中透出了失望的神色，他抿了抿嘴唇，看向江阳："吴爱可准备报考国家公务员，我想你……不要打扰她了，让她好好备考吧。"

江阳脸上的肌肉抽搐着，过了会儿，他点点头，转身走出了办公室。

第四十四章

2005年3月，杭市西湖畔。

“我早就猜想，侯贵平是自愿和那个女人发生关系的。”李静摇头叹息着，放下了手中的香茗。

江阳试图解释：“可是他一个人在异地他乡，又喝了酒，酒里据说有药，他刚好在热血年纪——”

李静打断他的话：“我一点也没有责怪他，也不认为他背叛了我，更不会觉得他的死罪有应得，大部分男人在那样的时刻面对一个陌生女人的勾引，都会禁不住诱惑的。”她苦笑一下，又说，“他在做的事和他是否与其他女人发生关系，没有任何关系。私德上的瑕疵掩盖不了他所努力的这些事的正义。”

江阳认同地点头，发现老同学也变了，不再是校园里的女孩，渐渐成了走上社会的成熟女性。

人啊，都在成长，都在改变。

李静微微一笑，换了个话题：“我没想到你和吴爱可会分手。”

江阳苦笑一下，似是无所谓：“我想她是真正害怕了。一开始接触侯贵平的案子，我很犹豫，是她一直很坚定地支持我，要不然，我早就放弃了。不过自从朱伟进去后，她的态度明显转变了，她劝我放弃，我不同意。渐渐地，我们俩的联系越来越少了，后来过了几个月，吴检调回市里去了，我和吴爱可再也没联系过。最近听说她找了个当法官的男朋友，希望她能过得好吧。”

李静望着江阳的眼睛，出神地盯了一会儿，摇摇头：“你们检察长调回市里了，没让你跟着回去？”

“吴检问了我的意愿，我表示要留在平康，他没有强行调走我，我想，这也是他一种无奈的支持吧。”

李静点点头：“朱警官后来怎么样了？”

谈到这个话题，江阳不由笑了起来：“他逃过了一劫。我听老陈说，市里对怎么处理朱伟有很大争议，一开始检察院批了刑拘单，他被关进了看守所，有人要求对他进行司法审判。后来多名政法界人士站出来发声，要求从轻处理，他们写信给各级领导，还有一些朱伟以前破案帮助过的人民群众自发写联名信替他求情，外地的一些公安系统人员也向省里提出该案存在的疑点。在众人的努力下，上级平衡各方声音后，最后决定对他取保候审，暂时免去一切职务，送去警官学校进修三年。过年时我去了趟他家，他一切正常，身心健康，唯独一提到李建国这三个字，他简直要吃人的样子。他说三年后他依然是刑警，会继续追查下去的。”

“你也会吗？”

“当然了，我如果要放弃调查，早回市里了，我留在平康就是因为要追查到底。”

李静欣慰地点头：“好在朱警官只是去进修三年，如果他真的坐牢，这个世界也太不公平了。”

“世界本就不公平，”江阳爽朗地笑道，“所以我们想要通过努力，在我们的职责范围里，让世界公平那么一点点。”

李静戏谑道：“你好像把自己当成了拯救世界的大英雄。”

“拯救世界不敢当，把这帮歹徒绳之以法是我的愿望。”江阳笑道。

“看你的样子，好像案件有新的进展？”

江阳点头应道：“我几个月前拿到了侯贵平当年教书的学生名册，然后对上面的女学生一家家走访，调查背景。当时岳军跟我们说，他挑的女孩都是留守儿童或者孤儿，父母不在身边，我调查了一圈下来，锁定

了几名疑似受害人的女学生，我准备找她们谈谈，看看能否得到更多的线索。”

“这些都是你一个人做的调查？”

“对啊。”

“那一定很不容易。”

江阳笑了笑：“一开始调查确实比较艰难，我一个外地人去当地农村，不懂方言，交流起来很困难。好在案子过去这么久，重新调查也不必急于一时，每个星期只要天气好，我就去妙高乡走访一圈，几个月下来大致锁定了几名疑似受害女生。”

“那些女孩子现在都念高中了吧？”

“对，当年她们是小学毕业班，如今都已上高中，那几名疑似受害者，有的随父母去了外地，有的在外面打工，有的在县城的高中读书。我名单里刚好有一个女孩在县城职高，我准备先找她谈谈。”

“你自己去问女孩性侵案的事？”

“是的，现在朱伟还在进修，我只能一个人去调查了。”

李静不由掩嘴笑起来：“你一个大男人问女孩在小学时有没有遭到性侵？合适吗？”

“那我能怎么办？”

“我帮你问吧，我是女生，这样的调查我更方便。”

“你真的能帮我调查？”

“当然啦！”李静显得很热情，旋即又犹豫起来，“可我不是警察也不是检察官，能帮你做调查吗？”

“不是正式地做笔录，当然没问题。只是你在杭市有自己的工作，时间方面——”

“每次你需要我协助时，我可以请假，我们单位很人性化的。”

江阳有些忐忑，微红着脸：“你这么帮忙，为……为什么？”

李静笑起来：“我为什么这么主动帮你？可别想多，我有男朋友，不是想趁你单身故意接近你，江帅哥。我只是，嗯……也许是被你们的努力打动，也许是知道了这么多内情，也许……也许觉得侯贵平的死太不甘了吧。”

第四十五章

李静从平康职高出来，江阳忙迎上去："怎么样，那女孩是受害人吗？"

李静摇了摇头："应该不是。"

"你问仔细了吗？"

"我试探了很多次，她都反应正常。对于侯贵平，她只记得是她小学六年级的老师，教了几个月后死了。谈到岳军，她也表示只知道是流氓，没有接触过。"

江阳面露失望："当时岳军交代时，只提到死去的翁美香的名字，其他受害女生的真实姓名他不知道。既然这个不是，我再想想办法联系其他几名可能的受害者，到时再找你协助。"

他们分手后，江阳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是江阳吗？"手机那头传来一个略熟悉的声音。

"对，是我，你是哪位？"

"你的大学老师，张超。"

"张老师？"江阳有些意外，毕业后这几年，他们从来没有联系过。

"李静还在你身边吗？"

"她回杭市了，怎么了？"

"我到平康了，如果有空的话，我想和你见面谈一谈。"

他们约在了过去常和朱伟分析案情的茶楼，阔别重逢，两人唏嘘不

已。

印象里那位比他们大不了几岁，喜欢打篮球，浑身散发着活力青春的班主任张超老师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衣着正式，戴着一本正经的眼镜，逐渐向中年人气质靠拢的张超。

江阳也不再是那个脸上常挂着笑容，整天精力充沛，目光总是带着自信乐观的大学生。现在的他总会不由自主地簇着双眉，抬头纹深了几许，多了几分阴郁的气息。

两人都随着时间变了。

张超朝他看了许久，伸手指了指对方前额："你长白头发了，是不是……这几年工作压力很大？"

江阳不以为意地笑笑："还行吧，走上社会，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压力。"

张超微微闭上眼睛，似在回忆："同学里，考检察院的不多，好像只有两三个，你一直都很优秀。"

江阳苦笑一下，道："张老师评上副教授了吧？"

张超点头又摇头："评上了，不过很快又辞职了，现在我是一名律师。"

"在学校当老师不好吗？我觉得学校才是最纯洁的，不像社会。当然了，以张老师你的专业水平，当律师肯定会赚更多钱。"

"倒不是完全为了钱，"张超笑了笑，脸上略略透着尴尬，"之所以辞职，是因为我爱上了自己的学生，继续当着老师，嗯……总感觉不太好。"

"是……是李静吧？"江阳从对方的神色里，已经察觉出了什么。

"检察官判断果然敏锐，"张超笑起来，并不隐瞒，"对的，我和李静订婚了，再过半年我们就结婚。"

“哦……”江阳隐约猜到了张超的来意，心中一阵落寞，但还是强自开着玩笑，“现在提前通知我，是知道我们检察官薪水微薄，让我省吃俭用准备红包吗？”

“哈哈。”张超笑出声，但笑容很快消失，两人陷入一种彼此都明白对方用意的沉默，过了好一会儿，他才重新开口，还是把用意直截了当地用语言表达出来；“我来找你，是希望你这里的案子，不要再让李静插手了。她并不懂得太多社会上的规则，你应该能理解，这案子很困难。”

“我明白了。”张超抿抿嘴唇，面无表情地回应。

“当初侯贵平的材料，我看出了破绽，我知道这种地方上的冤案是很难平反的，不是证据问题，不是法律问题，也不是程序问题，是整个司法环境的问题，如果再过十年也许就不一样了。我当初看到了问题，本该藏在心里的，我至今都很后悔告诉了李静，间接又告诉了你，导致那位朱警官以及你——”

江阳皱眉看着他：“这些事你都知道？”

张超点点头：“我有平康的朋友，我一直在关注你们的事，也听李静讲了一些。如果当初我发现了疑点没告诉任何人，就没后面这许多事了。现在这样的困局，我相信你比我更清楚。我真心建议你放弃吧，你是个很聪明的人，你可以继续做检察官，也可以来当律师，以你的能力，你有很多种选择。”

江阳冷漠地叹口气：“谢谢你，我知道了，我不会再打搅李静了。”

第四十六章

“平康白雪朱伟也和江阳一样，多次受过处分？”严良看着眼前的这份个人资料，心思转动着。

“准确地说，他本该和江阳一样坐牢，不过有人保他，低调处理了。”赵铁民脸上露出一丝不屑，瞅着资料，“他当刑警期间，多次刑讯逼供，居然还持枪威胁嫌疑人作伪证，在嫌疑人裆下直接开枪，这种性质骇人听闻。他居然最后没坐牢，只是被撤职，强制到警察学校进修三年，最后又恢复职务。呵，平康的法治管理，真是一出笑话。”

“你们找到朱伟了？”

“还没联系上，去年6月份开始，他就以身体原因突然向单位申请停薪留职，一直请假，据说经常来杭市，也不知道在干什么。电话也关机了，家里人只知道他最近在杭市，谁也不知道他在哪儿，不过联系上他是迟早的事。”

“去年6月开始突然请假？到张超案发时，已经请了大半年。”严良转过身，左右踱步，过了很久，他突然开口，“请了这么久假，又一直驻留杭市，江阳也一直在杭市，他到现在依然不现身，嗯……要尽快找到他，他很可能也是这案子的关键人员。”

赵铁民点头表示认同，他躺进沙发里，仰起头，脸上带着神秘微笑：“再告诉你一个更有趣的消息，我们查到江阳前妻账户时，意外发现江阳死后第三天，汇进一笔五十万的款项，汇款人是张超的太太。这位张太太名叫李静，不但是张超曾经的学生，江阳的同学，我们在向他们其他同学了解情况时还得知，李静当年曾是侯贵平的女朋友。”

严良蓦然想起那次见到这位张太太时，她看到侯贵平的名字，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句他是张超的学生，江阳的同学，压根儿没提到更多信

息，说话时的语气也不带任何感情色彩。

严良皱眉问：“她从来没有透露过她和侯贵平的关系吗？”

赵铁民摊开手：“我们刚得知这条信息，据说她和侯贵平当年感情非常深厚。我想尽管侯贵平已经死了十多年，不过作为当年准备毕业就结婚的两个人，一点怀念都没有，甚至只字不提，你不觉得奇怪吗？”

“我需要找她谈一谈。”

赵铁民揶揄坏笑：“没问题，我已经约了她明天来单位，到时，这位丈夫入狱、独守空闺的美少妇的时间，就全部交给严老师了。”

李静缓缓推开门，挪动优雅的身躯，走入办公室。

她看到严良，微笑着点头打了声招呼，款款落座。

严良简单地自我介绍完毕，不敢与她对视过久，他觉得大多数男人与她相处，都会忍不住被她那种熟得恰到好处的魅力所吸引。

他只好低着头赶快切入正题：“你曾经是侯贵平的女朋友？”

“对。”没想到她很直截了当地承认了。

“你和他感情怎么样？”

“很好，好到约定了等他支教结束就结婚。”她淡定且从容。

严良抬起头望着她：“可是上一回见面，你并没有向我们透露这点，甚至……看到侯贵平的名字，你好像……好像……”

“好像漠不关心吧？”没想到李静直接地把他的话接了下去。

“嗯对，就是这个意思。”

“很正常啊，”她轻巧地表述，“侯贵平的事过去十多年了，他的事和我丈夫现在的处境有什么关系？我只关心我丈夫，为什么要提和侯贵平

的关系呢？何况，你们有问我吗？”

这个理由冠冕堂皇到所有人都没法反驳。

严良抿抿嘴，换了个话题：“关于侯贵平当初的案子，你知道多少？”

“侯贵平是被人谋杀再被栽赃冤枉的。”

“你知道？”

“我当然知道，当初就是我告诉江阳，他才去重新立案调查的。”

严良思路更通畅了，马上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一开始公安局来学校通报案情，张超作为班主任，看过材料，他当时就发现了尸检报告的鉴定内容和结论不符，告诉了我。我知道侯贵平一直在举报学生遭性侵的事，联系到他的死，他当然是被人谋杀再被栽赃的。”

“是张超第一个发现侯贵平死亡的疑点？”严良感觉即将触摸到案件的核心，“他当时为什么没有举报？”

“他说地方上已经定性了这案子，以当时的司法环境，翻案是很困难的。”

严良微微恼怒道：“即便再困难也该试一试吧，他教的就是法律，死的可是他学生！”

“可是他没有做呀。”李静微微笑着，带着轻蔑，“后来毕业后，江阳当了平康的检察官，我一直希望侯贵平的案子能得到平反，于是找了他。谁知我当初的一个举动，却让他在这个案子上追查了整整十年，还害得他坐了牢，唉，是我对不起他。”

严良目光一动，忙问：“害他坐牢，是什么意思？”

“你们找江阳的好朋友朱伟问吧，他知道的比我多多了。他外号平康白雪，被誉为当地正义的化身。这十年我并没有参与什么，具体的情况

我不了解，说了也不准确，相信朱伟能详细地告诉你们整个故事。”

又是朱伟！

果然，朱伟是整件事的关键。

严良更加深了这个判断。

片刻后，他又问：“江阳死后第三天，你给他前妻汇了一笔五十万的款项，对吗？”

李静丝毫没有惊讶，大大方方地承认：“没错。”

“你为什么要给她钱？”

李静没有多想就说：“我丈夫涉嫌杀害江阳入狱，我给江阳前妻五十万，是让她把江阳的品性描述得坏点，被害人越坏，我丈夫越能得到各界的同情，才能轻判。我当时并不知道江阳不是我丈夫杀害的。”

严良笑了起来：“于是江阳前妻果然把他描述成一个受贿、赌博、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的家伙，还说当年正是这个原因才离婚，江阳也由此被捕入狱。”

“没错。”

“那么你觉得江阳真的是这样一个人吗？”

“当然不是了。”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她目光飘向远处，透着回忆：“他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和上面的任何一条都搭不上边，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形容他，我会给他——赤子之心！”

“好一个赤子之心。”严良的目光变得锐利，“可是你汇给他前妻五十万，让她把一个赤子之心的人形容成一个劣迹斑斑的社会败类，这是涉嫌唆使他人制造伪证，是违法犯罪行为！”

李静发出悦耳的清铃般的笑声，像是在嘲讽："我让她说的话，都是法院对江阳判决的原话，如果我涉嫌制造伪证，那么你们先去纠正官方定论吧。"

她以仿佛胜利者的姿态对视着。

严良望了一会儿，缓缓笑起来，低声道："你真是个厉害的女人，这番说辞已经准备了很久，就等着今天了吧？"

李静微微侧过头，没有应答。

"只不过……只不过你存在一个小小细节上的疏忽。"严良突然放低了声音。

李静转过头看着他。

"得知你在江阳死后第三天汇给他前妻五十万后，去查了你的通话记录，发现你在汇完钱后和她打过电话，当然，你为什么知道他前妻手机号码可以有很多种解释，我无意针对这点。可是在这之前的几个月里，你从未和他前妻通过电话，那么你是怎么知道江阳前妻的银行卡账户的呢？"

李静两弯细眉突然簇到了一块儿，紧张地说："我……我在江阳住所找到了一张纸，上面记着他前妻的账户号……江阳住的房子是我们家的，所以……所以我——"

严良打断她："案发后这几天，房子一直被警察封锁，你进不去。此外，就算你找到账户号，五十万这笔钱不小，你至少会先打电话和对方确认一下账户，再汇款。"

"我……我……"

严良把手一摆："不用担心，这个细节相信除我之外，其他人不会注意到。对这起案子的整个经过，我已经清楚了大半，只不过还有一些细节需要核实。你放心，我不是警察，我是大学老师，我唯一要做的就是查出真相——不管这个真相多么残酷。接下来，按照你们的计划，我们

应该去找朱伟谈一谈，对吗？”

李静愣了很久，最后干张嘴没发出声音，只是顺从地点了一下头。

严良微微一笑：“麻烦你通知朱伟，他可以现身了。”

第四十七章

2007年5月。

桌上开了两瓶茅台，一桌的硬菜，三个人醉意朦胧中觥筹交错。

“老陈太够意思了，我活这么大，第一次茅台喝到饱。”朱伟哈哈大笑地又把一杯茅台送下肚。

陈明章微闭着眼皮，懒洋洋地说着：“你进去三年，好不容易出来了，我能不大方一次吗？”

“说什么我进去三年，搞得我好像坐牢一样。我告诉你，我是进修，我是学习法律，出来我不还是刑警吗，李建国那王八蛋能拿我怎么办？”

“他都当上副局长了，想把你怎么样就把你怎么样，你可别这么大嘴巴，小心又去读上三年。”陈明章挖苦道。

江阳笑起来：“现在白雪再找李建国麻烦，说不定等他儿子当上警察后，别人问你老爹干吗的？警察。在哪个单位啊？公安大学。哦是警校老师啊？在老师下面读书呢。啊，都快退休了还读书？活到老学到老嘛。那学历很高了吧？凑活吧，大专肄业。”

“哎哟，我瞧你们两个，现在都成了李建国那王八蛋一伙的吧！”朱伟指指他们，三人开怀大笑。

陈明章咳嗽几声，用力睁开朦胧醉眼，摆出喝酒总结的样子：“今天这顿酒呢，是庆祝三件事。第一，阿雪成功从公安学校进修归来，当然，外语考十分的事就不提它了，还有什么考试翻书作弊，咳咳，我们就当没听说过，总之，阿雪还是刑警，还是副大队长，这就行了。第二件事呢，是我，我前段时间辞职了，不干了。”

朱伟和江阳同时惊讶道："你不干法医了？"

"男人有钱就变坏，谁让我有钱呢，"陈明章得意地大笑，"这几年大牛市股票赚了不少钱，我把股票都卖了，辞职了。小江呀，当年我说给你那个极具价值的消息，你不信，后悔吧？"

江阳摊手道："我天生不是赚钱的料。"

朱伟问："你辞职了干吗去？"

"去杭市创个业。我家老头子前年去世了，我也早不想在平康这小地方待了，准备过段时间在杭市安顿好后，把我妈接过去，我也开个公司干干。"

听到老朋友即将离开平康，两人脸上都有些落寞。

陈明章笑慰道："别这副表情嘛，搞得我跟你们有某种难以启齿的感情一样，我会来看你们的，你们来杭市，自然我也会全力招待，管吃管住，多好啊。"

朱伟大笑："好，咱们干一杯，预祝老陈在杭市打下一片江山。对，还有第三件呢？"

"第三件是江阳的好事了。"陈明章歪着头看着江阳。

"哦？"朱伟转向江阳，盯着他的脸，过了会儿笑起来，"该不会小江要结婚吧？"

江阳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朱伟连忙拉他："别难为情，说说，谁家姑娘，有照片吗？给我鉴定鉴定，别忘了我的职业，我一眼就能瞧出姑娘好坏。"

陈明章挖苦道："你又不是他爹，你要觉得不好，小江还能跟人家悔婚吗？"

江阳含蓄地拿出手机，打开里面的照片递过去。朱伟端详着问："怎么认识的啊？"

“这几年你进修不在，我有空趁着周末就去妙高乡，想探点线索，无奈啊，什么都没有，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她，我们挺谈得来，她知道我做的事也很支持。她叫郭红霞，现在在县城纺织厂上班，文化程度不是很高，不过，她对我很好，很理解很支持我。”江阳脸上满满都是甜意。

朱伟连连点头：“挺好挺好，这小郭姑娘看着挺好的，就是……好像，她看着年纪比你大？”

“比我大四岁。”

朱伟笑起来：“三十多岁，也是个老姑娘了，我本来还在想你这浙大帅哥，最后娶的老婆是啥样呢。”

陈法医摇头晃脑道：“姐弟恋现在最流行了，老怕什么呀，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夕阳是迟到的爱，夕阳是未了的情。当然了，这老姑娘自然是比不上吴爱可的，想当初——”

朱伟突然一声冷喝：“陈明章！”

陈明章当即惊醒，连连道：“哎呀，我醉了我醉了，我罚一杯，我自罚，小江千万别往心里去。”

江阳微笑说：“没关系，玩笑嘛，她对我好，我觉得她好，这就够了。”

朱伟朗声叫起来：“来来来，为了三件喜事，咱们干一杯，把剩下的酒喝完，老陈你可别装醉，等下还要你埋单……你这家伙还真装醉，信不信我告你敲诈勒索执法人员把你抓了……”

这一夜，他们开怀痛饮，肆意大笑，一直喝到天昏地暗。他们都没有提案子的事了，仿佛是在和过去做一个告别。

时间啊，改变了社会，改变了人。

第四十八章

2008年3月，平康又下了一场雪。

大雪中，江阳带着两位检察院的同事和朱伟来到了平康看守所。

因为就在昨天，江阳得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线索。

有一个名叫何伟的人，绰号大头，是当地有名的混混，初中辍学后就纠集社会无业人员组成号称“十三太保”的流氓团伙，早年曾因故意伤害罪入狱六年，出狱后不久就再次因斗殴把人捅死，事后调查发现，他不但犯有故意杀人罪，身上还背了至少两宗故意伤害罪。公安第二天去抓人时发现他已潜逃，随后发布了网上通缉令。上个月他偷偷回家过年被群众举报，随即在潜逃三年后被公安抓获。

经过初步审理确认身份后，目前他被关押在平康看守所。

昨天检察院的两位检察官按程序去看守所提审核实案情，何伟知道这次入狱很可能会判死刑，他为了活命，向检方提出，他愿意供出一件公安尚未查获的命案，即“十三太保”的一个成员在2004年杀害了一位妙高乡妇女的事，来换取减刑。

得到重大另案信息后，检察院同事马上回到单位向领导汇报，江阳得知消息，瞬间联想到了丁春妹，他在取得领导同意后，亲自过去打算审问清楚。

到看守所后，他们立刻提审了何伟。在按惯例核实身份后，江阳向他表明政策：“你昨天交代的案子如果被查属实，我代表检察院向你保证，一定会在庭审时向法院出示你的立功材料，为你争取最大程度的减刑。”

“能保证不判死刑吗？”何伟目光凝重，他知道重刑逃不了，现在唯

求一线生机。

“我无法保证，但我承诺会尽全力，只要你的供述对未查明案件有重大贡献，我们检方有很大把握能保你不被判死刑！”江阳诚恳地看着他。

他深吸一口气，点点头：“我愿意把我知道的都说出来。”

“很好，”江阳不再废话，直截了当问，“被害人叫什么名字？”

“我不知道，只知道是妙高乡的一名开小店的妇女。”

江阳心中一触，更加确信了：“凶手是什么人？”

“他叫王海军，我早年和十二个兄弟结拜，组成十三太保，他当时是我的小弟。”

“王海军杀人的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们兄弟一直都有联系，大概2005年年初的时候，我跟王海军吃饭，他酒醉之后告诉我，去年有天晚上，他和另一个人，我不认识的，忘记名字了，他们到了妙高乡，抓走了一名妇女，后来将她杀害，尸体放进麻袋，扔到了妙高乡外面一座失火烧掉的荒山上的废井里。”

“他为什么要杀人？”

“他说是收钱办事。”

“收了谁的钱？”

“我问他了，他没说，他说这人不能说，说出来没命。”

江阳看了眼旁边的录音器，又看了看一旁同事记下的笔录，略微放下了心，最重要的信息这次都记录了，而且程序完整，是法律上承认的证据。这一次，一定不会再像上一回那样，被称为非法取证，不被法律认可。

他马上把思绪拉回了当下，继续问：“王海军现在是什么人，在哪里？”

“他在卡恩集团保安部当经理。”

江阳心下已经完全确认了。

提审结束后，他赶到外面，朱伟早已迫不及待：“被害人是丁春妹吗？”

江阳把笔录交给他过目，冷笑道：“百分之百就是丁春妹，你马上带你信得过的人去抓王海军，顺便安排刑警和派出所的人去找丁春妹的尸体，尸体在妙高乡外一座失火的荒山枯井里，那座山我有印象，每次去妙高乡都会经过，很小的一个山包，相信不出一天就能找到。”

朱伟一点头：“我马上去办。”

江阳拉住他，郑重道：“最关键的时候务必要更加小心，否则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都功亏一篑了。你要带彻底信得过的自己人，而且动作一定要快，不能给他们任何反应的时间！”

朱伟心领神会：“我明白，现在李建国是刑侦副局长，彻底管死我，先不能让他知道这事。刑警我就带几个新人跟我去抓人，县里几个派出所我都有要好的朋友，我找他们调人找尸体。这件事，是时候来个了结了！”

他目光深沉地凝向了远方。

第四十九章

江阳赶到刑侦大队后，朱伟满面春风地通知他，王海军顺利抓获归案，现在还在和刑审队员对抗，不肯招供，不过只要找到尸体，加上何伟在看守所的交代材料，谅他也无从抵赖了！

没过多久，好消息传来，妙高乡外那座荒山上的枯井里，果然发现一具尸体，尸体已经完全腐烂只剩骨头，不过凭骨骼能判定是女尸，县里法医正带人赶过去做尸检。

朱伟说完，两人几乎喜极而泣。

朱伟激动道：“真没想到，我真没想到这案子会在几年后出现重大转机，我——我原以为这辈子再也——再也——”他红着眼，哽咽着几乎说不出话。

想起当年办案，他和江阳两人的遭遇，他满腔尽是感慨。

江阳握住拳头，狠声道：“太好了，真的太好了，命案浮出水面，王海军极可能被判死刑，在死刑面前，孙红运用钱收买不了他。王海军必定会招供，到时孙红运和胡一浪在刑事命案面前，再也没人能救他们了！”

正说话间，李建国带着几个刑警急匆匆地赶进来，见着朱伟就问：“王海军在哪里？”

朱伟愤怒地瞪着他：“你想干什么？”

李建国冷笑道：“听说出了一起重大命案，这案子现在我亲自接手负责，你不用管了。”

“案子是我查的，人是我抓的，尸体是我派人找到的，凭什么现在归

你接手了？”朱伟握紧了拳头，气氛剑拔弩张。

李建国丝毫没把他放在眼里，一副理所当然：“我是你领导，你要听我的，案情重大，我要亲自来审。当然，你放心好了，这件案子破获后，我向上级报告时，功劳全记你头上，可以了吧？”

“不行！”朱伟大喝一声，所有刑警都看向了他们。

“朱伟！”李建国脸上的肌肉跳动着，“你是个警察，你必须服从命令！”

朱伟爆喝道：“我告诉你，这案子我决不放手，你想干什么大家心知肚明，王海军被抓了，过不了几天，就是你——”

李建国一拳打在朱伟脸上，朱伟顿时要扑上去还手，被江阳和身边刑警紧紧抱住。

“你简直在单位放肆惯了，监督队应该再找你好好谈谈。”李建国冷声道，“我是领导，我有权命令你干什么。现在嫌疑人已经抓获，尸体也找到了，剩下审问的事就不需要你管了，这案子破获的功劳都归你，我不跟你抢功，这话大家都做个见证。现在有另外一起案子急需要人手，我要你马上去办案。”

朱伟咬牙道：“还有什么案子非要我去？”

“孕妇盗窃团伙案，派出所连续多天接到报案——”

朱伟再也忍不住吼起来：“又是他妈的孕妇盗窃团伙非要我去抓人？”

“案情重大——”

“重大个屁！”

李建国呵斥道：“朱伟，我再警告你最后一遍，你如果再辱骂领导，明天监督队就会带你走。”

朱伟冷笑：“好，我不骂你，老子今天就坐在这里，哪里都不去。”

李建国吸了口气，狠狠点头："好，你不愿去破孕妇盗窃案，我也拿你没办法，但以后所有案件，你都不用管了，所有人都不会配合你，你自己看着办吧。"

朱伟咬着牙，脸上的肌肉剧烈颤抖着。

在机关系统，你没严重违纪，领导没法开除你，但会让所有人都不再配合你的工作，你会被所有人排挤，孤立无援，比开除还难受。办案必须两个人以上，李建国一旦下了这命令，以后朱伟将再与破案无缘，这简直扼杀了他剩下的职业生涯。

江阳在他耳边轻声劝道："白雪，再忍几天，现在王海军杀人证据确凿，没法抵赖，过几天送到看守所后，就是检察院提审了，你放心，后面有我。"

朱伟看了他一眼，深吸一口气，冲李建国狠狠点头："好，我这就去抓孕妇盗窃团伙，李局长！"

第五十章

第二天一早，朱伟冲进了检察院办公室，脸色一片惨白，一把抓住了江阳的胳膊，缓缓道：“你们……你们快去抓李建国。”

江阳和办公室吴主任以及其他检察人员连忙把朱伟扶到椅子上，朱伟连声喘息着，胸口剧烈起伏。

吴主任让人赶紧倒了茶，拍着他的胸口：“朱警官，发生什么事了？你慢慢说。”

“丧心病狂，简直丧心病狂！”朱伟颤抖着紧紧捧住茶杯，“王海军死了，王海军死了！”他重复着这句话。

江阳缓缓退后两步，直起身，强忍着心中剧烈的波动，震惊得脸上失去了表情：“他不是被关在公安局吗？怎么死的？”

“我不知道，不用想也知道，李建国干的。”

吴主任小声道：“不……这不可能吧，你们李局长怎么会把嫌疑人……那个呢？”

朱伟目光空洞地看着手里的茶杯：“王海军半夜被送到医院抢救，没救活，死了，我偷偷问过知情医生，医生说是李建国把人送来的，来的时候人已经死了，李建国还是要求医院不顾一切抢救，到早上才对外说……才说王海军死了。”

吴主任颤声道：“怎么……怎么会这样啊！”

江阳深吸一口气，过了一会儿，沉声问：“尸体现在在哪里？”

“医院太平间。”

江阳立刻转身跑出去找领导汇报情况，检察院领导在这件事上倒并没有顾及李建国是公安副局长，嫌疑人在拘留期间死亡，自然需要检察院介入调查，于是马上就批复了江阳的调查请求。

事不宜迟，江阳带着几名检察人员即刻赶赴医院，在太平间门口，被守候警察拦了下来。

“我要看尸体！”

两名警察本分地表明态度：“领导交代不能放人进去。”

江阳大怒：“我们是检察院的，依法调查嫌疑人在公安局的非正常死亡！”

警察看见他们的制服，自然知道是检察院的，但领导有命令，他们不敢擅作主张：“我们真没办法，看尸体要有我们领导的批示，检察同志，不要让我们难做。”

“检察院的调查令也不行？”

“不行。”

“让开！”江阳大喝。

两名警察身体向前挺直，丝毫没有退让的余地。

江阳紧咬着牙齿，嘱咐身后的同事：“拍照录像。”

他拿出证件和调查令，走到两名警察面前，按照调查程序响亮地重复一遍要求，两名警察顿时慌了神，其中一个连忙说：“检察同志，你们稍等，我马上向领导汇报一下情况。”说完就走到一旁打电话。过了一会儿后，他回来向另一名警察耳语几句，两人示意他们可以进去。

他们进入太平间，江阳拉开白布，王海军的尸体呈现在他面前。

他屏住满腔怒火，深吸一口气，拉开尸体身上的衣服检查。正面没有明显的外伤，唯独手臂上有几处手指的箍痕。他和同事合力将尸体翻了个面，背面也没有明显的外伤，只是脖子根部也有手指的箍痕。

他不是法医，没有这方面的职业能力，思索片刻，掏出手机给已经在杭市经商的陈明章打了电话。听完描述，电话那头给出建议："看一下颅骨附近有没有外伤。"

江阳细致地翻开头发，按陈明章的指导检查，没有发现外伤。

陈明章思索道："这不应该啊，没有外伤怎么会突然死了，除非中毒了。你看看他身上有没有针孔，如果针孔也没有，只可能是服食毒物了，那得专业法医做进一步的理化尸检。"

江阳仔细看了一番，失望地对电话里说："没找到针孔。"

"你这样的非专业人士，是很难判断针孔的，你可以再看下手臂和脖子附近，把皮肤拉平看，如果有针孔，通常会在这些地方，如果还是找不到，那没办法，只能向公安申请找法医做进一步尸检分析。"

挂下电话后，江阳将这几处地方的皮肤拉平了仔细观察，到脖子时，拉开皮肤上的褶皱，突然看到了一个细小的红点，他连忙让同事用专业相机拍下来。

第五十一章

离开医院后，他们径直前往公安局，县政府领导和公安局局长接待了他们。局长兼任县政法委书记，是检察院的上级领导，江阳不敢直接要他交出昨晚办案的人员，只能按程序出示调查手续。

局长请他们到会议室，让李建国亲自来说明情况。

几方落座，李建国低着头出现在众人面前，沮丧地讲起事情经过："昨晚王海军是我亲自审的，到了后半夜，他还是什么都不肯交代，考虑到时间关系和嫌疑人的精神状态，我让刑审队员先回去休息，第二天继续。其他人走后，我准备把王海军带回拘留室，这时我看到他在抽搐，一开始我以为他在演戏，后来确认他不是在伪装后，我连忙找人一起把他送医院抢救，最终还是没救活。唉，医生说是血糖太低造成的休克猝死。这件事情，是我的责任，是我没有管理好嫌疑人，我愿意对此负全部责任。"

一位县领导开口问："你们警方有没有对嫌疑人刑讯逼供？"

李建国连忙否认："绝对没有刑讯逼供，绝对不是刑讯逼供造成的猝死，检察院同志可以分别约谈昨晚的刑审队员做调查。"

江阳冷哼一声，李建国害怕王海军交代都来不及，哪还会对他刑讯逼供。他冷冷瞪着对方："昨晚是你最先发现他猝死的？"

"对。"

"就你一个人吗？"

"是的。"

"你们审讯完成后，他还是正常的吗？"

李建国犹豫道：“审讯结束，犯人总是会很疲惫，这个……这个也是正常的，但是我们当时没发现他身体状况有明显异常。”

“医院说他是血糖偏低猝死的？”

“是的，医院这么说。”

江阳盯着他的眼睛：“我们会调查他的病历的。”

李建国皱了皱眉，没有说话。

“我需要看监控。”

李建国低头，目光偷偷扫视了一遍众人，低声道：“由于工作疏忽，监控录像昨晚没有打开。”

“监控录像没开！”江阳瞪大了眼睛，“凡是审讯都要打开监控录像，怎么可能没开！”

李建国叹口气：“这个确实是我们工作疏忽，我愿意对此负全部责任。”

“你怎么负责，人都死了！你要负刑事责任！”江阳不由大怒。

这时，主管司法的副县长开口道：“检察同志，你们虽然精通法律，但说话也要有法律精神。嫌疑人是猝死的，公安局没有刑讯逼供，唯一疏漏在于忘记打开监控录像了，这顶多内部处分，用不着上升到刑事高度吧？”

江阳咬咬牙，冷声质问李建国：“王海军脖子后的针孔是哪儿来的？”

李建国脸上顿时一阵惶恐：“什么针孔？”

“王海军脖子后有针孔，你需要看照片吗？”

“我不知道啊。”李建国一脸无辜状。

江阳瞪着他："我会向市里要求做进一步的尸检。"

这时，公安局长开口道："这当然是检察院的权力，你们可以按程序向市里申请委派刑技人员。至于李建国同志的责任认定，我们单位内部会做讨论处理，如果到时检察院觉得不合理，也可以提起抗诉。"

局长如此一说，显然意思是今天保下了李建国，检察院没法带回去审问了。

江阳沉默了一会儿，无奈妥协地低下了头。

第五十二章

接下去的一个多星期，江阳一直在申请由上级公安机关派法医调查王海军在公安局非正常死亡的情况，但得到的答复是王海军的家属为了保留死者尊严，拒绝公安机关进行尸检。江阳知道，这一定是孙红运派人运作的，有钱人总有很多办法收买活人，人已经死了，即便是自己的亲人，但既成事实，当然还是钱更重要些。

江阳只能咨询陈明章的意见。陈明章帮他联系了几位外地的资深在职法医，他们看过王海军脖子的照片后，都表示针孔很新鲜，应该发生在死亡前不久。医院诊断报告是血糖过低导致的休克死亡，而调查王海军的病历发现他没有低血糖病史，因而怀疑他被注射了过量胰岛素。手臂和脖子上的淤痕是他被人强行抓住而留下的。但这些都需要法医对尸体进行进一步鉴定。

江阳据此多次向上级提交调查申请，他怀疑这不只是简单的猝死，或涉及刑事犯罪，刑事罪的尸检就由不得家属反对了，但上级一直没有给出明确答复。而家属多次要求把王海军的尸体火化，只因检察院坚持反对，才暂时保留下来。

这天傍晚下班后，江阳留在单位伏案写报告，却见妻子郭红霞心急火燎地跑进来，开口就问："你找人接走了乐乐？"

乐乐是他们唯一的儿子，不过三岁，正在上幼儿园，每天四点放学。郭红霞要上班，都是让儿子在幼儿园待到五点才去接。

结果今天五点她去接时，老师告诉她，有一个开着轿车来的中年男子，自称是江阳的朋友，替他接孩子，父母信息都说得完全一致，小地方的人思想单纯，于是老师就让他把孩子接走了。郭红霞知道丈夫为了案子最近都很忙，也没开轿车的朋友，更不会派人接孩子，她感到不对劲，连忙找到他单位。

“没有，我从来没派人接乐乐！”江阳顿时感到整个头皮发麻，从椅子里跳了出来。

郭红霞顷刻间哭了起来，断断续续地重复着老师的话。

江阳手足无措，急红了眼。

一旁的办公室吴主任上来忙说：“别耽搁了，赶快去派出所报警，先把孩子找回来。”

两人一听掉头就往外跑，吴主任满脸愁容地望着江阳奔波劳碌的背影，苦涩地叹口气，回到座位上，从柜子底下拿出一个信封，他握着信封看了很久很久，最后叹口气，又把信封塞回了柜子。

报完案，派出所做了登记，说失踪不到24小时，暂时不会调查，江阳跟他们争执了很久，最后找来了朱伟，朱伟把派出所的人痛骂了一顿，让他们赶紧出去找孩子。朱伟一路劝说安慰着惊慌失措的江阳和郭红霞，送他们回家，刚到家门口，看到了一辆轿车，车上下来一人，抱着正拿着玩具飞机高兴笑着的乐乐。

胡一浪很远就笑眯眯地向他们打招呼：“怎么才回家，等你们很久了，带你们孩子吃了顿大餐，送了他一些玩具，你们不会生气吧？”

郭红霞一看到儿子，连忙冲上去接过来，摸着头痛哭，对儿子又扭又骂，小孩子一下子大哭起来。

胡一浪皱眉道：“这么小的孩子又不懂事，何必呢？”

江阳冷冷地注视着胡一浪，走过去挽住妻子，示意她先回家，等到妻子上楼关上家门，他再也控制不住，冲过去就朝胡一浪一拳砸去，朱伟也同时冲上去，对着胡一浪一顿猛踢。

这时，旁边响起“咔嚓”的相机声，胡一浪抱头大叫道：“把他们都拍下来，我要举报！”

朱伟丝毫不顾，一拳朝他头上砸去：“我今天丢了公职也要弄死你！”

胡一浪手下见对方下手实在太狠，忙冲了上去，强行拉开这两个近乎疯狂的家伙。

胡一浪抹着满脸鲜血，狠声道：“你们好样的，等着，等着！”

第五十三章

陈明章拿着茅台，给两人倒酒，笑说：“现在你们俩都暂停公职了，就在杭市多待些时间，我带你们出去玩玩散心，所有花销我包了。”

“还是陈老板好啊，”朱伟端起酒杯一口干完，又自己满上一杯，“你这儿有吃有喝的，我才不想回去呢，待杭市多好，干吗回平康，对吧，小江？”

江阳沉默了片刻，说：“我住几天就走，我回单位找领导尽快让我恢复工作。”

朱伟摇着头说：“暂停公职，又不是把你开除了，急什么？”他停顿片刻，吃惊问，“该不会你还不死心，想继续查孙红运吧？”

江阳不说话。

陈明章微微叹息一声，也开始劝说：“小江啊，现在连白雪都放弃了，你又何必坚持呢？”

“是啊，王海军尸体都被火化了，你现在能查什么？我们本来早几年就放弃了，后来丁春妹的案子浮出水面，原本以为是个新突破口，结果呢，哼，王海军在公安局被人谋杀了，你还查个屁啊！”

江阳把酒一口喝完，马上倒了一杯：“我没想过他们会胆子大到这种地步，这种时候，如果我放弃了，那最终再也没办法法办他们了。我回去后，就把这些年前前后后的所有事写出来，寄给市检察院、省高检院、最高检的检委会各个委员，还有省公安厅和公安部的领导，我坚信，总会有人来关注这些案子，这样的案子总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陈明章抿抿嘴，放低了声音：“继续这么做，你考虑过后果吗？”

江阳苦笑：“我已经不同于几年前了，现在的我对未来前途不再抱任何期待，现在的我，还能更糟吗？大不了他们也像前几次那样，找机会把我谋杀了吧，他们用我儿子威胁我时，我就不怕更坏的结果了。”

“那你是不是应该为郭红霞和乐乐多考虑一点呢？”陈明章轻声的一句话突然触动了江阳心中最脆弱的防备，“他们先杀了侯贵平，后杀了丁春妹，又杀了王海军，杀了这么多人，他们早已肆无忌惮了，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和阿雪只是被他们利用规则整倒，他们却从来没有对你们个人的人身安全下手。”

江阳轻蔑地笑了笑：“我和阿雪一直都在提防着他们，他们怎么下手？”

“真要向你们下手，还是很容易的，至少比在公安局谋杀王海军困难小一点。”陈明章摇摇头，接着说，“他们不敢对你们下手，一是，你们是国家公职人员，二是，有很多人在背后支持和保护你们。”

“除了你，还有谁会在背后支持我们调查？”江阳冷笑。

“有，而且有很多。这几年下来，你们对孙红运的调查，私底下在金市公检法里早已广为人知了，很多人都相信你们，但是他们不敢像你们一样，有勇气正面与那个庞大的团伙对抗，但是他们心里是支持你们的。要知道，大部分人的心地都是善良的，是站在正义这一边的。就拿朱伟来说，当年在岳军裆下开枪，明面上是极恶劣的行为，坐上几年牢也不为过，为什么最后只是进修三年，回到原岗位？孙红运这些人还希望他继续当刑警吗？当然不。包括这一次，你们俩殴打胡一浪被拍下来了，上级对你们俩都有理由调离实职岗位，但没有，只是分别暂停公职三个月和一个月。是谁让你继续当刑警？是谁让你继续留在检察院？只有你们的领导。他们虽然保持沉默，但他们知道你们在做些什么。现在也是一种黑与白之间的平衡，如果你们俩遭到不测，那么此刻将引起沉默的大多数巨大的反弹。每个人都有人脉，说不定他们中有人会向公安部、最高检举报，也或许他们中本就有人认识很高级别的领导。当你们这样代表正义的调查人员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时，沉默的那一方会彻底愤怒，黑白的平衡就会被打破，孙红运他们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们绝对不敢向你们个人下手。可是，他们虽不敢对你个人下手，却敢用你

的妻子、你的儿子威胁你，到时该怎么办？你可以豁达，可是你的家庭是无辜的。算了吧，听我一句劝，不要再管了，保持着这份平衡，也许若干年后真相在某一天、某一因素下，突然就大白了呢？”

朱伟也说：“小江，老陈说得很对，你要为郭红霞和乐乐考虑，你是他们的依靠，你也不想因为自己给他们带去危险吧。”

江阳握着酒杯，手停在空中，过了很久，慢慢地移到嘴边喝完，他身体里的生气仿佛都被抽空，目光空洞地望着前方，艰难又坚定地吐出一句话：“我要离婚。”

第五十四章

2009年11月，江阳下班后遇到了胡一浪。

对方很客气地打招呼：“江检，我们之间恐怕有一些误会，能否赏脸找个地方聊一聊？”

江阳斜视着他：“有什么好聊的？没空。”

胡一浪微笑说：“既然江检这么忙，有没有考虑过找个朋友帮忙接送儿子呢？”

江阳握紧了拳头，沉默了片刻，他冷声道：“我已经和我妻子离婚了，儿子归前妻，你们还想怎么样！”

胡一浪摊开双手：“这话说的，我只不过想和江检找个地方沟通一些情况，用不着生气吧？”

江阳深吸一口气，控制住怒火：“好，我跟你聊！”

他们把江阳带到了一家大饭店的包厢里，胡一浪让服务生上菜，江阳阻止了他：“不必了，我不会吃你们的任何东西，你有什么话快说，说完我就走。”

胡一浪丝毫不恼怒，笑说：“好吧，既然江检不想吃，那我们到旁边坐下聊几句如何？”

他们坐到了包厢副厅的沙发上，胡一浪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文件，推到对面，笑着说：“江检，听说你写了一些材料，寄给一些上级领导，是这份东西吧？”

听到这话，江阳并不意外，举报材料被他们拿到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理直气壮地承认：“是我写的。”

“这里面啊，一定是有某些误会，我们孙总一向很佩服江检的为人，希望能和江检交个朋友，材料的事嘛，能否不要再寄了？孙总一定会——”

“不可能。”

胡一浪尴尬地闭上嘴，把剩下的话吞了回去，他摇头叹息般笑了笑，从口袋里拿出一副扑克牌，抽出半叠，放到江阳面前，另半叠放到自己面前。

江阳迟疑地打量着他：“你这是干什么？”

胡一浪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从身后拎出一个箱子，打开后，全是一叠叠整齐的人民币，他把人民币整堆倒在茶几上，说：“不如做个游戏，江检可以从自己手里任意抽一张牌，我也从我手里抽一张，每一次只要你的比我大，一刀钱就是你的，如果比我小，你不用付出任何代价，怎么样？”

江阳冷笑一声，站起来，轻蔑嘲笑：“我对这种游戏没有任何兴趣，还是留着你们自己玩吧！”

“哎，等等，”胡一浪连忙起身，谄笑地拉住他，“我们这样的俗人游戏，确实太俗了，够不上江检的审美，请允许我做个弥补，江检离婚也有一段时间了，男人嘛，总归是有一些爱好的。”

他用力咳嗽了两声，马上两个事业线很旺的年轻漂亮姑娘走入包厢，在职业性的微笑中从容地圈住了江阳的手臂，谄媚地一口一声“江哥哥”叫着。

江阳一把推开她们，大声喝道：“你别指望用这种招数拖我下水，我不是李建国，我也绝对不会成为李建国！”

说完，他大步跨出了包厢。

胡一浪停在原地，望着他远去的身影，叹息一声：“是个好人，不过，不是聪明人。”

第五十五章

严良和李静交谈过后的第二天，专案组就联系上了朱伟，表示希望能找他了解关于江阳被害一案的情况。朱伟爽快答应，但提出一个附加条件，必须要有省高检的检察官在场，因为他还要当场向专案组举报一件事。

赵铁民悄悄向高栋请示，高栋暗示条件可以接受，让他找专案组里的省高检同志一同参与。

于是，赵铁民在刑侦支队设了一间办公室，带着严良和专案组里公安厅和省高检的一些领导共同接见朱伟，由严良先问，其他人再补充。

那是严良第一次见到朱伟，对方大概五十多岁，寸头，两鬓头发都已花白，身材壮实，脸上饱满，轮廓仿佛刀削了一般，永远把腰杆挺得直直的。

他进门一望这么多领导模样的人，却丝毫不显惊慌，大大方方地坐下，目光平静地在众人脸上扫过，最后落在了严良身上，他特别重视地打量了几秒，才把头转开。

简单介绍过后，转入正题。严良问他：“你和江阳认识多久了？”

“十年。”

“你们关系怎么样？”

“很好，不能再好了！”朱伟回答得斩钉截铁，那种气势让在场所有人都感到他心里一定充满了某种愤懑。

严良打量了他一会儿，缓缓道：“对于江阳被杀一案，你知道哪些情况？”

朱伟鼻子呼出一团冷气："我敢肯定，一定是胡一浪派人干的。"

"你指的是卡恩集团的胡一浪？"

"没错。"

"为什么，他和江阳有什么矛盾？"

朱伟向众人扫视了一圈："江阳死前几天，我和他刚见过一面。他告诉我，他手里有几张照片，这几张照片能和胡一浪换一大笔钱，当时胡一浪已经派人汇给他二十万，他要求对方再给四十万，对方却迟迟不肯答应。一定是这个原因，导致胡一浪铤而走险，派人杀了他。"

所有人都面面相觑，大家已经知道卡恩集团的财务确实在江阳死前汇给他二十万，可并不知道为什么汇给他二十万，听到朱伟的说法，他们更确信，江阳手里的那几张照片，应该是胡一浪的某种把柄。

严良问出了大家的疑惑："是什么照片，江阳能用来和胡一浪换这么大一笔钱？"

朱伟沉默了片刻，突然冷声道："十多年前侯贵平拍的一组照片，关于卡恩集团诱逼未成年少女向官员提供性贿赂的过程。"

听到"卡恩集团向官员提供性贿赂"，众人都提起了精神，知道这件事非同小可。

严良马上问："侯贵平死前一直举报他的一个女学生遭遇性侵后自杀的事，难道——"

"没错，受害的远不止一个女生，她不是被岳军强奸，而是被岳军带到卡恩大酒店，被卡恩集团老板孙红运等人逼迫，向官员提供性贿赂。孙红运指使胡一浪，找来岳军这样的地痞流氓，专找农村胆小怕事的留守女生，向有特殊癖好的官员提供特别服务，从而谋取其他利益。"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大家都在思考这个消息的真实性。

卡恩集团是全省百强民营企业，在区域范围里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老板孙红运更是身兼人大代表、协会领导等多个政治身份，政商关系密切，一旦这消息属实，必然会牵出一起涉及众多的大案。

一位省高检的检察官立刻问：“这些照片现在在哪儿？”

“照片在江阳那里，当时他说藏到了隐蔽处，所以我没见到。”

“那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说的话是真实的？”

朱伟目光不动，却慢慢摇了摇头：“我没证据。”

与会者一阵私语，检察官毫不留情面地指出：“你的消息很骇人，我们今天虽然是内部会议，与你之间的谈话不会外传，不过你无凭无据这样说也不合适，如果被外界知道，你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朱伟冷笑道：“我和江阳对这件事调查了十年，证据，很早以前是有的，结果却一次次被人为破坏殆尽。我现在这样说，确实是无凭无据，不过说到负法律责任，哈哈，我们早就埋单了。我先被撤职，后去进修，再后来调离岗位，从一个刑警变成派出所民警，每天处理大爷大妈的吵架纠纷，也许这在各位大领导看来是不够的，可是江阳坐了三年冤狱，从一个年轻有为的检察官，被人栽赃坐牢，变成一个手机修理工，哈，这总够负法律责任了吧！”

“你说江阳是个年轻有为的检察官，他三年坐牢是冤狱？”另一位检察官问。

“没错，我要举报的就是江阳入狱的冤案！”朱伟的鼻头张合着，仿佛一头愤怒的公牛。

检察官皱眉道：“死者江阳的材料我们都看了很多遍，包括他入狱的判决书和庭审记录。关于他违纪犯罪的几项罪名，都有照片的物证、行贿的人证，以及他自己的口供和认罪书，证据充分，怎么会是冤案？”

朱伟哼了声：“张超杀害江阳，一开始不也证据充分，你们为什么不直接判他死刑枪毙他，现在又回过头重新调查了？”

“这……情况不同。”检察官耐着性子回答。

朱伟哈哈一笑，继续道："江阳入狱前，正在追查现在金市公安局的政委、当时平康公安局的副局长李建国涉嫌谋杀嫌疑人灭口、毁灭证据的案子。"

所有人听到这个消息都瞪大了眼。

"结果江阳被胡一浪以家属作为威胁，去谈判，谈判桌上，胡一浪摆出一堆现金，拿出一副扑克牌，让他赢钱，江阳不予理会，胡一浪又找来小姐勾引他，他同样不为所动，转身离去。可谁知胡一浪早已用相机偷拍，把江阳拿着钱、被小姐搭在身上这些场景都拍了下来，举报到纪委，称他以检察官的身份，多次向企业勒索贿赂，企业迫于无奈才举报。不光如此，真是巧合，那几天江阳工资卡上突然存进了二十万，一个他曾经处理过的一起刑事案的当事人向检察院自首，说江阳帮他实现轻判，他给了江阳贿赂。由此，江阳被批捕，随后被金市检察院提起公诉，一审判决十年，江阳不服，提出二审，二审改判三年，直到他出狱。这样一个正直的检察官最后被逼迫到如此地步，你们这些省高检的领导怎么看？"他咬着牙齿，眼睛布满红丝。

一位省高检的领导道："可是江阳自己写下了认罪书，并且在二审开庭时，当庭认罪，如果他真如你所说，一切都是被人栽赃陷害，他怎么会自己写下认罪书？"

朱伟深深吐了口气："他之所以当庭认罪，是因为他上了张超的当！胡一浪是真小人，张超是彻底的伪君子！到底是不是张超杀了江阳，我不知道，但张超肯定参与了！"

第五十六章

“朱伟说的没错，江阳那三年坐牢确实冤枉，而且他这三年冤狱，很大程度上，是我一手造成的。”面对赵铁民和严良，张超毫不隐瞒，爽快地承认了。

赵铁民喝道：“这件事为什么你从来不提？”

张超微笑道：“我不知道这事与江阳被害有关，而且你们也没有问过我这事。”

“我们怎么知道你们这些年里发生过哪些事，我们怎么问！”赵铁民怒视着他，对他此前的隐瞒不说极其恼怒。

他很平静地笑着：“现在你们对这十年里发生的事应该大致了解了吧？”

“我们——”

严良抬了下手，打断赵铁民，说：“这十年的故事像一座大楼，我们现在知道的只是大楼的外观，具体的内部结构我们并不清楚。此刻我最好奇的一点是，这十年的故事，我们是从不同的人口中拼凑出来的，可你明明知道全部故事，并且也一直引导着让我们知道全部故事，为什么你不肯一开始就全部告诉我们，反而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

张超笑了笑：“当游客走到这座大楼面前时，只有对外观感兴趣，他才会深入内部看看。如果大楼的外观就把游客吓住了，让游客不敢靠近，甚至装作没看到，掉头就走，那么大楼的内部结构将继续保留下去，直到等来愿意进来的客人。”

严良和赵铁民对视了一眼，缓缓点头：“我明白了，也理解了你的良苦用心。现在，能否先揭开一角，谈谈你是怎么害得江阳入狱三年的？”

“江阳正式被刑事拘留期间，李静告诉了我当年的事，我由于当年未举报侯贵平的冤案，心怀内疚，马上赶到金市，做江阳的辩护律师。江阳在看守所始终没有认罪，相信你们作为过来人，也知道早些年的审讯方式，具体的，没必要说了，总之，江阳的意志力让我深深敬佩，他是个极其顽强的人。一审开庭前，法院组织了多次的模拟法庭，单纯从证据来说，除了账上多出的二十万之外，那些照片都不算实质证据，而且二十万是在他被调查期间汇进去的，自然可以作为庭审上辩论的疑点证据，对这起案子，我有很大的信心能为他脱罪。只不过……”

他低下头，叹了口气：“只不过最后一审还是判了十年。江阳不服，提出上诉。上诉开庭前，法院组织了几次模拟法庭，我的辩护理由完全站在公诉人之上，这时，法院突然宣布延期开庭。几天后，我有几个比较要好的同学朋友，从事法院系统工作的，找上了我，跟我说，目前江阳的罪名是领导定性的。他本人一直不肯认罪，而我又以疑罪从无的角度替他进行无罪辩护，这让审判工作很被动。他们告诉我，领导对这个案子的定性不会改，如果我再不顾全大局，替江阳做无罪辩护，我的律师执照将来年审时，恐怕会有点麻烦。而江阳不肯认罪，法院开庭就会继续延期，他还要关在看守所里吃苦。”

听到这儿，严良的脸色渐渐变得铁青，这是赤裸裸地以顾全大局为名，对人进行威胁。

张超抿了抿嘴巴：“他们带我去见了一位领导，那名领导说，他可以承诺，只要江阳认罪，案件定性不改，由于涉案金额只有区区二十万，可以从最轻程度判刑，甚至判缓刑，他已经坐了一段时间的牢，等审判结果下来，抵消刑期，就可以直接出狱了。至于江阳的公务员工作，也承诺可以保留。这是既顾全他们的面子，又对我和江阳两人最好的解决办法，他建议我去说服江阳。”

他叹口气：“我找江阳做思想工作，他起初不同意，认为有罪就是有罪，没罪就是没罪，有罪就该服法，怎么可以既认罪又不用服法？我和他谈了很多，最后谈到了他的家庭。他前妻没有固定工作，还有一个儿子要养活，他需要向现实妥协，保住公务员这份工作，这是一个男人该负的责任。他低头了，写下了认罪书，也当庭认罪。”

他苦笑一下："后面的结果你们也知道了，那位法院领导根本是骗了我们，最后还是判了三年，丢了公职。"

严良和赵铁民沉默着，没有说话。

过了很久，赵铁民咳嗽一声，打破这种压抑的静谧，说："现在你能告诉我，江阳到底是谁杀的吧？"

"这是你们的调查职责，不应该问我。"

"你还不肯说吗？"

"江阳的死，你们应该去问问胡一浪和孙红运。"

赵铁民眼角收缩着："放心，我们会问的。"

张超微微一笑："这么说，你们并没有被这座十年的大楼外观吓住，有兴趣往里面看看。"

严良问："那么里面是什么样的，现在能告诉我们了吗？"

"没问题，不过，"张超眼睛里闪过一丝狡黠的光芒，"不过我需要附加一个条件。"

"你说。"

"我要请你们破例，这次对我的审讯，需要当着专案组所有成员的面。"

赵铁民皱眉问："为什么？"

张超笑道："这个条件如果能够满足，才能证明你们确实想进大楼里看个仔细。"

第五十七章

2012年4月，春暖花开，万物复苏。

检察院办公室吴主任手里拿着一个大信封，来到一条热闹的街上。

人流穿梭中，他的目光看向了不远处一爿小小的铺面，铺面只有三四个平方，是隔壁店面截出一小间出租的，外面挂着印刷板，写着“手机维修、贴膜、二手机回收出售、手机快充”。门口用一个玻璃柜台隔住，里面放着一些二手手机，柜台后面，一个男人正低头专心致志地修理手机。

吴主任驻足朝那人看了很久，似乎下定了很大决心，慢慢朝他走去。到柜台边，他停住脚步，就站在那儿，近距离默默地注视着里面的那个男人。

过了一会儿，男人留意到阳光将一道人影投射到他身上，人影长久没动，他这才抬起头，辨认了好一会儿，露出依然灿烂的笑容：“吴主任！”

“小江！”吴主任眼睛中有着太多的感情，面前这人，才三十多岁，但已经有白头发了，他在笑着，露出了深深的抬头纹和眼角的鱼尾纹，他已不再年轻，他再也不是那个帅气、干练、坚毅，整个人总是充满能量的江阳了。

江阳推开柜台，热情地招呼他进来。

吴主任靠着墙壁坐着，打量了一圈这间小小的店铺，随后又把目光投向了这个曾经共事过多年的检察官，迟疑了一阵子，缓缓问：“你出狱后这半年，过得还好吗？”

江阳挠挠头，不热不冷地笑着：“还行，服刑期间有就业培训，学了

手机维修，好歹有门手艺。”

“你，一个浙大高材生……”吴主任喉头一紧，有些哽咽。

江阳不以为然地笑起来：“这和学历没关系，谁说浙大毕业的不能修手机啊，别人北大毕业的还杀猪呢，反正现在能养活自己，日子能过。”

“你入狱实在是……”吴主任捏着手指关节，“我听说你一直在向市检察院和省高检申诉。”

江阳突然收敛了笑容，正色说：“我白白坐了三年冤狱，我是被人陷害的，还被人诱骗写下认罪书，这个公道，我一定要争取，哪怕一次次被驳回，我还是要争取。”

“这是公检法的一次联合判案，你想平反，太难了，太难了……”

江阳眼中微微透着防备，语气也变得很冷漠：“吴主任，你是来劝我放弃申诉吧？”

吴主任低着头没说话。

“怎么可能！”江阳冷笑着摇头，“绝对不可能，平反我自己的冤狱只是第一步，我根本不是为了我自己——”

吴主任手一摆，慢慢点头：“我知道，你不是为了你自己，你是为了把孙红运他们绳之以法。”

江阳瞬时激动起来：“可是我没有证据啊，这些年查到的那些证据去哪儿了呢？”他忍不住眼眶红起来，“查到证人，杀了；查到凶手，死在公安局了；还有我和朱伟的遭遇呢？我能不争取吗？这样的事情如果不能有个公道，我还念法律干什么！”

吴主任站起身，双手抓住江阳的肩膀，重重捏了捏，过了好久，他似乎很艰难地说：“我这个月就退休了，这些年来，有件事一直藏在我心里，每每想起，我都在怀疑当初的决定是不是做错了。”

江阳抬起头，发现他已经老泪纵横。

“侯贵平有几张照片在我这里。”

“侯贵平来检察院举报岳军性侵女童三次，都是我接待的。最后一次，他告诉我，他去公安局举报，公安局说早已调查过，自杀女孩体内留着的精液和岳军不符，不是岳军干的，不予立案。他不信，于是他拿了一个相机去跟踪，终于有一次，他跟踪到岳军开车把另一个女孩送到卡恩大酒店，在酒店门口，岳军把女孩交给了另外几个成年男人，其中一个男人带着女孩进了酒店。等另外几个人走后，侯贵平冲进酒店想解救那个女孩，却被保安赶了出来。当时岳军把女孩交给那几个人以及其中一人带着女孩进酒店的过程，都被他拍了下来，他说虽然不能直接证明胁迫女孩卖淫的事实，但这种线索足够公安展开调查了。可是他去公安局交了照片，公安局依旧不予立案。他只能再洗了几份照片，送到我们检察院。”

吴主任整理着思路，回忆着那一天侯贵平找他的情景，想起那个热血的年轻支教老师，他不禁热泪盈眶。

“后来呢？”江阳皱着眉，翻看着这些照片，照片都是在室外拍的，似乎并没有能实质性证明他们犯罪的信息。

“除了这些照片外，侯贵平还拿来一张写了几个女孩名字的名单，说这几个女孩都是被岳军带去给人性侵的女孩，名单不一定完全准确，是他从其他学生口中探出来的，但如果据此调查，必能找到受害人。”

江阳焦急地问：“那你有没有派人调查呢？”

吴主任抿嘴很久，最后低下头：“没有，我劝侯贵平不要管这事，对他不好，他很生气，很生气很生气，就这样走了。”

江阳痛苦地叫起来：“你为什么不调查，有照片有名单，这线索还不够吗！你如果当时就调查，还会有人死吗！还会有人坐牢吗！”

“我……”吴主任愧疚地深深叹口气，“我没有你的勇气，照片上的人，来头太大，我……我不敢……”他双手捂住脸，竟痛哭起来。

这是江阳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吴主任，一个即将退休的老人失声痛

哭，他再也不忍心责怪了，拍着对方的肩膀，竟有一种无能为力的虚脱感。

第五十八章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已经半头白发的朱伟举起泛黄的照片哈哈大笑，最后笑得鼻子酸了、眼睛红了才停下来。

江阳迟疑地看着他：“照片有什么问题吗？很普通的照片，当不了证据，证明不了任何东西。可是你和吴主任好像都觉得这些照片很重要？”

朱伟连连点头：“重要，太重要了，你知道吗，侯贵平就是因为拍了这照片才死的！”

江阳依然不解。

“你能认出照片上都有谁吗？”

“岳军、李建国、胡一浪、孙红运，这些人都出现在照片里了，还有几个面熟，但不认识，带女孩进去的这个男人好像也见过，可完全想不起来。”

朱伟手指重重地戳在照片里带小女孩进去的那个男人头上：“那时的常务副X长，现在的省XX副X长夏立平！”

江阳倒吸口冷气。

朱伟继续道：“夏立平那时主持金市日常工作，权力极大，所以你们单位吴主任一看到夏立平就知道这案子他无能为力，才劝侯贵平放手。可是侯贵平没有，他还以为找到了关键证据，拿给公安局了，自然李建国就看到了这张照片。照片虽然不是实质证据，可是这照片曝光会怎么样？你让夏立平怎么解释带着女童进酒店这件事？孙红运他们以向夏立平这样的人提供性贿赂来获取非法利益，这案子一查就捅破天了，所以他们必须冒着谋杀侯贵平、犯下更大罪行的风险，不惜一切代价拿回照片！后来丁春妹和王海军的死，都是他们为了掩盖最初的罪行，一步步

犯下的更大的罪，包括我和你的遭遇，全部拜这张照片所赐！”

江阳不愿相信地摇起头：“当时我们逼供岳军，他从来没交代过涉及高官。”

朱伟不屑地一声冷哼：“岳军顶多认识李建国，他能认识什么高官，他在这里面只扮演了最底层的物色猎物的角色，上面的交易哪能让他知道，所以他现在还活着，没被他们灭口。”

江阳仰身躺倒在椅子上，十年的回忆历历在目。

朱伟一只手顶着腮帮，另一只手无力地举着烟，目光迷离。

就这样过了很久，江阳挺直了身体，朱伟也挺直了身体。

江阳望着他，微微一笑：“阿雪，你说吧，我们怎么查？”

朱伟打了他一拳，笑起来：“我就料到你还是想查下去。”

“那能怎么办？我三年牢白坐了？你那几年课白上了？还各科都不及格，唉，我瞧你这么笨，当警察到底怎么破的案呢？”

朱伟哈哈笑起来：“是啊，太笨了破不了案，所以现在不干刑警，调到派出所每天给夫妻劝架，给人找钱包，和不三不四的人扯淡过日子。你呢，你这浙大高材生，这么聪明，也干不了检察官，去修手机啊，很有追求嘛。”

“你瞧不起修手机的？好歹我给你透露过手机盗窃团伙的线索，让你立功被表扬了。”

“是啊，拿了两百块奖金请你吃火锅花了三百块。”

“你还带着你派出所的兄弟一起吃的好吗，哪能都被我吃了。”

两人大笑起来，过了好久仿佛宣泄完了，朱伟郑重道：“这么多年过去，不管当初性侵案是怎么发生的，现在没有物证了，任何直接证据都没有了，但我们可以找到侯贵平名单里的女孩，找到她们说出当年的遭遇，再拿着这照片举报到纪委，省纪委还有国家纪委，国家纪委一定会

管，只要他们派人查，这只是引子，孙红运、夏立平他们之间必有其他贪腐证据，一定要扳倒！”

江阳伸出手掌，与他击掌：“默契，和我想的完全一样！”

第五十九章

“有点信心好吗？名单上一共四个女孩，翁美香死了，我们这不才问了一个，还有两个嘛。”朱伟搭着江阳的肩膀走着。

“昨天那个从头到尾不承认小时候被岳军带走过，说得很肯定，不像说谎，该不会侯贵平的名单搞错了吧？”

“谁知道呢，吴主任不也说了嘛，侯贵平告诉他，名单是他私下从学生口中探出来的，不一定准确，但肯定有受害人在其中。看，第二个到了，但愿好运气吧。”

“是这里？你没搞错？”

“这可是我费了很大功夫，从名单里这个王雪梅的老乡那里重重打听才问到的。走吧，速战速决，晚上老陈摆了一桌酒欢迎我们到杭市莅临视察，哈哈！”

朱伟拉着他要往里走，江阳却停在了原地，抬头望着门上色彩斑斓的招牌“美人鱼丝足”，滚动的LED屏幕上滑过一行字：“丝足、油压、按摩、休闲”。

江阳转头郑重地看着他：“你肯定是这里？”

“当然了，11号，很好记，吃住都在店里，人准在里面。”朱伟一把将他拉了进去。

店里分上下两层，他们进门后，一名穿着粉红色超短制服的丰腴女人马上站起身，热情招呼：“两位是吗？请先上楼。”

女人离开前台，引导他们上楼，江阳没动，微红着脸问：“麻烦叫一下王雪梅，我们……我们要找她到外面聊下。”

女人马上皱起了眉：“这你们得私下和她商量，我们不能出店门的。”

“我们——我们是想——”

朱伟连忙打断：“没关系没关系，先上楼，点个钟，11号。”

江阳回头惊讶地望着朱伟，画外音是，你好懂哦。

“你们两位，11号，还要哪个，我可以吗？”

朱伟连忙推脱：“我还有事，把我这位朋友照顾好，啊，一定要好好照顾啊，等下我来埋单。”

他把还在惊讶中的江阳硬生生推上楼，幸灾乐祸地逃到门外。

完全懵了的江阳被带到了一间七八个平方、灯光幽暗的房间，女人指着角落的淋浴房，让他先洗一下，11号很快到。

江阳局促地站在原地，什么也没动，就这么打量着四周，过了一会儿，一位同样制服打扮的年轻女子推门而入，五官长得不算漂亮，但也还清秀。

“第一次来吗？”女孩温柔地问，“您先洗一下，要做什么项目？”

“什么——什么项目？”江阳很紧张。

女孩妩媚一笑：“粉推228，胸推328，丝足全套598，全裸789。”

江阳咽了下口水，连忙端正身体，支吾着说：“我——我不是，我这些不要，我是想——”

女孩打断他：“我们这里没有一条龙服务的，现在都只有半条龙，你放心吧，一定会让你很开心的。”

说着，女孩走上前，就要拉开江阳的拉链。

江阳连忙向后退步，脱口而出：“你还记得侯贵平吗？”

女孩动作停滞住，过了几秒，突然严肃地看着他：“你是谁？”

“我……我是侯贵平以前的同学。”

“你想干什么？”

“你……你小时候有没有被小板凳岳军——”

“住口！”女孩厉声喝道，“我不做你的生意了，你找其他人吧。”

她马上要转身而出。

江阳连忙叫住她：“侯贵平是你的老师，当年死得太冤枉了吧，死后还被说成奸污翁美香的凶手，你知道吗？”

女孩身体固定住几秒，随后转过身，很生气地瞪着他：“这关我什么事，这都哪年哪月的事了，你为什么现在跑过来问这个？”

“我……我希望当年的受害者能够站出来，你当年是班长，侯贵平对学生是很好的，你能不能——”

女孩眼中泛红，伸手指着他的鼻子，哽咽道：“这都多少年前的事情了，你为什么现在要问起来，你到底是谁啊？”

“我……我过去是检察官，查过这个案子。”

“那你过去为什么不把人抓了呢，现在为什么又要来找我？你看到我现在这样了，我为什么是现在这样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对不起，我——”

“你走吧，你走啊！你觉得我会愿意提起吗？不管谁死了，谁活着，关我什么事呢？我绝对不会提这件事了！我只想忘掉，我不知道谁是小板凳，我谁都不知道，不管你想找我干什么，我都只有一句话，不可能，别找我，我要过我的生活。你走啊！”

女孩就这样一动不动地指着江阳。

江阳和她对视了几秒后，默不作声地走过她身旁，打开门，慢慢走了出去。

第六十章

“来来来，别客气，我们陈老板现在生意做得这么大，别怕喝穷他。”朱伟哈哈笑着倒着酒，给三人都满上。

陈明章朝他们看了看，朱伟满脸笑容，江阳却始终皱着眉头，不解道：“你们俩下午的事情顺利吗？”

朱伟大笑起来：“下午找的那人在会所，那种会所，我本来想让小江谈完话，再换个其他技师放松一下，毕竟他这些年哪出去玩过呀。”

陈明章忍俊不禁：“小江肯定不敢。不过我说，你好歹过去是平康白雪，怎么现在很懂门道嘛。”

“我这几年在派出所干，能不和这些会所打交道嘛，”他大手一摆，“你们别搞错啊，我还是很洁身自好的。”

“然后呢，小江怎么样了？”

朱伟重重叹口气，道：“那女孩确实是受害人，但一句都不肯提以前的事了。”

陈明章点点头：“人之常情，过去十多年了，换你，你愿意提吗？”

江阳默不作声，一口把白酒喝下肚，拿起酒瓶，自顾自再倒了一杯。

朱伟安慰着：“没事没事，不还有最后一个嘛，说不定最后一个叫葛丽的女孩愿意站出来呢，别灰心嘛。好了，小江，我们今天不提这些事，我们这趟就是来杭市旅游的，老陈好吃好喝好玩招待，我们一分钱都不用掏，想起这事就爽快啊。别苦着脸了，来，举杯共享盛世！”

江阳不想驳了他兴致，换上一副轻松的笑脸，跟他们觥筹交错起

来。

几盏过后，陈明章重又关心起这两位老朋友：“阿雪，你儿子也当警察了，我还没送红包呢。”

“这有什么好送的。”朱伟不屑摆手，“这小子太没我基因了，说干刑警太苦，报了……报了经侦队，哎呀，你知道经侦队干点什么？每天都是一堆上了年纪的大妈跑过来报案被人骗钱啦，遇到传销啦，跟她们态度好点呢，就上了脸，骂你知道她被骗钱了，怎么还不去查？你跟她们解释态度一不好呢，马上投诉你。我看这小子以后能干出什么花头来！”

“挺好的呢，孩子的事，你管他那么多干吗，跟你一样干刑警，最后升职到派出所去咯？过几年国家政策要延迟退休的话，八成你退休前升职当保安。”陈明章挖苦道。

三人都哈哈大笑。

陈明章又看着江阳：“小江，你儿子大班了吧，下半年该升小学了，我这里备了一份红包给你。”

他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江阳极力推脱，但他们俩强行要他收下，他红着眼睛拿住红包，眼泪都快出来了。

朱伟连忙拿起酒杯大声叫着干杯，把他眼泪逼了回去。

陈明章关切地看着他：“事情不管最后有没有成，过了这阶段，你和你那位复婚吧，听阿雪说，你那位可依然守着家门口小超市，没有嫁人，在等你。你出狱这大半年回去看过了吧？”

江阳吸了下鼻子：“看过几次，我申诉还没弄好，所以我——”

“听我说，不管申诉最后能不能成功，今年年底，就到今年年底，到此为止，好不好？明年复婚，我们都来参加。”陈明章很诚挚地望着他。

他默不作声，隔了半晌，慢慢点头。

他们哈哈大笑，忙举杯敬江阳。

江阳心头一阵暖意，他把红包拿下桌，塞进裤袋，过了几秒，他突然站起身，浑身上下摸了一遍。

“怎么回事？”朱伟问。

“钱包丢了，”江阳焦急地又摸了一遍，确认真的丢了，苦着脸，“大概下午逃出来时没留意，从口袋掉出来的。”

朱伟道：“带了多少钱？”

“多是不多，不到一千——”

朱伟连忙道：“老陈报销——老陈，没问题吧？”

“没问题。”

“那就别管了，先喝酒。”朱伟招呼他坐下。

江阳眼睛开始越来越红：“身份证、银行卡，这些都要补办，我……”

朱伟大手一挥：“我在派出所专干这事，放心吧，下午是半条龙，回去我就找人一条龙服务。”

“可我还是把钱包丢了，钱包丢了……”江阳依旧喃喃自语，几秒钟后，他“哇”一声大哭起来。

朱伟和陈明章静静地看着他，没有人说话，没有人有任何动作。

这十年来，经历了那么多，他皱眉过，苦恼过，咆哮过，可始终能笑得出来，始终怀着期许，把脚步往更前方迈去。

这十年他从来不曾掉过一滴眼泪。

可是今天，只是钱包丢了，他哭了，大哭，前所未有的大哭……

过了好久，江阳哭累了，开始大声咳嗽起来，朱伟和陈明章走到他两侧，拍着他，他还在咳嗽，剧烈咳嗽，突然，一口鲜血从嘴里喷了出

来，随后他整个人昏倒失去了知觉。

第六十一章

高栋摸着鼻子思忖：“张超要求当着专案组全体成员的面才肯交代？”

“对，”赵铁民面露难色，“不知道他到底想对着这么多人说什么，怕是一些比较敏感的事。”

“严良怎么说？”

“他说那就召集呗，可他不是体制里的人，当然不用顾全大局。”

高栋皱眉思考了片刻，道：“你如果不答应他的条件，好像暂时也拿他没办法吧？”

“他的态度很坚决。”

高栋笑着给出建议：“那你就照办吧，你只是忠于职责，为了破江阳被害一案，不用管背后的各种因素。”他停顿片刻，突然压低声音道，“记住，你完全是为了自己的本职工作，是为了破案，对事不对人，不想针对任何人。”

第二天，赵铁民联系各家单位，再次召开专案组专项会议，会上，他透露张超愿意如实交代案件真相，但需要当着专案组全体成员的面。

大多数成员对这个要求并不排斥，案件影响很大，社会各界一直在追踪警方的调查进展，专案组的当务之急就是迅速破案，平息风波。但也有人认为这是嫌疑人故意耍诈，轻视国家机器，不接受这个要求。

最后经过协商，专案组投票通过了这项决定，不同意的几位，有人出去打电话，赵铁民故意装作不知情，一心破案，当即带上众人集体奔

赴看守所。

在一个临时改造成审讯室的会客室里，张超见到了专案组的各位领导，包括公安和检察，他偷偷朝严良和赵铁民望了一眼，严良看得出，那是感激的神色。

随后，张超就开始从侯贵平的案子讲起。

江阳如何接手案子，李建国等人如何阻挠，最后费尽周折才得以立案。展开调查后，证人丁春妹当晚失踪，再无音讯。另一位主要证人岳军被带到公安局协助调查又被李建国等人阻止审讯，后来差点遭人谋害，朱伟铤而走险逼供，手机录音被当成非法证据排除，朱伟被拘留并撤销职务，强制进修三年。江阳在单位里被彻底孤立，一开始竭力支持他的女友离他而去。几年后，牵出王海军涉嫌受胡一浪指使杀害丁春妹，结果王海军竟然在公安局猝死，死者身上有针孔，当事刑警李建国未受任何处理。江阳追查王海军非正常死亡一案，却因儿子遭胡一浪挟拼，他和朱伟殴打胡一浪被双双停职。此后，他向妻子提出离婚，孤军奋战，写材料向上级举报多年来的冤案，可是被胡一浪设计诬陷受贿而批捕。张超成为江阳的辩护律师，在当时的司法环境下，知道此案从法理上辩护有大概率胜算，却很难动摇案件定性，被迫向种种现实妥协后，误信他人承诺，以为只要江阳认罪就能被判缓刑并保留公职，可劝服江阳照做后，江阳依旧被判刑入狱三年。

十年冤案平反路，简直触目惊心。

以侯贵平之死为起点，犯罪团伙为了掩盖当初利用女生进行性贿赂的罪行，不断犯下一起起更大的罪，打击举报人，毁灭罪证，将这个谎言越圆越大。

相信向官员第一次进行贿赂时，孙红运心里也是害怕的，但是渐渐地，用一起起更大的犯罪来掩盖前面的犯罪时，犯罪就成了习惯。

人们已经想不起来第一次闯红灯的时间了，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

一个努力查出真相的警察和一个赤子之心的检察官，最后被逼迫到

这种程度！

这场审讯，持续了很久，其间没有人发问，所有人都在静静听着张超讲述这个让人难以置信的真相。

张超一直很平静，没有激动，没有斥责，也没有抱怨，只是耐心地讲述着。

这个故事很长，足足十年，听的人也感觉很长，仿佛过了十年。

直到他讲完，所有人仿佛才能重新呼吸了，一阵漫长的静默过后，终于有检察官问出了很多人心中的问题："你讲的这些有证据吗？"

张超缓缓摇头："所有实质性证据都被毁灭了，现在保留下来的，只有那些当初被认定为非法取证的所谓证据。"

一阵窃窃私语后，有人再问："你没有证据，这么多年前的事目前也无法采证，你让我们怎么相信你？"

张超平静地摇摇头："我没有想让你们相信我，我只是想让你们知道有这样一个故事。"

那人质疑地望着他："你很清楚我们今天集体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听你讲这样一个故事的。"

张超笑了笑："当然，你们是大领导，有很多工作要忙，之所以今天有缘聚在一起，都是因为江阳的死。不过在这个问题前，我还要再浪费大家几分钟时间讲一件事。一开始江阳得知侯贵平遭人谋杀，也是怀疑因为他举报岳军性侵女童，但后来渐渐发现了疑点，既然女童并不是被岳军性侵的，凶手为何还要冒着担负更大罪名的风险杀人？直到出狱后，他才知道原因。因为那一年他得到了几张侯贵平当年拍的照片，照片上是当时的金市副×长、现在的××副×长夏立平带着一个女生进入酒店的场景。"他注意到其他人脸上都写着"兹事体大"，他仍不动声色地继续说，"那几张照片并不能作为夏立平犯罪的罪证，但那样一位大领导在照片里的不正常举动，足以要了侯贵平的命。胡一浪为什么在江阳死前给他汇过一笔二十万元的款项？因为江阳打电话告诉他照片的事，说

要把照片卖给他，可是他付了定金后，江阳取消了交易。”

一名刑警问：“你是认为胡一浪杀害了江阳？”

张超不置可否地笑了笑：“这就不好说了。”

“可你为什么会认罪又翻供？”

“这个问题的答案我现在还不能说，除非再答应我一个要求。”

一位检察官问：“你有什么要求？你想为这整整十年前的事翻案？可是你没有证据，事隔多年，我们也没法查出实证。”

张超摇摇头：“我不是要翻案。”

严良突然开口问：“那你到底想要什么？”

“我的诉求，相信严老师看过那几张照片后，就能猜到了。”

“照片在哪儿？”

“我家书柜的一个普通文件袋里。”

会后，赵铁民单独留下严良商量案情，很快他接到一个电话，挂下后，他神色奇怪地望了严良一眼：“我想江阳肯定不是胡一浪派人杀的。”

严良一副早就知道的模样，道：“当然不可能是胡一浪干的。”

“你为什么不早说？”赵铁民抱怨道。

严良叹息一声，看着远处，缓缓道：“我很早就猜到了这案子后面一定有个很大的故事，我不想因为我个人的一点小聪明就打断张超他们的计划，我希望你们专案组能顺着他们的计划调查下去，那样，这个故事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

赵铁民抿抿嘴，他理解严良这个充满同情心的老师的逻辑，过半

晌，他唏嘘一声，道：“我派人询问过胡一浪给江阳二十万的事，他承认二十万元是他给的，不过没提半句照片，只是借口江阳出狱后，总是骚扰他们公司和他个人，称当初是他举报自己向企业索贿导致的入狱，要求给点补偿。起初他是置之不理的，并且还考虑过报警，最后终于给钱是出于同情。因为那时江阳已经肺癌晚期，有省肿瘤医院的诊断报告。”

严良愣了一下，倒没有惊讶，缓缓道：“难怪会走上这条路，死都不怕的人，什么都吓不住他了。”

赵铁民兀自不解地摇头：“江阳没有医保，各医院信息也没联网，所以我们压根儿不知道他死前已经肺癌晚期了，如此看来，他应该是自杀的，想用自杀制造大案，来引起社会对这个长达十年故事的关注。只是我们当初做过各种各样的鉴定，都是他杀，他是怎么做到自杀的？难道张超协助？那也不可能啊，张超协助自杀，也没法躲过我们的司法鉴定。”

严良撇撇嘴：“别忘了还有个陈明章，他可是专业的，你们的鉴定工具都他们公司造的，他最懂鉴定的原理，完全有能力模拟出他杀的迹象。”

赵铁民恍然大悟：“陈明章也掺和进这案子了？可张超为什么愿意以自己入狱为代价，来揭露这件事呢？要知道，张超涉嫌危害公共安全，几年牢狱之灾是跑不了的，他就算和江阳关系再好，放弃事业家庭来做这么大牺牲，常人根本办不到啊。”

严良叹口气：“相信他一定很爱李静吧。”

第六十二章

江阳醒来时，视线里出现了五个人，朱伟、陈明章夫妇、张超和李静夫妇，五个人目光焦急地看着他，他把头慢慢转开，打量了一圈四周，然后看向陈明章，露出了笑容："独立病房？老干部待遇啊。"

陈明章苦笑着点点头。

"那么，我还有多久？"

"什么……什么还有多久？"

"连嫂子都来了，还有张老师和李静，看来时间不多了。"

朱伟立刻道："你别瞎说啊！"

江阳笑着说："我猜一下，我医学懂得不多，这情况一般是癌症，我记得我最后咳血了，肺癌？"

"你……"陈明章表情黯淡了下去，所有人都低下了头。

"晚期吧？"

朱伟连忙道："没有，绝对不是晚期！"

陈明章道："中期，治愈希望极大。"

"是吗？"江阳一点不信的样子望着他。

过了一会儿，陈明章改口："中期和晚期之间，真的是之间，你可以看化验报告。"

江阳面无表情地仰望着天花板，过了漫长的几分钟，他忽又笑问："我老婆和儿子知道吗？"

陈明章慢慢地点头：“他们在赶来的路上，晚上会到。”

“我多久能出院？”

“你就好好养病吧，我送你到国外去接受治疗，你肯定会好起来的。”

江阳深吸了口气，笑着说：“这病我知道一些，中晚期死亡率嘛……就算治疗撑一些时间，也没有几年胜算。我……”他停顿了很久，“还有很多事没完成。”

朱伟怒道：“你还要干什么？”

“时间不多了，我还要再试试。”

陈明章摇头说：“就算你申诉成功又如何？给你几十万元的国家赔偿，有意义吗？”

“有！”江阳从病床上坐起身，严肃地看着他们，“我手里还有照片，还有受害者名单，我一定要公诸于世，我要一个公道！”

这时，张超走过来，叹息一声，抿嘴道：“江阳，我一早就告诉你，这件案子是办不了的，你不放弃，所以才会有这十年——”

“去你妈的！”朱伟大步跨过来一把掐住张超的脖子把他压到墙壁上，怒骂，“你有什么理由这样说江阳！他做错了吗！他从头到尾没有错！你一个大学老师，自以为聪明，自以为知道一切。你他妈第一个发现疑点，一声不吭，这才有后面的事。后面还害江阳认罪，坐了整整三年牢！天底下都是你这种自作聪明的人，孙红运这帮畜生才能无法无天！”

其他人连忙上去拉架。

张超挣扎着辩解：“江阳三年牢确实是我被骗了，可那种司法环境下翻案根本不可能的，你们为什么——”

朱伟一拳打到他脸上，阻断他的话：“你就是个真小人！你当初为什

么不提出疑点？你就是想侯贵平死得不明不白，你就是想霸占李静，你巴不得侯贵平冤死！李静来找小江，要帮他做调查，你却背后跑来叫小江不要打扰她生活，你不就是一心想让李静彻底忘记侯贵平吗？你这点鬼心思老子一早看穿了，不说出来是给你面子，你到今天还有脸说这话！”

陈明章和爬下病床的江阳死死抱住朱伟把他往后拉，朱伟力大如牛，原本谁也拉不动，但他陡然间看到江阳也在拉自己，忙卸了力气，走到窗口，愤怒地大口喘气，掏出香烟，又意识到江阳得了肺癌，便懊恼地把整包烟用力地掷下楼，结果掉到一个过路女人的头上，女人抬起头，朱伟大骂看什么看，吓得女人低头连骂几句神经病老泼皮匆忙离去。

李静的眼眶中流出了两行眼泪，直直地挂在脸上，她冷冷地注视着丈夫。

张超焦急地解释：“真不是……真不是他说的那样，我……我不是故意，我……我是……”

“不用说了。”李静冰冷的声音在病房里回荡。

张超纠结的眼神望着她：“我……我是为大家好——”

“你走吧。”

“我——”

“你回去吧。”

张超沉默着，站在原地很久，最后慢慢挪动步子，到了门口，他悄悄侧过头：“你呢？”

“我在这里陪江阳。”李静看都没有看他。

在沉重的一声叹息里，张超打开门，走出了病房。

第六十三章

2012年9月。

杭市一家茶楼的包厢里。

五个人一同走进房间，唯独张超离众人远一些，脸上的表情始终带着尴尬，因为虽然旁人再三相劝，朱伟不再对他撒气，但看他的眼神，总是不那么友好。

朱伟抱怨着：“自从小江得了这病，唉，逼得我每次见面都戒烟，小江你可要快点好起来啊。”

江阳笑着说：“我不介意，你抽吧，这么多年闻着你的烟味，你不抽我还不习惯。”

突然，朱伟沉下脸，低头道：“要不是你吸了我十年二手烟，恐怕……”

江阳连忙安慰说：“别这么说，这是命中注定的，你抽烟的人都没事，我是运气不好罢了。”

朱伟坐在那里唉声叹气，手上做出抽烟的动作，又反复握拳。

江阳忙转移了话题：“说说你调查葛丽调查得怎么样了，我下周又化疗了，希望听到个好消息。”

“葛丽啊……”朱伟皱起眉来。

“没查到她吗？”

朱伟摇摇头：“查到了，她……她在精神病院。”

“精神病院？”

“她十年前就疯了。”

江阳肃然道：“怎么会疯了？”

“她……她在侯贵平辞职前就退学了，退学的原因是……她怀孕了，回家产子。”

所有人都瞪直了眼睛。

朱伟舔了舔嘴唇，继续说：“她生下了一个男孩，我打听到，这个男孩后来卖给了岳军家，是她爷爷奶奶卖掉的，后来，也不知道是由于自己孩子被卖掉，还是受不了流言蜚语，她疯了，被送去了精神病院，她爷爷奶奶也在几年后陆续去世。她现在还在精神病院里。”

江阳眼睛缓缓睁大：“我们当初第一次找到丁春妹和岳军时，丁春妹有个孩子，你还记得吧？”

朱伟点点头：“就是那个小孩，现在孩子在杭市一家很贵的私立小学读书，岳军每天开车接送孩子，孩子称呼岳军为哥。”

“岳军？他为什么这么有钱能把孩子送去私立小学？”

“孩子不是岳军的，岳军开的车是卡恩集团的，住在滨江的一套排屋里，花销应该是孙红运承担的。”

江阳冷声问：“孩子是孙红运的？”

朱伟摇摇头：“不是。”

“那是谁的？”

“你还记不记得，孩子姓夏。”

江阳一愣，过了半晌，缓缓说：“孩子是夏立平的？”

朱伟慢慢点头：“现在的组织部副部长。”

“你有证据吗？”江阳透着急切。

“没有。”朱伟无奈地摇摇头，继续说，“我在派出所查一个人是很方便的。我很快查到了葛丽关在精神病院，从当地乡民那里打听时，意外得知她早年生子，孩子卖给了岳军家，岳军家那个姓夏的孩子的领养登记时间与买葛丽孩子的时间完全吻合。我经过多番打听，在金市、杭市两地调查，终于找到了这小孩，我也去过精神病院，从医生那里知道，葛丽在里面的所有费用都是胡一浪给的。这孩子每过几个月会去精神病院看望葛丽，平时生活在杭市。我还通过跟踪发现夏立平经常周末来找孩子，带他出去玩，夏立平另有家室，有个成年的女儿，估计得了这个儿子特别重视，所以冒着被人知道有私生子的风险去找他。但是这一切只是我的调查，没有任何证据。”

这时，李静突然问：“孩子是什么时候办理的领养手续？”

“2002年的4月，那时孩子大概半岁。”朱伟道。

李静微微一思索，道：“即便按2002年的4月算，倒推9个月，当作葛丽的怀孕时间，那时她有没有满十四周岁？”

朱伟摇摇头：“没有。”

李静欣喜道：“这就是证据啊！葛丽依然活着，关在精神病院，你们派出所肯定能拿到葛丽的户籍信息，只要把小孩和葛丽、夏立平的血液进行亲子鉴定，不就能证明孩子是夏立平和葛丽的？葛丽怀孕时未满十四周岁，夏立平当年的行径就是强奸，这就是直接证据！不用找任何人证物证，就这一条，夏立平的刑事责任怎么都逃不过，对吗？”

她抬起头期待地朝众人看去，却发现众人脸上毫无笑意。

“法理上我没说错吧？”

她再次从众人的表情中寻求支持，却发现无一人回应。

过了一会儿，丈夫张超缓缓开口：“你说得很对，可是，没办法操作。”

“为什么？”李静不解。

“夏立平是组织部副部长，你去举报，说他和一个精神病女人产下一个私生子，纪委会问你，证据呢？没有，只能做亲子鉴定。可凭什么做亲子鉴定？如果毫无凭据的举报就要做亲子鉴定，那么不管谁举报哪个小孩是某领导私生子，岂不都要去鉴定？程序不是这样的，这样的举报是不可能被受理的。”

她看着众人的表情，明白了丈夫所说的他们每个人都了解，她很不甘心却又是万般无可奈何。

近在眼前的直接证据，完全足够定刑事罪名的直接证据，甚至可以通过夏立平被调查将孙红运一伙一网打尽的直接证据，那么近，就是触碰不到。

就像一条关在玻璃房里的狗，草地就在面前，可是踏不出去。

过了一会儿，张超吸了口气，又开口：“江阳，这件事就暂时放一旁吧。你安心治病，我当你的律师，我替你向检察院申诉，平反你的三年牢狱之冤。”

朱伟忍不住冷笑：“张大律师收费可不低，我和小江可没这么多钱，至于老陈愿不愿意聘请你这大律师，得看他的意思了。要知道当年可是你害小江入狱的，谁知道你的心思呢！”

陈明章低声制止他：“你少说几句行不行。”

朱伟悻悻地闭上嘴。

“我……我不收钱。”张超尴尬地说，目光投向了妻子，妻子却没有回应他，他顿时委顿了下去，低着头说，“不管你们怎么看我，我……我想做一些事弥补我当年的自作聪明，你们……你们都很勇敢。”

江阳平静地说：“谢谢张老师，不过我现在身体没问题，我可以自己申诉，我对程序很了解，不麻烦你了。”

“我……”张超话到嘴边，只得咽了下去。

陈明章叹息一声，道：“张律师的建议很好，我替你做决定，一切拜托张律师了，费用不能全免，该收还是要收，我会一应承担。——小江，下周化疗，你好好养病别累着，这几天我就安排人把你太太和儿子接到杭市来住，我会安顿好一切。”

“这……不行，你已经做了太多了。”江阳感动地望着陈明章。

陈明章摆手笑道：“我只不过出了一点点钱，这些年来，你和阿雪做的一切，我都在旁边看着，可我始终没有勇气用行动和你们站在一起，我，也不是一个勇敢的人。你和阿雪，是我从心底佩服的人。”

第六十四章

2013年1月，元旦刚过。

陈明章公司的办公室。

张超坐在他们三人面前，脸上带着笑容："省高检已经受理了江阳的申诉材料，但是冤案平反一直是很漫长的，不能急于一时，我会每一两周跑去打听。现在有个很好的消息，新一届政府要做司法改革，上个月省高院刚刚平反了萧山叔侄五人杀人冤案，这是一个标杆，在全国引起很大的轰动。司法界各种消息渠道都显示，全国各地即将开启一轮平反冤假错案的浪潮，这一轮司法改革给人很大的希望，大环境开始变了，我相信江阳的案子，一定会得到平反！"

江阳微笑着说："谢谢张老师。"

"哪里的话，这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了。"这时，他突然注意到朱伟和陈明章皆低着头，一言不发，对他刚才的这番话毫无反应。回想刚刚，从他进门开始，只有江阳客气地招呼他，另两人却是心不在焉的状态。朱伟并没有对他表现出恶意，只是好像毫不在意他说了什么。

"你们……你们这是怎么了？是不是还是觉得我……"

朱伟和陈明章依旧默不作声。

江阳向他解释："他们不是因为你，因为……因为治疗效果不是很理想，已经确诊晚期。"

张超瞬时倒抽一口冷气，眼眶开始红了起来。他知道，肺癌晚期，半年内死亡率几乎高达百分之百。

江阳依旧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笑着对他们三人说："大家别这么哭丧

着脸吧，我这不还没走嘛，又不是第一天知道这消息，我都做了半年心理准备了，早预料到会有这么一天。癌症这事吧，也还行，就最后两三个礼拜全身扩散比较难受，之前也就那样，就当我得了重感冒呗，现在也就偶尔咳嗽一下，不打紧。来，阿雪，给大家笑一个。”

朱伟托着下巴瞪眼望着他，过了片刻，慢慢咧嘴笑了起来，其他人也跟着笑出了声。

得知确诊晚期的消息后，也没有人劝他好好治疗了，大家只希望他开心就好。

“这就对了，我现在每天和老婆孩子在一起，很开心，真的很开心，很感激你们，对于未来，我不在意。至于欠老陈的钱，恐怕我是还不上了，要不就当你当年讹我八百块后产生的利息，一笔勾销了吧？”

陈明章笑着说：“算我倒霉咯，遇上你这放高利贷的。我这辈子最差的一笔生意就是当初讹你八百块了。”

“你得考虑当年的物价水平啊，我得吃多少顿泡面才能省出这八百块，你就辣手摧花，一把拿走。”

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过了一会儿，江阳平静下来，突然变得严肃，郑重地看着三人，道：“医生说我大概还有三到五个月，时间不多了，我还要再做一件事，希望你们不要阻止我。”

陈明章紧张地问：“你要做什么？”

“这十年来，我几乎只做了一件事，可是最后还是没有办法做完它。现在我没有时间了，大概这也是天意。我要用死来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把所有的真相公诸于众，让罪犯受到应有的惩罚。”

朱伟厉声喝道：“你在胡说什么！”

江阳激动道：“我接到医院报告后，这几天想了很久，如果我自杀呢？一起轰轰烈烈的自杀！引起广泛关注的自杀。事后，人们会知道我

以前是个检察官，我为什么会入狱，我十年时间在做一件什么事。再加上照片，再加上受害人名单，你们悄悄把事情经过发到网络上，我相信，一定会引起大风波，他们一定会被查处的！”

朱伟骂道：“你疯了吗？你在胡说什么！哪怕你就只能活一天了，也给老子好好活下去，跟你老婆孩子好好团聚！”

陈明章道：“阿雪说得对，你不要异想天开，你这么做依然不会有任何结果。”

张超说：“你做了这么多年检察官，应该很清楚，你们检察官最反感的是什么。你们最反感别人用行为艺术来抗争法律。什么自焚、什么自杀，都是愚不可及的人才干的，能有什么好结果，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你一个检察官，向来追求程序正义，你怎么会有这种也去做行为艺术的想法！”

江阳对三人的劝说无动于衷，仍然一副一意孤行的样子，朱伟随后和他大吵起来，气得拉开窗户，头伸出去老远在窗户外抽烟。

陈明章依然在一旁苦劝。

张超则坐在角落低着头，看着他们争吵的样子，一言不发。

争论整整持续了一下午，最后朱伟放话：“你要自杀，行啊，你去，你别想我们会在你死后把照片啊、各种事情经过发到网络上，我跟你说，这不可能。到时你死了，只会被派出所论定为一个行为不端的检察官入狱三年，出来后受不了生活落差，自杀，谁也不知道你这十年干了什么，所有人只会骂你活该！”

江阳道：“你不会这样无动于衷的。”

“我不会？哈哈，那你就去白死吧，你看我会不会！”

陈明章道：“不要争了，这没意义，你自杀毫无意义，不会改变任何结果，我们也不会在你死后做任何事。”

江阳看着这两人，长长叹了口气。这时，他注意到远远坐在角落低

着头，一句话都没说过的张超，便征求他的意见："张老师，你会答应我吗？"

张超摇了摇头："不会。"

朱伟朗声道："看吧，连我们都不会帮你，你这张老师怎么可能想惹上麻烦。"

陈明章冷声喝道："朱伟，你就不能闭上臭嘴吗！"

朱伟自觉语失，连忙向张超道歉："张律师，我不对，我说错话了，请你原谅。"

张超没有去理他，而是把目光直直地投向了江阳，缓缓道："如果你真的想死，不妨换一种死法。"

朱伟顿时怒道："你在说什么屁话！"

张超依旧没有理会他，而是郑重地看着江阳："我帮你死，换取——程序正义！"

第六十五章

“不行。”听完张超的计划，江阳果断拒绝，“这样你也会坐牢，李静也不会同意的。”

“这一点不用担心，我会说服她的。”张超很肯定地说。

朱伟愤怒咆哮起来：“当然不行，要坐牢你自己去，也算还了江阳三年牢狱之灾！绝对不许你出这馊主意害死江阳！”

“朱伟！”江阳吼道，“你不要说了行吗！我坐牢和张老师没关系！”

“明明是他骗你认罪就能缓刑——”朱伟指着张超骂。

江阳站起身来，歇斯底里地发声：“我早就说过，我坐牢和张老师没有关系！你闭嘴！”

“可他这计划会活活害死你啊！”

“不然呢，不然我就不会死吗？”江阳冷笑起来，“我觉得张老师说的可以考虑，只是我不想拖累你们任何人。”

朱伟怒道：“本来你明明可以自然……自然的，现在要人为提前……”

江阳闭眼吐了口气，语气缓了下来：“阿雪，医生说我还有三到五个月，你要是把我气成内出血，兴许明天我就挂了。”

朱伟连忙好生劝说：“你先坐下，我好好说，好好说行吧？”

江阳冲他笑了下，重又坐回椅子里，看着他们三人，道：“我本来就没几个月了，无非提前一些，何况癌症最后阶段是很痛苦的，你们或多或少都见过亲友患癌症，那最后几个星期的日子很不好过，中国又没安

乐死，与其最后那种死法，还不如利用一下，对吧？”

朱伟和陈明章都深深叹了口气，把头埋到了手臂里。

江阳又说：“张老师，我觉得你的主意很好，我只想到了行为艺术，太低级了，你说的程序正义，才是最理想的方案。只不过我不希望你为此付出这么多，能不能有一个办法，不拖累你们，计划由我独自来实施，又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张超摇摇头：“不可能，为了实现程序正义，你死后的这些事，必须要由其他人来完成。”他看向陈明章，“陈总很擅长证券投资，自然明白收益和风险成正比这个道理。”

陈明章抿嘴道：“我理解小江，我不反对利用他的死来做一些事，但是我觉得张律师确实没必要自我牺牲，你这么做一定会坐牢，我百分百相信当年替小江打官司时，你是受骗了，你不必抱着赎罪的想法来完成小江的身后事。”

“不是你理解的那样，”张超摇头说，“坦白讲，我是抱有赎罪的想法，但不只欠江阳的，我更欠侯贵平的。朱伟说的一点都没错，我确实很早就喜欢上了李静，一开始发现疑点却不申诉，是怕惹上麻烦，可是后来，我内心是自私的，我想让侯贵平的影子彻底走出李静的世界，所以才一直鼓吹调查不会有结果，让李静放弃。我欠了侯贵平，也欠了李静，如果我不能用实际行动来弥补过往，往后，我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李静。也许她会装作若无其事，我做不到。所以江阳，你不要拒绝我的建议，我早不是年轻人了，不会一时热血想表现正义感才说下这番话，我是个深思熟虑的人。”

朱伟抿抿嘴，没说什么，站起身走向屋外抽烟。

剩下三人沉默无言，过了很久，陈明章开口道：“你这计划不太成熟，我觉得有很多漏洞，走不到最后想要的那一步。”

张超微笑说：“这只是我短时间想出来的方案框架，我们还有很多时间，到最终付诸实践，还需要把每一步都详细规划过。集合我们四人之力，法医、警察、检察官、律师，我们四人都精通各自行业，都是各自

的行业的顶尖人物，聚集四个人的能力，一定能让最后的方案走到那一步。”

江阳犹豫地摇着头：“我不想你们都因此惹上麻烦，那样就算成功走到那一步也没有意义。”

张超道：“不会的，我惹上麻烦是避不了的，陈总和朱伟只提建议，看看整个计划有哪些漏洞，不牵涉到具体的执行，我们要规划好彼此的口径，才能把我方的牺牲降低到最小。”

陈明章皱眉说：“可是这件事，不光你要说服李静，小江也要说服郭红霞，郭红霞有权利知道整件事，她只是个很普通的女人，恐怕……”

江阳摇摇头：“老陈，你把红霞看得太简单了。也许在你们眼里，她是个很普通的女人，没多少文化，除了在家带带孩子，做一点粗糙简单的工作，她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可是她是个很坚强的女人。从我们接触开始，她一直知道我在做什么，她也一直支持我，哪怕这些年遭遇这么多事情，她从没怪我半句，从没叫我放弃。这一次，她也会支持我的。只不过，”他眼眶红了起来，“这辈子我对不起她了。”

陈明章咬住嘴唇，似是不情愿，又似是找不到更好的办法了。

第六十六章

一个星期后，四人重聚一堂，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份稿子。

张超看了眼大家：“你们对这份修订后的计划还有什么意见？”

朱伟嘟囔着：“这么做，小江真的被扣上贪污赌博嫖女人的帽子了，这……这怎么行？万一走不到最后那一步，小江的名声岂不完全毁了？”

江阳不屑地笑道：“现在我的形象，不就是这样吗？”

“可明明不是这样的！”

张超道：“一切都是为了最后的翻盘，污蔑得越彻底，最后才能翻得越干净。”

朱伟连连摇着头：“反正我就是不同意这计划！”

江阳盯着他：“你不同意归不同意，你会照的做对吧？”

“我……唉！”他拳头空砸了一下。

江阳得意地翘起嘴角：“你以资深老刑警的角度说说还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吧。”

朱伟重重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拿起稿子开口：“真拿你们没办法，那我就说了啊。”

江阳笑起来：“我早知道你嘴上说反对，这计划肯定还是用心研究了无数遍。”

“去你的。”朱伟白他一眼，一脸严肃地开口，“张律师被抓后，没有庭审前，一定要让警方完全认定你是凶手，不能怀疑到其他情况。按现

在的计划看，案情很简单，并且证据彻底锁定你，你也供认不讳，通常情况下会马上把你当作凶手关起来，不会怀疑其他。不过要考虑到你是知名刑辩律师，你这样的人如此冲动犯罪，又如此配合认罪，说不定有警察会起疑，而且抛尸为什么要隔一天，为什么要到地铁站，这些问题回答得是否合情合理都是极其关键的。当然，通常证据锁定你，你也供认不讳，警方是不会再对一些不自然举动展开调查的，因为很多案子的嫌疑人都会做一些旁观者看来不合逻辑、莫名其妙的事，警察早见怪不怪，办案只求证据链，不管动机。但我们这个计划，你和小江付出那么多，自然要确保万无一失，不能让警方在翻供前怀疑你，所以有些口供我要替你改改。另外，等张律师翻供后，警察重新调查，一定会查小江的人际关系，手机通话是必查的，所以，从今天起，老陈就不要和小江通电话了，以免被警方知道你们很熟。主要就这两点，如果没问题，我把我负责的这些事再理理，修改上去。”

张超补充说：“翻供后，我们要引导警方的调查，并且要让尽可能多的人参与调查，知道真相的人越多，孙红运他们才没办法动用关系强行把事情压下去。所以在这引导调查的过程中，我们要把握节奏，不能让朱伟一早就成为警方的询问目标，要让警方在我们希望的时候再注意到他，所以朱警官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也不要打江阳的电话了，你可以找我，我再双方通气。”

朱伟想了想，表示赞同。

张超又看向陈明章：“陈总能确保警方会认定江阳是被我勒死的吗？”

陈明章皱着眉点点头：“我是做这行出身的，计划中小江被勒死会有双向证据，我公司就生产警方刑侦设备，自然也能用设备模拟人体力学勒死人的力度和角度。只不过有一点我……我……”他欲言又止。

江阳道：“老陈你有什么困难直说吧。”

陈明章抿抿嘴：“不是我的困难，是你的。被勒窒息而死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你自愿把脖子放入绳圈后，如果一开始你受不了折磨，拉住了绳子，是可以逃出来的。可是如果你忍住一分钟不动手，一分钟后，你

那时因为窒息，本能地会用手拉绳子阻止被勒死，可是那时绳子已经用力太足，你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你——没有办法后悔。”

江阳不屑地笑起来：“前一分钟我一定能用意志忍住，一分钟后本能地去拉绳子，拉不开，正合我意，我就怕你设备不牢，被我临死前的牛劲给拉出来了。”

陈明章摇头苦笑：“这是不可能的。”

“要不把我手绑住，免得我本能地去拉，这样更保险，别让那天计划白费，又得多花时间准备。”

“不行，张老师要在警方面前承认一时冲动把你勒死，这才能有后续的各种不知所措，胡乱抛尸。如果你手是被绑住的，尸检一定会查出来，先绑住你手再勒死你，就是预谋杀人，张律师的抛尸解释警方不会信。”

江阳点点头：“在我有意识的时候，我一定会控制住自己不去拉绳子。”

陈明章又叹口气，继续说：“张律师第二天去房子里，务必记得拆掉墙上的设备，零件也拆出来，扔到阳台角落，那样看起来就像废旧的伸缩晾衣架，不会引起注意。”

张超说：“我不会忘的。”

江阳道：“以我对检察系统的了解，这份计划没有什么漏洞需要修补。”

四人又反复讨论了很久，张超把所有要点都记录下来，说：“每个步骤，每个人该说的话都不能错，我们都要记牢所有细节。”

大家都点头。

陈明章疑惑地看着张超：“你是怎么说服李静支持你这计划的？无论如何，你都要坐牢，她是你太太，无论如何——”

张超微笑着打断他："当然，她一开始是反对的。可她理解我，最后，她还是答应我了。她在警方开始调查后，会按着计划来，我很放心她的应对，唯独江阳，你太太如果面对警方的调查……"

江阳笑了笑："我已经说服她了——"

朱伟问道："郭红霞那么爱你，怎么可能同意，你怎么说服她的？"

江阳含糊道："张老师怎么说服的李静，我也是一样。至于担心她面对警方调查时的应对能力，她是个坚强老实的女人，老实人撒谎，哪怕别人怀疑，甚至提出逻辑疑点反驳，老实人也不会改口。我很了解她这一点。"

众人唏嘘了一阵，张超道："总之，我们计划的核心就是，扩大影响，造成轰动大案，引来的调查组规格越高越好，要让尽可能多的人参与到事件调查中，引导他们得知这十年的真相，最后，逼迫他们答应我提出的那个简单要求。所以，我们每个人面对警方调查时都不要急，不同的调查阶段提供给他们相应的线索和口供，不能一开始就让他们知道全部真相，不然影响范围太小，如果他们顾虑到真相的影响力，强行压下案子，我们就功亏一篑了。"

第六十七章

2013年的春节过后，郭红霞和孩子回了平康，江阳留在杭市，开始了最后的计划。

2月中旬，江阳给胡一浪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对方，他手里有几张侯贵平拍的照片，其中有拍到大领导带着小女孩进酒店的过程，要约他谈谈。

胡一浪订了私人会所包厢，江阳只身赴宴。对于安全，他们并不担心，因为江阳只带去了复印件，如果胡一浪敢在会所对江阳动手，闹出命案，这就直接翻盘了。

朱伟建议他携带录音笔或者偷拍器材，说不定会留下罪证，张超否定了这个办法，一是因为他不认为凭录音笔或偷拍器能录下实质罪证，二是因为一旦被对方发现，计划就行不通了。

果然，江阳到会所后，胡一浪让人用仪器仔仔细细搜查了他的全身，确保没有携带电子设备后，才招呼他坐下谈。

“我不是很理解你电话中的意思，你说的照片指什么？”胡一浪微笑着问。

江阳冷笑一声：“是吗，侯贵平不就因为那几张照片才死的吗？”

“哦？”胡一浪摇摇头，“我不太明白你说什么，能给我看看照片吗？”

江阳从包里拿出复印件，递过去。

胡一浪看了眼，皱了皱眉，把复印件撕成两半扔到一旁，仰头看着他：“那么你找我的目的是什么？”

“我的工作、我的生活、我的家庭，都没有了，全部拜你们所赐。现在，我用这些照片向你们换五十万元的补偿，不过分吧？”

胡一浪不禁冷笑：“凭什么呢，这照片能说明什么问题，能当证据吗？你以前是检察官，你很清楚证据的定义。”

江阳摊开双手：“法律上当然算不上证据，不过如果有人不断向纪委、向检察院举报，还在网络上讲述你们老板曾用未成年女孩向官员性贿赂的故事，并且配上这些照片，恐怕也会多少惹出一些麻烦。”

“我们会告你诽谤，你会再次坐牢。”胡一浪冷峻地盯着他。

江阳轻松一笑：“无所谓，不过是二进宫罢了，这些照片就算在法律上奈何不了你们，我想还是会有很多人相信我的故事，尤其是，如果让夏立平得知他带女孩进酒店的照片依然留存在这世上，原因只是你们不肯掏五十万元销毁，恐怕你们这位大领导会很生气吧？”

胡一浪的手捏成了拳头，靠在嘴巴上，冷冷地注视着江阳。过了一会儿，他咬牙寒声说：“如果你非要这么做，你会再次坐牢，一个人如果坐两次牢，这辈子就废了，而且，你还有老婆孩子，虽然你离婚了，可我相信你还是很在乎他们。”他明目张胆地威胁。

江阳低头笑出了声，似乎觉得他的话很好笑，过了片刻，他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递过去，说：“你觉得你们现在还能威胁得了我吗？”

胡一浪的目光看向文件，这是一份医院的诊断报告，他看了一遍后，叹息一声递还回去，抿抿嘴：“很遗憾看到你我交手这么多年，最后你得到这样一个结果，不过，这个病似乎再多的钱也没用，你要这许多钱干什么？”

“正如你所说，我还是很在乎前妻和孩子的，我被你们害得没了公职，死后也没有抚恤金，我总想给他们留点什么。你们可以考虑一下，是否愿意用五十万元买断照片，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所以留给你们考虑的时间也不多了。”

胡一浪站起身，掏出手机，走到外面打电话，过了十几分钟，他回

到包厢，问："你这照片是哪里来的？"

江阳笑道："不用管我是哪里来的，总之，我拿到了。"

"如果你告诉我照片是哪里来的，我们加十万元。"

"这不可能，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胡一浪微微皱眉："可是我们不知道你照片的来源，你把照片卖给我们后，我们怎么知道你是否还有备份？"

"我手里的照片原件就一份，你们也该相信侯贵平当年没理由洗很多份，至于底片，在相机里，相机早就被你们拿去了。"

胡一浪打量了他一会儿，点点头："对于你的遭遇，我们深表同情，我们并不是要和你做照片的交易，只是出于同情，给你六十万元，而你，把原件给我们，我们之间的所有事，到此为止，怎么样？"

"随你们便，交易也好，抚恤金也好，哪种说法对我没有区别，钱到账，东西给你们，就这么简单。"

"好，那我们怎么交易？"

江阳道："你们今天下班前向我卡里打足钱，我会把原件寄给你们。"

"先给你钱？"胡一浪眯起眼，"为什么不当面一手交钱一手交照片？如果你同意，我们今天就可以做完这笔生意。"

"当面？"江阳冷笑，"如果你们强行拿走照片不给我钱，我能拿你们怎么样？你们骗了我不止一次，我怎么相信你们？"

"那么如何保证我们给你钱后，你会把照片寄过来？"

"我留着照片过几个月就没用了，我也保证不会管你们三番五次要钱，这么多年下来，你们应该相信我的人品。"

"这个嘛……"胡一浪笑笑，"我们做生意没遇过全款打过去再发货

的，我老板也不会同意。”

江阳皱眉道：“那就今天先给我打二十万元订金，我们过几天见面结清剩余的，这样我至少能有二十万元的保证。”

胡一浪思考了一会儿，道：“好，我同意。”

第六十八章

接着的几天，胡一浪多次给江阳打电话，希望能尽快做完交易，江阳每次都说原件在平康，他还在杭市医院里，很快就回去，让他放心。

直到过了十天后，江阳依然如此答复，胡一浪忍不住了，再次打来电话，问他：“你具体哪天能回平康？”

“很快，很快的。”

“不要再耍花样了，你到底想怎么样？”胡一浪这次显然彻底失去了耐心。

江阳也不再伪装：“很抱歉我拿你们开了个玩笑，原件是在我这里，不过我从来没打算给你们。不要忘了你们当年怎么设计我的，我只不过在临死前最后几个月玩你们一次罢了。”

胡一浪冷声怒道：“你不怕死没关系，别忘了平康还有你的……哼。”

“我前妻和我儿子对吧？”

胡一浪冷哼。

“很抱歉，我们所有的通话我都录音了，包括这段，所以我前妻和儿子如果出什么事，你很难解释清楚。”

“你——”

“谢谢你的二十万元，还想跟我聊点什么吗？”

胡一浪知道对方在录音，没法多说，只得怒气冲冲挂了电话。

江阳望着张超和朱伟，笑道：“我这么讲行吗？”

张超竖起大拇指：“影帝！”

朱伟冷哼一声，转过身去。

江阳不解地问：“阿雪，怎么了？”

朱伟反复握拳，过了好久，转过身，他的一双虎目里泛着泪光：“这个电话打完了，按计划，你……你就剩最后一星期了。”他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江阳不以为然地笑起来：“这不是我们早就计划好的吗？”

朱伟重重叹息一声，沉默地坐进沙发里。

“别这样，阿雪，你都五十多岁的人了，什么场面没见过，别像个女人要我哄吧？”

朱伟瞪他一眼，忍不住笑出来。

“过两天呢，我还要和张老师打架，你可是负责报警的，对了，报警用的匿名手机卡准备好了吗？”得到肯定答复后，他揶揄道，“阿雪，你报警时语气可要自然啊，来，给我们示范下，你到时报警会怎么说。”

朱伟红着老脸：“我……我才不示范！”

“那怎么保证你不会说错话啊，照着计划书念台词，太不生动了，到时别让第一波调查就发现问题。”江阳调侃起来。

“反正我不会辜负你们的，但我心里还是闷啊！你和老张现在谁反悔，我都求之不得。”他乞求地看向他们，他们都摇了摇头。

这样的对话已经发生了无数次，每次总让他失望。

一切，都朝着他们的那个最终诉求，像被一股无法停歇的动力拉扯着，不断向前推进。

2月28日晚上，江阳和张超打了一架，朱伟用匿名手机卡打了派出所电话报警，派出所上门做了调解登记。待警察走后，张超模拟勒死江阳，江阳挣扎着用指甲抓破了张超手臂和脖子的皮肤。送走张超后，江阳没有洗手，为了将指甲里的皮肤保留到最后。

3月1日晚上，江阳穿着张超的衣服，开着张超的汽车回到小区，他把遮阳板翻下，头靠后躲在车内的黑暗中，让小区的监控拍不到他的脸，让事后警方核实案发时间时会认为这是张超进小区的时间点。回到房子后，他准备了一番，然后关上灯，把脖子伸进了设备上的绳圈，按下设备的遥控开关后，把开关直接掷出了窗外。他闭上眼，咬紧牙齿，握紧了拳头，绳子在缩紧。

离房子很远的地方，陈明章和朱伟望着灯熄灭了后，站在原地，等了很久很久，灯再也没有亮过。朱伟一言不发地掉头离去，消失在茫茫黑夜之中。陈明章叹了口气，坐上他的奔驰车，驶向了酒吧。

张超躺在北京的酒店里，睁眼望着天花板，就这样看了一夜。

李静在家里，翻看着这几个月江阳、张超拍的照片，无声流泪。

郭红霞在平康家中，哄睡了孩子，独身坐在客厅，茫然看了一晚的电视，直到电视机里出现了雪花，她也没有换过台。

3月2日下午，喝了不少酒的张超故意穿上与平时风格截然不同的脏旧衣服，拖着装江阳尸体的箱子，叫了辆出租车。经过地铁站时，一辆私家车从后面猛然加速，追尾了出租车，双方停下叫来交警协商。

私家车的司机是陈明章公司里一位他极其信任、当作很要好朋友的员工，对方完全不知道他们的计划，但他向陈明章承诺，无论交警还是其他警察问起，他都会说是自己开车不小心引起的追尾，这个说法不会惹上任何麻烦。

于是张超找到合适的理由拖着箱子离开现场，走进地铁站，在地铁站里，陈明章和朱伟站在远处，望着他，朱伟的心里各种情绪交织着，但他只能怒瞪着眼睛，陈明章不动声色地指了指自己的眼镜，示意张超待会儿及时扔掉眼镜，使得被捕后照片上的他与平时的外貌存在很大区

别，以免被北京两位客户发现。张超朝他轻微地点下头，让他放心，随机开始了主动暴露尸体的这场表演。

第六十九章

李静轻咬着手指，就这么安静地看着刑警搜查书架，过了一会儿，她别过头去，目光投向了窗外很远的虚空。

严良瞥了她一眼，悄然走到旁边，目光也平行地望向窗外，说："你丈夫很爱你吧？"

"当然。"李静平淡无奇地回应。

"你也很爱你丈夫吗？"

"当然。"

严良转过头："那为什么不阻止他？"

李静鼻子里发出一声冷哼："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们的计划我已经知道了十之八九了。"

"是吗？"李静依旧头也没回，很是冷漠。

"我相信只有其他所有可能的路径都被封堵了，你们才最终选择了走这条路，这一定是个很艰难的决定。我很早就意识到了一些东西，可我权力有限，帮不上什么忙，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说服赵铁民继续调查下去。"

李静慢慢转过头，看了看他，却什么话也没说。

"我只是好奇，江阳是怎么说服他前妻的，张超又是怎么说服你的？"

李静仰起头，看向了天花板，呢喃着："郭红霞是个坚强的人，我也

是。”

不消片刻，一名刑警从书架上找到了一个文件袋，拿给严良，打开后，里面有一些照片。部分照片从像素判断，隔的时间很久了，拍的是卡恩大酒店前的场景。另有几张很新，上面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十来岁模样的孩子走在一起的画面。两类照片都是偷拍的。

除照片外，文件袋里还有一份名为“葛丽”的户籍、现状资料，以及一个男孩的户籍、转户记录、就学、目前所在学校年级班级的资料。

严良看了一遍，把新旧两种照片仔细比对了一番，然后挑出一张发黄的照片出示给李静，指着上面一个似乎拉着一名女孩的手并行进入酒店的男人，问：“这个人是谁？”

“十多年前金市的副市长，现在省××副×长夏立平。”

严良皱眉思索几秒，沉重地点点头：“我明白张超想要什么了。”

他随即告诉几名刑警的头儿，搜查结束。

就在他们准备离开张超家时，李静突然叫住了他。

“还有什么事吗？”

只见李静紧紧握着拳，指甲都陷进了肉里，浑身都在微微颤抖，她欲言又止，过了几秒，终于艰难地说出几个字：“拜托了。”

严良朝她用力点了下头，转身离开房子。

这一刻，他觉得这个女人确实很美。

张超看到只有严良一人，没有安排刑审队员，又抬头看了眼摄像头，摄像头对向了死角，他微微一笑：“看来今天又是一次特殊的聊天。”

这时，他注意到严良面前放着的那个文件袋，不由叹口气，说，“相信严老师已经知道了我的动机。”

严良点点头："你们的计划很谨慎，并没有直接要求专案组为十年冤案平反。"

张超苦笑："我知道专案组权力有限，如果我要求专案组平反十年冤案换取我交代真相，结局一定是，我的要求实现不了，你们也得不到江阳之死的真相，何必彼此伤害，陷入一个永远没有结果的死局。"

"所以你的最终诉求很简单，要我们拿那个孩子和夏立平、葛丽的基因做亲子鉴定，只要证明这孩子是夏立平与葛丽生的，加上出生时间倒推，就能证明夏立平与当年未满十四周岁的葛丽发生性行为，触犯刑法。只要夏立平被采取强制措施，这个犯罪团伙的一条线就能被打破，江阳的十年努力才不至于白费。"

张超没有否认，说："做个亲子鉴定，这个要求对你们而言并不困难。"

严良反问："你觉得以赵铁民的级别去调查夏立平，不困难吗？"

"我并不奢望直接调查夏立平，只不过要一份亲子鉴定，你们一定能想出很多办法实现我的这个小诉求。"

严良笑了笑："看来你对警方的能力很了解，想必这个计划一定有那位杰出的老刑警，平康白雪朱伟的功劳吧？"

"朱伟完全与这件事无关，是我想出来的，他可一直恨我害江阳入狱，见我就想揍我，怎么可能合作？"

"是吗？"严良不置可否，"那么陈明章又是如何帮助江阳自杀的？"

张超停顿片刻，道："我不是很明白这句话。"

"胡一浪他们是不会去谋杀江阳的，因为江阳已经肺癌晚期，活不了多久，而且他手里也没有任何能对胡一浪他们造成威胁的实质性证据。他的死因，只可能是两种，自杀，或者你们协助他自杀。在中国，安乐死不合法，属于犯罪，江阳是不会忍心让朋友协助他自杀，触犯故意杀人罪的，所以，他只可能是自杀。不过，普通人自杀是不可能让公安鉴

定出他杀的，技术上要做到这一点，只可能是得到了陈明章的帮助。此外，我们还知道了，当初你进地铁站前坐的出租车被一辆私家车追尾了，而那辆私家车的车主正好和陈明章相识，这未免巧合了一些。”

张超眼睛微微一眯，严肃道：“陈明章与这件事无关，是我和江阳诱骗他，问出如何做到伪装成他杀，他压根儿对江阳最后的决定完全不知情。”

严良叹息一声：“也罢，江阳为了翻案不惜提前几个月结束自己的生命，你为了救赎过去的错误自愿入狱，朱伟和陈明章就不要牵涉进来了。那么，等我们拿到亲子鉴定报告后，你希望我们接下去怎么做？”

“把报告向专案组全体成员公开。”

“你觉得公开就一定能把夏立平绳之以法吗？”

张超冷笑：“我一直在赌博，但我们不得不相信我们会赢。我们只是觉得，如果连这次的赌博都不能赢，那么十年的真相就可以彻底画上一个句号，因为我们都尽力了，再也不可能了。”他叹息一声，目光直直看着严良，“专案组成员来自省公安厅、省高检、市公安局，还有很多人都在关注这案子，亲子鉴定结果向专案组这么多领导公开后，他们会向各自单位报告。我就不信这么多人这么多单位都知道的犯罪事实，夏立平依然可以安然无恙！”

严良投去了敬佩的目光，朝他点点头，过了半晌，说：“假如这起案子你并没遇到赵铁民和我，而是一个……比如希望息事宁人的专案组组长，你有考虑过吗？”

张超笑了笑：“当然做过你的这种假设，所以我一直要引导警方的调查，让专案组更多的人逐渐知道十年的真相，越多的人知道真相，真相才越不容易被掩藏。而不是一开始就告诉刑审队员真相和我的诉求。如果警方不愿继续追查下去，那么江阳一案也将成为永远的死案，公安无法给社会各界一个满意的答复。这是我和警方之间的博弈。”

他顿了顿，朝严良重重点头，说：“我内心很感激严老师，严老师第一次接触我就开始怀疑我的动机，但你没有阻止，反而促成警方顺着我

的提示调查下去。”

严良微笑问：“你怎么知道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就产生了怀疑？”

“因为你是第一个问我眼镜和装扮的人。我有近视，那天地铁站的行动筹划很久，不能出错，我必须戴着眼镜。但被抓后，我必须摘掉眼镜，装扮和发型都显得土里土气，这样才能让新闻里的我看起来和平时不一样，避免被北京的证人提前辨认出来，不然计划在一开始就破产了。所以你多次问到我眼镜的事，我很紧张，我知道瞒不住你，我一心期盼你能保守我这个秘密。”

严良坦诚道：“我一开始只是好奇你究竟想干什么，所以没有把我的怀疑直接告诉赵铁民，等了解了更多信息后，我唯一能为你们做的，就是让赵铁民查下去。”

第七十章

周末晚上，杭市滨江区的一条空旷马路上，非机动车道上停着一辆不起眼的私家车，严良坐在驾驶座上，车窗摇落一小半，他和赵铁民正朝远处看去。

远方的路口停着一辆交警的巡逻车。

这时，远远一辆奥迪快速驶来，警员林奇挥手向奥迪车示意，很快，奥迪车缓缓靠边停下。

车窗摇落，林奇走到了驾驶员一侧。

严良隔得太远看不真切，询问一旁的赵铁民：“你确信夏立平没带司机，是他自己开的车？”

赵铁民点头道：“对，他周末都是独自去看那小孩的，然后自己开车回到钱江新城那边的省直机关居住区，估计对于有一个私生子的秘密，他不希望更多人知道吧。”

林奇拿出一个呼吸器，让奥迪车的驾驶员朝里面吹气。

夏立平拿过吹气嘴，朝里吹了一大口，正准备离去，突然，林奇严厉喝了句：“下车！”

“下车干什么？”夏立平不悦地望着对方。

“105，酒驾，下车，去医院抽血！”林奇喝道，同时，另两名警察也走了上来，拦住奥迪，摆出不可能放他离去的架势。

“绝对不可能！”夏立平瞪眼道，“我没喝酒，怎么可能酒驾！”

林奇举起仪器放到他面前，一副刚正不阿的样子：“你自己看，别多

说，下车！”

“我没有酒驾，你们肯定测错了，我没喝酒，这机器肯定坏了！”

夏立平坐在车里不动。

“别废话，赶紧下车！”林奇去开车门，车门上了锁，他手伸进车窗，拨了下开门锁，把车门打开，拉住夏立平，要把他拖出来。

夏立平大怒：“放手别动，我要投诉你！你哪个单位的，我要打你们领导电话。”

林奇冷笑：“随便你投诉，现在可由不得你，走，去医院！”

夏立平被拉出驾驶座，并被强行押上执法车。

他虽是大领导，但他知道这时候对底层人员亮明身份根本不管用，对方只听直接上级的，越级这么多反而没用了，可他哪儿认识底层单位的小领导。杭市又是省会城市，社会新闻媒体发达，如果他为了这么点事拒不配合执法，一旦被曝光，尽管他确实没喝酒，在民众的口诛笔伐里也成了高官酒驾还倚仗身份目无法纪，抗拒执法。

无奈，夏立平虽然窝着一肚子火，但也只好跟他们上了执法车，前往医院。

在警察陪同下抽完血等了十分钟后，他得到了林奇的道歉，林奇承认确实是他们的酒驾仪坏了，数据乱跳。他虽恼怒，但作为有一定级别的官员，要保留自己的风度，不便跟这底层小警察计较，便气呼呼地坐上执法车，被送回自己的车辆所在地。

等奥迪车走后，赵铁民接起电话，打完后，朝严良笑了笑：“林奇这小子演得很不错啊，夏立平从头到尾也没看过他警号。”

“看了也无妨，大可以说最近严查酒驾，交警人手不够，就找刑警来凑，为这么点事如果还要折腾，太有失他这级别的水准了。不过你可千万别让他知道是你在查。”

赵铁民不屑地笑了笑："他迟早会知道的，可他管不到我，我归市局管，市局还能为这点事处理我？"

杭市一所外国语小学，开学没几天，浙大医学院的一位老师找到小学领导，带着一份省卫生厅的文件，说他们正在做课题，调查全省儿童营养状况，需要各地区抽检不同年龄段儿童的微量元素状况。

学校按他们的要求拿出了六年级的学生名单，课题组"随机"抽了几名学生抽血化验，其中有个男学生姓夏。

课题组离开学校后直奔严良那里，严良早已等候多时，接过那一小管子的血液样本，表示了一番感谢，并再三恳请课题组的朋友万望保密。对方欣然允诺。

第七十一章

高栋的办公室门窗紧闭，他坐在办公桌后，皱着眉，一动不动地看着手里这份亲子鉴定报告。

赵铁民坐在对面，双手十指交叉着，忐忑地等待领导的意见。

过了很久，高栋不知把这份报告看了多少遍，才慢慢放下，掏出香烟点上，深吸一口，问：“江阳的案子破了吗？”

赵铁民点头：“破了，已经在最后的结案阶段了，结果暂时还没向专案组全员通告。我得到鉴定结果后，给张超看过，他很满意，他让我把结果给他太太一份。我带给李静后，李静就表示突然想起张超翻供后在看守所与她会面时，告诉她家里藏了一个U盘，能证明江阳死于自杀，而不是张超杀的。结果她因为那段时间心情太过紧张，把这事忘了，今天才想起来。”

高栋撇嘴道：“能帮丈夫直接脱罪的证据因为太过紧张忘了，现在突然又能想起来了，唉，这种演技在电视剧里第一集就死了，居然能在警方面前晃了几个月，真是……”

赵铁民也忍不住笑出声：“现在他们不需要演了，只需要随便找个借口把真相告诉我们罢了。”

“U盘里面是什么？”

“是一段录像。江阳那晚自杀前，在面前摆了一台录像机，他先坐在录像机前，说了大半个小时的话，主要讲了这十年的经历，以及他为什么最终选择了自杀。他把很多这些年查到的间接性的证据做了展示。还说这件事是他一个人的主意，和其他人无关，恳请张超在看到这段录像后，替他把录像和证据在适当时候交给国家有关部门。说完这些话，他

就站到了椅子后面，把头套进一个设备的绳圈里，按下遥控开关后，他把遥控器扔出了窗外，闭起了眼睛。过了一分多钟后，他开始伸手去抓绳子，可是那时已经解脱不了，没多少时间，他……他就死了。”赵铁民轻咬了一下牙齿，无论任何人，哪怕再坚强再铁石心肠的人，看到这段录像，都会有一种彻底无力的虚脱感。

高栋听完他的描述，手拄着下巴，抿嘴默默无言，过了半晌，才重新有力气发声：“这段录像嘛……不用给我了，我不想看。”

赵铁民默默点头。

高栋又问：“这事难道和其他人都没关系吗？他求张超把录像交给国家有关部门，张超却去地铁站抛尸，这计划难道是张超临时想出来的？”

“严良说这计划是张超、江阳、朱伟、陈明章和李静共同策划很久才实施的，张超向他透露过，最后江阳拍下这段自杀录像，是受了美国电影《大卫·戈尔的一生》的启发。至于江阳的前妻，她是个老实人，相信只知道江阳是自杀，并不清楚整个计划，否则面对警方调查容易说漏嘴。江阳和张超怎么说服各自的爱人，就不得而知了，相信很艰难。不管对当事人还是他们亲近的人而言，这都是一个很难的决定。”

赵铁民顿了顿，继续说：“严良判断，这个计划是在江阳死前几个月就定下了，因为我们从江阳的通讯记录里发现，1月初开始，他和朱伟、陈明章的通话频率突然变得很低，而和张超的通话频率变得很高，为的是解除陈明章、朱伟参与计划的嫌疑。张超是跑不了的，必须自愿入狱，可他们不愿其他人都被牵涉进去。从整个计划看，朱伟这个老刑警提供了反侦查协助；那个模拟人体力学勒死江阳的装置，自然是陈明章的杰作，第二天张超到房子里，拆了自杀装置的所有零件扔在一旁，让我们误以为是废弃的伸缩晾衣架。李静在里面也扮演了重要角色，配合张超，在恰当时机提供给我们线索，让我们顺着他们的计划调查下去，别走错方向。”

高栋微微思索片刻，笑起来：“恐怕严良这家伙早就知道真相了吧？”

“严良一开始就怀疑张超有特殊的动机，可是他没告诉我，反而佯装不知情，催着我调查下去。随着十年往事逐渐揭开，我怀疑张超是为了翻案，可严良说不是。他说张超如果有证据翻案，不必做出这么大牺牲；如果他没证据，自愿入狱也没法翻案。严良也一直想不通动机，直到最后才知道张超打的算盘是曲线救国，以破案为交换筹码，逼我们替他做一份亲子鉴定，然后以此作为夏立平涉案的直接证据，再来破解十年冤案，抓获真凶。”

“不容易啊，不容易啊。”高栋抬头望着天花板，呢喃着，“还记得我一开始告诉你的，这案子你只管查，别管背后涉及的事吗？”

赵铁民点点头。

高栋解释道：“江阳这几年写了一些信投给一些省里领导，详细描述了十年的经过，不过大领导每天都能收到一堆这种老上访户的信件，哪会留意。也是机缘巧合，有位省里的领导私下转给我这份信，我看了，对于信中所说，我很震惊，不过江阳手里没证据，我也无法判定故事的真假，何况涉及的官员级别在我能力之外了。直到张超翻供引起轩然大波后，我才留意到死者江阳正是那个写信的检察官，回想信中故事，我相信这场先认罪后翻供的大戏背后有大隐情，所以才让你调查下去。”

赵铁民说出他最纠结的问题：“现在夏立平强奸未满十四周岁女童已经是铁证了，我接下去该怎么做？”

高栋微微一思索：“专案组里有多少人知道这事？”

“我告诉了一些检察官，他们应该已经向省高检汇报过了，不过暂时没收到上面的明确指示。”

高栋冷笑：“××副×长，也不知道他身后还有什么背景，大家都不愿主动出头调查他。”

赵铁民皱眉道：“还有个别人找我，建议我不要管这事，对我不好，说只要把江阳的案子结了就行，结案报告里关于他们的动机方面，避开不谈。”

高栋又点起一支烟，叹息道："夏立平已经知道这事了，他此刻大概也是坐立难安。我不瞒你说，也有人向我打了招呼，我……对方级别很高，我无法拒绝，我只说我根本没关注这案子，如果我见到你，会好好点拨你的。"

"这……"赵铁民面容纠结，"这……这就不管了吗？他们做了这么多事，这帮人性侵、杀人、毁灭证据、迫害司法人员，简直——"他咬了咬牙，痛苦道，"我答应了严良，也答应了张超，我说……我说我会尽我所能，把真相公开。"

高栋看了他一眼，笑了笑："我说我见着你时，会帮人带话点拨你，可是你这刑侦支队长，自视甚高，极其顽固，点拨不通，我又不是你直接领导，你又没有违法乱纪，只是忠于自己本职工作，我也拿你没办法。"

赵铁民皱眉道："您的意思，我应该把真相直接公开？"

高栋莫名其妙地问了句："今年全国各地都在平反冤假错案，这股浪潮是从哪个案子开始兴起的？"

"是？"赵铁民不像高栋这样，有着丰富的政治敏感性，回答不出。

高栋指了指赵铁民："就从你们支队刑审队队长聂海芬被查开始的，她用刑讯逼供一手制造了萧山叔侄五人杀人冤案，去年年底才平反。这个案例国家级媒体多次报道，最高检以此为典型大力宣传，各地意识到这次的司法改革是动真刀了，这才开始了冤案平反浪潮。平反这案子的，正是市检察院的吴副检察长。吴检是个极其正直的检察官，为了平反案子，他奔波了很多年，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和阻挠，他始终没有放弃。你这专案组组长不适合直接把真相向社会公开，如果江阳的故事和亲子鉴定报告摆在吴检面前，也许是最合适的处理办法。"

第七十二章

2013年12月3日，浙江省人民大会堂。

会场外挂着一条横幅：“2013年全国优秀检察官吴××事迹学习报告会”。

会场里，主席台上摆了十多张牌子，分别对应着省市两级检察院、政府、宣传部门的领导，台下，坐了几百个来自全省各地的检察官，还有一些公安、法院等兄弟单位来捧场的代表。

在一片闪光灯中，几位主要领导按照级别大小排序，先后做了发言，等一轮讲完，主持人把话语权交给了今天的主角，刚刚在上个月被最高检授予2013年度全国优秀检察官称号的吴检。

吴检五十多岁，头发花白，一张天生的“纪委脸”不怒自威。他拉过话筒，先向领导和台下来宾说了几句客套话后，接着咳嗽一声，换上了一副严肃的面孔，朝所有人打量一番，然后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动作——他把胸口的那枚优秀检察官奖章摘了下来，双手缓慢地放在了桌子上。

这时，他缓缓开口：“我不敢把这枚奖章挂在身上，因为我只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本职工作，根本算不了什么。有那么一位检察官，他远远比我更适合这枚奖章。他为了查清一个真相，历经十年光阴，为此付出了青春、事业、名声、前途、家庭等等无数代价，甚至……甚至还包括他自己的生命。可是——”他音调提高了一分，神情更加严肃，“可是真相明明就在这里，在座的有些人却偏偏对此视而不见！”

掷地有声的开场白，令所有人都为之一愣，可是没有人打断他，他继续说了下去。

这场报告做了很久，没有人睡觉，原本按计划中途离场的省里领导也停下脚步，留了下来。

看守所会面室，隔着厚厚的有机玻璃，严良告诉张超：“吴检在省里的检察官表彰大会上，一字没提表彰的事，他在这个不合时宜的场合，讲了你们那个不合时宜的故事。”

张超微眯着眼睛，久久没有动作，过了好久，眼里两股热流溢了出来。

严良继续说：“我很佩服吴检，他在这样的大会上说这些，需要很大的勇气。现在全省司法机关都知道了这件事，夏立平的罪证已经公开，没有人能保得住他了，他很快会被批捕，相信孙红运等一干涉案人员都难逃法网。江阳可以安息了。”

张超的眼泪流到了脖子，他浑然不觉。

“你的行为触犯了法律，但是我想，检察机关知道了你的隐情，会为你向法院求情，最后获得轻判，你不必太担心。”

“我一点不担心。十年啊，太久了。”张超平静地吐出这句话，看向了不锈钢栅栏，那里有他的倒影，隐约可见，大半年前还是那么容光焕发的他，如今已白了大半个头，他朝影子叹息一声，“人啊，就这样老了……”

第七十三章

2014年3月6日杭市××报

杭市公安局近日破获去年备受关注的地铁运尸案，嫌疑人张超并非杀害死者凶手，具体案情涉及个人隐私。张超涉嫌制造伪证、妨碍司法调查、威胁公共安全，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张超当庭表示服罪不上诉。

……

2014年3月9日浙××报

浙江省××新闻办披露，××副×长夏立平于3月8日从单位西楼坠楼身亡，警方确认夏立平为跳楼自杀。根据警方调查和夏立平本人遗书来看，夏立平跳楼的主要原因是本人及妻子长期患病，其心理负担十分沉重表现出厌世倾向。

……

2014年3月14日×报网站

3月13日上午11时左右，金市公安局政委、××主任李建国，自市公安局6层办公室失足坠亡。金市公安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事件系意外事故，李建国是在擦玻璃时失足坠亡。李建国将于16日出殡。

据接近李建国的消息人士透露，李建国今年49岁，生前工作兢兢业业，待人诚恳，得知他出事的噩耗后，单位里的同事都深感惋惜。

2014年3月19日深交所卡恩纸业公告

公司董事会秘书胡一浪先生因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不幸于2014年3月19日下午逝世，享年46岁。

目前公司董事会成员为8名，人员组成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董事会决定：在选举新任董事会秘书之前，由公司副董事长吕××女士代为履行公司董秘的职责。公司各项经营和管理活动一切正常。

……

2014年5月8日杭市公安局网站

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支队长赵铁民涉嫌严重违纪，在案件侦破期间向非警务人员透露重大机密，造成严重后果，免去一切职务，交由司法调查。

……

2014年7月6日杭市××报

浙江××微测量仪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涉嫌偷税漏税、伪造账单，法人代表陈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个人罚金100万。据悉，长期以来……

一间酒楼包厢，赵铁民推门而入，里面只有朱伟和严良，他们俩桌前摆着一些酒，严良看了他一眼，说：“李静刚刚来过，哭了一会儿，又走了。”接着很艰难地叹口气，“最终是这样啊……”

赵铁民抿抿嘴，苦笑一下：“高厅让我转告他对你的谢意，感谢你面对调查时，没透露案件侦办过程有他的授意。”

严良叹息着：“可是你向我这非警务人员透露国家机密，现在什么职

务都没有了。”

赵铁民哈哈一笑：“高厅说几年后会把我调去其他部门。我不干刑警换其他警种，也是为人民服务嘛，怕什么。”他指了指朱伟，“平康白雪在派出所不也干得很开心吗？”

朱伟望着他，也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三人举起杯碰了一盏。

朱伟凝视着窗外，这个夜晚天空如墨，想起被带到异地关押的陈明章，他不禁悲从中来，拿过酒瓶，用力灌了几口。

严良也是丧气地摇头，对这个结果完全无法理解。

赵铁民苦笑道：“高厅说了，我们最大的失算在于夏立平。我们以为夏立平是这里面最高的官，恐怕错了，所以夏立平坠楼了，孙红运反而活了下来。”

“还有谁？”

“不知道。”

严良沉默不语，过了片刻，他们三人都笑了起来。

这一晚，他们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少的话。

天很黑，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亮起来。

中纪委办公室，王书记一脸铁青地看着面前这份卷宗，周围的纪检官员全部忐忑不安地望着他。

他肃然站起身，把卷宗扔在了面前，没看任何人一眼，向外走去。

2014年7月29日，大老虎落马。

（全文终）